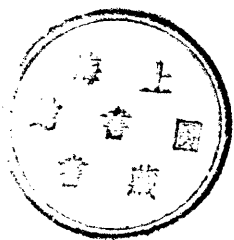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398



炎興下帙二十四

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盡其日。

賜朱勝非辭免批答。

制曰：朔纘奔世之丕基，屬四郊之多壘，眷求輔佐，期共濟于艱虞，涉歷歲時，久未聞于績效，既虛厥位，益難其人，允惟舊德之良，宜膺大政之託，授之國柄，出自予衷，再從廊廟之游，大慰寰區之望。而乃露章荐至，避寵牢辭，彌徇謙摛，殊啼延佇，矧卿元功在國，隱德及民，雅量足以凝遠圖，沉機足以斷大事，萬方引領，冀臻休息之期，二相同心，克副焦勞之志，毋留邦渙，用穆師瞻。

周紫芝上書。

書曰：臣一介微賤，身在田野，未嘗素官于朝，不習祖宗典故，不知朝廷治亂安危，輒敢遊談妄議，以干斧鉞之誅，誠不自揣其愚，徒以平日父兄之所訓誨，朋友之所傳習，有得于方冊間者，皆可以爲今日鑒。至于學士大夫之所談說，閭巷匹夫之所議論，與夫黃童白叟相與垂涕感泣而言，亦可以察民情之利病，究當世之得失，臣于二者，豈不聞其一二？夫既有所聞于古，又有所聞于今，自爲陛下涵養之民，心非木石，粗知臣子忠義之方，其忍不爲陛下言之。臣聞漢遣蘇武持節匈奴，遭緜王之變，爲單于所繫，其後昭帝卽位，請于匈奴而得之。甘露中，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美，乃圖形凌煙，以著中興輔佐之助。中平之際，天下大亂，蔡琰爲胡騎所獲，入于南匈奴，魏武帝素與琰父邕

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卒爲列女，以光漢室。蘇武一使者，蔡琰一女子，于當時安危治亂無所繫，而昭帝之與魏武于二子，非有父母兄弟之親，痛不切于肌膚，猶不忍中華土族，流落異域，以爲天下後世恨，且區區救卹之不暇，況有天下之大，父母宗族，俱墮夷虜，可以忽然不爲之慮乎？今太上皇帝于陛下爲父，淵聖皇帝於陛下爲兄，其尊與漢之視蘇武爲孰重？而皇太后於陛下爲母，其愛與魏武之視蔡琰爲孰親？況胡虜盛強，憑侮中國，無所不至，日者虜騎再入，遂陷京師，二宮之尊，宗族之親，相屬於道者三千餘人，皆冒炎蒸涉沙漠，屈身蒙恥，未有反國之期，則其羞辱痛恨之心，與漢魏之視蘇武蔡琰爲孰甚？三者利害較然明白，固不待臣言矣。在陛下豈不懷問寢之思，在原之念，欲迎復兩宮，以雪宗廟之恥，而快四方之恨乎？陛下果有意如此，臣不知其以何道而可以致然？臣以今日之勢爲陛下籌之，雖驅天下之兵以脅之，不足以當其強；竭下之天財以饋之，不足以厭其欲；盡天下之甘言以悅之，不足以回其意；使子房爲謀臣，侯公爲說士，猶未足以決勝負而定安危也。況臣之愚乎？臣不敢誣陛下以高論，撼陛下以危言，竊爲陛下深思之，不過一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而已。自治之策無他，在力改前日之弊耳。陛下亦嘗思所以致今日之禍者乎？用人不專，黜陟不明，剛斷不足，此三者，所以招禍亂之本也。仰惟太上皇帝，恭己南面，垂三十年，思厭萬幾，以禪聖子，睿謀神算，斷自淵衷，當時百寮，誰敢言者？大臣李綱自九卿中首建此議，危言讜論，天下聳聞，淵聖皇帝博採師言，擢置左右，曾不旋踵，復以言罷太學之士，與父老百姓俯伏闕下，叩頭

流血，以請復用者，不可以鉅萬計，虜人聞綱復用，一夕爲之退舍數日，爲之歸師，則綱之用不用，豈不繫一時之重哉？奈何未幾惑於羣言，委以兵柄，遂致覆師，以貽竄逐，朝廷知其爲賢，既委以輔相，豈當復責以將師之任？既責以此，豈容小劾，便加大譴？自古人君倚信大臣，自當斷以獨見，不可搖於異議，前日朝廷之於綱，其用也，以百姓譽之，其去也，以羣臣沮之，是大臣之進退，不由人主之公心，實出衆人之私意，使綱雖欲奮忠慮爲國家排難解紛，其可得乎？臣於綱非門生故吏，平生未嘗識其面目，聞其聲歎，而輿言及此，徒以天下中所係望，萬口一音，有不可掩者，此臣所以區區爲陛下言之也。昔郭子儀輔肅宗再造王室，中間雖惑於魚朝恩譖，之以奪其兵柄，而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卽悟，眷禮益隆，故能卒收成功，以興唐祚。憲宗討蔡師，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帝獨斷以不疑，故能卒用裴度以平僭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仰惟淵聖皇帝，爰自卽位以來，僅踰膏歲，更執政大臣，無慮數人，於白時中、李邦彥、吳敏、耿南仲、徐處仁、唐恪之徒，相繼進用，不過數月，輒復罷去。其餘近侍之臣，更迭出入，不可勝數，初無損益，徒有變更，用人不常，類皆如此。有一李綱，乃不能用，以臣觀之，所謂近捨馮唐而遠思頗牧也。臣願陛下之於綱，以國計傾心付之，勿惑於詆訾不根之言，毋責以勝負不常之勢，則經綸天下之計，當自有遠畫，朝廷治國勢強，則虜人自然畏服，二帝當有還宮之期，四方漸獲消兵之福，其所倚賴，顧不重哉？臣所以望於陛下，耑於用人，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朝廷玩於燕安，不思慮患之日久矣，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交結朋比，倚

爲腹心，遂使奄腐擅政，憚人竊權。人主子然，以至孤立。言之及此，可爲寒心。前年虜旣寇城，元老大臣，下逮百官，有司爭挈妻孥，順流東下，爲自安計。方其平時，皆坐竊榮寵，及緩急之際，藐如路人。此豈人臣之節乎？有如此曹，皆在可誅之域，而朝廷不加深治，後雖欲責以效死而弗去，烏可得耶？六賊之惡，暴著遠夷，義當戮於兩觀，梟其頭顱，狀其惡而聲罪之，以播告萬方，使夷狄知中國有威斷之君，四海感聖主擅生殺之柄，然後國威自立，虜氣日銷。而當時猶且遷延歲月，處以善地，元惡有如蔡京，猶得保其腰領而死；賴臺諫之臣，與太學之士，懇惻屢言，然後僅得略正典刑，亦未足以快天下翹足之望也。其同惡之臣，有出於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援引而進者，非特不能盡逐而去之，猶且倚以爲用，或付以兵柄，或委以重鎮，其他固未易悉數。如字文粹中之守建康，臣生東南，親見其事，方王室遭困閉之患，實臣子自奮之秋，而勤王之師，沮抑不遣，傲睨慘毒，無所不至，黠徒數百，以誅帥爲名，至於害及平民，流血滿野，拘繫囹圄，如鞠囚徒，粹中身爲人臣，屈首下賊，處之恬然，不能抗罵以死，偷活須臾，下汙士類，上辱朝廷，皆蔡京用事之臣，不卽罷去，遺患遂及於此。乃知賞罰黜陟，人主之大柄，不可不明，亦不可不敏。武王討紂而釋箕子之囚，知舉善之不可不先也；孔子相魯七日，而誅少正卯，知去惡尤不可不急也。昔者齊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乃知舉善黜惡，最人主之先務，可不慎哉！況蔡京用事以紹述責，臣下非是，則謂之沮毀，以純正繩

學者非是，則謂之邪說，士不讀史書者，幾三十年，不知前代興亡，不知古人忠義，惟以偷安苟且，持祿養交爲事，凡今日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皆前日奸佞闖茸，假寵盜名，可誅而不誅，當去而不去者，如此人尙在要路，則幾何而不至於喪師割地，誤國欺君者哉？是以猖狂之虜，得以自肆入關而來，渡河而去，兩年之間，盤旋往返，如在無人之境，寶玉貨貝，嬪御女子，盜攘驅逐，如探物而取，諸懷諸將，堅壁而不進，守臣開門以納寇，築壘京師，數月之間，殘虐萬狀，卒至二宮北狩，王城之人，號呼震地，臣思其由，皆始於黜陟不明，蓋黜陟不明，則正人不復盡用，奸人不得盡去，使前日盡行竄殛，不留爲今日之用，則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昔安祿山之反，真卿守平原，杲卿守常山，皆能攔孤城以抗劇賊，李愷正色就死，而兩河聞風，再固危壁，張巡許遠，城守不下，而能蔽遮江淮，天下賴以不亡，盧奕爲御史中丞，被服坐臺，罵賊不空口，郭子儀、李光弼皆轉戰逐北，諠不反顧，遂能復振唐室。不知今日忠臣義士，能如當時之衆乎？何前日忠義之多，而今日無之？蓋正人不用，而奸人猶在也。始朝廷起四總管兵首及城下者，惟張叔夜，臣是以知人才之盛，頗有愧于唐也。比者虜人長驅直擣土室，兩河淮甸，以至京師，堅壁捍禦者，不知有幾？轉戰逐北者，不知有幾？罵賊死難者，不知有幾？延敵內應者，不知有幾？逗遛不進者，不知有幾？用命者賞之，不用命者戮之，同賞罰明而國威立，庶幾可以示激勸之方。陛下卽位以來，不聞有顯然賞于朝，戮于市者，則是國威有未立也。向以不能盡去朋黨，遂致其禍如此，今復不戒覆車，設有變故，臣不知陛下何以使人威信不素立，賞罰

不素明，雖有激勸之方，臣知其不可復用也。臣願陛下大明黜陟，以正忠邪，屏遠畏懦軟弱之徒，旌擢骨鯁犯難之士，凡前日假紹述，談純正，以自媒其身者，一洗而新之，使天下曉然皆知忠義者必賞，奸邪者必誅，則忠臣爭效死節，壯士勇于敢爲，庶幾可以雪恥萬世，以不墜祖宗無疆之基，臣所以望于陛下大明黜陟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自崇觀以來，奸臣用事日久，錯錮忠讜，置而不用，士有慷慨敢言，衆皆指爲狂夫；小則屏斥夷裔，大則蒙被斧鉞，皂囊不奏于九重，臺諫遂幾于虛位，此言路所以壅塞而不通，奸邪所以橫猾而日肆，朝無端人，禍及四海，至使夷狄興敢拒之師，人君下哀痛之詔，究其禍根，實出于此。淵聖皇帝深鑒前弊，卽位以來，虛已受諫，常若不及，擢置一時諫諍之集，招集天下敢言之士，忠讜之風，煥然一新，雖禹湯之聖，無以復加，惜其羣言交至，一切聽納，受之泛然，無所甄別，而人主之權，遂歸臺諫。詩不云乎？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蓋謂聽言之不可不擇也。人主聽言不先謀及乃心，而紛然惑于衆論，則何所適從而可？況賢者之出入，實繫一時之治亂，故魏有段干木，則諸侯息兵，虞有宮之奇，則晉獻不侵，汲黯在朝，而淮南爲之寢謀，裴度之用不用，每爲天下之重輕，可不謹哉！頃者，諫官上疏，論列李綱，十有餘事，其言未必切中，意在巧詆，以快私心，朝廷自當追念殊勳，置而不問，章雖屢上，斷以不疑，則後有言者，誰復敢以私怨陰相擠陷耶？一失斯人，亂不旋踵，至使金虜鳩諸國之衆，提百萬之師，叩關而來，如蹈空谷，兵動九天，聲震四海，而吾中國初無一夫敢當其敵者，幸而啗以金繒，割以壤地，虜亦從而退師，奈何

虜馬朝解，守禦暮既，幸其既去，以爲苟安而不慮後日之憂，此豈策也哉？當時議者，猶欲縱其北渡，躡其後塵，以追而擣之，既已惑於羣言，不能斷以必往，已而又以河朔之民，恥在左衽，而割地之盟，棄不復用，則大信既虧，虜情益憤矣。夫進不能追其師，退不能結以信，揣其私情，豈不再至，明年虜騎果入，固已洞知朝廷虛實強弱之勢，與夫兵伍之多寡，人才之勇怯，山川之險易矣。又當時在廷之臣，不免皆去，其用事之人，而一時之名臣宿將，悉已罷遣，以此自料，果有必勝之勢乎？何不斷以大義，與羣臣南下，名爲播遷，猶得上策，而又惑于衆議，城守不遷，使前日能以剛斷自許，于數計之中，必行其一，臣知其不復有今日之禍也。臣願陛下體乾之剛，行巽之權，有光武起起之稱，無元帝優柔之失，則兩宮之恥可雪，七廟之祀不乏，而陛下之聖孝神武，光于四方，昭示萬世，有不可掩矣。臣所以望于陛下，勇于剛斷，以救前日之弊者，此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勤儉之資，膺皇天付託之任，躬履艱難，嗣承丕緒，天心人望，莫不歸悅，而適遭兵革搶攘之餘，四海凋敝之日，扶衰撥亂，去危卽安，事有不可勝舉者，臣之狂瞽，所陳不過三策，誦臣之言，初若迂闊無補，察臣之意，實能切中時病。臣之私意，以謂不能力救三弊，不知何以遂致中興？臣度今日之最急者，不過欲報敵國之大讎，雪兩宮之幽憤，復境土，安天下，以成中興之功而已。且夷狄服叛不常久矣，本其侵侮之由，實皆中國自召，又況資其兵力，以爲援助，其功既大，責報必深，一有不至，必有禍害。昔人以謂湯武之興，未嘗與夷狄共功，蓋疏而不用也。唐之肅宗嘗用回紇矣，卒致掠華人，辱太子，笞殺近臣，以爲唐患。

德宗嘗用吐蕃矣，卒致刼平涼，敗上將。空破西陲，惟太宗之用突厥也，倚以討賊，賜予不貲，而卒與賊連和，舉國入寇，於是太宗不勝其怒，曾不三年，電掃風除，遂墟其國，豈不快哉！國家倚金國以取燕雲，其禍根連結，固有所自來，度今日之勢，能如太宗之報突厥，其神且速如此乎？唐與之初，際天所覆，悉皆臣服，自三王以來，未之有也；惟吐蕃回鶻最號雄強，爲中國患，獨甚且久，當時謀臣猛將，國初兵卒，計不得其要領，晚節雖自亡，而唐亦衰焉。今夷虜日已盛強，中國漸致衰弱，臣願陛下體太宗之英武，以蹶其芽而犁其庭，不願若唐之末世，與二虜相爲盛衰而已也。議者以爲方今將帥乖離，戰士疲軟，申兵鈍敝，財用殫耗，連年動衆，不勝其勞，將何策以制之？臣不敢上援遠古，願鑒前日之三弊，以端于任用，明於黜陟，勇於剛斷，爲陛下言之。蓋人主能論一相，則賢者必以類至，百度自然振舉，四海自然悅服。奈何正直則必爲邪佞所惡，功高則必爲屏庸所忌，此譖愬所以必行，譖逐所以隨至，是任用之事，最爲人主難事，今旣得賢而用之，不能盡去奸邪，則其勢必不兩立；且前日小人之徒，至今猶在顯位，則是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也。倘不決於祛除，臣恐終至誤國；是明於黜陟，尤爲人主之先務，二者非勇於剛斷，自信不疑，則亦不足以振主威於旣弱，理頽緒之將紛，此三者，在陛下力行之而已。天下寇雖已去，而國勢漸削，四方嘯聚，旁午山谷，九族遠託窮廬，而虜情猶未定，安危未可知，臣意陛下食不得甘味，臥不得安寢，朝廷大臣，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時，豈得愆然不以安危介意？自陛下踐祚以來，其所施設，猶未足慰天下之望，此臣所以敢陳三事，以冀陛

下奮然有爲，以革前日之弊也。去年，金虜既去，而君臣相顧，以爲無事，故謀臣不講禦戎之策，絕塞不設防秋之戍，朝廷不選將帥，郡邑不練甲兵，乃復罷舒王配享之祀，復春秋取士之科，至於士論紛然，幾成聚訟，可謂不急之務也。今日不鑒去年之弊，而禦戎防秋，選將練兵之計，一切置而不問，去年復春秋，今年行詩賦，去年削舒王配享之文，今年復元豐釋奠之制，觀其事體，與前日略同，安知虜人不復窺中國，以肆其虎狼之喙耶？此臣所以妄意，恐陛下復踵前日之三弊，是以敢効其愚衷，庶幾消涖有以上裨獻納之愚。昔人論王霸之理，謂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今來驍銳勇敢之將，可使絕域之人，有能係單于而斬樓蘭，橫行匈奴而勒功燕然者乎？既不可得，卽有賢相爲天下之所係望，名震四夷，能使酋長望風而畏，則何止卻百萬之師，制千里之難而已哉？臣見數年之後，要路無小人，朝廷有公議，將士革叛離之心，師徒鼓驍銳之氣，財力富強，國勢十倍，人人思奮以雪君父之恥，陛下又濟以剛明果斷，建立大功，以成大舜之孝，固有日矣。乃若興師動衆，勤民異域，以與夷狄角一戰之勝，則臣不願陛下爲之。文德修而四夷賓，中夏安而遠人服，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昔人以爲周得上策，故曰治人惟聖人能之。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苦身焦思嘗膽，朝夕不忘其辱，其後卒能大破吳國，使甲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徒以得大夫種、范蠡而用之耳。故種能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而甲兵之事，則蠡實蒞之，越王爲之食，不知肉，衣不知菜，折節下士，厚賢禮賓，賑貧弔死，與百姓同甘苦。是以二十三年之間，一舉而滅吳，以雪會稽之

恥，以霸王之業，不足爲陛下道。臣請以漢高之事明之。高祖二年，東伐楚，大敗於睢水之上，太公呂后質於羽軍；其後侯公往說而復歸於漢，及天下大安，偃兵，民而高祖五日一朝，號太上皇，復爲父子如初。果何術以得之哉？頃羽棄而不用，高祖得三傑以共成帝業，故能力戰以有天下，智勇過於湯武，而行孝不減於曾參。今陛下得將相而用之，有若大夫種、范蠡、蕭何、陳平、張良之徒，而復讎雪恥之心，不忘於朝夕之間，則亦何患乎不能成二主之功耶？臣生長盛世，蒙被累聖之休光，恨無以自效其愚，朝廷遭值百六之災，北方之民，橫被屠戮者，十有八九，臣生於東南僻遠之地，目不見戰伐之事，坐視兩宮，遠在異域，中夜臥起，悲憤交攻，自揣懦庸，不能挽強執銳，以效死，惟有孤忠，可以自獻，是以敢陳蕪猥之辭，不避猖狂之罪。頃者，郡國不以臣不肖，兩得充賦於澤宮道，由淮汴以至京師，是時四方奉花石之貢，吳艦蜀編，岢峨而來，銜尾而進，不絕於道，臣在舟中望見，幾至泣下，是時欲陳狂瞽之言者屢矣，重念言之必至殺身，其實無補于國；今陛下踐阼之初，痛革諂諛之弊，樂聞骨鯁之言，臣于此時不思一奮，則是終身無可言之時也。惟陛下察其狂瞽，赦而不誅，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之幸也。干冒天威，無任昧死俯伏待罪之至。

炎興下帙二十五

起建炎三年三月三日
辛巳，盡五日癸未。

三日辛巳，擇日幸江甯府。

是日降旨，昨金人逼近，倉卒南渡，曾至錢塘，勢非得已；每念中原，未嘗終食，敢忘累據。探報金人軍馬歸回，已離揚州，杭州非可久留之地，便當移蹕江甯府，經理中原之事；可令于四月上旬擇日進發，應江甯府合預排辦，併沿路一行所須等事，有司疾速排日施行，務要前期趕辦，應副諸軍外，領事悉從簡便，不得騷擾。

呂頤浩同知樞密院事，江甯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知杭州。康允之差往措置江甯府事。裴淵及靳賽戰于秦州。

靳賽劫掠通州，以其衆至秦州，則曰收捉裴淵。淵出衆與戰，人無器甲，悉取民家氈褥作軟纏，出城爲賽所敗。淵在城上，呼其衆入城，賽追至門外，時門扉猶未闔，淵之衆悉力禦之，賽衆退去，自後兩軍以皆官軍，遂各遣介議和，淵出金銀犒賽軍而去。

五日癸未，御營都副統制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王淵，舉兵向闕，反逼上遜位。皇太子元祐、太后垂簾聽政。

秀水閑居錄曰：建炎三年己酉二月三日，余爲中書侍郎，從車駕自瓜州渡江，四日早，宰執侍

從朝于鎮江府治中，上因諭召從官諸將同入堂議事，有中官來云：急宣兩府，卽復馳詣行宮。上曰：適王淵奏來，乞速幸餘杭，云鎮江暫駐，止是照管得一處，若虜人自通州對岸過江，先據蘇州，奈何？不若錢塘有重江之險，適已議定，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處置，事定卽來，更無文字，朕卽今上馬，卿便治事。余頓首曰：臣敢不承命。車駕旣行，王淵在江下遣人報之，令差三百人入城防守，三鼓方至，部將楊沂中語曰：分差守倉庫諸門，時郡官皆不至。午間，聞通州梁永祖在近郭竹林寺，招之卽來，付以郡事。六日，官吏百姓稍稍入城，余率永祖徧走坊市告諭，衆情遂安。十日，至蘇臺，車駕未行，卽作奏，有旨晚對，具速鎮江事。上喜見眉采，差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上曰：卿是執政官行事，並如朝廷，不須更眞畫一，卿必無過舉。余拜謝。是日車駕進發，繼得省劄，余加御營副使，月末，忽被詔，抗章力辭，且請渡江之罪。至嘉禾，不敢進，又辭。王淵自平江來，云卽被召，遂先去。中使高琳等三輩繼至，皆齋御筆趣行。三月初一日，至臨安，黃汪二相皆罷。是日以晡入見。初二日，告廷除右相。初三日，朝廷方聚堂得御批，王淵除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是夕聞諸將不樂。初四日，留身奏言：王淵除簽書，諸將有語，陛下聞之否？上曰：如何？余曰：臣記得武臣作相，有免進呈及押劄子故事，今淵又兼都統制，于諸將尤有利害，臣欲罷淵兼官免進。呈書押于故事，庶弭衆論。上皆以爲然，卽行之。歸堂，少頃，內侍臣康履來宣傳，旣見，請屏人出黃紙一小卷，展視字兩行，統制官田押，統制官金押，余謂此何謂也？履曰：軍中有謀變者，以此爲信號，從之者密以告。余曰：知其謀否？履曰：略知，期以來早。

卽于天竺寺，適得聖旨，令朝廷召王淵商議，爲備事作，方喻其意。田卽苗也，金則劉也，詐言謀于城外，以誤淵使部曲出外耳。卽召淵告之。至暮，淵報曰：已遣精卒五百人，使臣十人，將一員，今夜伏于寺側。初五日早朝，右丞張澂留身曲謝，候于殿門，未久，澂倉皇至閣，子曰：方奏事內臣康履遽前去，街市軍士邀截行路，履馳馬獲免，上見詰問傳旨，復召三府至榻前，上令履說履言如初，且戰栗不退。余曰：宰執奏事，其他臣僚，不當預，乞令履退。余奏曰：方今國步艱危，人情髮懼，正是奸宄作過時節，履說必有之，要須審于處置，中軍統制官吳湛嘗委伺察非常，今有報否？上曰：無報。余曰：湛在行內北門下營，乞遣人鞫問。方令閣門官呼快行，召湛忽報遣人奏急速事，令取文字。曰：無文字，來人乞面奏。卽呼入，云：苗傅劉正彥今早率手下人擐帶器甲，將爲教令，忽把截街巷，不放入行。王樞密朝退與正彥相逢，正彥手殺淵，簽其首，與諸軍同來內前，要奏事，已閉門拒守。上天駭愕，不覺起立。余曰：旣殺王淵，反狀已著，臣請往問之。上曰：卿卽遣報，旣至門首，湛迎語曰：人已逼門，不可開，遂登門樓，傅與正彥在前，張遼、王世修次之，諸校又次之。皆被甲以長竿梟淵首，甲士擁其後。余抗聲曰：汝等皆世受國恩，身爲將帥，一旦如此，欲何爲也？傅正彥仰首曰：王淵渡江，敗事當誅，卻除樞密黃潛善、汪伯彥作相，誤國，行遣極輕，康履會擇，凌侮諸將，人人切齒。余曰：王淵誠有罪，安得希殺黃汪二相，貶責自有次第，見議再貶，二內侍作過，上不知耳！知之不容，今當奏陳，重作行遣，速率諸軍歸營。二凶拜，諸將軍士皆唱喏。余退迎上具奏。上曰：何不退回？問更有何事？令余問之。二凶曰：請誅履擇。

上令吳湛呼康履少頃至押出門衆校卽殺之亦梟其首與王淵首相對擇下直不在禁中二囚又曰：聞欲遣使金人乞請太后垂簾聽政。上曰：太后意如何？余曰：自然此理。門下侍郎顏岐曰：若太后自諭之則衆無辭矣。上語岐曰：卿往奏太后。少頃太后乘小輿至不肯登樓內侍報上密語上曰：太后欲出門諭諸軍執政皆以爲不可曰：方有此請若爲邀去奈何？余奏曰：必不敢。臣請從太后出傳導語言且觀羣囚之意上以爲可。卽下樓步從小輿出至樓前太后呼二囚至講諭久之二囚但言乞垂簾庶於和議可成使回無成捲簾可也。忽聞上傳旨可依請衆皆羅拜稱謝。太后回亦不登門只於廊廡置甲諸軍尙不退。二囚復請曰：太后旣許垂簾乞尊主上爲太上皇帝請皇子魏國公攝政庶使和議可成。余因垂泣而言曰：囚逆之謀一至如此。臣備員宰輔義當死國指樓下曰：此臣死所也。臣乞下樓面語二囚開諭三軍二囚所恃人衆耳三軍見從卽無事不然不過殺臣上俛首沉思曰：卿欲如何開諭？余曰：臣今先問所請何意？彼必曰爲和議又問出於二將與幕府耶？出於軍衆耶？彼必曰出軍衆。則答曰：如出諸軍當親往偏問旣入其軍則可以忠義利害諭之矣。上曰：凶焰如此卿往必不全旣殺王淵又害卿將置朕何地？余卽雨泣伏地曰：事變如此臣無解紛之策欲盡死節而已不能保死後事也。上揮左右稍卻附耳曰：朕今與卿利害正同宜復圖之不成死亦未晚。於是嗚咽不能言上令傳詔從議復令李邴取紙筆親書數字與之樓下皆呼拜諸軍欲退余揮淚奏曰：臣終當下樓一問諸軍。上曰：卿勿輕發。余曰：臣不敢不愼。卽趨出呼諸軍近前二囚先至余因更

喚幕官將佐使臣軍校等，來者數百人，駢首爭聽。余曰：二將之事，諸軍知之否？應曰：知。又問此事出於忠義爲國耶？或別有所圖？應曰：忠義爲國，欲定和議。余又曰：金人興兵近在江岸，和議成與不成，固未可知。衆曰：更在朝廷措置。參議官王鈞甫欲前復退，余曰：王參議有何說？鈞甫出曰：今日之事，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余曰：果是忠於國家，別無奸謀，自今已後，循守法令，聽朝廷指揮，若有強橫鼓衆，不法之人，不得容庇，諸軍共誅之。皆曰：諾。衆遂退。初九日，鈞甫來與語，余遽問曰：前日樓下言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何謂不足？鈞甫逡巡曰：如劉將手殺王淵是也。余又曰：此事軍中，以爲是爲非。鈞甫曰：亦有以爲非者。余曰：言學不足，必是以爲非。鈞甫致謝。余曰：道君皇帝待燕士如骨肉，一旦兵難，此輩無一人能效力者，古人云：燕趙多奇士，殆虛語耳。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只謂朝廷未割得脚。余曰：未割得脚，只未可與虜角力，自治豈無策乎？以主上天資英睿，春秋鼎盛，尙割脚未得，虜營近江北，太后抱負聽朝，將來秋深，事當何如？鈞甫曰：這箇則甚憂。余曰：賢與馬參議皆燕中知名，曾獻策要滅契丹，今金人所任信人，多是契丹舊人，若能渡江，必首先來取賢二人，須早爲朝廷協力，爲割脚之謀。鈞甫唯唯。是日上幸別宮，故相劉正夫第也，繼有旨稱睿聖太上皇帝，仍以睿聖爲宮名，宰執百官皆從，侍衛如儀。十四日，張浚自平江遣進士馮康國持奏并申都省，乞主上貶損位號，柔服虜情，次口白二囚，當遣使和，不可緩。余曰：已議定朝夕行，出得聞虜若有在揚楚之間者，未知酋長何在？須遣小使尋訪報信，今欲外召二使，先遣一小使報信如何？皆曰：善。遂擬定召土孝迪

盧益樞密院準備差遣中差小使。次日早朝，奏陳遣使事，極有可慮。太后曰：豈能便和？余曰：今虜騎留於淮北，秋中必謀渡江，近日事彼，必探知虜意，欲國家安治乎？危亂乎？必欲其亂，可以乘隙吞噬，若不遣使二囚，必謂元請和戎，既未遣人，安知不可？若遣使，虜必僞許，挾二囚之變，劫持其事，二者皆害。反正，臣曾深慮，昨日與執政共議，託以不知虜酋所在，先遣一小使，則臣之謀也。太后曰：吾未曉，卿但說。余曰：所召二使皆在近處，見行在新遭事變，未必敢來，必有辭免，遣人來朝廷，請問臣當諭使力辭，先遣小使，擇一可委人，令到平江，訴于呂頤浩等曰：朝廷硬差來，實不願往，乞留軍中，頤浩等必欣然留之，如此則名爲遣使，其實不行，以杜塞二囚之謀，免墮虜人之計。太后曰：已而盧益果遣人來問召意，余諭使力辭，孝迪不辭而來，依舊除中書侍郎，遣迪功郎胡樞充小使，密戒之，至平江，果不行。晚朝留身奏言事變以來，今十餘日，能爲朝廷之助者，從官中惟兵部侍郎直學士院李邴諫。大夫鄭穀，邴舊爲內翰，今乞再除穀，乞遷御史中丞，太后俱以爲可。復奏曰：遭此異變，士大夫在朝者固是不幸，然須蒙恥奮忠，共濟難阨，如中書舍人林逋，刑部侍郎衛膚敏，皆杜門不出，意欲坐觀成敗，是何用心？所以乞稍遷二人，以爲激勸。

炎興下帙二十六

建炎三年三月
盡其月。

十六日，王世修見余曰：事已有成，容子細稟覆。累日與二將諸幕議論，大抵以軍中人情，中外公論，反覆曉諭，朝廷若舉反正之議，無敢不後，惟是二將所陳，未有一事得請，頗以爲言，如年號等事，昨日再入文字，語未畢，呈內降文字，乃二凶所奏紙，未批云，第三奏可改元明德，或明受，以示余，余卽示世修曰：已從請矣。世修曰：且告少留此奏，來日降下，今還軍中，言已爲論改元事，庶於世修無疑。後兩日，改元明受。又曰：二將甚愚，不難制，惟張達最乖，因議及請復辟，言上還宮，乃曰：本爲議和，今使猶未遣，豈可輕議迎請？余曰：虜人近在平江，比日已遣小使，使路若通，非久便見，可否？胡樞遣人賫狀來云：至平江府爲觀望所拘留，文字亦敢去，余令徧呈執政及二凶與幕官到官議之，自此使議遂息。二十日，上下人情翕然和同，軍民皆言當反正。二十一日，世修至云：軍中已定，便可下詔。余曰：事固已定，亦當速行，然迎請車駕，亦有禮儀。又奏章書詔之類，先須執政議定，又須擇一吉日，忽平江傳檄，指名二凶之惡，來人以數十本傳城中，二凶得之，忿怒相從至堂，出檄文曰：某等前日之請，欲和金人以息兵革，本則大使回見得虜情，如何別作商議？無何大使不來，小使不通，萬聽朝廷措置，今勤王傳檄，直以某等爲逆賊，實不能堪，欲率本軍竟至平江，與諸人理會了，卻來迎請，庶顯本心。又聞此檄出，張浚之意，辭氣忿戾，與常日不同。余曰：既知是張侍郎之作，便可罷之，以兵

權付呂樞密，必無事矣。於是衆退。晚朝具奏批旨云：罷浚禮部侍郎。後浚來，首語余曰：前罷命，知非朝廷意。卽時毀郤省劄，棄之江中。余曰：方是時，反正事垂成，凡有益於此者，皆爲之，不特此命也。如黃汪二相再貶，亦是此意。浚與黃潛善深知，故併告之。於是召李內翰邴張直院守分作宰執。百官奏章三奏三答，詔及率百官迎請詔，太后手詔並赦文。二十六日，執政聚議召二囚。二十七日，令有司發帖子請召，諸公皆危之。少頃，人回曰：皆來。既見，余曰：反正事已定，擇日迎請，朝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使作之。傅而顛發赤，慚慙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爲和戎，今雖平江使命不通，未曾別差人別路前去，首尾及一月，郤請反正，與前事體相違。余厲聲曰：如公之說，正不相違，本爲和戎，而不可通使，更何所待？若不由平江他路遣使，緣事已張露，其誰不知？州縣亦必邀留，虜人只在江北，今已二十餘日，彼必探知仔細，平江日稱勤王，餘杭尙未反正，兩相疑阻，虜若乘隙，不待秋冬，徑渡衝突，諸軍奔潰，國家束手受斃，皆二將爲之也。又安知內外無忠義豪勇之士，攘臂倡義，立定亂之大功者乎？前日王淵不當爲簽書，人情尙能如此，今日事孰爲重輕哉！若前後相違，今能因衆以請，猶是救得一半，召諸公說論，乃是要得上下和同，不然下詔率百官諸軍，請主上還宮，公等六人，措身何地乎？平時爲將帥者，皆賴國家官爵俸祿，號令法度，故能使人，一旦是非曲直既明，雖三尺童子，亦知去就，將校軍士，今則必難誑惑，今日之事，不可旋踵，請于幕次草奏。日已高，令堂廚具食，前一日預于廊下設幕次，紙劄皆備，食畢，送茶，且覘二人回去。世修草奏，張遼共看，二將

無語。少頃，持來二十九日下詔，卽朝別宮，累日陰晦，至是開晴，人情大和悅。申後二凶來私第，稱有稟覆事見上，云某等自初五日樓下陳情，後來未曾見上來，早當迎請，卽今欲隨相公一到別宮，見上謝過。三十日五更，赴睿聖宮，比曉畢集，率文武百官數百員伏殿下，餘人立殿門外，三奏進封，三賜批答。答詞前一日所進也。久之，上方御殿，拜舞山呼，聲聞數里。二府升殿，余奏曰：「日已巳時二刻，乞駕還還行宮，上猶遲遲。」余又奏曰：「導從侍衛，自五鼓集此，已過進膳，乞趨駕，未審乘輦乘馬？」上曰：「乘馬。」就西廊，余搢笏掖上就鞍，軍民從觀，往往登屋，夾道歡呼，焚香如雲，行至行宮，御殿閣門，以次引班拜訖，皆退。是夜，二府宿堂。四月初一日，百官早朝，奏曰：「二凶未有以處，欲以遷官除淮南西路制置使，令將部曲赴任。」上曰：「淮南有金人否？」奏曰：「東路有之。」指揮內便與說破如所部州縣，有金人占據，俱于沿江，駐軍相便渡江，仍不候，授語起發。二將許入辭，餘悉免，上皆可之。初二日早朝，捲簾，上獨斷如故。至晚，二凶來見云：「昨已入辭，蒙恩賜金，軍伍已發，乞今夜勿閉城門，庶得一日發絕。」是夜數處縱火，而大雨傾注，火不能起。復出一劄子，乞賜鐵券，余曰：「故事有之，不講久矣。」取筆面判奏待給，賜令所屬檢詳故事，如法鑄造，不得滯滯。又曰：「王世修尙可從軍否？」余曰：「渠爲從官，豈可復參謀？」又曰：「兩日並不相見，余曰：『恐是拉行。』」是夜三鼓後，軍人出盡。初三日，押赴朝郎官傅宿來漏舍，白急速事。宿曰：「昨夕得省劄，給賜二將鐵券，此禮本以待有功，今可給乎？」余展劄子請執政同看。問宿曰：「檢詳故事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何？」宿曰：「不知也。」又問：「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

宿曰：已悟矣。

余既去朝數日，後見報，宿論功，遷一官。

上曰：

昨日城上望見郊外水際有舟船火炬，朕遣人墜城探

之，乃韓世忠部下先鋒陳思恭船泊水中，不敢近岸，去人問之，但云苗統制去也。未勤王兵乃如此。

余曰：勤王兵不爲無助，只要他作聲援，如遣陳康來，及拘留小使之類，皆是。倘或兵至城下，必交戰，

勝負固未可知，設使戰勝，二凶必生奸謀，以保護爲名，分兵守宮，勤王兵雖勝，如何措手相持不勝，

則禍變叵測矣。此國家利害也。如論臣寮利害，則在城中者，甚危而難爲功，在城外者甚安，而易取

名。檄云：當與天下共誅之。此雖大義，然事若至此，雖誅何救？度諸人朝夕必來，臣則去矣。望陛下試

以意諭之，看有何說，仍望速令分路襲擊，勿令過江。既過江，則難討也。初四日，求罷，午間報韓世忠

部下將佐陳思恭、孫世詢等至，皆以塵土蒙面，破裂衣裳，亦有面頰封藥，如金瘡者。州人指笑曰：舟

行未嘗有塵，不曾戰鬪，何故傷損？皆奔趨禁門，欲直入，衛士呵止，遂大呼毆擊而入，倡言曰：韓太尉

使來，拆簾徑至殿門，呼叫不已。上大驚，遣人引至殿廷，望殿上無簾，慚怍而退。至晚，呂頤浩等皆至。

初五日，二府奏事，方退，留身奏曰：陛下既許臣罷去，乞早賜處分。臣自此不復敢赴朝。上曰：卿拜相

方三日，內難遽作，賴卿之力，二十五日而事平。以卿平難之謀，用圖恢復，必有所濟。余曰：臣若不去，

人必謂有所蒙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今中司闕官，乞陛下遷除從官，知事者爲之，庶幾議論得實。

上曰：誰可？余曰：中書舍人張守見直學士院，自李邴遷執政以後，書詔皆出其手，日至都堂，頗聞謀

議，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卽有除命。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

議，且臣累聞聖訓，謂守作言官，論事得體。上曰：卽有除命。上又曰：朕與卿相知，今暫聽卿去，然孰可

繼卿者？余曰：以時事言之，惟呂頤浩、張浚。上曰：以謂有勤王功耶？城中安靜，數日方至。余曰：嘗論奏外援，不爲無助，不必先到城下，若以二人作相，則諸將必喜。上曰：且除一人，二人孰優？余曰：知臣莫若君，況命相大事，臣何敢優劣。上曰：第言之，余曰：頤浩練事而粗暴，張浚喜事而疏淺。上曰：俱輕，浚太少年。余曰：陛下若以浚爲少年，且除近上執政官，向日臣自蘇州被召，軍旅錢穀，悉以付浚，後勤王所事，力皆出此，此舉浚實主之。上曰：然。又曰：卿欲何往？余曰：聽命而行，不敢有擇。上曰：除卿藩帥。奏曰：臣聞命卽出城，乞免謝辭。上曰：莫不常免否？余曰：除日內帶下令免，卽是責命，若奏陳乞免，卽是從請。上曰：甚好。又兩拜辭。上將退，上曰：卽今便押卿赴都堂。余曰：蒙陛下恩遇之厚，體貌已全，乞免此禮。上曰：有說，卿到都堂少待，令呂頤浩、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皆參堂，以正朝廷體面。前日將佐直撞入內，毆打衛士，叫呼無禮，皆不知道理，此風不可長也。僉曰：頤浩自是赴堂供職。陛下旣以朝廷禮法爲訓，臣不敢違，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以肅清宮禁，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至入殿門，誠是不知道理。上曰：極是。余曰：臣至堂只候見諸將軍，卽便去。頃之，到堂，諸人皆至。光世曰：禮合公參。世忠曰：金人困難，敵苗傅處，只有些箇漢兒，怕他作甚。余曰：請太保急追討，無令過江。歸得御筆，張浚除中大夫，知樞密院，張守除御史中丞。至晚鎖院，宣召直院王綸、翊立宣制，頤浩右相，余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卽奏乞免謝辭。徑之城外，接待院，先因渡江，盡棄囊橐，一簪不存，至是隨行，惟一布囊負之而趨路，人皆笑。又

有歎息見憐者。中書省吏又齎機密文字黃袋來納予，令當面開示。有二凶申請劄子一會施行者十八紙，具奏繳納。次日，內臣康誥來傳宣曰：謝辭依奏已免，又出手詔獎予，令繳劄子，且改除知平江府。手詔云：朕覽卿所奏，苗傅等申請朝廷，不曾施行事十八紙，卿任宰司之。三日變起倉卒，方羣凶肆虐，上賜虛制，下圖謀逆，卿在廟堂，能折奸言，拒而不行，保安兩宮，卒以無虞。雖曰在外大臣將帥提兵入援，實卿謀慮周密，終始保護之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爲屏翰，委任重矣。故茲親筆示謝，想宜知悉。卽作奏乞依前守洪，隨行親兵七十人，以道路尙難，乞將至新任，附請特奏，並別作一劄子謝賜獎諭詔。初八日，閣門官張泰送詔來，依舊守洪，遂過錢塘江於越州治行，繼聞遣給事中周望，督諸將討賊，又聞諸將擅殺工部侍郎王世修，中軍統制官吳湛，皆掠其家。先是，歲前聞金虜旣破鄆州，王相約諸執政曰：六宮先渡江，侍從百官家屬亦聽從便，惟吾曹骨肉不可動，動卽軍情不安。至是，皆狼狽徒步登舟，塞河而下，江水未應，閘不可出，余有大船，稍公夏立先泊真州，閘外護遣一介告之，令彼放船至瓜州，又以告小子唐卿，余從駕渡江，不敢顧家，詰朝報至，云骨肉乘夏立船已過江，少頃唐卿來云：是夜三鼓後，去岸十數里，船不可行，持火炬江上，尋夏立船一間，得之，骨肉徒步行蘆葦中，欲曉發舟徑渡，復遣舟取行李，則火起人散虜騎。

炎興下帙二十七

起建炎三年三月，盡其月三。

建炎復辟記曰：建炎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乙卯，隆祐太后御舟至於杭州，有武功大夫鼎州團練使苗傅爲扈從，統制官駐劄於奉國寺。至三年二月初四日，虜騎寇揚州，乘輿渡江。十三日壬戌，車駕次杭州，命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制置使劉光世，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留屯駐於鎮江府江寧府措置。沿江守禦公事。俄召淵還，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將部兵守吳江。三月二日庚辰，以王淵同知樞密院事。五日癸未，苗傅全御營副將軍劉正彥反，揭榜於市，及傳檄諸州。曰：統制官苗傅，謹申大義，播告天下。民庶官吏軍兵等，邇者大金侵擾淮甸，皆緣奸臣誤國，內侍弄權，致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遺棄，社稷存亡，在於金人之手。今此大臣，并內侍等，不務修省，尚循故態，爲惡罔悛，致令民庶皇皇，未知死所，進追大臣，盡出奄宦，賞罰士卒，多自私門。金人將至，朝廷安然坐視，又無分毫措置，即日兩浙之民，遂有淮揚之禍，嗟爾士庶，與言及此，寧不感傷！朝廷微弱，未能明正典刑，天其以予爲民除害，凡有大臣罪惡顯著，并內侍等官，並行誅戮。期爾士庶一德一心，共圖中興之業，慎無生疑，以取後患。本爲生靈，別無希取，爾等若獲安居，傳等一死未晚，昭示此心，誠貫白日，宜相訓告，以信萬方。苗傅同劉正彥勒兵向闕，梟淵首於闕下，是日宣麻除劉光世爲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皆入禁中，宰相執政在都堂，聞事急，復入，請對，頃

之，門外軍聲益謹。中軍統制官吳湛披甲持刀排門而入，引傅所遣一使臣入內，傅等語奏於上。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爲天下除害。諫議大夫鄭穀知杭州，康允之與百官議曰：今日事急，若不請上登御樓，自無慰之，恐無以止變。允之先入，諸公願入者請從我。衆曰：無從。穀允之叩內東門請見，俄獨詔允之入，允之請上御樓，遂許之。於是上步自內殿登闕門，蓋杭州雙門是也。宰相執政侍從百官皆從焉。傅同正彥率兵立門下，盡皆披堅執銳，控弦露刃，填滿街衢，見樓上張黃蓋，稱呼萬歲聲。諾。上凭欄呼傅與正彥問曰：卿何故如此？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曲法不端，內侍所主，乃得好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如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竟先過江，止因交結康履，卻除樞密使，臣自陛下卽位以來，立功不少，今依舊例，作遙郡團練使。臣已將王淵斬訖，梟首在外，應中官在外者，並皆誅訖對御，更請康履曾擇，欲皆斬之，以謝三軍。上曰：黃潛善、汪伯彥已降黜，康履曾擇待重與責降，卿等可與軍士歸寨。苗傅奏曰：臣若不斬擇履，歸寨不得。今日之事，盡是臣作，不干三軍之事，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上緣中官擅權，依舊不肯遣出。上曰：待朝廷自行遣，卽今便與流配海島。知卿等忠義，卽除苗傅承宣使，御營都統制，劉正彥觀察使，御營副都統制，一行軍兵並特赦罪，各令解甲歸寨。傅曰：感聖恩，但須得康履等，方可歸寨。上顧百官曰：當是何如有浙西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朝散郎時希孟奏曰：願陛下速送康履曾擇等出，交付苗傅，中官之害，至此爲極，若不一切除去，恐天下之亂未已。軍器監葉宗諤奏曰：陛下何惜一康履，以慰三

軍之心。上曰：此事極曉，但須是朝廷自行，遣流于嶺南，豈可因叛將勒兵向闕，便付中官使殺之？逾時，傅兵不退，上命吳湛召履，履逃匿不出，再命衛士搜捉之，得于禁中清漏閣，衆衛士攜至闕門，履望上呼曰：臣死矣，何獨殺臣？遂交與苗傅，卽樓下腰斬之，燬其肉。上命傅等歸寨，傅與正彥請宰執官出門議事。于是尙書右僕射朱勝非並門下侍郎顏岐尙書右丞張激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皆出見，傅等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勝非等入奏，上欣然許之。降詔恭請隆祐太后垂簾權同聽政事，百官皆出門外聽詔，傅與正彥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道君昔日已曾立太子有故事。傅之屬官張達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日之事，當爲百姓社稷。又曰：天無二日，衆皆驚愕失色。百官復入見，上奏曰：傅等不拜，上問何故？衆不敢對。上又顧宰相，宰相曰：乞詢問適來聽詔百官。上又顧問百官，百官但言不妨。時希孟出奏曰：以臣所見，止有一二，則全百官社稷；一則從三軍之言，杭州通判吳誼而折希孟曰：此是何語也？三軍之言，豈可從？上徐謂宰相執政曰：朕當退避，但須索稟於太后。乃命章湛謂傅等曰：已令請太后御樓商議。上令顏岐入奏，請太后登樓，是日北風勁甚，樓無門屏幃幕，上坐一竹椅，並無藉褥，既請太后御樓，上卽立於楹側，不復坐，百官固請，上坐終不允，曰：不敢坐矣。頃之，太后乘一竹輿以上，步從老監五人，上以傅等語奏於簾前，又命宰相執政奏曰：太后當自出門外，與傅等相商議。遂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百官從之，傅與正彥拜於轎前，軍士皆聲喏。傅等奏曰：告太后爲天下生靈作主，今百姓無辜，肝腦塗地，全賴太后主張。太后曰：自上皇任蔡

京王黼，變更祖宗法度，童貫等興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之事？皇帝仁孝，別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之輩誤國，他今已竄逐了。苗統制豈不曉知此事？傳曰：臣等已議定，豈可猶豫？太后曰：特依統制所請。上同太后降樓歸內。降劄子，三月初五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親筆，朕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卽皇帝位，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得消弭天變，安輯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右劄付刑部，抑于赦書，速頒降施行。又詔曰：王淵身爲都統制，車駕駐蹕，雜揚，金人領兵前來，並無措置，斥堠不明，以致倉卒南渡，士民肝腦塗地，宗廟傾危，交結內侍，康履等並已正典刑，令尙書省出榜曉諭。三月十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尙書右丞，皆充奉使大金國信使，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辛道宗，武功大夫文州團練使鄭大年爲國信使副，奉禮物使虜，先以進士黃大本爲承奉郎，借朝奉大夫直祕閣賜紫金魚袋進武校尉吳時敏爲秉義郎，閣門祇候，借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爲先期告請使。十六日，劉苗傅正彥到刑堂，欲分隸所統兵人衛審聖宮，尙書右丞張澂以爲不可，固止之。傅正彥遂退。十七日，乙未，張浚不受禮部尙書之命，浚亦不肯分兵，浚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議舉兵討逆，傳檄諸州，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至虜騎歷歲侵凌，逆臣苗傅、躬犬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困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孺子狂生，同惡

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變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願爲率土，何以戴天？況苗傅等揭榜于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聚兵于平江，韓世忠張浚馬彥輔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迥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並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兵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苗傅等僞命，及專擅改元，悉勿施行，如敢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見宰相朱勝非，請入見睿聖皇帝奏事，勝非難之曰：候先奏知，傅等固請，勝非不得已，爲奏許之。傅同正彥叩睿聖宮門，請見，時已昏矣，上卽令開門引入見之。傅同正彥拜于殿下，上命登殿。傅正彥請上親札，以緩外師。上曰：人主親札，所以取信于天下者，以其有御寶，今不與國事，用何符璽以爲信？統制有事，但來商議，不拘何時，可來相見，勿須疑慮。傅等拜辭而出。四月一日，皇帝復位，以王世修爲工部侍郎。初，傅正彥之反也，世修實爲之謀畫，及外兵至，憂懼，乃急請復辟以自明，故有是命。二日己酉，以苗傅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劉正彥爲之副。四日辛亥，呂頤浩劉光世張浚韓世忠張俊趙哲將兵入城，六日癸丑，以右僕射朱勝非爲觀文殿大

學士，知洪州。右丞張澂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門下侍郎顏岐、中書侍郎王孝迪皆爲提舉官。路允迪提舉醴泉宮觀兼侍讀，簽書樞密院事。李邴爲尙書右丞。八日己卯，詔赦天下。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野記曰：王淵字幾道，階州人，通書史，善騎射，久爲邊將，與夏人戰有功。河北京東大旱且苦，伐燕之役，高齊張光等羣盜並起，攻沒州縣，衆各數萬，命內侍梁方平爲河北京東制置使，素與淵不足，薦爲都統制，欲陷之。及見淵復大喜，軍政盡與參謀，身先士卒，所向無前。踰年，悉平，加觀察使。靖康中，金人攻河北，淵軍趙州，虜至城下，淵令統制韓世忠夜半出城，繞賊營大呼，賊亂，日相蹂踐，死者甚衆，夜遁去。是冬犯京城，淵退師應天，虜來攻，淵命世忠、楊進、累戰，殺傷賊數萬。今上卽位，應天深相倚用，除御營使司都統制。淵嘗忌楊進，欲加害，故進復反，攻維揚。會陳通反揚州，辛道宗、趙萬等率兵進討。辛道宗不能恤下，又趙萬失迎，道宗亦反陷潤州，授淵兩浙制置使，領張俊等軍往至瓜州。萬請降，淵誘斬萬等，進至秀州，淵下令教兵十日方行。陳通聞之稍息，翌日，淵勒兵馳至杭州，通不暇走，遂出降。又進平婺州賊蔣定淵，聞賊張遇衆數萬，據揚子橋，淵自將數百騎穿過遇寨，遇見淵器械精明，皇恐出迎馬首，一時解甲，加嚮德軍節度使，虜陷維揚，從上渡江至常州，丁進劫掠不止，懼淵威名，淵召而戮之。上至杭州，除簽書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亂，懼淵威名，襲而殺之，梟首通衢。年五十三。

金人陷青州，知州劉洪道棄城去。

劉洪道棄青州而去，金人入其城。先是，知濱州向大猷爲葛進率之，同來犯青州，青州閉門不納，葛進攻城不下，遣大猷入城議事，洪道執之，囚於獄中。至是，金人出大猷於獄，令知青州，大猷喜於金人之命，於是出文榜，多指斥。

金人陷鄆州。

金人自陷延安府，又趨晉寧軍，晉寧軍堅守未下，至是殘擾晉寧軍，及兵趨鄆，延經略使郭浩駐兵境上，金人遂陷鄆州。

水賊邵青擾泗州。

邵青濟南府人，五丈河作稍公，載篋務草，平日爲竊盜，後爲樓閣賊。遇賊下獄，不通火伴，甚得其徒黨之心，嘗以盜敗，杖脊而終不悛，至是聚舟船，往來於楚泗間。

炎興下帙二十八

起建炎三年四月一日戊申，盡二十日丁卯。

四月初一日戊申朔皇帝復位。

皇帝復位制詔并臣寮奏請曰，朝奉郎試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臣張浚右臣伏祝，二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卽位之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流涕，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使致土地侵削，民人苦困，上負睿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固爲得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恐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宗委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於天下國家大計，似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下有司，令文武百官祈請施行。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臣顧浩右臣契勤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凌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

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爲患至今。近聞將相大臣，被命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搃臣民忿怒之氣。然伏觀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卽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於至誠，不吝至尊之位，將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踰三十年，孚於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孰不歸依？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羣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佚？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帝位，親總萬幾，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今日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帥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則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

新除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司事臣呂頤浩等右臣契勘，都統制王淵，不能備禦虜人，致乘輿南渡，結連內侍，躡除樞院，近有統制官苗傅劉正彥被奉聖旨，將本官及內侍誅戮，委屬允當。外有建炎皇帝以避狄遜位一事，臣等竊詳建炎皇帝卽位以來，恭儉憂勤，過失不聞，今天下多事之際，乃人主馬上圖治之時，深恐太后垂簾，嗣君皇帝冲幼，未能戡定禍亂，臣等今統諸路兵，遠詣行在，恭請建炎皇帝復位，或太后陛下同共聽政，庶幾人心厭服，可致中興。

宰執劄子，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睿聖皇帝始以議和大金之故，責躬避位，退處別宮，授位元子，恭請太母垂簾同聽政事。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定，和使雖遣，難必復命之期，天步方艱，宜急防秋之計，睿聖皇帝當還尊位，總攬萬幾，苗傅等一皆聽從，取進止。

皇太后批答：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請施行。

宰執等上表，乞皇帝復位，臣朱勝非等言：屈己睦鄰，事本因于獨斷；因時復位，理難拂於羣情。臣勝非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昨者鄰敵侵陵，聖躬謙損，授位元子，退處別宮，恭請東朝，同聽幾政，誠意懇切，詔旨丁寧，冀交金國之歡，少息生靈之禍。今者干戈尙擾，宗廟未安，遣使難必於還期，防秋當思於預備，若未復九重之正，恐尙墜萬幾之繁。恭承太母之訓言，兼列羣臣之奉請，事有必至，義不可辭。伏望皇帝陛下察億兆愛戴之公，以社稷安危爲重，亟整六龍之馭，率百萬國之心，俾中外之協寧，庶艱虞之共濟，臣勝非等無任感激。

皇帝批答：朕以金人連年內侵，斷然不疑，避位與子，恭請太母同聽政事，庶使和議，以迎二聖，以安生靈，今承太母聖旨，并得卿等所奏，當還尊位，總攬萬幾，殊非本意，難議允從，兼已具奏太后，卿等宜體朕懷。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恭請領御寶劄子，令臣入禁中起居早來，緣臣痰作，卑體不安，已奉表

起居容臣俟望日趨請，謹具奏知。

宰執等再上表，臣勝非等言：伏以責躬與子，仰聖德之難名；戴后祈天，顧羣情之莫遏。未頒俞旨，再罄忱誠；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有德者興，因民心之所與。大寶曰位，惟帝命之；是承屬天步之多艱，軫淵衷而深念，思柔強敵，暫屈威尊，播告多方，見禹湯之罪己，矜憐赤子，知堯舜之性仁。然事有緩急之殊，則理係安危之異，盛秋設備，當愛日以有爲，萬里結盟，慮歸程之或阻，矧太母憂勤而垂訓，暨羣臣懇迫而陳辭，宜還正寧之朝，大慰羣生之願，伏望皇帝陛下，仰遵慈旨，俯徇輿情，亟傳清蹕之音，遂反紫闈之御，東嚮而揖者，再雖循卽事之儀，萬歲之呼者，三速契投機之會，臣無任云云。

皇帝親筆批答：朕奉太母慈訓，及臣寮奏請，還卽尊位，親總萬幾，深惟避位，本意專在和戎，覬以迎還二聖，安輯生民，今慈旨丁寧，與臣寮繼請，謂宗社之計至重，防秋之期已迫，祈請之使，恐難必遂，若太母念國家艱難之極，不憚憂勤，同聽政事，則朕猶可勉徇臣庶之請，共圖國事，不然斷不敢以獨當。

尙書省牒部，朕顧德弗類，遭時多難，臨民馭朽，案之危，陟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再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爲請好息兵之計，力祈金國，冀迎二聖以還，庶保丕圖，可致四方之綏靖。今者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冲，致兵民投戴之誠，兼內外請祈之切，防秋在邇，當愛日以

有爲，遣使出疆，恐尋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羣下之情，不可卻，遜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后之慈仁，許同聽斷，思眇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上徽稱於長樂，以致四海之驪，正家嗣於青宮，以系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於戲！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歷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神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書，應予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遲，重寘憲典，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太后詔：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復願撤簾，皇帝懇請者再，義不得已，黽勉數日，今中外寧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日四日撤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皇帝奏皇太后劄子，臣伏觀太后劄子，欲以今日四日撤簾，國家非常之變，仰賴太后姆姆慈仁恭儉，始終保佑，遂復大位，今亟欲還政，雖謙沖懇託，聖德難名，在臣區區之心，實不遑安，欲望依舊垂簾，同聽政事，庶得協和內外，保安宗社，取進止。

皇太后聖旨，吾惟自昔人君冲幼，必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特以倉卒之變，勉徇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寧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豈宜久同大政？已下詔用今日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

皇帝奏皇太后劄上，再奉聖旨，以今月四日撤簾，臣惟非德，遭罹變故，自非太后保佑，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聖德謙冲，確然不回，臣不敢重以機務上，洩聖慮，已命有司，遵依詔旨施行。

六日癸丑，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呂頤浩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詔曰：茲移蹕而南渡，戾止嘉禾，遂請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議，悉出懇誠，陞祕殿之峻資，武鴻樞之重託，鎮撫六路，輯綏兆民，訖俟外庸，俾圖內治。屬營屯之沸擾，致宮闕之震驚，糜資召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衆偕行，使孽將之宵遁，由義師之雪合，朕素知其有王佐之略，復見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羣公，亟付魁柄。

八日乙卯降赦

門下天佑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體元以居正，所以臨於萬方。朕屬時多艱，顧德弗類，武不足以戡定亂略，德不足以惠綏庶民，兩宮遠狩，則四時懷溫清之思，夷狄內侵，則萬民罹荼毒之苦。念艱虞之若也，豈眇末之能勝。蓋嘗貶抑至尊之稱，所以上厭皇天之禍，惟國家之歷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在人，露章率籲者，皆出於一辭，總師入覲者，沓來於數路，斷鯨足而立四極，旣成開闢之功，馭日角而受五龍，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同於創業，救弊者宜急於改圖，方度事揆機，爲長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備禦之策，廣恢隆於大業，以馴致於丕平，帝堯無黃屋之心，豈非躬之

敢議漢高先馬上之治，庶後效之可圖。嘉與多方，一新霑澤，可大赦天下。於戲！聖人大寶曰位，既還宸極之尊，王者求端於天，期浹仁恩之惠。尙賴文武將相，中外士民，咸一乃心，同底於治。

湖州通判張壽上疏言時政。

苗劉既定，上求直言，湖州通判張壽上疏，大意以爲人乃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胸中之誠有未孚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舍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侶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竊觀近日措置防守大江之策，戶點一丁，五人點二，使自備糗糧器械，而蠲其稅賦，烏合之衆，素不諳戰陣，一旦有風塵之警，聞金鼓聲則鳥驚魚潰之不免，尙安能必其用命乎？徒費民財，又損官賦，而不適於用，願速罷之。又言近日侍從臺諫所言多積習故態，觀望意旨，毛舉細務以塞責，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豈不負陛下遇待之意？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經繕，重用民力，句踐之棲會稽，似不如是，不若權時之宜，茅茨土階，以俟升平，爲之未晚云。

二十日丁卯車駕幸江寧府。

潰兵劉文舜擾濠州。

劉文舜，濟南府僧也。先是靖康間，京城受圍，濟南府有劉和尚者，聚兵勤王，有衆數千，及上卽位，劉和尚率衆至南京，納兵乞身歸濟南，依舊爲僧。未幾，其衆皆去，圍濟南府，乞劉和尚依舊爲首。

官司令劉和尚出城曉諭其衆，令退去，遂退於數十里之外，然後問其所欲。其衆曰：我輩無頭領，得和尚依舊爲頭領。劉和尚曰：我非馭衆之才，豈可爲數千人之首？今城中有劉和尚名文舜者，有膽勇善射，可爲汝頭領。汝願之乎？衆曰：諾。遂招文舜令還俗，歸其本姓，以統其軍。車駕南渡，中原沸擾，文舜與其衆渡淮，首犯濠州。知州連南夫命俞家鎮土豪俞孝忠率民兵一百五十人往迎之，與文舜相遇於白石，孝忠進戰，馬陷淖泥於中，被殺，衆皆奔還。而防城民兵見孝忠已死，亦散歸文舜。至城下，南夫許犒其軍，約使退去，文舜從之。南夫科民居量貧富出金銀，仍出庫帛以遺之，并自解金帶授文舜，文舜大喜而去。

潰兵薛慶據高郵軍。
召邵成章赴行在。

初邵成章以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編管吉州，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譖之曰：邵九伯來，陛下無歡矣。乃便止於洪州居住。

邵成章字茂文，一字天素，開封人也。少爲內侍，博通經史，性特諒直，諸內侍皆不喜之，常出之於外。宣和初，爲淮南路廉訪使者，條奏宣撫使童貫五十罪，中外大駭，貫請皇移成章爲河北路廉訪使者，亦不加罪。淵聖卽位，內侍用事者多貶罷，超擢成章入內，知內侍省事，賜梁師成宅以居。時軍民一歲兩殺內侍，皆知成章忠賢，獨不加害。建炎初，隨行至揚州。大金攻河北，陝西羣盜起京東。

西路，宰皆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奏，及張遇攻眞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潛善伯彥之惡，且曰：必誤國家。潛善以之聞，上怒，送成章吉州編管。明年，果失中原，上思其忠，召之，諸內侍忌其忠直，遂譖之曰：邵九伯若來，陛下無歡樂矣。乃使居於洪州。大金兵破洪州，召之，曰：知公忠直，能事金國，則當富貴長享矣。成章堅不從，屢逼欲殺之，監守兩月，復釋之，曰：忠臣難得，吾不忍殺。復遣之金帛，俄以病卒。

水賊羅成擾楚州。

羅成，楚州洪澤閘之車軍也。洪澤鎮市，人烟繁盛，倍於淮陰，故洪澤人常欺侮淮陰人。淮陰人乃曰：淮陰縣也，洪澤鎮也，鎮隸於縣，敢欺侮我哉？由是各不相下。初，車駕南渡，金人方退去。京東與宿泗盜賊縱橫洪澤，有大小舟千餘，皆不敢動。而閘兵恣縱橫行于市中，閘官不能彈壓，于是成遂鼓率羣兵，據舟船作過。是時，淮陰無縣令，而縣吏係晟權行縣事，以巡尉彈壓洪澤，成等不服，遂與其徒董青輩率舟船犯淮陰，晟退避之，且使人勸和，成等退去。初，韓世忠京東潰散，有後將軍李義者，往來于寶應之間，有衆五六百，成遣人相約合軍，共圍楚州，去來不定。成破連水軍，取練色絹爲帆，以絹爲索，復分兵而去。李義謂之李大刀，爲邵青所敗，走至眞州六合縣界中，餘衆有數十人，欲趨和州，眞州檄松江巡檢滑某追捕，滑某以軍班授官，善射，有膂力，卽以士兵數十人追至九女岡，殺義并殺數人，餘衆散走。羅成後亦爲邵青所併。

炎興下帙二十九

起建炎三年五月九日丙戌，盡六月七日甲寅。

五月九日丙戌，以江甯府爲建康府。

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旣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由代邸，光膺寶圖，載惟藩屏之名，實符建啓之兆。蓋天人之允屬，况形勢之具存，興邦正議於宏規，繼體休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親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甯府可改爲建康府，其節鎮之號如故。

張浚往撫諭淮南。

十二日己丑，薛慶執知樞密院。張浚罷知樞密院事。提舉杭州洞霄宮。

張浚以樞密之職往淮南，撫諭諸賊。至高郵軍，薛慶郊入城，見浚之貌，慶曰：豈有如此樞密耶？遂執之。朝廷聞之，乃罷浚，知樞密院事。提舉杭州洞霄宮。浚隨行，有陝西兵多遭殺者，慶逼浚之所齋，官告三千道而館之。初，薛慶之執浚也，屢欲殺之，其黨王存勸止之，曰：真僞未可知，恐殺真樞密，則異日欲歸朝廷，其可得耶？慶然之，由是遂得歸，復爲樞密院事。

行狀曰：盜薛慶嘯聚淮南，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邇行闕，一有滋蔓，爲害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公渡江而斬，養等率兵降，遂趨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榜示以朝廷恩義，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信，浮言皆動，頤浩等邊罷。

公樞院，及聞公訖事還，即日趣公，且歸詔就職。
京西北路總管翟興及楊進戰於汝州魯山縣，殺進。

初，楊進入河南府，固守於鳴皋山之北山，翟興及其子琮屢擾卻之，使無寧息。至是不安其巢穴，遂棄輜重趨南路，興分衆邀擊會于汝州之魯山縣，賊以精銳迎興於婆婆店，酣戰久之，進死于陣中，其衆皆潰，蓋興之軍以藥箭羣發，射中進及所乘馬，皆斃。進之衆以爲徒黨自殺之，自是賊之餘衆，復立劉可爲首。

翟興克河南府。

翟興既敗楊進，遂平京西南北兩路，收復河南府，由是躬率將吏，至永安軍朝謁諸陵，將士至陵所，皆泣下，感愴不已。

翟興保奏李興功，特補武義郎兼閣門宣贊舍人。

李興，孟州王屋人，世爲農業。體幹魁桀，有勇力，寡言語，尙信義，二帝北狩，興以保扞鄉里，聚兵萬餘，元帥府統制官常元以爲義兵，統領車駕南渡。兩河陷沒，興復來淮衛間，攻剽虜寨，繼統糧道于牛心寺竹林河等處，京西北路制置使翟興遣人以書幣迎之，遂聽翟興節制，知河南府長水及破楊進，興保奏特補武義郎兼閣門祇候。

京城留守杜充及郭仲荀、蘭整、閻勅奏陳乞還闕。

張用等侵京西，王善擾淮西，楊進已死，京畿稍寧靜，充第乃上表請還闕，不從。劉洪道爲京東路輕略安撫制置使。

上以京東隔在一隅，劉洪道在青州，屢陳奏牘，方倚洪道經理京東，乃除京東輕略安撫制置使，併命宮儀知濟南府，召閣臬赴行在，仍賜詔戒諭密州李逵等，使之報國。

賜戒諭李逵宮儀張成等勅書，朕惟胡虜憑陵，山東震擾，保此數州之地，皆爾諸將之功，爾等夙著忠誠，各膺委任，宜互傾其肺腑，以同獎于朝廷，速成元功，是爲報國。

十六日癸巳，詔從官條具利害。

詔從官條具利害，侍從有獻幸蜀爲長策者，上籌之未決，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東南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旣遠適，則奸雄必生窺伺之心，況將士陝西人，往往或勸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爲國家計也，併陳其害有十。翌日至殿廬，謂諫議大夫滕康曰：幸蜀之事，吾當以死爭之。入見上，力言其不可。上曰：卿言正與朕意合，此決難行，其議遂寢。翟汝文亦有疏請幸荆南，其言亦不用。

六月一日戊申朔，李成圍楚州。

六日癸丑，誅苗傅、劉正彥于建康府。

先是，四月初一日，上復位，以苗傅、劉正彥爲淮南西路制置使副，未之任，勤王兵將至，傅、正彥

夜引兵開湧金門而去。羣臣語急遣兵追捕，詔韓世忠爲江浙制置使，將兵討傅。先誅王世修、吳湛，以世修本預傅謀，馮附賊故也。傅至衢州江山縣，裨將張翊斬王鈞甫、馬柔吉，將兵降於周望。韓世忠追傅等及於建州浦城縣漁陽驛，與賊遇。傅將兵居溪南，正彥將兵居溪北，約相策應。世忠親率兵力戰，正彥兵少卻。世忠乘勝追擊，正彥兵大敗。正彥墮馬，世忠擒之。傅棄軍遁去，墜水不死。衆失傅所在，苗翊收其兵萬六千餘人，走劍州□□縣。遼人劉晏、隸傅麾下，統赤心隊。世忠追及之，晏謂其部曲曰：「吾豈從逆黨反者邪？」韓制置使既來，吾事濟矣。遂率衆歸世忠。裨將江池擒苗翊、張達，收其餘兵三千餘人，走建陽。喬仲福、王德、趙士成共追之，盡降其衆。苗傅變姓名爲商人，走建陽。至一村，村落中投村舍詹氏，欲更衣而去。詹氏主識傅，遂擒之，送于世忠。世忠併正彥檻送行在，並凌遲處斬於建康市。將就刑，正彥瞑目而罵。傅曰：「苗傅，爾真匹夫，不用我之言，遂至於此。」苗翊、苗瑀並鬻磔於市。

七日甲寅，黃潛善、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莫州安置。

右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國之奸賊也。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黼、攸乘天下治安之久，伺人主倦勤之隙，怙祿保位，不顧後患，創開邊釁，貽禍宗社。淵聖皇帝雖能戮之，而不能顯正典刑。天下至今爲恨。潛善、伯彥當天下喪亂之後，正人主憂勞之時，天步如履冰，國勢如累卵，存亡之機，係於一相。方且怙寵擅權，蔽賢嫉能，諂諛者親，忠直者疏，苞苴者進，潔廉者退，附已者立，

登要路，忤已者致之死地，道路側目，不言敢怒，搢紳憤怨而不相恤，閭里愁歎而不相知，致敵國肆爲謗讟，事不忍聞。外起逆臣，敢行不軌，民不堪命。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已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京東，由陝之右，至於淮甸，生靈塗炭，州縣邱墟。故臣以謂潛善伯彥之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也。陛下縱釋而不誅，柰宗廟社稷何？柰天下百姓何？李綱陷陛下於失信，結怨於虜人，兵連禍結，未有休息之期，陛下特竄之海外，天下不議。至潛善伯彥，姑置之善地，所以動搖人心，將士解體，國勢愈危。陛下倉皇東渡之際，恨不膾大臣心肝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貸之也？抑其門生故吏，尚居近密爲之營救也？臣恐伏望陛下靜默深思，念前日有播遷之苦，致逆臣生背叛之心，采用臣言，斷自淵衷，命有司檻至行在，斬於都市，庶幾威權自立，人心自附，外折虜情，內消奸萌，可以鼓士氣，可以崇國體，中興之功，在此一舉。遂責授潛善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伯彥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林泉野記曰：黃潛善字樊和，登進士第，宣和間，宰相王黼喜之，累加除擢。靖康間，知河間府兼高陽路安撫使，大金犯京，詔河北諸州起兵勤王，潛善依違逗留不進，聞京師已破，方領兵一萬赴康王於東平府，王令駐軍於興仁府，以張換等一軍，皆聽節制，潛善怯懦，無進兵勤王之意。及大金自宛亭來攻，乃遣張換丁順孟世寧擊之，射中龍虎郎君墮馬而去。康王已聞二帝播遷，加潛善天下兵馬副帥。康王到應天府，加潛善徽猷閣學士及卽位除中書侍郎，以其兄潛厚爲戶部侍郎，

數日，除潛善尚書右僕射，御營使。潛善固位怯敵，與汪伯彥及諸內侍相結，略無經國濟民之志。恢復中原之心，勸上幸揚州，放散四方勤王之兵，潰爲盜賊，以親兵一千自衛，不用賢能，惟薦朋黨。王黼、王黼人如盧益輩，多用爲八座侍從。陳東、歐陽澈上疏乞留李綱，卽斬之。以吳給張閻之言爲諱，善交通關節，賄賂公行。西自五路京西，東則瀆魏京東，日爲大金所侵，直至淮上。潛善恬不爲慮。二年，加尚書左僕射，許景衡乞車駕駐江寧，以備大金不測之侵。潛善力阻抑之。宗澤以收復兩河迎請二帝爲急，潛善大惡之，專爲潛倂固寵之計。三年，金人已迫，上欲南渡，潛善伯彥尙苦留之，上更不問，率百餘騎徑渡潤州，僅以身免，軍民百萬，皆爲大金殺虜，遂陷中原。百姓聞潛善之名，無不毀罵。上至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言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後又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又再言其罪，改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士民皆怨憤，遂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祁門縣人也。王本爲祁門令，招伯彥爲門客，故秦檜皆居伯彥席下。崇寧二年，登進士第，梁子美知大名府，伯彥爲司理參軍，子美甚善之，累遷中散大夫。靖康元年，進河北防邊十策，擢直龍圖閣，知相州，伯彥兼主管真定府路安撫使事。及康王出使于大金，過宿州，伯彥言大金已南渡，勸未可北行，遣劉浩以兵三千迎入相州，俄除兵馬副元帥，雖略招兵，而懦怯無謀，無勤王之念，常勸上往東南，自保而已。加伯彥天下兵馬副元帥。建炎初，除同知樞密院事，俄除遷

知樞密院事，潛善結內侍以固權，陳東、歐陽澈被誅，略無一言諫止。吳給張浚邵成章皆以忠諫，伯彥忌而竄之。宗澤屢乞親征，迎請二帝，伯彥力阻之。太學士魏佑上書言其與黃潛善共爲奸邪，乞早逐之。伯彥占親兵一千，自衛其家，略無爲國濟民之心。梁子美親族皆薦爲美官，王黼之客盧益已爲尙書，伯彥助潛善薦爲同知樞密院事。大金攻陝西，五路京東西諸州多殘破，伯彥恬然不恤。許景衡乞早渡江寧府，伯彥勸排阻之。建炎二年，除尙書右僕射，與潛善相結阿諛順旨，持固祿位而已。大金已逼揚州，略不遣兵，略不拒戰，上欲渡江，又與潛善苦留。次日車駕百餘騎徑渡鎮江，而六軍多爲大金誅虜，天下咎其邪佞疏謬，聞其名，則罔不切齒。駕到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言其大罪二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後再言其罪，降爲觀文殿學士。俄又言之，士民亦憤怒未厭，以正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後司諫袁植再言其罪，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裴淵以其衆至行在，隸於韓世忠。

初，淵以收復秦州之功狀聞於朝，得旨許赴行在，既至，悉發隸韓世忠。張浚江淮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關陝官吏等詔。

詔曰：朕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悉力自効，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諭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殉國，無貽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勳。

杜充爲宣武軍節度使。

朝廷除杜充宣武軍，猶未知楊進死，乃加進正任觀察使。

范瓊率兵至行在，送大理寺賜死。

范瓊軍于洪州，苗傅劉正彥之變，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路制置使，令瓊以兵會合，不從。及上復位，遣使宣諭至是方來，朝臣寮交章言其罪，樞密院參議官劉子羽乞誅瓊，以戒暴亂。呂頤浩張浚議定必殺之，乃召赴都堂，命劉光世入瓊寨，撫定其軍，送瓊大理寺賜死，猶不服，獄吏以刀自闕，益插入，叫疼，移時死，其弟並三子皆流嶺南。

張浚行狀曰：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及乘勢剽掠爲亂，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凶伏誅，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旣陞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多所邀求，乞貸傅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略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凶，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臣任樞密院之寄，今者被命奉使川陝，行有日矣，乃猶踟躕若不盡言，乞伸憲典，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樞密院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樞密院謹節吏數輩，作書劄榜皆備，鎖吏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瓊議事，瓊從，兵溢途巷，意氣自若，坐定，公數瓊罪，瓊愕然。命縛瓊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無所

預，衆始頓刃應喏，瓊論死，以其兵分隸神武軍。

姓氏錄叛逆傳曰：范瓊字寶臣，開封人也。自卒伍補官，宣和末，河北京東羣盜起，命瓊往招張仙、崔智、李寶、蔡進等有功，金人圍京城，瓊與李寶等來勤王，屢與大金戰，皆身先士卒，數破之，由是顯名。大金退，命瓊軍河北，招羣盜，劉浩等數戰破之，加觀察使，賜第。及金人再圍京師，瓊爲京城四壁都巡檢使，金人初至城下，三日三戰，皆破之，彈壓軍民稍定。其後城陷，淵聖出郊，大金使瓊取太上及鄭皇后、太子、諸王、貴妃等，瓊仗劍逼請出城詣金人寨，百姓邀駕者，瓊皆斬之。金人又命京城再立異姓，揭榜於市，勸諭之。及欲立張邦昌，惟統制吳革欲軍民併與金人死戰，以奪二帝，瓊又與左言以兵攻革，執而誅之，殺數百人於金水門外。而邦昌立矣。搬甲伏欲侯，金人退帥，往撫諸路不伏者。建炎初，至應天府，加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同都統制，往襄陽討李孝忠。瓊至，屢與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與孝忠大戰，臨陣殺之。其將張世立、孝忠弟孝義降於喬仲福。瓊至軍，道遇羣賊孫仰等，與戰，皆滅之。加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同主管侍衛步軍司，移軍真州。復除瓊御前平寇前將軍，領王綱、王彥等軍，駐京師。三年，羣盜劉忠據海州，懷仁縣，遣統制張仙、崔智、蔡進、徐靖等擊之，忠詐降，仙等入，寨撫之，忠伏兵起，擊仙等，皆殺之，降其衆。瓊屢與忠戰，皆敗績，羞恨而已。回軍壽春府，軍士與壽春府兵相爭，遂相殺，爭出劫其城，殺其知府鄧紹，密聞苗傅、劉正彥之變，瓊在洪州，傅除慶遠軍節度使，湖北諸路制置使，瓊與傅書問往來，不肯進兵。張浚十一檄，令會合勤王。

瓊終不進。及上反正，遣使宣諭方來，臣寮累言其罪。張浚杜充議除之，召赴都堂，命光世入瓊寨撫定其兵，送瓊大理寺賜死。臨死，猶大呼不服。罪其弟並子三人，皆流廣南，籍其家。

劉光世招降韓雋。

韓雋初隸苗傅，爲第四將，傅敗，雋以所部人馬走至湖口渡江，蘄州知州王姓與縣官盡棄城閃避，雋檢視軍資，及諸庫州倉錢絹，米麥皆盈滿，雋悉自封鎖之，出榜止不得秋毫無擾民間，不得擅取倉庫。次日便行，欲往京畿，尋楊進殺之。至仙居縣界，值王善張用遮路，兼聞楊進已死，會劉光世駐軍江州，遣人招安雋，雋乃受之。光世令蘄州王姓及州縣官已復入城治事矣。姓率州縣官迎見雋，敍話甚懽，雋自此更名世清，號爲小韓。

炎興下帙三十

起建炎三年六月十六日癸亥，盡八月。

十六日癸亥。下罪己詔。

詔曰：朕纂承大統，二年於茲，天監未回，國勢滋削，廼者季夏之月，常陰示譴，當燠而寒，變不虛生，實由匪德。今朕歷陳過失，明告庶邦，爰自建炎之初，大敵始去，臣民勸進，思戴舊恩，便合糾率羣心，力圖恢復，直遣京師，號令四方，而乃退避苟安，遲回不決，滋長寇亂，以迄於今。此則朕昧經邦之遠圖，其失一也。維揚駐蹕，志援中夏，不能指授軍將，保固疆陲，西自關陝，東踰兗鄆，爰及唐鄧，悉爲戰區，加以斥堠不明，備禦無策，敵師深入，直抵淮甸，倉卒之間，匹馬南渡，至使衣冠陷沒，井邑邱墟，老稚啼號，遺骸枕藉，此則朕昧戡亂之大略，其失二也。潰散軍兵，避寇黎庶，既無主帥，又乏貲糧，本以邀求，漸成剽奪，暴露風雨，隱匿山林，寢終夕而靡遑，日偷生而何樂，想亦厭爲暴客，思作平人，特以誠意未通，彼此情隔，使我良家子弟，被不令之名，報國兒郎，懷自疑之計，此則朕無安民之德，其失三也。既達餘杭，羣帥在外，逆黨苗傅等，潛懷異志，乘我中虛，擅殺樞臣，稱兵魏闕，逼脅上下，顛倒乾坤，所賴在外大臣，抗疏輸忠，提兵入衛，將帥協濟，國步再安，社稷之危，幾如累卵，此則朕失御臣之柄，其失四也。朕之四失，姑舉大綱，至如直言之士，忠憤未擄，死事之家，遺孤未錄，朝綱尙紊，軍律不嚴，兵無殺敵以心，士忘死節之誼，京東兩路，旱蝗相繼，斗米萬錢，粟麥雖成，反資賊廩，加以軍期

徵發，力役煩興，遠邇嗷嗷，民不堪命，疆宇之內，悉是吾人，怙亂阻兵，更相屠戮，殺氣薰爲厲疫，善良轉爲敵仇，皆由朕不能撫息軍民，以至於此；爲人父母，慚德良多。尙賴九廟神靈，遺澤未泯，萬邦臣子，懷舊矢心，宗廟未夷，歷數無改，今朕深自脩省，悔過責躬，一時之間，惟二聖是念，一席之上，惟四方是憂。逆耳忠言，欽而必受，寬民良法，信而必行，放斥宮嬪，減損服御，捐不急之務，罷冗食之官，積粟訓軍，圖復舊業，庶漸平於多壘，獲迎奉於兩宮，惇惇此心，未知攸濟。惟爾股肱輔弼，暨於在廷，同恤朕躬，罔自暇逸，愛日圖治，庶幾小康。惟爾爪牙將臣，奮激忠勇，併力齊心，捍禦邦家，懋建勛名，攘卻寇敵。惟爾監司郡守，撫循疲瘵，安集流亡，合勢連衡，以消外侮。惟爾羣黎百姓，念祖宗覆育之恩，懷父母鄉邦之戀，各堅忠義，同衛王家。嗚呼！天雖遠，誠意旣孚，則如影響之隨；民雖遠，人心旣洽，則如堂奧之近，爾有疾痛，朕同其懇呻，爾有憂勞，朕同其焦灼，尙慮有衆，未悉朕志。特頒詔書，諄諭再三。行在尙書省出榜，朝堂在外，令監司郡守行下告諭，無有遠邇，咸知朕悔過之意；庶幾上下協德，中外一心，銷弭兵戎，導迎善氣，與四海同臻綏靖，顧不美歟？

又詔令侍從臺諫條具闕失。

御史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爾。尙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天下之業乎？先是，守爲殿中侍御史，日常進修德之說，前後凡三上疏曰：願陛下號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窮廬毳幕之居也；享珍飾之奉，則思二聖

母后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域之苦也；握子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他人也；享嬪御之衆，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尊禮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爲之助順者，無是理也。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濃，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以戒也。至是守復再及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朕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設施，蓋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今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于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無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在丞相，天變之來，丞相預任其責，併論時相有勤王之師，無王佐之略，論其才能，辨一職而有餘，論其器識，幹萬幾而不足，算其見效，曾不足于前日。臣以爲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公願以爲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又上疏曰：陛下以災異訪詢闕失，獻言者不爲少矣，願獎諭或就褒擢一二，以示畏天罪已之責。上皆嘉納之。

二十八日乙亥，杜充、淮南、京東宣撫處置副使。
權知磁州蘇玘叛附于金人。

初知磁州宗澤既勤王而去也，以州事付與鈴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有禁軍，有民兵，民兵甚衆，

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有書表司趙正隆者，宗澤常以爲中軍將，正隆與進謀，遂殺侃，及在州官，以通判趙子節爲知州。又同知蘇珪者，素得軍民情，亦不被殺。金人圍城急，對壘城築城，坐守以困磁州城中，皆知不可守，於是楊再興等作亂，殺子節，而進等請珪，珪曰：「有三事能從我，則可爲知州。」衆曰：「試言之。」珪曰：「我欲率軍民奪路歸京師，見宗澤帥，如何？」時澤已死，城中猶未知也。衆曰：「不可。」又問我與汝等力戰，何如？衆又曰：「不可。」珪曰：「盍開門乎？」衆有相從意，皆不應。珪乃與衆下城，倒旂幟，呼曰：「磁州開門，投拜金人。」以數隊至城下，且折箭爲誓曰：「不殺人。」進等猶先入縱剽掠，然後投拜，乃曰：「可俟來日開門。」諸吏覺之，促珪下，釣橋已下，諸軍乃散去。由是開門。官吏僧道迎金人，以入。翌日，有米麵入城，其價頓減數十倍。磁州武安縣始下其縣城，乃宣和間知縣陳耕所築，用以拒張迪等羣寇者也。

詔皇太后、皇太子、六宮赴江表。

詔防秋，令官吏家屬從便。

詔曰：「朕膺九五之尊，當百六之會，內則紀綱墮壞，未有振舉之方；外則夷狄侵陵，未有禦攘之策。頃者，退保淮甸，暫駐維揚，而輔弼無光，見之幾，將帥失偵探之實，迺禁居民之遷避，頗拂輿情，憚于目下之小勞，馴致大禍。敵人奄至，王室阽危，皆朕德之不明，致生靈之重困。雖創懲而罔怠，念哀痛以何追。今者迫近防按，理當夙戒，朕已命杜充提重兵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力保諸路。」

又於七月下旬恭請隆祐皇太后遣皇太子六宮及宮室近屬，迎奉神主前去江表，百司庶府，非與軍旅之事者，并令從行。朕與二三謀臣，帷幄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冒鋒鏑而莫避，誓堅一死，以保羣生，爾兵爾民，不無室家之累，鄉邦之懷，雖去危就安，事不可忽。一應官員百姓，欲遣家屬南去者，官司不得禁止，仍令沿路州縣優與存恤，無致失所。見留官吏兵將，義當體國，不可輒離官守。所有家屬亦聽從便，所至去處，聽逐路寺觀空閒房舍宿泊，不得邀截攔阻。咨爾卿士大夫軍民人等，勿謂朕躬有罪，而忘祖宗涵養之恩，勿謂國步方艱，而忘父兄忠義之訓，永堅衆志，共濟不圖。

遺史曰：維揚之役，遭殺戮者不可以萬計，上憐而憫之。時將防秋，乃降是詔。

遺史曰：是時始措置防江之策，十有六條，令刑部鑊板，起居郎張守疏其失有五。且曰：機事尚神密，而鑊板頒行非也。又上疏曰：敵師近在東平防秋，近有旬月，而經畫措置，未見端緒。大臣在政事堂，日因文書賓客之冗，願令置常事，思所以備禦，朝夕講究，以次施行，朝論是之。

置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

初以辛企宗爲御營使司統制，陳思恭爲御營使司後軍統制，韓世忠、張俊不從，乃改御營使司五軍爲御前五軍，別置御營使司五軍統制，以陳師古、顏孝恭等帥之。

王瓌爲斬賽所敗。

先是，朝廷以靳賽爲淮東路總管屯于揚州，已而復叛，朝廷先遣王瓌爲招撫使，與賽遇於興化，瓌軍不整，爲賽所乘，大敗，制書金鼓印文，盡爲賽所得，瓌僅以身免。

朱勝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張澂以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凶邪，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仕數代，常爲宰相，措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脩以爲有臣如此，愧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綜核名寶，雖藏垢納汙，務從寬宥，而國之綱紀，當辨忠邪，今二凶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盡議其罪，勝非遂落職宮觀，張澂以資政學士知洪州。先是張守爲御史中丞，首論朱勝非等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至是，二賊已伏誅，乃正勝非等罪。

窩里嘔撻懶閣屯濱州，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諸州郡。七月九日，西閭泉宮儀棄濰州，泉閣歸於朝廷。

金人侵犯京東，其勢甚盛，乘劉洪道及宮儀閣棄濰州，約宮儀攻張建寨，閭泉攻拒米寨，洪道攻青州，泉率其衆，欲往登州，經由萊州之境，張成知之，遣人截路邀之，泉大敗，衆皆潰散，以二十餘人至登州茶山，奪王員外船，過海，歸於朝廷。宮儀洪道率衆出東門，過白狼河下寨，安泊老小，儀率衆復入濰州，大肆剽掠，然後出攻張建寨，不克，犯遂密州，恐儀再入安邱，遂焚安邱，及沿路居民，

儀乃屯於密州南磬石河，去州八十里。洪道攻青州，入之，得僞知州向大猷，并獲大猷所出文榜。大猷不知也，存留大猷於軍中。張成以萊州叛附於金人。

張成既敗，聞皋之衆，而金人漸入萊州之境，成遂以萊州降於金人。成起身軍卒，據有萊州，遣人詣行在，進天申節禮物金銀，賜詔獎諭。

賜萊州張成進天申節禮物金銀，獎諭勅書：朕惟東萊，隔絕于兵，久不爲郡，乃以誕彌之日，遂輸貢篚之珍，自非誠悃之確，然安得駿奔而至此，載觀來奏，嘉歎久之。

潰軍郭仲威據淮陽軍。

郭仲威初與李成皆在淄州，金人舉兵侵京東，仲威與成皆離淄州，成往宿泗州，仲威往淮陽軍，時淮陽軍無守將，惟二將校自權知軍，仲威屯于城下。初，許與百姓通買賣，既而遂圍其城而攻之，仲威之衆僅五六百而已。乃取下邳，八鄉之民雜于軍中，凡攻四月，破其城，大肆劫掠，盡取其強壯充軍。是時維揚楚州金人皆已北歸，仲威遂趨楚州。

翟興攻敗王俊克汝州。

王俊聚衆據汝州，翟興欲親至城下，招之使降，既入其境，俊則塞井夷竈以困興，興大怒，既而至城下，俊令其黨矢石俱發。興曰：吾以好意來，而王俊敢爾，命將士攻之，指顧之間，已有登城者，俊

引其衆遁歸繖蓋山，與按轡入城，秋毫無犯，百姓皆安堵，休士三日，復率兵至繖蓋山，分布將士出戰，賊恃兵衆，輿躍馬馳突而出，曰：「賊識我乎？」我翟總管也，因彎弓射之，賊皆遁走。

十八日甲午，潰軍馬友與張用、曹成、李宏分軍。

張用等屯于碓山一帶，度夏，劉民麥而食，皆盡虜掠無所得，乃會議欲復往京東，友請以本部兵沿淮巡綽，且留此，用知其有相離之意，遂許之。友乃以本部兵數萬去爲七軍，甲午，曹成、李宏與用寇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爲久駐之計。

二十一日丁酉，張浚、劉錫、趙哲、王彥等兵往川、陝。

初，王彥在眞州養病，維揚之亂，因渡江至浙西，苗劉之亂，以彥爲御營統制。彥曰：「鳴皋逆子，行卽誅鋤，乃欲污我耶？」卽稱疾辭免。時隆祐、皇太后稱制，降旨不允，彥因佯狂，乞休致。上復位，嘉彥、忠義不撓，差知洮州主管，沿邊同安撫司公事，未赴，張浚以江、浙、荆、湖、川、陝宣撫處置，使奏彥爲前軍統制，官太子少傅，王綯請置使，以分浚之權，不許，是日發、建、康。

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既至，除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折衝致千里之外，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艱，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茲鎖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某剛明不撓，沈鷺有謀，狗國忘

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經百戰，夷夏聞名而褻氣，兵民矢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齊人悉反于侵軀，隨會來歸，晉國永無于賊盜，副子虛佇時乃之休。

賜杜充辭免不允詔：惟今日之事，在于審觀機會，先立規模，度吾足以勝彼，與吾足以守此者而已。卿資兼智勇，識洞古今，茲予付爾以本兵之任，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者也。豈朕私意哉！奚可累章，過爲遜避，朕言不再，勿復重陳。

賜杜充等二辭免不充批答：朕遭世多艱，臨川望濟，求賢靡獲，當饋興嗟，以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略，兩京之績，四海所聞，茲擢預于折衝，庶稍寬于憂顧，朕志定于召卿之始，卿謀期于弼朕之成，衆論皆然，屢辭奚益？所請宜不允。

二十六日壬寅。隆祐皇太后迎宗廟省部百司赴洪州諸路公事皆赴洪州與決。

詔曰：朕屬時事多艱，涉川未濟，念邊陲之震擾，慨國勢之拾攘，將兼總萬幾，則軍旅之政在所先，欲專意五兵，則邦國之事不可廢。蓋文武一道，固無任用之殊，而軍國異容，宜間經常之務，必有救弊之策，以爲戡亂之方。今則因時變通，隨事參酌，合三省樞機之任，總百司庶務之繁，爰命邇臣，俾司厥職。若征伐財用之大計，與賞罰選任之至權，悉屬行營，具關朕聽，既獲親于戎律，亦無廢于邦經，庶振大威，稍平多壘。朕已恭請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往江表，其行在有司，有預軍旅之事，悉俾

從行，仍命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同知三省樞密院，從衛前去，應軍旅錢穀差除等事，咸總于行營，其常程有格法事務，及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授差遣，整會功賞，舉辟之數，并隸洪州三省樞密院，播告中外，咸使聞知。

李邴滕康詔曰：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朝之嚴衛，乃令近弼，恭扈進征，既專留鑰之權，仍纔行臺之政，其官某剛明而沈邃，惇實而裕和，謀謨爲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統。延登未久，已聞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阽危之會，尤預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輒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病，以日承于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于安危，稍戢干戈，卽還廊廟。

賜李邴不允詔：朕方排難而解紛，未暇宅中而圖大，乃眷重江之阻，實宜慈壺之居，煖輟輔臣，往司行省，以卿負古人之學，有當世之才，比擢預于政機，坐收還于威柄，詳觀底蘊，尤見典型，茲權中外之宜，實付安危之寄，是爲分陝，咸謂得人，奚未喻于至懷，尙力辭于成命，往圖經濟，用釋顛憂。八月，劉光世駐軍江州。

初，王德受韓世忠節制，以追苗傅劉正彥也，世忠喜德之勇鷙，欲使歸其麾下，乃使心腹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不平之，拔刀刺德，不中，德誓刀殺彥章，就知州，請德詣闕聽旨，送柳州編管。次長沙，詔趣德還適，會世忠在九江，奏留德統故部。

潰軍劉文舜屯于舒州。

劉文舜率衆犯舒州通判，權知州事。鄭嚴，濠州人也，遣人致書以禮待之，文舜喜，遂入城，秋毫無犯，嚴申朝廷，朝廷命以官，并賜裔帶鞍馬，文舜一行皆喜，文舜用事人王德仁、王德一，亦授通直郎。

王庶罷節制六路軍馬。

王庶失延安府，自陳待罪，至是命下，遂罷歸田里。庶帥王似，代領節制使。

炎興下帙三十一

起建炎三年八月二十日丙寅，盡閏八月十四日庚寅。

二十日丙寅。隆祐皇太后至洪州。

閏八月一日丁丑朔。呂頤浩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充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御營使參知政事。王綸御營副使。

賜呂頤浩辭免，不允詔勅。呂頤浩省所奏劄子辭免恩命事。朕惟有不世之略，然後足以成不世之功；有非常之才，然後足以濟非常之務。卿邁往之氣，絕人之資。澤加生民，勛在王室。茲已試之效也。故去國未幾，靡人不懷。迺者，申勅使軺，趨朝行闕，召見賜坐。博詢嘉猷，忠誠慷慨，議論明辨。茲用延登亞保之位，復畀冢司之權。卿不聞孟子之言乎？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蓋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今日之勢，非卿孰安。卿其慨然爲朕力圖，所以興復者。茲卿所自期，而亦朕之所期於卿者也。區區小廉，以待常士而已，豈足爲卿道哉？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潰軍輔達降於王瓌。

輔達擾於楚州漣水之間，朝廷以王瓌爲淮南招撫使，以討羣賊。達欲受瓌招安，乃諭其衆曰：當竭力取漣水南寨，得寨則受招安。衆皆諾。遂攻南寨，寨在清河之中流，狹而長。達令斫木爲筏，併力攻之，拔其寨，大肆劫掠，然後詣瓌降。

十四日庚寅宮儀及金人戰于密州軍敗李逵吳順以密州降于金人。

宮儀經夏與金人相持屢戰未有大勝敗七月儀屯于磐石河在密州之南八十里分屯于常山王廟去城二十里金人屯于密州之北三十里時時使人至城下招密州降李逵吳順曰今南有宮儀北有大金安敢投降若能破宮儀即日投拜如不能或宮儀破大金軍亦降宮儀今孤城無援惟強是從金人主將特木也萬戶然其言遂不爲攻擊專謀破宮儀矣南門外雖坦途然兩邊皆山在二十里之間有常山王廟儀以兵扼其路金人乃揚言宮太尉馬車五不能當我之一然步軍差勝于我我之步軍十不能當儀之一儀聞之以爲然金人不時出兵轉城而南侵常山王廟儀兵禦之金人佯若不勝而退去以爲常凡月餘儀之軍皆以金人爲易與耳金人知儀衆皆懈至是馬步齊進馬軍在前方戰馬軍少卻步軍齊進而馬軍兩翼亦進儀兵不能當皆兩邊奔山高處金人以馬軍更趨八十里直犯磐石河大寨儀猶不知衆皆崩潰儀及劉洪道奔九山仙金人進逼之儀及洪道以餘兵數千奔海州漸至楚州又爲郭仲威所敗乃迤邐到眞州儀兵已敗金人責李逵吳順如約逵順遂以密州降于金人後逵爲順所殺儀至眞州得旨轉兩官遙郡刺史其轉官遙郡制曰勝敵而擒茲爲妙算聞功則賞豈限常規矧轉鬪以嗟咄決重圍于俄頃忽而不錄何以示公具官某膽略沈雄神鋒警捷獨出萬夫之上親更百戰之餘比緣強虜之師徧蹂齊人之地過城輒下連壁方堅乃揚貔虎之威盡復金湯之固爰峻加于顯秩仍升刺于大州勉建奇功更圖懋績洪道至

朝廷言儀在京東時事。儀自縊，取首級送行在。其將蔡清、耿安皆檻送行在。撥其軍，隸王瓚。洪道以向大猷同赴行在。言大猷受金人僞命，知青州，其出文榜多有指斥，反狀明白，大猷伏罪，遂斬之。胡寅上萬言書。

臣昨于閏八月一日，觀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移蹕之勢。左顧岳鄂，右趨吳會，安危利害，下問羣臣。臣時駭然，不意清問及此。何者？以陛下自錢塘來，未幸江寧也。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都之名，符啓建之議，改爲建康也。有詔曰：天人允屬興邦，正議于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立遣使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預軍旅者之南昌。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以死答羣生矣。前後三詔，不出半年之間，而立言措辭，不同如此。臣所以畏懼疑惑，卒無以對。退而伏念，乃至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詢於在廷，苟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爲利，以危爲安，則其負謬神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傾愚見，不避誅死，泛論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德意之寬大，冀功效之可圖，忘觸犯之難恕。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臣今所陳，不免追究，既往者，蓋謂建炎已事，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復欲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知，不可不改也。一昨陛下受淵聖皇帝之命，出使河北，二帝旣遷，則當糾合師徒，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衆口。南巡淮海，偷安歲月。虜人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治兵，略無捍

禦盜賊并作，一切招撫，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故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狼于城中，請行劾報。朝廷之上，自謂中興，虜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寶位，移蹕建康，不爲久圖，百度頽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盡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言，如出一口；存亡之決，在于目前。凡此節次十數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者也。自古興亡，固不足道，且以中興而能存者，道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唐肅宗，皆中興賢君，莫不任賢使能，脩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必有成者，則又本於忿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肯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中興。未有乘衰微之後，繼斷絕之餘，切切焉固陋以爲榮，施施焉苟且以爲安，而能長久而無禍也。臣嘗計天下事，今可謂多矣，請得舉而論其要，尤在于脩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屏佞諛，去奸慝，十事而已。今政事未修也，何以富國強兵？邊備未備也，不聞長慮卻顧；論軍旅則罷軟不勝其任，論人才則混淆未得其真；盜賊跨州連縣，而莫敢誰何，賞罰昧于功罪，而士氣先阻；農夫當務足食，而軍無見糧；名實當責成效，而類多苟且。左右使令，豈無諛佞？百官有司，尙有奸慝。天下之事，所當留意，不可忽者，今皆悖理傷道如此，而謂無以致天譴，其可得乎？皇天譴怒于上，固當深思極慮而應之；以實念十事之未當，和氣之格，深自貶損，以省厥咎，至德也。恭承祖廟，以致中興，至孝也。此之不圖，而姑務儉吝之小節，肆宥眚之小惠，此豈承天之道也哉！故曰：陛下未得其道故也。今陛下欲承天意以

求治，當先自此十事始。十事既得其當，自反而昭德塞違，以明示四方，使中外咸知譴下求瑞于天之意，如此其切，不闕于虛文，則民悅於下矣。民悅於下，天鑒於上，變禍爲福，又何難哉！臣竊以當今之勢揆之，將欲更此十事，宜無甚難。然恐陛下未得其要耳。故臣願言之。所謂修政事者，何也？臣謹按春秋魯成公元年，王師敗績於茅戎，先儒未有說也。臣謂王國之大，宜無不服，而茅戎小族，至敢逆命，王師傷敗，故聖人疾而哀之，以見四夷盛，而周道衰至此極也。今政事之大，有甚於四夷強盛，而兵革不振者乎？魯僖公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說者以謂衛方有難，同姓諸侯，義當救恤，魯爲衛戍，深得救災之禮，而公子買以君命出戍，乃敢違命而不卒事，使魯有闕，若以法論之，則是乏軍興矣。豈可不罪？今政事之大，有甚于以爵祿使人，而人莫肯用命者乎？外夷入寇，長驅郊保，七八年矣。兩宮遠狩，九廟爲墟。天子蒙塵，越在草莽。而戎敵猶以爲未足也。正欲飲馬長江，投鞭中流，以快其志。中國惴惴焉，奔走之不暇，將何以逞？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于此乎？故曰：四夷強盛，而兵革之不振也。古之明王，得操縱之術，役使羣動，凡狙詐勍敵，皆爲我用，其孰敢不力？少不如意，科罰隨之矣。今朝廷欲濟一事，惟恐人之不吾從也。好爵以縻之，甘言以誘之。拜一大將，如呼小兒；刻印封侯，亟于反掌。初，無傑士來應時需，而辦吾事者，不過迎合所求，以取名位。既得之，則固已望然有滿志矣。尙肯自効耶？及責其成功，則曰：非我也，勢使然也。豈理也。我此無他，綱紀敗而不振也。是猶可忽耶？中興之治，果安在乎？修政事之大，有急于此乎？故曰：爵祿使人，而人不

從命也。抑又有甚焉者，臣聞春秋以王命爲貴，以所者出重也。渙號一出，四方萬里，若風行草偃之速，其可朝令夕改，無一定之計乎！朝廷出令，則如反汗。夫汗豈可反耶！昨日所行，今日已變；今日之論，明日復改。凡百執事，相顧睥睨，無所適從，以致敗事者，職此之由也。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修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召還，廟謀成算，其果安在？今欲舉大事，盍先計策，常安出，設以爲疑，則議之於早，慮之於初，成算已定，而後施行。不然，既而悔之，亦無及矣。盍早圖之，此又修政事之大者也。所謂備邊陲者，何也？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國無大小，疆場之事，不可忽也。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又甚其焉。勇夫重閉，況國乎？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其初土不過大終同，通於上國，慎其四境故也。臣謹按春秋書梁亡者，其說曰：梁自亡也。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寇至則去之，民懼而潰，遂并於秦。聖人傷之，蓋哀梁伯之不虞，而深譏邊鄙之無備也。又按春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郟。蓋楚初無必取莒之意，而莒不爲備，以自取敗，故楚人得而入之，而國遂以亡。此亦不備不虞之罪也。故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預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爲備，故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豈不哀哉！雖然，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靖康以還，數經大故，邊陲之事，尙復何言！而南渡之後，未有遠略以爲後圖者，甚可怪也。長江千里，襟帶形勝，風波渺茫，自古至險。川武之國，可不先議藩籬，以固吾圉。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左氏譏之。以今天下蕩蕩數千里，而敵人

欲至卽至，若入無人之地。此何理也？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楚國區區猶各守疆場，今外敵之來，恬置而不問，可乎？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復興有夏。越王困于會稽，亦能以其國霸，何者？得上策自治之道，宜其能復興也。夫豈無備而能復興乎？江左雖微，尙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甸者。淮甸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甚明。金人遁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恃以爲障塞者，今不過置二三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不知并力助桀，爲彼驅策。形勝藩籬，何所賴焉？壽春在淮甸，尤爲江左形勢要害之地。昔李煜叛命，以周世宗英武，猶屢困堅城之下。曠日持久，仁贍病篤，僅能克之。壽春旣破，而江左搖矣。以是知淮南，爲江左根本甚明。而況淮甸離散之民，苟不經略其地，勞來安集，則隨軍實，而長寇讎，患至無日矣。叔弓圍費，弗克，平子怒而執費人，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魯史記之，言猶在耳。況今天下之勢，而可忽耶！伏惟陛下念春秋梁亡之戒，悲莒潰入鄆之事，謹嚴邊備，堅守淮甸，扼其要害，絕其窺覷。然後一意從事於政治，磨厲以須，用圖恢復，如行快馬，奔平地，宜無難者。若牽於將帥之論，惑於矛盾之說，退避藏匿，狼狽不振，則陛下雖有求治之志，亦無益矣。

臣所謂當修邊陲以承天意者，此也。所謂治軍旅者，何也？臣聞治國之道，莫先乎兵，管所以伯師，武臣力也。故臣謂今日之事，無先於治軍旅者。而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何謂選將？先志有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又曰：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臣謹按春秋，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或曰：宋不能擇將，而舉三軍之衆，付之不知兵之人，故臨戰而屢敗，且以爲其敗誠宜，而無哀憫不忍之意。獲宋華元者，言見獲之易，且言其當然也。將者國之存亡所係，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而高祖亦自知其不如韓信，故舉大將之權，一朝而拜之，諸將不以爲嫌，大臣不以爲過者，足以勝其任也。今王室危甚，惟諸將是賴，當得知兵慷慨之士，付之重權，庶能翊戴天子，而加之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羣下之死志；外不能讐服夷盜，而盡尺寸之功，平居趨起，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倡奔潰，豈不痛哉！此臣所以願選將也。何謂蒐練？古者良將於軍政，日夜整齊，而振飭之，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老弱游惰，一切去之，故皆健而能戰。臣謹按春秋，書大蒐者四，雖各有譏刺，其義不同，然亦善其能留意軍政，故詳書之。抑以見不教民戰而棄之者，甚可惜也。在魯莊公八年春，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是魯已出師矣。而繼以甲午治兵，意者雖平時不嫻習軍政，至是師出，而後蒐簡，亦猶愈於終不治兵者矣。故謹書其日，以詳備其事，而又書秋師還以善之。以見師之出，以成軍旅。及其還也，宜無喪亡之憂，全師而歸，爲可嘉也。祖宗蒙養，將士藩

屏王室，亦無廢墜之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敵之。今朝廷微弱，惟恃軍旅國內空虛，養兵尙衆，豈得已也。而偷惰冗食，十常三四。爲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爲畏，惟務姑息，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比年以來，殊未聞軍旅之衆，能立效以報上者，無他用兵無幾，而疲軟者，又不足以當敵人之鋒，故常敗事。爲今之計，無卹紛紛之論，而惟實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蒐去之，卒有捨攘之變，驅以赴敵，何患不能齊致死耶！此臣所以願蒐練也。可謂教閱？臣聞養兵以待一時之用，則當素有以作其敢爲之氣；教以閱之，以習熟其見聞，使其閒居無事，而軍中有投石超距之戲，則緩急可用也。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卒敗晉師於郟。今議者不然，每論及此，則以煩擾爲畏。嗚呼！賈而欲贏，能惡器乎？臣謹按春秋八月壬午大閱，閱者，閱習軍馬，教戰之事也。去古既遠，司馬九伐之法，四時振旅之事，已不復見。魯小國也，猶能大閱，未必有意復仇，亦能不廢軍旅之事，是故詳書時月與日而善之。其他蒐狩，未有書日者也。今養兵雖衆，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爲事者，諸將守之，不過春秋二閱而已。進退坐作，旛旗鎧仗之事，恬不習熟，此猶足恃以爲固耶？而貴游近戚，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百數。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困其足食乎？此臣之所以願教閱也。三事者，軍旅之急務，臣故曰論軍旅，則疲軟不勝其任者，此也。伏惟陛下覽華夏之崩覆，念蒐狩之惟謹，知治兵之無忽，思大閱之當法。每選將，則當如漢高祖之用韓信；彼幾敗乃翁事之腐儒，不知兵之武夫，不能得士卒之歡心者，皆勿用。每蒐練，則願以魏公子無忌救趙爲法；彼老而不可用，少而未可

用，與鰥寡、孤獨、廢疾皆有所養者，省去之。每教閱，則當以王翦治軍，孫武說兵爲法，彼失伍離次，敗羣亂衆，申令不肯從者，必罰無赦。三者旣備，則軍政已立。若夫轉餉餽糧，簿書錢穀之事，則有司存，可次第而舉。臣所謂當治軍旅，以承天意者此也。恭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意，夙興夜寐，力圖興復，真有意于爲治矣。自星變敷求讜論，至誠懇惻，上格穹昊，以臣不肖，謬聲所聞，仰奉天聽，故詳及外政之十事，而又終之內政之二言。嗚呼！吉凶山人，豈有常象，在人君應之何如。臣竊謂應天以實之事，不過如此矣。伏惟陛下俯聽芻蕘之誠，深惟格王正厥事之理，以幸天下。臣將見迎兩宮之回鑾，奉六龍而息駕。九廟乂安，百姓休息，四夷稽首，諸蕃聽命，效驗可必。若夫桑生于朝，雉登鼎耳，變災爲福，天其或者，安知不在此時？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幸甚！若夫臣文辭鄙陋，言議淺劣，則又非陛下所以求直言之意。是以輒肆其狂直，少效區區愛君憂國之誠，而不敢自疑。干冒明威，伏須罪誅，臣無任戰慄之至。

炎興下帙三十一

起建炎三年閏八月十四日庚寅，盡十月二十三日戊戌。

李成遣人詣行在，受招安，未回，復反。

李成在泗州，聲言願歸朝廷，因曾刳杜充老小于汴河，殺二萬餘人，皆盡不敢赴行在。朝廷聞之，遣人齎文字往招安。成大喜，待使人甚厚。成欲遣人隨使人赴行在，軍中皆恐懼，不敢行。有張琮者，安肅軍人，語言稍辨，利略知書，能謳小詞。成之將佐會飲，則置琮于坐隅，令謳詞助歡。軍中號爲小張。于是諸軍將佐皆舉琮行，成遂命琮亦願赴行在，具受招安之狀。隨使人至行在，宰相呂頤浩引問琮，琮具道成不敢負朝廷，願受招安之意。頤浩喜，授琮秉義郎，令招成赴行在。琮曰：琮不願爲秉義郎，俟琮再往，李成軍中宣布聖上德意，及具道廟堂威望，望招李成同赴行在。琮原是安肅軍軍學生，願乞一文資恩澤。頤浩尤喜，乃授以承務郎。且曰：俟爾幹事回當遷官陞加職名。琮遂齎文字復往招成，未至泗州，成已復反。琮遂歸以承務郎授溫州監酒而去。初，成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曰：恨非李廣之無雙，願效顏回之不貳。有旨爲文人宛順，先發赴行在。至滁州白塔寺，成回，遂復反。

京城副留守郭仲荀至行在。

郭仲荀爲京城留守也，人皆闕食，糲米一升，糶錢四五千，雖有錢而無米，有以米煮稀粥，賣者

置于高屋之上，先約錢二百文，上屋，然後以稀粥湯少許與之；不然，則爲衆所奪矣。麻碎如三指闊，賣錢二百文，非強壯不能買也。至有人家做粥飯，鄰家窺其煙火，漸行將熟，倒壁而入，求少湯飲，與老者潤咽喉，而彼亦以數世鄰居之故，義不可卻，分數點而畀之。人作過者愈多，仲荀治事，自侵旦抵暮無休息時，斬殺每日，不可計數，乃自京師赴行在，都人隨而行者數萬，雖京城三四日，物可買人始得穀食，至是到行在，自此京師人來者遂絕矣。

程昌禹爲京城留守。上官悟權京城副留守。

昌禹初爲吏部郎官，上在揚州，令昌禹知蔡州，有進士陳味道，順昌人，與昌禹在學，曾同筆硯有契。是時知順昌府郭允迪已投拜金人，故遣味道詣蔡州說昌禹。味道至蔡州，以刺謁昌禹，昌禹同州官見之，味道敍拜禮昌禹，因留早飯，置酒五杯，而昌禹使人物色，得味道隨行，惟一紙被內有檄文，昌禹大驚，卽招州官聚廳，使擁味道至庭下，以不忠責之，味道祈哀，昌禹曰：昌禹與公，雖有舊，然事君之義，固不當徇私。以木驢釘之，卽日凌遲於市，至是除京城留守。

金人舉兵，由淮、東、淮、西兩路入寇。

金人舉兵，江淮兩浙，民皆驚恐，無人以卻敵保境之策，爲獻者。先是起居舍人胡寅字明仲，上萬言書諭天下事，切中時病。宰相呂頤浩不喜而罷之，故天下之士，皆箝其口矣。

車駕幸平江府。

杜充留守建康。

上幸平江府，以充爲建康行營留守，留尚書省印付充，令王瓌、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邵青受招安，爲沿江措置使，司水軍統制。

初邵青以舟船擾於楚泗之間，又有丁立者同爲首領。是時洪澤羅成亦以舟船擾於楚州漣水之間，爲邵青丁立所併，青立後受江東制置司招安，以立爲統制，青爲統領，杜充防守建康也。以青爲沿江措置司水軍統制。

車駕復幸杭州。

周望爲荆湖江浙宣撫使，守平江府。

周望以簽書樞密爲荆湖江浙宣撫使，陳思恭、巨師古、曾班、張守忠兵皆聽節制。二十四日庚子，李成據滁州。

金人初有舉兵之報，知滁州向子伋棄州治，入琅邪山寨，猶慮勢力單寡，不能保守，聞李成屯兵泗州，乃移書招成共守山寨，成方未有所向，得書欣然，鼓行盡虜泗州強壯，由來安縣趨滁州。或謂子伋曰：李成包藏深險，不可測，豈可放入寨中？子伋亦悟，遂不納成。成怒曰：汝移書招我，遠來置

不見納，且糗糧不具，是貳也，貳必有謀。乃令諸軍措置攻寨，遂率兵入滁州。兀朮請于粘罕，入寇江上，粘罕等歸。

節要曰：粘罕自京師歸至雲中，窩里闌嗚目自洪州北歸燕山，留撻懶守山東，後撻懶移屯瀋州。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張孝統充主文，忻州進士孫九鼎爲魁。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罪死，樞密院河間府爲河北東路，真定府爲河北西路，平陽府爲河東南路，太原府爲河東北路，去中山慶源信德河中府名，復舊州名。去慶陽慶成軍名，復舊縣名。改安肅軍爲徐州，以境有廣信軍爲遂州，以昔乃威勝軍爲沁州，沁水之流。順安軍爲安州，永甯軍爲甯州，北平軍爲永平縣，樂壽縣爲樂壽州，肅甯城爲肅甯縣。爲元帥府，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劉陶知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稍長，大小不如式，斬之。後賊將韓常知慶源，耿守忠知解梁，見小民有依舊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靈無辜，被害不可勝紀。時復布帛大貴，細民無力易之，坐困於家，無敢出焉。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於雲中，除雲中留守韓企先爲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故，命其子芳簽書院事。粘罕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府，兼兩京留守，西路兵馬都部署，兀朮請於粘罕及窩里嗚，乞提兵寇江南，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朮拔束，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及大起燕雲河朔民兵付之。

兀朮率衆寇江南。

節要曰：靖康之初，金人初寇京城，時在內則城高池深，兵食兼足，在外則諸路勤王之師，霧合雲集，四方忠義之士，雖素不預軍籍，亦皆橫身扼腕，自備器甲，効命先登，圖報國家二百年之德澤。

者。朝廷以天下之勢，當一鳥合深入之寇，亦未足爲慮也。復苟紆目前之急，不顧日後之患，許割地以議和，賊既得志去，官軍隨之北行。若用种師道夾河三戰之策，則賊衆無噍類矣。時以親王宦臣在賊中，使命絡繹道路，約束諸路，不得少有所犯。賊至內邱，有數騎輒犯官軍，已斃數人，官軍束手，不敢擅動。內有一卒，不勝其憤，輒擊殺一賊。適會使命在軍，目覩其事，馬忠恐使命回告朝廷，遂斬其卒以徇，且傳首于賊。自後賊時以數騎，張弓注矢，戲犯官軍，官軍避之，賊以爲笑。以至與賊馬尾相繼，隨之出寨，無敢誰何者。由此勤王之師，莫不解體。故彼賊不踰半年，復敢入寇。至百雉戒嚴，而天下勤王之師，無向戰之心者，失于和之一也。至京城之陷也，若御駕親征，率軍民整陣而出，亦足以當賊，空國突圍而出，亦足以破賊矣。何哉！軍民雖非願戰，然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故韓信背水以破趙，田單鑿地以擊燕是也。設若不能出城，但收兵屯于舊城，一如家計寨，然後遣使卑辭厚幣，許割地以退兵，且曰：捨此則有死戰而無生降之理；兼外城初失，我軍必有絕城得脫者。但有一二人得脫，則四方勤王之師，定相傳播。無不知京師已陷，御駕已出，或御駕退保舊城；如是則勤王諸帥，孰不奮身赴難，爭先救主也。彼賊雖有破城之勢，然內有決死之敵，外有必救之兵，內外受敵，苟不釋去，則與我和；此自然之理也。或曰：城旣破矣，豈能整陣而戰，突圍而出，及退守舊城耶？臣曰：不然。蓋京城與邊城之異也。邊城郡邑，其內守城之軍，不若攻城之賊之盛也。所恃以爲命者，惟城池而已矣。城池旣失，衆寡不敵，不爲賊降，則爲賊害矣。而京城侍衛之兵，守陴之士，不下

十萬，而粘罕窩里噶字革兩路之兵，共無六萬；至于城破，其勢非不足以拒敵也，何必淵望速出見賊耶？譬若御駕親征，遇賊於路，則亦無城池可依，使常集六軍，以單騎入賊陣，顧議和耶？而城陷三日之間，淵望已幸賊營，不惟城爲賊陷，又且自無其朝廷也。由是在內軍民，在外勤王之師，已成失國之人矣。孰有禦敵之心哉！此失于和之二也。至建炎三年春，粘罕之犯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十萬；而粘罕只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犯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飈風之末，不足畏也。兼是時河北州郡尙有未陷者，山東州郡十陷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寇盜蜂起，而不顧後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無知之甚也。如若我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亦可也。或則深池堅壁，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奇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利於速戰，不惟糧運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此制之，賊遁必矣。俟其旣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爲賊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之一也。至是，兀朮之寇江南也，朝廷豈不知虜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淮之地，騎得以爲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兀朮有知，豈肯置身於此耶？時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兀朮之頭，必獻於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爲賊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之二也。凡此四者，非虜之善，乃我靖康之兩和，建炎之兩退所致也。觀真廟之時，值契丹蕭后，入寇澶州，真廟不戰而和，不戰而走，則景德之役，已有今日之事矣。

靳賽降於劉光世。

靳賽猖獗於淮東也。上命劉光世先遣使臣折彥正齋檄招諭。賽聞之，與其徒以禮迎彥正，願受招安。遂引兵詣光世。光世就令賽統其所部軍，人人皆喜。

權邦彥敍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

初，權邦彥守東平府，金人犯境，邦彥棄其家出奔，授朝散大夫。至是，敍復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制曰：遇敵而致澠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爲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某頃與大州，適當強虜，旣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力寸之亂，而眞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于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式遣其行，盡復爾職，無愴家庭之禍，當思王室之忠。

詔親征。

上初欲幸明州，用呂頤浩計，還復杭州，乃下詔親征。百司有到曹娥江者，有到錢清堰者，御史中丞趙鼎力諫，以爲衆寡不敵，不可以戰，不若爲避敵之計。會有邊報至，遂召百司回越州。市井間不時虛驚，有傳云：番人已到者，腰棚瓦市，至有奪路而出，被踐踏而死者。

韓世忠駐軍于鎮江府。

命韓世忠駐軍于鎮江府備江也。

范宗尹參知政事。

范宗尹，靖康中爲諫議大夫，金人犯闕，宗尹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獻，議者短之。京城陷，宗尹衣破壞，納衣如貧窮人，奔藏于閭巷間。二帝北狩，宗尹至單州，詣元師府，迎請。建炎初，臣寮言其專主和議，罷之。至是，復召爲諫議大夫，除參知政事。

是月，閻勅奉宗廟神御至濠州，不得入城而去。

閻勅奉西京會聖宮神御，以舟船由蔡河而下，至濠州。知州孫逸閉門不納。勅曰：「我主管京營兵軍司閻勅王臣也。逸曰：『太尉雖王臣，而逸遂不識太尉面目。』今太尉率衆而來，逸爲濠州軍民老小計，則不敢開城。勅曰：『勅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足下爲朝廷守臣，宜率州縣官出郊以迎拜也。』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之事也。太尉若實奉宗廟神御，經由城下，逸謹當權撤戎服，具朝裳率州縣官從城下望拜之。』于是望拜于四望樓，勅不能奪，遂引去。

十月十五日庚寅，李成陷滁州琅琊山寨，殺營內安撫向子伋及州縣官。

先是，朝廷以敵國侵陵，許州縣居民自爲保守，知滁州向子伋修子城，治樓櫓，欲爲守禦計。或謂子城周匝無三里許，且西南接幽谷諸山下，瞰城中，又龍興寺與端命殿基，去城纔數十步，若於此立礮，可拋至城之中心。子伋不從，于龍興寺下堰，斷河水，使壅遏，環繞城下。河乃山澗，連日雨，則暴漲，堰不可築，築或爲水所損者，屢矣。子伋堅欲作堰，令三縣民戶輸財，僱匠，疊石穿孔，灌以鐵汁，

謂牢不可破，而秋雨連日，水暴漲，堰壞。子伋知堰不可成，乃以琅琊山寨壘石爲城，止施女牆，以開化禪寺爲州治，用土豪張仲寶爲將。仲寶字子賢，有膂力，時人謂之小張飛。子伋勒令近城二十里內，居民悉搬老小入山寨。時五營軍兵二千餘人，及府庫案牘悉在寨中。李成怒，子伋閉門拒已也。遂令諸軍攻擊，晝夜不息。子伋作書遣僧官智修與成通好，請犒軍而退。成不從，攻之益急。寨中惟有澗水，細流不多，不足以供數萬人之用，人皆食炒米，往往乾渴而成病。軍兵與強壯之民多越城遁去。鴉嘴山高，而又逼城，賊乃剽掘鴉嘴山，及運柴薪填壘其坳陷處，倏忽與城平。賊遂登城，大肆殺掠，溝澗流血。子伋被執，送成所，成命取州縣官作一處拘之，乃拘於州倉之側。仲寶率數十人自後山出奔，爲伏路者所執，成留以爲將。盡取強壯入隊，根刷官吏，用爲統制將司。又十餘日，賊避率，獲山寨中，子伋遣齋出蠟書告急者，成怒殺子伋，州縣諸官。

遺史曰：成在滁，州軍容甚整肅，官員秀才，訴陳利害者，雖一句可採，必誦之於心而不忘。每發一言，必中理。或問天下何時可定，成吟哦而言曰：憑君莫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聞者心服而退，嗚呼惜哉！

郭仲威降於周望。

郭仲威旣破淮陽軍，卽渡楚州，漸由高郵至楚州，欲渡鎮江。聞杜充治兵建康，仲威嘗受充借官，故懼之。乃由秦州入廬州，渡江至常熟縣。時周望以宣撫使在平江，遣人招之，遂率衆入平江，請

降。有衆僅萬人，望以爲統制，時人號爲郭大刀。

二十·二·日·丁·酉。王·彥·駐·軍·興·元·府。

二十·三·日·戊·戌。金·人·陷·壽·春·府。

金·人·陷·壽·春·府。兀·朮·以·大·兵·進·移·江·上，留·周·太·師·以·兵·戍·壽·春。

炎興下帙三十二

起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戊戌，盡十一月乙巳朔。

十月二十三日戊戌。

張浚至興元府。奏乞車駕巡幸興元府。

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于此。臣所以不憚萬里，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于興元理財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鑾輿早爲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斯可定矣。

張浚抵興元，命幕客王以寧作文，代祭諸葛孔明曰：浚以菲材，悞膺聖訓，出將使指，頓轡漢中，旁觀定軍之山，平生師仰之地，適有行役，祇謁未遑，謹遣屬官，致祭于祠下。恭惟我公學造天人，識該今古，沈幾妙思，典刑制作之間。蓋嘗玩孟德于掌中，折仲謀于江上。大勳未集，賓天而仙。俊魄英魂，歸侍帝所，青山白雲，覆此靈骨。至於今五百年。樵丁牧子，咸再拜於阡隴。牛羊踐履，不敢入於曠畦。嗚呼！豈惟神物護持。蓋子思子之言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之參天地，育萬物，終乎其天其淵，無聲無臭者，其惟我公之道德，殆所謂無間然者矣。某也後學，安能識公。日披舊史，耳剽前聞；服膺師門二十年于此矣。今皇帝遭時孔艱，訪予落止，將卽梁洋之地，漸爲恢復之圖。浚雖弱懦不武，而憤敵憑陵，忘身殉國，不暇量力，慨然請行，是以此載。惟我公負王佐之才，時命不與，齋志

空山。今也不然，雖鼠竊狗偷，肆行海寓，而奸雄大猾，不敢發于山林，其故何哉？宋德在人，泱肌膚而淪骨髓；皇天眷命，枝百世而葉萬年。此浚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嗚呼！浚爲何人，言敢及此？亦不可謂無其志也。若夫教誨之，誘掖之，左右輔相之，浚將齋粟有所於公門；公雖在天，諒聞我言，知有斯時，亦復慙然。惠以尺寸，翼我墜顛，庶無罪戾，涉於天淵，某不敢慢奉以周旋。尙饗。

二十五日庚子，金人陷黃州。知軍州事趙令晟死之。

先是張用在光州境內，沿淮劄木寨，上下占百餘里，盡收禾稼入木寨中，蓄積甚豐，無退去之期。光州患之。至是，金人欲取黃州，渡江以精騎五百直衝其寨，用之衆數十萬悉奔散。金人遂焚積聚，徑趨黃州，一夕而至。又一日，光州始知之。金人焚不盡者，光州搬入城，知黃州軍事趙令晟，三月間，丁母憂解官，居建昌軍。七月起復，再知黃州，八月到官。先是，權蔡州通判，奏乞移治武昌。令晟到州之三日，奏下從所乞。乃移治官吏軍民在武昌縣。十月戊戌，金人辰刻犯黃州，射木箭鑿頭箭入城。守衛排軍晏興拾其箭，遣習水兵士潘明，浮江過武昌報，令晟視箭而驚曰：虜兵也。夜半以官兵渡江入黃州，連夜上城，爲守禦之備。金人縱兵攻城，庚子城陷，令晟在城之南壁被執。行至城東，地名土門子，金人就坐，欲誘降，令晟極口詆罵，金人敲殺之，軍民被殺者，不計其數。癸卯，金人渡江盡絕。甲辰，晏興同劉祥于竹林下，尋見令晟屍，載過武昌還其家收殮之。權葬在武昌縣吉祥寺。

遺史曰：先是靖康，京城圍閉，趙令裨爲鄂州通判，帥官兵在武昌縣把隘，聞京城失守，聞僅以

潰兵南奔犯黃州，縱其下騷擾。既退去，令裨卽渡江，存撫黃州軍民，訖復回鄂州。黃人德之。三月，令裨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改名令晟來知黃州。五月，詔脩築城壁，令晟奉詔脩城。十二月，方工畢。會張遇寇黃州，令晟諭令退去，不從。遇請令晟相見，令晟往見之。遇令取酒一杯飲，令晟顧諸賊色有異，心知酒中有毒。令晟執杯謂遇曰：「令晟知酒中有毒，今爲公飲之而死，然所願諸公不殺害城中軍民。」言訖，一飲而盡。遇大驚曰：「酒誠有毒！」方欲第二杯進也，姑以此一盞試公耳。乃取毒酒滴於地，地裂而有聲。由是遇與羣賊皆重令晟之器識。令晟以二寵妾贈遇，使退去。遇攜二妾去，至團峯而回。自後丁進、九朶花、孔彥舟羣寇犯境，令晟皆禦退之。

七澤孫偉甫奇劄子：伏見十月二十五日，金人陷黃州，知州趙令晟執在軍中累日，欲命以僞官驅之北去，令晟極口詆罵，卒至遇害。鯁烈之氣，至死不屈。行道之人皆能言之。或者欲蓋從賊渡江之愆，乃云令晟以城降。又謂已污僞命，然而賊南去之初，有過黃州城，見令晟遺骸委於道左，又有同時在軍中得放出者，能言令晟遇害時事。皦如白日，明不可誣，但以令晟初乞移治武昌，而武昌乃鄂之屬縣，邑鄂隸湖北，黃隸淮西。朝旨既停下，令晟未嘗關白兩路監司，此乃令晟不習爲吏之過，過亦小矣。謂令晟棄城納款非也。令晟既被旨，徒帑藏過武昌，未訖事間，聞寇至，復提武昌兵北渡黃州迎敵，不忠義者能之乎？兼令晟靖康初通判鄂州，邸吏報僞楚遣使肆赦，守將欲遁去。令晟遂盟僚佐，俟其至，卽殺使者，焚其書，閉關自守，激揚之氣，坐客股栗。鄂人悉知之。嘗聞熙寧中，

州守將蘇緘，罵賊遇害，神宗皇帝，贈以節度使，廟食其州。嶺南父老，至今能道其事。自頃國家多難以來，如令晟之死節者無幾人。今令晟盡室皆亡，雖推恩無人可受；若用蘇緘故事，實爲無窮之勸矣。又伏見金人渡武昌入洪州，江西郡縣聞風畏怖，往往遂失臣節。獨分寧縣陳敏識與士民以死相誓，斬其傳檄之人，併力拒守，至今不下。十二月間，土豪羅氏，觀望旁近事勢，聚羣不逞，欲殺敏識以附賊。敏識摘發其奸，悉擒首惡而誅之。精誠勁挺，與秋霜爭嚴，張巡之儔也。往年安陸令陳規，公安令程千秋，皆以禦寇論功，擢領方面。敏識之功，實又倍之。今洪州未有守臣，謂宜使知洪州。

乞建廟禮部狀：准淳熙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勅尚書省送到降授特進樞密使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魏國公張浚劄子奏：臣據黃州狀申據本州士庶父老湯政等狀：伏見建炎元年，逆賊閻僮，侵犯黃州，當時通判鄂州趙令晟，將帶官兵在武昌縣把隘，僅纔退師。時過江收復黃州，郤回鄂州任所，於當年三月內，以朝散大夫直龍圖閣知黃州到任。當年六月內，脩城，至十二月內了畢。至建炎三年正月初十日，孔彥舟侵犯本州，攻打城壁，凡六晝夜，保守堅固，賊勢沮退，繼而趙龍圖會合五州都巡蔣宣贊兵馬，前來解圍，殺散而去。併前後累次盜賊丁一箭、九朶花、李成、張遇、桂仲等侵犯本州城壁，并皆守禦保全。至建炎三年三月內，趙龍圖丁母憂，解官往建昌縣住。至當年七月內起復，再知黃州。八月初十日，再還到任。當月十四日，係趙龍圖丁母憂，去後權州蔡通判申奏朝廷，乞移治武昌縣，是日奏下，從所乞。至當月十七日，趙龍圖將帶本州官吏軍民渡江，往武昌縣。至十月

二十三日辰時，虜人犯城，箭射入城內，守衛排軍晏興，拾得虜箭，遣習水兵士潘明，持箭浮江，過武昌縣報趙龍圖；當夜二更，將帶兵官自武昌縣渡江，回來黃州，連夜上城，擺布守禦。於當月二十五日己時，番賊攻破州城，就西邊城上執龍圖去，城中地名士門子就坐，龍圖一向高聲叱罵云：番賊你甚物類？如何敢犯大宋州郡，殺害生靈，真是畜生禽獸。連聲叫罵，我誓死不屈。其番賊將酒與飲，揮盞擲打云：我不飲番賊畜生之酒，褫去涼衫，欲換戰袍。又罵云：我不著番賊畜生之衣。番賊稽待與爾好官。又罵云：我不受番賊畜生僞命，勒令下拜。又罵云：我是兩膝，只拜我祖宗。當時見其難屈，毀罵不已。番賊大怒，用鐵鞭打趙龍圖面額一下，正當左額，并連顛頰，血流被面。趙龍圖罵聲愈高，卽令驅出向東竹林邊，腦後敲殺，罵聲不絕。同時遇害官員都監王達，打殺在倉巷口，判官吳源，從事打殺在東門城外，三縣巡檢劉綽，從義，亦打殺在東門城上，并殺武昌吳縣尉朱巡檢，并打殺使院人吏傅拱，姜仰，李晏，王仲，李堅，衙前毋宰張愨等，并一行兵吏，守城百姓，打殺者不計數目。至二十八日，番人過江盡絕。二十九日，排軍晏興同劉祥於竹林下尋見趙龍圖屍，二人昇到江邊，用小舟載屍過武昌，地名樊口，分付與龍圖宅眷，買棺木收殮。令晏興等埋在武昌界內吉祥寺。至紹興五年，呂誼、周仲等具狀經州，乞賜保明，申奏朝廷云：今來所陳趙龍圖守城死節，并是摺實。本州士庶兵吏等，清願乞就在趙龍圖死節之地，建立廟宇，歲時祭祀爲歸向，可備申特賜旌。趙龍圖廟額施行。本州契勘，往年朝散大夫直龍圖閣趙令晟，知黃州日，守城死節，皦如白日，明不可誣，詢之

同時被虜之人，後得脫出，尙有存者，能言其詳。蓋其方當被旨移治南岸，纔聞虜騎，卽時奮厲，一夜渡江，入城禦敵，以禦其鋒。及城陷被執，極口詆罵，至殺而不屈，其節鯁忠烈之氣，凜然如在，可敬可仰。黃人思之，願立廟宇，尸而祝之，出于誠心，理實可從。本州竊恐歲月久遠，必致泯滅，寂然無聞，乞特賜敷奏，俯從所請，賜以廟額，載在祀典，血食一方，少伸臣子報國之英魂，永爲後人忠義之激勸。

臣謹錄進呈。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正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二十六日辛丑。金人自黃州渡江，取路寇洪州。

金人在黃州岸下得小舟，其數亦不多，乃拆民居，絞縛爲筏，以舟引之而行，遂渡大江。癸卯，軍馬渡江盡絕，取大冶縣捷路，不入興國軍，徑趨洪州。是時劉光世駐軍於江州，先進統制王德，以兵巡綽瑞昌縣興國軍大冶縣。德聞金人兵過，飛騎報光世，且持重無出兵，光世遂止。

京城留守程昌禹入京師。

知蔡州程昌禹被命爲京城留守，遂領兵入京師。旣到，倉廩皆空，隨行兵吏，滄附行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外挑野菜，煮而食之。

詔親征。

郭仲荀爲浙東宣撫使。軍越州。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軍婺州。

岳飛敗李成于長蘆九里環。

李成據滁州，杜充命王瓌往討之。瓌以本部兵駐於長蘆鎮，整齎行伍，取瓦梁路趨滁州，留輜重舟船在長蘆。行之次日，提點刑獄裴凜親來犒軍。軍旣行，凜次於崇福禪院，搬錢絹堆貯滿屋。瓌行之三日，猶在瓦梁，不敢進。成遣輕騎五百渡茅塘，取盤城路，夜行徑犯長蘆。實明到長蘆，輜重軍人猶睡未起，無一上岸者。遂斫斷纜，開船而去。賊遂入崇福禪院，掠僧以行。百姓百餘人，方索金銀衣物，忽聞鳴鑼聲，賊皆退去。僧行士軍被執者九人，賊猶以馬箠催督，被掠人速行。行至九里環，與岳飛相遇。初瓌之進兵也，以飛爲策應，飛渡宣化鎮，聞有賊騎五百，徑趨長蘆。飛遂往長蘆，至盤城，質之村人，所說與宣化一同。飛遂進兵疾趨九里環。賊之綽路者，知官軍由盤城趨長蘆，恐遏歸路，乃報長蘆賊兵，鳴鑼促回。至九里環相遇，飛擊之，賊盡殪，奪被執九人，發回長蘆。有中刀者，有中鎗者數十人。瓌不至滁州而回。會充促還建康，遂歸建康。自長蘆往滁州，有大路二，瓌直行其一，而不虞其他。始賊至長蘆，凜猶在崇福禪院，急登舟而去。賊退，錢絹盡爲羣小攘取之，遂一空。

十一月乙巳朔，韓世清欲立趙令俊不克。

韓世清屯於蘄州，兵馬□州縣具官員軍民狀，差官五員詣行在，舉請世清爲蘄州兵馬鈐轄。朝廷聞之，遂命世清爲蘄州兵馬鈐轄，蘄黃光州興國軍都巡檢使，令五州應副錢糧。劉文舜屯于舒州，爲淮西都巡檢使，知江州。權邦彥令世清聽文舜節制，世清不從。聞金人已自黃州渡江犯興國軍，乃製黃衣請蘄州鈐轄趙令俊卽位，以黃衣被之，令俊跪不從，褫其黃衣。世清之黨強之，令俊

叫不絕口，知州甄采同州縣官止之。世清方稍止，乃出榜示衆曰：今日日旦，望拜二聖。因此官員，思念二聖遠在沙漠，致泣下。民方稍安。

知濠州孫逸以赴建寧府稟議，離任而去。張宗望權知州事。

知濠州孫逸見防秋事急，乃曰：當以軍期事赴建康府見杜相公稟議，遂交州印與路分都監張宗望，令宗望權知州事。是時，兵馬都監李擇之當代，而代者李玠到州，逸與擇之偕行。

炎興下帙三十四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乙巳朔，盡二十三日丁卯。

車駕幸明州。

車駕欲往明州，而御舟不能過堰，上命力士斫碎之。俄有班直十數人，出不遜語，上命宰相呂頤浩冒雨著泥靴彈壓之。且曰：班直平日教閱，何嘗有雨箭上貼；今日之事，誰爲國家死難者？衆皆無言。頤浩曰：今虜人侵陵，國家兵勢不敵，自當避之，豈可不念國家之急，而欲沮衆？班直理屈，往往跳水而死。

中書舍人李正民，己酉航海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皇太后六宮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珪同知洪州三省樞密院事，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于內東門。閏八月初日，內出御筆，以固守建康，左趨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羣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餉餽難繼；又慮車駕一動，則江北羣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守建康府，沿江諸將，并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留守平江府。初命周望爲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

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康來報，金人數道并入，已自采石濟江，以未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於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於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已召王瓌移師南渡。杜充親督軍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騎自江淮間南渡，或逕赴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河，向興國軍路，以關報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州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韓世忠兵以爲援，謂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乃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意皆行退，命直學士院 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說。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至建康府路，犯臨安府界，遂倉卒回鑾。二十六日晚，至越州城下，從官對於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爲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于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

車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通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關，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使陳國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豬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於府廡。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使詣福建，召集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船何往？頌浩諭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爲首者十有餘人，并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府，張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并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羣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免，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俟。報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權戶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金人已在西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嵎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章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

見在青龍鎮就糧，欲俟敵人之歸，爲邀擊之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金人自采石濟師，上命韓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于常州。呂頤浩請以御筆召之。上曰：朕與世忠約堅守，必降合同乃來。于是遣中使齎詔召世忠，而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江登海舟矣。至是得奏，上優詔答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出兵擊之。五日，從官請對於舟中，戶部侍郎李迨自明州來，言張俊爲戰守備，明州西城外居民蕪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晚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尙書李梈皆降於虜。十六日，張俊奏云：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遇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齎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州策應，又出手詔付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後圖，皆親筆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緋抹額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報建康人馬皆焚糧草，收金銀稍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張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奏：已自台州陸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衄，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至虔州，前此得信州報探云：十七日已到吉

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騎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金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蕪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爲憂，遂命劉光世移軍於江州，以爲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于朝廷，命洪州三省樞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遽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蕪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爲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又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搜括境內金銀，赴洪州送納，虜怒其少，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知信州陳機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并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并放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燕飲，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翬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諸軍皆震恐，知福州林遜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修撰在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直抵錢塘江下，燒蕪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奏：虜人以十三日一更，水陸并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

是李質已擅趨台州，朝廷方降三官，今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延世，凡八日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他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惟此皆精甲全裝稍整齊耳。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州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問安隆祐宮，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溫州矣。此係全文

金人寇廬州，淮西安撫使李會叛，附于金人，降賊王善，以其衆降于金人。

王善自圍陳州，與張用、曹成等分軍，遂轉掠宿毫濠州，竟無屯駐之地，遂入廬州。聞金人侵合淝，乃屯于巢縣，將起發向南而去。善之母渡浮橋，墜水溺死，善悔悟，欲散其衆而去，不可。于是請投拜于金人。金人拘善于軍中，遂給公據，俾其衆歸鄉，而前軍視變，後軍鍾統制，左軍李防禦，右軍張淵，各以其衆散去。自此淮東淮西皆被王善餘黨之擾矣。善粗悍匹夫，本無馭衆之才，亦無治軍之術，徒以縱其徒黨，任之侵擾，故能乘天下之亂，蟻聚烏合，不啻一二十萬衆，劫掠資財，淫污婦女，爲中原士庶之患。其軍中行伍部隊，略無紀律，屢攻城邑，皆不克捷。聞金人至，遂投拜。

三日丁未德音。

禦敵者莫若自治，勸民者當以至誠。朕自纘丕圖，卽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略，貽播越之深憂。雖眷我中原，漢祚必期于再復；而迫于強敵，商人幾至于五遷。昨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險，老弱扶攜于道路，飢疲蒙犯于風霜。經從或苦於釋騷，程頓不無于煩費；所幸天人協和，川陸無虞，倣治古之時巡，卽奧區而安處。宜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災，財帛困供輸之役。肆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畏天之警戒，專克己以焦勞。欲道隣休戰，則卑辭厚禮以講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從儉。苟可自消于氛祲，殆將無愛于髮膚。然邊陲歲駭，百師徒不免于屢興；餽餉日滋，而征斂未遑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況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陵夷之禍亟。雖朕意日求於民瘼，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堂陛自遙於千里。旣真僞有難憑之患，則遐邇銜無告之冤。已勅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各須忘勢以直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微隱。所期爾衆，咸體朕懷！尙慮四民興失職之嗟，百姓有奪時之恐，科條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狂獄蕃滋，非法有稽於未減。乃用弛張之節，特頒在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順，豈將悔禍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四日戊申，金人寇和州。知軍州事李儔叛附於金人。

李儔以和州投拜金人，執儔於軍中，計置渡采石江。

六日庚戌。知太平州郭偉敗金人於采石。再戰。又敗之。辛亥壬子。又戰。又敗之。

金人攻采石渡。知太平州郭偉親率官兵將佐。極力捍禦。三日五戰皆捷。金人退。攻慈湖福州。偉又與戰。敗之。金人乃趣馬家渡。上自溫州來到越州。思采石把隘官兵。推賞有差。有官人各與轉兩官。

隆祐皇太后及六宮出洪州。耿信反。扈衛軍潰。

太后出洪州。舟人耿信反。楊惟忠全軍自潰。其將司全胡文馬友楊泉趙萬王璉柴卞傅選張擬九軍盡反。劫奪宗廟六宮府庫。一夕而盡。

韓世清敗劉忠於蘄州。得僞柔福帝姬。

劉忠初聚兵於京東。號花面獸。其衆皆戴白氈笠。又號白氈笠。劉忠勇銳善戰。金人既退京東。忠乃侵淮。西犯蘄州。韓世清在蘄州。出兵與忠戰。大破之。其衆死亡者甚多。乃漸入湖南。世清奪得一婦人。自稱是柔福帝姬。小名環環。行第二十一。小王娘子之女也。或報世清。世清疑之。乃請知州甄采同通判鈐轄具冠裳立於廷。坐柔福帝姬於堂上。隔簾問之。具言被劉忠虜在軍中。初遭劉忠無禮。又被劉忠嫁與一押火。及言昔時閣中官員姓名稍詳。世清等信之。遂改館焉。蘄州具其事奏聞。

知楚州趙立敗金人於淮陰。領兵入楚州。

朝廷聞金人將謀入寇，乃詔諸路以兵勤王，保衛王室。趙立方知徐州，以徐州城孤，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及民兵約三萬趨行在。是時知楚州劉誨被召命赴行在，杜充以楚州闕知州，且聞立率兵自徐來，卽劄付之，俾知楚州，使人迎立授之。立至臨淮縣，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金人聞立棄徐州而新知楚州，以甲兵於淮陰邀截之。立麾下皆謂金方阨於淮陰，而楚州不可往，不如退還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正要與金人相殺，何謂金人扼路而楚州不可往？」乃令諸軍曰：「回顧者斬！」於是率將兵等至淮陰，與金人遇，大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遂以數千人入城，而後軍盛成張，皆以其所部渡河北去。方其鏖戰也，士卒有失仗者，拔砌街輒相擊，嶽廟前輒街三里許，皆爲所拔。立口中箭，貫其兩頰，帶箭入城，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息歇稍定，方拔其箭，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征，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三日丁巳，杜充焚真州，長蘆崇福禪院。

金人已犯和州，杜充命清野。淮南添差建康府通判劉漢之獻議：長蘆崇福禪院有屋二千間，金人得之，可以繫筏而渡，當焚之。充命統制伏之彥往焚燒，長蘆崇福院有重廊層閣，金碧相輝映，凡二千餘間，禪刹之盛，爲江淮間第一。是時之彥屯於東陽，被檄卽以數舟載三百人，自東口泝流而上，至楊家洲，有沿江巡檢王真下寨，又有長蘆崇福禪院僧行數百人，居民亦數百人，雜居諸渚間。真使人邀舟，盤問其軍分之彥，對以准留守司檄備奉聖旨，差諸統制伏之彥往燒，長蘆崇福

禪院。僧行聞之已仰天號泣，百姓亦哭。之彥遂率真并土軍同行，往長蘆鎮，住持僧道林與知事迎接入院。之彥具說焚燒之意。道林曰：物之興廢皆有數，成也毀也，吾何容心哉！乃對佛焚香，之彥取檄就佛前宣揚，僧行軍民皆哭，之彥亦哭。道林與之彥少坐，之彥遣其衆取蘆柴于緊要下積堆，凡二十四處。道林亦遣僧行取庫錢三千餘緡，投入井中，并取金銀匣去。之彥取責沿江巡檢司焚燒之。委文狀具，令申刻取火，又徐徐至酉刻，促放火，二十四處火皆齊發，昏黑時，火燄上燭天，夜漏方半，屋無大小已平塌矣。是時驚移，老小乘火而行。翌日，時寺基惟灰埃中有釘頭而已。

劉位知濠州。

知濠州孫逸，赴建康稟議，杜充以濠州不可闕知州，遂檄節制軍馬劉位，俾知濠州。位泗州招信人，居於碑鎮，素豪強，爲鄉里所推；且宗族稍盛，擾攘之際，聚鄉民保守橫山，分鄉民爲軍，使諸弟姪各統之。是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道路，至有數十里，或百餘里無烟舍者。州縣無官司，比比皆是盜賊，艱辛之狀，萬緒千般。及入泗州境，則聞招信劉聚兵甚衆，故流移之人，渡淮入招信投橫山爲樂國，而士大夫往往具刺敬謁於位。賓客既多，位見客亦有時，每顧指其館穀之所，於是狼狽而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漸尊崇矣。所以招信劉家之名，達於遠邇者，蓋自流移士民倡之也。杜充在建康以位爲節制軍馬，至是，令位知濠州軍州事。

陳邦光知建康府。

知建康府胡舜陟以金人勢逼，乃求爲浙西宣撫司參議官，朝廷從之。遂命陳邦光知建康府。舜陟發建康之六月，金人犯建康境。是時韓世忠在鎮江府，或執舜陟解送世忠者，世忠責舜陟不令棄建康而走，縛於海船之桅檣，既而聞知改差浙江宣撫司參議官，乃放行。

金人陷臨江軍。

二十一日乙丑，金人自馬家渡渡江，統制陳淬被殺。

先是金人計置采石，欲渡江，爲郭偉所拒，遂趨馬家渡，統制陳淬及金人戰於江上，敗績，淬被殺。金人遂濟渡，南岸無兵。金人舟不多，但無人迎敵，致使渡長江如蹈平地，惟水軍統制邵青以一舟載十八人當金人於江中，稍工張青者中十七矢，遂退於竹籬港。

遺史曰：杜充聚諸軍在建康，而沿江皆無備，金人已渡，乃命諸軍迎敵。都統制王瓌，素驕奢，不恤軍士，惟衛隊以旌旗簇擁，誇其榮貴，身爲大將，無亡矢遺鏃之困，率本軍先遁。先是，輔達在東陽被檄策應瓌，正與達相遇於塗，曰：已失渡口，遂以兵皆南奔，自徽州入福建。劉晏走甌陵，韓世忠在鎮江，以胡騎洶湧，其鋒不可當，乃率步卒航海，以俟其隙。

二十三日丁卯，杜充棄建康府，渡江北走軍潰。

杜充在建康治兵，專以殘殺爲政，斬人無虛日。充聞金人已渡江，諸軍潰散，欲乘船出奔，方開水門，士庶舟船爭門隘，擁不能出。充使人諭之曰：相公欲迎敵，金人耳，衆皆呼曰：我亦去迎敵，竟不

能行而止。自是市井間喧騰，言杜相枉斬了多少人，及其警急，卻欲棄城先走。充聞之，莫敢誰何。乃命諸軍，各人犒賞銀十兩，絹十疋，令諸軍皆往蔣山下寨，是夜軍中不整，人多夜呼。質明，皆潰散。到東陽，諸軍爭入，互相殺，移時方定。充渡江遁走，宿州王進、王冠俱以本部兵隨行，至眞州，駐于天慶觀，進、冠不相協，遂分爲二。充以軍不協，徘徊未有所向。知眞州向子忠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之偕行，充意在歸北，故不從。子忠知其意，遂乘舟棄眞州而去。充檄冠知眞州，自爲出走計，聲言往招信縣山寨，合劉位人馬來殺金人，乃出西門行，至天長軍而去。

金人寇六安軍。知軍州事邊某迎降於金人。

金人周太師已據壽春府，乃命兵侵六安軍。丁卯，寇城下，知軍邊某迎降，金人以趙團練者，率北軍三百人屯城下，不殺掠。

金人寇吉州。知軍州事楊淵棄城走。

楊淵聞金人犯境，卽棄城去。金人駐於城下，不入城，不甚擄掠。

金人寇袁州。知軍州事王仲巖叛附于金人。

炎興下帙三十五

起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丁卯，盡十二月二十五日庚子。

隆祐皇太后自吉州進幸虔州。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生米市，有人見金人已到市中者，乃解維夜行。質明，至太和縣，又進至萬安縣，兵衛不滿百人，滕康劉珪楊惟忠皆竄山谷中，惟有中官何漸使臣王公濟快行張明而已。金人追至太和縣，太后乃自萬安縣至皂口捨舟而陸，遂幸虔州。

金人寇撫州，知軍州事王仲山虧降于金人。

遺史曰：王仲山字衡甫，與仲巖爲兄弟。仲巖字峯甫，以袁州降，仲山又降，兄弟典二郡相望，皆不能全其節。後綦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天寶之亂，河北列郡并陷，獨常山平原能固守者，蓋杲卿眞卿二顏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塵仕版，未聞虧失，寔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若循一途。雖爾無恥，不愧公議，顧亦何施而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仲山喚之父也。有塔曰秦桧。

二十九日癸酉，江東安撫使陳邦光降附於金人。通判建康府事楊邦乂死之。

金人自渡江，數日軍馬皆集，遂鼓行逼建康府城下。先是杜充清野，城外屋宇皆空闕，城下望之，旌旆器械蔽郊滿野，鐵騎往來如雲。陳邦光卽具降附之狀，使人迎於十里亭投之。兀朮喜曰：金

陵不煩吾攻擊，大事成矣。邦光率府縣官，出自南門請兀朮投拜，兀朮受之；通判楊邦又不拜，兀朮問之，邦又曰：我大宋之臣也。食君之祿，受君之衣，豈忽背其主，而事番狗也？兀朮猶欲降之，使譯者許以高官。邦又大罵不絕口，竟不肯屈。兀朮命拘至帳下殺之。邦又字希稷，吉州廬陵縣人，後葉夢得知建康府，爲請於朝廷，立廟於南門之外，以褒忠爲額。邦光方出城投拜也，城中民亂，老幼爭出東門，取蔣山路而去，金人馳騎往蔣山，遮其路，約居人復回城中，金人遂入據其城。

金人寇建昌府，權知軍事蔡延世禦退之。

蔡延世建昌人也。應武舉，得承信郎閣門祇候，軍無守臣，衆推延世權知軍事。金人犯洪撫州，遣十人持檄至建昌軍，延世令人入城，皆殺之。至是，金人以兵至城下，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以首級，金人怒，攻城爲延世所敗。由是不攻而去，故建昌獨存。後宰相薦上殿，改通直郎，賜緋衣魚袋。

邵青聚衆于建康江中。

金人渡江，建康失利，邵青退于竹篠港，欲聚衆。凡建康府舟船至者，皆攔之，漸下眞州。有宋金者，建康水軍將官也。水軍統制郭吉潰散，不知所在。金已在眞州，攔舟船，青攻金，金不勝，其餘衆復入建康。青盡奪其舟，遂有舟大小僅百餘隻，往來于江中，舟船漸聚，衆亦數萬。得京西路安撫司參議官魏曦者，倜儻之士也。西京安撫司辟爲參議，朝廷以白衣借補閣門宣贊舍人，在建康未行，會聞金人渡江，爲青所得，用爲參議，遂以其衆往蕪湖。

權知濠州張宗望叛降於金人。

先是杜充檄劉位知濠州也，張宗望遣進士秦絳趙之傑等往招信致書，備禮請位未至；其金人周太師自壽春府傳檄到州，宗望與州縣官議其所以。衆謂孤城難守，劉位未至，不如從權受金人之命，保全家屬，宗望然之。乃與州縣列銜具降附之狀，遣使僧道往壽春府投拜。周太師卽以孫興來知濠州，滕郎中爲兵馬都監以副之，迪功郎陳浩然爲通判，率北軍五百餘人入城。興與滕郎中皆燕人，浩然者，王臣也，初以進士登第，爲壽春府幕官，金人據壽春，故浩然受金人之命。興等旣入城，惟改建炎三年爲天會之號，其餘一遵舊法，無所變革。北軍與濠民雜居於閭巷間，秋毫不相侵擾。興惟務撫恤，由是居民稍稍安處。

杜充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門下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臣鄰；失律而致三軍之凶，更可知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旣貽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履政塗，謂其惇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秉，仍專付於戎輅，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甯使周公至於破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者兵家之常，常死生爲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拂民瞻，難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禮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廷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秦階平而風

雨時，始其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尙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圖勉偉績，用對殊休。以棄建康府，遁還軍潰，故有是命。

十二月七日辛巳，金人陷廣德軍。

兀朮旣得建康，區處已定，乃率衆由溧水建平路趨杭州，一路居民但知潰散作亂，軍兵不虞是金人，故聚集居民及鄉兵，若將捍禦者。金人以爲拒戰，所以溧水建平皆焚燒殺戮而去。將近廣德軍，知軍事周烈亦未知是金人，以爲潰兵，遣人以好語迎之，許其犒軍，且約其不擾。金人許之，故烈無虞心。俄頃，金人傳箭至，招其投降。烈大驚，索馬而奔。金人追至二十里，被執，至杭州殺之。金人陷廣德軍，焚燒罄盡，安吉縣相去八十里，猶未報知。

八日壬午，金人陷安吉縣。

知安吉縣曾綽聚鄉兵在石郭把隘。金人犯石郭寨，發數矢，或視之曰：沙柳木簞鑿了頭，真番人箭，非潰兵也。鄉兵皆棄竹鎗紙甲而奔。金人入縣縱火，悉爲灰埃；惟常樂寺有屋數間，火不能及。九日癸未，知餘姚縣事曾恩叛附于金人。

金人自安吉縣進兵，過獨松嶺，歎曰：南朝可謂無人！尙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知餘姚縣曾恩探得其實，知是金人，乃與縣丞徐聿成率僧道具香花，迎拜投降。金人差押軍毛毛可知。縣李孛董二員同治縣事，不焚燒，不殺戮，出榜于路，戒約兵馬，不得騷擾。縣尉楊汝爲在徑山能仁

寺，縣差弓兵節級及保正齋牒招汝爲，汝爲斬之。請監寺爲統領，聚強壯拒金人，住持僧梵仁從之。于是臨安縣官吏亦叛附于金人。

十日甲申，金人寇杭州。浙西安撫司康允之棄杭州。

金人寇杭州，杭州猶未知是金人也。安撫康允之以東南第三將劉某出城迎敵，于湖州市得二級以歸，耳上皆帶環子，允之見之曰：金人也，遂棄城遁走。

十二日丙戌，扈衛班直亂。

上欲幸海道，班直衛士語不遜，欲殺宰相呂頤浩，中軍統制辛永宗彈壓之，取首亂者數人誅之。

十七日辛卯，杭州軍民亂，殺權知州劉誨，金人陷杭州。

劉誨知楚州，被召赴行在，挈家到杭州，時上已幸浙東。適會金人自安吉縣餘杭路入寇，安撫使康允之棄城走。軍民共推誨爲知州。先是，金人在和州，李儔者，杭州人也，與誨有舊，金人令儔入城，諭誨使降。儔已剪髮左衽矣。誨儔相見，執手而言，欲歔不能正視。軍民謂誨有投拜之意。王八差首倡之，軍民遂亂，誨全家皆死。初聞亂，誨大呼曰：李儔是本州人，爲和州知州，爲金人所執，剃頭而來，非金人也。亂不可止，遂被害。是日晚，城陷。明日，贈誨直龍圖閣，制曰：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樂生而哀死，人之情也。聖人之治，順人情而已。具官某。山陽之守臣，錢塘之寓公也。紛

然圍城之中，推以爲守而奉承之，非深知其賢爲可恃也。指以爲叛而剿絕之，非深知其罪爲可誅也。事窮勢迫，人人自危，橫議之發，初無根底；卒使身塗草野，屍混卒伍，是亦不幸焉。爾錫以寵名，宜其遺息姑以致哀死之義而已！尙其不昧，知享此哉！

十九日癸巳。車駕幸定海縣。

上以明州不可居，乃決幸海道把隘，張公裕進海船二十隻，內以興化軍田經船作御舟，餘并作御前使用。百司禁衛，并明州備船，禁衛有千餘人隨行。是日，幸定海縣，留張俊、明州捍虜，上賜親劄，其略曰：惟卿忠勇，事朕有年，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非朕則前功俱廢。卿宜戮力，共捍賊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

二十日甲午。車駕幸昌國縣。

金人寇越州。浙東宣撫使郭仲荀棄城走。知州李鄴叛降於金人。

金人寇越州，郭仲荀以宣撫使職事，不戰而奔，其兵將多潰去爲盜，知州李鄴以越州叛降于

金人。

二十二日丙申。金人屠洪州。

金人在洪州，取索金銀寶貨，百工技藝皆盡，是日大肆屠戮，焚掠殆盡。

潰軍成臬，侵婺州。防遏使傅崧卿出城說而降之。

成皋寇婺州。州學教授周邦者，請率兵擊賊，知州沈誨從之，邦出兵數百出戰，大敗而還。誨欲斬邦，州官勸止之。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屯婺州，皋來攻城，崧卿出城，單騎見皋，示以至誠，說以忠義之節，皋等數千皆來降。崧卿何棗榜第進士。上駐蹕揚州，爲中書門下省，校正諸房公事行在明州。以崧卿爲浙東防遏使，取將必用儒術，以候延慶爲前軍統制，步汝霖爲後軍統制，親統中軍，皆有紀律云。

二十六日庚子。張俊敗金人于明州。

金人犯明州，張俊欲遣人偵探，無敢應者。有軍兵任存請行。俊壯之曰：汝果能得其實，當與汝官存拜謝而行。不旋踵，以手提二級，且得金人之虛實而還。俊大喜，遂決用兵之計。亦會隱士劉相如勸俊戰，乃令統制劉寶與戰，不勝，再命王進党用邱橫以兵迎敵，用與橫皆被殺。楊沂中田師中再戰又不勝；李寶繼進苦戰，李直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率兵射其旁，金人乃敗，而稍退去。俊戒將士毋驕毋惰，且虜人侵軼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其謂我不能軍，有輕我之心。今一旦失利，彼將奮勇必再來。乃清野高橋，閉關自守，奏任存之功，特授承節郎。王進者，延安人，少爲軍卒。是役也，身先士卒，獨立奇功，驟加正使，賜金帶，俊拔用爲將。

李成侵淮西。

李成破滁州，瑯邪山寨，漸欲趨江，上至全椒縣，遇金人在烏江馬家渡，成避之，復回滁州，住三

日屯於大寨嶺。至是知金人渡江已盡，乃率衆往淮西。張俊遣人來奏明州之捷。

上在昌國縣，捷報至，百官皆賀。內侍陳顏言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

降祐太后命楊琪軍臨江軍，張中彥軍吉州。

梁斌張進叛降於金人。

梁斌爲選鋒正將，張進爲副將。上在越州，差斌進以本將兵駐於諸暨縣。及李鄴以越州投拜金人，遣招斌等，斌與進皆欲投拜，其衆多不從，事漸彰露。斌與進心不安，率腹心五六十人詣州投拜。其衆果不至，據山自保。上在溫州，張俊遣人招其衆，皆往溫州，俊依舊留麾下。

邵青破周虎於蕪湖縣。

李成之黨有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曠以小舟戰江中，旣而告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布軟纜，與我之號一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衆皆作鑽風角子，各附墨而行。遇戰，則去其紅布，惟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於眼下，如伶人雜劇之戲者。又口吹叫子，一戰而勝。周虎於蕪湖，青遂

駐於蕪湖。

戚方殺後軍統制扈成於金壇。

初，軍潰於建康蔣山也。統制劉經、扈成、岳飛皆入茅山。經屯上觀，成屯中觀，飛屯下觀。皆縱兵擄掠爲資，飛與經成議，移軍入廣德軍鍾村。經與成皆許之，約飛與經引兵先行。飛等旣行，成按軍在路下擺礙不動。飛與經軍馬已行盡，成乃往金壇縣與其將李璋等議入鎮江。會李滑槌之軍將士從之。成留老少在金壇以其衆往鎮江，李滑槌閉門不納，而出金帛犒成軍，軍復回至丹陽。得報：戚方劫金壇寨，盡虜老小而去。成大怒，有吞啗戚方之意。急趨金壇，有統領官谷俊者，背成投方，告其事。方勒馬備之中夜，鄉導二人迷路。質明始悟。成益怒，斬鄉導二人。成使尅擇日筮之曰：緩則吉。成曰：事已如此，豈可稍緩，又命斬之。復尋路而回。中途與方隔水相遇，方下馬拜成，成亦下馬答拜。成曰：敵軍老小在金壇，何故見侵？方曰：死罪死罪。戚方安敢作此，乃其下小人有相累者。成曰：然，願得軍中老小見還何如？方謝曰：旣蒙寬恕，謹當盡以老小交付，不敢稍有侵損。約日交還已定。方先期令人於橋下掘大坑，伏精銳數十人。其日盡刷老小，鱗次而行，若將交還者。成以軍馬迎之。方隔水言曰：方今日盡以老小交還，統制何用軍馬？豈非欲見侵陵乎？成曰：不然。遂約其軍馬皆退，而成與方各進馬方稍緩其行，成先至橋側，伏兵出，遂殺成。成旣死，方乃進兵，其軍敗走，方盡取成父母及妻子皆殺之。於是龐榮收成餘衆，往宜興縣投水軍統制郭吉。

炎興下帙三十六

起建炎四年正月一日甲辰，盡三十日癸酉。

建炎四年正月甲辰朔，車駕駐蹕昌國縣。

張俊敗金人于高橋。

三日丙午，知明州軍州事劉洪道棄城走，金人陷明州。

張俊雖已敗金人于高橋，然心猶懼，遂與李質及劉洪道俱棄城而去，州人隨之，爭門而出。洪道已渡浮橋，使人斷其橋路，故州人不及渡，而金人已入城。追至西門外，州人多溺死，金人乘勢屠明州，存者無幾。明州之人，是以怨張俊得小勝而棄城，遂至大禍。

五日戊申，車駕發昌國縣。

上聞金人已陷明州，昌國不可駐蹕，遂行，金人陷昌國縣。

金人知鑾輿已入海道，乃自明州乘小鐵頭船，泛海隨潮，無風，至昌國縣，縱火劫掠，至沈家門而回，乘輿纔隔一日。

七日庚戌，幸章安鎮，司全張擬以所刦神御來虔州，詣隆祐皇太后乞降。

傅選陷郴州。

岳飛屯于宜興縣。

水軍統制郭吉，自建康潰散，屯於宜興縣。時右統制岳飛與劉經屯於廣德軍鍾村，飛令軍中不得騷擾鄉村，約束雖嚴，然不可禁止。飛患之，有將司李寅者獻計曰：「若移軍宜興，三面臨湖，惟有一陸路極狹，使一小將守之，不可犯矣。」飛大喜，遂移軍宜興。吉聞飛將至，已懼，卽命撈捉舟船，盡載老小，若將遁者。飛先遣人投書以好語慰諭吉，吉覺之，急解維開船而去。飛遂屯於宜興，後龐榮率其衆背吉而投，飛納而用之。

王德張環斬趙萬於袁州。

趙萬寇袁州，王德張環與戰，敗之。萬臨陣乞降，德斬萬而并其衆。

十四日丁巳，金人陷陝州，李彥仙死之。

李彥仙守陝州，高城深池，利器械，積糧食，鼓士氣，且戰且守，人心益堅固可用。又嘗北渡河，與金人戰蒲解間，民皆陽從虜而陰歸彥仙。金人必欲下陝州，然後專力西向。彥仙亦自料金人必併兵來攻，卽遣人詣張浚求馬三千匹，俟金人攻陝，卽空城渡河，北趨晉綽并汾，毒其腹心，金人必自救。乃自嵐石西渡河，由鄜延以歸。浚不從，貽書勸彥仙宜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俾敵人來無所掠，我亦無傷，俟隙而動，庶乎功可成。彥仙亦不從。守城之意益堅。金人自舊歲冬以重兵來攻，彥仙以死守。浚取問道遺以金帛，使犒其軍，又遣兵援之，至長安不得進。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皆未嘗解甲，金人晝夜力攻，至歲終，猶未下。婁宿命自正月一日爲始，以一軍攻擊，一日不下則歇泊，次日別輪

一軍攻一日，十軍輪作十日攻擊，如不下，次日聚十軍併攻一日，如是者凡三十三日，必要破城。攻擊之法，攻具畢施，其不常攻具者，皆背負雲梯，手執刀斧弓箭，每隊以鼓在前，擊鼓一聲，則進行一步；既渡濠池，鼓聲漸促，莫不爭先疾趨，併力齊登，死傷者雖滿地，而不敢反顧。丁巳晨，鳶鴉數萬，飛譟於城上，與戰聲相亂。婁宿曰：城陷矣！促兵急攻，已而城陷。彥仙出城走，過河北曰：我不甘以身受敵人之刃。聞金人大縱屠掠，彥仙曰：金人所以殺戮過當者，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以見世人乎？遂投河而死。遠近聞之，莫不歎惜之曰：嗟乎！烈士世皆稱其忠。浚作文遙祭而哭之，表其事於朝。

十五日戊午，車駕駐蹕於章安鎮。

上在草安鎮，忽有二舟爲風所飄，直犯禁衛船，問之，乃販柑子客也。上聞，盡令買之，分散禁衛軍兵，令食穰，取其皮爲碗。是日，元夕收燈之晨也。乃命貯油於柑皮中，點燈隨潮退，放入海中，時風息浪靜，水波不動，有數萬燈，浮在海上，章安鎮居人，皆登金鼇峯望之。

十八日張浚自明州來，郭仲荀自越州來。

張俊自明州來，捉得金人二人，至是來獻。郭仲荀來，乃知李鄴獻越州矣。

遺史曰：呂頤浩、范宗尹、王綯從車駕往海道，常鬱鬱不樂，游宴金鼇峯以消憂戚。耿嗣宗敗金人于盧氏縣。

陝州既下，金人攻盧氏縣。先是，李彥仙遣耿嗣宗屯於盧氏，嗣宗出兵與戰，金人大敗，死者滿野。

二十日癸亥，車駕發章安鎮。

上在章安鎮半月餘，嘗一日登金鰲峯，見壁間詩，一絕句曰：牡礪灘頭一艇橫，夕陽高處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鼇背上行。上問誰題此詩？僧對曰：過往攬客。上惡之，方啜茶，以其餘潑於詩上。張俊、郭仲荀既到，上以章安鎮不可居，甲子進發，行五六十里，有一小島嶼，林木茂盛，中有屋數間，上命泊舟，與內侍數人步登岸，入其舍，乃僧寮也。爐香猶未烟斷，而寂不見人。令於林中尋之，得三僧，二僧童，云是台州聖壽院之下院也。上見壁間有小榜云：爲金人侵犯中原，伏爲今上皇帝請災祈福，祝延聖壽。上喜之，賜金五十兩，三僧各賜紫衣，二僧童各賜度牒披剃，仍令禮部賜額。金人犯潭州，湖南安撫使向子諲棄城走，金人屠潭州。

向子諲帥湖南，初聞警報，揭榜禁止官員士庶，并不得出城。甲子，金人寇潭州，呼令開門投拜，軍民皆不從，請以死守城。金人力擊之，遂登城。子諲突圍出奔，城遂陷。軍民猶極口詈罵，力爲巷戰。由是滿城生靈，盡遭屠戮，後賜詔撫恤官吏軍民。

賜潭州官吏軍民等恤，敕書：朕惟胡虜憑陵，東南震擾，長驅騎蹙，奄及湘城。方薄壘以來攻，至浹辰而靡息。爾等明於分義，屬此艱危，雖巧說之百端，終堅持於一意。逮金湯之失守，尤夙夜以

輸忠。躬履軍鋒，罵之極口，力爲巷戰，奮以忘軀，因奏牘之來陳，想忠誠而嘉歎。
邵興退軍虢州 盧氏縣。

邵興在虢州，聞陝州已破，李彥仙既死，乃退軍於盧氏縣。
二十四日丁卯，虔州兵亂。

隆祐皇太后既到虔州，百司及官私所有之物盡散失。衛軍打請，惟得沙折二錢，市中買物不售，軍與民相爭。鄉民皆喧言曰：何人來壞我州府？遂以鎗刺，軍士有傷者，奔入屯所景德寺中，披甲執器械，保守所居坊巷。百姓亦披甲執器械，保守坊巷。有虔化縣百姓沈立等三百人，與百姓相犄角，司全令甲軍出於寺後轉殺。由是鄉兵與將兵及百姓爭門而出，軍士遂縱火肆掠。虔多竹屋，煙焰亘天，不可嚮邇。鄉兵之首領陳辛，率兵數萬圍虔州，太后震恐，赦其罪，不聽。滕康、劉珪、楊惟忠皆坐視其亂而不能禁。先是，馬友犯臨江軍，楊琪與戰不勝，遂陷臨江軍。至是，友以其衆復至虔州，及陳辛戰於城下，破之，遂解圍。張中彥在吉州，聞難不顧。

劉可爲其黨所殺。劉超據荆門軍。

劉可者，沒角牛楊進之徒黨。進死，其衆以可爲首，轉寇汝蔡，隨唐 信陽之間，屢與桑仲戰，皆不勝。爲其徒黨所殺。遂推劉超爲首，以據荆門軍。劉可、劉超所過井邑、邱墟，人無噍類。

二十五日戊辰，車駕幸溫州，駐蹕於江心寺。

京城留守程昌禹退還蔡州。

程昌禹爲京城留守，在京師凡四月。隨行軍吏，無糧食不可留，遂還蔡州。上官悟權留州事。金人攻楚州城，不能入，復退去。

趙立**在楚州**，專爲戰守之備，金人撻懶以數萬人圍城，脩治攻具，以舊歲十二月攻城之南壁，立親作旂頭，引衆出戰，金人來占礮地，立與戰卻之，凡十日餘，不能占礮。有淮陰縣百姓左彬者爲隊長，部民斲壕于城下，有金人勇將擐甲馳馬，掠壕而過，彬以刃追逐之，虜將勒回馬迎敵，而彬與戰於野，良久，虜將去。立適在城上見之，問其姓名，補以官，使爲親隨，立每出戰，彬必隨之，屢立奇功。金人凡攻四十餘日，立親出戰者四五十次，金人以礮連擊三敵樓而破之，遂登城。立先取生槐木，砍作鹿角槎，定城破處兩頭，又下脩月城以塞之，月城之中，實以柴薪，城之內，置鎔金，人無路可入。在城上立者，如植城外。立洞子數十，皆藏兵，候可進則進。登城不能措手，壘隘不可上，爭自月城中入。立命潑金汁，焚其柴薪，燒死者一二百人。自是金人以不能入而退還。守孫村浦壽河大寨，時以鐵騎數百人，出沒于城下，以掠取尋糧採薪者。故城中之人，皆不能出，而糧薪日以罄竭矣。

二十七日庚午，李成陷六安縣水寨。

李成陷六安軍水寨，下寨於郭界步，置碓磨於十八倉，以其衆攻六安軍，不克。是時，安豐縣土豪孫暉統率鄉兵保守安豐塘，羣寇不能攻。

三十日癸酉。令隨行在職事官條具常如何措畫。及當于何處駐蹕。汪藻上疏。

疏曰：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爲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卽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極。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闕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中國堂堂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姿，勵精求治，無失德於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江浙則破江浙，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社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俛俛然未知稅駕之所，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夔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謂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閒處，邀犒設賜，賚者，陛下不得而吝也。然天下之人，猶謂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爲陛下施鐵矢。

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直爲今日計哉！柰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爲。虜性強愎，不嬰其鋒，尤懼屠戮，況已憤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焉。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嘗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爲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焦勞，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充、韓世忠、王瓌併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船，焚其城郭，爲逃遁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廷欲倚世忠爲杜充之援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無爲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瓌率不爲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樞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失豫章，太后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憚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贖，請罪有司，謝數州生靈之死，亦知尙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雞犬爲之一空，居民聞其來，逃奔山谷，數百里間，寂無人烟。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肆掠，浙西爲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

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入闕，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者諸將，而諸將所爲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爲陛下言之者，豈以爲不急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爲重，而不敢言耳！然臣竊爲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略不少衰，豈非祖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爲民之主耶？所謂爲民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逃遁，反汲汲內相攻殘，以爲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裁；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裁。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爲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爲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解，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其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指揮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溫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將士驅之使鬪，况懼不前，况令之使遁耶！然則敵人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況怪哉？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

可盡誅也。惟干瓊本隸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輒遁者，俊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張。昔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其軍容不整，挫之蘄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爲恩。況此曹平時厭飫於虜掠之貨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知有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以今日諸將之才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下也。以今日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少貸，此其所以爲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耶！故今陛下常以將將爲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浚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殉國，所至人心震動，恐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爲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擅移屯以護駕爲名者，主將將佐僚屬并論如法，仍候于偏裨中擇人才可用者，問付以方面之權。待

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爲諸將之代，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才耶？特爲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言，則虜或盡數過江，或于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忠貫日月，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常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常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乎馭兵馭將，其他皆非急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恐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

遺史曰：汪藻之疏，可謂切中時疾矣。獨不當分曹植黨，陰庇杜充之罪。夫杜充以宰相統兵，守大江，固金陵，一旦失利，乃曰罪在兵將，寧有此理！況杜充未嘗出戰，而藻言杜充力戰於前，言不由衷，豈能勝億兆人之誚？嗚呼！分曹植黨，今日之大弊，議論所以不公，事功所以不成者，蓋在此也。是月京城留守司郡牛皋充本司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

牛皋汝南弓手也。聚衆與金人戰，以戰功補官，累遷武翼大夫、滎州刺史，爲招提司中軍統制。建炎三年冬，金人再蹂京西，皋凡十餘戰皆捷，加武節大夫、梁州團練使，至是留守司郡爲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刑。

炎興下帙三十七

起建炎四年二月一日甲戌，盡四月十四日乙酉。

二月一日甲戌朔，責郭仲荀、張思正、滕康、劉珪。

酈瓊以其衆降于劉光世。

初京城失守時，闕僅以其衆奔至光州，留其壻劉紹光以兵三四千，屯於光州，知州任詩厚遇之。酈瓊以其衆寇固始，四面攻擊，知縣向宗輝盡力捍禦。時曹官吳翼權知光州，議請紹先解圍固始。紹先率兵趨固始，爲瓊所敗，紹先率其衆至城下，呼宗輝開門，宗輝開門納之。紹先以其衆登城，用強弩禦瓊，殺傷甚衆。劉光世遣人招瓊，瓊受招安。圍凡四月零二日。瓊相州人，崛起於兵火中，尙氣敢爲，衆所推服。宗輝恃有功，以吳翼曹官，不相下，翼招宗輝至光州，羅織其罪，送獄死。初羣賊黃林犯固始，翼往招之，林受招安。任詩以翼有功，令權通判。詩旣去，翼遂權州事。

楊世雄以其衆降於劉光世。

傅選詣隆祐皇太后乞降。

傅選自潰散，卽率衆轉入於湖南，劫掠，厭所欲矣，遂復來降。

十三日丙戌，金人屠杭州退兵。

金人侵入，兀朮率衆追乘輿，親至明州而還。其在越州也，兀朮乘馬往來於城市中，班直唐琦

憤怒以石擊之，不中，被執，罵不絕口；亦罵李鄴，降虜不忠，被殺。兀朮執鄴，退還杭州。將退軍，庚辰，斂軍於吳山七寶山，遂縱火三日，烟焰不絕。癸未夜，火息。甲申，縱兵大殺掠，且束裝。丙戌，退軍，以虜掠輜重不行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行，沿路屋宇無大小，并縱火，靡有孑遺。是時餘杭縣投拜官員曾恩已奔走得脫，聞金人退去，乃復來回任，且衣囚服。縣尉楊汝爲問其故，答曰：遽失恃。汝爲曰：何不辭官丁憂？恩曰：未聞上官。汝爲唾面不語，既而具申監司，遂放罷服，除授通判鎮江府，軍民曰：是餘杭縣投拜者，不納，又論罷之。再授通判鎮江婺州，亦不得赴。自此不能出仕，衣冠以爲愧。金人在江州未退兵也。有衢州軍事判官錢觀復者，以衢常路衝，白郡守，縱民老幼出，戶留一丁，不留，與留而瘦弱不堪任，罪如軍法。其後軍兵欲乘時爲變，顧城中金帛子女無黨獲，乃止。

賜臨安府軍民撫恤敕書。

敕臨安府民兵，省本府奏：自金人攻陷府城，內外兵民併力拒敵，血戰五日，方始城破；又緣諸縣村堡，防護嚴密，往往多被掩殺，緣此怨恨，臨行之日，焚燒屋宇城郭一空，比之其他殘破州郡，被禍尤酷，實可痛惻！欲望優加撫恤事。朕惟左衽之憑陵，奄及東吳之都會。爾等挺身禦敵，爲國忘身，率其忠義之豪，挫彼腥羶之暴，逮逾累日，方失堅城。凡分塙壁之屯，皆奮兵戈之銳，緣茲厚毒，爲我深仇；泊戎馬之旋歸，舉民居而焚蕩，靡思人怨而神怒，惟務水涸而井堙，言念吾民，重罹此禍，顧瘡痍之未復，每寤寐以興嗟，已遣守臣往宣恩意，其究從于安集，以同待于承平，故茲撫恤，想宜知悉。

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十四日丁亥，聶淵入京師，留守上官悟出奔。淵以城獻於金人。

河南之地，盡已陷沒，西京南京，金人皆屯兵，惟京師與內縣猶爲國家守，糧食乏絕，內外皆不通，民多餓死。聶淵者，與其徒十五五以食物與守城者，博易久而頗稔熟。至日，淵以其徒數百人，夜登城之北壁，縱火焚樓櫓，猶不敢下城騷擾。是時，城之東有夜貓兒李潰，蘇大刀屯駐留守，上官悟皆招入城，既入城，則放火虜掠不止，而淵亦掘斷城中慢道自守，城中亂，悟及副留守趙倫乃出奔。悟爲留守時，官司命令不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劉豫以濟南府已投拜金人矣，豫嘗遣使說悟令叛，悟焚書斬使。頃之，豫又賂悟左右，喬思恭、宋愿俾說悟，悟亦不從。豫知悟不可說，乃止。淵遣人往南京，金人軍前獻京師。三月，金人太師差鎮國郎君入京師，駐於朱雀門上，給牌子，與在京強壯不滿萬人，自此京城遂失陷。悟在唐門遇董平，平逼令悟書填官告訖，殺之。金人得京師，以前都水使者王夔爲留守，夔發公文，盡招諸縣頭目人，皆來撫諭，自此無盜賊。淵河北簽軍頭領也。

十七日庚寅，鼎州武陵百姓鍾相反。

鍾相，鼎州武陵人，無他技能，善爲誕謾，自號老爺，亦稱天大聖，言有神通與天通，能救人疾患，陰語其徒，則曰：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持此說以動小民，故環數百里間，小民無知者，翕然從之。備糈相謁，旁午於道，謂之拜爺。如是凡二十餘年，相緣此家貲鉅萬，中間

累曾敗露，有司受賄，不能盡法繩治。至是金人犯潭州，孔彥舟入澧州，相乘人情驚擾，以拒彥舟爲名，聚衆。於是日起兵，鼎澧荆南之民響應。是時鼎州闕守臣，湖北提刑王彥或先挈家巡歷岳州，單世卿奔龍陽就家屬，登舟東下，僅以身免，其餘官吏莫能控制，寇遂猖獗。焚官府城市，寺觀神廟，反豪右之家，殺官吏，儒生，僧道，巫醫，卜祝及有讎隙之人。謂賊兵爲爺兒，謂國典爲邪法，謂殺人爲行法，謂劫財爲均平。病者不許服藥，死者不許行喪，惟以拜爺亂常爲事，人皆樂附而行之，以爲天理當然。鼎州之武陵，桃源，龍陽，沅江，澧州之澧陽，安鄉，石門，慈利，荆南之枝江，松滋，公安，石首，潭州之益陽，寧鄉，湘陰，安化，峽州之宜都，岳州之華容，辰州之沅陵，凡十九縣，皆爲盜區矣。

十八日辛卯，金人陷秀州，權知州軍事趙士醫死之。

金人陷秀州，軍民共推兵馬鈐轄趙士醫爲知州，士醫出城與金人戰，爲其所敗，士醫死之，秀州遂陷。

十九日壬辰，程昌禹棄蔡州南歸。

程昌禹自京師退還蔡州，未期月，又以蔡州糧食皆盡，王命不通，遂領率軍民，棄蔡而南歸。二十二日乙未，宣撫使周望棄其軍衆，奔于太湖。

周望以宣撫使駐于平江府，聞金人已破秀州，漸入吳江縣，恐怖畏怯，卽委軍民而去，走入太湖。

遺史曰：望方出城而去也。市人遮道請留，爲一城生靈計；既不可留，則極口嫚罵，望聞而不顧。於是市井間皆喧譁。初，除望簽書樞密，制曰：腹心留侯，高祖肇基於有漢，文武吉甫，宣王復振于宗周。夫非躬不世之全才，何以濟中興之遠業；賢者登用，國其庶幾。謂望何以當此！

知平江府湯東野棄城走。
二十三日丙申，李成陷舒州。

李成犯舒州，劉文舜率兵迎戰，爲成所敗。文舜盡率其衆走。權知州鄭嚴亦走入山中。成遂入舒州，得前祕書省正字李雱，雱以王命不通，金人在江浙間，妄生向背心，遂以成爲一時之英雄。投書於成，請順流而據金陵，號召江浙，以觀天意。成不從，留雱於軍中。成執前提刑李著，見任提刑以下及州縣百餘員，皆居於太平寺，其徒有執鄭嚴而至者，成命斬之。

車駕自海預歸，駐蹕浙東。降德音。

朕自遭敵國之侵，越在方隅之外，且念二聖徂征之久，懼四方荼毒之深，不辭痛屈於眇躬，庶或少回於善政。每自辛勤而遣使，惟祈和好以休兵。謂旣殫誠，亦須悔禍，乃徂憑陵之態，專行暴蔑之威，跨萬里以長驅，分數途而并進，悉提羣醜，徑渡長江。朕惟子視于生靈，何惜身臨于行陣。遂下平江迎敵之詔，卽爲景德親征之行。誓以六軍期于一戰，會近境已成於對壘，而羣臣堅請於避鋒。

勉馭舟師，來臨海道。旣阻兵之理極，致率士之憤盈。念祖宗涵養之恩，痛社稷陵夷之恥。鄉豪競奮，禁旅爭先。始金陵殺獲之相繼，當鄞水勦除之幾半。或驍將大誅於淮甸，或奇兵邀擊於江西。捷奏旣騰，凶威遂化。今則移師遠去，闔境皆清。朕惟姑駐蹕於浙東，將卽返兵於吳會。乘中原已振之氣，復列聖無窮之基。嘉與函生，再爲樂國。言念承平之俗，重罹蹂踐之裁。妻孥隔絕於封疆，肝腦糜捐於原野。禍非汝咎，痛貫予心。今雖幸免於干戈，豈獲盡安於田里。止俟捍防之暇，卽除征賦之煩。雖誠意之未申，豈沛恩之可後。宜布衷矜之惠，用蘇凋瘵之民。於戲！歷數之在舜躬，顧朕豈堪於克紹；謳吟而思漢氏，賴茲可致於中興。況今丕應之邇遐，與我實同於休戚。勉圖遠略，茂對宏休。

二十五日戊戌，金人陷平江府。

周望湯東野旣已棄城而去，城中無主。丁酉夕，火發者數處，百姓驚惶，乃曾班郭仲威縱火也。戊戌，金人寇盤門，仲威遣七防禦者當之。七防禦大敗，退入城中，金人襲之，亦入城中。仲威率衆奔常熟縣。是夜金人縱火三日夜，乃滅。城中悉爲灰燼，金人雖不甚屠戮，居人自赴水火而死者大半矣。庚子，金人行。

趙立加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兼便宜。

閻勅在越州途中，朝辭日，朝廷令贖告授趙立官職差遣，自是就到楚州，以告授趙立。金人犯荆門軍，劉超率衆去。

劉超方據荆門軍，聞金人自江西回軍，遂棄城引衆去。

趙瓊受楚州旂榜歸朝廷。

先是，宿遷縣水寨領趙瓊已投拜金人，楚州進士國奉卿借補成忠郎權知淮陰縣事，嘗欲招瓊使復歸朝廷，與楚州共捍禦。會趙立來，知楚州，奉卿見其參謀陳适與語楚州事，适甚喜，薦於立，奉卿爲立謀，招瓊，立即令奉卿齎旂榜親往見瓊，瓊受旂榜，遂聽楚州節制。奉卿還報，立大喜，加借奉卿秉義郎。奉卿曰：奉卿本是進士，今爲武官，不能出戰，恐誤使用，乞換文資。立令照學籍，果然，遂改借宣教郎，令措置高郵軍。

二十九日壬寅，郭仲威率兵入平江府。

郭仲威在常熟，聞金人已行離平江府，率衆復入城，斫掘人家窖埋之物，縱軍士擾民，民不堪之。凡民家所有，悉爲仲威之黨所攘奪。

三月癸卯朔，陳思恭敗金人於吳江。

陳思恭隸周望爲統制，望奔太湖，思恭軍於清烏鎮，金人後軍泊於吳江縣，下臨太湖，石岸險狹，思恭乃以兵邀之，金人舟亂不整，思恭獲小勝而退。

孔彥舟率兵入鼎州。

孔彥舟初名彥威，爲東平府鈐轄，與知州權邦彥不協，彥威與一宗女私通，事露，邦彥欲按發。

之。彥威遂率衆去。邦彥追及，彥威射中邦彥，乃退。彥威遂改名彥舟，聚衆漸盛，轉至南京，又渡江據澧州。彥舟出兵攻討，常不勝。鍾相反於武陵也，常輕視彥舟，是時鼎州城守孤危，官吏軍民勢不獲已，遂請迎彥舟入城以相拒，彥舟許之。方離澧州，而吳公郎陷澧州，殺知州王琮以下官屬十數員，彥舟旋軍。二月癸卯，入鼎州，卽縱殺官吏軍民，占用官私倉庫，劫掠民資焉。

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皇太后，

初上在濟州，隆祐太后遣李回往勸進，上卽位。除回延康殿學士，知洪州。臣僚言其靖康間守黃河，棄軍而走，且受張邦昌僞命爲尙書右丞，遂責吉州安置。至是范宗尹薦其才，乃召爲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虔州迎隆祐太后。

肆赦州縣。

先是，上幸海道，如浙西江東兩淮南北諸州，皆命令不通，亦不知翠華端的所在。及赦到，知駐蹕浙東，無不欣喜。

知州權邦彥爲江淮荆浙發運使。

吳玠及金人戰於寶雞，敗績。

先是，陝州旣陷，金人長驅關中，曲端遣吳玠屯於彭店，原端自統大兵，次邠慶間，以策應玠。玠與金人戰，勝負未決，而端退走，自邠至涇，止。玠大罵端。由是二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全軍退去，

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盧益辛、金宗潘、永思赴虔州迎隆祐皇太后。

十日壬子，金人陷常州。

金人取常州路經過不住，徑奔於呂城，官吏禁其闌，斷其絆，放練湖水使乾，則金人舟船皆不可行。惜乎官吏奔竄，而閘猶儼然，故金人長驅而無阻礙也。

車駕幸處州。

呂頤浩以金人退兵，請還幸越州，遂幸處州。

劉綱攻趙瓊水寨。

節制泗州劉綱，以宿遷縣趙瓊水寨投拜金人，遂遣人攻之。瓊曰：我爲人逼脅，勢孤援寡，權爲老小之計，不得已而投拜。今楚州趙安撫遣國奉卿賈旂勝來，卽時受之，已聽楚州節制，復歸朝廷矣。公其察之不從。兵攻寨，瓊出民兵禦退之。

二十六日戊辰，孔彥舟擊鍾相敗之，擒相。

孔彥舟在鼎州，日與鍾相交戰，勝負相當。彥舟詐遣人投相，謂之入法，相受之不疑。戊辰，彥舟遣人襲擊相寨，所遣入法之人爲內應，相遂大敗，攜妻子竄入山谷，爲村人范顏所擒。而胡壽得之，獻於彥舟，乃造法物儀仗，張大其功，欲解赴朝廷，至攸縣，曾龍圖殺相，所造法物亦散失。

四月壬申朔。車駕幸越州。

尙書左僕射呂頤浩罷。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一宮使。

車駕幸越州，御史中丞趙鼎言呂頤浩之謬，以使相宮使罷左僕射，從優禮也。制曰：門下獨任鈞陶之正，嘗首備于弼諧；閔勞官職之煩，宜特加于崇獎。惟時上宰，實我元勳；茲祈解於近司，爰寵頒於殊渥。誕揚大號，敷告羣工。具官某，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宗社；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寧以有成。然浸懷徧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銖法，專兵柄而幾殘樞廷，下吳門之詔，則虛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旣人言之荐至，於物望以靡諧，累騰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銘書之偉績，難從策免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制於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於上袞。假以宮祠之佚，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朕爲無歉，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孰能至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

張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屯兵江上，屢騰捷奏，乃遣張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節制浙西軍馬，策應世忠。俊雖受命，未進發，人皆切齒。

十四日乙酉潰兵。戚方攻宣州。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爲教駿兵士。軍興，盜賊起，在九朶花徒黨行伍中，未知名。方殺其爲首人，遂率衆歸建康，投杜充，用爲准備將，留在帳中。建康失利，諸軍皆散，方奔至金壇界，與建康統制扈成相遇，方欲奪成軍，乃謀殺成，遂伏衆於篠中，皆執長鎗，令曰：扈統制過則殺之！俄而成果至，伏發以長鎗刺成，成死，統領龐榮率其衆，聞岳飛在宣興，乃以其衆歸飛，飛以榮爲右軍統制。方率衆入常州，爲劉晏所敗，乃犯宣州，知州李光遣軍馬監押李執中齎書招之，方佯受書，實欲攻城也。執中覺其詐，僞僅得脫歸。有衙前石振者，爲方所執，問以城中虛實，振有從賊之心，乃悉以虛實告。且言其城中之方隅可擊者，不可擊者。方用振之說，鼓行而前。是日，犯城下，光自決守城之計。乃命城外居人盡遷入城，一應寺院及人家與空閣官舍，任便居住。是時有建康潰散班直百餘人，無所歸，光留於城中。光因其主首王逸爲都統制，令見任及寄居官分守城壁，僧道居民皆執仗登城，措置甚有法。方攻城不克，光以知州儀衛登城北壁，令一吏詐作知州招方，打話云：戚統制，爾部曲皆是官軍，豈不念國家艱難之際，何苦欲攻此城爲盜賊乎？方曰：方不敢亟撓朝廷，但緣士卒皆饑，不免尋覓糧食耳！又曰：我與汝糧食并銀絹犒設如何？方曰：若蒙犒軍，即便引退。於是光乃遣以米肉并銀絹甚厚。方雖受之，而猶徐徐睥睨不已。王逸曰：賊非退也，且未可解嚴，更當謹備。方果伐木作攻具，復攻城，城中皆禦退之，矢如注雨。城中負戶方能汲。是時諸邑民兵，皆聚城中，寧國民兵尤粗壯。

有臂力，以手礮擊石，賊甚苦之。

王德執劉文舜於饒州殺之。

王德欲迎隆祐太后於虔州，次吉水，會妖賊王念經反於信州之貴溪縣，命德討之。道出鄱陽，劉文舜在舒州，遭李成之敗，方寇饒州，圍城急，知州連南夫以蠟書請德解圍。德引兵至城下，壓賊壘而陣，文舜褫氣，悉舍兵請命，德僞許其降。誘文舜及其次邵譚、袁關、索等人城，執而誅之。

劉位攻趙瓊，寨敗績。

先是劉綱遣人攻趙瓊，寨不克，綱怒，請兵於位。位遣人攻瓊，楚州趙立曰：趙瓊已受旂榜，聽我節制，義當救之。立出兵爲援，與戰敗之，位兵退走。

炎興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盡五月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于建康江中。捷奏至。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遭百六艱難之會，賴二三梟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於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卒，酬勳敢廢於邦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其官某勇聞天下，氣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敬，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境，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儼而擊，縱精兵于數路，若珠走盤。濟醜虜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壁，成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兼隆徽數，特表膚功。出擁齊旄，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夏篆，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風，陪敦井賦。以永旂常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師帥之榮；賞不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冲可以保富貴之終。勉圖爾休，毋廢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于鎮江府，及建康失守，世忠退軍於江陰軍，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忠聚集舟船，擺布於江中，以扼金人歸路。時邵青以舟船在蕪湖，往來於建康竹篠港。世忠使人招青，青受招安而不會，乃曰：我方爲賊，其下皆窮，恐不爲用，故不可動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於江中，奏捷至行在，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有曰：屯兵要害，邀擊其師，

大振軍聲，殺獲過當，犬羊震懼，知國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于江中。爲兀朮所敗。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船扼於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兀朮謂韓常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韓常曰：「雖然，見車軍則自遁矣。」兀朮令常以車師戰，多沒。常見兀朮伏地請死，兀朮貸之，乃揭榜立賞，許人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爲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竊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丙申出江，權槳行船，其疾如風，天霽無風，麗日赫天，海船皆不能動。金人以火箭射篷，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陸之戰，令人皆全裝，馬皆鐵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小，有糧食，有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墜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權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振動天地，世忠敗，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兀朮旣勝，欲至建康府，謀北歸，爲世忠海船扼于江中，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陽池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兀朮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長蘆崇福禪院行者普倫、普璉、普贊，結集行者及強壯百姓千餘人，分爲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嘗約普倫等爲策應。至是普倫、普璉、普贊率其衆千餘人，駕小舟千餘艘，皆裹紅巾，立紅幟。

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狽而來，金人至長蘆，亦回，世忠與餘兵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中糧食，或有得銀絹錢物者。

中興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諮道，開封府人也，有勇力，善騎射，少時曾紹薦之梁方平，隨軍立功，後從韓世忠爲前軍統制，與金人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苗傅、劉正彥反，軍臨平鎮，世忠來勤王，使世詢爲先鋒，與賊戰，大敗之，傅、正彥走從世忠，追襲至建州浦城縣，大戰，敗之，斬賊萬級，統制馬彥輔、趙竭、忠、趙竭節皆戰死，世詢臨陣，遂擒正彥，加觀察使。及大金兀朮渡江，復自建康回，世詢隨世忠及兀朮戰建康門外，大破之。次日再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行，大金竟以小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虜寨脫歸。

先是張俊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攻陷越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也，進得脫，復聚衆得二百餘人，歸還行在，敍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又言：梁斌不肯歸，朝廷已併殺之，旣殺斌，然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衆三百餘人還，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進之詐，斌後爲策應選鋒軍統制。

牛皋敗金人于宋村，擒其將馬五太師。

金人犯江西者，回軍北歸，牛皋潛軍于寶豐之宋村，衝其中堅，殺傷甚衆，生擒馬五太師，招撫

司加牛皋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爲五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

其狀曰：右臣昨自三月末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羶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嘗以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自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于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割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爲避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累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幾月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計，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不爲度夏之計，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耳！建康爲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旣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

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變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萬哉？雖近聞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迺邇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慨然有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解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計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也。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維忠、葉韭山寨率衆歸於節制使劉位。

王維忠濠州鍾離縣農家也，字移孝，總角有大志。兄弟三人，維忠最幼，每經行於市，人皆不語以候其過，故人號爲靜街三郎。軍興，上有詔許民自保，維忠乃據韭山爲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數千，維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僞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維忠，獨不從。至是，維忠率衆棄韭山寨，歸於招信縣劉位，位令維忠爲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爲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維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百餘羣山統之。山有泉湧出，泉下有洞，泉水悉歸焉。洞雖不

大，然不論水之多寡；或連雨會羣山之水湊於其中，而洞能容之，俗呼爲歸水洞。倘無此洞，則山泉與雨水皆爲羣山所壅，不得泄。寨在山之頂，萬人居焉。常苦無水以給食，維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謀曰：若塞此洞，不惟能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迴於山曲，亦可恃以爲險也。然此洞雖小，能容無涯之水，豈非有神佛以主之乎？萬人皆待水而食，所係不輕，吾將盡誠心禱之於神，議塞此洞，借水以給衆；若神而有靈，必陰祐於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塞洞之方。德夫以維忠之意，朱書鐵爲板，以清酌祭神，擲板於洞，遂質之以土石，聞知者皆相視而笑，以謂兒戲也。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及維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故。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晏與戚方戰於宣州城下，被殺。

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於朝，詔劉晏解圍宣州，以觀察使巨師古爲之副。晏受命，卽日就道，師古以兵繼之。初，晏在常州駐軍，方率衆自西門突入，欲作過，晏曰：城中殺出之。至是，晏始到城下，未安營壘城，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大驚，賊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單騎力不能戰，退還至天寧寺，前隔小溪。是時暑雨大漲，馬陷於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鉤槍搭晏，晏猶手數刃殺十人，以無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到城下，具聞於朝，上憫悼之，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卽死所立廟，榜曰義烈。歲時祀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隨劉正彥掌赤心隊，降丁進有功。正彥敗，晏降於韓世忠，累遷至龍圖閣。四年，戚方反常州，適晏兵至，擊方大敗。及戚方寇宣州，知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晏追擊之，不勝，力戰而死。時稱其忠勇，立廟於常州。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府，執江東安撫使陳邦光，渡江而去。

金人焚燒建康府，虜掠人民，劫奪財物，出建康府城，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於六合縣，舟船入自瓜步口，首尾相銜，擺泊至六合不絕。建康城中悉爲灰燼矣。金人已渡，淮東無警，安撫直寶文閣張積尙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衆在橫山，帖然無一事。軍中惟飲酒賭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恣措置欲移治揚州，而揚子六合之民願保方山，子恣棄真州，金人據建康府，大兵入浙，猶有游騎往于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爲游騎所擾，而不過滁河之東。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于是真州爲羣賊所擾，已不可居。王冠率兵共守方山，後渡河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戰，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積乃棄揚州，金人據建康半年餘，江寧鎮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和州亦留兵戍守，雜以婦人，戴頭巾，著軍號，執兵器，巡防城壁，然無一軍乘虛到城下與之爲敵者。惟邵青竹篠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多，且兀朮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殺牛者，牛拒力甚，青取槍刺洞其肋，而牛用角幹青中股，青方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者率衆往收復建康。既至水門，暴雨雷電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殺之，遣單德忠爲次。又有都團陳德結衆欲殺金人，部勒已

定，前期爲朱都團所告，全家被害，及兵馬都監全沔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番官稱萬戶者常諭居民，願往探薪者，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戶之言，乃陰欲保護居民，使之出城以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

戚方圍宣州，遇劉晏直擣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於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之初，方妻管氏病癱甚苦，至解嚴，管氏不知，人皆以爲怪。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戶人皆出銀錢爲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至積草積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虛實，當先除去，而賊守甚嚴，乃斃人負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卽有應覓者。是夜果有草實其塔內，縱火，火爲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作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杯。初，方以宣州城爲龜形，當以眞武法禳之，乃令攻城人被髮，用紅帛帕首，方旣退去，摧壞者數十丈。

岳飛殺劉經，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經合軍屯戍宜興，飛領兵往建康，劫金人于靖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經軍將官王萬，報經欲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卽令姚政往圖之。政夜行抵宜興，以飛母命傳語經，適得家書，請略訪來議事，經不虞其詐，入其室，則有楊某者伏於壁間，遂殺經，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及金人戰于定遠縣。軍敗。閻勅就執而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於京東。因迎神社會，有繖扇搥劍之類，從物藉以爲資，遂擁衆亂。聚衆漸盛，乏糧食，殺人食之，號爲餓螽子。轉至淮南，往來于濠泗間。張文孝在其軍，謂之張鈴轄。文孝用扈鶚及李徽猷計，遂背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爲一軍。先是，閻勅在越州，除淮南等處招撫節度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錢塘，勅到平江，招兵得數百人。又聞金人在建康，乃分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州，見趙立，立方措置楚州，就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鈴轄之告，勅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勅，參拜且曰：「聞太尉將到，專來參迎，勑甚喜。」勑與文孝至招信，劉位發兵禦之于境，文孝戰不勝，勑與文孝往濠州界下，寨於黃連埠。文孝名爲迎勑，實挾勑也。是時，康民屯於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埠，破其寨，取勑及同行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李徽猷，得扈鶚，至定遠，斮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又拜舜臣以謝殺扈鶚雪父母之仇。金人周太師聞康民得勑屯於定遠也，乃會亳州大太師兵渡渦口。甲寅，周太師入自西門，康民出兵迎戰，大敗而回。大太師已自北門入，執勑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康民議追金人奪勑，聞康民渡渦口矣。宏相州湯陰縣弓手也，時人謂之趙之鬚。初，勑迎奉神御，起離西京也。於岳飛處借使臣十人，而宏其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濠州，遇張用，勑說用歸朝廷，以馬泉之妻一丈青嫁用爲妻。初，泉爲郭仲荀所誅，勑周恤之以爲義女。旣嫁用，遂爲中軍統領。有

二認在旃馬前題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劉舜臣者，用之參議官，用俾隨勅以行，故舜臣在勅軍，勅在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

姓氏錄忠義傳曰：閻勅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官。靖康初，累遷主管步軍司公事，上南幸揚州，勅留守京師。建炎二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府，會合王彥楊進丁進等兵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聖，會暴卒而止。三年，同杜充上表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絕糧，杜充起行在，勅亦領兵數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路軍馬往拒之。四年，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執。令同招張文孝攻濠州，史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勅被擄，後金人又攻康民于廬州，勅同康民與戰，敗績，復被執，勅詈罵金人，不屈而死。紹興元年，贈檢校少保節制。十七年諡壯節。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分衆犯陝州。先是，張浚以宣撫使往川陝也，經由陝州，留小潘防禦一軍于郢州。小潘防禦爲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會，超遣筠犯復州，凡所經過，井邑邱墟，人無噍類。於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劉位攻趙瓊寨。

位遣人攻趙瓊寨，趙立出兵擊卻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爲援，且以檄告位，大略言：瓊已聽當使節制，爲朝廷宿遷水寨當使，乃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炎興下帙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

范宗尹辭免不允。批答：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累擊權臣於方用，未嘗奸利以邀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參知於大政，尤灼見於所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詔一頒，搢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尤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再辭免。批答：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於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直於同時。卿識邃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於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并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常用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於素定，應機會於方來，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參知政事。宗尹具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平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宗尹謂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稍施快藥，立有顛仆之勢，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

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開言路，揀拔賢才，除剔緇蠹，節抑財用，以至惜名器，損僥倖，斥豪右，左右爛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寇准西。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柳子，蘄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但葉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問有毒與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動活之物，不論飛走與蠕動，得卽啗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爲神武副五軍。

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隸閣勅軍爲將，守泗州浮橋。勅棄泗州，諸軍潰散，增往壽春界，劫中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州轉往巢縣，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擣其寨。寨有舟四五十隻，皆淮西富商大賈及土戶富民。初來曾經兵火，不能迎拒，盡爲增所有。擄掠金銀財貨子女之餘，選壯充軍。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玠權知軍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周太師招孫興等還壽春，官吏居民皆送於西門之外，勸酒酌別，興與滕郎中及所部兵盡行，惟留僞通判陳浩然在州。興攜二妓毛馬女、楊蘇兒去，以金價

償其衆，自餘無毫髮之擾。輿在濠州凡半年，及才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軍馬都監李玠權管軍州事，玠用司戶參軍江洵武謀，因投拜官張宗望及僞通判陳浩然于獄，遂復用建炎四年年號。玠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以小溪巡檢魏進權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來朝。

七日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於橫山。張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復滁州。丁丑，至滁州，文孝退走，遂復滁州。

八日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於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州，卽以其屬李頡爲司法參軍。是夜與頡同宿於子城中，頡夢州城中屋舍盡倒，旣覺，以爲不祥。拂旦，文孝以其衆至城下，位引兵迎戰，位逢兵衆數百，以爲己之兵也，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戰，爲賊所殺。權知州苟某權知清流縣梅俊迪，權知清流縣丞張格，非等州縣官皆散走，朝廷聞之，卽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撻懶於孫村浦。

撻懶以大軍下寨於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咽喉之路，又作寨于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縣趙瓊水寨，民兵於城中。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寨，遣統制王彥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救兵。金人自壽河寨日遣三二百騎往來於孫村浦，聞立出兵，急遣鐵騎來救之。爲忠彥

所扼不得進，立亦聞金人以鐵騎來救，故不克攻而退，彥忠亦歸。

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爲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

周望責授招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樞密爲宣撫使，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宣撫使印棄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漁人入水求得之。以宣撫使職，弭節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擁重兵于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遁，以致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降賊，並緣爲奸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遂責授節度副使，連州安置。陳規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

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金人陷都城，規率兵數百勤王，半道兵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王在党忠相繼來寇，皆敗而去。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李孝義犯城，規與戰，頗克。會孝忠爲將，張世所殺，降于喬仲福。數月，楊進來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爲相分鎮，以規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趙延壽謀來寇，規擊破其衆，累加龍圖閣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屢破賊衆，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頗失民心。

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反復熟讀，痛心

疾首，不覺涕零。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楊雄所謂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亦無此失。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將帥，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卻敵之策，論列而序言之。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夷狄方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至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而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

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軍必不至于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精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守險設備，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卽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卽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俟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礮於封邱門外，大礮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令金人得之，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礮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礮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素治之術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礮碎之，亦可用單梢礮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礮禦近衆，其小礮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外；不謂小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礮每放一礮，小礮可放數礮，兼小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

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傷死，若要攻毀摧械，則須用大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礮，蓋欲摧毀城樓。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礮與小礮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礮座，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礮座，欲攻之。所列礮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者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礮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長一丈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筴相編，以備礮石衆多攻壞女牆，卽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礮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卽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礮石亦何能害人，亦可必其無虞也。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攻宋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撞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皆奇策；然持撞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橋成，連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礮二百餘所，七稍礮可施五十斤石，散星礮每座可施礮石數塊，礮石並發，又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若對樓傅城，則引衆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礮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而立得幾

人，與守城人接敵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角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立，其跡亦自危甚。自履危地，來與城上守城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于平田曠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況對樓于填壕上，惟可以直進，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則不得也。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雀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爲排叉木，隔在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擊刺，無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卻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燒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失，若守禦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于缺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處，兩頭措置，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而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濠，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

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卻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賊必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法，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展者，莫甚於礮。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礮攻城，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礮，城闕處必然難安，大礮亦難容數多，雖有礮臺，礮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礮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礮來擊。又城上礮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賊人用礮，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礮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礮，仍每座礮前埋立木爲依，敵人在外不見立礮所在；雖有能用礮者，何能施設？或又以爲礮在城裏，礮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礮則用一人於城上，專管理礮梢，與外物相對。卽令施放少偏，卻令礮手少挪脚太偏，則就令拽礮人擡轉礮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礮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礮稍小者。照料得一礮打中後，礮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礮，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礮，若止能如此，雖賊人用礮何能爲也？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篋籬，惟可以遮隔弓箭弩手，於礮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卻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

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亦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尙且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壕旣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都閉，有以土塞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開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乘便處，卽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之城內旣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賊在外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破。所以敢自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未枉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俟

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橫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副。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用大礮摧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裏，牆皆低下，則礮雖在外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迴曲折，移於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陷窞。何爲陷窞？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施設。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雀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

牆至城脚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女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卽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石矢，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濟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止是披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於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以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襍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械而無策以應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道也，故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是以善守者，藏乎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於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于近，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內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至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倖勝，尙以驕氣相矜。在規於未

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礮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況規忝冒職當次對，濫膺守臣，苟有所見，庶幾乎破彼奸謀，使攻城掠地之心，潛消於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無有遠邇。若州若縣，若守若令之人，強者愈自奮，懦者知自勉，孰畏乎虜人之來，攻城之械，而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壯者，不可不論也。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密則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虜人拔京城，當時攻械施設，略舉其捍禦之策，大槩言之，至于盡精微致敵之方，雖不憚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敵未至，則深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揆，輒序于僉言之後。

炎興下軼四十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巳。

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

程昌禹家傳曰：建炎元年八月，公以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尙書吏部郎官，自南都扈從至維揚，與時宰論事不合，出守蔡。二年八月至郡，已爲金人所破，軍馬散亡，盜賊充斥，公乃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其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爲強兵。三年正月，杜充留守京城，招納賊寇張用、王善而復逐之，遂圍淮寧兩月。張用分其衆號二十萬來寇，三月至黃離，去城二十里，公度其遠來未食，先遣汝陽縣尉杜湛設伏，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潰，擒其次首馬友。六月，杜充赴行在，檄公爲留守判官，月中至京城視事。京師屢經虜寇，獨啓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皆以爲病，公至欲盡闢之。又游手艱食，市多鼠竊，犯者雖一錢皆死，公改一錢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牋于留守司，丐公還曰：「蔡薦經寇攘，自公臨治，盜奔他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時爲宣撫，聞之，檄公還。」八月十八日入境，城中來告，前攝守滕收招巨寇王民，所謂一差鍼者，合王清兩軍，約數萬衆迫蔡，已入西境，攝守以其弟故，許其入城，吏民知其入，則蔡爲墟矣。亟言不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賊掩至，趨門不克入。公令營于城東，來丐糧曰：「吾廩未嘗餽，賊求市倍其直乃售，賊留日而

行過平榆，乃肆掠。微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沒角牛楊進衆十餘萬寇真和，進雖降爲西京安撫，然擄掠不已，且百端需索于蔡。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糧，吾不忍也。一切絕之。既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其時雨且夜，劫其寨，俘斬不勝計，賊不能安，怒且恐，乃合兵四出聚糧，造天橋，雲梯謀攻城，公亦爲戰守備。九月十一日，公被召赴行在，方趣裝，忽聞金人渡河陽，公乃上聞，乞留捍禦，寇退而行，未報。月末得上蔡狀言：虜游騎入二十九日，虜騎數至城東及城，大軍至屯于南東北三面，約五六萬衆。公令戒嚴，且遣人絕城而出，告警于行在。由是朝廷知兩番虜入，始檄諸道爲備。十二月初二日，公遣賈貴出兵擾虜營，虜之祁王席其累勝，勢甚張，衆亦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鼓，既獻俘，士氣大奮，公乃啓扉縱之。至初四日，生獲逾七百人。虜睥睨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出師尾擊之，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楊勳，斬馘甚衆。又破田僧哥、蟲子兵，擒哥，公奇其狀，愛其勇，弗誅，復委用之。後卒爲良將，所謂田泉者也。四年二月，以既除代，奉詔提兵赴行闕，會有旨罷諸路勤王之師，除公鼎澧鎮撫使。

解濟爲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荊州府。陳求道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才起，復爲金房均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寧爲淮陽順昌府。蔡州鎮撫使。兼知淮寧府。翟興爲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

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鎮，范宗尹建議也。五月二十二日，參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奏：臣等恭

議，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爲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東京西州軍並分爲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河南福建兩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並歸朝廷，及依舊制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錢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聽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緣今初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爲蠲免上供三年，俟事力富實日，自合依舊。一今來分鎮州軍，多經殘破，或緊要控扼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辦應管內州縣官，並許辟置，知通令帥臣，聯名具奏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污勤惰，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聽節制；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奉聖旨依奏。至是除陳規已下鎮撫使。

開居錄曰：宣和以來，宦者童貫弄兵，蔡攸并幹樞柄，邊帥大率皆小人，以賄賂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驕惰不可用，且零落盡矣。今虜大舉南牧，不復可以支持。靖康初，淵聖下令，河朔欲令郡將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衆，宰相黃潛善以爲非急務，悉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于餘杭，潛善旣罷，余謬當柄途，而士大夫復以藩鎮爲請。余爲擇熊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問陳以謂宜徵蔡祖，初議時制，宜行在爲京西，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余罷去，事亦不行。次年六月，范宗尹爲參政，申其說置鎮撫使，遂以爲相，降詔施行；然規模參錯，多寡不均。李成以舒蘄光黃四州叛，徑擾江西，孔彥舟授鼎澧辰沅靖五州不赴，遂犯湖南，劉綱授濠泗，岳飛授通泰，趙立授承楚。

薛慶授天長，郭仲威授眞揚，王彥授金房，皆不能守。惟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禮在其中，故授。以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衆，稍稍爲患。仲爲其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爲僞齊所逐，鎮遂廢。婁室撒離喝黑峯敗，曲端軍于邠州白店。

節要曰：時撒離喝陣于高原，婁室黑峯率衆先戰，官軍禦之，賊少卻。撒離喝恐懼，至于號哭，無何，賊勢復振，官軍敗績。由是賊中目撒離喝爲哭啼郎君。

二十二日壬辰，知六安軍邊某殺金人盡殪。

邊某初以金人寇城，遂投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百人屯于六安，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強壯與射生戶皆聚於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某雖已投拜，而強壯射生戶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安之民北去做土官。李大使者與邊某等密謀先事殺之。每日邀請趙團練不疑。壬辰，邊某及李大使率軍民及射生戶並殺金人皆盡。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某棄其城。

邊某已殺金人，卽告報居人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做買賣。近晚又告報：二十四日棄城盡出，出盡焚燒，令各備乾糧。甲午，果棄城。邊某令後軍洪某掠後放火，城中一空。是時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境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湖北士庶失業人多歸之。李大使爲李成敗北，去壽春境，被殺。

戚。詣張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侗里張俊以兵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鄉路窄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興齋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乞降，與其徒鄭某號爲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見俊，俊先見戚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方曰：「不敢。」俊曰：「爾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謝。」而見三哥哥者，俊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曰：「不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爾復欲反。」乃呼證左而問曰：「是人果欲反乎？」曰：「實欲復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兵馬簿，有馬六百匹，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自方到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炭火燻去漆，乃黃金也，以償博負。每一博不下數枚，于是方已受正使矣。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七月十二日壬子，馬吉爲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甄采聞於朝，卽與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興國軍，路艱阻不能行。四月，朝廷差內侍蔣堯輔來迎請，柔福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祇令采至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發蘄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具奏，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事，上覽奏，卽降旨令世清徽州駐劄，不許赴行在。世清屯於徽州之黟縣，馬吉以潰散餘兵，方擾於旌德太平之間，世清屯黟，卽率衆往迎之，爲世清所敗。其提舉官孫抃死於亂兵，吉自長壽由涇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劉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城而還。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府。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船數十艘，又聞金人已渡江北，屯於淮東。增乃率其衆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繞城劄寨。甲寅夜，以舟百艘，載攻具，傍東南城角攻打。賊衆約二千餘，併力齊攻，知軍州事郭偉盡力禦之。有三賊首稱是閻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銳者，請出挑戰。荻港巡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人歡呼，賊衆稍卻。戊午，數百人寇城，有賊首執大刀，有牌旗寫中軍將劉順，順引衆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引牙兵魏進士軍洪亮等下城與戰，賊遂退去。賊驅虜居民於城下，剖巒殺殘，又縱火焚燒天慶觀及民居，攻城不克，屢爲官軍所敗。

張用奔於漢陽，受鄂州路安撫使招安。

五月，張用諸軍在淮西乏糧，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曹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州，絡繹不絕。至是，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衡、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爹。王林者，謂之王鐵，斬相州人。初曾被擒入布袋，倚船板上，用刀斫其頸八刀，以爲死矣，放入黃河中。無何，布袋繫頭脫，遂爬而出，漸得活。又謂之王八刀，後爲橫行遙郡張俊部下作馬軍將官者是。馬老爹既死，用聞之曰：軍容不整，至使軍中自相屠殺，豈爲殺一馬統領乎？乃是欲殺張俊耳。用請從此自往求一死處，諸人各耐辛苦，有隨用去者。至淮陽，有衆一二千，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軍范某懼倉庫不能給，乃以軍事并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爲知軍。鄂州路安撫使李允

文遣張定國往招用，用受招安，定國乃遂旋，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遽濟渡乎？乃移文問之，用懼，遂反。自漢陽界擄掠強壯而去。允文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馬老爹之死，又聞用自奔去，大怒，令執捉中軍人，到卽斬之。成常恨中軍統領官吳某，實不同共謀，成使人執至，責以軍律不整，使下有謀上者，遂斬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衆奔於興化縣。

郭仲威擾平江府之民，朝廷聞之，遣張俊來治仲威之罪，仲威覺之，率衆出平江府遁走，屯於興化縣，朝廷授以眞州鎮撫使。

巨師古軍于杭州，薛成軍于婺州。

炎興下帙四十一

丁卯，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於北京國號齊。

金人册豫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爲通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今有遼，連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旣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卽從來議，豈期天子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纘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迺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諄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權好。地盡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要，悉同文約。旣而官軍未退，夜盡衆以犯營，誓墨纒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搆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申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旣昧神明，迺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无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當共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重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爾咨，具位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

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蝨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卽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貞虔誠，昇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玉冊計六十六方，每方字兩，行金填字。每豫遂僭立於北京，肆赦云：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无依，內離民心，致螽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荆榛老幼，生靈廬舍，多爲之灰燼，原野厭於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降福，宣命亟班於上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屬乞退閑，竟无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暮年，蔑著錙銖之効，雖近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饑荒，方圖自劾而歸，敢有懷他之望，命顯冊之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章，无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迫，軍民不容於遁逃，至於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

爾實有天數存焉。知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尙循牆而欲避，勉膺位數，若負刺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尙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風，望誤多罹於憲綱，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畀之降？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贊眇沖，以臻康泰。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柬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尙書右丞相，弟益爲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倕李儔鄭億年臣，豫以儔爲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

節要曰：先是，虜中僞留守高慶裔獻議於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汴京旣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於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循邦昌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无以恩歸他人。蓋以金人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淮，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乃粘罕腹心也，恐爲撻懶所先，遂遽建議，務欲功歸粘罕。粘罕從其說，遣慶裔自雲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豫節制舊河爲界。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

敢言之，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爲劉豫，郡人迎合虜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惟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諾之。粘罕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稟於虜主吳乞買，從之。故豫得僭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爲已見獻於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東，指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揣意求於虜，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太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戶俟韓常戰於眞定，大敗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於眞定西山胭脂嶺，大破常軍，常軍千戶劉慶餘爲礮折其頸，金人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在軍則權爲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爲散民。

三十日庚午，水賊崔增攻太平州，不克，退去。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秦州鎮撫使。

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岳飛獻俘於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秦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京西制置使曹端者，自京城陷，聚衆擾於京西，號爲曹火星。馬千秋遣人招之，屯於襄陽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強壯爲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盡爲董平攢集，屬董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願歸于仲，仲之衆漸盛，遂自光化軍將寇襄陽。千秋遣端禦之，并檄鄧州譚竟爲援，端與仲相遇，以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去。端以獲捷報，千秋會遣騎兵五百來策應。千秋曰：譚安撫軍馬皆精銳，當策應功耶？端遂率衆退於中廬南漳之間，且曰：令馬軍退賊。仲聞端已退去，整衆而進，與鄧州馬軍遇，地勢皆坡坂而有低林，俗呼爲李蘿岡，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遂寇襄陽。千秋公安親隨兵，未嘗歷戰陣，皆輕佻欲出戰，千秋不許，至於再四，乃令出戰，悉用行纏札腿，以青紅帶繫足，著新布衫，如市井門做場弄棒人。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親隨兵纔過未盡，卽突出，盡喝令坐，親隨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殺之。方其敲也，有一人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你擡擔，仲之黨皆大笑，有失杖者，千秋下統兵官□仲正等諸軍皆散。千秋棄城奔於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使圖端，闢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衆軍皆散，或百十人，或三三百人，各爲火伴者，莫知其數，惟後軍

李忠寨差遠，獨不散，散與不散者，盡戴白巾，聲言爲曹太尉報仇。千秋不可居，乃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日丁丑，李允文爲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允文以教王寓辭避奉使，謫閑者數年。張浚爲川陝宣撫使，道出鄂州，允文謁之，浚與允文偕行至京西，以爲京西提刑。時趙宗印屯於鄂州，欲隨浚入川，乃以兵馬盡交與允文，而吳錫初受宗印招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爲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盡以其兵行。

張浚爲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十乘啓行，尤貴文武之兼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褒，用竦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沉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略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壖；偶胡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之忘身；坐掃妖氛，用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醲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眞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旣每存於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十日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

廬益辛企宗護衛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楊惟忠防衛六宮。

王瓌軍於信州。

王瓌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處州，爲神武右軍馮宗回追及，戰於天寧寺前，瓌走福建路，宗回及李俸追至南劍州，然瓌乃潰兵，非盜賊也，朝廷命軍於信州。

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軍敗被斬，郭仲威棄其城奔於興化。

兀朮自建康回軍，至六合縣，欲發舟船取楚州路，行而趙立在楚州，薛慶在高郵軍，舟船不可發，故兀朮駐軍六合未得歸。撻懶自壽河寨往六合，見兀朮議事，請益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取楚州；兀朮乃分三太子兵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爲眞州鎮撫使，移文報高郵薛慶，慶知金人欲攻己，於是率兵來揚州會戰。庚午，慶至揚州，與金人遇，遂進戰，不勝，慶引還。金人追至東門外，慶墮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

姓氏錄義忠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軍，善用大刀，勇冠諸軍。知樞密院事張浚

往撫淮南，至高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浚部下陝西兵三千多見斬，逼浚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南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元年，金人攻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斬金人兵甚多，慶力戰而死，世稱其忠勇絕倫，能以功掩過者，惟慶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於揚州，卽長驅侵高郵軍，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於通泰。高郵軍遂陷。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徒黨歸於鄂州。

張用已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爹事捉拿，中軍人多被殺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隸麾下，中軍人皆歸之，有衆二萬餘人，皆訴無糧食。一丈青曰：待我措置，猶未知用！投鄂州受招安，俄有人報用已受措置司招安，一丈青乃率衆趨鄂州，避馬友不由漢陽，取間道出漢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起趙瓊寨民兵於城中。七月，復放歸本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撻懶欲併高郵，金人共攻楚。立遣楊柳金率親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首領，共圖解圍。楊柳金至吳城，土豪徐宗成曰：滿家良賤，皆爲楊柳金殺戮，今乃敢來此耶？遂與土豪衡進及瓊等謀殺楊柳金。割斷楊柳金脚筋，以棗木爲大枷，械其頸，置之井上，垂其身軀而死；扛出之，擲屍於清河中。親隨五十人，惟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被攻急，立聞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己，差蔣某招諸水寨，無應者。趙瓊贈蔣某銀衣服等使歸，援兵遂絕矣。

李邦彥、吳敏、李綱皆復舊官。

張琪移屯於襄安鎮。

初，張琪屯於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糧草。琪懼之，移屯於廬江縣。四月，琪破磐山寨。先是廬巡檢者聚衆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之人以爲姦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屯於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乘哲莫儔吳拜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觀汪藻李擢陳瓘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議者議其不公。

翟興令其子琮及趙林敗金人於永安軍。

金人侵犯陵寢，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由河陽南州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襲遂至澠池縣出界。

翟興加武略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爲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內勸農使。

朝廷以分鎮之權，擢翟興爲鎮撫使。制詞有曰：果毅自奮，智略有餘，總合師徒，賈攜劍摧鋒之志；襲遂勇寇，有履軍搃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沒，興以京西與河東河北接境。是時尙有忠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願順番。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向密王簡王英等數十寨，願聽節制。興具聞於朝廷，上大喜，遂命興經制使。王擇仁同領其事，擢興節制應援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興

遣人作商販渡河密齎撫諭，自是并汾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等數州山寨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汝義李遵宋德輩至河陽見興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除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既到，昌禹檄傳鼎澧間。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

太平村入湖南界，至寧鄉縣，王以寧率師拒之，不勝，彥舟遂入據潭州。
撻懶使特木也萬戶撫趙瓊寨。

撻懶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瓊寨爲楚州之援也，乃遣特木也萬戶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發援兵。又徐宗成等殺其來使，楊柳金遂約特木也萬戶至宿遷縣，迫瓊等諸首領聽命。

炎興下帙四十一

起建炎四年八月一日庚子，盡十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於饒州。

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楊惟忠王瓌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江州，頤浩乃駐軍於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據於京西湖北也。以其衆寇德安府，圍城數月不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買賣鹽一斤爲錢二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留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上命招友受降，友許諾。約既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於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泰州鎮撫使岳飛入泰州。

七月，岳飛除通泰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泰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騷擾百姓，尤得民情。

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州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

買賣，不殺掠，如官軍焉。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不忙，以衆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長沙平，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仲據房州。

王彥在金州時，中原盜賊蠡起，大者據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榛，無所資給。惟四川號爲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猛得宜，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倫、清韋知幾皆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伺四川之意。擁衆三十萬，直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者，彥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爲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血戰不勝，馬陷于淖中，其子璋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璋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爲賊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避賊鋒。彥曰：方今醜虜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背受敵，柰天下何！吾荷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老母託其友，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爲角犄。時官軍纔二千人，彥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效鼠輩偷生負國？敢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己未，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

士悉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陣黃水，還據房陵。張浚以陝西五路軍於富平爲婁宿所襲，諸軍不戰而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削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州，興汴以固根本。設若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俊，其氣亦銳，見兵馬已集，謂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彥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彥以計不行，卽請爲利州路鈐轄而去。後浚駐秦州，金人敗吳玠於彭店原，後還河東。浚欲大舉，因問威武大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且宜大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訓將軍印，猶用端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端固辭，遂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浚與幕官劉子羽輩專爲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則一掃金人盡淨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奔應聲曰：不知是怎麼地一掃？用條帚掃抑復用掃帚掃？一坐皆驚愕，浚亦默然。是時大舉之議已定，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將官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楊晟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旣舉，晟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於富平，金銀錢帛糧食如山。

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爲都統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萬，約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卽索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復當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於大封縣，相去八十里，而婁宿李革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凡數往，金人不報。浚大書於榜曰：有能生致婁宿李革者，雖白身，亦授節度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宿李革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對壘，榜其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一疋。婁宿李革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固，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以爲常，浚以婁宿爲怯，且曰：吾破虜必矣！幕客有請以婦人巾幗之服遺宿婁者。諸路軍民，運糧草輜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爲小寨，以車馬爲衛，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軍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據高阜。浚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是日也，婁宿李革選三千騎，蓐食令折合，李革率之，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惟環慶路經略使趙哲牌旗不及卷，衆呼曰：環慶路經略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奔爲詩曰：婁宿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料料不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以

爲譏而怒之，彼曰：非敢譏也，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衡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息，已未礮著敵樓，礮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一男方總角，或遭擄掠，或遭殺害皆盡。後有一人見其男在虜寨中，猶言我爹爹死後便有此事，聞之者爲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嚙齒而怒，常戒約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輓壘，合隔三五巷爲一間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每戰皆親履行陣爲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城陷巷戰而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張巡、許遠之上；惜乎死于礮之餘威，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毅，立廟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兵入楚州也，有徐州將兵約數千，強壯惟二千；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兵也。其不滿萬人，受圍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城初，有野麥豆可以爲糧，後皆無生物，有鳧茈蘆根，男女無貴賤，斲掘之後，水沒城中，絕糧食，至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相食，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始，四縣民兵爭門而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有萬五石琦、蔚亨，號爲千人敵，皆得出；惟左彬不忍棄其妻，彬乘馬，坐妻於馬後，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人，力困而死。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

屍改葬，自頂至足無一支脫落者，惟左股爲礮所傷，骨折不續，人皆奇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爲軍卒，建炎三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衆寡不敵，率兵走楚州，尚有八百。時無守，卽命立爲泗州鎮撫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守，咸拒破之，城中居民有小過，卽誅斬一家，使無遺類，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爲人巴，懸之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正梗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聚潤州，畏大金不敢進，朝廷命以兵救立，不敢來，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於城上，中礮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城中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賜廟於楚州，號顯忠。

追薦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并陷沒官吏軍民，黃籙道場青詞，伏以比者醜虜憑陵，羣方震擾，塗炭旣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爲國城守，提孤軍而力奮，冒強敵以直前，拏兵幾及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于乾坤，雖云壯志之莫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遽沒，極恩數以難酬，輒罄丹誠，仰干洪造，按科儀而載拔，冀仙聖之來臨，特垂助順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爲物，以勸事君。

追薦趙立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粉排難，當力蹈於危機，福善禍淫，固莫逃于昭鑒。惟干城之故，熟實當世之奇材，旣忠勇以忘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神仙，況存明

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寨逃歸。至漣州軍丁禩水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與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爲撻懶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遷南官遷徙之人各逐便，硯童與兒翁順皆不欲舍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撻懶提兵而南也，命檜偕行，檜密與其妻王氏爲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爲喧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貲財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爲任用，而乃棄我於途中耶？」喧爭不息。撻懶與檜之居比鄰，聲相聞，撻懶妻一車婆聞之，請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爲監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撻懶，撻懶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硯童與兒翁順亦偕行，檜爲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爲隨軍轉運使，在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浦寨中金人紛紛爭趨入楚州，檜常以稍工孫靜爲可與語，遂密約靜於淮岸，乘紛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與兒硯童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至漣水軍界，爲丁禩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知水寨尙爲國家守，乃告之曰：「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奸細，陵辱之。」檜曰：「此中有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

謂有賣酒王秀才，當令一看之。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檜，以給其衆，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苦不易，衆皆以爲王秀才旣識之，卽不可殺，遂以禮待之。觀童與兒翁順泊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

王闢以其衆降於王彥。

王闢曹端自襄陽潰散，屯於中廬也。闢殺端而侵秭歸，不知地利爲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追之，乃復取興山縣路，退於房州。是時，桑仲方攻金州而未敗也，闢爲仲聲援，及仲敗，闢不敢進，彥遣人以逆順諭闢，使闢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賊榮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悟，請降，彥欲詣闢壘，衆謂闢雖願請降，然心反覆，不可知。彥曰：我以至誠待闢，闢雖詐，何能爲？遂肩輿至闢營，闢大驚，迎迓甚恭，彥共飯與闢對食，開諭禍福，闢與其黨皆俯伏聽命，遂詣宣撫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願爲之用，闢後腰斬於興元府。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特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犯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其口能容拳，則爲公侯，令進彥以拳納口中，纔容半許，道人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語進彥曰：汝不可自發心逃遁，俟有人教爾去，去卽無害。進彥曰：諾。至衡山，防送者曰：嗟

夫生爲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叱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之而去。後投韓世忠軍中，隸彥先隊下。世忠兵潰於沫陽也。彥先與本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衆有數千。彥先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爲義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船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於金人，進退未得。至是，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彥先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爲金以舟船簇擁，彥先全家皆死於淮河。時進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衆，遂爲首，後於許浦受劉先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於徽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呂頤浩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渙、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錢糧闕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於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略使趙哲。

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悞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路兵先走，浚卽令擁環慶路經略使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朵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於堦下，不厭公議，衆語諠譁，浚遂以黃榜赦諸將以安衆心。

張浚放散五路勤王兵

趙哲已死，諸路帥聽令張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張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闕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略使。

慕容洧以環州叛附於西夏。

哲趙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豈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容洧覺之，懼，遂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先救環州，洧附於夏國。

炎興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十月初一日庚午，
靈十二月二十七日乙未。

六宮至自虔州。

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佗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而外假恭順，光黃州鎮撫使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其城而去，迨途艱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成軍中。自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知州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固守。紹先字嗣祖，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閻惟喜其爲人，以女妻之。京城陷，僅潰敗，紹先隨之至江州，僅留紹先，以衆數千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酈瓊圍固始，紹先以兵援之，固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後率衆歸江州，明喜之，辟爲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批答勅李回省所奏劄子，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事俱悉。朕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策慮出乎拘攀之外者，不足

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當世之才，遂古之學，詳練精密，爲時著明，故聞千里之造朝，寢食不忘于虛佇，擢眞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徽州密戶也。有勇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以爲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爲平交，嘗曰：岳丈所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飛，則曰：岳丈，傅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爲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會劉光世遣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應援，德與慶交馬，而慶言欲復事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聞其言，告於飛，飛銜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籌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問有功者爲誰？慶曰：傅慶在清水亭有功，常賞傅慶。飛大怒，叱慶下階，取戰袍焚之，搥毀其金帶，乃曰：不斬傅慶，何以示衆，遂令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容洎背叛，遂退還秦州。

趙彬、張中孚叛降於金人。

慕容洧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將官張中孚、幕官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逐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中孚、彬以錡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王善餘黨推祝友爲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內，俄復渡淮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爲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聞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劫之，遂殺李防禦，衆遂推友爲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爲糧食。

翟琮及李興敗金人於陽城縣，擒其將保骨、李堇。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與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率裨將李興渡河，攻劫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李堇，得都統印記，獲首級、器甲鞍馬甚多。興就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準等率衆來歸，自是李興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除禮部尙書。

秦檜既脫虜寨，達漣水軍丁禩水寨也。禩發遣檜還行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張守嘗爲密州州學教授，檜亦嘗爲之，故守稱檜爲可用，上甚喜，卽除禮部尙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爲神明之德，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爲難。況乎踐祚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蓋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辭爲？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郎。檜陷虜，信息不通，時妻兄王喚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爲檜立嗣，名曰熹，俾承恩受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熹見檜，檜甚喜，以已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寧叛附於劉豫，僞授戶部侍郎。

馮長寧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於劉豫，請立什一稅法，豫從之，僞除長寧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於鼉潭湖，破其菱城。

張榮梁山濼取漁人也。聚梁山濼有舟師二三百人，常劫掠金人。杜充爲留守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郡刺史，軍號爲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

食，駐於鼉潭湖，積菱爲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於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冰凍，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菱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菱城，率舟船，遂入通秦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秦州。

岳飛爲通秦州鎮撫使，軍於秦州。會金人撻懶有占通州，有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菱城，虜騎侵入，飛以秦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於江淮，軍而棄秦州。

張浚退軍於興州。

張中孚趙彬既叛，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容洵叛，乃徐引兵而西。於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尚原，孫恂段丕則相繼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張浚聞虜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輜重悉燒毀。初浚欲大舉，惟劉子羽議論契合，三尺之童皆知其非。幕官兵官心知其非，而口諾唯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力言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求見浚，浚慚，諸事悉委之。楊晟□□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晟□既用事，乃言金人必欲舉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金洋一帶，候金人歸國，然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實已置陝西於度外矣。興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虜情次第，適來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聽，遂失全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從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衆渡江，往新市薛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船盡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遣棄舟船，大小僅數椀，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沿江北岸，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江南把江口，不容渡。友衆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督張口死于江，遂以諸舟星散著岸，上下占十餘里。綱之兵不及分，而友之衆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衆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衆，有舟船數百隻，與李彥先、李進彥皆在東海縣。李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爲彥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義人護宗室士幹至橫島，文刦之。士幹稱是濮恭懿王之孫，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士幹送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泰州。

撻懶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爲守，遂率軍萬人陷秦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道州軍事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秦州，知通州呂紳懼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終不免于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爲諂，遂罷之。

王彥敗桑仲于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常從間道遣兵斷其糧餉，亦請援于宣撫處置使張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師攻白黃水，兵既接，賊氣懼，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勝計，凡爲賊誑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爲三州鎮撫，自此李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衆，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榷場通南北之貨，譏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欲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備，爲青所敗。增在無爲軍界內，屢與張琪戰，沿路以

虜掠爲資，所至無遺。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澤縣，得頤浩差人來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俊、江淮招討使。

杜充至雲中，見粘罕。

節要曰：充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非不能拒敵也；而望風屈膝于穹廬之間，何背君負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起鵝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爲鵝敗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擒而破之，鵝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既得鵝，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鵝殊不屈。粘罕異之，徐謂鵝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鵝嫚罵曰：爺是漢人，寧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竟爲賊所害。噫！里正之役，非將相之權也；烏合之衆，非士卒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山寨之固，非長江之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刺刃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賊，鵝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抑何遠也！充聞鵝之風，豈不愧歟？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
盡二月二十二日己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盍新年紀之頒。朕遭時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百憂，于今五載，曷嘗不未明求治，常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非陋是安；恐九廟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辭。然生靈久困于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繫身于異域，旄倪暴骨于中原，桑田失時，男女墮業，僅存常產者，苦斗升之斂；乍失故鄉者，無寸土之依，或迫飢寒，散爲盜賊，始焉莫之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于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厭，哀否運之已窮，戎馬雖來，邊防粗備，嘉興照臨之內，共圖休息之期，紹奔世之宏休，興百年之承緒。爰因正歲，肇易嘉名，發渙號於治朝，霈鴻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爲紹興元年。於戲！小雅盡廢，宣王嗣復於宗周，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靖言涼德，敢對前人，尙期中外之彝倫，同念祖宗之遺澤，輔成此志，永底於休。

遙拜太上皇帝表本。

表曰：接千秋之統，推神筮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

道君皇帝陛下，體道粹精，惟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游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之猶賒。鴻雁雖賓，莫隕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入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下，宋統領者，密詣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盡殺軍士，正總管之罪，用驚，乃別告報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教場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使請糧。于是軍士有去意，不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留守城中，統領孟振、王林等以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寧。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啗，馬進賊兵晝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飢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戰，爲進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沿江安撫使姚舜明與紹先議棄其城出奔，紹先知其勢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關奪西門走，瑞昌、姚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衆入城，大肆殺掠，日晚石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二百員，悉殺于庭下，資學士易簡及其子寓皆死於亂兵中，其

不死者，惟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沿江安撫使統領官呂諤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被虜人口，自此被虜人口皆爲親人識認而去，成許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巳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以討李成。

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爲文書符識，以爲幻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爲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戊申被命，已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騷擾，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爲如此，有累於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善勸而止。他日，飛與兵官押馬，舅亦同行，舅出馬前，飛而馳約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歸白其母。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飛爲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飛也。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爲舅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解。飛留老小于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敍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兼招沿江盜賊，亦受俊節制而行。

金人寇廬州。

金人寇揚州。

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衆往咸寧縣。曹成、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久屯于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於鄂州，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成于上元日，率衆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隨二千人往咸寧，與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當縱諸軍一蹂躪之。」允文許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門，出東門，下寨于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鄂州無錢糧，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于是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員秀才，恐其往浙江說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止，至五更忽霽，月色如晝，而笛聲已催行矣。官員秀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南。閩勅贈檢校少保。

先是，閩勅在定遠縣被金人執虜北去，金人欲官使之，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金人寇西京、西碧潭。翟興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鐵騎數萬，犯南河，寄治所西碧澗。時翟興以乏糧，方散遣諸部，就食于諸邑，所存親兵方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授以方略，設伏於井谷，遇金人佯爲奔北，金人

果以說士二十八騎馳及玕軍，伏發，皆獲之。乃酋長忽沙郎、君十州郎、君柳、檄郎、君佛、面郎、君等，餘衆皆潰，乘勢追襲至會坑口，大張小張店還。

秦檜參知政事

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烏獸同羣，卒奉身而旋返。虜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旣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

二月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市，薛店也，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留使兩句，方許受招安。是時，友之衆四散擄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安吉縣者。據安吉縣幾半月餘，亦無一官軍誰何之。惟韓世忠差人齎榜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旣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冠不從，友以兵擊冠軍，冠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羅潭，爲金人破其菱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爲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州，糧且盡，取人爲粃，斷其首，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 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于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軍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撚小金盤龍紅袍段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爲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歎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卽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卿趙瓊劫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戶部尙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治運河并開水，悉以江浙擄掠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州既陷，居於趙瓊寨中，與瓊謀劫其舟船，乃以二百餘人，夜掩不備劫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婦人稱是尙書右丞稅稅之妾，持戶部尙書印，并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而徐士亮徐宗成取其印，并玉甕云。稅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弟五官人者，善曰：我嘗提二十萬衆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爲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金玉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尙有金人藏船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鬪，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爲鄧兵所敗，欲引衆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膺以爲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浚乞不除仲鎮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州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譚兗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兗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聞四郡，三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爲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聞仲連敗，屢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兗併力剿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兗，則忠義者知勸，而盜以少戢矣。夫兗鎮襄陽，則漢沔漸寧，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伏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浚雖知其非便，深嘉膺言而不能行。

炎興下帙四十五

起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
癸巳，盡四月十日丙子。

二十六日癸巳詔侍從條具時政。中書舍人汪藻上書。

書曰：准尙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劇上，甘心蹈斧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爲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于臣等，倘猶狃習故態，用猥鄙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溫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爲方今所急者，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爲愚，雖不克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爲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則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羣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以爲足以卻之乎？專於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以爲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爲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視，無一人奮然爲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爲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爲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

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察之。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爲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示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爲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爲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曰：今膽落于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違詔進馬，于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已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敢復萌於胸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尙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羣臣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爲言；及進言於陛下，不過掩撫目前，爲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爲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重于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焉。是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惟我之聽。不然，齧銜詭轡，毀首碎胸，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漢高祖之諸將，其彘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厄于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

者，卽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旣敗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爲楚王，以信之才，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勝之故耶？信常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俛首爲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于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懷心者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擁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擁代崇文者，黃裳得其領要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亦豈出此哉？今陛下於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術以待之？如此則平定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擁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爲之役使，此命之所以行，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蜀先主所與謀者，諸葛武侯而已；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今大臣之任，宰相執政是已，陛下以爲謀之不臧，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

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必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爲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于此曹何有？然致是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爲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帥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于得而後已，朝廷豈不甚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趨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爲等威。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抑何陵遲之甚也！兼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重之，博採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于朝廷而爲之役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言其說，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爲可行；便於己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爲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爲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使無參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爲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舉爲盜區，國家所有數路，不過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于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爲非，尙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黷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槽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朝暮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而聞也。

鬻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而知也。尙何以生財爲哉？惟痛加裁損，庶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以裁損者，禁中之汎取。何謂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二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大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眞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旣得主帥借補，便得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檢，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賤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則便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爲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于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之泛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欲，必無嬾嬌橫給，燕遊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收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拮斂之瘡痍，而實濟軍國之用，誠非小補，幸無以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之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

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預防也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爲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耶？晉以六卿帥師而卒于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也。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之符，祖宗于此，蓋有深意。今諸軍之驕，樞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材，遂至于寥寥如此哉！意偏裨之中，必有英豪，特爲二三將臣，抑之而不伸耳！臣以爲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裨十餘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爲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勿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遺史曰：藻之言，深切時務，偉矣哉！惟論將帥之名分，抑之太甚，不能無文武黨比之私，其言使將臣毋數燕見者，是豈知蜀先生與關張同臥起，使將臣無得參議論者，是豈知漢光武與賈復輩論朝政，藻徒知三衙，見大臣執摠肅揖之恭，而不知廟堂延接，自有官制高下之式。藻又謂：此曹何所知識？是待將帥以無人矣！此書已傳兵，將官皆不堪之，有令門下進士作，不當用文臣論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蔡京壞亂綱紀，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

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遁逃；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踐京東京西陝西淮南江浙之地，爲王臣而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時特有一二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又其甚也；張邦昌爲僞楚，劉豫爲僞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二途，若水炭之不合矣！

桑仲以霍明知郢州。

郢州新遭張用曹成之後，百室無一二存者，桑仲以其黨霍明，領兵二千，知郢州。明，郢人，爲遞鋪曹司，有膂力，善戰而敢殺。

孔彥舟陷潭州。

三月十三日巳酉，張俊敗馬進於玉隆觀，進走江州。

初，張俊進兵，急躡豫章，至則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必矣！乃復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賊首馬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俊復細書答狀以驕之；又命王奔闕，水軍于江中以疑之。賊勢方強，謂俊爲怯戰，俊諜知賊稍怠，已酉，遽命大軍亟行，徑濟生米渡，遇賊先鋒，擊敗之於玉隆觀，乘勝追奔至筠州。進方擁數十萬衆，據筠州。進者，成之驍將也。出兵背筠河，先守要地，俊領步卒與賊迎戰，命統制陳思恭、岳飛、楊存中等，分兵兩道，以午爲期，視旌旗所向，兩道俱進，俊前擊，至午，兩道精騎，自山馳下，賊駭亂，退走死者數萬人，俘八千人，俊督銳卒追至城下，賊力不

支，乃夜遁走。遂復筠州。臨江軍所俘者八千人，俊疑復叛，是夜遣陳思恭盡殪之。進之據筠州也。三月旦日，設香案，望闕而拜，有黑風如蓋，自天而下，漸低，乃聞有聲，徐視之，則散而爲羣鴉，不啻數萬。誼諫于庭中，尅擇官以爲不祥。進曰：何以禳之？尅擇官曰：當易旗幟，改軍號，可禳也。進從之。卽命易旗幟，改軍號，而申成照會，成見之不喜，謂進有背戾之心，回報責之，至是果敗。筠州退去，南康軍遇巨師古兵，與戰，師古軍敗。是時，崔增以水軍往南康軍，到之日，適見師古新敗，橫屍滿野，而進走江州矣。增以舟船聽俊節制。

金人沒立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沒立攻和尚原，吳玠擊敗之。玠加忠州防禦使，兼帥涇原。

賜張深程唐劉子羽獎諭詔。

朕治兵南服，屬意西陲，眷秦雍之疆，歲被胡塵之擾，連巴蜀之阻，日聞邊遽之驚，念此傷痍，痛如焚灼，倚注巨臣之重，揔提師律之嚴，雖云堂上之奇兵，自能制勝；允藉幕中之規畫，相與圖全。卿起自儒家，明於將略，閎闊通於禁筦，未減顏牧之賢；韜鈴贊於廟謨，必合孫吳之法，山川跋涉，歲月淹留，挫強敵於方驕，賈餘勇而再振。執訊獲醜，斬將搴旗，成茲克捷之功，繫乃參佐之力。算計見効，嘉歎不忘，然念虎狼哮噬之無厭，豈勝其忿思，熊羆奮勵而有獲，所戒者輕，更懷持重之思，助成戡難之烈。嗣頒異賞，甯限彝章。

二十日丙辰。張浚徒治閬中。

二十一日丁巳。桑仲以李道知隨州。

李道者，相州人，李旺之弟也。東京留守宗澤以事斬旺，令道管其軍。道之南也，以一軍孤立，遂寄桑仲軍中，呼李道一軍爲寄軍。時隨州闕知州，仲令道至隨州。聞通判王彥威在洪山，卽請歸州。彥威旣至，道令彥威掌州印，彥威立辭不可，而道遂掌之。是時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牒徒有一千六百餘衆，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及寄居僅百家，皆仰給於寺中，住持僧慶預計糧食將盡，不可以支，乃集官員僧衆，升堂爲說糧盡之意，見任寄居之家，一例更供贍一月，一月之外，請自營求，在寺僧行日給米二合，皆以爲其言合理，而間有僧之老者，僧童之小者，皆餓死。官員攜老小尋賜而南。有達者，有不達者，衆僧請慶預別供粥飯，慶預終不從，亦日食米二合而已。慶預，郢州京山縣人也，自孩童如成人，鄉閭皆敬異之。後祝髮事浮屠，禪學甚高，與綿州覺了，隰州性覺同得法於丹霞淳長老，守洪山以拒羣賊，環繞數百里地，人煙悉爲盜境，而洪山獨全，慶預之力也。

二十五日壬戌。孔彥舟自漳州以兵攻陷衡柳，全求道州。執安撫使向子諲。

以鼎澧辰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

鼎州兵火之後，龍陽沿江殘破爲甚，賦所入僅給本縣官吏而已。武陵鄉村半爲賊區，桃源邊澧州界，數爲劉超雷進擾，田畝荆榛，賦入稀少，倉庫空置，官兵錢糧不以時給，於是朝廷以鼎澧辰

沅靖邵全州武岡軍，爲荆湖西路，就除程昌禹知鼎州，充荆湖西路安撫使。昌禹既出兵，北援澧州，又於龍陽新縣邊地要處，列置諸寨，屯兵守禦。是時賊勢強盛，四面交侵，官兵力寡，分布不足，遂下屬郡，調發洞丁刀弓弩手，及東南第八將兵弓手以助蔡兵，守禦兵數既增，錢糧益窘，又值歲歉，斗米二千五百文，餓殍相仍，勢甚急。具聞於朝，待報不及，卽檄辰沅邵全四州，取撥諸司錢物，以給軍食矣。

撻懶攻張榮於泰州，縮頭湖爲張榮所敗，撻懶退走。

張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水寨，盡戰兵於舟，直犯水寨。時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金人船相遇，金人有戰艦在前，不可近，榮遑遽欲退不可，榮望金人舟，徐顧其衆曰：無慮也！金人止有戰艦數隻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泥淖，不能觸岸，我捨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乃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而死，或陷於泥淖者，不可計。撻懶收餘衆，約二千，奔還楚州，泥淖中金人猶有未死者，凡兩三日，誅戮殆盡。榮自京東來，未曾承王命，到軍中，遂無路告捷，聞劉光世在鎮江府，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功狀。光世大喜，聞於朝廷，而榮得右武大夫遙郡觀察使，知泰州。

節要曰：撻懶寇淮東，撻懶不也攻張敵萬泰州縮頭湖水寨，敵萬敗之，獲撻懶之塔戶不刺，俘馘蕃漢軍四千餘衆。

賜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桑仲獎諭勅書。

勅桑仲曰：朕惟強虜亂常，中原失馭，凡王靈之靡及，皆寇虐以顯行，汝盡節朝廷，有功江漢，見嘉人之專殺，用國法以成擒，坐使羣方肅然知畏，剡章來上，良用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二十七日癸亥，劉光世鑄招納信寶錢，招納歸附。

撻懶在承楚，欲爲久駐之基，侈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光世知其久去國，戍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卽命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納信寶，皆有使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餽以酒肴，俾持錢密示儕輩，有欲歸附者，卽以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創立奇兵赤心兩軍。

張榮入秦州。

張榮旣勝撻懶，引衆入秦州，授橫行遙郡知秦州之命。

二十八日甲子，李允文殺知岳州袁植。

李允文以沿江措置副使知鄂州，袁植知岳州，各得朝廷指揮，許截留上江綱運招軍，允文在鄂州招聚軍兵稍盛，朝廷差高某來代，允文不悅，乃集諸軍官，望闕拜表，乞留允文，允文遂拒高某，不納，岳居鄂之上流，植截留綱運，不放下深，允文怒，執牒直取之，植取牒，擲于地，差來人曰：綱運發

與不發在州府，然某期違限，則必死。請回文歸鄂州。植曰：無回文，惟取某牒批示。李允文已承朝命，差官爲代，其公牒不可施行。允文得牒大怒，會劉忠犯岳州，植出城避之，允文卽遣吳錫段貴等率兵至岳州，數其棄城之罪，執植以歸。植死於途中。或曰：允文使殺之也。允文以吳錫知岳州，馬友取道之湖南，錫聞友至，乃退軍於潭州益陽縣，遂知縣魏舜，遂據益陽縣。

金人聞張浚退軍閩州，遂擾熙河而歸。

金人至德順軍，以兵少，不敢留秦亭，聲言分三道，而獨出沿邊掠熙河。熙河素多馬，金人駐兵搜取無遺。張浚置司閩州，五路陷沒，劉惟甫疏其罪而罰之。秦鳳路統領官關師古收餘兵保岷鞏，劉錫屯階成，金人自熙河東還，殘階成，去入散關，過漫天坡。郭奕爲詩曰：大漫天是小漫天，小漫天是大漫天，只因大小漫天後，遂使生靈入四川。又有詩曰：秦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罷宣司幹辦官，與通判不協，不赴任。普州賣蒸餅爲生，晏如也。李成徒黨據興國軍，執知軍李儀。

李成分遣馬進，既占興國軍，進留徒黨在興國，遂深入西江，及遭張俊之敗，乃執知軍李儀奔淮南，後儀及一親隨僕人遁走得免。儀身著衲襖，中有碎金數十兩，至江州對岸一小寺中，腰間出興國軍印，示其主僧求安下，且煩僧尋一小舟濟渡，僧見儀衲襖中是有物者，遂謀殺儀，夜併其親隨僕人，以繩繫殺之，昇其屍，棄於寺後。半夜大雨，僕人稍蘇活，自解其繩，留繫身邊，移足欲行，覺有

屍在地，天色雖陰黑，僕人認之是儀也。乃枕屍而祝之曰：若得性命渡江，願與使頭雪冤。僕人質明，走數十里，叩江邊小舟，乃渡，詣江州密訴，盡捕院中僧行出，官鞫勘是實，追黃金數十兩，興國軍印，乃擲棄江中，不獲，僧人與同惡者，皆凌遲處斬。于是興國軍復降紹興新印，賊在興國軍半年，儀能調度之，無秋毫擾民，民感儀之惠，爲立生祠。

二十八日乙丑，張俊敗馬進於江州。

馬進筠州之敗，張俊追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狹險設伏。俊熟視山峻路險，度必有伏，乃遣步兵從閒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乘勝殺至江州，進等拒戰不勝，絕江而遁，遂復江州。自是俊軍有張鐵山之號。是時，興國軍諸處羣賊，悉皆奔竄矣。初，俊復筠州，臨江軍奏捷，上親筆諭曰：以李成之狡獪，馬進之猖狂，盤踞已深，根連已固，卿奮勵決策，頻有克捷，快士民之意，釋朝廷之憂，且朕待卿最親，卿事朕最久，君臣之際，休戚相關，是宜乘賊勢之已衰，當官軍之已振，驅除勦戮，速收全功。詔猶未到軍，又有江州之捷。

賜李成軍中詔。

朕承祖宗之休，託民庶之上，念連歲腥羶之變，禍不勝言，聞一夫屠戮之裁，痛如在己。而李成者，生本邊隸，世蒙國恩，乘朝廷多事之時，爲盜賊亂常之首，假順欺衆，拏兵累年，朕方待以開懷，冀以悔過，屢下自新之詔，勉行姑息之恩，裂數郡以開藩封疆，特大遣使人，而將命，錫賚相望而成，敢

負眷私，專懷兇狡，每候胡虜之警，反爲王旅之讎，挾持兩端，猖獗萬狀，自謂能欺于天地，人皆洞見其肺肝。乃至擅離淮右之區，踐蹂江南之地。既包容而愈悖，豈征討之得辭？爰遣將臣前臨賊境，纔旌麾之一指，俄壁壘之四摧，動輒有功，捷無虛日，顧全師之盡北，知元惡之靡逃，往卽屠之，勢無難者。言念脅從之衆，孰非涵養之餘？失身一陷于豺狼，終歲莫還於田畝，骨肉至於離散，頭顱莫得保全，靖言無辜，有所不忍，已勅令于主帥，專擒取于渠魁。凡汝有徒，赦而不問，以示好生之德，以昭除亂之誠。於戲！國有大刑，所冀鯨鯢之必得。民皆赤子，豈容玉石之俱焚？咨爾染汚之倫，體吾宏貸之意，速遏亂略，永保嘉生。張俊討李成，屢有捷奏，上欲殲其渠魁而已，憫其脅從，故有是詔。

四月一日丁卯朔，陳彥權興國軍。

陳彥以班直出官，爲興國軍巡檢。李成徒黨賊馬進旣退，彥入城，軍民請彥知軍事。彥令士案具見在城中文武官職位姓名，有朝請郎董某者，監大冶縣銀場，彥委請權通判，有武翼郎胡某者，委請權都監，次第委請州縣官皆有條理，惟董某快快不足，有權軍之意。軍士厲聲而呼曰：無事之時，常用文官，多事之際，宜用武官，今已請陳知軍，衆意皆同，誰能開之？彥乃命吏牒董某，遠歸本任，董某遂巡聽命，遂權通判。

十日丙子，康淵克通州。

劉光世遣將康淵往通州，入其城，以收復告。

炎興下帙四十六

起紹興元年四月十四日，庚辰盡，二十日丙戌。

十四日庚辰。隆祐皇太后崩。

隆祐皇太后遺詔曰：吾自履宮闈于今三紀，常懼菲薄，不足以踵先后之懿，而格神靈之休。乃晚年以來，逢國多故，二聖遐狩，心常爽然。皇帝仁孝自天，實同憂患，雖在顛沛，禮無缺違，幸時小康，還自江介，方欲饗天下之養，卽東朝之安，而乃節宣不時，偶遇微疾，遽至危憊，莫能自還，悵此兩宮，遂成永訣！方時艱難，合行禮儀，難以備舉，皇帝服朞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仍不候除服，御朝三日而除。作樂婚姻，並無禁止，殮以常服，不可用金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攢殯；候軍事甯息，歸葬園陵。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循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於戲！生者人之暫寓，死者數之大終。甲子一周，復奚所恨？尙賴臣民之衆，永堅忠孝之心，輔翼雲朝，早臻康阜，存沒之際，悵悵何言，故茲遺詔，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讀諡：臣伏奉敕禮部狀；據太常寺今來，大行皇太后崩，合差議諡官差臣撰讀諡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儻宸樞者，后也，所以奉宗廟而隆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尙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熹，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於後，皆所以揚椒塗之範，炳彤管

之暉，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大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深澤慶綿，用集我太母。惟我太母基迹元祐，嬪於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宏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二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視，莫知所圖。我太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武林，元兇闕朝，宥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太母投袂而履禍機，立談而銷逆禮，坐使天地復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補天，不能過也。既勳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以道爲本，沈潛剛克，而與神爲謀，擁佑聖躬，殫誠監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卽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盛夏之祥，陳駒難留，遽揜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不可勉從，基歲之喪，而興哀無時，每過舉音之節。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門，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諡法：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旣安，卽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有功耶？寢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之艱，非視民如子耶？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薄

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智耶？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窒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耶？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諡，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況我太母盛德元功，夙無與比，此豈承學之臣，所能擬讀？意者必受成於宗廟，爲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議諡，宜以宗廟之命錫之，曰：昭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大行隆祐皇太后崩，奏告宗廟，伏以釁積宮闈，禍延太母，凡居持載，孰不哀摧，國有大喪，不敢不告。

大殮。伏以宮闈寡祐，仙馭上賓，將奉容係，俯臨神匱。願溫慈之永闕，卽摧割以奚言。謹以十七日舉大殮之儀，不敢不告。

掛服。伏以昊天不弔，禍及東朝，念色養之永違，攀仙遊而何及？奚舉衰粗之制，用酬坤育之恩？謹以今成服，不敢不告。

祭奠。比舉卹章，恭成哀飾，旣正阼階之席，當陳餘閣之羞，仰冀神游，俯歆誠薦。

攢祭。伏以慈壺中虛，仙遊浸邈，爰舉葢塗之禮，以須祖載之期，孝養莫追，哀誠何極！

啓攢。伏以邦禍之延，坤儀闕永，方中告畢，卽遠有期，乃涓季夏之辰，恭撤西階之殯，追攀靡及，摧割奚勝？

祖奠。伏以復土有期，遣車在道，猶想庭闈之覲，忍瞻警衛之行，攀柩哀號，奠觴祖訣。啓奠。伏以宮闈寡祐，陵寢告成，爰啓葺塗，將臨於厚夜；恭陳奠罍，永訣於終天。

遷奠。伏以著龜來諗，日月有期，既停六綽之儀，前舉九原之奉，三靈不弔，五內俱摧。

發引。伏以著龜告日，披綽在庭，載嚴欽衛之儀，將舉□防之事，攀依永絕，摧割奚勝？

掩攢。伏以龜筮協從，衣冠永闕，神升帝所，參三后在天之游，地占山靈，豈千人成聚之比？追游

莫返，啣卣奚言？上諡冊寶，伏以柔儀懿範，名著宮帷，盛德元勳，實施社稷，乃羣臣語諡於宗廟曰：昭

慈獻烈皇太后永爲千載之稱，不敢不告。

祔廟。伏以慈闈厭世，甫窆岡山，既終復土之恩，爰講祔姑之禮，進陪廟祀，永祚邦休。

配廟。伏以□□□□作合先朝，復正尊名，有欽聖御籛之詔，倡爲異議，由崇甯當軸之姦，茲涓

剛辰，恭舉徽冊，用嚴升廟之禮，永對在天之靈。

卒哭。伏以颺馭遐升，日期浸遠，甫隔晨昏之養，奄然哭踊之儀，追慕無由，銜哀何極？

攢宮。節朔八月旦，伏以宮壺興哀，屢改階奠之旦，寢園在望，俄驚陵栢之秋，恭惟昭慈獻烈皇

太后，位正累朝，德齊先后，仙遊雖邈，慈矩具存，地隔三山，莫獻蟠桃之實，神歸九廟，長游大練之衣。

適週蕭辰，何勝永慕！

秋社。伏以宮衣揜御，已虛夏清之儀，農扈報功，忽屆秋成之候，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儷天德

大，救物功深。既鍊石之告成，遽乘雲而不返。追攀無及，感愴奈何！

中秋。伏以長樂終天，人結母慈之戀；蓐收告節，月圓秋夜之中。觀玉琯之屢移，望柏城而增愴，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體姜妊之德，希黃老之蹤。脩赴帝鄉之期，永違天上之養。每懷遺訓，徒極哀悰。

九月日。伏以軒星旣揜，駭駕莫追。方興長夜之哀，忽屆杪秋之序。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功參十亂，道冠六宮。問寢承顏，一朝違長樂之養；耐姑合食，千載奉秦陵之游。搖落有懷，追攀無所！

重陽。伏以種稔告成，管帥九嬪之獻；菊萸在御，莫伸萬壽之祈。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厚德倪天，徽音垂世。自哀纏於厚夜，忽時及於凋年。爰致孝思，式陳時薦。

九月望。伏以椒掖戒寒，栢城無曉。永隔乘雲之馭，倏更濡露之辰。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化首宮闈，澤流寰宇。念纂承於丕緒，蒙保佑之隆恩。緬想徽音，何勝孺慕！

十月望。伏以釁結終天，時丁良月。雖闕宮之在望，瞻大練以無期。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夢月鍾靈，補天儷德。奄隔晨昏之養，屢驚弦晦之遷。茲覩流光，何勝永慕！

下元節。伏以驗灰緹室，將觀一氣之回。校籍清都，莫重三元之畢。緬思慈範，永隔仙游。恭惟昭慈獻烈皇太后，所憂在賢，以儉爲寶。方候含飴之度，遽興復土之哀。爰卽佳辰，載陳誠薦。

秀水間居錄曰：元祐末，哲宗方擇后，京師里巷，作打毬戲，以一人擊入窠者爲勝，謂之孟入。於

是孟在女應入宮之選。至紹聖間，宮掖造禁纈，有匠者姓孟，獻新樣，兩大蝴蝶相對，繚以結帶，曰：孟家蟬民間競服之。未幾，后廢，處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議者皆以爲讖，蟬者禪也。出家之兆也。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欽聖向后同聽政，詔后還宮，號元祐皇后。次年，向后崩，復出居瑤華如故。政和七年，加號希微元通和印妙靜仙師。靖康初，京師失守，徽宗淵聖皇族近屬，皆詣虜營，營中議亦取后。淵聖意張邦昌必不能久，僭欲留孟后以爲興復基本，因遣人入城取物，紙尾批度詞與府尹徐秉哲云：趙氏注孟子相度分付。會虜人以后廢歲久，無預時事，不復取。邦昌請后入宮，帝之玉音，湖州士人石茂良在圍城，虜既退，邦昌請后入居延福宮，號宋太后，既請垂簾，號元祐皇后，今上踐祚，迎后至睢陽，上尊號曰隆祐太后。建炎三年，車駕渡江，至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后復垂簾，以平內亂。四月五日復辟，又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紹興元年，崩於會稽，初上諡號曰昭慈獻烈，後更諡曰昭慈聖獻。至是前讖乃驗焉。孟入者，兩復入也。蟬者禪也，兩御簾帷之應也。大統中絕而復續，天位暫傾而復正者，后之力，可謂異人矣。

王德執郭仲威於揚州。

郭仲威爲真揚州鎮撫使，建炎四年八月，金人犯揚州，薛慶戰死，仲威奔於興化，及金人退，仲威乃來真州屯駐，而留其次頭領李懷忠知揚州。仲威聞李成在江州，且嘗有淄州同駐軍之舊，欲往上江合軍，到建康，遇招信劉綱軍於雨花臺，仲威不備，爲綱所敗，遂回揚州作鎮撫使。朝廷以其

反復終不爲用，詔劉光世生致之。光世遣王德往，德宣言游徼淮上，至維揚，仲威迎謁於摘星臺，德手擒之，遂并其衆，亦有散而之淮西者，有歸淮陽軍者。

寇宏與馬遷縣土豪趙革合軍於龜山。

寇宏壽春人，素以刺船爲事，兇悍無行，良民苦之。建炎末，與百姓張先聚衆，時人謂之張二伯者，邀掠舟船，沿淮而行，泊於濠泗之間。楚州趙立爲金人所圍，先等以衆至城下，立喜用便宜，皆以次借官與之。時先爲首，遂以先權知泗州軍州事，先既到泗州，乃令其次劉全權通判軍州事，時人謂之劉馬子者，而宏又其次也。遂以宏水陸巡檢，宏以衆數百人泊舟於鳳凰洲，未幾全自橫山潤寨近取其家屬回，宏以纖芥之疑，遂殺全，是時先在泗州爲土豪吳鈴轄所殺，宏遂以其衆，徑至泗州。會先餘衆殺吳鈴轄，退泊於龜山。時楚州已陷，郭仲威爲真揚州鎮撫使，宏願聽仲威節制，仲威借補宏武翼郎，閣門祇候爲鎮撫使統制。於是國奉卿在宿遷趙瓊水寨，未有所向，瓊復以其父革爲首領，奉卿說革率衆下龜山與宏合軍，革然之，遂同寨俱行，至龜山，宏大喜，乃合軍。衆議以徐宗成知泗州，臧珪知盱眙軍，宏復至鳳凰洲刈民麥，以圖濠州。會傳報仲威爲王德所執，俄而潰兵有由龜山往淮西者，宏遂以舟船行，後劉光世以宗成權知泗州。是時泗州居民無一家，滿地荆棘，荒草而已。宏在鳳凰洲屢以舟船犯濠州攻城，李玠禦退之。

十七日癸未，桑仲陷鄧州。知軍州事譚堯走西川。桑仲以其黨李橫知鄧州軍州事。

桑仲率兵圍鄧州，譚兗遣人招繖蓋山王俊解圍，俊率其衆至鄧州，入城與兗飲宴，宴罷，俊醉，
二十日丙戌，王亨爲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史康民兼知真揚州鎮撫使。

炎興下帙四十七

起紹興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丁亥，盡八月八日壬申。

二十一日丁亥。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死於恭州獄中。

初，王庶以失延安自劾罷六路節制也。聞張浚來作宣撫處置使，卽前途迎見之。浚以庶爲參議官，復與庶偕行。浚旣失全陝，退保蜀中，復欲用端。庶曰：不可。富平之戰，宣撫與曲端有勝負之約。今日宣撫以何面目見曲端？若曲端得志，雖宣撫亦敢斬之，不可用也。吳玠亦懼端之嚴明，恐其復用，乃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心，待浚至，舉手以示浚，然不言也。浚雖有殺端之意，而未有罪。庶等曰：曲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乃送端萬州拘管，復令恭州取勘。康隨先在鳳翔府，曾遭端決背一百，有切骨恨。浚以隨爲提點刑獄公事，端聞之曰：吾其死也。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嘗日馳三四百里，惜之過於子息。至時連呼我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旣至，隨命獄吏繫之，紙糊其口，爇之以火，端乾渴而死。遠近士民聞端之死，無不悵快，有數日食不能下者。不旬日，鐵象亦斃，嗚呼！

林泉野記曰：曲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建炎初，經略使知渭州樞密直學士常賁用端爲統制，屯涇州。是冬，金人犯涇，屢爲端所敗。時陝西五路制置使王庶以端爲都統制，庶嚴酷，嘗曰：假使曲端忤我，我亦斬之。端聞而忿，虜犯延安，端不肯救。庶走端寨，端責以失守，囚而

奪其印，累日方得釋。三年，召端爲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地遠不能赴。張浚宣撫陝右，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端登壇，諸軍懽聲雷動，浚由是忌之。四年正月二日，兩破虜衆，浚欲合五路兵於耀州，與虜決戰，端堅持不可，謂宜五路分擊，浚不從，王庶時爲參謀，因譖云：反。及戰於富平，乃詐建端旗幟以威虜，婁室孛堇曰：給我也。一戰，我軍大敗，庶薦康隨爲提點刑獄，令誣端以罪，次年下端於恭州獄，逼殺之，軍民益解體。而五路遂陷於虜。後浚還朝，中丞辛炳、侍御史常同言：浚妄殺良將，致失五路，罷之。

翟輿殺僞信王楊儼之子。

沿河守禦官王輿報大河北岸有兵千餘人，自稱親王翟輿，命王輿招延渡河，厚其供饋，以兵衛之，旣行移，則稱信王，或稱鄧王，或自謂是淵聖，文檄不一，蠱惑衆聽，意在誘結將士，動搖邊境。輿察之，其爲首領者覺之，乘夜潛遁，輿委都統董先追襲，至商州獲之，乃鄧州楊儼之子也，識証甚明，遂并其黨殺之。

馬友敗孔彥舟於潭州，遂以湖南副總管知潭州。

先是馬友存漢陽軍也，張用已受招安，在鄂州城中，友遣都統王成率衆渡江，攻鄂州平湖門，或報用，用曰：何不殺之？曰：不敢殺也。用率親兵登城，成見之，聲喏於城下，用問爲誰？曰：王成，用責其不忠，使以神臂弓射之，其衆皆退還漢陽。翌日，李允文差友爲湖南總管，友遂率衆往湖南，至是屢

與孔彥舟戰，敗之。彥舟退去，友遂入潭州。

郭仲荀復登州防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道宗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

孔彥舟在鄂州受招安。

孔彥舟在潭州屢敗於馬友，乃退去，欲向南行，因作口號，有：卻被杜鵑頻喚醒，參差兵馬過衡陽之句；遂寇岳州，官吏皆走，一城盡空。彥舟無所掠，遂寇鄂州。漢陽軍一帶，下寨時，鄂州大飢，米一升三百五十文，民多餓死。彥舟括軍中米，出糶於市，每升二百文，人得少蘇，皆翕然稱揚彥舟之惠。知鄂州李允文聞于朝廷，招彥舟，彥舟聽命。

五月十三日戊申，金人折合孛堇攻和尚原，吳玠禦退之。

折合孛堇以三百餘騎入山谷，欲攻和尚原，吳玠遣兵擊之。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金人棄馬，遂敗走於鳳翔府。

沒立寇筈關，吳玠擊退之。

沒立懲三月之敗，復會烏魯折合衆數萬，由階成出散關，吳玠擊走之。時沒立方攻筈關，玠

復遣兵擊退，沒立不得與二酋合矣。

邵青寇太平州。

邵青先受朝廷招安，授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張俊討李成，令青聽節制，青至池州，與張用徒黨相持，時時戰鬪，又辭以無糧，請於朝廷，朝廷從之。青遂復回蕪湖就糧。是時當塗蕪湖久苦青之擾，皆不喜其復至。青遣人往太平州買賣，知州郭偉不放入城，乃曰：邵統制已有指揮往收，李成安得復回此？邵青聞之怒，率衆欲入城，城門皆閉，遂擁衆攻城。時正月十六日也。青有衆數萬，大小舟數千艘，入姑溪河上蓮褐山下，至采石，東至三湖口，與其黨單德忠、孫立、魏曦、閻應分布徧滿，又于城外四壁劄立硬寨，開畎姑溪河水，盡浚圩埭，掘斷援兵來路，焚燒屋宇，驅百姓沿江採斫草柴，於城下填壘慢道兩所，百姓稍怠緩者，賊在後以刀殺之，并其屍和柴草壘路。一日之間，慢道與城相平，下瞰城中，縱火箭焚燒樓櫓，取有孕婦人一二十人，城下割腹取胎，以下吉凶。自此攻城，晝夜不息，用雲梯及三梢五梢礮百餘座，天橋對樓，鵝車洞子一發，四面填壕攻城。偉親率將士軍民城上，與賊血戰，官員軍民傷者千餘，賊以礮打損一敵樓，搖動欲倒塌，其請立木別脩。偉曰：賊軍在城下，曉夜攻擊無休息時，何暇修敵樓？命百姓運土實之，倏忽填滿，遂牢固不復別修。青亦不能近。偉方食於城上，青以礮擊其案，案損，偉不動，又以矢斃其侍吏，偉亦不顧。己未夜，偉召募長槍敢死軍，兵下城西壁，刼賊營寨，東風緊猛，發火焚燒賊兵所壘慢道，火焰熾延及鵝車洞子之屬，賊不能救，遂將被虜強壯無殘疾鄉人，用錦繡衣服新頭巾裝束，驅催往江口，剖腹取心，祭轉西風，不應。賊連夜接戰，中傷及死者甚衆，偉以姑溪水面高於賊寨地，遂於辛酉夜，召募軍民，下城開畎河水，

水勢湍急，渰沒賊寨，計窮蹙，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來招安，壬戌拔寨遁走，下水而去。初，青有參議魏曦者，多智有謀，偉忌之，乃用響箭射一文字至城下，青得之，又兩日，青殺曦，人皆謂偉用閒言，青信之也。

六月朱勝非在江州上疏乞恤民招盜。

朱勝非自罷知洪州，轉徙於湖湘間。建炎四年六月，復觀文殿大學士，除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勝非聚兵於吉州，逗遛不進，以劉紹先、楊勛、傅樞爲統制，及李成陷江州，爲張俊所敗，勝非乃以紹先兵屯江州。數月，勝非方至，然除命已一年矣。九江新遭李成所破，禍最酷，凋殘甚於他郡，而帥府舊治豫章，創移於九江，官府荒陋，且不可號令一路，方朝廷置鎮撫使，移易諸路帥臣，經畫無節，於是勝非上疏論東南盜賊，則欲招撫使降，西北劇寇，則命之以官，使流離北人，各得其所，所汰被虜者，老弱者，不願從軍者，留精銳使散處諸軍，如此當不爲患。至若江西大寇，皆因朝廷號令無定，橫斂不一，名色旣多，貧民不能堪，以故爲寇，且言臣被詔赴任，來自桂嶺，陸行一千七百餘里，至臨江軍，所見道上居民及近路村落，自入衡州界，有屋無人，入潭州界，有屋無壁，入袁州界，則人屋俱無。良民無辜，情實可憫！陛下幸降寬詔，深加哀憐，蠲削苛擾，俾知實惠，招降其首領，與補降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衆，各使還業，則江西之亂，庶可指日平也。不然，則爲盜者日益衆，勢必南軼，湖南二廣皆不得安矣。先是李敦仁亂，江西帥臣監司多經招收，或許以高爵，或啗以厚利，敦仁間殺

所遣之人乍服乍叛終莫能平勝非募吉世範叩問再三知其能辦然後自爲文榜授之使行以招之吉世範如其言而往不數日敦仁輩二十餘人來降然後諸郡解嚴。

誅郭仲威。

郭仲威自焚刦平江府卽轉至淮甸王德誘而執之檻送行在朝廷以仲威望敵不見焚刦而出誤平江一城生靈者仲威也且在真揚州跋扈之迹甚明命王舜成押赴平江府凌遲處斬是日也舜成以甲兵防護遲於飲馬橋下城中軍民歡躍稱快。

張俊追及李成敗於蘄州石幢坡成走附於劉豫。

張俊旣敗商元馬進於江州而李成自在蘄州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復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俊率衆攻險賊衆奔潰追殺賊將孫建馬進及首領無數自是黃舒六安諸郡賊徒聞風遠遁成北走僞齊。

張俊送知鄂州李允文於行在。

張俊爲江淮招討使移牒李允文曰恭奉聖旨統大兵前來掩殺賊徒李成請照會時鄂州糧食且盡而孔彥舟在漢陽以來允文得牒遂悉衆往江州丁家湖見俊俊分兵三百人與允文回州允文怒俊奪其軍有言侵俊俊怒具允文在鄂州殺袁植等事差人押送行在所。

沈與求爲侍御史。

先是沈與求爲侍御史，以論季陵乞詔宰執，選用罪戾之人事，除職，與郡，遂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待闕未赴，上思與求之忠，有旨召還。再除侍御史，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在行新法。與求對曰：王安石以己意變亂先帝法度，誤國害民，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揚雄名世大儒，主盟聖道，新室之亂，乃爲美新劇秦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于漢則取雄，于五代則取道。臣以是知其心術不正，則奸僞百出，僭亂之萌，實由于此。自熙甯元豐以來，士皆宗安石之學，沈溺其說，節義凋喪，馴致靖康之禍，巧爲賣國，一時叛逆，適追典刑，願陛下明正其罪，以戒爲臣不忠者。是時上欲究僭僞事，因與求之言，遂大感悟。

邵興退軍于興元府。

邵興在盧氏縣爲董先所攻，興不勝，遂率衆走入興元府，投安撫使王庶，宣撫張浚以其姓名與年號偶同，遂改其名爲隆。

七月岳飛爲神武右軍副統制。

張用以兵五萬降於張俊。

張用自咸甯縣趨江西，屯于瑞昌境中，曹成屯于吳仙鎮，張俊旣敗李成，成歸劉豫矣。乃使岳飛招用降，用有受降之意，令諸軍來日往吳仙鎮與成合軍。翌旦，軍士有之吳仙鎮者，久之，用不至，衆皆疑之，俄有承局報用已受岳飛招安，追軍馬皆回，衆以旣行三十里，不可回矣，乃趨吳仙鎮，曹

成令中軍人別作一寨，未幾，用再遣人追其軍馬，遂往瑞昌與用合矣。
討論蔡京、王黼、童貫、譚稹、李彥、朱勔、梁師成、孟昌齡、楊戩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轉者，皆降八官。
宰相范宗尹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范宗尹爲宰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無經畫才，遂罷之。制有曰：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使之謗，以全生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旣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必于下。此宗尹所以罷相也。范宗尹字覺民，襄陽人，宣和三年，登進士乙科，時年二十三。靖康初，召赴闕，累遷諫議大夫，是冬，虜再犯順，宗尹俯伏流涕，請割三關與虜，康王在單州，宗尹自都來迎。建炎初，言官疏其主和之罪，罷落職三年，召復諫議大夫，是秋，參知政事，從駕幸海道，次年，駕回越州，拜尙書右僕射，奏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爲神武副五軍，分江淮、荆湖路爲十五鎮，撫使各爲守備，屏蔽行在，乃以呂頤浩守江東，朱勝非守江西，劉光世守浙江，薦孫覿、汪藻、李擢、陳戩、謝克家入朝，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上皆不知識者，尤其不公。虜遣秦檜歸朝，士多疑之，惟宗尹、李回言其忠，遂擢爲禮部尙書。李成入寇，建議遣張俊等破之。紹興元年，宗尹議論蔡京等父子親黨門人得官改官者，侍御史沈與求以爲言，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年三十。

十六日庚戌，張琪寇驍州。

張琪寇驍州，呂頤浩遣統制郝最崔增王進顏孝恭閻皋與戰，大敗之，琪退走，遂寇浮梁。權知濠州李玠率家屬去，令張德權知軍州事。

李玠在濠州，當郡賊縱橫之時，以嚴酷殺伐守其城，縱軍兵擾于民，故能得軍兵之情，久處于危城中，金珠寶貨，不可以數計，玠棄城而去，陸路既不可行，又水路爲寇宏所扼，宏屢犯城下，與玠戰，勝負相當。至是，玠通書於宏，請和，宏許之，玠遂留州印與巡防官張德，令德權管軍州事，玠乃以家屬泛淮而去，凡得民間金銀財寶皆重載而行。至鳳凰洲，見宏，宏待之甚厚，玠言濠州無守將，使宏進移城下，可以保民而成功。

二十一日乙卯，劉光世招安卞甯及郭仲威餘黨渡江。

甯者，楚州五湖中捕魚人也。初，甯聚集捕魚人，後又聚強壯僅有千餘人，在湖中歸北里爲寨，無糧食，專掠人爲糧。郭仲威在真揚，遣人招之不應，至是受劉光世招安。又有仲威餘黨欲渡淮投劉豫，豫不受，復出沒于淮南，亦受光世招安，皆令次長蘆以待發。舟船濟渡，甯及仲威餘黨皆聚于長蘆，無糧食，衆皆飢，乃掠人爲食，半月之間，食啗萬餘人。乙卯，光世方發舟船來濟渡。先是兀朮屯于六合，旣退，軍不驅虜，百姓尙未覺凋殘。經甯等食啗，覺凋殘矣。

詔張俊班師。

中書舍人林遜轉對劄子。

伏見此日收復江筠等州，李成敗兵奔逃，潰散淮南，蕃騎渡淮愈遠，蓋亦上天悔禍，稍稍休養生聚，以成陛下中興之業。願乘此時，當瞻雲愛日，聚兵積粟，蒐閱士卒，夙夜籌畫，以備向去防秋之計。自虜人南牧，天下痛心疾首，日望一日，蓋五年矣。將不加勵，士不加勇，財不加富，漠然未知所以善後者。萬一循習目前，如積薪厝火，寢處其上，安知李成不與虜賊結連爲聲援，今雖敗衄，根株未除，餘孽猶在，藏蓄愈深，不可不慮也。虜人前歲蹂踐江浙，氣餒尙驕，今聞遂爾北去，在兵法兩敵相當，多夸示所長，匈奴匿其壯士肥馬，示以羸怯，遂有平城之圍，鸞鳥欲搏，必戢其翼，況北歸之衆，齊集淵藪，未離巢穴，安知不示弱以怠我師？俟秋高馬肥，遣李成招集瀕淮飢民，呼吸羣盜，侵軼江南，徐以勁騎揚威福山，擣虛浙右，水陸並進，以困我備禦，以分我應援，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彼處其逸，而我不暇合矣。比聞北人犯關陝，竊意狂虜非直爲陝右也，前代諸葛亮以偏隘之蜀，尙欲與曹操爭天下，必先取南蠻，勤師渡瀘，豈爲甘心入不毛之地哉？趙元昊未叛命之前，連年先以兵取嶺，囉諸大部族，然後舉兵而南，是皆先去後患，俾無牽制尾顧之虞。況陝西吾勁兵之地，賊儻踰淮，越江不顧後，犯兵法所忌，今遽併力于西陲，安知其計，不在于南侵也？宣王撥亂中興，內修政事，然後外攘夷狄。今日之弊，惟在兵不習戰，將不肅命，財用殫匱，民食艱踊，州縣以軍興爲名，而掊取無度，此乃腹心之深病，政事所當先，而盜賊四夷，尙爲病在四肢，可以漸去也。願陛下與廟堂公卿大臣汲汲講圖之。臣書生何足以揣度事機，倘赦其狂瞽，少賜採擇，幸甚！

八月八日壬申。張俊點揀張用人馬。

張用在分甯縣冷家莊受岳飛招安，張俊在瑞昌親揀其軍五萬，強壯者留之，老弱者放逐，便令去；有投曹成者，有投岳飛者，有投韓世忠者，有自營生者，自此曹成走湖南，韓世忠追之。

炎興下帙四十八

起紹興元年八月八日壬申，盡十月三日丙寅。

詔呂頤浩赴行在。

十五日己卯，王擇仁特授通直郎直徽猷閣權發遣河東路制置使司公事。韋壽侓特授中衛大夫昭德軍承宣使制置司都統制。太原府經略安撫使兼知太原府李宋臣馮賽並與拱衛大夫忠州團練使兼河東路制置使司都統制宋臣充平陽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平陽府。賽充隆德府路經略安撫使兼知隆德府。

己卯降旨，韋壽侓李宋臣馮賽并河東諸山寨首領等，能著忠義，率衆戰敵，四軍誓不屈節從番，及王擇仁遣人撫諭，約期相應，收復故地，忠義顯著。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內王擇仁特授通直郎徽猷閣差權發遣河東路制置司公事，韋壽侓等皆橫行遙郡，知太原府爲經略安撫使。制曰：王擇仁策士謀國，常以合從爲先，軍志論兵，則以伐交爲貴。乃知強弱之勢，常存離合之間，宜資總制之權，用以率從之聽。以爾忠存衛社，義篤尊君，恥中原之見侵，憤摩胡之不道，陰連豪傑，糾合師徒，勵精銳之武鋒，將驅攘于醜類，遣臨全晉，參制帥權，俾勇冠三軍，或奮牙爪之用，而盡護諸將，率歸帷幄之籌，居則保輔車相依之安，動則成首尾俱應之勢，率和衆志，庸建茂勳，尙觀厥成，嗣膺殊寵。時河東已陷，擇仁等但遙領其職。

二十三日丁亥。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密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曰：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蒼龜之先見，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巍巍真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器。又曰：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皋繇之德。辭免不允。有曰：朕方喜得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奸，聞風而弭。

汪伯彥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汪伯彥初爲祁門令，王本門客，秦檜與其兄梓皆從伯彥學。崇寧二年，伯彥第進士，累官中大夫，建炎中，爲潰相敗事，責授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至是檜爲宰相，薦其才，乃復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高安殺楊彪，詣王彥降。

楊彪高安皆楊進之餘黨也，往來京西，秋苗將熟，卽入房州界華谷劄寨，刈稻而食，有曹端下潰兵，將三百人來，合軍華谷，田苗已盡，復出磐川，又食田苗盡，遣人齎狀詣王彥，乞降，彥許之。已束裝行，安殺彪而自率其衆，乃曰：楊彪已受降，復有向背之心，高安殺之矣。彥喜，留安爲將。

孔彥舟爲蘄黃州鎮撫使。

孔彥舟在鄂州授蘄黃州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筵會，東邊坐統制將官，西邊坐州縣官，早筵

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大抵一般，又一般裝束，執板謳調，凡四十八人，晚筵十二盞，每盞出四女童如早筵，亦四十八人。器皿盡用黃金，議者謂臣庶之家，在當時所未有。初，彥舟在潭州，與通判張贍通家往還，贍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悅之，離潭州之日，奪取趙氏以行。爲蘄黃州鎮撫使，每出獵，與趙氏聯羈而往，趙氏著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彥舟專寵之。

李·回·爲·參·知·政·事·。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焉，辭免不允。批答省表具悉，朕錄德而定位，量能而授官，自一命以上，必審稽切實，而未嘗以名器假人也。況從容帷幄，與朕日圖天下之事者乎？卿學通淵源，世習臺閣，與政未幾，赫然有聞。擢諸樞機之廷，付以丞弼之任，惟九德咸事，既灼知之已詳，雖三命茲恭，豈牢詞之可免。趣體朕意，無虛厥官，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汪·伯·彥·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兼·知·池·州·。

九·月·一·日·甲·午·朔·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秦·檜·薦·汪·伯·彥·爲·江·東·安·撫·大·使·，·侍·御·史·沈·與·求·言·伯·彥·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宮·祠·。

徐·文·軍·明·州·。

邵·青·欲·以·海·船·寇·明·州·，·故·命·徐·文·軍·于·明·州·，·徐·文·者·，·初·在·登·州·，·聚·衆·于·靈·山·，·後·轉·海·歸·朝·廷·也·。

二十一。日甲寅。呂頤浩加少保。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范宗尹罷宰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爲尙書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

二十三日丙辰。郭偉知太平州再任。

郭偉知太平州捍禦崔增邵青有功，有旨再任，而偉已受代，至是令依元降指揮，知太平州再任。制曰：迺者潰叛之徒，游魂四出，而爾登陴保聚，屢抗賊鋒，安輯兵農，斯亦勤矣。與其更選於他才，孰若因任於已試，進職一等，還之故官。惟息疲瘵，則可以固民心，惟謹綏馭，則可以奮武衛。偉還至本州界，代者右通直郎方承閉門不納，具申朝廷御史臺。稱見發郭偉賊私，上始降旨方承，劫持朝廷，理當行遣，追理出身，令江東路安撫大使司拘留取勘，具案奏聞！

二十四日丁巳。王彥敗李忠于秦郊店。忠奔于劉豫。

李忠本曹端之部曲也，曹端與王闢退襄陽，屯于中廬，闢殺端欲自統其軍，忠不從，與其衆戴白頭巾，聲言爲端報仇。聚衆數萬，號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擾于京西，漸犯金州界，有窺川蜀之心。遂具公狀申宣撫司，乞下洋州關隘照會，張浚以爲憂，遣提舉一行事務顏孝隆，稟議官蓋諒馳詣金州。以撫慰爲名，竊探其意，並以黃勅差忠知商州，兼永興軍路總管。孝隆至軍中，申宣撫司，稱忠實有兵二十五萬有奇。諒覘知忠不遜，劫質孝隆，不肯赴商州，任申宣撫司，乞爲備，浚以孝隆爲怯，委

興元帥王庶收接忠入關，仍散處其衆于興元洋州境內。庶移文忠疾速發赴新任，如願入關，卽于關下解甲結隊以次進發。忠去關二十里，駐兵回翔數十日，無解甲意。一夜，殺孝隆，引去攻金州。鎮撫使王彥率兵控禦。忠沉鷲善戰，又其下皆河北驍勇，官軍與戰輒不利。一日，彥與忠戰于豐里，令提舉官趙橫率門璋駐于山上，爲官軍之策應，別遣精兵與忠接戰。彥於高山上觀之，官軍少卻，彥麾橫救之，不應。官軍遂敗。彥內憾橫而外猶存禮貌也。彥退舍秦郊，見路旁居民，則麾之使去，曰：「賊甚銳，不可當也。」遂陷諸關。彥令將士盡伏山谷間，息烽燧，偃旗幟，不鳴金鼓，禁樵採，又焚秦郊積聚，若眞遁者，以誘賊。秦郊去城纔二十里，道路夷坦，寂無人聚。彥悉出府庫所有，召募必死士，得千餘人，改易麾幟色號，設奇以候其至。戰之前一日，游騎四出秦郊，彥召將佐曰：「賊必以我爲遁，明日當悉其家屬，乘勢長驅以入郡城，夜半分官軍爲三，以遏其衝，又以五百騎伏於林間。丁巳凌晨，賊果大至，官軍逆戰，聲震山谷，勝負猶未分也。俄伏騎張兩翼繞出，騎大奔潰，擒馘萬數，俘牲口無算，輜械蔽野，追襲至于永興軍。至秦嶺，因收復乾祐縣以歸。忠奔於劉豫。時金州廩無儲積，士有饑色，所得資幣盡分部伍，人皆懽悅。彥方退舍秦郊也。告急於宣撫司興元帥王庶，遣偏將鹿晟及馮賽等赴援。忠已敗走，馮賽由間道乘之，斬其大將曹威、張敵、萬腹、心、蔡大路三人，盡獲顏、孝隆所賣黃

孟庾爲戶部尙書，江南荆湖宣諭制置使。

李捧以其衆降于劉洪道。

張琪在宣州南陵之間，駐于孔村；其次李捧者，以兵攻琪，琪敗走，捧遂爲首，其次卽華旺也。池州劉洪道差兵士往宣州買果子，爲捧所得，捧曰：爲我往池州下文字，我欲受池州劉待制招安。捧遂以細果一擔附兵士歸，且贈以金銀，而軍中頭首皆有贈，遣卽回池州，洪道甚喜，再遣往，所報一同，乃命統制官李貴且招華旺，貴與旺同所貴，得金銀甚多，洪道以旺爲池州兵馬都監，然後招捧，捧亦至，洪道嚴軍容見之，捧股慄謝曰：李捧以遭亂世，苟逃性命，遂與張琪結義爲賊，屢蒙朝廷厚恩，使就招安，而張琪惡心不悛，久阻王化，今李捧同率忠義之衆，併殺張琪，張琪逃命，不知所在，故捧等願就招安，爲國家致死。洪道甚喜，飲之酒，捧一飲而盡，并金杯與之。洪道命其軍至城下，自馬牙至清溪口，凡三十里，遂問願歸農者，給公據放歸，岸下艤舟百餘艘，濟渡歸農人，凡七晝夜不絕。歸者以鄉里空虛，往往皆餓死，朝廷授捧以正使，以其衆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酉，詔求有謀策能還兩宮者。

任直清改舍人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

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翟興，遣幹辦公事任直清至行在，上召見，直清具奏路間艱危之狀，及陵寢事，上歔歔久之。直清以文林郎改舍人官，除直秘閣，仍賜緋章服制，曰：爾以諸生奮身戎幕，百里重趼，入奏行朝，賜對從容，有嘉忠恪，官雖寄祿，實是京僚，同□□□，以儲英俊□□，用示寵錫，

以章旁求之意，是非聲譽，在人服勤之久，保任應格，功效卓然者，未有一朝而兼得者也。朕之寵爾者厚矣，爾亦思所以報之。

翟興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

翟興在河南以孤軍守國家之地，忠義之氣，堅若金石，下詔褒之，擢加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仍命詞曰：爾奮身校長，不忘國恩，獨以貔虎之師，屢挫夷虜之衆，輯綏民旅，祇奉寢園，遂定洛京，益張武衛，朕甚嘉之。進階三等，以旌爾功，仍陟軍團，俾持使節，至是，興始得爲遙郡。

十月一日甲子朔，汪藻輪對劄子，乞通好大石林牙。

劄子曰：臣聞契丹自景德以來，與本朝爲兄弟之國，結之齊盟，甲以禍福，修講鄰好，休兵息民，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不可渝也。宣和中，奸臣有急謀身之計者，欲因事固寵，暴興燕山之師，與金人滅其社稷。至今契丹之人，怨我本朝，深入骨髓，故數年國家遭腥羶之毒，有振古未聞者。豈區區金人能爲此哉？皆契丹之人，據其忿心，相與戮力，締謀使之，逞憾於我也。某初伏思，自阿保機有國，唐末至今，雖天祚怠于政事，以至失邦，然本無大過，人心未離。以堂堂大國，受命二百餘年，懷恩者衆，安能遽亡？必有再興之理，再興而修怨，本朝其首也。故嘗爲國家私憂過計，以爲金人暴虐，動違天地，決不久存，其勢必滅，滅金人者，契丹也。金人滅而吾之中原受敵甫深，今果聞大石林牙者，有復振之說，是安得不慮哉？臣愚以爲林牙雖振，勢猶微也，于尙微未盛之時，以人情揆之，必易爲游說，若募願使之，人或令張浚就陝西募願行者，取間齎重幣厚禮以聘之，明言兩朝修好之久，本自

無他，中間止緣奸臣疑朝聽，遂至敗盟。今若悉棄前愆，借之大道，復好如初，以安元元之民，庶幾改聽，若候其國勢已成而求之，恐無及也。此說果行，中原有百世之安矣。孰與夫去一強敵，得一強敵，讐我益深者，同日而語哉？伏望陛下留神而加察焉！

又劄子議淮南屯田：臣竊惟國家遭金人之禍，于今五年，無歲無兵，而去歲之役，振古未聞。迺者，盤礴之師，至江壩不渡，此陛下憂勤，上通于天，而天贊我也。然臣嘗聞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之地，虜人未必能守，若爲劉豫經略，不過留發軍數萬人而已耳。蓋可驅而去也。淮南洊罹腥羶蹂踐，且羣盜繼之，民去本業，十室而九空，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心已棄，決非朝夕可還也。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爲正二月間，可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諸頭領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除見存人戶田產可借外，其餘流移未還者，明降指揮，各借五年，使諸軍分地而耕，候糧食充盈，規模已定，然後徐步而圖中原，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南羣盜，此萬世一時也。取進止。

三日丙寅，朱勝非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朱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司處置乖方，又乞歸江西帥司于洪州。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糧無錢，無民無兵，其實不及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遛江西，不赴江州新任之罪，責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初不帶卿監官，止授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廣湖西，依舊爲南北路。

炎興下帙四十九

起紹興元年十月三日丙寅
， 十二月二十七庚寅。

劉一止論時政。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第進士，爲越州州學教授，知州翟汝文推重其爲人。建炎中避地姚江，傅崧卿來攝郡政，一止勸崧卿起義，以赴國家之難。至則稱劉琨祖逖同寢之事，語甚激烈，崧卿感慨流涕。會參政李邴得祠過郡，見一止，留語終日，密薦一止人物議論，宜在朝廷，不使一止知也。紹興元年召試館職，因對策極言當世之故，且曰：天下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成事爾。昔吳王夫差旣勝齊而子胥以爲憂，曰：是吳命不長也。未幾果滅於越。吳人侵楚及郢，楚人大懼，而令尹子西獨喜曰：乃今可爲矣，而楚以不亡。是福伏於禍，果不可不爲也，如其不爲，而欲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此理哉！上覽之稱善，且諭近臣：劉一止所對剴切，知治道，欲驟擢用，而執政者不懌，乃除祕書省校書郎。至是除監察御史，上疏論君子小人用否之辨，以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且引易五陽決一陰，其卦爲夬，而繫詞則曰：君子道憂也，夫以五君子臨一小人，不曰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徒能使之憂，則將圖之而無不至矣。又朝廷行事，無一定之議。又上疏曰：陛下憫宿蠹未除，念頹綱不振，政煩民困，用廣財殫，置司

講究，德至渥也。曾未聞有所施行，恐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矣。夫所謂失人心者，刑政之虐，賦役之多，則失百姓之心；好惡不公，賞罰不明，則失士君子之心。若無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失小人之心，而得百姓士君子之心，何病焉？願審其利害，當罷行者，斷自聖衷，勿貳勿疑，則事之委靡不振者舉矣。上覽奏嘉納。是時庶事草創，百司法令不全，類以人吏省記爲與奪，其弊爲甚。一止上言：臣愚不肖，叨蒙洪恩，擢置臺察之司，伏見尙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無畫一之論，類以人吏省記便爲與奪，蓋法令具在，奸吏猶得侮之，今乃一切聽其省記，故欺蔽何所不有，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或與或奪，在其牙頰，其患可勝言哉！陛下聖明灼見，此弊嘗降處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記之文，刊定頒行，然左右司職事號爲最煩，竊恐于此不能專一，無由速得成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送詳定一司敕令，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內吏部條法，最爲急務，乞責近限，先次施行，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贓之弊，天下幸甚。上納之。

李回爲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李回爲參知政事，呂頤浩爲宰相，深不喜之，遂出回知嚴州，又知洪州，爲江西安撫大使。辛道宗浙東路兵馬副總管，計置台溫明州防邊事。

王世冲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破之。

僞齊劉豫遣其黨王世冲，以番漢兵寇廬州，鎮撫使王亨以計誘世冲至，斬之，大破其衆。

賊兵丁順攻濠州。

丁順圍濠州，攻擊兩月不退，張德寇宏遣人間詣宣撫司告急，宣撫司遣統制官鄺瓊率本部兵攻橫山澗，瓊遣人招王才，才不從，瓊進兵欲攻才，才急，乃遣人招順歸寨，順將退去，而謀曰：城久受圍，民困可知矣，我一旦退去，彼必欣然出城，我設伏以待之，乘其倉卒，可奪門而入。于是順使衆呼于城下曰：不攻汝城矣，來旦我歸矣。城守者不信。順夜以輕兵數百人，伏於莽中，未曉，焚其寨，煙火亘天，輜重悉發，喧呼而行，城中皆以爲順果退去。少頃，州人乃出城，至其寨地，滅煙火以拾遺。良久，順率衆而出，州人駭，亂相踐奔，多爲順所殺，順乘勢叩城，城中出勁弓以禦之，相拒于吊橋，未幾，城上囂亂，不知所爲。宏先止其囂亂，然後激使軍民盡力禦賊，相持一餉間，彼我皆疲，賊乃稍退。時出戰者，無不被重傷而歸，由是順始以城不可拔而退去。順在城下兩月，城外墳墓盡遭發掘，居民望之皆慟哭。城西七八里有宰相王冀公欽若之墓，順遣人發之，凡玉瓶玉杯之屬，不可勝計，悉取而去。是時軍民與賊皆乏箭，賊取城外墓中棺槨爲箭籥，棄露其屍骸，而城中之殯，有敢匿者，斬，凡入城與浮殯者，盡移屍骸於牀第間，以棺木納官，一應沙木板及桶器之類，取之悉盡，由是存者亡者，皆遭其害矣。

馬友及曹成戰於潭州，曹成兵敗退。

曹成李宏在瀏陽縣，有不相下之心，遂至相併，而宏往潭州歸馬友，友合宏屯於湘陰縣，成亦

移軍攸縣，故友與成用兵相攻，成不勝而退去。兩浙東西兵馬副總管楊可輔上書言時政，詞旨切直，罷之。

十九日壬午，金人寇鳳翔府寶雞縣。

二十日癸未，金人寇和尚原。吳玠遣弟璘、雷仲及金人戰，敗之。追至玉女津，擒羊哥、字董等二十餘人。知濠州張德牒請寇宏權知濠州。

丁順圍濠州兩月，既退，德自以守城在寇宏之下，遂欲以州印與宏。左右曰：不可。德曰：我始告急於宏，宏率衆來解圍，羣賊遂退，使一城無虞，在我之禮，當以印與之。彼感我之意，必不留印，且不損于實，而有辭遜之名，有何不可？左右曰：我爲主，彼爲客，客主之勢，不可相敵。今一旦以州權畀之，則彼之勢盛，我之勢弱矣。德不聽。左右曰：公其悔哉！德送州印與宏，宏不辭而受之。德怏怏不得意，始自悔恨焉。後朝廷授宏以擴武郎知軍州事，乃以真命知州。初，李玠權州也，宏嘗寇城下，玠出兵與戰，用便宜借官以賞戰士，凡借官文帖，皆曰：拒戰寇宏有功，至有累借，至正副使者且不下數百員，至是人皆憂之。宏微知其意，悉以他功易之，而借官仍舊，于是人皆稍安。

二十二日乙酉，王德齋、黃榜招降邵青，不從。

先是邵青攻泰州不克，會鎮江府劉光世遣人招之，青受其招安，卽以舟船盡行，至鎮江不住。而過，遇海船卽奪之，徑入海中，駐于崇明鎮。朝廷遣王德討之，德駐于青龍鎮。青率兵往崇明鎮，而

隔泥港，先遣人鋪板布釘籤，官軍不知，爭途而過，多死于泥中。官軍遂回。青語德曰：太尉後隔潮水，我若以數百人，掉數舟扼于津要，則太尉糧食不通，而自斃矣。然豈可扼人于險哉？太尉可速歸也。德曰：邵統制你是好漢，盍歸朝廷乎？青曰：諾。然軍中不能不犯國法，太尉可乞降黃榜，以安衆心。應以前罪犯，一切不問，則與太尉同歸。德許之，折箭爲誓。德具申朝廷，乞降黃榜，朝廷從之。乙酉，德遣使臣二人齎黃榜至崇明鎮，榜文大概言：據王德申掩殺水賊邵青，其勢困扼，不忍廣殺，乞降榜招降。青見之，大怒不納，而單德忠之計行矣。

邵青受招安。

初，邵青以舟船入海也，其妻囑之曰：你豈不記作賊事發，禁在獄中，我剪頭髮與你送飯時，今如此，乃欲負朝廷耶？青既不受朝廷黃榜之招，其次單德忠知將士皆有歸朝廷意，且謂不殺閻在必不肯受招安。會諸將晨謁，青方圍坐以待閒，德忠起身欠伸，卽掣刀殺在於坐。衆皆驚，德忠曰：今邵統制欲歸朝廷，惟閻在不從，今殺之，敢不歸朝廷者依此。衆默然。或報邵青，青使其妻出船見諸將曰：統制偶傷風不安，不知何故如是。德忠具言閻在兇狠，失將士之心，恐亂軍政，請統制出相見議事。青乃揮涕而出曰：單統制總當好好分付，不須如此。德忠契土自明，然後開諭道理，具說不可負違朝廷，宜納兵以贖罪，累數百言。青從之，德忠卽命倒旗槍通款狀於官軍，遂願受招安。

二十四日丁亥。張俊加太尉。

劉·豫·置·招·受·司·于·泗·州。
吳·敏·爲·湖·南·二·廣·宣·撫·使。

吳敏宣撫三路，置司桂林，時馬擴避地在融州，裘衣竹杖，日吟釣于仙溪之上；敏卽起馬爲宣撫司都統制兼參議官，又以其故人范直方爲參謀。

李·允·文·伏·誅。

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罷。

郭·偉·爲·淮·西·宣·撫·使。
以·翟·興·軍·爲·忠·護·軍。

自京城失守，中原散亂，逆臣劉豫憑恃虜勢，竊據東渡河南，距僞境不數百里，官軍無日不與之交鋒。河南一境，東連鄭國，西接關陝，北臨大河，皆已從僞；惟翟興都守一方，三面鄰敵，孤軍無援，糧餉不繼，敵人窺伺日急，興忠憤所激，誓不與賊俱生。每開諭將士，以禍福永堅一節，與賊抗，士卒莫不奮勵。由是臣僚上言曰：河南爲國之西宅，陵寢所在，山川葱鬱，祖宗神靈之依，兼形勢控扼河陽，襟帶山陝，南俯淮漢，爲王室夾輔天下之勢，於此爲重。翟興於危迫僅存之地，萬死一生，招集散亡，激以忠義，均有無同辛苦，統率將士，竭節用命，保護陵寢，捍禦邊陲，迎敵獲捷，摧破兇賊，勸農耕桑，粗立基本，雖上至武功大夫，下至義兵，一例俱支糧二升。至春時，又或艱食，多是無支，寧忍死不

敢逃亡臣欲望陛下少加恩恤，特賜寵錫軍名，以示乃心朝廷；則河外之人，亦必知國家眷眷不忘之意，遂以忠護軍爲名。

十一月四日丁酉，辛永宗權馬軍副都指揮使，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侍御史沈與求再言辛永宗之罪，其章不行，而有是除。

巨師古爲神武後軍統制，兼權神武中軍統制。

二十五日戊午，孟庾爲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使，韓世忠爲江西荆湖福建路宣撫副使。

曹成馬友劉忠亂湖南，范汝爲亂建州，福建路制置使辛企宗不能治，乃除孟庾宣撫司宣撫使，韓世忠副使，命世忠提兵討之。

二十六日己未，辛永宗權江西兵馬副總管，王彥斬提舉一行事務趙橫及中軍統領門璋。

王彥旣敗李忠也，凱歌回金州，大賞戰士，待趙橫如初，終不言豐里之敗。時與兵將會飯，語話如平常，橫亦不疑。至是忽往教場點兵，會兵官具酒，飲至四行，叱橫使起，數其豐里不應援之罪，命杖之百，而勇士已猝捉執縛矣。橫曰：受杖何至縛邪？彥曰：爾之罪死。顧諸將曰：敢有起身告趙橫者，與趙橫偕死。諸將皆不敢動。彥數之曰：豐里之戰，吾屢麾使汝援之，汝不援何也？橫曰：與賈寧爭氣耳。彥問其故，橫曰：鎮撫惟用提轄官賈寧，及戰，乃用趙橫乎？彥以其罪，遂斬之。又叱門璋，下階數之。如前，璋曰：璋爲偏將，有統制趙橫在，不得自由。彥曰：見危不救，安用將爲？何待統制之命，并斬之。再

飲數杯而歸。

張琪伏誅。

張琪爲靳賽所擒，檻送行在伏誅。

權邦彥兵部尙書。

二十七日庚申同知樞密院富直柔罷。

上初欲相呂頤浩也，富直柔與右司諫韓璜、樞密副都承旨辛道宗、神武中軍統制辛永宗，尙書省提點李爰等，每見上，多譖短頤浩；及頤浩拜相，侍御史沈與求，言其結爲朋黨，阻害頤浩入朝事，直柔罷，永宗已受江西路總管，爰除名勒停璜，遠小監當。

二十九日壬戌，曹成陷安仁縣，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諲。

曹成侵安仁縣，入其郭，大肆殺掠，是時湖南安撫使向子諲，退在安仁，爲成所執，拘于軍中，遂入道州。

十二月詔百辟卿士各舉所知。

詔曰：朕之否德，宗社播遷，方仰瞻于思皇，雪神人之大恥，不有濟濟多士，示我周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爲愈，故孟軻曰：一辭居州，獨如宋王何。近得陳襄、薦章，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所具備，審如所薦，斯爲盛矣。後世瞻之仰之，以襄爲何人邪？今宣示

百辟卿士，可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得舉三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備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具名同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人，當受上賞；其或不當，宜坐謬舉之罪，無以先得罪於朝廷。及蔡京、王黼、門人爲嫌，惟善所在而公舉之，朕將親選焉。

八日辛未，呂頤浩奏乞通京東河北商賈。

先是劉豫置權場，通南北之貨。呂頤浩亦以爲便，乃奏通商估。方商估未通也，甘草一兩，爲錢一貫二百，而市亦無賣，如生薑、陳皮之類，在北方亦皆闕乏。

邵青受招安，爲樞密院水軍總制。

先是杜充守建康時，有秉義郎趙祥者，監水門，金人渡江，邵青聚衆，而祥爲青所得，青受招安，祥始得脫身歸，乃依於內侍綱。綱善小說，上喜聽之，綱思得新事編小說，乃令祥具說。青自聚衆已後蹤跡，并其徒黨忠詐及強弱之將，本末甚詳，編綴次序，侍上則說之。故上知青可用，而喜單德忠之忠義。

十四日丁丑，以彗星見，及會稽火，詔求臣庶言闕失，詔能還兩宮者封王，詔存恤宇文虛中子孫。

宇文虛中建炎二年爲祈請使，使于金國，不得如所請，遂不肯還朝，獨令其副楊可輔歸。上思虛中忠節，乃詔存恤其子孫。虛中在沙漠，聞劉豫任用張孝純，嘗寄詞與孝純，其斷句曰：有人若問南冠客，爲道西山賦蕨薇。

辛企宗追三官降宣撫司統制。

傅崧卿爲淮南東路宣撫使。

傅崧卿以宣諭使到淮南東路，得戶部尙書印於權知泗州徐宗成，獻於朝廷。先是宿遷縣趙

瓊，寨刦金人舟船於清河，口得於李梲妾之手也。

吳敏降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路允迪致仕。

岳飛爲神武副軍都統制。

金人知海州薛安靖通判李鞏巡檢使王企中領簽軍殺金人以其州來降。

二十四日丁亥，臣僚言王師所過州縣虜掠之害。

二十七日庚寅，吳玠除鎮西節度使。

吳玠除節鉞賞和尙原之功也。

王彥敗桑仲于馬郎嶺，克均州。

桑仲爲襄陽鎮撫使也，反藉專政之權，以資跋扈之勢，南攻德安，西據均州，是冬以其衆分三

道：一攻住口關，一出馬郎嶺，一擣洵陽縣，使李擴主之軍，前去金州不三十里。王彥曰：賊兵以我兵

爲寡，故寇三道以離吾之勢，今吾破其堅，則脆者自走矣。時賊之大軍在馬郎嶺北，彥遣統制焦文

通禦住口，而彥自以親兵營馬郎嶺，與之對壘者幾月矣。大戰者凡六日，賊大敗奔潰，彥縱兵追擊，

擒統御將官二十七人，俘獲千衆，遂克均州。

炎興下帙五十

起紹興二年正月，盡四月正。

紹興二年正月，車駕駐紹興府。車駕幸臨安府。

是時百司官府皆草創，往往草舍，以杭州州治爲大內，臨安府遷于奉國寺基。十二日甲辰，曹成受湖南二廣宣撫司招安。

曹成執湖南安撫使向子誣，據道州，朝廷有詔撫諭，成如願赴行在，卽仰放散江淮等路兵民外，有堪出戰人，將帶赴行在，聽張招討節制。羣衆不願聽張招討節制，洵洵欲辭，湖南二廣宣撫司都總制兼參議官馬擴，昔爲節制，應援軍馬使，駐軍大名時，曾遣人往諭成，成卽納款聽命，至是馬遣使臣張布賚劄子欲招成，成受招安，乃放出子誣。又乞差人知道州參謀范直方曰：曹成受招安，可保之使赴行在。馬曰：彼既不願遠出，萬一促之，是促使散而爲亂也，不若招之，藉以爲用。宣撫使吳敏惑直方之議，馬與直方入議狀。馬議曹成自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襲攻安仁縣，劫掠財糧，執安撫向龍圖入道州，某蒙宣撫相公令當面口念語言寫成，詢撫曹成一行人馬，劄差使臣張布齎去投下，郤于今年正月十二日曹成差使臣劉睿，機宜馮志，與張布同來，稱放出向龍圖，乞差人知道州；又再准備將領魏富齋到申狀，開具所准樞密院劄子及詔書內事件，并事目，內說願得相公

指差一去處。某觀敵人之情，既懼遠赴行在，且畏屬張招討，羣情洶洶，思欲闕散，雖曹成有不得而制之者，大衆一潰，爲患難量。某已將所差到馮志等，說諭禍福，示以相公恩威信義，使之解甲聽命。馮志等莫不欣喜順從，願俟使司分劈使喚如某所請，聽彼歸降，願約衆上下，悉與安排，無令失所。某提軍馬，親至道州，入曹成軍中，撫定分撥，揀選強壯，添隸五軍，聯餽隊伍，進兵長沙，制服馬友，上副朝廷任委相公之意，下安三路驚擾失業之民。止是二月中，可以就緒。不然失此機會，不惟湖湘重困，大係朝廷之憂，師老財殫，無以善後，上負朝廷之責，下起兵民之怨，雖欲求保身，不可得也。某職在都統，當此敵人開闔之時，亟欲以弭禍難，伏乞相公詳酌二者之議，究其是非，斷決歸一，或罷某都統制，放歸田野；或止絕參謀橫議，無爲含糊以誤國事。敏曰：柰何參謀是故人！某退曰：聽用故人之言，不采其論，可與共事乎？翌日，以詩獻敏，有曰：未敢此時同趙括，已愁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拂袖歸臥仙溪。敏遣騎追之，不復還。或聞馬去，又數日，敏以資學宮祠之命到，成卽復散亂，湖廣被其害，直方得郡而去。

遺史曰：是時王次翁在廣右，有二詩曰：徙薪曲突論無憑，太尉山中混耦耕，頭額爛焦曾未錄，參謀先已享專城。近來出處事何如，先輩風流掃地無，忽有子充驚末俗，一言不契便長驅。

楊惟忠誘楊勅而殺之。

楊勅初曾陷虔州，作過後，隨朱勝非在吉州聚兵，其心腹反屯于吉州，朝廷命楊惟忠圖之，惟

忠與劼同姓之歡，邀劼會飲，伏兵誅之，遂併其軍，亦有奔潰而寇湖南者。

張俊加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

沈與求爲御史中丞。

制曰：御史中丞執法，上以廣人主之聰明，次以肅朝廷之綱紀，非通達國體，特立不回，未有能大厥官而厭輿論者也。具官沈與求，學識精敏，性質端方，簡自朕心，周歷三院，比從郡守，升陟臺端，不吐剛而茹柔，每閉邪而陳善，謀猷所及，啓沃滋多，進長霜臺，益觀遠業，當使羣工庶尹，知風憲之尊，君子小人，識消長之分，時爾之賴，往其懋哉。

遺史曰：與求自侍御史，除御史中丞，時軍儲窘乏，與求極陳屯田利害，爲古今集議上下二篇，上之。又禁衛單寡，兵權不在朝廷，與求上言：仰惟陛下移蹕東南，將圖恢復之舉，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有南北軍，唐有府兵，曠騎之法，旣壞，猶有內外諸鎮之兵，上下維持，使無偏重之勢，其意遠矣。今圖大舉，而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部尙書，但舉行文書而已，願詔大臣講求利害，而舉行之，使人情不駭，而兵政益修，助成經理中原之志。

二十三日乙卯，岳諒臣知滁州。

先是權知滁州梅俊迪爲王才所殺，鎮撫使劉綱乃以張格非權知滁州也。格非字正夫，濮州人。先權濤流縣丞，俊迪權知州也，格非權通判。格非權知州，日嘗呼虞候陳用，一聲不應，卽命斬之。

皆股慄。格非在滁州，郭仲威餘黨犯境，格非以腹心數十人，依山險以避之，往來于城中而已。其在城中也，卽以厚賞募人發掘窖埋遺物，其所得甚多。清流縣吏許原以女獻格非，格非寵之，乃用原爲腹心，使原往行在料理，得正任付身，并鑄州縣官印記，取太原，路歸遇賊，被殺，敕與印記，不知所在。至是州境稍寧息，江東安撫大使葉夢得乃奏乞差岳諒臣知滁州，以代格非，格非受代，厚載而行。至烏衣，諒臣已給枷在烏衣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舟而去，于是所齎之物，復歸官庫。諒臣聞鄉村有食人者，命捕之，一日捕到六人，諒臣曰：如何得食人？曰：無糧可食。諒臣曰：汝之罪若何？曰：自知必死，乞快死而已。諒臣曰：吾貸爾死，爾爲我捕捉周智、張九，最嗜食人者也。六人曰：願執之以獻。諒臣問其期，曰：期以旬日。諒臣許之。六人者，旬日內果執周智、張九至，諒臣詰之，無異詞，卽日凌遲處斬于市中，自是食人者稍止。諒臣清介自守，惟有一友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二十五日丁巳，宣州火。

韓世清屯於宣州，其部曲多欲作過者，先是賣蒸餅者，皆叫云：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般。蓋言一箇賣二十五錢，裏外皆是白麵也。數日間，人多驚惶，或傳韓觀察軍中人欲自西廟巷放火爲號，內外皆火，劫掠民財。是日西廟巷果先火，倏忽城裏城外皆火，世清往來彈壓，遂不至劫掠。實正月二十五日也。州人始悟一箇二十五，裏外一般，謂是世清部曲之暗號。知州李彥卿密遣監稅趙令告

變於朝，遂有李光王瓌之行。

二月吏部尚書李光爲淮西招撫使。

李光王瓌除淮西招撫使副，謀取韓世清也。

翟琮襲金人於絳州垣曲縣，敗之。

金人侵陝右，翟輿令其子琮乘隙潛渡黃河，襲金人於絳州垣曲縣，敗之。

知商州軍州事董先叛，附於僞齊。

董先字覺民，洛陽人，初從翟輿軍，與金人戰，勇功爲多。先是翟輿以節制軍馬屯於商州也，會先有耿氏之迫，來依於輿，輿釋其禍，先感之，以兄事輿，俄翟輿俾先知商州，先中心慊之，密有害輿意，因樽酒間伏兵甲，輿垂涕於座上，訖以制司之命械輿，令蘇堅衛送至制司，欲於中途殺輿，行方兩舍，宿山林庵舍中，輿夜夢若神人告之使去。既覺，則羣卒熟寐，輿乃荷械而去。逮曉至洛南，農家人識之，咨嗟熟視，遂破其械，以糗糧送輿，使還去。輿之二子一女二妾羣婢，與表弟崔三舍人皆被害。輿既脫，復得麾下舊兵千餘人，往來商虢間，先既與輿爲讎，而劉豫勢亦漸盛，且侵於商，先遂以

商州叛，附於劉豫。

三月一日壬辰朔，李光王瓌執韓世清於宣州，送行在所。

李光以淮西制置使往淮西，措置羣盜，王瓌爲副。二月晦日，到宣州東門外下寨，有韓世清下

壕寨官，白世清不可出城。世清下問其故，壕寨官曰：李尙書往淮西而下寨，軍容甚嚴，非過軍也，必有謀耳。世清曰：我何罪？是日以朔旦出城見光，光就留之。乃曰：得旨揀軍，欲往淮西，可批報諸軍，令棄隊出城，以備點簡。世清欲上馬，馬已牽去；世清不得已，遂批報諸軍，令棄隊出城，于是執世清以歸。

沈與求上言乞郤諸軍將進物。

是時大將入覲，有進繒帛方物者，用分賜六宮。御史中丞沈與求上言，以爲此事雖微，自政和宣和以來，進獻稍侈，今艱虞之時，不宜有此，乞斥還之。上嘉納，仍降札獎諭與求，于是兩浙轉運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上命止之；而康國已浸發，至行在所，與求奏曰：吾君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以下，不足道也，異時駐蹕廣陵，有進器用華靡者，亟命焚之，通衢；今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尙襲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斥康國，明示好惡，且爲小人希旨之戒。從之。

七日戊戌，霍明殺桑仲於郢州。

桑仲以屢敗於金州，乃移文郢州，會霍明攻金州，曰：金州草寇遮道，盡當勦除。明不從，每報之曰：不知金州草寇遮道，主名爲誰？仲陰怒之，且有殺明之意。明以措置郢州，頗有條理，市井買賣，漸有向生意，近城多種二麥，亦有戀郢之心。仲以六十騎徑趨郢州，先以二十騎疾馳入城，四十騎尙

未到，仲每下馬，必梳頭，爲明所殺。拘二十人入獄，令供桑仲反狀，以報朝廷。初有譖隨州官吏侵欺官物入己者，仲乃令於洪山維摩院置獄，取勘節推以下官十餘員，盡被追攝枷拷，不勝其苦。伍點檢者，實主其事，後仲遣伍點檢往朝廷，得空頭官告二百道，由德安府雲夢縣歸，而周節推者爲知縣，時仲已被殺，周節推銜被勘拷掠之冤，遣人殺伍點檢於路，而官誥莫知所在。仲在襄陽也，以趙去疾爲通判，仲死，李橫爲鎮撫使，去疾猶爲通判，後勸橫歸朝。去疾被召見，上問桑仲何如人，去疾曰：忠義人也。上問其故。去疾曰：臣嘗見桑仲爲臣說，必欲取東京獻朝廷，只待乞兩個文官與二子。上惻然感動，命特與二子文官。

楊沂中爲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字正夫，代州人，子弟所試弓馬合格出身，知麟州。死事宗閔之孫，麟州建寧縣死事震之子也。

王冠屠宿州。

王彥及董先戰虢州界。

自此王彥及董先屢戰矣。

二十二日癸丑，僞齊以兵犯翟興中軍，興力戰死之。

先是僞齊劉豫嘗遣僞迪功郎蔣頤持書傳賊語，以王封誘翟興，興叱之曰：我大宋臣也，豈肯

受賊之僞命，不啓緘而焚賊書，戮頤于市。豫計不行，復誘興麾下裨將楊偉、金潤、陰約、內應，以謀害興。是日賊兵徑犯中軍寨，興親迎賊，與戰，遂陷重圍中，賊奮擊之，興力戰不勝，墜馬遇害，年六十。四月，桑仲爲神武左副軍統制。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願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於淮南爲聲援。朝廷信之，議以大臣爲都督，遂大舉兵，卽以仲爲神武左副軍統制，是時仲已爲郢州霍明所殺矣。

劉豫陷壽春府。

劉豫僞左丞相張孝純罷，以僞右丞相劉麟獨秉政。

李橫以兵圍郢州。

霍明殺桑仲於郢州也，襄陽走報郢州李橫，橫初未信，三報方信，橫遂令其衆盡縞素，李道在隨州，亦縞素，皆率其衆，令襄陽之衆，盡著白衣，戴白巾，圍郢州，聲言爲桑仲報仇。

誅韓世清。

世清屯于蘄州，嘗欲立趙後爲皇帝，及宣州火，被執至行在，坐前罪誅之。

炎興下帙五十一

起紹興二年五月一日庚申，盡九年七月甲子。

五月一日庚申朔。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權邦彥自朝議大夫兵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不書黃具其謬，繳駁之，不聽。

三日壬戌呂頤浩以都督之職出關門。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爲聲援，頤浩信之，乃有恢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軍事，制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師，悉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置忠銳軍十將偕行，是日出北關門，百官班送焉。

霍明棄郢州走，李橫以李簡知郢州，遂還歸襄陽府。

郢州糧盡，李橫圍城不退，城外麥方熟，悉爲李橫所得。又城門盡閉，城中乏水，橫攻益亟。郢城西壁乃石崖，號爲石城，城下卽漢江，漢江猶有舟船，惟西壁不受敵，故兵不能近。明知事急，乃夜絕石城而下，與其衆數百泛舟順流而去，翌旦橫覺之，追已無及矣，遂別以李簡知郢州，橫乃退兵襄陽。

曹成以其衆降于韓世忠。

初曹成據道州，以兵守莫邪關，岳飛遣前軍張憲攻關，有郭進者，趨勇有膂力，每以夥飯不飽爲言，乃自製大馬杓打飯，火頭亦笑而與之，無忤意，軍中呼爲大馬杓。郭進每隨憲執馬槍，莫邪之役，進與旗頭二人先登攻關，賊兵拒關，進揮槍先進，殺賊旗頭，賊兵亂，官軍齊進，遂入關。俄報郭進已得關，爲第一功，飛喜之，解金束帶並隨行跟從物賞之，仍補秉義郎。官軍旣入關，賊兵散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卸甲，以所擄婦人，佐酒恣飲，賊黨楊再興率衆直犯順夫之營，官軍退卻，順夫爲再興砍折一臂而死。飛怒，盡誅其親隨兵，責其副將王某擒再興以贖罪。會糧軍統制王經，前軍統制張憲皆到，掩殺再興，再興屢戰，又殺飛之弟翻，官軍追擊不已，再興屢敗，率騎走廣西。韓世忠以成屢敗北，乃命董咬往招之，成以其衆降。有郝政者，獨不從，率衆走沅州，戴白巾，稱爲成報仇，謂之白頭巾。郝政後歸于張憲，再興走至靜江界中，官軍追及，跳入深澗中，官軍欲殺之，再興曰：我是好漢，當執我見岳飛，遂受縛，飛見再興，解其縛曰：我與爾是鄉人，汝好漢也，吾不殺汝，當以忠義報國家。再興謝之。

呂頤浩至鎮江府，丹徒前軍反。

呂頤浩至丹徒，前軍趙延壽反，劉光世命王德韓世忠追至建平縣殺之。

六月一日庚寅朔，李宏殺馬友於潭州。

韓世忠將至潭州，李宏遂有殺馬友之意。是時友爲湖南兵馬副總管，宏爲統制，因友詣天慶

觀朝拜回，襲殺於市。友之衆欲遁走，世忠圍之，宏遂降，盡併其軍。友押字如市字，果死於市。友在潭州，措置酒法，官不造酒，祇收稅酒錢，城外許造酒，不許賣，城裏賣酒，不許造，若酒入城，則計升斗收稅，至今利之。

十三日壬寅，劉光世起復，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劉光世父延慶，靖康間，在京城受圍閉，城陷，延慶斬關奪萬勝門出奔，死於亂兵中。光世以不知父存亡，多以金寶遣人詣僞境尋訪，五月，有客人自僞境來，得其父之骸骨，具言死狀，皆不可參考，乃云以其骨雜在甘草把中，故僞境官司不能盡譏察；或勸光世割皮滴血以試驗其骨，若滲血入骨中，卽眞父骨也。光世不從，以禮安葬，發哀成服，以軍事付幕府，上章力請終喪，不許，奪哀起復。至是，以捍蔽京口，經理淮壩功，加寧國軍鎮節制，曰：數摧巨敵，累奏膚功，不移寧國之舊邦，更蒞寧武之名鎮，特授寧武寧國軍節度使。

韓世忠爲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岳飛爲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

李橫、李道、率兵犯德安府。

初，李橫圍鄂州，霍明縋城而奔，往復州。明在鄂州也，嘗與德安陳規通書問，規藉其通船路也。橫以爲明走投規，故有攻德安之心，乃申朝廷，謂陳規以德安府順番，遂會隨州李道兵來犯德安府。規登城，請與橫相見，規以好語謂之，且申和好，仍送米百石，并油醬之類，橫受之。規請解兵，橫曰：

襄陽之兵已到矣，無可議者。遂造天橋，廣爲攻具。先是趙彪爲桑仲所敗，乃投於規，至是橫使人呼於城下曰：趙彪與我約，欲獻門一座，何不速獻門耶？規疑之，遂殺彪。

王彥爲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德加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李道爲鄧隨郢州鎮撫使，知鄧州。

七月呂頤浩班師。

呂頤浩之出師也，方至常州，前軍趙延壽以本將兵反於丹徒，至鎮江府，聞桑仲被霍明所殺，頤浩不能久帥，病寒熱，乃歸行在。

五日癸亥，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勝非知紹興府，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召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丐外祠，皆不許。

勝非同都督呂頤浩薦其才也，會言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任，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除勝非同都督，蓋爲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調護于內，使勤王之師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三人。勝非惶懼，亦上會稽印，走旁郡，牢辭不就職。勝非常曰：宰相權位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中，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奸人居此位，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辭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義不愆，縱多言而奚恤；君臣無間，于大體以何傷。

韓世忠大破劉忠于岳州，伏龍岡。

劉忠爲韓世忠所敗，以數百人走潭州白面山，復聚衆走淮西。斬黃州鎮撫使孔彥舟，叛歸于劉豫。

孔彥舟爲斬黃州鎮撫使也。劉豫僭僞，卽令刷彥舟親屬，因得其母妻及子共三人，賜第處之，厚給以祿。忽一日，有客人至南界，問之，乃云姓盧，是彥舟之親舅，境上以聞，彥舟使人迎之，果其舅也。彥舟以家人之禮厚待之，軍中呼爲盧舅，具言彥舟親屬之故。彥舟曰：何以實之？盧舅出劉豫之文，彥舟遂有叛意。未發，會報權邦彥同知樞密院事，彥舟在東平府，與邦彥有隙，而邦彥用事，彥舟疑圖己，遂反。出左右婦人，皆嫁之，送官員入山寺中，恐爲行軍所擾。彥舟臨行，對官屬言：无負朝廷之意，所以反者，蓋疑權邦彥也。搥胸至腫，惟攜所寵宗女趙氏去，至光州界，棄甲仗器械，不勝計，乃歸劉豫，豫厚待之。其將陳彥明率餘衆詣知江州劉紹先降。

八月，金人遣王倫歸。

朱勝非爲侍讀。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先除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胡安國繳止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自內批云：位知樞密院事之上，仍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日責降，非朕意也，卿當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冠一時，然後人知上之卒欲相勝非。

也。
十八日乙巳。李橫攻德安府，不克，退兵歸襄陽。

李橫自六月圍德安府，攻城不下，於城之西北隅，造天橋成，填壕皆畢，乃鼓衆以天橋臨城西北角樓，規在城上率軍民禦之，填壕不實而天橋陷，不可進，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兩門出，縱燒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橫亦自焚礮座。翌日黎明，橫已退兵，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圍城兩月中，並無爭戰，亦無相傷，惟有一將背城而坐胡牀，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乎？有守城兵士田金請行，許之。金滿飲扈酒，橫槍下城，潛身于城壕中，壕岸稍高，金在壕中行，約至賊所，即橫槍上岸，揮而刺之，洞胸而卒。金復跳身入壕，涉水而過，城上皆鼓噪，規大喜之，除金承信郎。

二十七日甲寅，尚書右僕射秦檜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先是呂頤浩薦朱勝非，崇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奸，上亦覺悟。于是秦結黨欲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禮處取秦檜麻制，崇禮在翰苑，初未承詞頭，莫知所以。俄遣一中使來催，崇禮不得已，赴殿側祇候，奏請詞頭，上召崇禮，親諭之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言若使臣爲宰相，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請御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崇禮，崇禮退，因默省其文，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足跡未到院而麻制已成。遂罷檜宰相，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

彗星見肆赦。

李勃詐稱徐王伏誅。

李勃，夔州人也，詐稱皇弟徐王，州郡迎赴行在，送大理寺，鞫勘得實，斬於市。九月七日甲子，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勝非復拜宰相，制詞有曰：懲亟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庸於舊勞。又曰：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翊簾幃之政，而人靡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比之謝安，心繫於蒼生，裴度威行于河朔，皆上授旨也。

孟庾還行在。

撫諭川陝諸路官吏軍民。

敕成都府利州夔州潼川府郫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路官吏軍民等：秦據成皋，蜀稱沃野，百年無事，但知耕耨之及時，萬里如家，誰識戰爭之爲苦。豈謂中原之變，來從東海之濱，越關塞以虔劉，並秦雍而毒螫，近者身罹于鋒鏑，遠者力困于征徭，或生生蕩析而無餘，或蠢蠢驚憂而莫保，禍流爾衆，痛切朕心。屬此治戎于南邦，未遑展義而西狩，興言榛梗，莫救傷殘，維天地之涵羣生，雖幽而覆育亦至，維父母之愛其子，在遠而思念愈深。向遣輔臣往將，使指畢協邇遐之助，共圖脩扞之功，然而外侮內陵，歲起仍興之役，行齋居送民，逾再藉之勞，雖兵家有利鈍之常，而人心無思數之改，將帥用命，官師卽工，編氓竭力，以應軍需，徒旅奮身，而効死節，永懷愧歎，姑示拊存，載念事煩慮

易者人之常情，兵勝福生者，國之大計，尙毋難於督責，庶速底於不平，奠樂土之居，復如於前，日行息民之政，當益豫於他時，播告有邦，咸知至意。

詔韓世忠赴行在。

辛企宗罷。

解元襲劉忠於蘄陽口，大敗之。劉忠附於劉豫。

劉忠駐於蘄州蘄陽口，韓世忠下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至，襲忠大破之，忠餘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於劉豫。

呂源爲沿海制置使，劉紹先爲沿淮防遏使，韓世忠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呂頤浩以蠟書結劉豫，知應天府，凌唐佐事，覺唐佐爲劉豫所殺。

先是建炎三年，召知應天府孟庾赴行在，以直祕閣凌唐佐直敷文閣，知應天府。金人犯應天府，唐佐投拜金人，以應天府爲歸德府，令唐佐知府事。劉豫僭立，唐佐遣人齎蠟書到朝廷，宰相呂頤浩召唐佐之姪孫憲于常州，授以閣門祇候，俾持蠟書至應天府議事。唐佐之妻田氏使門客張約在家，與憲同食，憲疑之，田氏曰：「無礙也，旣而爲約所告，豫遣人擒捕唐佐，并家屬至京師，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且罵其背國家之恩，遂被害。豫命出犯，由曰：「朝議大夫直敷文閣凌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合從坐，特貸命，各決脊杖二十，送穎昌府拘管。」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遭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已卒，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

炎興下帙五十一

一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其日。

十月六日癸巳。劉嶸上萬言書。

紹興二年十月六日，右迪功郎劉嶸謹昧死百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觀九月四日詔書，比以星變移異，慮政事闕失，內外臣庶直言極諫，無有所諱者。臣愚不肖，學問膚淺，智慮茅塞，恭承德音，雖欲冒昧自竭以奉明詔，深惟么麼管見，不足以裨政事之闕失，是憂是懼，雖然，豈可以不能而遂已耶？故盡其愚，惟陛下採擇焉。伏惟陛下神武天錫聖學，日躋有撥亂之略，有駕馭之才，有恭儉克己之誠，有仁民愛物之意，宵旰求治，于今六年，算計見效，宜遂底績。今也不然，坐薪嘗膽，日以外夷爲憂，邊陲無休息之期，社稷有阽危之慮，日難一日，歲甚一歲，乘輿警蹕，介在海隅，震蕩播越，未有攸底，而黃潛善汪伯彥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也。曾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慎守，不敢失墜也。今也宗廟爲草萊湮之，陵闕爲斧鉞驚之，堂堂中華，戎馬馳之，赫赫帝圖，盜賊營之，然則潛善伯彥所以悞陛下，陷陵寢，蹙土宇，喪生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唐肅宗之爲乎？本初嗣復，既不爲二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爲中國之謀，以至于今，號令不行，而德義不孚，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過，人惟以淮甸爲戒，駐蹕所在，人惟以虜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陛下永負孝悌之愆。

常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縻山海，跋履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爲今日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于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幸東南，出于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涉變故，僅免死亡，蓋上天警悟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舊物，金賊以小狄羶穢，薰污中原，逆天亂倫，挾立僭僞，用夷變夏，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羈旅，陵寢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羣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巡行淮甸，按撫荆襄，拔其英豪，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毅之夫，必響應而颺起，國用不足于此，不患無財，甲兵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不順之！秦隴雖遙，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爲，孰不如志。其爲利害，豈與退保吳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竊憤歎，既未能披堅執銳，先啓戎行，而服膺簡編，討論古昔，何嘗忘其昧陋。少贊經綸，輒爲陛下書七策，以爲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和之可講者，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於耿南仲何也？淵聖在東宮，當宣和季年，頗不得安，王黼欲搖動者屢次，南仲爲東宮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相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遇，又爲後日之計，每因王黼譖害浸潤，則必委曲覆護，謂太子無失德，國本不可搖，上皇亦悟其言，東宮卒得不動。旣而淵聖嗣極，遽遷前朝大臣，而邦彥爲次相，金賊遽至城下，邦彥諧諛小人，本無遠略，遂獻和議，耿南仲附之，沮紳師道，不使攻擊，於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各求其說。

之勝，欲用兵者，李綱種師道兩人而已。其餘莫不以講和爲是者，國論不一，武備闕然，中州河東之師，必使陷沒，以伸和議之必信。二聖遠去，宗族盡從，中原塗炭，至今益甚者，本緣耿南仲李邦彥懷感私恩，不爲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枝膠結，甯悞趙氏不負耿門之所爲也。使其可和，則淵聖執德不回，馴致禍敗；而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無所不至，宜其少緩兵於我矣，何乃累年而尙未效耶？和之不可恃，亦明矣。自古國之強盛，無如漢武帝唐太宗，方其得志四夷，則必併吞掃滅，以示廣大，侮亡取亂，極其兵力而後已。中國禮義所自出也，恃強凌弱，猶且如此，今乃以謙退仁慈之事，望於反常悖道，腥羶禽獸之粘罕，豈有此理哉？若以爲強弱之勢不相侔，縱使向前，莫之能抗，則古昔奮臂徒步，無尺寸之地，而爭帝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源，罷絕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圍之策，漢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斷而行之，確守不變，庶幾金虜知吾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駕，或有還期。不然，則今僻處江南，財物有限，厚賞則吾益困，少乏則無以足其欲。小臣則不爲遣，大臣則張邦昌宇文虛中相繼而反我矣。深思熟慮，前計後度，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狄至澶淵，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之後，欽若輩羞愧無所爲說，則臧真宗曰：當時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爲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爲愛君，寇準之功爲幸勝。今日之論和者，其情狀一一出於此，苟能息絕其後，知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已責，則必爲善後之圖矣。其二曰：置行

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以州郡軍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不可復理，行在百費，惟以權貨鹽利爲無窮之原耳！養兵十萬，而兵食日費，無慮七八十萬，古謂無三年之藏，則國非其國，今無一年之積，招安日至，窘匱日形，此豈持久之道？故臣愚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或長沙，審擇一處，以安廟主，太后六宮百官，以耆哲諳練大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量留兵將爲營衛，命戶部計費，調以給之，陛下提兵按行，廣治軍旅，周旋彼此，不爲定居，則饋餉之權，宰相宜專主之，而責成于發運，使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盡汰浮費，加以悠久，不患無財。至于宰相之職，平時則守憲章，行故事，今則不然，宜從陛下介冑馳驅，發謀制勝，莫遑甯處，協濟危難。若乃早朝晚見，從徒乘馬入政事堂，據案呼吏，番簿判花書，卯移缺次，安排親舊，差遣而已，臣未見其有補于中興之萬一也。其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慝，不爲退計，此孝悌之實也。遣使乞和，空捐金幣，不憚辱已，僥倖萬一者，孝悌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守，義必能行，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此任將之實也。庸駑下才，本無智勇，見敵則潰，無異于賊，與之親厚，等差不立，賜與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冀其樸實，用兵之功者，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瘦老病弱外，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董其部伍，申明舊制階級之法，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

賞，死則恤其妻孥，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此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失，變色不悅，幸其無事則已矣。教習擊刺，叫噪嗜鳴，有如聚戲，金鼓旗號，白梃小隊，皆效虜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亦不敢自保者，治軍之虛文也。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行司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墟，土地日蹙，衣冠黔首，爲血爲肉，以此六虛行乎其間，陛下載黃屋，建幄殿，質明燈，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肅立，衛兵走而拜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躬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率以度日，而國勢日卑，彼粘罕者，晝夜厲兵，跨河越岱，電掃中原土地，遂有吞吸江湖，蹂踐衡霍之意。吾方挾虛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伏願陛下留意實效，勿愛虛文，奮發慷慨而力圖之。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寡，國威稍挫，臣常建言，乞進發京師宿衛赴行在，又降劄付於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北四川兩廣，抽揀禁軍，貢發充御營正兵，增厚其月廩，精加訓閱，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漢高祖大敗于成泉，與數騎渡河，晨入張耳韓信軍，奪其印，易置諸將軍，遂復振。陛下今欲於劉韓張辛四人之兵，有所易置，知不能矣。權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謂陛下不能舍之，夷踞桀驚，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於其上，安能使此四人常無怨怒，相激而不爲變，此苗劉之禍，率爾而作者，由此故也。臣謂今日行兵，不可以示弱，既未有以大變革之，莫若先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然後可以彈壓悍將驕兵。兵既不能妄動，成就紀律，則四方橫潰之兵，及羣起不逞之盜，必自帖息；猶有猖獗不順者，遣偏師以銳卒往擒滅之，遂罷招安之說。況陛下以報仇雪

恥爲己任，仗義而行天下，兇頑不軌之徒，固將斂衽倒戈，而聽驅役之命。漢光武爲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仗建汀南劍邵武四郡，可得二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閑田給養，人得一頃，正稅之外，料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洞丁中，簡其精銳，分聯起之，以戍襄漢。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爲屯田，招集兩河山東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以任使。凡此六條，陛下誠使執政大臣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論駁，日夜淬圖，擇人而爲之，累歲積日，必見功緒。於是時而兵弗強，敵弗畏，盜弗息，然後歸之天命，無所爲矣。不然，是自棄也。陛下苟有自棄之心，而欲於目前三四庸將數萬潰卒，求爲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其五曰：定根本者，豈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汴何都焉？今都城已失，則必思所以克復舊物者。然考天下之勢，莫強乎關中，今則力未能至；按南都之迹，莫過乎建康，今則事理不可；參擇二者，欲強進取之資，而無形勢之失，惟荆襄爲勝。春秋之時，楚用是而抗衡上國，窺周問鼎，曹操聞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則失箸驚恐，六朝建立，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營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之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魏，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方城鄧林，雖非天險，然漢水爲池，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曠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避也。誠能屯唐鄧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洞丁，并施黔山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防以正軍，繚以弓手，

民兵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攻取之計成然後陝西聲氣相應而騎卒能至川廣之富皆可拱揖且比於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邦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而臣獨以爲不可者蓋以陛下之責與晉元不同故也西晉爲劉聰併吞復能立懷愍兩君皆遇弑殞故帝以瑯琊王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又因人心未忘晉起而立國然傳祚十世享國百年強臣內叛胡虜外逼其得存猶綴葉露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亦勢使然也今陛下父兄在虜中無恙窮廬蠻帳惡臭醜類相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靜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登寶位也必旦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爲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矣痛惟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爲此言於今數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駕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謀別求建都之所此臣所以深不曉也今河北河東知朝廷不復顧念已甘心左衽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冀陛下未忍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是怨恨陛下爲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哉于此而欲建都臣知其必不能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過江廣斥堠治盜賊然後精選二三萬人爲輿衛於穩密州郡速置營屯居室以安存其所謂老老者陛下提此兵渡江南北緩轡而遣使巡問父老撫綏刀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爲根本之地猶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雖巡幸往來征伐四出而固守不可失者以襄陽爲重陛下富於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奮勵坐薪嘗膽悠久爲之而不能濟則書所載夏少康周宣漢光武之事皆爲妄言以欺後世不足信矣陛下必謂不然也

炎興下帙五十二

起紹興二年十月六日，癸巳，盡十一月五日，戊戌。

其六曰：選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今陛下之族，被虜而去者衆矣，所存亦無幾何。黃潛善、鄭愨小人之見，本無遠識，謂陛下以支子入繼，又不緣傳付之命，國步方梗，恐肺腑之間，不無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進言，恫疑虛喝，以恐動聖心。故自南都，以至淮陽，誅竄之刑，疑忌之意，相尋繼見，雖其罪戾，或自貽成，然豈盡于治親齊家之美意哉？殆非所以鞏固皇圖，紹延祚命之道也。爲今之計，宜于同姓，不問親疏，選擇賢才，布之內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尤出衆人之上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仇虜知趙氏之在中國者，尙如此其衆，旣失復得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逆圖，庶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獨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而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時之功，貽後人之福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返，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爲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旣久且遠，日以消亡矣。王安石所任之小人，方新而近，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求君子而用之，不愛爵賞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乎？君子未多時而已無存，敗事顯著之小

人稍稍類聚，未至則招之，惟恐其不來；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用，盡輸之夷狄耶？將以汲引豪傑，延致英雄，是猶卻行而求前，北轅而適越也。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賢，此熙甯以後陛下之家戒。矧今日否塞之氣，充牣于中原，陰長之滋，勃興于夷虜，非得希世異才，上下內外，參任迭用，泰何由復？否何由傾乎？此存紀綱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國家不易之道也。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漢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劉備用關羽張飛，不以加于諸葛；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非獨其禮之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意亦異。今儒風衰息，未有鉅賢碩德，立乎朝廷，以收運籌指縱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爲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三四人，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種師道之役，何況古昔名將乎？而僞蹇龐然，常負重寄，使平寇盜，尙或未能，豈敢望其向虜人發一矢哉？自愧無以稱職，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不避，乘時而動，又不能節制其兵，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爲國家之害，豈淺鮮哉！願陛下委大臣以腹心，遇近臣以禮貌，當御南衙，士氣重于此曹，天下僕才自負之人，必願立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爲陛下竭忠盡力，不愧古人者，豈皆如臣等輩，佻佻倪倪，下心低首，不能爲朝廷輕重者哉？忝奉內朝班綴之列，欲求近侍，如汲黯之氣折，淮南誠未多得，馳羸驅敝，惴惴然于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誰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氣，從臣如此，況其下

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夫秩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具囊鞭戎服郊迎，本朝郎官出使，序位在轉運之上，凡此蓋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軍官于簾外，倒仗聲喏而退，今見則分廷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而不已，陛下不爲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將何所不至哉？此存紀綱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寔躬行之士，而去浮華輕薄之入，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甯以前，皆守此道，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能談說相高，不復見于行事，曰此粗迹耳，不足道也。其或蹈規矩守，廉隅稍異于衆者，則羣議而聚罵之，以爲怪物，繆人，此浮華輕薄之爲言也。夫欲變化風俗，惟係上所好惡，陛下力行孝悌，則天下爲孝悌者出矣；陛下敦尚名節，則天下守名節者出矣。故今日正當賞廉白而黜貪汙，崇仁義而斥奔競，旌能實而懲妄誕，貴忠厚而杜殘刻，以變風俗；苟反此道，頽敝日甚，必至顛覆而後已。至若文詞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白黑，誠不宜任用，以爲浮薄之戒也。靖康二年，顏博文諛佞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遜。及爲邦昌上表請罪，則曰：仲尼從佛肸之召，本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博文近世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陛下宜推類而察之，以陟降多士，此存紀綱之三事也。法度者，治天下之器。號令者，行法度之具。信令者，出號令之實。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垂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然持守法度，固結民心，非信不可也。真宗澶淵之盟，契丹守之百二十年，不敢輕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

敗盟，舉兵取誓書焚之。天章閣，天地鬼神照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虜人得以藉口。夫金賊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教之，假手借兵，以報中國之怨爾。失信之禍，一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此存紀綱之四事也。臣稟賦愚下，無以踰人，然夙夕思之，得此七策，剔爲二十條，于當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以見大略矣。惟望陛下動心加慮，反覆而考焉。以爲可行，則至誠惻怛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機事之來，間不容髮，往昔雖不可追，然不可謂無可追者，而遂已也。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又不難于今日乎？天豈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立春，雷震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寔先示象。恭惟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陛下出于危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撤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復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矣。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於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也。迺二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日有食之，車駕復有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不競，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擁六飛，縣名柏人，高祖不宿，若遂遊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勞苦，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幽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中興之志，威權損削，無可看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唐莊宗末年之事，可不畏哉？惟有如臣前陳思迎父兄，誓報仇虜，奮發強勵，有進無退，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怙恃天命之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禾之旅生；不績于麻，露體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也。又惟斯民戴宋無已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之故，雖甚塗炭，猶未瓦解，猶未反叛，然以比來

巡幸所過觀之，道旁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毀，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蘇望旱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萬一？淮泗有警，虜騎羣賊俱渡大江，陛下又將深尋幽遠，則回顧州縣，復爲墟邑，必曰：君王尙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觀此，安能久忍而無變亂？若不望風呼號，以事夷狄，則必推擇賢能，以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蓋本于此。今宋祚之再興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天下筆之，野史書之，善惡榮辱之傳，亦猶今之視昔。夫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爲仇人役使，苟卿所以悲而哭之，可不監乎？昔宗澤留守京師，一老從官耳，然以至誠鼓動羣盜，北連懷衛之民，誓與同迎二帝，皆相聽許，尅期而應者，無慮數十萬人。不幸澤死，其志不就，復爲潛善伯彥所深嫉，故無以澤所謀達宸聽者，以此知人心未厭二帝之德。況于陛下身爲子弟，誠欲北向而有爲，臣將見耰鋤鋌于長鍛，奮臂威于甲兵，舉四海爲陛下之用矣。或聞宇文虛中踵邦昌劉豫受虜命，專制山東，若陛下親總六師，遣一介之使，往諭至意，開示大義，許以茅土，資其兵力，彼之順命猶反覆手，皆非甚難，獨在陛下斷與不斷，爲與不爲爾。憂國事宜，張浚已行措置，得其聽信，稍抒西顧之憂，則關中尙可經營，不至遽失，淮南荆襄藩蔽接連，山東合從掣肘之患，則虜人所守者，數千里之地，兵勢必分，力不得合，扼吭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倦，以十年爲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國步，修上京之廟貌，都鞏洛之神臬，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修儀物，永固龍圖。陛下于此時憂憤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

懷無斃，其與惕息奔走，忍恥臨危，有如今日，豈不萬萬相絕哉！臣本疎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殊異，重惟職司注記，掌書言動，喪亂以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愧。況觀寇仇未殄，戎虜憑陵，致陛下鑾駕徬徨，百姓未知死所，臣子之義，首隕無辭，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苟非畏禍，卽是欺君。震怛于中，不能自己，懇懇抵首，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苟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所榮，微臣至願也。伏惟陛下留神察而赦之，幸甚。

孟庾領姚榮兵四千往建康府。

罷劉紹先兵，以爲福州兵馬鈐轄。

劉紹先知江州也，朱勝非江州安置，紹先不甚禮之，勝非銜之。至是勝非復拜相，乃短紹先于上前，移紹先爲沿淮防遏使。紹先至建康，而江東安撫大使李光都督府參謀崧卿見紹先來，索錢糧不喜，皆奏其罪，乃召赴行在，其兵隸劉光世楊沂中，以紹先爲福州兵馬鈐轄。

罷王冠趙琦軍。

罷王冠趙琦，以其軍馬分隸張俊楊沂中。

知楚州祝友叛，附于劉豫。

祝友叛，附于劉豫。通判劉晏知楚州軍州事。

僞齊京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牛皋來降。

十一月韓世忠來朝。

五日戊戌詔求能還兩宮之人。

詔曰：朕以眇末，獲承至尊，五年于茲，天未悔禍，父兄遠狩，歲月寢深，雖禱祀而求，不忘于寤寐，而祈請之使，莫效於精誠，引領瞻望，心焉如疚！日者于艱危之際，稱秩元祀，蓋以溫清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祇栗，以俟降監。載念國家百七十年之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懷憤善謀之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苟鑿馭之可還，詎彝章之足報；應四方有爲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聞。可行有效，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

廬州壽春府鎮撫使王亨欲附劉豫巨師古擒送行在。

炎興下帙五十四

起紹興二年，十二月一日，丁亥朔，朔，盡其日。

十二月一日丁亥朔。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十二月初一日，布衣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嘗讀太史公敍布衣王蠲狀於田單贊曰：昔燕之初入齊，聞王蠲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而使人謂蠲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欲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蠲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蠲聞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予豈助桀爲暴哉？遂經其頸於木枝，自奮絕腹而死。臣讀至此，未嘗不廢卷涕泣，扼腕而太息也。何哉？齊一小國也，且有慷慨忠義之士，今天下之大，四海之廣，得無其人乎？況天下之士，自崇觀以來，蒙被國家教養，雖山林皋壤，巖谷海隅，靡不承流而受恩德者矣。何以大國之人，不如小國之布衣乎？臣固有意於是。今臣至貧至賤，初非以富貴爲心，爵祿爲念，又非欲以片言幸陛下之用，從而求賞，揣臣之心，實無纖毫覬覦；況臣曾立功於近世者屢矣，亦未嘗論功而求仕進，則今日之言，無意於爵賞也，明矣。無意爵賞而言者，非他，臣恐萬世之下，罪我聖宋無忠臣義士，故以臣所聞所見，盡臣之忠，竭臣之愚，爲陛下陳之。伏望天慈，畢賜睿覽，不惟臣一身之幸，將爲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竊觀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問不通，陛下有湯武之聖明，而敵國之陵不已，陛下有太王之至仁，而土地之封日削，陛下躬堯舜之節儉，而國用之富不饒，陛下震

雷霆之天威，而盜賊之鋒不戢。凡此五者，非特臣得以疑之，使三尺之童，有知有識，亦將有所惑焉。何哉？二帝之問不通者，臣竊謂非陛下忘父兄之遷也，非大臣忘君父之恩也，蓋亦人力有所不及，思慮有所未至焉。臣竊觀趙王入燕也，使者十輩，既不能達國之音，又不能全身於外，當時在朝若張耳、陳餘之徒，非不賢也，非無謀也，獨不如一廝養卒，能以片言說燕，與其君俱載而歸。今兩國之讎未解，而鼎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僞齊之盜乎？此遣使不如用廝養明矣。敵國之陵不已者，臣竊謂陛下忍小恥之太過也，示小敵之太怯也。蓋戎狄之性，譬之犨犬，若或避之，從而吠嚙。臣竊觀符堅之陵晉也，興師百萬，力足以移山岳，鞭足以填江河，謝元以計沮之，敗屺澠水，設使當時忍恥示怯，奔而避之，由江迤南，當爲秦之屬郡矣。故古人有言曰：可以計勝，難以力屈。卽此觀之，雖得鬪將十萬，不如一謀士明矣。土地之封日削者，臣竊謂陛下視疆場之太輕，任藩屏之太易也。臣竊觀越王勾踐之脫于吳也，嘗膽以苦其心，任賢以廣其謀，雖一飲一食，未嘗不以滅吳爲念。故當時其恥雖大，其國雖削，數年之間，復其疆而雪其恥。當今陛下國政之屬，如大夫種者，誰與軍旅之託，如范蠡者，誰與然陛下移蹕而去之者，屢矣。百姓從之者如歸市，雖太王之仁，不過此也。昔太王去邠而之岐山，今陛下有滅夷狄之心，復父兄之仇，此臣所以曉夜爲之太息不。平國用之富不饒者，臣竊謂陛下千里寄託之非人。四方土地至曠也，臣竊觀司馬宣王之輔魏也，先廣田畜，然後爲滅賊之計。當時鄧艾著濟河之論，又陳屯田之制，其言以二萬人屯淮北，以二萬

人屯淮南，合四萬人之衆，且田且守，歲入米五百萬斛，十萬之衆，可給一年之食。臣竊見今日自常潤抵界，至于大江，極目百里，盡成荒墟，所謂良田不知其幾千頃，自淮迤南，荒蕪之田又不知其幾千頃，疲卒既多，冗官不減，若於此時，且耕且戰，則軍食何患不足矣。盜賊之鋒不息者，臣竊謂陛下姑息之德太厚，而殺戮之威不張也。臣竊觀宓子賤之治單父，齊寇至，魯人不及自刈，父老請民出刈，宓子不許，且曰：今年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則其民樂有寇也。其言雖小，可以喻大，今之盜賊未戢，亦樂有寇之類也。臣竊意盜賊不可不滅者，昔漢武中興，未嘗不以討賊爲先，故殺之則彼畏而自息，招之則彼安而復叛。臣以謂用盜賊攻盜賊，則草寇何患乎不平矣。此五者，雖若國之急務，然猶未足爲陛下輕重。臣復見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曉夕爲之寒心。臣竊聞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奄有九州，席卷八荒，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北極單于，南底交趾，四方之大，罔不臣服。當其四夷未賓之初，止有中原，錢俶望風納土，由是置五王宅以待其自至。其後李煜欲以臣屬乞爲藩屏，遣使請命。太祖皇帝曰：天無二日，殿廷之上豈可容客。甦睡者是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也，明矣。創此基業垂之十帝，可謂盛矣。太平日久，偶因邊臣失守，致使虜人長驅而入，賴祖宗之靈，社稷之福，使兆民有託於陛下。當時龍興南都，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孝慈，不忍父兄之遠播，而居其已破之城，今且駐蹕，久在東南一隅，臣竊爲陛下疑之，不識陛下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爲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

百年之世祚。然有百年之計，尙恐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於百年也。臣聞自淮迤北，見屬僞齊，自古夷狄不能有中原，此金人以中原攻中原者。近臣說者必曰：朝廷賴僞齊爲藩籬，以捍金賊。臣竊謂不然。夷狄之患，患在手足，中國之患，患在心腹。不識說者將謂僞齊今不爲盜，能保其子不爲盜乎？復能保其孫不爲盜乎？不識僞齊俟虜人既定之後，去僞僞之大號，還土地之故疆乎？爲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伐君，則武王何爲而併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爲而擒叔寶？良由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秦齊之強，猶不敢久僭帝號，今金人竊我名器，不歸他人，獨授劉豫，則知豫必以奸計爲金人謀也。旣爲謀主，則無臣我之心，明矣。況人臣之位，與人君之尊，不可同年而語，彼肯捨尊而就卑乎？則知劉豫無復納款又明矣。臣嘗譬之巨室之家，假人以堂室之奧，而自處門廊之隅，則居堂室者，豈無吞門廊之心乎？今劉豫所以卑辭自遜者，良由人心未歸，而羽毛未成爾。縱使劉豫止欲割據一方，豈不爲奸雄開基？又況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以北併南，未聞以南併北者也。臣竊觀國之所重者三：昔我神祖留意太學，蓋欲籠絡天下之英賢，而網羅天下之奸雄，與陛下駐蹕維揚之時，猶有隨駕學生，今悉罷去，而劉豫乃爲學校以延多士，是誘陛下之英賢，可知矣。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之人，其初止因虜人所苦，故偷生南方，望陛下升斗之養也。前此兩年，兵食皆足，邇來竊見如劉光世軍中，士卒一月之糧，或缺其半，里巷私語，皆曰：健兒不如乞兒，各懷去心，悉有竄志。而劉豫大張聲勢，廣示富饒，省刑薄斂，卹衆安民，彼思鄉之人，有所聞，

豈不動心！是誘陛下之士卒，可知矣。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貨物，關市無征，阜通無禁，既開商賈之路，遂雜五間之徒，古人夷關析符，使命猶且不通，況於往來弗禁者乎？臣竊見朝廷內外，事無巨細，往往皆前期而知，此無他，從商賈之使者然也。從商賈之便，則是誘陛下之行旅，可知矣。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矣。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矣。誘陛下之行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臣竊見中國之士子，不由科舉進者，往往多不得齒于仕版。至如貧賤之士，雖有嘉謀嘉猷，非有左右先爲之容，無因爲陛下前；則好命貪祿之士，豈不有如僞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士卒，飽則稍安，飢則心離，懷鄉樂土，人情所同，又況邱隴之所繫，嗜欲之所趨，今移北就南，歲久無歸，彼懷土之人，豈不有如僞齊之心乎？臣竊見中國之商賈，近緣軍興，征求百倍，爲監官者，以奉上爲心，以刻剝爲志，行旅怨恨，痛入骨髓，由是百物不通，而征商又倍至，如僞齊取民有制，彼貪利亡恥之徒，豈不有如僞齊之心乎？凡此三者，悉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孤危。臣又見劉麟猖狂尤甚，很戾自多，父子異同，悖逆若一，僭僞三年，鼎勢以立。今劉豫不自量力，往往自比文王，而以其兵柄付之于麟，陛下若稍緩其歲月，彼將先收民心，足食足兵，形勢漸固，則中原無復爲陛下有矣。中原旣喪，則僞齊反得太祖皇帝奄有中原，坐收四方之策矣。臣又聞金人重兵，悉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水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臣聞兵法有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彼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臣竊謂先平僞齊，則是乖其所之也，又況僞

齊有聲無寔，若卽伐之，如摧枯拉朽爾。古人有言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今之僞齊若不亟平之，不特爲子孫患，臣以爲陛下憂也。臣伏觀九月有彗彗于東南，陛下肆赦，其文自責，可謂上畏天戒之深也。臣雖不曉天文，疑其非災，何以明之？昔楚將公子心欲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占者曰：柄所在者勝。齊恃得柄而不爲備，所以敗績。今柄在東南，所謂得勝之道也。若不因天時而制勝，臣恐復如昔之齊也。故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帝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何哉？西北之地土厚，山高而水深，東南之地土薄，山秀而水清。故土厚者堅凝，土薄者柔脆。從古至今，卜都于西北者，或過乎十世，而僭號于東南者，未踰于百年，是亦土地之厚薄，流水之淺深者然也。又況吳越之地，形勢尤薄，寔非帝王駐蹕之地，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以暫駐變輿，臣願陛下整我六師，用張天威，特回聖駕，臨幸秣陵，庶漸向于中原，無久居于海隅也。昔孟子曰：王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漢高祖用劉敬之策，而唐神堯從太宗之謀，所以享國日久也。臣竊觀自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于人，如漢光武皆親御六師，獨有唐末藩鎮之權太重，故有朱全忠之禍。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也，臣竊憂之。臣願陛下簡練卒伍，繕治器甲，親征不庭，恭行天討，則擒縱在我，而權勢不奪。臣竊見陛下之兵，尙有百萬，精銳之士，又有數萬，若傾國出師，又不知其幾萬，設或併力北伐，則父兄之仇可復，而中原之業可圖。臣伏願陛下大謀早決，如晉之平吳，唐之伐蔡，斷自宸衷，不容衆議。又況利于人君者，必不利于人臣，利于人臣者，必不利于人

君，且人臣趨戰于敵，與坐享于家，安危不同，孰是棄安而就危乎？今遁逃不發，逗留歲月，皆人臣自便爲安逸之謀，然而臣則安矣，君將危焉。此正所謂利于人臣，必不利于人君之謂也。古人有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伐齊之策，萬一少遲年歲，事必不濟。何以言之？金人之所利者，玉帛子女，且如蜀中富庶，遐邇共知，狄人留意，必悉衆共攻，東南之地，屯兵必少，加之既立僞齊，必以爲恃，况彼素欺吾怯，斷不爲備，此中原歸于陛下，灼然明矣。兵法有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全勝之道也。國之安危，在此一舉，陛下若猶豫不斷，金人得蜀，必復立僞，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雖有智者，臣知不能善其後也。臣聞之，爲王者，可升而爲帝，爲帝者，不可復降而爲王，萬一止有東南，不過爲王國之君，其去帝業遠矣。臣願陛下勿謂力有所未及，時有所未至，因循苟安，以東南自滿，恐成大禍，當以歸命侯長城公自安之言爲戒也。臣竊觀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猶無敢僭帝位者，今此劉豫首爲亂階，自古首亂者，雖不能成事，誠恐如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觀其姓名，復符南宋，此亦可慮，陛下雖欲忍而容之，獨如宗廟社稷，何如天下蒼生，何況劉光世、韓世忠皆擁重兵，久在江左，坐食糜費，于國有損，若卽北伐，正所謂因糧于敵者也。伏望陛下洞察臣言，上以祖宗創業艱難爲念，下以生靈塗炭爲憂，焚舟決戰，如勾踐欲殺妻子，焚寶器之時，誓與三軍觸戰，共存共亡，則危國可以復安，亡地可以復得。臣聞之，一人有慶，兆民咸賴，國旣傾危，百姓雖有穀粟，安得而食諸？萬一出師，糧食稍缺，亦可權借于民，斷在一舉，明喻利害，設食盡百姓之儲以贍軍，獨不憂金人殺而奪

之乎！臣聞之，古人有云：有叛卒，無叛民。蓋民有業，而卒無生故也。況卒之所仰者，官給錢糧，今既財賦不足，兵食不繼，則叛心日生，叛心日生，正如吳起所謂舟中之人，盡爲敵國矣。今臣伏願陛下重以軍糧爲念。昔張邦昌僭號之時，所幸士卒之心未離，而去太平之日未遠，人被祖宗之德，故未爲國患。今此離亂積歲，士卒暴露日久，咸欲息肩，正猶水性赴西，隨所決而流也。今若乏食，其心必離，臣恐大事去矣。臣又見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人爲守，或不識字，或不曉法，州郡被害，莫此爲甚。而或起于卒伍，或招于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在。或以州叛而順番，或特守勢而虐民，重念祖宗廣土四百餘郡，比爲虜人割據，將去大半。今淮迤南，若守臣不得其人，則州郡逐時陷沒，不知陛下沿邊州郡，復有幾矣！臣以謂武人深不可用爲郡守，至如統兵，亦須擇其善者，若賀若弼有謀將鬪將之辨，正此之謂也。臣嘗觀柳宗元有言曰：削尾大之勢者，莫如建諸侯。今之江北，可謂土崩矣。臣竊見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各有屬郡，可置部曲，有分權之勢，無輔國之威，大臣爲之，則不知兵者有焉；武臣爲之，則貪污寡謀者有焉。設有寇至，皆得提重兵以自衛，統部伍以奔逃，或坐視而不救，或伺隙以自便；昔唐之割據，皆此道也。又況自古以來，國破者必易其君，國亡者未必易其臣，在亡國之爲將相者，未必不爲興國之將相；於人君則有利害，在人臣初無損益。正如馮道歷事四姓是也。去此就彼，鑒之前代，則有馮道；驗之今世，則有杜充。陛下於此，不可不自爲之計也。臣竊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不可不戒。臣爲陛下計之，當今之難，莫若以沿邊之郡，十

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宗室之親者主之。彼有人民，復有社稷，且耕且戰，足爲屏翰，上合天數，下安邊庭；金枝玉葉，布在四方，可以伐敵國之謀，可以絕亂臣之望。臣前言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祕策，當候對天顏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近日遣使未出我疆，已爲賊刦，此乃以武臣守邊之禍，然所喪雖多，似乎天以其策付之陛下矣。臣昔見酈食其與唐儉爲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古人用間爲上，萬一陛下以臣前言可采，臣願爲食其唐儉，出使僞齊，說謀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遭僞齊鼎鑊之烹，而忠義可以激勵亂臣賊子；臣死之日，如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也；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也；陛下不聽臣言，他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也。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豈好死惡生，臣寔爲忠義所激，不顧微軀，此心願爲聖宋之鬼，不忍爲夷狄竊國之民也。臣又聞，主愛則臣辱，主辱則臣死。竊見大宋未見有肯辱肯死者，臣復恐爲萬世笑，故以狂愚一得之虛，爲陛下陳其梗槩者，比于剖心，子胥鴟夷二子皆獲美名，而以惡聲歸于其主，此又非臣之所欲也。今臣不貪爵祿，不釣名譽，不畏誅戮，其所欲者，欲陛下靜而思之，欲陛下聽而行之，庶幾上可以回天意，下可以收人心。況太平之數在年歲間，陛下不修太平之業，將以太平之業屬於誰乎？臣之愚忠，已貫日月，臣自謂無求於陛下，而陛下必有求言於臣矣。臣竊觀世俗之所好者，莫好於富貴，今臣視之如浮雲，故終始以不貪爲言。況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臣萬一得爲太平之民，豈

不優於亂世之將相乎？臣又見魯仲連談笑而卻秦軍，平原欲封之，魯仲連笑而謝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臣雖不才，持此心久矣。」臣曩於鄉曲里閭，猶且患難相救，危厄相助，況於君父艱難之時乎？臣竊見近爲陛下，陳其利害者，其志將以求爵祿也，其大將以沽名譽也。書或再三至於數十，往往陛下見之，旣繁視以爲常，雖間有奇謀異策，想見待遇一槩，今臣之書旣盡愚衷，歷陳於前，無復再上。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愚臣之謂也。言甚拙直，不事雕琢，止取其利害之大意，或可或否，願請陛下詳加擇焉。干冒天威，無任俯伏待罪之至。臣仲昧死百拜。

牛皋、李橫及金人戰於汝州，克汝州。又戰于潁昌府，克潁昌府。

先是劉豫殺凌唐佐，其家屬各脊杖二十，拘管在潁昌府。李橫克潁昌府，得唐佐之妻田氏，歸于襄陽。橫報朝廷，朝廷召其姪孫凌憲，令往襄陽迎田氏，憲未到襄陽，已爲李成所據，田氏再陷於僞境，不復回，朝廷贈唐佐數文閣侍制。

炎興下軼五十五

起紹興三年正月，盡十二月。

紹興三年正月，范溫自登州率衆歸行在。

先是建炎間山東兵火，有滄州人李齊，聚衆據沙門島、密州、板橋。人徐文據靈山寺，范溫、萊州農家人聚衆據徐福島。溫無他長，惟待人以至誠，故能得其衆心。呂頤浩爲宰相，知海島中有李齊，乃奏上，取旨遣其姪呂某及樞密院準備使喚董某等二人，乘海船齎詔招齊，使歸朝廷。其敕書敕李齊併一行軍兵等，朕惟海岱之區，久困腥羶之毒，王靈靡及，戎德無厭。爾等合閭里之諸豪，冒干戈而力戰，其行莫逼，所向有功。遂摧席勝之凶，頗獲提封之舊；爰加勇爵，用表軍鋒。俟登井賦之輿圖，其上師徒之閱閱。緬聞忠烈，良用歎嘉。除李齊先次給告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外，一行軍兵候收復到日，郡具功績，申尙書省取旨褒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暄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船乘風悞至徐福島，爲溫之黨所獲，送于溫所。溫以禮待呂某、董某，且詢問朝廷消息，稍知其詳。遂具陳情狀，差人隨船回行在，且告以李齊已順僞齊矣。時紹興元年也。朝廷旣得狀，卽遣人以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招溫。溫遂率衆以二年八月到海州、東海縣。九月離東海縣，十月到青龍鎮、劄寨。至是赴行在，授武功大夫、康州刺史，依前閣門宣贊舍人、忠銳第四將、改神武中軍左軍統領官，其餘將佐以次授官。

賜范温等撫諭招收敕書。敕范温等省所奏，今來京東路登萊等州，似此等諸頭項忠義之人不少，緣未知車駕駐蹕息耗，未肯前來，伏望給降海行撫諭，付温等招收，併力勦金賊事。具悉朕昨遭左衽之侵，頗失中原之馭，凡東平之故俗，皆隔絕于殊邦。按圖以思，當饋而歎。茲暫留于越嶠，恨尤闕于齊封，乃聞英豪，多率徒旅，堅塢壁以自守，冒干戈而直前。懷祖宗涵養之休，恥夷虜服從之醜。嘉汝能爾，爲之慨然。爰頒惻怛之書，用示綏懷之意。其懋合併之力，以圖興復之期。趨捕羶腥，永同文軌。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范温等獎敕書。敕范温等省所奏，契勘金賊初渡黃河，温等便遁居牢山，繼聞本路投順，遂集忠義，乘船入海，據守徐福島。山東既下，北軍于登州黃縣萊州小高濰州昌邑密州藍山及沿膠河兩岸，深溝高壘，分屯人馬，督責州縣，括刷錢糧，討虜鄉村，拘收牛馬，老稚離散，田野荒蕪，民不聊生，無以赴愬。温等雖尋常上岸，或稍綽遊騎，或攻劫營寨，勦殺番人，誓竭忠節。本軍凡遇金賊接戰，內有得功之人，別有犒賞，遂量功績，逐項借補，加轉官資；伏望將已借補之人，給降告劄，補正官資。事具悉朕。惟醜虜長驅，全齊不守，凡妖氛之所被，如滄海之橫流，汝志存忠誠，恥附於逆，乃前期而避銳，徑率衆以乘危，隔絕朝廷，荐更歲籥，偶使釐之及境，附奏牘以披誠，忠節如斯，古今誰及？爰峻加於爾秩，仍編錄於有功，其共復於茅封，以卒成於汝志，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涼，汝等各比好否？遣書不多及。

牛皋李橫董先及金人戰於朱仙鎮。

劉豫請援於金人，兀朮以兵援豫，與王師相遇於朱仙鎮，王師敗績。董先初從翟興權知商州。紹興二年，先以豫勢盛，乃附於豫，屢與金州王彥戰，後復歸於李橫，戰金人於朱仙鎮也。

金人陷順昌府。

金人犯商州，知軍州事邵隆棄城走。

先是，王彥在金州，屢破大寇，威聲益著。於是宣撫司又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彥曰：上雖南巡，不忘西顧，今商虢陝華沒於偽齊，而陝郡尤密邇河東，異日恢復故疆，必自此始。乃遣僚屬高士塊部分兵將圖商虢，直抵盧氏，與大兵三遇，再破走之，遂定商州。宣撫司以邵隆爲知州，至是金人僞皇弟都統撒離喝大舉圖蜀，自商州以入，金人犯商州，隆自料不可當，卽退軍上津。

金人陷金州。

先是，宣撫使張浚，召吳玠、王彥及興元帥劉子羽會議於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犯蜀，卽三帥相爲應援。至是，撒離喝盡發五路叛卒，自商州侵入，彥卽駐軍漢陰，以應梁洋。金人併兵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彥飛檄召漢陰諸軍，統制官郭進以兵三千先至，乘流夜發，逆戰於沙隈，不勝。明日，金人以官軍寡少，欲晡時步騎並進，塵盆蔽天。彥曰：賊遠鬪，難與爭鋒，彼所以疾馳者，欲因吾糧食以入蜀耳。盡焚儲積，發居民趨險保聚，盡督漢軍自石泉趨西鄉，將與宣撫司兵馬會。

自此遂失金州。會浚遣幹辦官甄援來督彥清野，彥遂趨饒風關會合。二月，金人陷饒風關，遂陷洋州與元府。

撒離喝以重兵犯饒風關，吳玠率諸軍倍道赴之，使人以黃柑遺撒離喝，曰：「吳公何來速耶？」玠率楊政、田晟、王俊諸軍及金人戰于嶺下，數戰皆勝。王彥以八字軍至山下，援玠，玠諸軍見援兵至，稍弛備，玠怒，欲斬壕寨，而壕寨走投金人，告以虛實。故金人知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攻，乃繞出饒風關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金人乃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皆退，玠斬之不能止。遂焚興洋諸積，走興州。金人遂陷洋州，興元帥劉子羽焚興元遁走，軍大潰。金人又陷興元。四川震動。

馬擴都督府參議官牛皋奔于西京。

此條疑係錯簡

二十四日庚戌，池州左軍反。

初，葉煥代王進知池州也，請不用進兵，別招敢戰三千人，朝廷從之。故進以其兵屯饒州。煥到池州，招敢戰三千人，分作五軍。是日左軍反，欲與中軍合，中軍已擐甲，兵馬都監華旺聞之，持雙刀入中軍，問何故擐甲？曰：「欲預備耳。」旺曰：「反者左軍也，爾中軍不宜擐甲，乃大呼曰：『可皆釋甲，不者斬！』」衆皆釋甲，旺存撫而去。至右軍，右軍亦擐甲矣！旺又使釋甲，左軍耳語不相應，乃焚天王樓，攻郭西門，走出柯村。煥移文王進使攻之，進使兵至，追趕過江，星散不知所之。

王庶爲川陝宣撫使參議。

金人陷興洋，四川震恐。先是，宣撫使張浚以興元帥王庶議論不合，移知成都。庶已行，浚卽至興元，閱視庶平日之所營爲，毛舉而髮數之，簿書之間得不謹，奉行官司指揮計若干件，遂改庶知嘉州。庶請祠，浚以庶不遵奉行府命令，盡奪職名而奏劾之，未報。至是，復念非庶不可以撫輯興元，乃復起庶爲參謀，委之巴南招撫散亡，俾馳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巴，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北境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于是金人不敢深入。

撤離喝由褒斜路退兵。

撤離喝既陷興洋，到金牛鎮，覺不安，自以深入恐無歸路。而王庶已在巴州散榜于興元洋州間，金人死傷已過半，無所掠，大失所望。又吳玠使鋪兵傳文字，皆言會兵馬守諸路隘口，不放金人回歸。厚犒鋪兵，令行人，金人邏得之，果疑而遂取褒斜路拽軍馬而去。褒斜路狹隘，惟可單行，故凡所虜獲，悉棄之于路。玠加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州制置使。

趙鼎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大使。

趙鼎進用，呂頤浩薦之也。鼎爲御史中丞，則彈奏頤浩之罪。李迪知筠州，乃頤浩之客也。鼎爲江西安撫，迪申朝廷乞回避，朝廷以迪易知信州。鼎赴洪州也。取路由信州，汪洋裁書謁鼎，鼎大喜，問秀才能與鼎同行過江西否？洋曰諾。鼎遂與洋同行。居鼎門下有俊名，後爲第一人及第，賜名應。

辰者是也。

劉光世韓世忠來朝。

張浚遣統制王俊收復興元府洋州。

王彥克金州。

金州失利也，劉豫遣同貴爲僞京西安撫使，盜據金州。至是王彥發鎮兵，復自饒風以出漢陰，貴領兵拒戰，統制官許青橫擊，大敗之，貴僅以身免。是時金州新罹兵革，軍食維艱，宣撫張浚乃以彥兼本司參議，駐兵閬中以備川蜀；而留格禱以兵三千，控禦金虜。

權邦彥卒。

先是，正月間邦彥卒，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而卒。

野記曰：邦彥字朝美，崇甯四年，釋褐登第。靖康初，宗澤知開封屯兵，開德府，金人來犯，澤將孔彥舟敗之。邦彥隨澤乘勝追擊，欲徑至京城解圍，行及衛南，戰敗走而免。建炎二年，代盧益知東平府，遷寶文閣直學士，孔彥舟爲鈐轄，不相協，彥舟叛去。及金人來犯，邦彥棄城遁，降朝散大夫。三年，知江州，四年爲江淮制置發運使，愚暗違傲，人皆惡之。紹興初，以宰相呂頤浩荐爲兵部尙書，二年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其謬，不聽。時孔彥舟爲野蘄鎮撫使，聞邦彥得用，遂叛降劉豫。邦彥在知，亦無所建明，卒年五十四。

李橫加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神武左軍副統制。

三月二十七日壬午。韓世忠加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使泗州置司。

韓世忠爲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充江南東路宣撫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制曰：朕負黼辰而據域中之尊，孰與慰普天之望；披輿圖而懷閩外之慮，其惟先推轂之求。乃眷虎臣，久從戎事，高勛當報，茲隆開府之儀；大任荐更，式倚干城之略。誕揚渙號，敷告治廷，具官云云。頃宣威令，往殄寇攘，樓船南下，而甄越爲清，雖嘗舉褒崇之典，鐵騎西馳，而荆襄維定，顧未酬俊偉之功。屬已盛秋，方當嚴戍，廉頗居國，詎容鄰壤之加兵；李勣守邊，將見敵人之遠塞。少稽信賞，及此移屯，遂除淮南宣撫使泗州置司。于是世忠軍于鎮江府。

四月朱勝非丁母憂。

朱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不安，上遣國醫診視，存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宰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勝非爲宰相八月，時方經畫淮北，上倚勝非以辨，勝非卽上陳五說，謂賊當擊一者，國內外軍屯無慮二十萬衆，月費二十萬緡，倘無變通，理必坐困。逆豫方行，什一法，聚斂以資虜，若王師不出，則豫計得行，今當遣兵渡淮，取彼蓄積，繫以實邊圍，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而賊計阻矣。二者，逆豫招誘出寨，及知民賊二十項，彼雖得之，未必爲用，我失之則人心必去，且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以江南爲危地，淮南卻爲樂土，今我

年穀大稔，兵力可用。若乘此時，擣其巢穴，自河以南，必大震擾。則淮北反危，江南自安。且金人留銳師于豫者不多，我若一軍聲言取徐、鄆，實取淮、陽一帶，一軍聲言趨京師，實取光、蔡一帶。海道舟師聲言入濱、滄，而實取青、密一帶，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廬、壽，直擣亳、宋，所至州縣，稽首迎降。彼若固守京城，容有內變，如曰出奔，亦必成擒矣。三者虜人使命既來，而我繼以出兵，恐我失信，或致怒敵。然我師不出，虜終不來，苟安一隅，已大失策。況彼奸詐，但計強弱，虜如尚強，和必不集。與其使賊併力南寇，曷若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此乃交謀俱伐之也。前日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夫師討有罪，進不渡河，使以過歸，以待和約，則我不爲無辭也。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如大軍一出，當明諭將帥，凡州縣官帑金幣財物，均以賞軍。若不可運，則稱詔以給貧民，人心大喜。昔藝祖伐蜀，詔王、全、斌等，府庫俱賞將士，國家惟取土疆，蓋此意也。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土豪有功者領之，有出衆者擢爲守將，俾之隨宜措置，控扼險要，自爲守備。又況有此事力，移之淮南，資糧豐饒，軍勢益張，兵書所謂以攻爲守，變弱爲強之術也。如此二三年，中原可定。書奏，上皆施行之。

劉光世加檢校太傅，充江、南、東、路宣撫使。

劉光世初授檢校太傅，胡世將繳詞頭，上不允。光世爲宣撫使，置司、建、康府，尋移池州，兼淮、西、路宣撫使。

翟興贈保信軍節度使。以其子琮爲利州觀察使。

劉豫猖獗，道路阻絕，河南消息不通者一年餘，翟興之死，猶未知端的。至是，邊報興自去年三月爲僞齊劉豫所刦，力戰墜馬死矣。上聞之，深加歎悼，乃下制曰：守藩籬而外固，權莫大於敵愾之臣，擐甲冑以先登，義孰踰於死難之士，有能兼是二者，獨取名於一時，宜舉卹章，以昭大節。翟興雅好將帥之略，亟勵忠勤之規，糾合師徒，鎮臨方面，肅中權之威令，禦外侮於封圻，駭茲狂孽之憑陵，誓與孤軍而鏖擊，奇禍旣作，奮勢莫回，狼蹕馳師，身獲死而無恨，張巡遇害，氣吞賊而有餘，念爾仗節之忠，興予當宁之歎，可特贈保信軍節度使，仍賜三資恩澤，以恤其後。又有旨：授其子琮利州觀察使。

劉忠在僞地爲部下所殺。

劉忠歸於劉豫也，以忠爲登萊沂密都巡檢使，至海州懷仁縣，爲其部下所殺，忠昔年殺張仙

於此，識者以爲陰報。其部下藏其首，來獻於行在。

孟庾軍鎮江府。劉光世軍建康府。巨師古軍揚州。

五月，神武後軍都統制巨師古罷。

巨師古爲神武後軍都統制軍於揚州，韓世忠爲淮南宣撫使，令師古聽節制，師古不從，世忠劾奏其罪，師古遂罷，以郭仲荀權神武後軍都統制。

徐文甄附於劉豫

徐文軍於明州也，謀欲作亂，朝廷命朱師閔往襲之，文覺而走，泛海以附於劉豫。

潘致堯使金還。

潘致堯使於金國，歸道金人之意云：金人要大臣來議和書。

十三日丁卯，韓胄同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爲工部尙書。

撫諭四川官吏軍民。

敕成都府潼川府利州夔州等路官吏軍民等：朕慨覽輿圖，計安邦域，眷於梁蜀，自我祖宗寬彼政刑，革異時之苛急，順其風俗，俾終歲以嬉游，甲子再周，干戈不試，怨咨之氣弗起，安樂之音相聞，繫國家施德澤之深，故民物極庶繁之盛。豈虞他盜，輒亂諸華，流毒關中，遂肆侵陵之計，垂涎劍外，未忘吞噬之心，幸背城借一戰之威，獲守險爲四川之障。然而師徒久役，備禦尙嚴，轉粟兵間，固多勞苦，取民賦外，諒數征求，所期暫費而永甯，夫豈好動而惡逸，夙宵在念，焚灼於中，惟強暴弗靖，則敵當自摧，惟禍亂已窮，則時當自定，皇天是輔，佇成綏靖之圖，王化復行，終底和平之舊。往體至意，尙肩一心。

六月，韓胄爲大金通問使，胡松年副之，使於金國。

韓胄自吏部侍郎除簽書樞密院事，爲大金國通問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

用武臣時方危難，不當專拘舊制，遂薦胡松年爲副使，從之。肖胄、松年至京師，劉豫欲見之，松年曰：見之無礙。豫之僞臣，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胄無一語。松年曰：皆大宋之臣，當用平交禮。堅執其說，僞臣不能奪。既見豫，松年遂與肖胄長揖，敍寒溫如平時。豫欲以君臣之禮傲之，松年曰：松年與殿下比肩事上，不宜如是。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其志何在？松年對曰：主上之志，必欲復故疆而後已。豫有赧色。

七月，朱勝非起復，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朱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其一日不可以遠朕躬，如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卿旣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愈切，及敍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謂非卿疇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已踰卒哭之制；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耶？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頒，輿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復面陳，皆不許。卽乞歸第，見賓客，衣薰黑紫袍皂鞢帶，從之。雖居外治事，而還家哀瘠，盡執喪之禮。

劉光世、韓世忠交訴於朝。

韓世忠與光世更戍，世忠至鎮江府城下，遣人入城，潛燒倉庫，爲光世所擒，訴諸朝。王德請于

光世曰：韓公之來，獨與王德有隙耳。當身往見之。其下皆不可，曰：身見韓公，公必有不測，請勿行。如不止，當以騎從。不聽。德獨馳往，或報世忠曰：王德來矣。世忠不信。少頃，德入謁。世忠驚曰：公誠烈丈夫，曩者小嫌，各勿介意。因置酒結懽而別。光世移軍建康府，世忠猶以兵襲其後，二將交訴于朝。上遣使和解之，仍書寇恂賈復事戒之。

宰相呂頤浩罷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御史中丞辛炳言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宰相，以使相領宮祠。

九月，呂頤浩爲觀文殿大學士宮祠。

辛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制詞優厚，無一字黜貶，此意臣所未喻也。謹按頤浩粗率乖謬，素無人望，徇私強狠，但有人怨，兩位宰司，狼藉非一，不特搢紳士大夫能言之，雖三省六曹百司之人，尤能言之；不特武夫悍卒能言之，雖市井閭巷之人，亦能言之。祖宗以來，不聞有大臣如此者。頤浩安而行之，欺妄陛下，敗壞法度，日甚一日，旁若無人，不知頤浩何所恃賴耶？臣嘗疏頤浩不恭不忠之罪，欲望悉付外廷，以明是非，鑄去將相崇資，以正賞罰。于是改觀文殿大學士宮祠如故。

岳飛來朝，加鎮南軍承宣使，江西制置使，神武後軍統制。

先是，飛駐軍于洪州也，趙秉淵爲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洪州駐劄，飛因飲酒大醉，毆擊秉淵幾

死；安撫使李回奏劾之。至是，上戒飛飲酒，飛自此不飲。初有旨：任士安交軍馬與飛，士安授江西總管洪州駐劄。飛支犒設帶甲人五千，輕騎人三千，不帶甲人二千，士安有隱匿入已，飛決之一百，士安以病瘡卒。郝晟乃其統制也。士安在湖南所部，乃辛企宗之兵也；交兵與飛，而統制毛同禮反，飛撫定之。李回帥江西也，傳選駐劄于江州，李山駐劄于蘄州，聽回節制。飛皆乞爲統制，亦乞秉淵爲統制，于是飛始能成軍。

趙鼎爲沿江制置大使。

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十將軍馬皆撥付張俊。

撥軍馬付張俊，乃朱勝非建議也。後獨留忠銳第五將在朝廷，餘九將撥併；故忠銳第五將至今猶屬朝廷也。

朱勝非解職持餘服。

制曰：人主之論，一相敦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制行，爲天下法。睠予宰弼，起自閔艱，旣殫狗國之勞，斲盡慕親之志，參稽古誼，與解煩機，宣告治朝，用孚羣聽。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義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朱勝非，高明而肅，義莊重而裕，和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以任國家之大計。早疇俊望，首被詳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寔觀于久大，謀謨備罄於忠嘉。自陟屺以纏哀，方倚廬

而銜恤，屬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尙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之通誼，茲屢有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母恩，勉循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普注，雖倚重於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於令聞。益懋顯揚之美，助成廣愛之風，可從其請。解左宣奉大夫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義陽縣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一百戶，持餘服，主者施行。詔移劉光世軍池州，韓世忠軍建康府。

十月，吳玠加檢校少保，鎮西軍節度使陝西，經略使。

十八日己亥，僞齊陷鄧州。

劉豫陷鄧州，以齊安上僞知軍州事。

二十二日癸卯，李橫棄襄陽府，僞齊陷襄陽府。

劉豫遣李成攻京西，成旣行鄧州，而豫之衆有來歸襄陽者，鎮撫使李橫以爲寇至，遂棄城出奔，成遂入襄陽。是時李道亦棄隨州，豫以王嵩僞知隨州。嵩本桑仲後軍統制，背仲歸豫，故豫用之。橫旣棄襄陽，未有所向，宗人趙去疾勸橫以衆歸朝廷，橫然之。橫在襄陽也，岳飛遣張憲招之，不從。至是橫自黃州渡江，徑往洪州，投安撫使趙鼎。飛知之，馳往洪州，後橫一日至，橫已參鼎矣。飛責橫不相從之意，橫戰慄伏罪而已。後鼎發遣橫赴行在，分其軍。明年岳飛乞董先爲統制官，又有李進

者小名號李僧兒，軍中呼爲入洞鬼，初爲桑仲統制官時，先乃李進下第二人也，亦在軍中。李簡棄郢州，僞齊陷郢州。

劉豫既得襄陽，進兵侵郢州，知州李簡不能當，乃棄城而遁，郢州遂陷。豫令荆超僞知鄧州，超班直也，豫謂有才而用之。

十一月，僞齊寇淮西，王德榘賽以兵禦之。劉豫以李成知襄陽府。

十二月，韓肖胄、胡松年奉使金國回。

金人遣職方郎中王翊、李永壽來，趙子畫館之，命胡松年押宴。

炎興下帙五十六

起紹興三年十二月十日壬辰，盡其日。

十二日壬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上書。

書曰：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上皇帝陛下。臣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日並出則爭光，王並立則爭強，勢不兩立，尊無二上者也。昔劉項共興，爭奪相殺，卒分雌雄之勢；陳隋兩立，強弱相侵，遂興并吞之師。故忠人之國者，願殺身以成仁，不易朝而事主。若商之夷齊，齊之王蠋是也。今南北有真僞之君，淮汴如鴻溝之界，忠臣義士，一念及之，涕淚交頤。臣雖不才，而慕夷齊之高風，懷前人之卓行，昨居畎畝，猶存憂國之心；今荷宸恩，豈忘報稱之效。臣頃自布衣，陳芻蕘之言者，良由忠誠貫日，義在捐軀，而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聽其狂瞽，采其愚慮。臣自顧無左右先爲之容，獨以片言，上達宸聽，蒙陛下知臣於草茅之賤，命臣以初品之官，臣之遭遇，又非特賈生馬周之比也。臣上有垂白之母，自受命之後，豈不能歸拜慈親，誇耀鄉曲？仰念有君如此之聖，如此之賢，聽諫納言，雖唐虞之主，不過如是矣。臣當酬報聖恩，國爾忘家，生則願捐軀，如王蠋以激勵臣子，死則願爲厲鬼，如張巡以殃禍敵人。臣之忠義，上徹白帛，自謂移孝爲忠，正在此時，故雖過門而不入也。其勤勤懇懇，惟興利除害是圖，慮危求安是務。於是游江浙之塗，采往來之議，視敵人之虛實，觀國勢之安危，講將帥之賢愚，論財賦之得失，究士卒之能否，瞻天時之變動，察人

事之從違，計禦侮之後先，臣既有所知聞，不敢自默，復以管見，上聞天聽，伏望聖慈，察臣無覬覦之心，憐臣有忠義之節，特賜睿覽，使臣區區胸臆，得以陳前。臣雖受僭越之誅，赴之鼎鑊，亦爲快幸。臣聞之：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邇者金人逞其狼心，肆其蠱毒，驅脅我宋，賊殺無辜，屠戮生靈，發掘墳隴，奪其子女，攘取金帛，雖浮圖佛宇，名山神像，靡不受害。觀夫彼之暴興，豈不暴亡？又況冤殺之氣，上聞于天，毒虐之暴，幽及鬼神；天將悔禍，殄滅有期，圖讖所載，死亡無日。觀其謀謨，止于金帛子女而已。今天下殘破，兵火幾遍，獨我西蜀，富庶有年，賊人窺伺，蓋亦有日。適因險阻，未能卽下，故悉驅犬羊以爲蟻附。彼既傾衆以西，則劉豫孑然而東，豫之孤危，安得有設施？卽此觀之，敵人虛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中原者，天下之根本也；四方者，中原之枝葉也。秦漢之君，莫不得中原而後成帝業。唐室之亂，至于二三，如明皇德宗之時是也；其亂之甚，不過數月，或年歲間而皇綱復振者，無他，良由卽復中原，則四方底定。今陛下以聰明睿知之資，應命世千載之運，承大統于已危之時，振中興於顛覆之末，夷夏知圖讖之有歸，符瑞表天下之有慶，是宜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乃屈翠華之尊，而幸蠻海之隅，臣未之曉也。昔太王居岐以避狄人，今陛下居吳以避金賊，太王之所避者，特一狄人爾；正如兵法所謂不敵則能逃之。陛下之所避者，復生劉豫，獨不念國削則身危之謂乎？況金人得吾土地，不能守；得吾人民，不可用；正爲貽患害於劉豫。昔元帝渡江，終晉之世，不能有中原，當時僭竊，皆胡虜醜類，猶且不能制，矧今劉豫以中國之人，而據中原之位乎？臣一思之，略無主意。

萬一劉豫未滅，則國之安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苟以世胄擇人，則趙括爲名將之後，必能全勝；苟以勇銳擇人，則武信君有戰勝之功，必能自保。今陛下付兵權之重，寵爵位之尊，不過二三人爾。其有道家所忌，則趙括之徒可憂也；其有戰勝而驕，卽武信君之禍可戒也。又況國恃之爲安危，民恃之爲司命，豈可不擇？嘗聞古之命將也，以謀將爲先，鬪將爲次；智將爲先，猛將爲次；至於大將，則兼智謀而有之；尙欲其通古今，知成敗如孫權、教、呂蒙，就學是已。及觀古之爲將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惟國是憂，故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後世有異此謀者，靡不覆敗。昔唐之衰也，首因黃巢之亂；當時諸道節鎮，擒一黃巢，如摧枯拉朽爾。人各坐視，留賊邀功，卒使唐社不能支持。今則劉豫無黃巢之衆，而陛下有唐室之兵，其如諸將自爲之計，坐視安危何？況夫庸將之見，但求利己，豈復憂君？蓋賊滅則將帥無邀君之權，士卒無煩濫之賞；其有包藏禍心者，則坐觀成敗，恃其主兵，漸成跋扈。古人師克在和，今陛下將士雖衆，孰講廉、藺之歡？由此觀之，將帥賢愚，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上下爭利，其國必危；今之主將，無非營私背公，盡國害民之徒，何以明之？居於市則有回易之庫，居於水則有回易之舟，所至擅權酷之利，則官課爲之不登；州郡恣無厭之求，則民力爲之減耗；坐糜廩祿，無補事功，加之主將利其家，士卒利其身，使民無措手足之地。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居則隱兵於農，出則因糧於敵；且如羊祜之鎮南夏也，初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歲之積，曷嘗須求國家月費億計，止自營田之利，以勤羸弱。

之兵；臣觀今將帥征求市利，無所不爲，止速私家之富，靡卹國用之殫；況國家所入，止有東南數郡，其得既少于昔時，而其用復倍于曩日，良由諸軍惟慕虛聲，不求實效，廣收羸弱之兵，以益請糧之數，觀其一軍之內，堪出戰者，復有幾矣？備虛名者，又復有幾矣？以有限之物，而贍無用老弱之卒，則財賦之得失，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人無勇怯，惟其所用。世之說者，必曰：吳人怯而汧隴之人勇。昔吳王夫差敗齊于艾陵，辱晉于潢池，兵無敵于天下，則吳人安得謂之怯？符堅擁百萬之衆，當淮淝之敗，草行露宿，聞風聲鶴唳而皆恐，汧隴之人，安得謂之勇？今國家所賴者，止知有西北之兵，不知有東南之士。古人有言曰：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勇人使以賞則死。臣觀西北之兵，刑不可以威，賞不可以勸。何哉？良由雜烏合之徒，混招安之衆，刑之太重，則去此而就彼，賞之太輕，則志惰而心離。又況諸軍無非潰亡之黨，子女既足，金帛亦豐；常人之情，無子女則以子女爲好，無金帛則以金帛爲貴。今二者將自富，士亦不乏，彼不待賞而足，又將何以勸？臣觀今之士卒，當其敵人稍息，邊境暫甯，則偷生戎旅，以干廩食；若或暫當移屯，驟爾行役，且興怨謗之辭，欲生奔北之志；況於臨敵用命，豈不潰亡？由此觀之，士卒之能否，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蛇虺彌天，東晉所以止於吳而不能有中原。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自艱難以來，金人猖獗，一陷維揚，長驅京邑，縱肆犬羊，陵虐行在，社稷之危，甚於綴旒。賴歷數之有歸，致舊物之不替，虜人一去，四年不敢加兵，蓋亦知我宋方興而未艾也。柰何犬羊無知，悖逆天道，假神器於劉豫，分神州爲僞齊，雖欲使中原

自相攻取，而天祈大宋，億兆攸歸，曾無有二；故日月齊明，星辰順紀，上則元象無差，次則雨暘協序。古人有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謳歌者無不吟諷，黷獄訟者無不思慕聖德，由是天意漸回，而中興有兆。臣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百姓歸往之謂王，百姓去之則爲匹夫。臣竊觀京畿隕喪，藩服崩離，天下囂然，將帥士卒鮮不背叛，忘君親之辱，偷一時之安，大臣或降於虜，將士或散於盜，辜負國家，蔑存忠義，往往十有八九，獨我宋民，懷祖宗之德，樂陛下之仁，從駕者正猶邠人之歸市，太王安業者正猶百姓之謳歌大舜；衣帛食肉，悉圖二聖之歸，凋弊瘡痍，欲復戴天之報，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咸有一節，初無二心。今天下但聞卒叛，不聞民叛，何以驗之？臣聞東京之民，見屬僞齊，劉豫行十一之征，可謂取民有制，民以爲虐，痛思宋德，南望王師，如旱望雲，箠食壺漿，家家爲備，積穀助糧，人人有心，巷聞後后之嗟，里有來蘇之望，民心如此，宋復何憂？臣以謂人事之和，不卜而可知也。臣聞之，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故事有緩急，勢有先後，昔東晉之有全吳者，以其得淮南故也；當符堅興傾國之衆，取孤旅之晉，設若恃長江之險，退保江左，縱第堅衆，未卽南渡，而對壘淮上，相持歲月，則晉豈復有百年之永乎？賴謝安之謀，謝玄之銳，迎敵于壽春，敗賊于淝水，所謂得先發之道也。今淮南虛有屯駐之名，而無必戰之實，重兵皆在江南，而輕兵獨當淮右，萬一賊人得計，奪我上流，掩我淮甸，掠我州郡，對壘江旁，勝負雖若未分，而雌雄豈無一決？若坐以相持，久於歲月，使舟車不能通，糧食不相及，備前而後寡，備左而右寡，豈國之利乎？今淮南非特唇齒

之地，實心腹之國！臣聞賊人窺我襄漢，則陵侮之萌，不卜而可知也。今夫知敵人之虛實，則制人不可不先也；知國勢之安危，則圖難不可不豫也；知將帥之賢愚，則委任不可不擇也；知財賦之得失，則國用不可不圖也；知天時之變動，則天與不可不取也；知人事之從違，則民利不可不興也；知陵侮之有萌，則敵謀不可不伐也。臣觀天下之情，當其事緩之時，則可因循，及其急迫之際，則宜力斷。今天下可謂急迫矣！臣聞之：中原者，譬如國朝之心，西蜀者，譬如國朝之腹，中原既割據爲僞齊，西蜀復幾陷於胡虜，如人之身心腹割裂，其能活乎？向也國家之難，係之存亡何哉？東南之地，不過百郡，土地日削，形勢日卑，於天下無三之二，其地狹一也；地傾而人衆，山多而物稀，居中原之一偏，其人貧二也；其土薄而不厚，其水清而不深，無興王之氣，非帝王之州三也。有此三者，雖陛下謙德自保於全吳，至仁不爭於天下，而百萬之師，坐糜廩祿，一歲之間，國用不貲，設有旱乾水溢之年，將如之何？又況土地日削，則財賦日少，將何以給士卒之費乎？臣竊謂中原不取，則帝業不恢，中興無期，危亡有兆，何則？金人雖強，實不足慮，劉豫雖微，其禍可憂！且如金人其來不時，其居不久，來則避之，去則復業，此不足慮也明矣！且如劉豫以臣竊國，用虜僭君，素無人望，惟多詐謀，彼以一旅之衆，當孤危之時，不一平之，設有大於劉豫復據一方，將何以處之？嗚呼！晉室之亂，起於元海，繼踵僭竊，終不能平，沒晉之世，不復故疆。今劉豫恃金人之勢，露不臣之心，自揣悖逆，與我聖宋必不兩立，勢無俱存！彼若以利害動誘金人，進屯淮右，雖不交兵，縱未南渡，兩軍相持，積之歲月，必有存亡，將何所

逃臣以謂先擒劉豫，則金人自定。昔羊祜有言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今陛下國勢如彼之危，不毅然舉兵，以決勝負，臣恐因循歲月，大禍將至。臣嘗譬之病者，沉痾積月，而藥石自疑，服之溫則疑其實，服之涼則疑其虛，雖有良醫，議論不同，處之無斷，既惑藥石，遷延歲月，殊不知日月既深，病亦彌篤，達至膏肓，醫所不及。臣以謂今日時勢，存亡顯著，事理灼然，若曰今日未可舉兵，不知何時而可也。兵法有曰：不戰而屈人，兵之善也。今天下之人，皆以不戰爲善，殊不知力能勝人，謀能制人，不惟不戰爲善，天下之議者不過曰：金人之衆向強，昔苻堅非不強也，王莽非不衆也，以苻堅之強，王莽之衆，光武東晉避之可也，不戰可也，惟其勢不可避，亦不可不戰，因其必危必亡之勢，而爲死戰卻敵之計，是以成功。臣竊觀自喪亂之後，未嘗接戰，設或遇敵，非因戰敗，多因潰敗，今無戰勝之功，而責之自服，不亦難乎？又況皮幣不足以塞其貪，事之以皮幣，則不得免焉；犬馬不足以充其欲，事之以犬馬，則不得免焉；金玉不足以厭其志，事之以金玉，則不得免焉；和議不足以必其信，求之以和議，則不得免焉。金人反復，陛下知之詳矣。今又割中原以假劉豫，其志不特以中原攻中原也，將以并土地也，將以危社稷也。臣竊謂祖宗創業之艱難，累聖繼承之不易，天下一統，垂二百年，今鼎足分列于賊臣，國勢受制于胡虜，雖有大江之南，已失祖宗之業，回首中原，神人共怒，尙宜力謀克復，以雪大恥。況彼并吞之萌已兆，而危亡之禍將及，豈可不爲之計也？臣聞金人以劉豫爲所愛，以中原爲所謀，臣願先奪其所愛，伐其所謀，彼必氣鬱。

膽喪萬一舊惡不悛，長驅復來，俟其深入，誓師血戰，痛掃醜類，彼必蹈苻堅之覆車，而陛下享光武之中興矣。昔晉室之強，取吳之弱，易於反掌，議論異同，至於數載，設非羊祜謀之於前，而張華杜預贊之於後，豈復成功？臣以此知能斷大謀者少，而樂因循者多也。臣嘗聞否終則傾，物極必反，昔光武以數千之衆，當王莽百萬之師，謝玄以七萬之卒，迎苻堅九十七萬之衆，強弱固不等矣。寡衆固不敵矣，卒能敗王莽之衆，皁苻堅之師者，無他，正如兵法所謂投之亡地而後存，陷之死地而後生者也。金人無王莽苻堅之衆，而陛下數倍光武東晉之師，加之否終喪亂，危于光武東晉之時，不大舉，其將焉恃！又況金人不能自卻，劉豫不能自滅，國論未能僉同，將帥未盡樂戰，惟陛下有宗廟社稷之重，繼統承體之託，上則有君父戴天之讐，下則有黔首塗炭之厄，利害係乎陛下一人。前書論馮道杜充詳矣；伏望應天順時，恭行天討，願宸衷之獨斷，無築室于道謀。嗚呼！二聖蒙塵于沙漠，豈不朝思暮想，望陛下復中原而爲歸期？宗朝遷移於亂臣，豈不幽愁冥忿，望陛下復中原以歸祭祀？陛下幽明有此責望，豈可安於東南而不爲克復計也？臣固知陛下天資純孝，懷思二聖，屢軫聖憂，朔望遙瞻，愁慘天地，蓋亦忍恥含羞，以圖後效，雖天聽之屢決，柰衆議之不同，致使稽遲歲月，坐待危亡。臣竊觀陛下下求言之語，開忠讜之路，可謂有意于中興矣；言之悖謬者無罪，言之切當者有賞，可謂有意于聽納矣；今雖賞可采之言，未見行可采之事，豈左右之臣，以爲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執一偏之見，而惑陛下之英斷歟？不然，何其能善善而不能用也。今臣所陳，痛切可見，萬一復有

議者以臣狂妄，沮惑聖斷，復願膾臣之心，以謝不忠之臣。臣竊觀回祿之禍，歲歲爲災，雖生靈之可傷，亦天意之有自然；天道幽遠，人所難測，而臣以臆說，敢試明之：夫火生于寅，其旺在于午，宋火德也，駐蹕南方，正當旺地，故其患不在于朝廷，而其災常及于百姓；今上象無變，而天災屢焚，豈天亦欲陛下歸中原以正其位乎？不然，何其屢禍百姓以爲警戒？陛下誠能垂日月之明，奮乾剛之斷，念生民之無辜，知火德之獨旺，整我六師，克復神州，上則順于天道，下則安于百姓，則今日之災，安知不爲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反爲生民之福也？臣又聞金使之來，問好雖迫，以臣料之，情亦可慮！何則？金人反覆，詭詐萬端，可以力勝，難以義服；今此之來，非國有變故，則重有須求。臣聞道路之言，金國近年自相吞噬，夫戎狄之性，譬猶犬也；居則搖尾相憐，食則怒目相視，欲其必爭，可試以肉。今也，子女玉帛，富充其國，因此爭鬪，亂復何疑！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劉豫孤立無所救援，必藉來使，安此人情，緩我歲月，胡不聞唐儉爲使，而李靖因之，食其爲使，而韓信襲之，已驗之禍，不可不戒！設或無此數謀，必將重求割土，厚責歲幣，強我所難，奪我必爭；從之則國削身危，違之則起瑕生釁；其從與違，將何以處？臣以此思之，晝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爲陛下惜也。今使命將至，不可中輟；萬一厚有須求，臣願陛下陽諾陰違，俟其還報，乘其不疑，一怒親征，劉豫可擒。臣竊觀當今天無變象於上，人無離心於下，時哉時哉，機不可失！陛下不於此時親御六師，躬行天討，則必有後時之悔也！臣竊見陛下設高爵以寵將，而將不加勸；竭廩祿以贍軍，而軍不加銳；彼敢戰之士，一歲驕惰一歲；而懷

鄉之卒，一年畏縮一年；若曰繕甲治兵，養銳待時，臣未之聞也。臣觀今之兵權，委寄太重；且如衆軍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觀其稱呼，自相爾汝，度其權勢，必不統一；嗚呼！食土之毛，莫非王民，今不知有陛下，但知有將帥者，無他，良由下權太重，而上威不張也。平居無事，既相爾汝，互相招誘，認爲己軍，萬一當敵，誰肯相救？臣以謂陛下若不收回兵權，親御兆衆，方且姑息將帥之不暇，豈能卻強敵而取中原乎？臣觀今之士卒，已無鬪心，其論敢戰，必不若淮南之民，而淮南又不若京東之民，臣聞京東之民，苦於劉豫，思我聖澤，猶子懷父，大兵臨境，彼必倒戈自爲攻取，有征無戰；但當明其政刑，戒其士卒，弔民伐罪，慎無驛騷，若使京東之民，自戰而勝，則吾之士卒，豈不懷慚，自和激厲，軍威既張，士氣復振，然後薄伐醜虜，克復故疆，夫何難哉？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臣雖至愚，豈無一得？古人有負日之暄，欲獻於其君者，其謀雖拙，其忠可嘉！今臣以至愚之言，而類負暄之獻，區區之誠，蓋亦可見臣非得已而已者。況臣已蒙陛下命之以官，夫復何求？良由忠惟許國，義在救民，止知愛君，不知斧鉞之可畏也；止知憂國，不顧微軀之存亡也。於是讒譏不已，復有所言，蓋臣之忠義，能爲人之所不能也。今臣之所陳，或有可采，竊願陛下試臣以難，萬一忠義之跡，言與行違，臣甘膏其斧鉞，以戒天下狂生。況臣初非自銜，亦非躁進，實以國家存亡爲憂，中原喪亂爲念，僞齊未滅，臣無生理；臣恐如夷齊死於國亡之後，無補敗滅，故始以天無二日爲喻，而終以必擒劉豫爲請，言雖率爾，其理甚明，伏望陛下聽而納焉，天下幸甚！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

臣伸昧死百拜。

炎興下帙五十七

起紹興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乙丑。己卯，盡三月十五日乙丑。

紹興四年正月樞密承旨章誼中書舍人孫近使於金國二十九日己卯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再上論大臣非辜書。

正月二十九日右迪功郎新授監廣州真口場鹽稅吳仲謹齋沐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授上賞，五人皆怒。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者，惟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孔子聞之曰：趙襄子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不敢失君臣之禮。臣讀至此，每興嗟而不能自己。豈舉世無高赫之徒乎？將功同而賞異乎？將使忠信之士不容於朝端乎？將使忠信之士陷於罪戾乎？昔人有所謂忠信而獲罪者，此臣所以區區盡則忘食，夜則忘寢，痛爲天下國家惜也。臣聞建炎之間，苗傅作亂，一夫倡惡，寶位遷移，廢主立幼，擅國威權，當是之時，天下皇皇，左右無措，皆有驕君之心，未聞有盡禮之臣，至于能赴國難者，尤鮮其人，獨有張浚以微弱之書生，率天下之義士，忠誠一發，勇冠三軍，遂擒元兇，用復大寶。張浚之忠聞于八荒，達於皇天，豈特夷狄知之，雖三尺之童亦知之；豈特三尺之童知之，而陛下亦自知之。昔者申蒯陳不占赴莊公之難，不能成功，後世猶且稱之，況于倡天下之大義，立百世之大功乎？臣雖不敢僭擬仲尼之褒貶，竊謂張浚賢於高赫遠矣。嗟夫！才有短長，事有優劣，可謂忠有餘而智不及。

臣請爲陛下舉陳其說：臣聞張浚之帥陝右也，憂國忘家，見危致命，食不兼味，祿無羨餘，聞利國之言，咨嗟而不能已；見忠義之士，延禮惟恐其後，廉潔愛民，士卒化之而不貪，公忠御下，吏民善之而無謗。此所謂忠有餘者也。料敵人之不審，陷曲端於無辜，昧左右之譖言，執一己之私斷，失五路之地，屢數將之師，覆軍陝右，延敵窺川，激怒朝廷，斂怨鄉曲，此所謂智不及者也。今五路失利，四川孤危，罪在張浚，夫復何說？而臣有言者，無他，臣恐快朋黨之私，墮敵人之計，絕忠臣之路，何以言之？臣聞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蓋貪冒之心，人情所同，朋黨之私，古今皆有。且夫爲臺諫者，必欲速爲輔弼，爲輔弼者，必欲速秉鈞衡。此貪冒之漸也。甲居台輔，則甲有親戚故舊，乙居台輔，則乙有親戚故舊，甲或罷政，則甲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乙或罷政，則乙之親戚故舊無所依焉，此朋黨之私也。今張浚還朝，不復元樞之位，必致台司之權，在同列必嫉之；或有荐擢，更易差除，在百僚必嫉之；若不羣而攻之，排而逐之，則上下俱緩遷陞之階，朋黨不得少固其位，萬一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擠以失地之罪，陛下不得已而逐之，豈不快朋黨之私乎？臣聞魯以季友治亂，魏以無忌折衝，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田單縱反間於燕而樂毅罷，陳平縱反間於楚而范增去，子玉死而文公之君臣相賀，廉頗逐而白起之籌策得施，假使張浚智雖不及數子，忠寔優之，臣竊謂今世如張浚之比，復有幾焉。萬一忠臣見逐，必有不忠者至，觀其用兵，雖敗金人，未必不忌其忠，設或反間得行，而張浚罷去，豈不墮敵人之計乎？臣聞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

項之罪，春秋書夏滅項爲齊公諱之，故古人以功覆過，良有以也。今張浚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非特臣得以知之，天下之人所共知之，何哉？金人起兵三十餘載，北滅契丹，南侵中原，天降喪亂，醜類孔熾，張浚以五路散地之兵，當百萬犬羊，深入重地之虜，如石投卵，其不敵也明矣；尙能枝梧數年，與之相持，又其退保四川，敵人卒未能下，蓋亦張浚之功也。若以失陝西之地，潰五路之兵爲可罪，則曩者失太原之利，致陷神京；失神京之利，播遷二帝，禍延今日，遂使翠華巡狩於海濱，賊臣割據於中土，當時用事之臣，比之張浚罪狀有差，是張浚功大而罪小也，又明矣。設若眞浚於罪地，後之有功者，又欲與赤松子遊，使未立功者，將以張浚爲戒，後有患難，誰肯赴之，豈不絕忠臣之路乎？臣竊見里巷交談，人人爲浚危之，咸曰：某黨某人，欲有言也。張浚之來，章疏列上，必於失地之外，吹毛求疵，增其過惡；陛下雖有襄子之明，必不能卻如簧之言以保全之。若然，則張浚未來，則其罪緩；張浚卽至，則其罪速；萬一果如道路之言，則張浚之罪，遂將無所逃，何則？張浚不至，則議者必曰：慢而不恭，有違命之惡。浚卽來，議者必曰：覆軍之將，有失地之罪，今遲遲其行，豈非畏人言乎？抑亦自謂無功而歸，羞澁其行乎？方其未至，已有論列其罪者；及其還，朝廷罪之何疑？臣又聞道路之言曰：非特一二人欲言之，且將羣而攻之；不特羣而攻之，必使之去而後已。嗚呼！開言路者，所以納公忠而去偏黨也。今以朋黨之私，而所親所舊，雖有大惡則遏而庇之；非親非故，雖有小過必招而逐之；至使執政不敢除一吏，忠臣不獲全一身，可痛惜哉！嗟乎！言張浚之短則易，爲張浚之事則難；若試

以言張浚之人，而任張浚之責，則敗績尤甚于張浚矣。臣竊謂艱難以來，未有臣如浚比者；萬一使言者必行，而浚罪去，不知誰可繼其忠乎？古人一賢勝百萬之師，若賢者不容于朝，且欲修政事而攘夷狄，不亦難乎！臣嘗聞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畔。夫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當時以功覆之，後世亦未嘗罪周公，而議者則曰：周公之過，如日月之蝕焉。今張浚失地之過，雖明而赴難忠之亦至，臣恐攻言易入，聽斷所難，伏望陛下痛加察焉！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無使忠臣因而晦其跡，寔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臣與張浚居處則異鄉，勢位則相邈，既非親戚，亦非故舊，初無私於浚也。今論張浚之一身，而玷及滿朝之權貴，臣固知不得罪於今日，必歛怨於他時，臣之棄斥幾不能免，其必有言而無愧者。臣自謂視富貴爲甚輕，以忠義爲甚重，今至公之論，忤及權臣，不過臣終身不得仕進爾！至如張浚復辟之忠，今古所難；臣以忠義得罪，雖伏之斧鉞，赴之鼎鑊，在所不辭，豈畏朋黨之害乎！臣之所陳，披肝瀝膽，聽之罪之，惟陛下所命焉。干冒冕旒，臣無任俯伏待罪之至，百拜。

二月七日丁亥。兀朮寇仙人關。

十一日辛卯。吳玠及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

兀朮欲大舉兵，期必入川，劉豫之弟益方之長安，密使人告於吳玠，使早備之。玠預爲壘於關之旁，曰殺金平。是日戰於仙人關下，玠命將士更射，又出銳兵出其左右，凡拒戰五日，金人皆敗。初

金人自元帥以下，皆盡室而來，又以劉豫腹心爲四川招撫使；既不得志，乃退據鳳翔。十四日甲午，吳玠斬其統制郭震。熙河經略使關師古叛附於劉豫。

吳玠自辛卯戰於仙人關，兀朮日夜交戰不息，統制郭震爲兀朮所襲，破其寨，千師屢敗績。甲午，玠斬震以徇於衆，檄召知金州王彥熙、河經略使關師古來救援，彥與師古皆不至。師古叛附於

劉豫，綿威茂川石泉軍安撫使劉錡以兵來援。

召趙鼎赴行在，罷都督府。

朱勝非方圖進取，先議欲取荆襄，乃奏上乞罷都督府，使諸將得自奮厲。上從之，遂罷都督府。張浚赴行在。

張浚在川中，初承召命也。王庶以被浚之奏劾，落職宮祠，復遷通議大夫，就委浚差人津遣庶下峽，浚具奏曰：臣已被命還朝，與王庶偕行，庶以疾留，而浚乃赴行在。既到闕，有旨：軍馬撥付楊沂中，軍心皆不平，隨行錢物，置于左藏庫爲封樁，激賞庫，今爲左藏庫南庫。

三月八日戊午，趙鼎參知政事。

十五日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侍御史辛炳言張浚陝西敗事之罪，故罷之也。

紹興四年三月十五日，都省劄子：臣寮上言：竊見知樞密院張浚昨被命宣撫川陝等路，五年

於外，誤國非一；近有旨召還，罷宣撫職事，爲浚者義當疾馳赴闕以待罪斥，而乃偃蹇自若，徊徘徊鄉里，累月不行；已而盡掠公私之財，選銳兵自衛出蜀，至湖湘間，妄以均給軍須爲名，獨攜所積，單騎而先。朝廷嘗降指揮，令伺候一行官兵同來，復不遵稟；今聞已至近邑，頗駭衆聽，不知浚何施，而目敢見陛下也。浚以便宜辟置如李允文、王以甯、傅雱之非其人，爲湖南北之害。浚以私意作威，如曲端、趙哲之良將，皆不得其死，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無分毫之功，有邱山之過，雖膏斧鉞，未足以謝宗廟在天之靈。不自省愆，每多妄作，擅造度牒，鑄印記，肆赦減降，出給封贈，磨勘綾帛之類，皆有不臣之迹。議者謂陝右之民，無一日不懷歸中國，但諸帥業已叛浚，聞浚還朝，恐懼不暇；若早正典刑，示天下以不復用，則陝右地不勞師而自復矣。陛下方信賞必罰，以圖治功，浚之罰，無可逭者。臣恐欲望聖斷，特降睿旨，重賜黜貶，以爲臣子之戒。伏候勅旨，貼黃。臣謹按浚不臣跋扈之迹，初若不甘還朝，既而自不遑安，乃盡掠四川公私之財，藉手爲贖過之計，若令復領舊職，其計遂行，恐非公朝所宜，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又臣寮上言，嘗聞漢王恢請繫匈奴，而以亡馬邑伏誅，故武帝之威，終能遠振四夷；唐房琯乞復兩京，而以喪師陳濤被罪，故肅宗之功，終能再造王室。人主將以有爲於天下，非大明黜陟不可也；而況妄作誤國，犯分慢令，兼人臣之衆惡，非特恢、琯一時敗事之比者乎？謹按知樞密院事張浚，本無才術，自任輕儇，偶當用人之際，遂叨分關之權，付以便宜，使之黜陟，而乃不循官守，妄自尊

大喜怒任意，措置乖方，生殺廢置，不復知有朝廷；既失五路，又擾四川，流毒之餘，及於隣路，受命五年，喪師失地而歸，人臣之罪，孰大于此？頃者金人犯陝西，惟環慶帥王似能堅守河西，熙河師張深能殺退金人，金人不敢留五路以二人，故得稍安。浚既至，宜重用之；乃反罷張深，王似代以趙哲輩，將士解體，已不爲用矣！及妄聽關報，以爲虜衆可取，遽爲富平之舉，卒至覆軍。所亡將士，金帛糧料，不可數計；遂失五路。及其行法，又不當于衆心，富平之役，惟趙哲在衆人中，尙能當前，轉戰用命，勢力不敵而潰；諸路略不策應。浚乃獨誅哲，致其徒怨叛，後并力攻川口者是也。浚初拜曲端爲大將，端素有望，使統衆固宜，及爲富平之舉，端以爲未可，力爭之，浚怒，安置恭州；及敗，宜厚謝端而用之；乃信王庶一言，委端仇人康隨爲夔路提舉，保甲兼提刑，羅織端獄，大暑中，熾炭圍之，致死；部曲又皆叛去。其後日夜攻川口，公行文檄求端於浚者是也。趙哲曲端潰卒，擁陝西勁兵，力窺川口，虜人特因之耳！又用趙開營財利，刮膏脂，行榷茶鹽及隔槽酒法，苛細特甚，黎庶嗷嗷，無所告訴。外召賊攻，內結人怨，四川之不亡者幸也！凡朝廷所除監司郡守，至輒不許，上必已所命，乃得赴。張深以老乞退，則令五日一赴宣司治事，此例安出哉！甚者擅肆赦宥，一歲凡再，自古便宜，未有如是之專也！

建炎三年十一月，虜人已渡江，後滕康劉珪得浚十二月書，猶言虜人在雲中，今歲定不南來，宜慎重，勿妄動！斥堠如此，踈繆可知。荆湖南北宣撫處置使司所管地，分遣李允文、王以甯假以便宜，肆行生殺，遂亂兩路；且便宜朝廷止付之浚，豈當復以便宜付他人也。上下相付，何所不至哉！浚敗事

而歸，不自知罪，尤傲然偃蹇，遂巡留連，移文邸吏，令計會臨安府，葺治府第，浚謂樞廷之權，爲己家物乎？浚既被召，盡刷四川之物以行，科率之擾，波及下戶，尙敢託言挪撮，隨軍錢物，應副解潛程昌禹欲以邀功，不知隨軍錢物，何所從出哉！既罷宣撫處置使，而沿路妄有行移，至劄下峽州荆南潭筠吉虔袁州興國軍，計置箭幹每州二三百萬，及令川陝宣撫使計置黃牛角二千對，又嚴以約束諸州，如難計置箭幹，卽具因依回報。浚既知其難辦，而姑爲此騷擾，其徒欲自市求進，不復恤人力之困也。賴陛下灼見其奸，計置牛角一節，更不施行，不然，匱盡所及，何時而已乎？浚聞罷之始，則遷延不行；中則疑而有請，欲候至潭州，道路無虞，而后造朝。近又奏，乞至衢州留數日，修治器甲，今聞政府虛位，則至衢州一日而行，星夜兼程，不復留滯，何前緩而後急耶？自謂罪惡可以計免，名位可以力致，不畏邦憲，不恤人言，出入自如，有所恃賴。陛下函容，曲全體貌，未寘于法，奈天下公議何？欲望英斷，早賜竄斥，以爲人臣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僚上言：竊聞知樞密院事張浚將到行在，不知陛下遂以樞廷處之耶？中外之議，有大不然者，臣不得不論也。浚爲黃潛善所知，自興元府曹官，一二年引爲侍從。潛善當國，一時所引，皆儉柔妄庸之人，而浚爲之上客；及虜人飲馬長江，有窺江南意，浚欲避禍遠方，乃建議出撫川陝，悉棟西北精兵自隨，榮歸故鄉，引一時輕儇諛佞小人如劉子羽程唐輩參議軍事，以往陝西，以私意斬環慶路安撫使趙哲，復攬撫舊將曲端獄死，由是將士解體，潰以降賊，而陝西州縣，陷殘幾盡，赤子

肝腦塗地，皆浚之爲也。其後虜騎長驅，遂至興州，浚懼不知所爲，遂引兵遠遁，而虜亦稍自退歸。浚輒妄奏，據擬功狀，欺罔朝廷，誅求聚斂，人不堪命。四川騷然，怨情刻骨，于是悔宣撫之來，甚于賊也。陛下初許浚，使宜黜陟，蓋以軍事在遠，不欲從中制也。輒立招賢館，有視直龍圖閣之命，以孺人號封參議官之妾。陛下昨嘗遣中使傳宣撫問，浚乃與之加秩，勞其來，自古豈有人臣輒加官王人之禮？其悖逆甚矣！大抵浚本妄庸，幸得艱難，專制一方，氣盈志滿，遂欲飛揚跋扈，賴陛下聖明，辨之未晚，亟遣郎官持節召之，浚稍知事節，當亟交割軍事，卽日就道，而乃偃蹇遷延，始則欲俟秋涼進發，次則欲上塚焚黃，又欲候道路無虞，然後赴闕，公然上章，復侮君命，聞者無不扼腕。旣到鼎澧間，又擅差撫諭官騷擾州縣，又檄荆湖八州軍配出箭幹，又令川陝宣撫使計置牛角，取媚朝廷，始則以輕脫暴恣敗事，中則以跋扈假蹇爲物議所不平，卒又以諂媚冀脫，伏望睿明察浚罪狀，斷自宸衷，乞賜罷黜，明正典刑，庶幾少慰關陝橫死之人，少解川蜀憤怨之氣，亦以爲人臣跋扈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寮上言：臣近嘗上章論列知樞密院事張浚不臣跋扈等事，皆公議所共，憤嫉不平，皆浚之辜。負陛下擢用付與之恩，略無忌憚，一至于此！若不明正典刑，何以示臣子之戒！臣竊思念宥密之地，實掌兵機，方今行朝神武之兵，拱衛清蹕，無慮十萬餘衆，早夜激昂忠勇之氣，咸願報國，若浚者何施面目，敢居其上？然而旬日以來，偃然自若，人情疑惑，豈不搖動？臣職在言路，尤切寒心，伏望

聖斷，赫然出臣章疏，亟降睿旨，重行貶竄，少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幸甚。伏候勅旨，貼黃臣訪聞浚所領兵等已至行朝，已錄白所奏章疏，繳申浚照會訖，伏乞睿察。

又臣寮上言：臣近嘗論列知樞密院事張浚罪狀，至今半月，未蒙施行，浚亦假蹇樞府，恃以爲安；中外愕然，無不驚疑。臣已錄白奏狀副本，申張浚照會去訖。竊以威福者，人主之大柄；賞罰者，天下之公器。有福而無威，有賞而無罰，是猶天之有春夏而無秋冬也。陛下歷觀古之爲人臣，有如浚之跋扈僭擬者乎？有如浚之專恣悞國者乎？有如浚之欺君慢令者乎？一犯于此，已不容于公議，況兼有衆惡，其可逃于典刑哉？欲望睿斷，檢會臣前奏，降付三省，早賜竄黜施行，伏候勅旨。三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除資政殿大學士，右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炎興下帙五十八

起紹興四年三月十七日丁卯，盡四月四日癸未。

十七日丁卯。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

臣寮上言：竊讀臣寮章疏，論列張浚罪狀非一，致有跋扈不臣之迹。臣恐伏望陛下將所除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指揮，特賜寢罷，候勅旨。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落資政殿大學士，依已降指揮宮觀。落資政殿大學士告詞，勅授鉞專征，宜懋圖功之略；喪師失律，難逃誤國之刑。矧衆積于罪，尤致深駭於聞聽。大臣乃爾，公議謂何？張浚早以時才，幸蒙器使，亟躋榮於仕路，遂進長於本兵；懼貽竊位之譏，首建興戎之議。旋分權於帥閫，方藉寬西顧之憂，乃玩敵於邊隅，因以召南侵之侮；輕失五路，坐困四川，兵潰莫收，怨結於下。始嫁敗亡之禍，斬將及於無辜；繼陳克復之功，露章輕以罔上。假使宜行事之勢，忘人臣無將之嫌，做內閣以招賢，擬尙方而刻印，敢行赦宥，仍擅恩封；朕將略其不貸之愆，以盡曲全之意，肆加嚴召，輒寢令以辭行；仰冀要權，尤括民而求媚；妄作至此，夫誰可欺？俾遂釋於樞機，且務全於體貌，彈章洊至，寵典難私，其鑄秘殿之華，往卽眞祠之逸。昔高宗鬼方之伐，戒勿用於小人；而王恢馬邑之謀，罪必加於戎首。今朕爲汝特屈常刑，尙服寬恩，無忘省咎。可落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祠。

尙書省劄子：臣寮上言：竊聞近者三省初降聖旨，張浚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

便居住。續有旨落職，依舊宮觀；外廷傳播，咸未厭服！蓋人君所以爲輕重者，大臣也；百官所視爲表儀者，大臣也；大臣而有不臣之迹，無以訓迪在位百執事，而於堂陛之嚴，尤不可不戒也。況今日危難之時乎？臣嘗謂君臣之道，施報而已。使臣以禮者，君之所以施也；事君以忠者，臣之所當報也；施而不報，是不忠也。臣而不忠，是不臣也。況爲大臣乎？陛下擢浚而不次用之，付與之權，幾半天下，施臣之禮，可謂厚矣。浚之敗事誤國，報稱蔑然。浚若知有朝廷，則必畏懼循省，求爲補過之實；乃跋扈依然，不臣之迹，日甚一日。前此啣冤抱恨，投匭於陛下之前者，無慮數千萬言，皆陛下所詳知，臣固不忍詳言之也。爲大臣而不知有朝廷，其不臣莫大焉！臣尙意浚至國門之外，必俯伏待罪，豈有面目，敢覲清光？不謂其狼傲不恤，偃蹇自如，遂安厥位；逮臣與常同錄白章疏以示之，後方具請，已而不甘聽朝廷行遣指揮，忿然卽行，觀其造朝尙敢如此，陛下雖容，恐公議之所不容也。公議可畏，臣其可但已也。陛下方開公道以明賞罰，若浚之不臣，不竄之嶺外，不足以塞公議，宮祠自便所至，必有以搖動人心者，爲害非一。臣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施行，伏候勅旨。

臣寮上言：臣嘗觀舜去四凶，而共工驩兜三苗曰流之，放之，竄之，而至鯀則曰殛之。蓋鯀平水十九載，績用弗成，誤及天下，非若共工之象恭，驩兜之朋黨，三苗之饕餮而已。此罪所以獨重也。恭惟國家渡江以來，雖爲削弱，然秦根本地尙存也。陛下付張浚以樞柄之重，假以便宜之權，自關以外，使浚專之，其委寄之意，豈特使浚保守川陝而已哉？蓋欲壯根本之勢，漸圖經制兩河以復中原。

也。浚既不能謹守尙存之地，乃與三十萬之衆，一旦委之敵國，盡失五路，遂使虜騎乘勝長驅，侵犯川蜀。浚方引兵退處安穩之地，殘虐四川，爲剝膚椎髓之橫斂，受命五年，所失地土人民甲兵財物，不知幾百萬，豈特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乎？浚之一身，何足以謝川陝生靈哉？若其輕率妄作，僭傲不恭之事，則臣前章已具奏陳，更不繁瀆聖聰。自陛下灼知其罪，命使代之，召浚還朝，天下孰不企望公朝明正典刑，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今尙祠館優秩，安居便地，誠未足以厭服公論。欲望睿斷不疑，謫浚散官，竄之嶺表，以爲誤國之戒，以慰天下之望。伏候勅旨，帖黃契勘。昨來虜騎渡江，滕康劉珏以措置乖方，尙猶謫授分司之官，湖南居住。今浚之罪，百倍康珏，欲望睿明，比照輕重，施行。

二十一日辛未。張浚福州居住。仍令本州撥供官田一十頃。

臣寮上言：近者三上章論列張浚敗師誤國不臣跋扈等事，陛下罷浚樞密府職名，初若欲正浚之罪，以示天下，而聖慈寬貸，聖度包容，終屈邦憲，未厭公議。蓋祿以祠宮，處之善地，皆非浚所當得者。乃復給借官田以繼其富，是以賞之，臣所未喻也。浚之敗師誤國，舉五路而棄之，雖身膏斧鉞，不足以謝富平三十萬之衆。浚之不臣跋扈，不知有朝廷，雖投畀魑魅，不足以快忠臣義士之憤。若浚之罪，無可矜者，今縱已廢棄，示不復用，然川陝之人，自聞浚還，朝夕反側，視浚之去留，與夫得罪之輕重，以爲安危，則浚之竄殛，其可緩耶？五路叛師，初非得已，若正浚之罪，則叛兵歸順，不約而同。四川貧民，不堪斂取之酷，恨不食其肉，若正浚之罪，則遠情慰安，不戒而孚。朝廷以浚之所以得罪

之因，明正典刑，以播告之，亟遣虜使，懷詔撫諭，正今日之事。前此浚以還朝爲名，遲迴逾年，竭四川公私之財，給人以歸助行在軍須之費，實自爲身謀，厚啖一行官吏士卒以買其情，口食犒設，賜予之類無藝，往往錢物不明，不可稽攷，原浚之設心，尤可罪也。逮茲去位，聞有戀戀涕泣，倡爲不平之語者，浚之門下黨與有力焉。臣謂祿以宮祠，處之善地，加之撥借官田，川陝傳播，豈不搖動朝廷播告之意？臣愚欲望聖斷，早賜睿旨，改正施行，取進止。二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前降借撥官田指揮，更不施行。

四月一日庚辰朔，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

四月一日，尙書省劄子臣寮上言，近論列知樞密院張浚，昨宣撫處置川陝等路，喪師失地，敗事誤國，已降指揮落職宮祠，令於福州居住，陛下厚恩，特寬憲典。臣聞浚所引以參軍事者，皆妄庸小人，而專橫之甚，衆所切齒者，惟劉子羽未見施行，臣不得不論。子羽天資險佞，多方媚浚，故見信任，凡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秦蜀之民，欲食其肉。頃者富平之舉，諸路將帥等多以爲未可，子羽弗思虜人詭詐，輕聽間探，斷然自以不疑，卒至覆軍，使五路生靈肝腦塗地，全秦之失，子羽之罪也。富平旣敗，浚獨罪趙哲爲不用命，已斬哲，後知其失，卽出榜盡釋其餘將佐之罪，子羽至鳳翔，不以爲然，復欲斬慕容洵及其次統領諸將而下，人人恐懼，相率叛亡，子羽所致也。五路旣失，浚退歸閬州，令王庶知興元府，庶措置稍就緒，子羽欲得之，因而譖毀，卒奪其任。陝西叛將聞子羽至，必欲殺之。

而後已。虜人併力以攻，遂破興元。朝廷差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子羽乃以浚求宣撫判官，陰奪二副使之權，事無大小，子羽專之。浚有已施行者，子羽輒塗抹改易，官吏畏其氣焰，敢不稟承。浚亦爲其所脅持，不復敢誰何。以士大夫所言子羽之罪，擢髮不足數，未有可與子羽同科者。自降指揮發來赴行在，領銳卒以歸建州之崇安縣，蓋其鄉里。及聞浚到，卽出迎於信州，今乃稱疾不至，爲人臣假蹇不恭，侮慢有如是者乎？不明正典刑，曷慰公議？伏望睿斷，早賜竄殛，少快秦蜀將帥軍民怨憤之氣，取進止。月之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劉子羽落職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

又臣寮上言：臣聞惟辟作威，所以御世；若其施之，或輕或重，失其當，則不足以爲御世之術。必考核其實，質諸典刑，參合公論，厭服人心，然後爲稱。故其威罰之行，足以使人震恐，莫不懲革。當舜之時，四罪而天下咸服者，蓋出於此。臣竊見頃年張浚宣撫川陝，而幕府用事，所言皆聽，莫如劉子羽；一介小人，愚懵無識，輕躁寡謀，強愎自用，專主軍機，昧虜人之詭計，贊富平之大舉，喪敗師，徒十餘萬衆，其罪一也。陰懷私怨，力阻曲端出奇之策，妨功害能，掩蔽趙哲慶戰之勳，恥已謀之貽敗，輒移咎於他人，旣斬趙哲，復害曲端，冤陷二人，一方怨怒，其罪二也。妄殺二將，已失人心，仍肆讒誣，淫刑以逞；其他將士日虞濫及，懷不自安，率衆叛去，致使我師攜貳，賊勢日張，全陝之境不復能保，其罪三也。子羽被旨召赴行在，不奉君命，徑歸里第，獨至上饒，迎迓張浚，全無人臣之禮，其罪四也。夫秦蜀禍敗，不可勝言，推其所自，子羽實爲之首。今因臣寮論列，止于落職宮祠，揆之憲典，是爲失刑。

士論人心，皆未允愜；伏望聖慈，特加審斷，盡削子羽官資，流竄遐荒，以謝一方，少伸將士之怨憤。收既失之人心，以爲天下臣子之戒。伏候勅旨。

四日癸未。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臣寮上言：伏觀陛下奮發英斷，罷黜張浚，以正誤國之罪，中外傳聞，孰不欣快！臣嘗攷之公論，以謂浚之所行，皆屬官劉子羽、程唐、馮康國爲之謀。康國雖已蒙放罷，而子羽尙爲寶文閣直學士，程唐尙爲寶文閣學士，知瀘州，其罪在康國之上，臣豈可不論也？子羽凶暴殘刻，敢爲惡首，倡富平之議，遂至全秦之失；浚殺趙哲、曲端，謀皆出於子羽，端哲既死，浚猶出黃榜安慰諸將，而子羽獨於軍衆之前，詈辱番將慕容洧及曲端部曲張中孚等，恐以軍法，洧等不堪愧忿，遂降僞境。子羽在浚幕中，最爲橫恣，雖浚之兇焰，亦畏其挾持，莫敢誰何。川陝之人，切齒恨怨，欲甘心焉。子羽既知敗事，必得罪朝廷，遣其婿捆載順流而下，及被召命，乘舟出峽，又攜高資與姬妾數人，行陸先歸福建，安居數日，聞浚至撫州，自隣境來迎於路，已而復歸，至今不至行在，人臣而敢傲慢不恭如此，迹其用心，其視朝廷爲何如哉？唐本成都富人，方其欲事童貫，大雪中乞憐於貫之門媪，因得見於庭，貫命杙子坐於其側，飲以卮酒，若飼奴僕，然唐不恥也！因獻渾金佛羅漢像一堂，得成都府路提舉茶馬。唐既出貫門下，遂遣二使臣，創第於貫之宅前，盡蓄珍奇玩好之物，伺貫意旨，卽以獻納。貫嘗築一堂，生日落成之，唐爲製錦繡帟幕鋪地，依堂之大小曲折，因爲壽而獻焉。凡此所費，悉出於茶馬司，

侵盜之弊，實自唐始。又其狂妄之性，與浚契合，故浚喜之，用爲幕官，同惡相濟，遂至誤國。今罪狀敗露，猶爲瀘南之帥，輕率生事，豈不致寇浚之處，唐之自處，則善矣。柰朝廷何？柰生靈何？二人之罪，狼藉貫盈，若以常法，止從褫職放罷，恐不足以爲小人之戒，欲望英斷，特賜貶竄施行。而子羽比之程唐，其罪尤重，陛下寬仁，縱不欲明賜誅夷，乞流竄海島，以示國威。四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

張栻爲公墓誌曰：太上皇帝卽位二年，張忠獻公領川陝，宣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奮志欲圖虜，念關陝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宣撫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會聞虜窺江淮，議爲牽制，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宣撫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宣撫使豈可退夔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爲後圖，則可。與張公意合。公單騎直抵秦州，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宣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騎將吳玠、柵和尙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宣撫司徒治閬中，公留關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路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過爲守備，閉關塞，褒斜二鎮病之。張公亟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我當

先據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商州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卻，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騎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急邀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且召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與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嶺，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遺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侍郎，不然，政輩亦捨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遊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等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爲壁壘于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堠將遣人報曰：虜人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據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震，宣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爲浮言相恐，動請徙治潼川，軍士聞者皆怒，公力爲張公言，某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爲輕動搖。張公用公言乃定。虜遣十五輩賈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爲我言，與爾酋來戰，即來戰，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司之積，公悉已徙置，虜無所得，燭日置，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瘴疫且作，遂遁。

去爲我師掩擊及墮深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人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棚，虜之喪失莫甚于此。方是時，虜大酋撒離喝兀朮輩近于蜀，日夜聚謀，其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興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怙亂山谷間者悉捕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已困于讒，公亦被罪矣。是歲除寶文閣直學士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修淮漢守備，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諷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

追復趙哲官。

告詞曰：勅。朕惟公道未開，私議相勝，橫逆之至，非口舌所能爭；是非之分，及成敗而後定；念折衝之故將，久稱屈于師言，宜復崇階，用光幽壤。故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趙哲，學通三略，智過萬人，早持使節之華，屢啓戎行之乘，屬權臣之用事，敢專殺以肆威，壯士欲言，悵滕公之不見；百身願贖，賦黃鳥以增悲；其還橫列之名，仍假廉平之重，庶幾精爽，尙克欽承，可特追復親衛大夫明州觀察使。

張浚奏乞斥遠和議。

行狀曰：公時已赴福州居住，知虜旣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

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北虜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爲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觀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觀之難稍息，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遑。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虜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虜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爲難從之事也。竊惟北虜傾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況劉豫介然處於中，其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之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取進，皆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早夜深思，益爲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思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尙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俊，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服公之知人。

吳玠克秦隴鳳州。

初六日，吳玠及兀朮戰于鳳州；初七日，復戰，王師皆勝，遂收復秦隴鳳州。吳玠改授定國軍節度使，川陝撫處置副使。

知壽春府羅興以其府叛附于劉豫。

炎興下帙五十九

起紹興四年五月，盡七月。

五月。韓世忠自鎮江府來朝。

五日甲寅。岳飛克郢州。

朱勝非自再爲宰相，首建議遣諸大帥分屯淮南等路各處要害，以經略淮北荆襄。又奏襄陽上游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而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者，乃除岳飛江西舒蘄及湖北諸州制置使，俾自漢沔以趨賊；又使淮西軍合勢並進，以犄角之。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無所責任。勝非修法度，嚴紀律，明號令，某師當某路，一定不復易，皆授廟算，成師以出。又命司農卿沈昭遠往總軍餉，士衆素飽，故皆賈勇以進。於是朝廷以牛皋習知漢上地利，遂俾從飛。飛卽辟皋爲唐鄧襄郢安撫副使，兼統踏白軍。皋自歸朝廷，授以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兼知蔡州。未到治所，番僞沓至，戰無虛日。朝廷恐皋終困僞地，卽詔歸行在。皋見上，因陳僞齊滅亡之道，中原可復之計。有進士郭良驥，姚時行者，皆補文資。至是，飛得皋甚喜，知大功必成。改皋爲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兼制置司中軍統制。軍旣發，飛命不得踐民禾稼，皆秋毫不敢犯。至郢州，令荆超降。超不從，有僞知長壽縣劉某者，登城發言不順，飛怒，令軍中城破必生致劉某。旣得城，超已投崖而死，生擒劉某至。飛令凌遲斬之。

岳飛克襄陽府。

僞知襄陽府李成聞已失鄂州，荆超投崖死，乃棄城而去。王師遂入襄陽，又進復唐州。

六月太白晝見，熒惑犯南斗。

岳飛克隨州。

初，岳飛命張憲引兵攻隨州，月餘不能下，牛皋請行，乃裹三日糧往，衆皆笑之。既而糧未盡而城拔，悉推其功與憲，且曰：吾之存心者國事耳，功何爭爲？君子多皋之不伐。生執僞知州王嵩送襄陽府，凌遲處斬。飛取京西數州，董先頗有功，先以紹興三年來降飛，飛用爲先鋒軍統制。

七月劉光世來朝。

吳玠加檢校少保。

吳玠進官，賞饒風關之功也。

御史中丞辛炳出知漳州。

辛炳爲御史中丞，屢言宰執大臣之罪，而罷黜之；朱夢說見當時尙禽色之樂，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而未還，中原陷沒而未復，萬民塗炭而不安，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乃貽書於炳，責炳不諫，炳惶恐，袖夢說之書，上殿奏陳，上不悅。時夢說爲岳飛軍中幹辦公事，乃諭飛罷之；飛厚贖夢說而謝遣之，炳亦請外補，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漳州。夢說字肖隱，嚴州人，徽宗時屢獻直言，後登進士第。

累遷泰州軍事推官，飛聞其賢，辟爲幹辦公事。

中興姓氏錄曰：朱夢說，字肖隱，嚴州人，博學有爲國憂民之心。政和間，見宮中奢侈，內侍亂政，小人滿朝，賢士竄盡，乃於五年正月，六年九月，皆上書言天下事。七年又上言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官寺之權太重。又曰：天下搜採花木，製置什物，京師置局修造。又曰：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借支之弊。又曰：東南困于水潦，西北擾于蠻夷，州縣嚴於督責，良民敝於敷配。又曰：陛下累層巒以爲麋鹿之苑，浚汚地以爲魚鼈之宅，起樓觀以爲禽獸之籠。又曰：宦官委任華重，名動四方，營起私第，強奪民產，名園甲第，雄冠京華，賣官鬻爵，貨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蓋位高而不可仰，勢大而不可制。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有司不敢究其是非，祿養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敢言而不能達，乞斬臣頭以令于市。又上書宰相，力言宦官之害，願力爲天子言之，無恚目前之欲，以階後來之禍，其大略如此。徽宗不悅，士大夫皆傳其忠，後以進士及第。靖康初，開府儀曹孟鉞乞召夢說而用之，未及召至，金人陷京師，後累遷泰州軍事推官，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其賢，辟爲幹辦公事，隨飛入朝，復見時尚禽色之荒，多無用之物，二聖播遷未還，中原陷沒未復，上無良相，朝乏賢臣，上書於御史中丞辛炳，責其不諫，炳攜書奏上，不說，諭飛罷之，飛厚贈夢說而謝遣之。朱夢說進徽宗皇帝時務策：臣聞爲武職者，必欲適草莽，冒矢石，奮不顧身，誓以革囊裹尸而後已。至於攻城陷陣，披堅破敵，出萬死一生之誠，然後能壯國威，立殊勳者，何哉？蓋

忠藎之氣副之以勇敢，使其自不能自己者矣。爲文臣者，豈其不然乎？當其蒙父兄之教，考聖賢之書，必欲致身於青雲之上，佐君澤民，使功名垂萬世，德澤流後昆而後已。及其上不見知於其時，豈肯甘心淒淒然爲窮人，與萬物同腐哉？即欲立一危言，効一奇節，時之得失，爲萬乘一言，倘蒙省察，則民受其賜，或忤聖聰，則自蹈鼎鑊，茲亦士之素志也。臣愚雖不能披堅執銳，効死於軍前，實欲獻言進策，膏身於斧鉞，臣雖嘗於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及六年九月初七日，以狂妄之言，兩凜聖慈矣。旣蒙陛下赦其愚直，不加誅戮，而臣尙不知悔改，欲批鱗犯諱者，何哉？茲亦忠義之氣，使臣不能自己者矣。然方今平治之極，臣復何言哉？而臣竊以謂累崇高者難爲力，享安榮者易以驕，陛下旣臻平治如此，豈易爲力哉？當少加畏慎，而無肆怠忽可也。臣觀今日之失有三：太。何謂三太？曰：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盛，臣所以持芻蕘之見，冀裨聖德之萬一，然臣知此言之上獻，陛下見怒亦死，不見怒亦死。陛下見怒，臣當死于輦轂之下，倘蒙陛下加恤而不見怒，臣不死于道路，即死于囹圄；何則？蓋用事之臣，必假手於人，以他事致之死地而後已，蓋欲杜絕後來之言也，願陛下備閱而細詳之。或上忤聖慈，先賜誅戮，使臣得如漢晁錯、王章，不死于他人之手，免爲唐之李世良、孟昭圖，臣將甘心焉。夫將欲任之，必有以考之，旣能考之，必知所以因之，旣知所以因之，然後可以責之，責之必有功效，此任人之要也。夫將欲出之，當量所以入之，旣量所以入之，必知所以節之，旣知所以節之，然後可以用之，其用必無匱，此用財之道也。夫將欲愛之，必知所以寵之，旣欲

寵之，必知所以福之，既知所以福之，然後可以享富貴矣。富貴必長保，此馭下之制也。夫任人不因其才而責之，則敗將及之矣；烏乎而勝其任哉？用財不量其入而用之，則弊將及之矣；烏乎而給足哉？愛人而寵之不得其制，則禍將及之矣；烏乎其久處哉？今者入仕之源太濁，豈非所謂用人責之不因其才乎？不急之務太繁，豈非所謂用財不究其源乎？宦寺之權太盛，豈非所謂愛人寵之不得其制乎？臣觀陛下崇三舍養育人才，月書季考，鄉舉里選，蓋欲責其成才，而攷其素行，使天下之材由學校而興，不欲以請謁之弊，得以萌其心，奔競之弊，得以逞其欲，此陛下聖意高遠，非淺近者之所可及也。而有司不能遵奉陛下養賢之意，任進之源，既不考其言之實，又不詢其鄉曲之譽，而願仕之人，以科舉之途遠，以請託之途捷，馳騁乎府寺之庭，出入乎王公之第，以財獲用者，班班可數，因賂得官者，比比皆是，道路之間，見盛驕從而馳者，其人必庸，腰金而騁者，其家必富，何則？蓋輸金賣勢而然也。昔有唐張克勤，開元間欲以其五品官推與其甥，而裴夷直以謂壞有司法度，啓後來賣爵之端，不可許。嗚呼！可謂識大體矣。今者以此陳乞欲與無服異姓者，又不可勝數，而陛下悉賜俞允，致四方之人，聚于京師者，納賄于權門，積玉于勢地，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私門者，無過是也，傷風敗俗，自是而始。陛下曾一念乎？又嘗見搢紳之士，競欲取媚于權門之子，悉于市廛，易古器，鬻畫圖，得一珍異之玩，卽減價而求售，爭妍而乞憐，倘合其意，美官要職，指日可得，儒衣冠而爲侯門之償賣，恬不爲恥。歷臺省者，以親姻而獲用，不問資考之淺深；任府寺者，以貨財而見收，不問

人才之賢否，子姪悉居侍從，英俊沉于下僚！古人所謂正百官以正萬民，今百官不正，民奚爲而克正哉？又曰：源清則流長，今賢不肯混淆于朝廷之上，則入仕之途，奚爲而克清哉？臣嘗言之曰：因製造什物，收採花石而得官者，非無知之豪民，卽放停之胥吏，是等之人，誠宜遠逐，烏可使廁士大夫之列哉？何則？留之又無才能，足以備緩急之用；去之又不減國家之員數，徒糜爵賞，而玷朝冠耳！然是選也，當責之于宰輔之臣，何哉？蓋天子職，在于論相而已，爲宰相者，宜如何哉？當分任羣司，統以庶職，量才擢用，先德後言，以上副明天子仰成之德，下克承鼎鉉調燮之重，然則宰相之職爲至重，而其所責亦不輕。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董正治官，蓋謂是也。臣謂陛下當責之以其專，立之以爲法，舉得其人，則均受其賞，或濫其選，則獨被其責，此唐所謂有不職在舉者。正此義也，則彼烏敢不崇尚名節，抑去浮華，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揚清激濁，爲天下公哉？則仕源不澄而自清矣。上追唐虞，奮庸熙載之義，下躡文王多士以甯之風，豈不美歟？夫不急之務者，天下搜採花石，四方製置什物，京師置局修造是也。夫花石愈多，什物愈工而愈巧，修造愈繁而愈費，此不可不知也。臣竊聞蘇杭之局，悉已罷去，臣竊爲天下幸甚！然伏見水舟起發，什物牛馬，般載花石，道路上下交錯，臣竊有疑焉。臣竊謂古之英斷之主，勇於所欲爲，而斷以所欲去，旣以彼爲非，此亦未爲是，故當一切罷去。知惡不能去，春秋所以譏之，而又況飾宮觀，疊危山，簷楹繪以丹雘，梁棟飾以珠玉，費用不貲，目擊可見，驅役丁匠，逃竄無方，科責士庶，吁嗟道路，耗祖宗積累之財，殫府庫歷年之蓄，陛下豈不爲

寒心乎？古語有之：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焉。唐魏徵曰：功成不廢，卽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焉。似此爲德之次也，則去廣殿處卑宮爲上德也，可知矣！然則堯舜之君，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株椽不斲者，豈好甘窮約哉？蓋聖人之存心，必以天下爲懷，兆民爲念，不敢先己之樂而後人之憂，不惟下愛民力，又將遺子孫以恭儉也。雖有九年之水，而民無菜色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耳。陛下旣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須使典訓誥之文，播于萬世，爲萬全之聖主，烏可使纖瑕以累聖德哉？臣伏聞諸路漕司，無積年之儲，常平有借支之弊，若以今昇平之久，士歌於野，何施而不可？萬一有水旱相乘，盜賊竊發，陛下將須之民乎？須之國乎？臣又聞東南困于水潦，西北擾於蠻夷，州縣嚴於督責，良民斂於敷配，如此雖名爲比戶可封之俗，實無安堵之民，以京師觀之，固爲家給人足矣；以天下觀之，四方之民，雖不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然接浙之儲，乃蔑如也。臣又聞淮甸之間，流民餓殍，戶枕相屬，有司畏罪而不敢問，長吏欲賑而無術，陛下仁慈恩澤，不能遍及萬方，良可爲長太息也！臣雖無雄才以濟時，用實敢以直言，上忤聖意而不避罪也。陛下儻若輟後苑木石花竹之費，下濟於民，亦可以日活千萬矣！水之流行，災福所係，前年秋水，遂致泛漲，漂沒廬舍，河流妄行，衝敗堤埽，上天之意，豈無致然乎？尙未聞陛下有罪己之詔。去年洪水復爾暴至，不知所從來，豈民之災運，適當其時，在天數有不可逃乎？豈天意諄諄欲悟陛下乎？尋聞李綱因言而獲罪，張勸緣諫而見黜，夫人君之用人，必貴以忠義爲先，儻或附下罔上，則在所不赦，蓋欲忠言嘉謀，日陳于前，縱面折廷爭，上且優

容之，期于日聞所未聞也。臣嘗聞孟子之言，至于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孟子之意，雖欲救當時之弊，臣竊以孟子之言爲失。夫君雖視臣如犬馬，爲臣者亦當竭犬馬之力以報，烏可視之如國人乎？臣觀李綱張勸不欲負陛下平昔眷遇之厚恩，欲盡犬馬之報陛下，豈忍以堯舜之聖而遽負二臣乎？又聞陛下累層巒以爲麋鹿之苑，浚汚池以爲魚鼈之宅，構樓觀以爲禽獸之籠，臣恐傷陛下仁民愛物之美化，陛下何不任山川以遊麋鹿，因江河以宅魚鼈，擴宇宙以籠禽獸，使聖人之德，及乎幽深高遠，邁唐虞若予之歌，追成周行葦之詠，豈不盛歟？大致治之要在乎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慎賞罰，公錫予，振紀綱，定命位，雖有巧僞，不得肆其奸，雖有讒佞，不得恣其欲，雖有狂悖，不得竊其威，雖有權貴，不得逞其志；如此則上無陵下之暴，下無侵上之僭，衆賢和，百姓安，協神人來休祥矣。

炎興下帙六十

起紹興四年七月，盡其月。

臣竊見邇者宦寺之權太盛，豈所謂澄本正末，明理安分歟？夫本既不澄，末將若之何？理既不明，分將若之何？則侵上陵下之孽漸萌，而不可制也。然上古設是職也，豈謂是哉？陛下必知之矣。又安有委之以事，任之以權，尊之以師傅之重乎？自周而下，至於秦漢隋唐，守成之君，喜便佞親近習，而執政以爲君側之人，不敢相制，授受之際，俯伏聽命而已。至於喉舌之命，臺省之任，一關其手，於是乎宋有伊戾，齊有易牙，秦有趙高，漢有張讓，遂至於竊攘威柄，傾覆神器。夫朝有一臣，尙至於如是，況師信傳者，盈於道路乎？專位奪權，疇克免哉？昔漢明帝以郎官上應列宿，而不肯輕授，況三公之貴重哉？而又委任華重，名動四方，營構私第，強奪民產，名園甲舍，雄冠京華，賣官鬻爵，貨賂公行，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蓋以位高而不可仰，勢大而不可制也。在漢之世，骨鯁之士，交章疊疏，力諍於朝，雖死不顧，尙不能奪其權，沮其勢，況默默而無敢言者乎？傳曰：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者，言人受福之過，而不得其制也。夫物禁太盈，日盈則昃，月滿則虧，理之必然也。陛下旣愛之寵之，須使有克終之美，無有顛覆之患可也，或過分踰量，少有罪釁，陛下一日省悟，有輟瓜竊車之怒，於時雖悔何及？又安能長保其富貴哉？前日何忻之敗，乃其驗也。臣之此言，雖甚狂妄，恐亦可爲書紳之戒。臣愚以爲人仕之源太濁者，蓋緣宦寺之權太盛，何則？人

其門者，必驟陸朝列，靡有資限，鮮廉寡恥，爭趨競進矣！尋常小人，阿諛依附矣！致名節之士，高飛遠引，恥居其列，畏濁如泥者有之，如此，則仕進之源，無時而可清也。不急之務太繁者，亦緣宦寺之權太盛，何則？領職之官，託親近以爲威權，假出入以爲禍福，徒知權貨之務，歲入千萬，殊不知四方府庫，日以殫竭，止欲求媚聖意，輕搖上心，今年以何第可修，明年以若苑可葺，興工董役，以春繼秋，伐木空山，運土塞路，農民失業，曾不知恤，耗國蠹財，莫甚於此，則營繕之局，無時可已也。官人以爵，而有司不敢問其賢否；刑人以罪，而所屬不敢究其是非，上忤聖聰，而多蒙赦貸，下觸權貴，而禍不旋踵。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權重，而不知天子之道尊，傍其門牆而獲其引用者，難若登瀛，及其取聖旨，獲內降，易如反掌，使天下之人，惟知宦寺之門高，而不知九重之禁嚴密，勿謂上有聖明之君，下有賢能之臣，今日諸公皆忠義之士，必無異日之患，欲爲萬世計者，安可不思患而預防之？古人以謂履霜，堅冰至。又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其旨微哉！其慮深哉！臣復以李唐之事言之，其孽起于神龍，其釁成于天寶，至于代德之後，大權一去，不可收復，于斯之時，可不痛哉！臣又聞侈心欲萌，則忌正人，侈心已汰，則惡直諫，自古帝王有此，不無後時之悔，殊不知近君子者，雖嚴正可畏，然其意則常以天下爲己憂；近小人者，雖軟美可愛，然其意則欲以天下爲己奉，帝以天下爲己憂者，則以勤儉爲先，欲以天下爲己奉者，則以驕奢爲尙；以勤儉爲先者，易以安，其安必久；以驕奢爲尙者，易以敗，其敗必速。臣伏聞投論獻書者，必于睿思殿看詳，然後敢進，稍有觸忌諱，卽寢而不上。又不知

藥不苦不足以治病，言不切不足以知非，下情壅遏而不通，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祿養之臣畏罪而不敢言，四方之士欲言而不能達，是終無可言之時也。更相蒙蔽，亦非平治之世所宜有也。曩者嘗聞蔡條獲諫父之罪，臣居草萊之下，不知所言者何事？惟聞古人有言曰：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又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觀蔡條果能以國家之事言之於其父，於家則爲孝子，不可爲逆父，於國則爲忠臣，不可爲諂君，可謂一舉而兩得之矣。蔡京之有是子也，陛下當慶大臣之有子，賜手詔褒美，以獎後進可也，不應嚴賜貶責，以沮忠孝。昔唐魏徵之孫謨，屢言朝廷之得失，史臣以爲有祖風，遂有是以似之之美。狄仁傑之孫兼謨，封還詔書，文宗卽面諭之曰：後或有事，不可以還詔爲憚也。又狄梁公之後，當嗣家聲，不可不慎。茲皆美大臣之有繼也，張說乃唐之賢宰相也，及其子洎，輒以諂敗，房瑄遂有滅族之歎，尋亦見刺於史臣，元勳之後，克有其子者，幾何人哉？臣嘗謂方今無忠義之士，見有此等事，卽競口而非笑焉，陛下又從而譴責之，使欲言之臣，相與語曰：蔡京之子，尙被薄責，我等孤寒，少忤聖意，必蒙重戮，退縮而不敢前矣。如此則是鉗天下之口也，臣恐國家之利病無自而徧知，聖人之聰明無自而朗徹矣。陛下聰明仁聖，超遠堯舜，制事致法，欲革千載之弊，當以古爲鑑焉。虞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者，亦防壅遏之弊也。乞檢會臣政和五年正月初六日九月初七日所進之書，參賜詳酌，或稍可採，遠方之獻，一切絕之，土木之役，無使復興，仕進之源，嚴賜精選，宦寺之職，立以資限，況千載之典，陛下一旦皆與復矣。其餘制作，祈權賜寢罷，俟年歲豐登，倉

廩充積，然後復議，實億兆之幸也。儻以狂妄寒生，輒敢以亂世之事，方之盛明之朝，則臣之罪萬死，亦乞斬臣頭，以令於市，使擅權之人，相與語曰：我等竊弄威權，果來天下之言，今而後亦宜少戢。雖不能驟奪其權，亦足以少沮其勢，茲亦助陛下持綱振紀之萬一也。嗚呼！撼翹翹之木者，不量力；撲炎炎之火者，必自焚。臣非不知，今萬死不可逃。臣竊以謂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狂夫之言，聖人採焉。陛下今日之失，臺諫之臣知而不言，卽爲罔上，不知而不言，卽爲曠職，彼乃自持祿養，以專事沉默，而不敢言，豈陛下好自勝而惡聞過哉？臣竊恐萬世之下，擬議爲矜能護失，杜絕言路之主，不得與堯舜齊驅並駕，臣所以捨一介草茅之賤命，當鼎鑊必死之嚴誅，願陛下念臣惓惓之意，少加聽採，則天下幸甚，臣無任昧死，謹言。

又上宰相書：某聞人之有病，以藥爲醫，國之有病，以言爲醫，醫當醫於未病之前，若言不可發於已危之後；某觀今日之病，雖未至於膏肓，亦不在於膚腠矣！閣下國之良醫也，某願持砭石爲左右之助焉，閣下能容而納之乎？然某亦嘗不避誅戮，上爲天子言矣。或者謂匹夫之賤，欲干人主之知者，當以諛言軟語，揄揚聖德，歌詠時政，假左右之人爲之先容，然後可以致身於青雲之上。今某無名之賤士，不能附權貴，敢以逆耳之言，上瀆聖聰，問君臣之同，是猶一縷之絲，引千鈞之重，可謂大不知量也！縱累言千萬，又安能達九重之深哉？將立見誅戮矣，愚殆以爲不然。夫古之明盛之朝，好賢喜士，聞一善言，固有朝奏而暮召者，縱有觸犯忌諱，不蒙赦貸，罪亦旋至，安有寢而不報？某觀

今日之盛，直古今無有，然書之上也，待罪已久，竟亦無報，使狂狷之人，愈生憤懣，而不能自己也。然區區之意，以方今之弊，有三：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繁，宦寺之權太盛。夫人仕之源太濁，皆緣宦寺之權太盛而致然，固當以立資限而澄其弊焉。今也，既不能達九重之深，當於宰相之賢，副天下之望者，進其說爲萬世建治安之策，非爲一身而求進也，將欲圖天下社稷之利也。某竊以爲自古帝王多恃一己之聰明，不爲後世子孫之計也，起苴造罅，言不加恤，及其釁成孽大，方有後時之悔，某雖家貧，急於親養，不能遍覽羣經，然嘗馳騁乎古今上下，粗歷古人之事，愚請試言之。自三代而下，莫盛於漢唐，功德之隆者，莫先乎武帝光武明皇，後世之言人主之聖者，亦必以是三君爲言也；某以爲敗漢唐者，亦是三君也。徒以我之聰明，人莫己若，駕馭宦官，若身之運臂，無適而不隨，假以機密，漸漬成風，致子孫有不可制之勢，殊不知釁起於當時也。武帝數燕後庭，潛離宮所，論奏機事者，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遂有恭顯之徒，蕭周之禍，光武起中興之功，要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事。延平之後，委用漸大，鄭衆之徒，參謀禁中，同惡相濟，中外服從，搖亂區夏，漢亦尋滅。唐明皇享昇平之日久，財饒志足，賞僭爵濫，委用閹宦，若父之愛子，無欲而不從，委以要職，分提禁兵，延及肅代，專倚捍衛，至於天祐，大權至不可收復。三君產漢唐之禍，章章可見矣。我天子聰明仁聖，當遏禍亂於將然，杜奸邪於未盛，烏可起苴造罅，蹈是三君之失哉？某以爲人才混淆，財賦不足，緣宦寺之權太盛，不惟此也，又恐有後世難制之勢，亦緣今日而起也，某所以言，尤切切焉。夫日奉禁侍，

以承宣太尉爲不足，必以師保傅爲快心，出其門下者，以小使臣爲可羞，必以團練觀察爲足意；持節傳命，思固主心，伸縮有輕重，舉動搖山岳。其間甚者有挾氣術之野夫，談命書之賤士，或以伶儉而見收，或以談諧而獲用，或以花石而得官，或以煎茶而被命，出則奔隨於馬足之後塵，入則俛首於樽俎之前列，悉皆橫金衣紫，雜處朝端，又有能承顏順意，奉一時之歡笑者，旣蒙不次之陞擢，又獲無窮之錫予，論其才能，則無有也。又有簪纓之後裔，桂籍之名儒，開口談先王，自以身爲孔孟語，其名節，則掃地矣！悉沐身熏手，願出其門，得預姻婭之列者，則舉族相慶，巨鎮雄藩，請爲其使，削百姓之膏血，供無限之須求，奔走餽獻，動以萬計，雖身爲禁從之貴人，名實出於宦寺之門下。出擁騶從，則意氣洋洋，入同僕隸，則志趨齷齪，競爲鄙妄貪吝之士，殊無蹇蹇諤諤之節，人爲之羞，已不知恥，如此則仕源不清，蓋可見矣！夫天下之物，取索有窮，內苑之欲，追呼不已。邇者聞下矜恤之詔，蘇杭之局，悉已罷去，可謂愛民之深矣。尋又聞局復興，某深知非天子之本心，必牽於左右之邀請，敗國蠹政，莫甚於此！夫修宮觀，市禽鳥，採花石，徒知九州之珍玩，畢集於內庭，殊不知四方庫藏，日見殫竭，南金和寶，惟貴得而後已，豈論數之多寡，冰紈霧縠，又且索以非時，豈顧民之彫敝，土木被丹，鷹狗馬被文繡，及其民卒流亡，恬不加恤，月俸節而不支，軍儲支而不繼，則財賦不足，亦可見矣！夫朝廷所以爲朝廷者，紀綱而已，曷爲紀綱，不過慎名器，公錫予，威不上屈，勢不下遷耳；人之所以爲人者，名節而已，曷爲名節，不過嚴分守，重進退，志獲時伸，道不勢屈耳。朝無紀綱，則易以危；人無名

節，則難以立；今之錫予出於私，其如紀綱何！引用非其人，其如名節何！且人所畏者，罪與死也，人所欲者，富與貴也。某觀今日之罪與死爲易得，富與貴爲難求，何則？宦者用事，各立黨類，忤其意者，害出而禍從，出其門者，職遷而官驟，其易得難求之勢，昭然見矣。罪與死雖易得，在愚之所不畏；富與貴雖難求，在愚之所不苟。某安能默默無言乎？閣下天下之望也，日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民有疾苦，賴公救之，紀綱不修，望公振之，百官不正，望公董之，雨暘愆期，望公調之。夫富國安民，量才任職者，宰相之事也；入以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人臣之節也。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其位，則當死其官，未得其位，則當修其辭，以明道，我將以明道也。閣下其如何哉？儻上以社稷爲念，下以百姓爲憂，請力爲天子言之，當以唐漢爲鑑，無恣目前之欲，階後來之禍，故當杜於未萌，可不悔於已兆，或恐矯君之過，傷堯舜都兪之好，不欲面折廷爭，亦乞繳某之書以進之天子，使嚴誅戮身，雖死而名不滅。又聞龍威軍騎私出，韓愈以謂馳輦騎於巖嶮之地，驟龍馱於大壑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軍與凡庶爭路，天下其危乎！遂忘禁從之貴，進切直之諫，著布衣待罪於東上閣門，而終不加罪。今天子聰明仁聖，既有漢唐之過，閣下之賢，又非韓愈之可侔，得君之深，又非韓愈之可比，倘或專事沉默而不書，又不能繳某之書以進之於天子，則將焉用彼相矣？可謂上塞而下聾矣，其如天下社稷何？閣下曾不聞魏元忠乎？亦唐之一賢也，晚節稍憚權侍，不能賞善罰惡，袁楚客以布衣之賤，拾當時之失，以激其志，言終不聽，而名節隨喪，卒爲萬世之罪人，良可惜也！願閣下無繼元忠之失，不以貧賤而棄其言，不惟今日之幸，亦萬世之幸也。

炎興下帙六十一

起紹興四年八月三日庚辰，盡九月十九日乙丑。

八月三日庚辰。趙鼎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

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當時獻言者，謂得秦乃可制中原，朝廷是之，乃命樞臣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岳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荆襄制置使。

朝廷欲取荆襄，議已定，一日下詔，趣諸將入覲，宰相朱勝非授岳飛以攻取之計，許以師還授節旄。又戒諸將咸使戮力，又飭飛惟當勞來還定，以慰吾民來蘇之望，無得屠掠，凡得州始奏捷，止言某人收復平定某州，不得輒言殺戮。飛一舉復襄陽隨郢之地，既班師，授飛節旄，及諸將受賞有差，如初約也。朝廷欲行獻捷之禮，勝非謂本吾家堂奧，不足言，俟中原盡復，大駕還汴，乃可。

九月十五日辛酉，劉豫率北軍南寇。

劉豫僞詔文多指斥，乃遣僞皇子諸路兵馬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尙書，令率衆併金國元帥兵南寇。麟與右丞相張昂上書，乞據本戶下已耕種熟地，頃畝爲率，均出每畝錢二百五十文，又在坊郭者以五厘錢營運錢，免行錢，上比附鄉村田畝均敷，豫依其請。先是岳飛軍中有校尉王大節者，川人，飛待以爲客。李成退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國，朕當以節

度使待之；飛即遣大節詐僞投降，招成歸國，是時劉豫方招接江南衣冠，大節遂投劉麟，麟待之甚厚，授承務郎，爲皇子府屬官。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言四川百姓以宣撫司征擾不已，供億重困，思得大齊以重兵臨關，則人皆響應。旣得四川，然後發蜀江之舟，鼓擢而下，江南屯戍之兵，魂喪膽裂矣。麟曰：不然，大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直搗吳會，汝以爲如何？大節曰：其謀非不善，但恐南兵扼長江，未可渡，則吾師挫銳矣，不若攻四川，必取之地，以圖萬全，雖若遲而迂，然大功可以必成。麟不聽。大節旣得敵人之情，乃脫身走，歸報飛，飛大喜，送大節於行在，上令引見，大節具以奏聞。且請淮南爲防江之備，授大節承節郎閣門祇候，至是僞齊與金人果合兵犯淮甸。

二十四日，庚午，朱勝非罷宰相。

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旣祥在告，上賜親札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毀塞，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朝堂之政，蓋非特岳鄂襄鄧之間，緩急不測，幾務隨卽應辦，豈容留滯，是宜來早，扶疾之朝，兼朕別有所欲面道者，非可託於毫楮。勝非惶恐入見。六月，以雨露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變。復賜親詔：卿以雨露病在農賦，乞解機政，乃宰相之所爲也，賢而不用，罪在朕躬，卿當爲朕汲引賢才，補苴罅漏，以召和氣，以慰民望，少蔽朕之不德也，勿再有陳，牽於常禮。勝非以獨當國而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除服爲請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

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與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去。勝非爲宰相也，每薦士而言略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不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不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悚然。

岳飛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

朝廷以爲王夔制置無功，遂罷之，乃命岳飛爲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措置討捕湖賊楊么，令程昌禹上流進兵，以候師期。

十九日乙丑，以左朝請大夫試尙書工部侍郎魏良臣充奉使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王繪副之。

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曰：建炎以來，朝廷遣使金國者皆留而不報，紹興壬子秋，虜人遣先奉使王倫歸，且道息兵講和之意，須使人往議，遂以潘致堯、韓肖胄、章誼等三往，所議未定。紹興甲寅，又遣魏良臣、王繪副之以行。時宰相朱勝非當軸，良臣同繪到堂，面請使指，皆云二公見上自知。又間見趙樞密，鼎則曰：事成不在二公，事不成亦不在二公，上所遴選者，恐語言應對間疏脫。繪艷然私於良臣曰：如此則使人並無責任，吾輩何幸，但恐非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蓋趙鼎其初不主和議。後數日，良臣與繪對具奏，自請使指，上一一訓勅詳盡，且顧良臣等曰：卿等皆朕親擢，良臣等曲謝。

退到都堂，見宰執具道宣諭之旨，諸公唯唯。或曰：極是。或曰：須當如此。或曰：只得如此。又聞上宣諭親擢之語，朱相曰：勝非得旨，各具四人姓名，上親指二公，是出上意。繪曰：繪輩此行，人或以僞齊使路通，決無足慮者。繪獨憂之，非前日之比。朱曰：何故？繪曰：前此王倫歸，言虜人遣使商量，故遣潘致堯等行，自還云：虜人欲大臣往彼，故以韓胡二樞密往尋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所需三事，故以章尙書、孫侍郎往章返還，所議互有可否，獨疆界一事未定。今繪輩之行，所授使指，皆章孫已陳之迹，別無所議。虜人每以逗遛爲言，此行逗遛之迹明矣。今三尺之童，皆謂虜不可和，未知廟堂以謂如何？朱勝非作色曰：朝廷非不知，但不遽絕使路，公意欲如何？繪曰：欲更增歲幣耳。趙鼎曰：只此數將來已不易出，須減百官俸，多方收簇，如何？辨繪曰：今乞增幣，只是虛數。諸公愕然曰：何邪？繪曰：今虜之所欲，吾淮南、川、陝之土地耳。且以淮南鹽稅論之，歲一十萬緡，與歲幣孰多？今雖增幣數，虜未必受，故曰虛數。朱曰：待來日奏知，更有何事？繪曰：今所攜禮物六分，粘罕以下皆有之，獨不及虜酋，萬一親到虜庭相見，何以藉手？豈有與其臣而不及其君者？更有蕭慶高、慶裔先令王倫作手書，送信物去。及章孫二公往，二人亦館中議事會，私覲已盡，無以贈之，斯二人者，乃用事人，虜人好賄，萬一來館中，須薄賂之，欲乞更增，此私覲兩分，來卽與，不來卽已。朱曰：亦待奏知。二公以爲是。繪論行期未便，令下臨安府，限三日辦集，時九月十三日也。先是良臣等對繪曾奏知，臣竊知已關僞齊遣臣等奉使，恐不測。約日過界，臣等未行，亦是一事，欲乞早辦禮物，迺還往鎮江伺候。上曰：大禮後可。

行，是日又於堂中說及，故限三日足辦，後得旨令九月十九日朝辭上殿，暨對上曰：前日賜卿等馬，皆內廐名馬。顧繪曰：卿必能乘騎，願良臣曰：卿大臣，頗習此否？良臣曰：臣雖書生，不敢不勉！上曰：卿等此行，切不須與虜人計較言語，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更爲說。宇文虛中久在金國，渠有父母，日望渠歸，見精罕可說及，教早放還，更說襄陽諸郡，皆故地，只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樞密院，有前後探報，國書文字，卿等可問朱勝非皆錄取去，庶知首尾。良臣曰：臣等近聞有探報，朝廷祕而不言，乞聖慈宣諭臣等，得以預聞。上曰：止是淮陽有舟船來運麥，聞今春得麥甚多，此不足慮。此行甚坦途，止是遠涉，亦須過爲將護。卿等家屬，待朕時遣人問訊。良臣及繪皆曲謝而退到堂，是日朱相不入，已三押趙樞孟參胡樞聚堂，見良臣等茶罷，起白所受聖訓。趙曰：事涉機密，少時閣子中相見。胡雖席曰：啓樞密，莫只就此，大家商量如何？趙不答，胡復回。良臣等退，繪至客次，語良臣曰：次第趙樞以不預和議，決不肯預此事。良臣曰：不然。繪曰：少間飯罷，再來。趙樞決不見吾輩，蓋趙鼎初時已不主和議，已而果然。趙遣直省官傳語曰：以督府事忙，請只與孟參政、胡樞密理會。既見二公，亦白探報事。繪曰：若至鎮江，聞有緊急，合與不合申明。孟曰：豈可不申明？自是再至堂中。趙必以督府事忙爲辭，九月預備一劄云：某等有使事面稟，累蒙鈞旨，只取劄子，以涉機密，不敢形於紙筆。既而再到，果以事忙，只取劄子。趙久之送劄子與孟，久而後見。胡曰：行期如何？繪曰：行期只候朝廷發遣。良臣不答，徐曰：遣已辭朝，但未得國書，不敢徑行。孟曰：旦夕國書可得，是

日堂中邂逅張浚，言已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二十三日，堂中見孫近笑而言曰：「非細再添。」良臣曰：「幾何？」孫舉五指於胸前，蓋聞有大舉意，遂添作五十萬。次日得國書，辭會朱相宣麻，即發。趙已下，傳語云：「事忙不及相見，且請保重。」堂吏曰：「爲已喫點心，才畢去送朱相。」繪於廊柱下，厲聲曰：「豈有遣人使不測之虜，臨行不相見之禮？」設如私家，只遣一僕幹事，臨行亦須丁甯而後遣，堂中皆聞之。即日就道，至秀州，已聞虜騎犯淮南，至平江。淮省劄作行備，泗州申已發，接伴孫少卿，十六日至宿州。自是兼程前去，日被省劄催督。至平江府，得制置司關報，審聞事宜，又被省劄連到僞界，接伴牒朝廷，令齋執前去，於阻節處照驗。至常州本州，申探虜騎已在楚州，又准省劄云：「已劄下淮東安撫司，令招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時淮東安撫使以下官吏皆退保陰沙，承揚官吏已散。十月初日至鎮江，韓世忠已駐軍維揚鎮江，沈晦迓於搖門外，舟次排食酒數行，晦離席問良臣曰：「侍郎是誰？」門下人良臣曰：「某孤寒，無人接引。」晦曰：「侍郎是誰？」良臣曰：「席大光薦對後除。」晦曰：「可知是，可知是。」晦亦絕不來見，良臣等因募使臣，執旂報信俟報以行，乃作稟目，備陳前後朝廷不以禮遣，各指首鼠，無敢任事之意。初九日，遣書狀官梁植齋赴都堂，其稟目云：「某等比於九月二十四日，忝領國書，當日就道至平江府。緣得泗州關報，齊人引伴已至宿州，某即以一行官屬姓名，搬摺人數回報，約十月十九日，過界至無錫縣，承朝旨催促，即就道里疾馳，十六日卯時至鎮江，所得探報，并招募使人往軍前事，已逐一公狀稟，不敢繁敘。目今韓宣撫大兵已渡江，屯泊

維揚不測，接戰然敵人多寡，酋長姓名，見劄寨去處，探報不一。某深欲往趨軍前，而江北官吏四散，道路阻絕，亦未知軍馬是何頭項，又恐爲他道窺伺，如牽駕搬擔，兵夫別無支賜激賞，未易驅迫，使冒不測之地，國書禮物事體非輕，萬一別有疏虞，使某何以藉手？不可不謹。倘如潘致堯時，卻回行在所，再降禮物等，重有煩費。況今日淮南道路兵馬如此，明知其不可前進，而徑往，誠愚而無知之甚者，亦朝廷舉措恐不當爾。繪竊料承楚之寇，若是齊人，必不喜聞和議，雖齊人首建和議，今來既乖素望，豈復肯顧使人？或謂此賊金人不在其間，是大不然，豈有不先關決金人，輒擅舉事之理？金人果與同謀，則前所謂和議，果安在哉？緣累奉朝廷指揮，催促過界，不敢不隨宜措置，遂逐急召募使臣等前去報信，雖俟人回進發，若得信之後，王師與賊接戰，則所約日時與交割處，所定致參差，繪非敢愛身避事，使其有益於國，雖蹈萬死，亦無所惜。若不顧事勢，徒委身賊手，亦無所補，況繪被命之初，乞稟使指蒙僕射相公鈞誨，以謂事之成否，皆不在二公，所以遴選者，恐語言應對疏脫，再念此行既無責任，在繪固以爲幸，然恐非朝廷遣使之意。在行期日已聞警報，亦嘗稟白參政，若未出疆有警，合與不合前去，又蒙鈞誨，以謂豈可不申明某至此，偶值軍馬阻絕，深恐有誤國事，遂如鈞誨，節次申明，然連日被受省劄，催促令執宿州牒於前路阻節處照驗前去，又令淮東安撫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某殊未曉。所以竊謂淮南若有賊馬阻節，恐合劄下，本所相度，今來節次承受省劄，止是催促行程，不問道路通塞，合作如何處置？卻令淮東安撫司召募使臣說諭

承楚州令，放奉使過界，其承楚州既有朝廷守臣在彼，何用說諭？若有賊馬阻節，及承楚已爲盜賊所據，豈可不使某預聞一二？況淮東安撫司官吏已散，何從召募？目今鎮江詳聞事宜，大段緊急，決非遣使可以定議；再和議本爲淮境，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況臨難解紛，萬無此理。繪竊有一策，輒敢冒進，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有講和修睦之請，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灑淵之役，規模宏遠，昭然可見，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士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方篤信黠虜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遂使淹延歲月，隳欲奮之士氣，乖歸附之民心；中外憤鬱，累年於茲，和議未定，虜兵已集，背天逆理，不亡何待？竊聞警報初至，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激勵士卒，以殄醜虜爲期，統率全軍，絕江駐劄淮甸，伺便以進，踴躍如赴私讐，議者謂必能成功，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虜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逆賊三不救之說，將怒兵奮，虜氣自懾。更望朝廷勉勵諸將，以安危存亡在此一舉，使其率勵士卒，爭加鼓勇，軍聲旣壯，國威自立，則繪銜命以往，宣布威靈，庶幾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不度事勢，止爲退儒之計，效尤前轍，示之以怯，益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隲危，萬一虜計少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安，則大事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虜，是猶以羊委虎；至則靡孺，何功之有？恭惟僕射相公參政樞密盛德重望，同寅協恭，共輔明天子，力圖中興，某此行事干國體，伏望少垂鈞念，若不問事體如何，姑使繪冒

萬死，伸無益之請，亦復何辭？如繪固不足惜，顧一行禮物私覲等，方今調發之時，亦何忍輕棄？繪臨行之日，累到都堂，竟不蒙與進，其所欲稟知者非一，無自而達，今事迫情切，不免冒犯威嚴，略敘萬一，竊望廟堂不以繪疎遠僧言國事爲罪，而所陳或有可採，乞賜詳酌，審其所當然者，亟施行之。倘使愚者之慮，或有一得，繪雖赴湯蹈火，死無所憾，干冒鈞聽。

炎興下帙六十一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十月初十日，御前金字牌至，令寄留禮物私覲在鎮江府，取天長路，出陸前去。并據鎮江府備准尚書省劄子稱：良臣等顯是故作遷延，分析住滯，因依及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一員，專催促出界，即時倉卒治行。十一日早，方得鎮江府交割禮物私覲了當。時沈晦亦不見訪，良臣與繪各爲輕裝，選使臣軍兵十九人，至西津渡江。是日，沈晦亦來相別曰：二公果去耶？繪曰：豈可不行？晦曰：忠義如此，固佳，只是須要分曉，萬一未至軍前，鋒刃之下多少事，如何分別？繪曰：但以死報國，其他在所不恤。及至江口，據本處巡檢申風色暴猛，渡江不得，繪等只在水府廟以俟。日晡，風少息，遂渡，宿瓜州軍營。十二日，質明，前進至楊子橋，道逢韓世忠使臣持牒備坐聖旨指揮，令遣近上使臣催促出界，稱若稍遲緩，罪有所歸。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兩字，是亦光華。比至淮揚，三遣騎士來促。至揚州東門外，見有選鋒大隊軍前來。某等問之云：相公指揮回江頭把隘。既入城，於譙門上見世忠留飯云：朝廷累有文字，催促奉使過界，只請今便行，仍將出所受到御前金字牌文字一紙，係令韓世忠將帶軍馬回來鎮江府江口把隘，以示良臣，因言欲謁陳桷董旻，遂就食於彼。韓世忠差人傳語，及送到參辭門狀，卽去江頭照管舟船，恐軍馬爭渡，仍令董旻陳桷發遣使副行了速來江頭幹當。食畢，差到馬八匹，防護步軍二十八人，卽時陳桷董旻送繪等出北門，繪與陳董在舊城門之外，駐馬。

久之，以老幼爲託，桷泣數行下，左右傷怛。遂行三里餘，見防護兵卒皆羸弱無用，遂呼語之曰：爾輩送我，出不得已，歸路甚難，可自此去，努力報國家。諸卒泣拜而去，止將所帶使臣軍兵前去。是夜宿大儀鎮，并無居民，官吏環坐一空舍下，皆乏食。聞鴉鳴鬼嘯，不類人境。十三日，行數里，午後見胡騎數人，望見繪等，一發叫呼，奔馬前來，矢下如雨。繪謂良臣曰：速令一行人下馬，回視墜馬者十四五人，無敢前者。繪與良臣并執旗人獨前大呼曰：不要放箭，是來講和虜人，遂斂收弓矢，獨一騎前來，問汝是甚人？繪等云：皇帝遣來奉使，欲要講和罷兵，且各自休息。其一騎復回報之，衆乃懽然。少頃，一騎前，亦令繪等一齊上馬，聯騎往天長去，沿路問皇帝在甚處？某等答以在杭州。又問韓家在甚處？有多少軍馬？繪等答以在揚州，來時卻往鎮江去，不見得有多少軍馬。又問：莫是計麼？先你過來，待到回來廝打麼？繪答曰：它是兵家，講和人怎得知？去城六七里，有百餘騎，擁一老胡，皂旗高旌，皆全裝，老胡容貌秀整，乃聶兒 其下皆稱萬戶大郎。路次相見，與使人相拚，所問如初。又問：少帝幾歲？繪謂聖等答曰：淵聖皇帝庚辰是三十五歲。又問：皇帝幾歲？答以三十二歲。萬戶上馬自屈指數過，來軍前時是三十一，二恰如此，其辭甚溫，遂相引同人天長軍前。譯者言：你們來講和，煞是好公事，不如一發了卻。繪等曰：某使人此來專爲懇請大國和議，若得速了，甚幸，然若要太平不難，只在大國一言而已。譯者又問：皇帝今幾歲？繪等答云：聖壽三十二歲。譯者云：向在汴京，皇帝來軍前曾相見，不知今相記否？譯者又云：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詔書，并戒石銘。皇帝如此愛民，煞好。又問：秦

中丞檜在何處？繪等答云：今帶職名宮觀在溫州居住。又問：曾作相莫是聞得大軍來怕裏軍前去，所以教他去？繪等云：自前年歸朝廷後，實曾作相得一年，後來堅欲請退，遂以宮祠閑居。又問：韓家有多少軍馬？今在何處？繪等答云：卻在揚州，不知的實數目，來時見韓世忠，將出皇帝聖旨文字教繪看，已勾回韓世忠，令往鎮江府駐劄，良臣等親見人馬出揚州東門望瓜州也。繪曰：侍郎亦不可如此道，用兵與講和，自是兩事，雖指揮勾回，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回與未回，使人不可得而知。又問云：韓世忠卻來掩襲我後如何？某云：其軍中機事，使人緣何得知？又云：元帥謂撻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今次恁大軍馬都是劉齊鬪作來。某云：如今舉大兵前來，設若欲取江南州縣，與別人，卻壞了元帥軍馬，不曉何苦爲他如此？萬戶云：恰似人家養個義兒，卻賭錢吃酒，待趕了又卻趕去那裏，且只得恁他說道：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都在江淮，從入界來，何曾見一個，看如今，怎奈何？劉麟去裏。某等云：聞劉齊多是信任李成，如李成反覆叛逆之人，安可信任？譯者云：李成煞是粗人，不成人物，元帥煞不喜他，到開德府遂奪了馬，教行來，十四日，天欲明，譯者令某出天長南門，過城濠，於道邊立馬，有三百餘騎圍定某等，見老幼輜重，並出向西去，至巳時，引某等轉西至河邊，令某等下馬，前用大斧砍殺三十餘人，遂令人拽某等下馬，羣力推於萬戶馬前。萬戶憤怒，擲貂帽按劍，瞋目問某云：你們來講和，昨日道韓家人已回，卻因甚使人來折橋？某等答以是水寨人，不知朝廷遣使之意。萬戶遂回顧，教引過人來問某等云：此是甚人，某等認得，三人被傷是韓世忠軍中董

改下使臣處候內一人不識某等答云此是韓世忠軍中人。萬戶大怒云似恁地事怎生他得你們卻是先來稱講和，暗地同來算害我，其羣胡遂向前舉斧以刃向某等，意欲加害，其萬戶以鞭揮之，遂稍卻，某等見其意甚怒，謂決不免，某等厲聲叫呼，指天誓日云使人棄父母，棄性命前來，只爲講和，爲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爲餌，豈肯教知它計謀？若不見察，願就一死，以報國家，死無所恨，問難往復半辰時來，見得某等辭直理順，萬戶云教你們去元帥處。謂某等云若得到元帥處納了國書，便是使人事了，然後請死。萬戶笑云大金家沒恁公事，待教一個會漢語番人譯去做通使，且好坐馬，須臾差到通事蕭太尉防護甲兵二十人，遂同行到寶應縣，用一黃河渡船擺渡人馬，某等於岸上伺候人馬，見一人作燕人裝束，向某等說話，云是濟州人，姓滿，舊在學校與李鄴極相熟，李鄴見在僞齊作右丞，某等問茲事如何？答云甚感，又問可和否？則搖手，元帥差到接伴官蕭團練使李少監，某等日前進呈語錄誤寫少監欲來相見。某等密問得蕭團練小名褐祿，李少監名聿興，遂與某等相見，敘因使事，幸得相見之意。李聿興問來議何事？某等云某等此來爲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各二十萬疋兩，某云見存之地，爲章誼回日所存之地，又問既來講和，卻爲甚教韓世忠來掩不備，侍郎團練是幾日過天長？某等答云十二日到天長。李聿興云正是會期，全似酈食其事。某答云此是田橫，不察食其何罪？某云酈食其當時以游說止齊韓信，從而襲之，此來何嘗止大國之兵？聿興又云兵家事先論曲直，師直爲壯，江南州縣，此已是大金曾經略定，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

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正是軍人們放馬，遽然到來，卻是大齊說得都是。某等答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並不曾言及，止是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如韓世忠掩襲事等，某實不預聞。聿興云：不知皇帝知與不知？某云：皇帝不知。又云：韓世忠是皇帝所用之將，卻不得皇帝指揮，怎敢動？某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闔外皆得而專之。又云：如此是韓世忠跋扈，萬一和議之後，依前生事，定又是敗盟約。某等云：既是和議之後，皇帝必須有約束，不許妄動。聿興云：江南第一不是處，爲不合須要重復故地。如襄漢州縣，皆是大齊已有之地，何故卻令岳飛侵奪？某等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是時方遣韓肖胄等奉使大國，其時曾約束邊境，不欲深擾，自後李成侵擾不已，既招誘德安，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侵陵不已，實恐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襄鄧州等故地，則非本朝生事相侵，亦須相察。聿興云：元帥欲要國書看，不知可以將去否？某等云：不妨，遂以議事，請迎二帝二書，授之聿興，遂喚幙外趙校尉是副元帥處番譯人將去。蕭褐祿又問秦中丞安樂麼？此人原在自家軍中，煞是好人。某等答云：見作宮觀差遣，不任職事，卻請倩祿閑居。聿興云：無如此快活也。又云：侍郎團練遠來，事要早了時，若告它元帥，須似申包胥泣於秦廷下，不知如今朝所須底事，莫須應副得麼？某云：此是國家大事，使人豈敢擅決？使人止是將命傳導言語而已。聿興云：固是，然江南而今擅占據淮南州縣，日朝大人們煞怒。某云：自來使人往還國書中，兼使人口授，並不聞有此議，皇帝皆所不知，若大國便加怒，不

幾誤厄江南。聿興再云：怎生更待商量復故地？某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祀，豈肯過爲客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再三審問，某等復深言之，某等江南數州之地，皆江海陂澤，又无不經殘破，卻與大齊不同。聿興云：大齊雖號大齊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揮，使令无不如意，侍郎團練，曾見執旂報信，張革否？某等云：不曾見，不知是幾日離軍前？聿興云：十一日。某等云：某等是十二日離揚州，以日月考之可見。聿興云：元帥教將劄子去，都是元帥自道底言語，更無文采，再三道，你我直述，著那言語，煞有意，來者使臣，卻也敢向前覆事，也不可。某等示一行人，莫非忠義奮不顧身之人，豈有懼怕者？遂問皇帝在甚處？某等云：駕在臨安府，又問臨安是甚處？某等云：便是舊日杭州。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某云：星夜兼程，往來不過半月。聿興又云：大軍在此，這公事煞緊，某等云：若得元帥，早有處分，回報江南，使人豈敢稽緩！又云：昨日元帥已教番譯做番書，要看次第，一兩日相見也。二十九日午晚，或送馬來，謁祿聿興，令人傳語，請上馬見元帥，某等回傳語畢，上馬同行，城中屋宇有五七分已上，其下並有兵馬，並煨鐵打造軍器，河內有糧船百隻，並是東京板掛七百料船，牽船人等，並裝青號，上書青州運糧船戶某人，又有輦運司第一十五綱運字少頃，引某等至屋下，見撻懶高坐，並用蘆蓆釘壁鋪地，左邊又用紫布遮壁，某認得是氈車子上所用之物，旁有四人坐，皆衣輝紗短袍，裹頭巾，著毬頭靴，右邊有紵絲戰袍，或著毛衫，軍官五十餘人，並有全裝甲士十餘人，引某等向前禮畢，令譯者問云：皇帝安樂？某

等對云：聖躬萬福。又問使旨。某等答云：某等離江南日，奉聖旨指揮，令致誠懇，請乞早定和議，迎請二聖。某等星夜前來，十月初六日，至鎮江府，先遣張革執旂報信。數日無音耗，某等不敢住滯。又奉皇帝指揮，令寄留禮物私覲，在鎮江府取天長路出陸前來。大兵壓境，不知所以得罪之由。譯者云：使臣所說，更有甚傳語？某等云：盡在國書中。譯者云：國書中事，卻見了元帥台旨，你們所說待信來，又已前數次失信，待不信來，又怎生全不信得？今次舉兵，爲生靈不能得定，自入境來，并不曾殺一人，房屋不曾拆着，你們都見，又呼隨某等一行使臣近前，聽某等對云：大國舉兵，若以生靈爲意，天下幸甚。江南所以再三遣使，懇請上國，正爲生靈不得休息，所以再遣某等前來，欲得早定和議。且告元帥，矜存趙氏社稷，恤憫一方生靈。譯者云：向時第一番到汴京，皇帝同張邦昌來軍前爲質，我曾親自說與皇帝，說：宋國不要聽賊臣言語，我道一喻一似人家蓋一個房子，使椽柱瓦木，蓋得是好，須住房子的人做主，防水火盜賊，若不會照管，便倒塌了。此時親自說與皇帝，一一聽得，卻令姚平仲來劫寨，事不成，煞損了它人。當時便失信，如今言語怎生信得？某等云：失信之事，盡是前朝奸臣誤國。皇帝雖親聞此語，是時皇帝止是親王，事不在已。皇帝卽位以來，未嘗棄信於大國。譯者云：這底只是我怕你們不知，又怕皇帝位高職大，後不記得也。又問某云：元帥問你，當時不是會隨皇帝來軍前麼？某云：是時先人仲通曾充國信副使，同沈晦隨從肅王出使大國，在燕京死節。譯者傳達了撻辣，首肯數回。譯者又云：我這裏說得話，望你們到皇帝處，一一說。某等云：豈敢遺落一字？須

一一奏知某等皆是皇帝親選差使，只是眞實，所以遣來懇告，況今日既荷大國許和，莫非至誠，懇請尙恐不蒙聽從，更豈可不任誠信？某觀譯者所授言語甚多，所說極少，又每人姓名并地名只作漢語音，料止是譯音，不改。至于人姓名則不能更變矣。譯者又云：你們說得卻是，只是難言。某等云：到軍前已是半月，江南日夕望信，臣子之心，實不遑安，敢望早定大計，使某等歸報江南，庶得生靈早有休息之期。某云：某輩非敢自爲脫身計，大底國家安，使人亦安，若國家未安，一身亦復安往？譯者云：元帥令你們且歸安下處，候三二日，左元帥到來，商議了畫定事節，教你們去。某等云：此來荷元帥授館，種種周備，不勝感激，惟望早賜台命，復命江南，遂退。聿興云：沈元用今在耶不在？元用謂沈晦字某等云：在。又云：見在某處？某等云：在浙中，見任待制。聿興云：是同年。聿興曾在宋朝，沈晦第三甲及第，後來卻再與本朝取應來問。某云：侍郎是誰榜？某云：何渙榜。又言今年本朝廷試進士，出賦題是：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某答云：此可見大國息兵之意，天下幸甚！又云：這賦題是本朝張炳文侍郎出，丞相見問，是甚意思？左右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遂令人用番書譯過，共傳看後，大喜，遂與張俟郎轉兩官。某等復云：大國果有意偃兵脩文，豈惟江南之幸，實天下生靈之福！某等以聿興所說，遣某等回報，前後反覆，遷延不定；某等恐誤國事，遂以長書獻捷辣云。

炎興下帙六十三

起紹興四年九月十九日乙丑，盡其日。

謹裁書獻於元帥節下。某等竊聞自古帝王不得已而用兵，一本於仁義而已；推仁義之心，而行於征伐之際，則堅甲利兵，乃非凶器；伐叛服柔，乃非危事；克致師中之吉，終成保大之功。是道也，堯舜以是而帝，湯武以是而王，自茲以降，五伯之事，崇尚詐力，不仁不義，无足言者。恭惟元帥鍾靈嶽瀆，孕秀璇璣，英勇絕倫，智略輻輳，爰整六師，征伐四克，豐功偉績，焜耀鼎彝，雖古韓白衛霍之徒，方之蔑如也。某等不佞，比因使命，得伏下風，得望履舄，欽聞至教，具謂大國舉師，以仁義爲本，以生靈爲重。故自軍師入境，禁屠戮，止俘囚，樵夫牧兒，秋毫無犯，深仁厚德，遐邇悅附，是宜頻年以來，拓地萬里，包括宇宙，勳業隆大，超古冠今，而無與爲比也。某等相與退而歎咏，仰服大國之仁，祇誦元帥之德，不能已也。輒敢冒進，誓言伏惟執事留聽。竊以大國德澤仁恩，不冒寰宇，凡日月所照，舟車所通，无不沾丐；獨江南僻陋，趙氏社稷，與一方生靈，未蒙加惠，殆非駕近舉遠，一視同仁之意。頃者，伏蒙大國惻然有存撫敵邑之意，許通命令，遂蒙丞相都元帥，賜以書辭，許以立國，江南君臣，感服至意，誓傳子孫，不敢忘懷。爾後江南以三遣使，未獲成命，自章誼輩回，卽命某等再奉使，指於軍前，傾布誠悃，欲保守見存之地，竭偏方不腆之賦，歲歲貢獻，以表事大之禮。且冀二聖復還江表，輅車在途，遇大國舉兵入境，江南上下，悚然疑懼，以謂方仲懇請，乃蒙見伐，不審何以得罪，而至於此。某

等不第退緩輒冒萬死崎嶇險阻天與之幸早得首達命於麾下過蒙與進不賜擯絕諄諄勸勉至誠惻怛猶有存亡繼絕之意則江南再造尙有望焉雖然大軍壓境已復踰月使人達命亦再浹旬而未知所處豈茲事體重大詳慮熟計詢謀僉同而後報耶抑有鄰國容心於其間必將激怒大國而不欲終其惠於敵邑此不可得而知也竊以江南小國越在海隅其間限以齊境凡欲赴愬無路自達固不若鄰邦密邇下國苟有所言无適不可伏望執事少加察焉抑又聞之古者大國之伐小國也一謂欲其土地二謂欲其臣服今大國遠勤士馬勞費不貲所得土地卽舉以與人而江南之意誠心懇服方且願臣事而不可得則是二者皆非大國出師之本意而直以生靈爲念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用心不是過也某等願早得執事一言歸報江南庶幾速定大計將見大軍兵不血刃而坐享成功天下生靈早得太平恩霑四表名垂萬世豈不休哉如其不蒙矜貸含怒震雷旄麾所臨如拉枯朽使趙氏社稷寄託無所一方生靈肝腦塗地致大國恩澤終不被於遐陬卽是某等奉使無狀無補家國願先汗斧鉞以報主恩且以爲異日奉使之戒重念某等一介之微被命北來伏蒙執事假館授餐種種周卹恩遇甚厚心非木石甯不知感以待命之久君憂臣辱食且不遑是用裂眦瀝血披露危懇敢盡布于執事進退惟命干犯威嚴不勝戰恐之至不宣託聿興投之聿興云未得指揮不敢收卽令差人去覆郎君聿興云聿興本是樞密院令使本朝令使皆以進士爲之因元帥行軍被差前去初不與軍中人相識及到此與蕭團練同事此大極純實可愛遂以至誠相待聿

興今來，方敢獨自與侍郎團練相見。又云：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官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蔡太學並本朝十數人相與評議。某等問蔡太學見任，答云：任乾文閣待制，它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使，近來本朝又爲于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太學云：尤勝于他汴京宅子，又云丞相得宇文相公，直是歡喜，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賜宅庫裏都滿也。某等云：大國丞相，煞是知人。聿興又云：昨日上元帥書，詞煞好，足見忠孝，侍郎儒士，團練名家，似恁地忠孝，必有美事。某等云：忠孝是臣子各做的事，某等雖愚昧，不敢不勉，叩問行期何日得報。聿興曰：非晚也。又云：元帥性似劈竹，將來使回，須是分毫不可違，不如此，定是進兵。某等云：既是大國許從和議，亦須是使江南可以從者，若大國故爲難從之說，則江南何以自處？更望少監宛轉相成，陰德非細。又答云：異日自知。二十六日拂明，楊祿令人傳語某等，元帥有指揮，今奉使即起發回去，楊祿、聿興等一行起發，聿興與某等馬差近，聿興密語云：侍郎團練即回也。如聿興等何時離得塗炭，歎息久之。某等遂與使臣軍兵行二里餘，見撻辣擁三百餘騎前來相迎，至路次，與某相見，譯者首云：江南州郡，皆是本朝已經略了當，何故後來擅自占據？今大兵已到，此卻又教韓世忠前來掩襲，捉將我去，又卻遣使求和，意是如何？某等答云：前來蒙丞相惠書，止是說淮南不得屯駐軍馬，卻不曾見說占據之事，江南遂依稟指揮，不敢於淮南屯駐軍馬，所以奉承大國之命，不敢有違。譯者云：只此說話，便是反覆，既是淮南不曾屯

駐軍馬，卻爲甚大軍到來？韓世忠卻在揚州。某等答云：韓世忠是淮南宣撫，聞得境上有軍馬，是他職事，不得不自爲備。今來既是大國之兵，必不敢妄動，兼使人此來，乃一心只望和議早定，如將帥貪功生事，使人等豈得預知？譯者云：既欲講和，須是至誠，不可姦詐，兼是些小掩襲不濟事，欲廝打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好，我這裏只用仁義行兵，若一面講和，又令人來掩不備，如此終恐誤事。只恐你江南終被將臣誤事，如前回大兵到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與張底一知得，若未信可問它們。又云：我此中亦曾捉得你那裏人，並不曾殺。你那裏人捉得我去，亦不要殺，卻兼他們何罪，況大事不在此。某等答云：今來大軍壓境，更蒙元帥矜察江南，別無它意，許立和議，實爲感幸，豈肯更設虛詐不實，及胡亂殺戮？譯者又云：如國書中說得煞是，使人亦覺得煞好；只是信憑不得。某等答云：江南遣使前來懇大國欲定和議，無非出於至誠。譯者云：我這裏軍馬你們想亦見，莫只是來窺探虛實否？某云：大凡欲探刺虛實，皆是國勢相敵，未測虛實，方遣使探刺。今大國兵威如此，自來所知，何待探刺而後知也！譯者復云：使人所以留滯，別無他意，但爲等候左元帥相見，當面議定，方得遣使。某等云：使人來此，所賚國書已見，有先納訖上大金皇帝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督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留下，其餘文字將去，物錄中物不用得，如今廝殺後，若是我們敗，得物也做主不得，我們過河去後，不只要這些物，某等遂止，以大金表授之。某等又云：元帥遣回使人，江南必再遣使來乞一期限。譯者云：你們自說期限，某等云：急限半月，稍緩二十

日。譯者云：半月後望再有使來，不來亦不妨，果有使來，從甚路來？某等云：取元帥指揮。譯者云：只是從揚州來，又云到江南，傳語皇帝，相別後煞是思念，冬寒保重。某等再三啓謝，遂授某左元帥書一封，某等當面看過，遂辭而退。見馬前一人，著褐紵絲戰袍，裹頭巾，著弓靴鞋，疑是吳和，問之，果然。又見一人年約六十餘歲，騎馬在撻辣後，問褐祿云：是撻辣兄，聿與云：適來元帥指揮，不消從前路去，遂與某等相別。少頃，上馬有鐵騎三十餘人，隨後聿兒孛堇送行。到鎮江府，見韓世忠，具以所當預聞者語之。當日，鎮江府差到牽駕人夫，即時乘舟，離鎮江府。二十八日夜至常州，見張俊，亦以虜中大意告之。二十九日夜至滸墅關，張浚艤舟集岸，遂往請見，舟中坐語甚久，兼亦略及使指。浚云：適聞得奉使回，遂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如二公到朝廷，必自有所處也。某見滸墅巡檢差到人夫，即時解舟。至十二月初一日，拂明到平江府外，見趙沈胡三人，敘致間，趙云：且說因甚放過二公來？良臣正色曰：且容略敘本末，因不顧趙，只向沈胡，趙乃退步至坐席。沈曰：大家且坐，方點茶，皆不語。良臣起曰：某脫身萬死，今欲赴愬於朝廷，首先掇怒丞相，良臣自願就都堂請死。趙曰：恐鼎不合干預，且請參政樞密，請二公閣子中說話。繪曰：適魏侍郎對丞相，非敢失禮，且容備訴艱苦。但望丞相優容，使畢其說。趙曰：某知它喫了人多少言語，正所謂唾其面使自乾者，適來無他，如二公勞苦，不待言而自知，所以如此問者，欲速知事之要領耳。其辭少和，乃問曲折，看國書而退。後省諸從官傳語，請相見，遂見時王居正。唐輝孫近劉岑在焉。良臣復厲聲曰：某所以奮不顧身，止念在廷臣

寮，皆有父母妻子；獨主上孤立如此，朝廷待良臣輩，豈能使人因大慟，衆皆愕然。且曰：良臣必泣訴於上前，遂退。因見吏部汪思溫王純度支李元倫金部吳并，皆良臣同舍，繪亦吳并舊同官，衆問虜兵多少？繪云：據所見不及二萬人，據刺探及虜人說四路有人，每路十萬，然皆不曾見。時良臣憤怒未已，汪思溫曰：不須如此，上方召見，公且平其氣以待之。是日午刻，有旨召對內殿，上問勞，聖語溫源，良臣等皆至感涕，上問過界事，皆如語錄對，上委曲問賊勢，繪曰：臣所見自天長至承州撻辣大寨五寨，共有二萬人，或云三太子四太子劉麟四頭目，臣皆不曾親見，戰艦三百餘隻，大小不一，人亦不甚精銳。臣聞漢高祖怒韓王信反，欲與匈奴共擊之，前後遣使十餘輩，皆以謂可擊，繼遣婁敬敬獨以謂不可，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往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謂不可擊；乃械繫婁敬往，卒困於平城。臣願陛下勿輕此賊。臣又聞張儀以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臣死不敢爲此，惟聖主審度事情，因時制宜，可保萬全。上曰：卿所論極是，卿等見撻辣狀貌如何？良臣曰：臣等素不識之，其身長大，面微赤色，如患風疾，臣等初見之，首言京城下曾侍陛下，言以蓋房屋爲喻。上愕然曰：尙能記此說。是日自泛索後，對日入出堂中，再召與沈胡大樞，上相見，問勞甚厚，蓋有從官言，使人遠歸，朝廷如此相待，後來何以使人遂有是禮。某疾作，翌日下休致狀，繼而堂中請良臣問四路之數，良臣曰：卻是副使曾與吳并說，若所聞審的，須當奏知，豈敢不白知朝廷？吳并王純等以讒譖使人於趙，不兩月，三人同日告殂。

疾證若一好事者，或以爲報應。某等致仕狀先歸，告良臣曰：陛對時，聖語如此，是未見宰執之語。次日諸公對事，必不然，宜速爲去就。良臣曰：某已乞從便。繼而韓世忠遣壕寨官張杞，往軍前下文字回，遷觀察使，歲暮虜退。言章論列，馬承家并及魏良臣皆罷。又論不渡江人，追減恩例，并所得恩澤，亦有言章，皆緣趙鼎初不主和議，適使副歸日，趙已當軸，某既乞休致，而良臣亦乞宮祠而歸，其後詳悉，更不錄焉。繪父仲通，宣和間蔡攸爲宣撫副使，日有書言十不可，今附於後云。

五月二十二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兼廉訪走馬公事王仲通，謹齋戒，書再拜獻於領院少師相公。聞北狄爲中原患久矣，其盛衰強弱，未始有常，其俗以畜養爲業，隨逐水草，習於攻戰，此天性也。中國所以制戎狄者，非長攻遠討，擣其巢穴而後爲功也。備我之邊疆以禦之而已。故甲兵不可不完，城邑不可不固，糧食不可不充，如朝廷前後戒飭邊臣，講畫武備，常若寇至，可謂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禦寇之方，無善於此。某伏觀朝廷亟命樞近大臣及起發諸路兵馬徑趨河北，某嘗聞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念發而聞於國，故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雖不知朝廷深謀祕計，觀桓公謀伐莒之事，可以意得，萬一無事，則幸矣。如或別有措置，有不可者，十竊以承平之日久，爲極盛之時，天子方垂衣拱手，享四海之福，如覆盂之安，萬方無事，豈不美歟？帥旅一動，則有北顧之憂，處安慮危，得不慎之一不可也。石晉割十六州以事狄人，而周世宗猶能不血刃而定三關，況主上睿謀神武，王師所向，無不克捷，今兩朝通和，師出無名，二不可也。女真遠夷，長於戰鬪，與北

虜用兵，侵奪郡邑，幾二十餘州，又欲取漢故地，獻納朝廷，苟使力能蕩平，亦異時復與女真爲敵國矣。是滅一夷狄，又生一夷狄，且無百年誓約可守，能必其果不犯我哉？三不可也。北界種類多矣，如契丹、奚、人、渤海，其地皆不毛，惟藉漢人土境爲衣食種養之源，一旦收之，絕其歲賂，飢寒可立而待，彼當必爭，致用兵不已矣。天下騷動，四不可也。北道數千里，無險要可恃，皆平原曠野用衆之地，寡固不可以敵衆，今逐路戰卒，各不過數萬人，彼若傾國響應，瀆淵之役，侵耗之患，安可忘之？五不可也。當熙豐之朝，天下豐富，府庫餘財，貫朽莫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神宗皇帝涵容未欲輕舉者，欲先取靈武，以大河爲界，斷匈奴右臂，今靈武尙在西夏唇齒之國，得不助之乎？攻之則理宜必救，救之則腹背受敵，六不可也。夏國多用漢人，劉文珪計策，常有意深入，因糧擣虛，以快其欲，今以關陝諸路精兵，備北則固爲可矣，於西則大爲可慮，重此忽彼，七不可也。聚人曰財，雖有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如賦不足用，以天下之財轉給爲不難，至於穀粟匱乏，豈容倉卒而能就也？蓋聞各邊儲蓄不廣，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八不可也。生齒繁夥，民無積聚，歲有水旱，則流離不可勝計，國家發倉廩以賑之，乃能少濟，今若小有事，宜科派百出，使無可辦，孰肯束手待法？必轉而爲寇攘，九不可也。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得用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氏所謂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今幸頻歲豐稔，民力尙未優裕，一有荒歉，何以救甯？十不可也。某所論緣利病灼然，惟恐未有人爲朝廷言者，某久在牧守，荷國厚恩，既有所見，默默不言，是大不忠也！方今領院少師相公爲國元老，乃心王室，天賴明哲，

康濟生人，天下大事，無大於此。某嘗採衆議，如出一口，但畏禍莫敢出位而言。某仰恃某官，至誠至忠，敢罄拙直，惟冀高明早爲天子熟復開陳，苟合帝心，天下蒙福，忠孝功業，爛然光明，區區之意，實在於此，冒瀆尊威，戰慄之至。

炎興下帙六十四

起紹興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癸酉，盡十一月十四日己未。

九月二十七日癸酉。趙鼎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朝廷方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僞齊謀大舉，宰相朱勝非乞持餘服罷去，遂留鼎拜相，乃降詔撫諭四川，詔曰：朕顧懷蜀道，屢困敵兵，選建樞臣，往加督護，方選日以臨遣，偶防秋而戒嚴，乃命以宰相居中，仍遙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政，益增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應副朕懷，比命屬僚，就宣德意。

知鼎州程昌禹上廟堂書極論遣使都督川陝荆襄未便。

程昌禹謂除趙鼎都督川陝荆襄未便，鼎雖拜宰相，不行深慮，別議遣使，仍商權其利害，極論其所以未便者。昌禹嘗謂古今利害，特在於名實之間，事責實，故有利，狗名有害，無利。昌禹嘗深究其原，非謂朝廷遣使，樂於狗名，亦非奉使者，其才不能責實，勢使然耳。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與夫屯師聚兵之費，當取給於州縣，州縣比年所至匱乏，常賦之入，曾不足以自贍，矧有餘資，以供使用？一被督責，必令辦具，不過重費鞭撻，以取於民，官吏苟非其人，夤緣爲奸，殆有不勝其擾者。至於諸路兵力，初不足恃，使命一出，於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赴置司去處，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每不及，以至調發人夫，征收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

不暇給。其間至有將懦兵驕，稍無紀律，則滋長賊勢，爲害一方。又有未易言者。如是則使命之出，將以保州縣，而州縣反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反受其弊；將以治賊盜，而賊盜愈長其惡；可謂有害無利矣。朝廷凡使事之畢，亦嘗計其歲月所費，以較其利害多寡乎？比者伏觀遣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得之道塗，謂朝廷因獻言者，以今日大計在於圖秦，故特遣大臣，出領使事。昌、禹竊謂朝廷急於圖治，輟樞臣使遠方，固可以膺重任，而成大功，然以其勢考之，豈能使之責實？雖負伊、周不世出之才，恐未免狗名，而有害無利也。昌、禹備員武、陵，首尾五年，川、陝事體，粗聞其略，試言之。且張、宣撫入蜀之初，責任非不專，事力非不盛，財用非不富，士馬非不強，當時人心，又皆鼓勇，樂於赴功，而累年之間，迄無功效，徒使上下怨憤，以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宣、撫入蜀，而人被其擾，亦豈爲宣、撫者，故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官吏之所贍給，將士之所犒勞，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不然者耳！況今五路陷沒，四、川危動，民力已困，財用已竭，強胡垂涎，且有吞蜀之意，以今事勢較之，張、宣撫入蜀之初，爲何如？州縣凋敝，似亦極矣！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留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暇圖，而腹心肘腋之變，先起矣！昌、禹所以妄意謂未易責實，近于狗名，而有害無利也。抑嘗聞迺者富平之戰，騎兵凡十五萬，士馬亦可謂強矣，而竟致敗衄，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何所恃以圖秦乎？昔曹、操以百萬之衆，順流而下，吳之羣臣，已爲迎降之說，操於圖吳，勢若可必矣；周、瑜以謂，今使北、士已安，擾無內憂，乃能曠日

持久，來爭疆場，今北土既未平定，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冒行之，擒操宜在今日。其後操果有赤壁之敗，今都督之來圖秦也，東土已安，而果無內憂乎？南寇已平，而果無後患乎？中國士衆果能習水土而不生疾病乎？昌、禹願朝廷鑒此，審處利害而行之，無令輕舉妄動，近於狗名而無實也。至如近腹襄陽等州，都督之行，就當措置，撥軍屯守，軍勢愈分。昔呂蒙爲孫權論徐州曰：今操遠在江北，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得徐州，操後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關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用其策，後果擒羽，今朝廷復襄、鄧州，亦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爲易，守實難，能保強虜之不爭乎？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資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今天下根本大勢，實在長江，保守長江，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施設，今根本未固，遽欲輟大臣於數千里之外，以孤軍抗強虜，期以復西、秦殘破之區，昌、禹謂四川民財已竭，兵力已弱，人心已動，而都督又將入蜀，萬一強虜乘我間隙，或壓以重兵，或傳以僞檄，則事有未易言者，其所繫豈小哉？昌、禹初聞樞相趙公出使，趙近世偉人也，忠義激昂，慨然有康濟、四海之志，然事勢如前所陳，昌、禹實憂其行，竊意樞相洞達利害已久，身爲大臣，義當狗國，不敢避辭耳。今聞大拜，脫或別議遣使，願試以昌、禹所陳，更加討論，熟計利害而遣之。且命大臣或大將守荊州，以固根本，在今非上策，亦豈易事？特不得已而用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

假歲月，責以近效，亦豈能使之勝其任也。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也。昌禹以事干國計，不敢緘口，或謂昌禹言輕不足信，伏望更加採訪，自是不別遣使。

金人寇承州，知楚州樊序賓棄城走。

是時改高郵軍爲承州，金人犯承州，而楚州守臣遁走也。

十月，朱師亮軍於明州。

劉豫聲言遣徐文來犯海道，乃命師亮以兵一千屯於明州。

張俊爲浙江東西宣撫使，軍於鎮江府。

邊報金人與劉豫合軍，大舉欲侵淮甸，遣韓世忠以兵渡江，發張俊兵駐於鎮江府，軍士多奪

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是役也。兀朮屯於天長軍，劉麟屯於盱眙軍。

孟庚爲行營留守，蘭整邊，順臨安府彈壓。

趙鼎建親征之議，乃差留守及彈壓官，是時親征之議，猶未定也。

召張浚爲資政、大學士兼侍讀。

車駕幸平江，召張浚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詔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

賜浚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彌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

夙夜造朝嘉謨嘉猷佇卿入告。

十三日戊子。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鎮。

韓世忠以董旼軍屯於天長，以解元軍屯於高郵，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儀鎮十數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驍將燭戰世忠，世忠力疲，通自後擊虜將，世忠墜馬，幾被執，通救止之。世忠得復馬，回顧金人百餘騎，計得世忠通據坡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奏通之功，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告命，再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落階官授吉州刺史。

解元敗金人於高郵，軍盡俘執而歸。

解元在高郵，金人來侵，未至三四十里，元先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之側，又伏百人於城之東北岳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岳廟路走矣。若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夾河岸以阻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岳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金牌銀牌與執事居其半，是時董旼在天長，亦有功，元與旼各加正任觀察使。

馬擴復元官。除樞密院副都承旨。

馬在融州仙溪也。張浚都督陝右，不遠千里，遣人持資幣招之。書中專以同濟國事爲言，且曰：上之待公不輕，雖緣讒毀，終必保全。公荷聖恩如此，可不圖報乎？馬以劉子羽昔年在真定有隙，今在宣撫幕，不往，復書謝之。紹興三年，召爲都督府參議官，道遇疾，丐祠。四年奉祠居信州。九月，召赴川陝都督府稟議，差充詳議官，引見上殿，奏對稱旨，乃復元官，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除樞密副都承旨。

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城下。

金人與僞齊連兵犯淮西，安撫使仇愈盡發宣司戍軍一千以拒之。旣而敗亡，無一還者，卽乞師於湖北岳飛。飛遣腹心將徐慶、牛皋爲援，皋率慶引十三騎先至城下，入城謁愈，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十餘騎將逼城。時湖北軍馬未到，愈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爲公退之。卽與慶出城，迎見敵軍，遙謂之曰：牛皋在此，爾等安敢來？番酋曰：我知牛公在湖北路，已赴詔命，此中安得牛公？皋乃免胄，張旗幟，敵人相視失色。皋察其有懼意，舞稍先登，敵人奔潰。皋以十三騎追襲五十里，是時番僞大軍十餘萬去廬州百里而屯，一夕皆遁，愈駭歎且親書保明，贊其威望神勇，謝於岳飛。飛不悅，而移其功以畀慶，皋亦無慊色。淮西人以爲恨。

二十三日。戊戌。詔幸江上撫軍。

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促渡江出戰，有遲疑未渡之意。朝野驚恐，親征之議起於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上皆首肯之。既退，卽爲中官沮止。至是，鼎勸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惟中官未肯行。若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禮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數人，詣都堂，鼎具酒禮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可贊成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卽命草詔。詔曰：天地之大，義莫重於君臣，堯舜之至仁，無先於孝悌。一自衣冠南渡，胡馬北侵，五品弗明，兩宮未返，念有國有家之道，必在正名；盡事父事兄之誠，詎宜安處？將時巡於郡國，以周視於軍師，爾其慎守封圻，嚴戒侵擾，虔共乃職，謹俟朕行。

戒諭州縣詔

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報旣聞，神人共憤，朕弗敢復蹈往轍，爲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懼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尙覬監司帥臣，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體朕之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或縱吏並緣爲姦。凡賊盜奸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搶攘，恣無名之斂，容奸玩寇，失譏察之方，至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死，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平，當遣廷臣循行郡國。

二十四日。己亥。車駕發臨安府。

車駕進發，諸大將有獻俘於行在者，戮於秀州。時張守方知福州，聞而上疏曰：凡所獻俘，使皆金人，或外國借助，則宜勦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誠非得已。臣謂俘內有簽軍，宜諭以恩信，以示不殺，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不戰而自潰，雖日殺而驅之前，不復爲用矣。從之。相繼諸將進擊，金人敗衄而去。

二十七日。壬寅。幸平江府。加贈陳東、歐陽澈、祕閣脩撰。更與恩澤兩資，賜田十頃。

車駕至平江府，宰相奏事，上因論黃潛善、汪伯彥當國，殺布衣陳東、歐陽澈事，深自悔恨曰：朕至今痛恨之。雖各贈五官，并與有服親，恩澤猶未足以稱朕悔往之意。隨各贈朝奉郎、祕閣脩撰，更與恩澤兩資，撥賜田十頃。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三十日。乙巳。仇愈克壽春府。

仇愈爲淮西安撫使，劉豫侵淮西，愈遣將會合孫暉兵擊敗之，復取壽春府。

十一月十三日。戊午。金人陷滁州。

金人侵入，於是據滁州而居之。

十四日。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

行狀曰：是日除樞密院事。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一虧於已，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嫉賢賣國，當時閭巷細民，莫不深怨痛恨，欲食其肉者。至若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資，幼被家訓，粗知義方；平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寢獲使令，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軀，臣奉使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墮臣子百世之節，貽雙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咽痛憤而已！今陛下察其情僞，保庇孤忠，許以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議之所効，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何言，敢玷近列。於是賜詔。

炎興下帙六十五

起紹興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巳未，盡十二月三十日甲辰。

詔用張浚榜朝堂。

行狀曰：是日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誠心；頃履多艱，首倡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捨此而能興起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悞，蓋無足怪。比復召某置之宥密，而觀某恐懼忱惕，如不自安，尙慮中外或有所未察。夫使盡言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懼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劉光世退軍建康府。韓世忠退軍鎮江府。張俊退軍常州府。濠州鎮撫使寇宏棄城走。丁成魏叛附於金人。

金人以重兵臨濠州，四面攻擊，知濠州寇宏禦之。時城中兵少，大率人當三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一甲，皆被甲持槍，不得內顧。每一踏道，二人以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惟著布袍軟纏，晝夜步行，巡視四壁，未嘗乘馬呵喝，由是守陴者嚴肅不敢懈。一日，宏在衆中，望見守陴者三人，擦城而去，宏徑至上，呼其同甲者餘七人皆斬之，人皆股慄。北軍以甲兵數萬，與衝車雲梯，皆薄於城。宏作鐵鎚，上插狼牙釘，謂之破金鎚。有緣雲梯而上者，以鎚擊之，頭顱釜與腦骨皆碎，尸

積於城下數尺，而北軍來者猶不止。又以鼓數萬，聚於北門之外，一時俱鳴，其聲震天，謂之魯城鼓。而城之東北壁女牆，震而摧者二三十步。北軍以精卒利弓，并力齊射，飛矢如雨，州人駭愕。宏乃張布幕以禦弓箭，令市人運灰瓶，別脩女牆，指顧之間，女牆如舊矣。金人又如舊河口敵樓下，併力攻城。城上金汁灰瓶與矢石亂發，金人死者雖多，而相繼來者亦不少。旣而掘城之半，而守陴者亦不驚懼，盡力禦卻之，力擊者凡七晝夜不絕。宏以城必不可守，乃開北門，棄妻子侍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從之者七十餘人。通判國奉卿初在清河口，同趙瓊率民兵劫金人舟船，得李稅之妾婢，生兩子。宏棄濠州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金人，奉卿信之。旣而乃知欲爲遁走計，已登舟，不可復入城矣。奉卿曰：「何不明言於我，使我攜一妾兩子，而乃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爲怨己，遂殺之。宏旣去，權兵馬鈐轄統制軍馬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副統制魏進，自東門投拜，時金人主帥屯於近郊，問宏之家屬所在，成謂與宏同奔矣。旣而聞匿於成家，遂斬成於市，乃盡取宏與奉卿家屬焉。金人以賈舍人僞知軍州事，數日，以趙榮代之。

十二月張浚往沿江勞軍。

行狀曰：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於維揚，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遇於中途，公問以虜事及大酋問答。良臣繪謂虜有天長之衆，且諭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尅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慌，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

不可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公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使，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諜報公得罪遠貶，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卽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將追擊，所獲甚衆。

太陰犯昴。

丙戌夜，太陰犯昴。按晉天文志：五年胡滅亡。有司奏以爲滅胡之象，上因與大臣論及之。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趙鼎曰：當脩人事以應之。

馬擴爲江西沿江制置副使。

車駕幸平江府，差馬擴兼行營留守司。參議官被旨，發赴平江府扈從車駕。至是，差江西沿江制置副使，承旨駐軍武昌。

獎將士詔。

朕分遣將帥，列屯江淮，比命相臣親行按視，還朝之日，具以奏陳。乃聞身率軍行，日加訓練，騎射慣習，技擊精嫻。戎政益脩，士氣彌振，旣已嚴飭於武事，是將圖建於茂勳。深察用心之忠，尤嘉報

國之義。朕惟無德以服遠，未能解甲以休兵，煩爾師徒，久從征役，暴露寒暑，擁持干戈，軫念於心，惻怛忘寐。維爾懷國家撫養之恩德，憤僭僞侵陵之凶殘，宜勉事於艱勤，終共成於逸樂，誓當有濟，用副至懷。故茲撫諭，想宜知悉。

十二日丙戌。招從僞士大夫詔。

朕惟靖康兵革之難，神器幾墜，天命有在，屬於眇躬，夙夜兢兢，罔敢自逸，期與爾士大夫共雪大恥，還我兩宮，保有黎元，永庇中土。而疆敵侵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使我指紳，淪陷塗炭，由朕不德，以至於斯。北望傷心，收涕無所，亦惟爾士大夫蒙祖宗休澤，誼屬同仇。其有失身僞廷，事非其主，願驅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故若張孝純、李鄴、李儔等，內外親族，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常加存恤。朕之於爾厚矣！爾尚忍忘之耶？其能洗心滌慮，束身以歸，當復其爵秩，待遇如初。或爲奇謀祕畫，立功自効，迺頒異賞，不限彝章。嗚呼！順逆之理，禍福之機，昭然甚明，要知所擇。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咸務自省，體朕之懷。

寇宏知濠州。

寇宏棄濠州至平江府，會車駕駐平江，宏匿閭巷間，不敢出視事。八廂以聞，上乃召宏，宏大驚懼。至則把見，把見之禮，衛士驅掉之，宏益驚。上問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命宏依舊知濠州，疾速前去。宏遂退。

二十日甲午。張宗顏及金人戰於六合縣。

金人瀕江犯宣化鎮，出沒者逾月，張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縣，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爲

捷書以聞。

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

詔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擴。

詔湖南安撫司撥崔邦弼、吳錫兩軍付馬擴。安撫使席益不奉詔，上怒，落其職。

汪伯彥落職放罷。

汪伯彥先於紹興三年，被旨編進大元帥府事迹，於是年編成，上建炎日歷表曰：臣伯彥言：今

年三月十三日，准尙書省劄子節文，又備奉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聖旨，命臣以大元帥府事迹，首尾省記，編錄進御。先御乙夜之覽，付之史官，纂成一代之典，傳信後世者。有王者起，必先授命之符，爲天下君，宜首表年之事。蓋春秋之作，探一元之意；而黃帝以來，紀五德之傳，振古如斯，於今稽若。臣伯彥誠惶誠恐頓首，竊以藝祖創艱難之業，列聖守盈成之文，萬邦惟懷，四方來賀，垂令聞之不已，昭偉蹟之無前。緣朝奸變亂於舊章，而王政淪廢乎小雅。屬大運百六之厄會，加小遊秦一之臨方。二帝蒙北燕之塵，一張僭南楚之號。賴二百年龐洪之澤，得億兆人嚮往之心，戴宋厥惟舊哉！歸啓孰能禦也？恭惟皇帝陛下，天地合德，孝悌通神。奉使渠酋，而漢天子以尊；建府朔方，而晉元帥

稱霜。黃河合凍，發光武淖沱之祥；紅氣流光，呈周室火鳥之瑞。休嘉應有十數，謳歌來於四方。就日望雲，北面勸進者乃至五六，反袂拭目，西嚮退讓者不止再三。末如之何，迫不得已，建議定策，二三子何力之有焉？應天順人，大一統自今以始矣。必有不刊之典，庶爲罔極之傳。臣識昧幾先，學惟荒落，鞭弭盡周旋之力，帷幄無裨補之功。攀六龍之御天，首四蛇之入宇，受恩莫大，負罪良多。流落江湖，莫收魂魄；俯仰宇宙，回想風雲。會逢明詔之頒，俾記當時之實。舐筆和墨，難摹日月之明。拭目揚眉，莫覩乾坤之大。惟是云爲德業，與夫日月時年，畢索始終，粗悉首尾。唐虞二典，垂成盛代之書；游夏一辭，或補闕文之史。雖慚潤色，弗近迂誣。祖述憲章，俟聖人之筆削；鋪張揚厲，准國史之發揮。臣編類成書，名曰建炎中興日歷，謹自繕寫，分爲五卷，隨奏上進以聞。臣伯彥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觀文殿大學士左參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上表。

又建炎中興日歷序：臣恭被聖旨，省記大元帥府事迹，至陛下卽寶位本末，編爲成書進御。以塵乙覽，將付之史館。臣精白以承休德，不勝鼓舞。仰惟皇帝陛下盛德之舉，豈徒紀事而已哉？聖意殆有所在。臣聞伊尹申告太甲曰：今王嗣有令緒，而戒之以慎，終於始。蓋保位莫如慎也。始之不慎，其克終者鮮矣！慎終莫慎乎始，故君子大正始焉。陛下以天錫智勇之英姿，當陽九非常之厄運，再造王室，起於艱難。思厥艱難，大正厥始，以圖克終，紀事之意，有在乎是，天下幸甚。臣仰遵聖訓，謹以陛下自康邸奉淵聖皇帝詔，出使虜廷，改命建康，以兵馬大元帥起義河朔，由相及魏及鄆及濟，憂

勞百爲，遭神器中移，以天下之推戴，續已斷之大統，卽祚于應天府。臣往者首尾待罪，今得以奉詔，畢慮省記，參以斷編，而以事繫之日，以日繫之月，以月繫之時，以時繫之年，起自靖康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至於建炎元年夏五月十日。采事摭實，編次成書，分爲五卷，名曰建炎中興日歷。或庶幾仰副陛下大正始之意焉爾。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汪伯彥謹上。

三十日甲辰，金人退兵滁州。

金人據滁州四十七日，至是乃退去。

王進薄金人於淮，執其酋程師回，張延壽。

金人自六合而歸也，張俊命王進曰：虜旣無留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往，虜且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其酋程師回、張延壽，皆名將也。師回言：劉豫說虜人云：劉光世、韓世忠失權，江南可取。故金人信之而來。趙鼎具以師回之言聞奏，上乃以賈復寇恂事，訓飭二將。虜主吳乞買以病殂。

節要曰：四年冬，虜主吳乞買以病死，傳位於諳版孛極烈都元帥完顏亶。虜人自來以諳版孛極烈爲儲嗣，故得預知。時以大兵相拒江上，不敢發喪。至軍回，於五年之春，方告諸路郡邑，立吳乞買之靈，拋盞燒飯，虜俗也。吏民掛服，及禁音一月，而罷窩里嗚撻懶兀朮自江上回至燕山，各赴吳

乞買之喪。虜主完顏賈諡曰太宗文烈皇帝。

神麓記曰：吳乞買先患中風疾，手足無力，半身不遂，約又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行，早見佛自東方隨日出而現，從者皆視而瞻禮。吳乞買問：汝等見甚？皆云：見佛像在日傍雲間。言未訖，吳乞買昏困，再病中風，僮仆殂於明德宮。時年六十一。宗幹、宗維傳大行皇帝有旨，急詔諸版李極烈喝囉，卽帝位於柩前，諡曰太宗文烈皇帝，葬之墳山，號曰豫陵。

趙子砥燕雲錄曰：金國置庫收積財貨，誓約惟發兵用之。至是國主吳乞買私用過度，諸版告於粘罕，請國主違誓約之罪。於是羣臣扶下殿，庭杖二十畢，羣臣復扶上殿，諸版粘罕以下，謝罪繼時過蓋。

炎興下帙六十六

起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
盡二月十三日丁亥。

紹興五年正月乙巳朔，車駕駐蹕平江府，日食，求直言。

趙榮退兵濠州。

金人與僞齊之兵皆退，過淮北也，亦遣人報濠州趙榮退兵。乙巳，榮率北軍及投拜官魏進全家去。既出門，市人尙未知，少頃，提轄丁懷輩四人欲作亂，先開甲仗庫取器械。時榮去未遠，而悔曰：吾棄城而來，未知州以主管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衛兵復入城，則懷等已執兵仗矣。懷聞榮復至，走避得免。遂斬其餘三人，令示於市。榮令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軍州事，然後榮引衆去。榮在濠州月餘，城中皆不擾。及榮既去，軍人不便壽亨之政，遂奪州印，請兵馬都監孫奕權知軍州事。是時，寇宏在平江，得旨已照舊知濠州。朝廷以壽亨既權州事，則奕不宜從軍兵之請，代壽亨，乃授奕徽州監酒不釐務。

十一日乙卯，知樞密院事張浚自建康府還行在。
十三日丁巳，以金人退軍，曲赦廬光濠州壽春府。

朕以眇質，獲承至尊，念國家積累之基，遭夷狄侵陵之患，兩宮遠狩，尙虛歸路之期，萬姓同憂，未覩昇平之日，浩若涉川而思濟，懷乎置器之難安，常未明而求衣，每側席而求治。朕誠不足以感

移天意，德不足以綏靖亂源，致彼叛臣，乘予厄運，始攘齊地，旋據都城，未厭鳴張之謀，更懷梟噬之惡，頻挾虜勢，來犯邊隅，直渡淮濱，將窺江澚。自古滔天之巨盜，亦知逆順之所存，未聞今日之窮兇，不顯人神之共怒。所賴諸將協力，六師爭先，奮揚無或敢當，斬獲莫知其數，遂令羣賊知有天刑。雖逆雛偶道於天誅，而匹馬尙還於賊境，再循不道，深惻於心，俾執干戈，皆朕中原之赤子，重爲驅役，亦有朝廷之舊臣，迫彼暴虐之威，陷茲鋒鏑之苦，由于不德，使至于斯！自初覽于捷書，卽首頒于詔旨，殺死者盡從于埋瘞，俘降者悉處之便安；重傷而莫能自存，撫以醫藥之厚；願歸而無所爲命，給其道塗之資；申戒官司，務優存沒。知朕興懷于兼愛，本非得已而用兵。重念生靈，久罹寇擾，騷連于郡邑，蹂踐遍于田園，雖氛祲之已清，尙瘡痍之未越，困于斯難，嗟爾無辜，宜錫茂恩，以蘇疲俗。嗚呼！乘時克亂，可見皇天悔禍之心；發號施仁，實推列聖保邦之澤。庶迎善氣，以格昌期，咨爾羣倫，體予至意！

金國主完顏立。

神麓記曰：吳乞買病，其子宗盤稱，是金主之元子，合爲儲嗣。阿里，李宗幹稱，係是太祖武元長子，合斷元約作儲君。粘罕、宗維稱，於兄弟最年長，功高，合當其位。吳乞買不能予奪者累日。有揚割太師幼子烏楚完顏，勗受師於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略通文義，奏太宗曰：臣請爲籌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做，卻令太祖子孫爲君，盟言猶在耳。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聖果早卒，

是嫡孫嗎囉，可稱按班李極烈以爲儲，見年一十五歲矣。粘罕悟室利於幼小易制，宗幹係伯父，續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是故除宗盤爲忽魯李極烈，乃尙書令除宗幹爲固論李極烈，乃錄尙書事除宗維爲異疏李極烈，乃丞相遂遷烏楚完顏昂爲左丞以賞之。

又曰：女真初元謀叛遼，十弟兄兀古達爲謀首，同叔楊割元兄兀囉東河民李極烈十寶阿魯李極烈阿魯曷母并慢獨化實骨論你李極烈撒改粘罕父也迭李極烈幹魯李極烈滿霞奴按班李極烈謝也輪作君王，至天會間，餘人皆死，惟有太宰按班李極烈謝也稱皇太弟儲君，常欲盡坑南人，吳乞買不從其請。緣金河春水泛漲，浸至宮室，刷夫數萬，移改河漕，離其旁側，未及畢工，因病身死。遂立太祖之嫡孫。

松漠記聞曰：阿骨打正室生嫡子繩果，繩果生金主亶，繩果死，其妻爲固論所收，故金主養於固論家。及吳乞買卒，其子宋國王與固論粘罕爭立，以金主爲嫡，遂立之。

節要曰：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會甯府，建爲上京。封左副元帥粘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尙書左丞相，粘罕兀室乃亶所忌者也故以相位易其兵柄耳。然二酋皆桀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蓋二酋於四年夏，自白水泊入見虜主吳乞買，值劉豫有寇江口之請，閒居本土，故至是亶能徙而易之。加之二酋在燕雲則有衆，乞買雖欲易之，不可得也。封先虜主與乞買長子宗盤宋國王領三省事。自阿骨打之開國，與弟吳乞買約子孫互相傳位。故問阿骨打在之時，以吳乞買爲諸版李極烈。後吳乞買繼位，

故復以阿骨打之長孫亶爲諸版李極烈。至是亶既得位，於義當復除吳乞買之長孫宗盤爲諸版李極烈，而擅改官制，以三公之位易盤儲貳之除，是致宗盤失望從國分亂也。除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尙書右丞相，除山西路兵馬都部署，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尙書左丞，除前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平陽府尹蕭慶尙書右丞。慶裔與慶皆粘罕之腹心也。故置之於內，不欲用之於外。封窩里嗚冀國王，除左副元帥，撻懶魯國王，除右副元帥，兀朮藩王，除左監軍。除僞陝西路經略使撒離喝右監軍，駐於雲中。

又曰：初女真之城，尙無城郭，星散而居，虜主完顏晟常浴於河，牧於野，其爲君草創，斯可見矣。蓋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爲君也，粘罕之徒爲臣也，雖有君臣之稱，而無尊卑之別，樂則同享，財則同用，至於舍屋，車馬，衣服，飲食之類，俱無異焉。虜主所獨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餘，於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圍而已。其殿也，透壁盡置大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開之，則與臣下雜坐之於炕，僞后妃躬侍飲食；或虜主復來臣下之家，君臣晏然之際，攜手握臂，咬頭扭耳，至於同歌共舞，莫分尊卑而無間，故譬諸禽獸，情通心一，各無覬覦之意焉。今虜主完顏亶也，自童稚時，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其亶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翰墨，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棋戰象，徒失女真之本態耳。由是與舊功大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視舊功大臣，則曰：無知夷狄也；舊功大臣視渠，則曰：宛然一漢家少年子也。旣如是也，欲上下同心，不亦難乎？又自僭位以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之壯，服御之美，妃嬪之盛，燕樂之侈，乘輿之貴，禁衛之嚴，禮義

之尊，府庫之限，以盡中國爲君之道，令亶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功大臣，非惟道不相合，仍非其時莫得見，瞻望墀階，洞分霄壤矣。

金國聞見錄曰：天眷二年，奏請定臣制劄子：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所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佚，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剷弊救失，乘時變通，致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辨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啓之初，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用，不疑於物。雖不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上惟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當唐之治朝，品祿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尙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來，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循習。今先定到官號品次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俟聖斷，曲加定正，言順事成，名賓實舉，興化阜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除用討論，斷此奏請。臣等願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倘涓埃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以後舉，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倣古道，作新斯人，欲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名，是將一代之典章，无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先之一揆；至於

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肆于今而累歲。庶同乃繹，蘄至有成。撥所先行，用敷眾聽。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有條之紊。自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於不得已。朕不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不作，人皆顏閔，符印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茲。期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監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非偶，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土之風，頗尙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期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選途，當體朕意。其所改事件，宜令尙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宋竟諸王之誅，韓昉作詔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維無赦，古不爲非。豈親親之道，有所未悖，以惡惡之心，是不可忍。朕自稚冲，昧承嗣統，蓋由文烈之公，欲大武元之後，得之爲正，義亦當然。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族聯諸父，位冠三師，始朕承祧，乃緊協力，肆登極品，兼縮劇權，何爲失圖，以底不類。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信昵宵人，煽爲

奸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皇叔太傅領三省事，竟國王宗雋，爲國至親，與朕同體，內懷悖德，外縱虛驕，肆己之怒，專殺以取威，擅公之財，市恩而惑衆，力擯助舊，欲孤朝廷，卽其所懷，濟以同惡。皇叔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殿前左副點檢，渾觀會甯少尹胡實，刺郎君石家奴千戶述孛，離古楚等，競爲禍始，舉好從亂，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意所非冀，獲其必成。先將賊其大臣，次欲危其宗廟。造端累歲，舉事有期，早露兆倪，每存含覆，第嚴禁衛，載肅禮文，庶見君親之威，少安臣子之分，蔑然不顧，狂甚自如，尙賴神明之靈，克開社稷之福。日者叛人吳十稔心稱亂，授首底亡，爰致克奔之徒，乃窮相與之黨，得厥情狀，孚於見聞，皆由左驗，以質成，莫敢詭辭而抵賴。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兇悉殄。於今月三日，已各伏辜。并令有司，除屬籍訖，自餘誣誤，更不躡尋，庶示寬容，用安反側。民畫衣而有犯，古猶欽哉；予素服以如喪，情可知也。

天眷二年，皇后裴摩申氏謝表曰：龍袞珠旒，端臨天陞，玉書金璽，榮界椒房，恭受以還，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并日升，誠意正心，基周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飭造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慚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容訓，益勵夙心，庶幾婦道之脩，仰助人文之化。

渤海賀正表曰：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上天之佑，如日之升，布治維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昌明，良深忭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

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夏國賀正表曰：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方熙律之載陽，應今時而布惠。克凝神於窈奧，務行政於要荒。四表無虞，羣黎邦治，爰鳳闕屆春之早，協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荐祉，克申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細沒好德，副使宣德郎李膺等，齎表詣闕以聞。

高麗賀正表曰：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所以大一統之始。覆幬之內，歡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所過者化，閱眾彙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之率服。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際昌期，遠居外土，千萬歲壽考，曾莫預於臚傳，億兆人同心，但竊深於普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十六日庚申，韓世忠加少保。

十七日辛酉，劉光世加少保。依前兩鎮節度使充淮南西路宣撫使。

劉豫揭榜曉示退軍。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來朝。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詔曰：朕自渡江以來，志在恢復，深惟足食足兵之計，夙夜疚懷。凡財賦所入，未嘗一毫妄費，悉用以養兵而已。故比年訓練士卒精強，而器械亦皆犀利，比之曩昔，實不相侔。

是以去冬敵人之來，卒賴卿等極力捍禦，以致遁歸；蓋前此所未有也。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帝未還，而僭偽之徒，方挾強國之援，狡謀日急。顧我所以勝之者，惟是上下內外，合爲一家，如報私仇，乃克有濟；倘或各以其職，自分彼此，日復一日，成功實難。卿等爲國重臣，安危所繫，必察乎此，不待朕言。今國用空殫，民力耗竭，雖有司錙銖積累，而費出之數，日以寢廣，苟無以繼，何以聚人？每一念之，心常怵惕！想卿亦爲朕慮及於此也。至於差辟官屬，保明功賞，軍需用度之類，更在精覈，勿至泛濫，庶賞當而爵祿不私，用足而資給不匱。則存養事力，漸圖進取，朕與卿等，同享無窮之利，願不美哉？布朕此意，卿宜悉之！

二月三日丁丑。車駕至自平江府。張守上疏。

上在平江府，知福州張守屢上疏，言敵情云云。上諭輔臣曰：張守所陳，皆如朕所慮，愛國之誠，可見也。宜卽施行，且賜詔獎諭。旣還臨安，又賜詔問守以卻敵之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略，措置之方，可備具來上。守上疏，其略曰：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其餘不足爲陛下道也。蓋措置失當，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臣請言之。措置之要，其一軍旅，其二軍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淮東，一軍駐淮西，一軍駐鄂州，或駐荆南，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得安枕而臥也。今大將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

日削，兵將之權日盛。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碁布三路。朝廷命令，直達其軍。諸將旣已分屯，則所患者錢穀也。宜以二浙之粟，專供行在；而以江東之粟，餉淮東；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在漕臣，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然後戒飭諸將，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大臣爲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禦，進則可以攻戰，綏懷之略，亦在是矣。雖然，此特措置之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未也；究其本原，具在陛下內脩德而外脩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來賓。周詩之頌宣王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脩德，則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有以累德者，无不戒也。脩政，則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僥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有以害治者，无不去也。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何患夷冗之不服乎？上覽疏大悅，加資政殿大學士。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辭回軍。

初，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回朝，上嘉其卻敵之功，賜賚甚厚，服御之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光世等拜賜，皆感泣曰：願身率士卒，圖復中原以報。及辭，命近侍出內金盤尊罍各賜酒一行，并以飲器賜之。

十三日丁亥，趙鼎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張浚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制略曰：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而可以該百聖。自敷求於密勿，首協濟于艱難，勤勞王家，有精貫神明之誓，芟夷禍亂，有計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爲，言出底蘊，宣威井絡之埜，耀武斗樞之庭。出入荐更，險夷一致。望久隆於師尹，名大震於羌戎。屬胡馬之長驅，挾逆難之反噬。召從閒燕，付以經綸，秉鉞以全六師，同推於尙父。連籌而決千里，獨賴於子房。方振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遁。風聲鶴唳，遂收不戰之功；羊很狼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助於舍爵，迺孚號於揚庭。正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辨章之任，總中樞宥密之權。內則統率百寮，以釐常績之熙，外則盡護諸將，以董戎旗之重。

行狀曰：公既除相，與鼎益相勉勵，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自服。是以進見之際，于塞梓門，抑近習尤，諄切致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脩德立政，惟務致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舍我，將安歸哉？非僥倖於近績也。茲惟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萬民。國勢既降，強虜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以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

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睫顏色之間，此小人也。其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力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无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爲小人；不恤公議，不恤致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爲君子乎？臣以爲必无之也。彼其端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皆嘉納之。

親征詔。

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於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圖，策慮並用，豈不能躬擐甲冑，親冒烟塵，乘將士欲戰之心，順黎元厭亂之意，願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凱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兇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甯甘於屈辱，是以卑詞重幣，遣使通和，庶殫孝悌之思，親狗哀恫之請。至於土地梗絕，生齒流離，師徒

懷暴露之憂，閭里起騷之歎，絲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隕涕，俯見中原之父老，甯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雛之狂悖，率羣醜而陸梁，借彼援師，倚爲威勢，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汴踰淮，助虜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猛士在列，怒髮上衝。朕以爲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皆願挺身而効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下詔總師，卜日引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莫不助順，將帥輔弼，罔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垂舉措之方，尙念祖宗在天之靈，共雪國家累歲之恥，殲彼逆黨，成此雋功。載惟風霜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體朕意！

改効用人資法。

効用資法，一公據，二甲頭；公據改爲進勇副尉，甲頭改爲進勇校尉。

秦檜復觀文殿學士。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葉夢得復資政殿學士。路允迪復端明殿學士。詔羣臣脩政事。

朕以寇戎內侮，流毒兩淮。賴天地之靈，將相多士，戮力同心，訖平外患。然中原未靜，今處一隅，九廟阻越，莫慰烝嘗之思，兩宮遠狩，尙隔晨昏之養，夙夜愴惕，靡敢遑甯。若涉淵水，罔知攸濟。公卿大夫師尹百執事，將何以佐朕，新厥德，正厥度，以開上帝悔禍之衷，以副黎民願治之意。其各悉意交脩不逮，同弼成我邦家。咨爾有衆，宜體至懷。上以外寇已遁，思與羣臣內脩政事，乃降是詔。

炎興下帙六十七

乙起紹興五年閏二月
己朔，盡五月。

閏二月一日乙巳朔。詔戒飭羣臣。

朕惟先王之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能竭誠體國，畢力公正，時有舉措，不應僉志，用以經理國家，无往不濟，朕甚慕之！聞者總師，前臨大敵，此宜臣子，恐懼自竭，不忘夙夜，而乃奉命不虔，偷惰自若，顧於國家，若秦人視越人肥瘠，委質而仕，當如是乎？朕念狃於舊習，乃薄其過失，先訓告而後刑罰，古之道也。而今而後，尙其砥礪，式悛爾心，慕事主之匪躬，思爲臣之大戒。務盡忠赤，以公滅私，庶天下之務，靡不畢舉。敢有弗恭，自干憲章，令出惟行，有過必罰，其毋悔！可令刑部鑿板遍牒行下，仰監司守貳縣令太守出榜于治所，曉諭施行！

折令質爲兵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
楊政爲涇原路安撫使。

楊政字直夫，懷德軍人，起身寒微，貌甚陋，時人號爲楊尪。初爲統制官，下虞候，每統制飲宴，政不喫其餘食。衆虞候勸之曰：「此物極好，何不食之？」政曰：「我所請者倉米，方爲極好，食之可常而有味，安用此爲？此非當食之物，且不可爲常。識者器之。既貴，得共故妻，相待如初。公論稱美，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爲涇原路安撫使。」

堽史曰：楊政，懷德軍人。爲吳玠統制官，從玠敗金人於和尚原。仙人關有功，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康軍承宣使。五年除涇原路安撫使，九年除熙河路經略使，十年和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虜陷陝西，政走西川，加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武當軍節度使兼統制。既又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牛嶺。十二年來朝，加檢校少保。歸鎮二十一年，進太尉。二十六年授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薨，年六十。

程昌禹，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程昌禹以右朝散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江州。江西沿江制置使。

王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王瓊至行在，主管侍衛馬軍司，以其軍隸韓世忠，未幾，罷爲提舉江州太平觀。

陳琳，叛。王德追至無爲軍，生擒，以歸。

陳琳者，張琦之裨將也。勇力過人，屯於蕪湖縣，劫張琦，以衆奔僞齊。王德追至無爲軍境上，獲

之以歸。

四日，太廟神主至自溫州。

韓世忠進軍楚州。

賜韓世忠詔。

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挫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虜旣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兵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爲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殆無以過此。使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闔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旣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可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方此酷暑，將士良勞，行飭使人，齎賜夏藥，撫問，卿並宜知之！

岳飛進軍鼎州。

張浚以都督剿楊么，先遣岳飛軍於鼎州，吳錫軍於橋口，浚卽欲進兵。或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捕一漁人耳；如有不勝，則都督爲諸將輕矣。浚曰：柰何？或曰：不如先張聲，言諸軍人馬各差官犒設矣。唯岳制置之軍，當躬詣軍中，是以犒設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馬浚從之。未幾，以輔達代吳錫，浚駐潭州。

五月孟庾知樞密院事。

朱勝非免喪，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中書舍人胡寅上疏論當復讐不當講和。

胡寅爲中書舍人，適遇朝廷議遣何薛等使於金國，祈請和好。寅謂嘗脩政事，不宜與仇讎講

和，乃上疏極論其事，乞不講和好，願揮戈北向，喋血虜廷，用復讎怨。曰：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本愚陋，過蒙陛下擢真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未當，猶合上聞，况遣使事體大，縱不預初議，苟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行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鑒戒之術，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威公爲齊所殺，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威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爲父雪恥，又與齊連好。元年爲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於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於莒，是年爲齊殺子糾。仲尼惡之，備書於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豈非爲後世之鑒乎？女真者，騷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仇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爲幻，遣使求和，以苟延歲月。九年於此，其效何如？彼之一身，叨爵竊位而去，會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之後，奉行天討，罪伏劉豫，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願自効，以成至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創建廈室，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以來，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甲辰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陷矣。

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會豪帖服，國勢奠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刳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猶未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爲復出此謬計哉？苟曰：姑爲是爾。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增，虜情益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常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善策；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害。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向，一旦亂臣賊子，接迹於四海，遭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於今日。臣竊願陛下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只行一二大者，則美名必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於夷狄之亂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讎，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事，賢才畢集，民安國治，揮戈北向，喋血女真之庭，然後復讎之義得，而人子之職舉，臣等竊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爲不然，以中國萬民之君，而稱臣於仇虜，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默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欲陛下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我之大臣，分部我之兵將，割我之土地，而取其租賦，有一於此，其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壞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懸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卽以世讎當復，無可通和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

日月之明，適足彰陛下之無我也。免累聖德，誤國大謀，臣不勝區區納忠之至。取進止。五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胡寅論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寅具奏謝曰：臣近來懇論使事，尋蒙宰執召至都堂，面傳聖語，以爲論議剴切，得論思獻納之體，仍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者，狂言上瀆，方懼罪愆，天高聽卑，遽蒙開納，褒勞以勸臣下。臣榮耀增激，愚衷中謝。臣聞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遠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壞，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爲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碩德，皆謂祖宗舊法，不可變改；王安石斥之爲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爲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祖宗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尙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爲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者，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尙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人於非；出於非，則人於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人寇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夷狄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臣子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甚過矣哉？原

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爲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爲是，陳瓘不以蔡京爲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鑒觀前事，識者憂之，尙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僞，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虜，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尙肯通使？臣稟性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綸闈，仍使獻納，適觀何藪之事，深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志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褻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仇之思，用賢才脩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爲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社稷之靈，宗廟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爲今日美談而已哉？恭惟奎璧之光，下照葑屋，謨訓之懿，遠播寰區，願臣何人，仰被大賜，臣敢不益堅志向，勉罄謀猷，庶殫毫髮之勞，用答乾坤之施。

炎興下帙六十八

起紹興五年五月，
盡十二月。

胡寅又論遣使有害無益。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奏論使事，爲兵家機謀，與臣所論事理不同。今何薛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臣謀國，陛下之所改顏而禮見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致勝，徒惑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聖聰，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何薛歸日，與浚執中執否，則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略，亦稱善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也？尙須卑詞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而後，陛下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虜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使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虜境，晝夜驅馳，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賂，恩惠而歸，未嘗得其要領，况何薛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職進官，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臣口舌，下虜爲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職，度量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尙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

五也。一段。成則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援；而况豫賊祈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一堂之上者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封疆矣，河以北，粘罕自以爲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御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淮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逆豫，明其爲賊，今豫肯賓吾使臣，使人達之於虜哉？臣□□九伯則有之。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仇，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无自焚之變，此五胡英雄勒曜垂畦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靡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逆賊，決於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大抵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至納侮以示畏怯，情見力屈，當反爲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使人心，迎合粘罕之意，爲身謀也；陛下寤寐賢才，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爲父兄摠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若兼用和策，則謀臣解體，志士喪氣，將帥偷安，士卒潰散，以爲無復有輸忠效智，建功立名之日。使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則必有進爲之漸，以國與人取悅於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有害，十也。

猶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爲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得兩宮起居之狀，譬欵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閉，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爲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言順，他日或有異聞，在我理直，易爲處置。若通而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或使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爲言者，理不足據也。臣聞善爲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成之。昔漢高帝出關，得董公之言，以弑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名，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之。及劉先主諸葛亮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爲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武侯不求近功，君子以爲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豪傑，規模措注，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卑下于操，以苟存耶？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今日大計，惟願陛下明復讎之義，用賢良，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其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心，無一定之論，恐必至不能有爲。至於何鮮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况蒙頒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爲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志在報君，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爲機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強爲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止。

劄子：臣嘗觀陸贄論禦戎狄之策，其說甚詳。大抵以爲夷狄之強弱，視中國之盛衰，聖人所以待之者無一定之規，亦無常勝之策，顧其勢何如耳。其說有曰：尊即敍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殊不知威不立，而力不能服也。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殊不知我固結之，而彼復解之；故當匪茹之勢，而行即敍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今日正此之謂也。自靖康以來，力主和議，不急爲備禦，計率爲虜詐，以至二聖蒙塵，其禍亦可鑒矣。至今不悟，猶蹈覆轍，深可痛也！比聞復遣二使以請和，虜若有謀，則許吾以取重賂。愚者以爲可喜，而智者以爲深憂也。蓋旣許吾和，則上下偷安，不爲備禦之計，旣出重賂，國力必竭，不免苛斂民怨，盜賊蜂起，虜復不可信。一旦乘虛而來，爲不可測，此其所可憂也。若其無謀，則必絕吾之使，愚者以爲深憂，而智者之所喜也。蓋不許吾和，則吾致死以爲備禦之計，此其所以爲可喜也。且夷狄豺狼，非可以信誓結，今其所以不來者，非愛我而不來也，亦非畏我而不來也，以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耳。昔趙赧割地以賂秦，虞卿曰：秦之去也，倦而歸乎？其亦愛我而不攻乎？曰：秦之勢無餘力矣，必以倦而歸耳。曰：秦以倦歸，而君又以秦之力所不能取而送之，是助秦以自攻也。今之爲和議者，何以異此？議者謂國家今日正猶勾踐事吳，稱臣奉貢，不得不然。是未知事勢之不同也。越之棲於會稽，蓋吳王聽宰嚭之言，而許之平，故勾踐以爲得計。今虜未嘗實許和也，其所以爲計者，特以許和給我，謀以全勝，欲吾不爲之備而取之易耳。故其未來，則吾貽之重賂；其旣來，則吾莫之禦。是吾之求和，無纖毫之益，徒阻義士忠勇之氣，長黠虜桀驁之心，

竭民脂膏，以資盜糧，非計之得也。若其稱臣奉貢，尤非所宜。昔辛垣衍欲趙之帝秦也，魯仲連曰：若使帝秦，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且又曰：若使帝秦，則必將烹醢梁王。辛垣衍曰：秦何爲烹醢梁王？仲連曰：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蓋嘗爲紂脯醢而囚之矣。秦既爲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將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豈晏然而已乎？於是辛垣衍不敢復言帝秦，而秦軍亦爲之卻。今或稱臣於虜，則中國在虜之掌握矣。彼將所求無厭，既得重賂，又求割地矣。又召大臣往矣，又將懇變輿之臨幸，則何以爲謀？若往，則遂廢前功，不往，則興兵而伐叛臣，不爲無辭。若遂往，則又將爲二聖矣。言之至此，可爲寒心，而議者安於此說，可謂無謀之甚也。猶謂國有人乎？或者以爲二聖在彼，故吾不得不與之和，是不然。昔漢太上皇呂后爲項王所得，常欲置俎，夫高祖豈茫然忘之哉？而未嘗爲之屈，蓋勢不可耳。然項王卒不敢加害，蓋以高祖之不顧惜，害之無益，而存之亦可以爲重資。故割鴻溝之後，卒從侯公之言而歸之。今國家若能厲兵秣馬，稍振中國之威，且勿與之通，則彼莫能測我虛實，必不敢動。吾已復中原，然後遣辨士若侯公者往說焉，彼亦且奉二聖以歸來矣。故二聖雖在彼，於中國用兵之勢，無有害也。故爲今日之計，當與諸將議，先復中原以振國威，然後閉關不出，卑詞厚賂，以請二聖，當必遂所欲。於今遣使徒取辱耳，非所宜也。議者以爲彼強我弱，出未必勝，故不與較，是未知用兵之勢也。昔陳常弑簡公，孔子請討之。夫以強弱大小論之，魯不能敵齊也，審矣。孔子豈不量敵而後進哉？蓋其說曰：陳常之弑，齊國之與者半，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

半，其勝也必矣。夫以楚人病秦之詐，懷王必欲亡秦；而漢人思漢之德，皆欲興漢。在今日人人痛憤二聖未返，非特楚人之情；而國家德澤之厚，人懷不忘，亦非止漢世之比也。然則在今日，倘陛下能奮其威武，自淮而北，必有響應者矣。側聞近日河北亦常有欲興義兵而來請者數輩，而朝廷慮其生事，以敗和議，拘之軍中，此爲失策。倘乘此以有爲，不亦可乎？且愚竊謂今日之計，當乘天下痛恨之切，人懷思宋之心，乘時有爲，及其鋒而用之，決可有功。若或遲疑不斷，竊恐歲月之久，人心懈怠，懷彼啣濡之恩，而忘忠義之心，則事難舉矣。縱不能出兵，猶當爲守禦之備，決不可爲和議以墮虜計也。蓋虜之不可信，其事已可鑒矣。今日之不來，非緣和議，特其勢自有牽制，未暇來耳。倘與之和，必出重賂，徒竭吾賞軍之費，爲虜人進兵之用。眞所謂資盜糧也。俟吾國力已竭，然後乘釁端興兵，則勢必不支，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必至之慮也。議者謂虜之所欲，不過金帛子女耳，與之，則得其欲而不來，是何異兒童之見也。虜之貪心，豈有饜哉？今少與之，則不足充其欲；多與之，彼則以爲中國尙富實，而不敢拒我如此，是必兵弱，可以一往。故爲此計，實啓戎心，安能使之不來哉？及國力已竭，而後爲備禦之計，孰若未困，而先爲之慮也。昔曹操破荊州，逐劉備，移檄於孫權，權召羣臣謀，或以爲曹公士馬之強，旣得荊州，劉表治艦，鬪艦，乃以數千里，水陸俱下，勢不可敵，不如迎之。獨周瑜魯肅以爲當擊，謂北人尙騎，本不能水軍，與吳越爭衡，今操自送死，可擊之也。將軍操宜在今日，瑜請以三萬人，爲將軍破之。權大喜，因斫前案曰：復言迎曹公者，與此案同。因發兵使瑜拒

之遂敗曹公於赤壁。故兵之勝敗，在人謀耳。庸人見朝不及見夕，但偷安目前，不思後患，殊不知無遠慮，則近憂必不能免也。夫兵凶器，戰危事，聖人難言，但勢有不得已耳，雖毒天下之民，不可辭也。且狼子野心，不可望其仁聖，意其憫我，惟振之以威，乃可服耳。故將欲和之，亦必戰勝而後可議也。在昔契丹所以能百年守盟好者，亦以章聖皇帝有澶淵之捷耳。臣愚伏望睿明，特發威斷，早定大謀，專爲戰守之備，勿主和議以墮虜計，實天下幸甚！

六月岳飛大破湖賊擒楊欽夏成等湖賊悉平。

湖賊楊么爲其下所殺也，其黨楊欽夏成等各領其餘衆拒命，欽僞爲軍馬太尉，成僞爲左僕射，皆與鍾相首事之人，兇悞桀黠賊也。張浚臨湖觀之，知未可攻，乃歸潭州。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會岳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悞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曲留以俟之。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任安王俊郝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瓊號令，遂至放賊。及飛始至，鞭任安及孫議以泄其氣，使爲賊餌。賊併兵攻任安，戰三日，兩困之。飛乃以伏兵四合，一戰破賊衆，賊盡乘桴以入水寨。楊欽等迎降，尙有餘衆數萬，飛杖欽等各一百，遣回。是夜，用師徑掩其營，破其賊而執欽等。惟成寨三面臨大江，背恃峻山不降，飛親往，測其淺處，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至淺處，則棄瓦石壓之，一旦填滿，長驅入其寨，遂擒成。湖賊悉平，果不過八日。授欽武翼大夫。

遺史曰：欽黜詐，最桀黠，既授以官，公論皆不與之。欽出身腳色，書曰：鍾相楊么作亂，欽等聚集強壯，保守鄉村，俟大軍到鼎州，乃同共破賊有功。見之者，無不大笑。

仇愈知明州，並沿海制置使。

仇愈爲制置使，延紹爲制置司都統。

王彥知荆南兼充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

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平楊么，乃召王彥赴都督行府。彥未到，湖賊已平。遂令彥知荆南兼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時解潛已離荆南，彥到荆南，府庫倉廩皆空，錢糧俱缺，彥懼之，荆南不往，徑追潛至鄂州，會浚收楊么，回軍鄂州，復勸彥回荆南赴新任。

賜岳飛詔。

比得張浚奏，知湖湘之寇，悉已肅清，紆朕顧憂，良用欣愜。非卿威名冠世，忠略濟時，先聲所臨，人自信服，則何以平積年嘯聚之黨於旬朝，指顧之間，不煩誅夷，坐致嘉靖，使朕恩威兼暢，厥功茂焉。腹心之患既除，進取之圖可議，緬思規畫，嘉歎不忘。然恐招撫之初，人懷反側，更宜綏輯，以安衆情，措置得宜，彼自馴擾，必與卿計之熟矣。若有陳請，可具奏來。

七月，梁斌知全州兼金均房州安撫使。

王彥到荆南。

王彥知荊州，荆被賊後，城郭爲墟，移治於枝江縣。彥始至，還舊治，帑廩空乏，無三日需。彥依川錢法，先措置交子於荆南管内，行便漸措置屯田，以爲出戰入守之計。乃擇荒田，分將士爲莊，莊耕千畝，惟山口富里田，舊截沮河，置千戶石塘瓦窰三堰，堤水分灌爲最良。今堰廢不治，彥親督將士，具畚鍤脩築，計工六萬有奇，不浹旬告成。公私之利無窮，天下論屯田實不擾民而得充國之遺意者，必以彥爲首稱。詔獎諭之。

八月。張浚加光祿大夫。

制曰：朕登建哲輔，協圖康功，內則總一萬類，以制樞極之功，外則經營四方，以廣威懷之略。旣告成於遠績，當受社於勤歸。迺先飲至之期，誕錫颺廷之命。具官張浚，才全而用博，道大而聲宏，誠足以感會天人，而交精禘之徵，識足以貫通古今，而應事物之變。遭時奮節，身狗國家，仗義扶危，功存社稷。出入參釐於二柄，夷險更閱於百爲，復專機幄之前籌，來扈戎車之親駕，爰立作相，遙觀厥成。講明法度之原，脩飭甲兵之備，革人謀之回遙，正國步之搶攘，首端本於朝廷，躬視師於江潁。總提紀律，昭示王靈，周履山川，究觀地利。勞三軍於細柳，猶親巡六尺之輿，翦羣盜於綠林，初不煩一夫之戟。湖湘底定，肅清蛇豕之區，秦蜀相望，增重金湯之勢。阻深遵跋，霧潦鬱蒸，歷寒暑者三時，計往來者萬里。宜加寵數，以答忠勞，峻品秩於文階，昭儀刑於揆路。茲厚保衡之寄，益隆體貌之恩。於戲！邦國定而王心以甯，股肱良而元首斯起，赤烏几几，周公何信宿之遲，四牡駉駉，樊仲有遄歸之

喜。正是百辟弼予一人，迄乎耆定之休，永輯無窮之澤，以平湖湘之功也。

馬擴爲都督行府都統制。

馬擴以江西沿江制置副使，駐軍武昌也。是歲四月，召赴行在，供樞密副都承旨之職，爲都督行府截留，陞咨議軍事兼行府都統制，續旨留鎮江，措置事務。

僞齊陷光州。

九月，華旺敗僞齊於光州，克光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

解潛權主管馬軍司公事。

先是，解潛提兵解圍太原也，趙鼎嘗居其幕中主事。解潛字亨叔，靖康中，金人已破種師中，長驅而南，李綱爲河北河東宣撫，荐潛自副趙鼎爲幹當公事。潛戰敗，綱謫，潛亦廢。建炎四年，起爲荆南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時楊么據洞庭湖，聚衆十餘萬，擾沿湖州郡。潛屢與賊戰，勝敗相當。紹興五年，趙鼎相，荐其才，召爲主管侍衛馬軍司。七年，其軍士與王彥交爭於闕下，宰相張浚罷，潛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其兵隸劉錡，趙鼎再相，復召爲主管侍衛步軍司，俄乞宮祠。九年，除福建路副總管，任滿，居平江府，因舉辛樂宗，論及和議之非，宰相秦檜聞而怒，責授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以卒。

趙鼎·加·左·光·祿·大·夫·

十月·李·綱·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呂·頤·浩·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席·益·知·成·都·府·兼·成·都·潼·川·府·利·夔·路·安·撫·大·使·

賜李綱詔：朕以大江以西，俗輕而悍，弄兵之寇，無歲無之，師旅洊興，民益凋瘵，肆圖舊弼，往鎮臨之。卿威名德望，聳動一時，丰采相聞，人自折服。起於閒館，作我价藩，匪惟指顧之間，一變潢池之習，先聲所暨，諒折遐衝。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爲己任，勿問中外，勉爲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故茲親手詔諭，卿其悉之！

賜呂頤浩詔：朕以湖湘八州之地，西通巴蜀，爲國上游，往連盜區，一方騷動。比者招輯雖已略平，而民俗剽輕，或易生變，允藉耆德，往鎮撫之。乃起卿燕閒之中，而屬以方面之事，庶期談笑，坐以銷弭，惠彼黎元，增重形勢，而抗章固避，殊拂朕懷。惟卿社稷元老，身任安危，不必以內外爲間，諒應聞命，慨然引途。故茲親手詔諭，卿宜悉之！

十一月·丙·戌·張·浚·至·行·在·

行狀曰：浚還，召對便殿，具奏曰：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憤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知也。尙忍言之哉？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尙幸陛下總師於南耳，異時或有一蹉跌，其禍可勝言哉？今事雖有可爲之機，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

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之有差，四海所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恥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讒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仁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復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棄珠玉，絕玩好，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皆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盡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如此，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之不可收矣。蓋隙見於此，而心生於彼，不易之道。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造逆之徒，陳兵闕下，旁援它辭，其鑒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兢畏戒懼邪！其警深戒切如此。上皆嘉納。

金人寇漣水軍。韓世忠將呼延通及金人戰於漣水軍，敗之。

詔張浚荆襄視師。

手詔仰惟二聖遠狩，九年於茲，雖迎請之使屢馳，而侍膳之期尙遠。晨昏在念，愴惕靡容。間緣

會虜之來歸，每諭兩宮之安報。嗚呼！朕爲人之子，而未獲養其父，爲人之弟，而未獲拯其兄；瞻望盡傷，不知涕泣！惟孝弟之至，固可通於神明，而小大之臣，當共堅於忠義，庶戡多難，克濟厥功。以爾資父事君之誠，副虜念親從兄之志，咨爾有衆，咸體至懷。

十二月。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

改神武五軍，名行營護軍。張俊軍爲中護軍，岳飛軍爲右護軍，韓世忠軍爲前護軍，劉光世軍爲左護軍，吳玠軍爲後護軍。

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以神武中軍吳錫之軍撥隸殿前司。邵溥爲兵部侍郎都督府參贊軍事。

炎興下帙六十九

起紹興六年正月，盡九月正。

紹興六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張浚出視師。

行狀曰：以虜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踞中原，爲謀叵測，不敢甯處於朝。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卽許焉。張榜聲豫僭逆之罪，以是月中旬啓行，公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殺澗間，則楚不敢越境西視，蓋大軍在前，雖有他歧捷徑，敵人畏我之議其後，不敢踰越而深入也。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議者多以前後空虛，虜出他道爲憂，曾不知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不然，必環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爲可安乎？旣以此告於上，又以此言於同列。惟上深以公言爲然，至江上，會諸帥議事，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維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淮北，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翼，佐俊，命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形勢旣立，國威大振，上遣使賜公御書，裴度傳以示至意。公於諸將，尤稱韓世忠之忠勇，岳飛之沉鷙，可倚以大事。世忠在楚州時，入僞地叛賊，頗聚兵。上以書賜公曰：世忠旣捷，整軍還屯，中外忻悅，每思世忠發憤直前，奮身不顧，今乃審擇利便，不失事機，亦卿指授之方，卿宜明審虛實，徐爲後圖。或遣岳飛一窺陳蔡，使賊支吾不暇，以逸待勞。時飛母死，扶護母柩，還廬山。公乞御筆趣其行。飛奉詔

歸屯。公又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保中原之心。奏請車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

二月，召諸路安撫使兼營田使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折彥質自兵部尚書除簽書樞密院事，無所建明，具員而已。

十二日庚戌，尚書左司員外郎范直方、川陝宣諭并撫問吳玠一行將士。

命范直方並依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已得指揮，仍令條具數內一項勘會。昨紹興二年，諸路宣諭官被奉聖旨，檢查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德意，仍降親筆手詔。及令閣門先次引見，上面受聖訓，並給賜御札歷子，採訪詢問，逐路見任官廉污能否，書上，歷子荐列以聞。直方今來宣諭川陝，撫問吳玠一行將士，併合遵依逐官，已得指揮，並降詔書御札歷子，舊歷子見別作施行有旨。四川監司帥臣吳玠軍前，並令學士院降詔，其逐路州軍，仰宣諭司謄寫行下，內席益吳玠，別降口宣。賜川陝宣撫處置使司詔。

朕紹國丕基，遭時多難，飭戎車於江左，惟懷經略之圖，列將鉞於關中，欲存根本之勢。豈虞強國專逞淫威，敵勁弗支，兵擊未解。嗟昊天之不弔，宜悔禍於我家，憫赤子之無辜，重流毒於茲土。寡德所致，悼心何言！賴我股肱之臣，總護爪牙之任，一戰克捷，羣醜殲夷。王靈於是復加，士氣於焉再

振然念與師累歲，戰鬪一方，被夷狄之繫繫，甯無淪陷之黨，思祖父之涵養，豈有背叛之心？憑陵使然，蹭蹬至此。倘存疑阻，殊拂招徠，將求生而欲歸，或懼刑誅之慘，比復業而奠處，或憂賦役之煩，或立效而褒賞未加，或負才而祿秩未稱，疾苦無告，愁恨何聊，側席以思，當饋而歎！於是下哀痛之詔，布至意以宣昭，施贖蕩之恩，洗庶辜而拂拭。沿邊將士，應陷番人，非抗王師及侵掠入寇者，並不得誅殺。虜騎憑陵之際，陷沒州縣，官吏將士，皆緣事力不能捍禦，致有脅從，或遭驅虜，至今困屈，或旅寓邊遠，實爲殘破，無曰背叛陷番人，苟能立功來歸者，仰沿邊帥守，保舉申宣撫司，一面旌擢優賞！其次，雖未能立功，而心在本朝，有意懷來者，各以原舊官職任使。兵級弓箭手，依舊職名收管。兵民願歸業者，聽其間才力可用，特予拔擢。或有以前罪犯，懷疑自危，一切原貸。或先曾立功，未曾受賞，卽特予推賞。因陷番廢業失所者，寬其租賦，免其征役，昨緣道路不通，號令壅隔，致遠方之民，疾苦無所赴訴，專委宣撫司，講究措置，並從寬恤，遍下諸處官司施行。咨爾有衆，咸識朕心，各堅奮勵之誠，亟臻休息之效。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吳玠王彥關師古獎諭勅書

考關師古已於四年一月叛降金人，此處關師古應是衍文。

朕承歷運之中微，屬方隅之多故，兵塵數起，邊堠屢驚。本念秦雍之區，久罹夷狄之禍，暴骨滿野，郡城爲墟，興言痛心，引望流涕！或資驍銳之將，屏此腥羶，庶使創殘之民，脫於塗炭。卿世家隴右，氣稟山西，據忠憤於胸中，殫靈威於塞外，運奇合變，並施九地之謀，鼓勇爭先，悉用萬全之策，潛軍

一舉並騎四馳，折虜勢於方驕，激士心而復振。茲爲社稷之衛，良慰鼓鼙之思。然念歲月棲遲，風霜侵薄，勤勩雖由於爾力，咎責實歸於朕躬。更奮鷹揚之師，益拊蟻聚之衆，克復疆土，撫定黎民，赤囊之捷累傳，功旣垂於廟社，丹書之誓永固，福自及於子孫。各堅乃志，朕訓是欽！

十六日甲寅，岳超及金人戰於宿遷縣。

韓世忠欲攻淮揚軍，旣到宿遷縣，點選統制岳超將佐親隨，共二百人爲硬探。時淮揚軍亦知世忠起兵，金人知兵賈舍人都統阿里也，遣八千騎來宿遷縣硬探。與超等相遇於中途。衆皆以本來硬探，不可迎戰，當復回。超曰：遇敵不擊，何以空回？金人以鳴鼓作衆，超乃率衆衝入虜陣中，出而復入者數四。金人乃退，超等亦回。有中傷數十人，然無一落陣者。

十七日乙卯，韓世忠敗金人於宿遷縣，擒其猛將牙合孛董。

世忠欲進趨淮揚軍，城下令呼延通攔前，而世忠獨馳一騎，使一把雪執信字旂隨之。一把雪者，其兵之曹號，蓋趨捷善走人也。令諸軍兵馬繼進，見信字旂止則止，見信字旂麾則俱進；步人又次之。通行二三十里，遇金人而止。世忠於二三里間，乘高坡以望通軍，約三里許，見信字旂止，通馳至陣前請戰。金人出猛將牙合孛董，呼令通解甲投拜，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呼延太保，在祖宗時，殺契丹立大功，曾設誓不與契丹俱生。況爾女真小醜，侵我王界，我豈與爾俱生哉？即持矛刺牙合孛董，牙合孛董與通交鋒，轉戰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繫，各抱持不相舍，去陣已遠，於是

皆墜於坑坎中。兩陣皆不知。牙合孛堇取篋刀刺通之腋，流血，通搦牙合孛堇之喉，氣欲絕而就擒。得官軍百餘相會，遂回。金人退去，世忠大喜。是時諸軍見信旂久立不動，統制皆率衆以進。世忠曰：吾旂未曾麾，何以輕進？違我之令，當行軍法。諸統制曰：立陣移時，信字旂未麾，戰士氣銳，欲盡命致敵，違令之罪，寔不敢逃。世忠猶決數十人，以示行法。

馬擴爲沿海制置使。

馬擴在鎮江，措置事務也。正月，都督府劄子，發遣馬將帶吳錫一軍，並所部人馬赴行在。二月，爲沿海制置使，駐軍明州。

十八日丙辰，韓世忠圍淮揚軍。

韓世忠既獲牙合孛堇，遂率諸軍至淮揚城下，城守甚嚴，城中街衢亦陣合以防，克敵弓矢。淮揚軍舉烽火報急。是時金人有令，受圍一日，則舉一炬，自夜至曉不絕，受圍二日，則舉二炬，凡圍六日，則舉六炬也。第七日救兵到，世忠遂回軍。

李綱來朝。

劉光輔圍光州，僞知州許某約以城降。

王彥保康軍承宣使，京西南路安撫使，兼知襄陽府。

王彥除京西安撫使。是時岳飛爲京西河北宣撫使，當受飛節制。彥昔爲招撫使，司都統制，新

鄉之役，飛達節度，彥欲斬而恕之。以此引嫌，辭免不赴。

三月。韓世忠加少保。武甯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軍。楚。州。

岳飛加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軍。襄。陽。府。

吳玠加檢校少保。保平靜難軍節度使。川。陝。宣。撫。使。軍。興。州。

四月。韓世忠及金人戰於淮揚軍。

是役也，韓世忠請援於張俊，俊不從。故師不克而還。

二十七日甲子。賜韓世忠揚武翊運功臣。

酈瓊克劉龍城。

僞齊劉豫，以兵攻劉龍城，將窺淮西。劉光世遣統制官酈瓊襲破之，盡俘其衆而還。光世以功

加保靖節鉞。

五月己巳。高世則感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

楊沂中來朝。

二十三日庚寅。劉光世加保靖甯武軍節度使。

張俊加崇信甯軍節度使。軍盱眙。就城之。

詔張俊屯盱眙軍，改授崇信奉甯軍節度使，以寵其行。並命盱眙軍依山築城，右僕射張浚建

議也。左僕射趙鼎深不悅之，嘗覽地圖而歎曰：德遠悞矣！雖不爲資敵之具，然當念勞人也。是役也，興於盛夏，版築於山之頂，自下運土而上者，皆有日課，人不堪其勞。又望青採斫，數十里間，竹木皆盡，民亦苦之。劓掘新舊塚墓，莫知其數，有一塚，舊傳爲桑相公墳，旣徹，有骷髏尙存，長二尺，人乃知其爲桑維翰也。城成，無水可守，亦無樵採。築城之際，僞齊有馬三百，踰泗州之境，臨淮伫觀，移時而去。

六月。楊沂中進兵泗州。張俊進軍盱眙縣。劉光世進軍廬州。

七月。劉光世收復壽春縣。

八月。岳飛克鎮汝軍商虢二州。

是役也，僞汝州薛亨素號驍勇，岳飛以牛皋當之，皋請生擒以獻，果獲亨以歸，飛大奇之。

岳飛復西京長水縣。

秦檜行營留守孟庾行營副留守。

秦檜爲行營留守，張浚荐之也。初，檜與孟庾皆除行營留守，而同爲觀文殿學士，庾以先除，欲居檜之上，檜曰：嘗爲宰相，公參知樞密院事而已，檜宜居上，爭之不定，奏取旨，乃以庾爲副。

王彥行營前護軍都統制。

王彥自荆南而下也，至鎮江，丁母憂，乞假官除服，詔不允。起赴行在，賜金帶象笏，除兩浙西路

淮東南路沿海制置副使，措置防海守道畢，除行營前護軍都統制。九月，劉豫以僞殿前太尉開封尹許清臣權大總管府事。以子麟領行臺尚書。令馮長甯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議李鄴行臺右丞。

簽鄉軍等二十萬，號七十萬。三路南寇，東路由渦口犯定遠，趨宣州，姪劉猗統之；一路由壽春犯合肥，子麟統之；一路自潞蔡之光州寇六安，孔彥舟統之。

炎興下帙七十

起炎興六年九月八日，
盡十二月五日戊戌。

八日癸酉，車駕幸平江府。

十日乙亥，韓世忠來朝。

王庶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

王庶被召出川，至鎮江府，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鄂州府。有旨：俟奏事畢之任。五月，賜對，復顯

謨閣待制。未至鄂，改知荆南府，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至是，到官任事。

岳飛退軍鄂州。

二十九日甲午，劉豫入寇。張浚至建康府督戰。

張浚行狀曰：公渡江安撫淮上諸屯，時遣人自燕山回，聞徽宗不豫，又聞欽宗所貽虜酋書，奏

曰：臣近得屯信，不勝臣子痛切憤激之情，仰惟陛下處天子之尊，遭父兄之變，聖懷惻怛，慟切於中，

固不止臥薪嘗膽也。時張俊已進屯盱眙，三帥鼎立，而岳飛遣兵入僞地，直至蔡州，焚其積聚，時有

虜獲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上以九月一日，進發至平江，公又請先往江上。諜探叛賊各軍及其

姪猊，挾虜來寇，公旣行，而遷徙不定。公至江上，知來爲寇者實劉麟兄弟，豫封麟淮西王，兵凡六萬

人。寇已渡淮，涉南歷壽春，逼合肥。公奏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今士氣甚振，可得立勝。若一有退

縮，則大事去矣！上手書詔曰：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問於卿，今覽卿奏，措置方略，審料敵情，條理甚明，非卿識度高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於是詔下諸將，始爲戰計。

侍御史魏矸奏劄論不當講和。

臣伏觀魏良臣王繪歸自淮甸，亦有虜酋文字，事意曲折，不得與聞。臣聞於傳記，有曰：前車覆轍，後車之戒。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靖康初，虜騎旣退，大臣偷安，不復注意軍事，故時有不理會防秋，卻理會春秋等語。北虜再入河朔，遣使王倫督和議，優游不決，繼邀索五輅，又復聚議經時。迄以輅未渡河，而游騎已次瀋州。故虜嘗語曰：所以索輅求車者，且令南朝爭議一兩月耳。今者陛下發奮英斷，親御戎軍，諸將競趨江上，鬪志日銳；而陛下復大開言路，包容狂直，凡非軍旅之事，一切停罷，宸算素定，施設措置，犁然當於人心。臣仰料天意，亦須助順，攘戎狄而復侵疆，寔係此舉。願自容斷，立罷講和二字。況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既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考，須復專使尋好，未有罅隙。茲乃僞劉父子，巧造兵端，謀窺江左，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大兵坐扼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爲劉挾虜爲重，其軍本我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並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

不如迎之。獨周瑜曰：不然，操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其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遂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虜以叛，視操孰順？近日虜衆，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形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墮喪士氣，束手以受其敵，非臣所喻也。昔辛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今日帝秦，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爲卻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庶有再造之期。臣區區識慮，蓋止於此；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而裁決之！

十月四日戊戌，王德麟、趙世臣敗劉豫於安豐縣。是夜知壽春府孫暉又敗劉豫於芍陂。

僞齊大舉其衆，侵犯淮甸，有吞噬江淮之志。劉光世命王德麟、趙世臣等出淮西以逆之。由安豐摧崔皋於霍邱，潰賈澤於正陽，敗王遇於軍前。於是賊之氣已挫矣。

八日壬寅，楊沂中及張宗顏、王偉、吳錫等敗劉猷於定遠縣。

劉豫使其姪猷自渦口渡淮入定遠。是時殿帥楊沂中被命聽張俊節制，俊乃分遣沂中及統制張宗顏、王偉、吳錫等禦之。至定遠與賊遇，王師力戰，猷敗，擒其將李亨等。

十一月乙巳，劉麟寇廬州，聞劉猷敗，退走。

淮南西路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與廬州都督張浚約。光世聞麟入寇，其勢甚熾，密申宰相趙鼎乞降，樞密院指揮退保太平州，簽書樞密折彥質助爲之請，遂檄光世退軍。浚聞之，大怒，遣向子諲等督光世復還廬州。麟以僞齊兵十萬犯廬州，知劉猷先敗，遂退走。先是上札付王德曰：卿宜竭力協濟事功，副朕平昔眷待之意。故光世命德追擊至壽春縣而還；橫尸屬道，有赴淝水而死者。德授相州觀察使，授德制曰：茲屬逆難之猖獗，首提銳旅以蕩攘。又曰：凡蜂屯而蟻聚，咸電掃以風驅。是役也，僞齊失連車七千輛，船七百餘隻，將士亡歿者大半，喪器甲僞文鈔告勅軍須金銀犒賞之物，不可勝計。

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明州。

沈與求爲參知政事時，督府治軍，欲大舉，與求弗與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明州。疏再上，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十九日癸丑，張俊、楊沂中攻壽春府，不克而還。

王彥至行在。

王彥以新除行營前護軍都統制，至行在也。

十一月，張浚還闕。

浚行狀曰：是時劉豫令鄉兵僞服胡服，於河南諸州，十百爲羣；由此，聞者皆言處處有虜。豫又

大張聲勢於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十一月，楊沂中抵濠州，劉光世駐軍與沂中接連相應。劉猷分麟兵之半，攻沂中，沂中大破猷於藕塘，降殺無遺，猷僅以身免。劉麟拔寨遁走。公上奏車駕，宜乘時早幸江上，賜手詔曰：賊豫阻兵，驍雖犯順，夾淮而陣，侵壽及濠，卿獎率師旅，分布要害，臨敵益壯，仗義直前，箕張翼舒，風馳電掃，遂使豪渠宵遁，同惡自焚，觀草木以成兵，委溝壑而不顧。昔周瑜赤壁之舉，談笑而成；謝安淝上之師，指揮而定，得賢之效，與古何殊？寤寐忠勤，不忘嘉歎。公軍至平江府，隨班朝見，上曰：卻賊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惶懼，乞去。

十二月五日戊戌，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軍。

趙鼎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置大使。

趙姓之中興遺史曰：劉豫兵馬遁走，張浚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爲大帥，請罷之，以勵諸將。上問：曾與趙鼎議否？曰：未也。上曰：不可不與趙鼎議之。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劉豫几上肉耳！然劉豫常依金人爲重輕，則擒滅劉豫，得河南，未可保。金人不侵入，如其侵入，何以禦之？且劉光世軍下統制將轄士校，多出其門，若無故而遂罷之，竊恐其士卒自此不安。浚由是不悅。浚見上，請幸建康。鼎諫未便，遂罷鼎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撫浙，而下移蹕之詔。

張浚行狀曰：公未至平江府時，鼎等已議回蹕臨安。公入見之，次日具奏，曰：獲聞聖訓，惟是車

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蓋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爲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兆民之念，孰不思戀王室？叛虜相劫，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困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由以分，大駕倘還，則有識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消竭。異日陛下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爲深信而不疑者哉？彼知朝廷，姑以此爲避地之計，寔無意於匡回天下故也。議者不過曰：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日。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爲此論者，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使年年爲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難乎其立國矣！陛下欲深居臨安，亦能以安乎？上讎然從其計。十二月，趙鼎遂知紹興府。

折彥質罷樞密，除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劉光世在廬州乞退，退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彥質，乃罷彥質。

簽書樞密，提舉宮觀。

張俊加少保，鎮洮崇信，奉甯軍節度使。楊沂中加保成軍節度使。

張俊楊沂中以長樂鎮之功受賞，故有是命。長樂鎮地名李家灣者是也。上親筆詔賜俊，其略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多至數萬人。卿意報恩如此，朕復何慮！又曰：卿所部士卒，精銳爲諸軍冠，聞之深慰。平昔內外之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益思勉勵。

邵隆復知商州。

炎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盡十五日丁丑。

紹興七年正月一日癸亥朔，車駕駐蹕平江府，下移蹕建府詔。

詔曰：朕獲紹丕圖，行將一紀，每念多故，惕然於心。昨以盛秋，載親戎乘，露車於野，率示四方，屬叛逆之來侵，幸以時而克定。念兩宮征車，未還於殊俗，列聖陵寢，尙隔於妖氛，黎元多艱，兵革靡息，自惟厥咎，在予一人，其敢卽安，彌忘大業。思鼓士氣，以恢遠猷。惟黃帝以上聖之君，無常居之位；周王當平治之日，有於邁之師。朕於斯時，敢替前軌，將乘秦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播告遐邇，俾迪朕懷。

十五日丁丑，詔賜李綱等。

勅李綱等：比以逆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敵人，提兵南向。朕親御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百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旣屈，潛師遁逃。念茲卻敵之初，圖爲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爲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朕將屈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冀聞確論。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李丞相綱對曰：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

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遐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闕疏，智識淺短，何足以稱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輒竭狂瞽，以塞明命，伏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向，倣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屈，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護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誠爲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所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污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尙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臣謹採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棋，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以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藉爭衡；光武先保河內，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東向以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倘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得計。議者又謂賊馬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爲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棋，舍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崤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

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漢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則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藩籬。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藩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甸、荆襄間；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郡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守諸郡，小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自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要郡州縣，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已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以屯江北，則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爾。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

經費而藩籬之勢，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淮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諸路克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戡大憝。此事雖似落落難合，然在陛下聖志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常，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一失機會，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朝廷近來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逆之臣，可正萇街之誅；強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必擇形勢，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皆澤國，逼迫，偏竊所據，非用武之地。惟建康，自昔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地。今變與未復，舊都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巡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

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脩宮闕，治城壁，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模，以待翠華之幸。近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時方艱難，用過於儉，然宮闕制度，亦有不可已者。有城壁，然後人情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困於重斂，傷於慘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旣成，壤地相接，甲兵旣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官吏將士，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得諸路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秩，可爲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略所當先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有曰：朕將虛已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交頤也。何者？君臣之遇，千載一時，聽言用謀，尤其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已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身之戒。蓋雖朋友，尙不易言，而況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旨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

感懼交中，進退惟谷。雖然，陛下嘗艱危多故之秋，詔臣子以丁甯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罪大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寔，惟陛下幸察！臣竊歎陛下躬聰明睿智之資，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馭，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積，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今以來，所用大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固皆不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初似無過，而乏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而退，以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何補於國家，陛下安取如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寇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河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場相望，道路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罷於奔命哉？是宜明

詔於卻敵之初，圖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爲陛下深思，所以爲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爲，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棋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棋之置子，乃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爲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履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必固，賞罰旣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旣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卽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浙江，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使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刑政，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候時而奮，因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之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如此，何況假道於僭逆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可

成，而徒爲此擾攘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而已，會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至於迎請二聖，如侯生之歸太公，則當在攻戰旣勝，國勢旣強之後，今無益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已定，然後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王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點虜，近有僭僞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旣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強虜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爲，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

始終用蕭何，太宗始終用房杜，故能戡定亂禍，卒致太平。管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此，而况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有言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過舉，而魏公以爲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相與之意，而惟嫌疑之爲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

炎興下帙七十一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爲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循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于艱難有爲，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瑰偉之材，未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賈復之屬，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之有裴度，武宗之有李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爲之主，參翊左右，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于義命，不復自辨。惟至明之主，爲能悉小人之情，僞而辨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豈非罹此謗耶？遂使陛下寤寐側席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藝，願爲國家宣力者，無因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惟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亡，太宗遣人至其家，得書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敝；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惟見有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

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常能無愛憎，然必去愛憎，然後能得人以興者。愛憎出于私情，用人以興邦，必由于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侯必用，雍齒雖怨，漢祖必賞，而况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義論正，則是非明；朝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寢明寢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寢微寢弱也。晉之士風，尙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措置乖謬，盜賊並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卻顧，圖久遠之計，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所言，則大者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祇從竄逐，其士風遞相仿倣，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褒贈官秩，錄用子孫，然亦何補於事？向若早變此風，則忠臣無誅謫之冤，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覈事實，惟欲傷人；大譽則大進，小詆則小遷，滄訛風成，此非朝廷之福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加繩詆，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浴日之功，以結陛下之知，有大臣之

辨，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洗濯，復侍親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之辨白，而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于君父，冀察其不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于大故，亦須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刑也。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大臣以禮義廉恥，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也。陛下誠能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模也。業以勤廣，所以爲之積累也。猶造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至于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規模先定，而后積累以收成效，光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之論鼎立之計，皆定于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一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讎未報，尙稽中興之業，則其始不爲之規模，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爲僭逆之臣，強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熟議所以爲規模者，凡

所施爲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行之，所立期限勿太遽以致騷擾，勿太緩以失機會，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時不可失，其在皮膚，鍼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于骨髓，則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不可失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于未奔騰之前，千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鬪而鑄兵，其能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臣將見爲無不成，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祐之；猶之農夫盡其耨耨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耶？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后，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卻，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三大臣，協力同心，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

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大功可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于子，愛之至，則所以爲戒之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謹天戒。臣嘗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大

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和，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祐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公一言而熒惑退舍，太戊桑穀拱生于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故糞土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之：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冑，履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浙荆淮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智勇天賜，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吝。蓋帝王改過之道，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貞

觀之治；無損盛德，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炎以來，其所措置是耶？非耶？以爲是，則何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今日措置安可復蹈前日之轍。臣今所陳，皆改轍前日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而行，則在聖裁矣！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海億兆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聖慮及此，得不慄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室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古接下之美，咏于小雅；蓋有文武吉甫，顯允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之寵，六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以志廣材疏，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無補國事，每懷愧惕；違去闕廷，九更寒暑，犬馬之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雖無魏鄭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察之而已！況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填溝壑，無以仰報盛德之萬一。今得奉明問，據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伏惟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實天下之幸。

干冒天威，臣無任惶懼戰汗待罪之至！

謝表。臣言：伏蒙聖恩，特降詔旨，令臣條具邊防利害來上，臣已遵稟睿訓，具狀奏聞者。十載倦游，屏居海上，數行溫詔，來自日邊，凡清問之下詢，皆一時之急務，恩輝所逮，報稱爲難。竊以詢於芻蕘，帝王之盛德，告以善道，臣子之至情。秦詢黃髮而伯業成，漢屈羣策而帝功立，久矣不講，寂然此風。皇帝陛下，慨國步之多艱，懲前謀之未淑，時乘戎輅，躬總六師，文帝幸亞夫之營，恩均將士；太宗臨渭水之上，氣讐戎羌。肆於卻敵之初，圖爲善後之策，特頒明詔，俯訪舊人，丁甯胥訓之辭，若恭承黼座之側，諮諏當世之務，如親顧草廬之中，詢事考言，遠邁唐虞之舉，畫奇吐策，宜得良平之臣。而臣曩以非材，嘗叨近輔，學術泥古，識慮闊疏，憂患薰心，志氣彫落，夫何窳啓寡聞之陋，亦與詢謀採擇之間，謹已審察事幾，條陳利害，亟上皂囊之奏，冀陳乙夜之觀，懸直不移，僅同汲黯之妄發，疏通知體，豈類賈生之能言。伏望皇帝陛下，察以至明，容之大度，赦其狂瞽，博招可績之謀，用以設施，大啓中興之運，則臣繼此有得，敢忘上陳，海岳深崇，豈賴涓塵之助？日月清照，常傾葵藿之心！

秦丞相檜對曰：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懇請，而軍旅之氣因以阻，皆非至當之畫。爲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張爲強，亦不必以力弱爲怯。宋襄圖霸而兵敗，齊湣稱帝而國破，虛張惡足爲強哉？孔子以弱魯抗齊，而侵軀以復；子產以鄭介晉楚，而國猶大競，力弱何必太怯哉？若湯以犧牲遺葛伯，文王以西伯事昆夷，未嘗虛張也。爲其殺

一童子而征葛，終以一天下，爲政不獲于上帝而伐崇，終以致昆夷之喙，未嘗太怯也。其後漢高帝出關曰：吾欲復三秦，故地而止耳！何嘗曰：我必滋盛哉？滎陽成臯之間，百戰不休，何嘗曰：我不復振哉？又如光武唐太宗，戡定羣盜，鎮撫四夷，時強時弱，度議定計，皆略相若。國家自金虜入寇之初，但當與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爲夷狄，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虜人退師，亦遂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爲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實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光世通書虜酋，說以利害，以爲得地則歸豫，失亡則在虜，卽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虜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祈懇，虜言候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爲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因海州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攜酋長書歸，諭以立國之體，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以統衆？款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金國所欲，若淵聖所割河朔，既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縱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來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逆賊劉豫陰導虜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爲國，不安慰狂虜，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釁。又賊豫啓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強者驕，不足深較。樊噲憤匈奴侮慢，欲以十萬衆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強盛之時，況今勢未有便。臣前

奏乞安慰狂虜，當用所獲虜人，令諸將通其酋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蓋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亂，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亂臣，而魯不容。況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爲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檄數其罪，而陽推虜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蓋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虜人立豫，諸酋皆不以爲是，其以爲是者，意在保河朔，用豫以爲捍蔽耳。河南之地，虜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二聖爲請。臣前奏亦已略具，果蒙陛下採擇，則順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爲攻戰之利。界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籬籬宏遠，堂室以安，是爲守備之宜。因所獲虜人厚拊存之，彼各識所屬酋長之意，分遣書辭，不至差殊，是爲措置之力。使虜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已，彼豫衆亦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脅從罔治，是爲綏懷之略。若乃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智，臣不敢臆說也！迂疏無所知識，惟聖明裁察！

炎興下帙七十三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汪丞相伯彥對臣謹奉明詔而言曰：蓋聞舜好問而爲五帝之盛帝，湯好問而爲三王之顯王，後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業者，不敢自是，各有諮訪，而漢祖賴良平之謀而創漢業，光武用寇鄧之策而爲中興主，孫權用周瑜之說，遂摧曹操而拓有荊州，蜀先用法正之謀，遂併劉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彧郭嘉之策，遂擒呂布於下邳，破袁紹於官渡，皆用武謀詢之效也。恭惟陛下神武默運，禦侮卻敵，天人助順，一舉而亟清江淮，再舉而可復疆土，而乃謙冲退挹，參古酌今，以善後計，下詢舊弼。臣顧念宿遇，披露肝膽，竭其餘忠，精思熟講，祈補萬分之一，輒效愚言，藉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相與問答，以爲陛下獻，惟陛下優容而過聽之。其辭曰：決戰將軍問于萬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駐蹕三吳也，蓋得兵家之三勢焉，曷謂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國勢，憑三勢而命將殺敵，無往而不濟于時，逆劉干紀，金敵濟師，踰我長淮，窺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禍之天意，下慰厭亂之民心，以常德赫怒，旗建秦一，親總六師，將士賈勇，人倍其氣，雷動焱發，山搖谷蕩，得氣勢也。長江天險，巨艦鶻飛，一卒當江，萬夫莫渡，得地勢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順，察其飢飽，以壯擊老，以生擊死，以飽擊飢，得國勢也。以此三勢，按甲江上，時遣輕銳，所向必克，醜虜就擒者不啻千百，簽軍投降者動以萬計，勢窮力蹙，知曲之不可以敵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敵順也，知飢之不可以敵飽也，潛

師夜遁，寨幕烏集；當此之時，我乘勢越淮而襲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躊躇淮甸，疑慮未進，蒙竊惑焉。萬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謂善也，吾之所樂聞也，方且圖之再焉！將軍之所謂知其一，未睹其精者，僕請爲將軍略舉其凡，而將軍必能索其至焉！將軍曰：唯唯，願聞一二，以發愚蒙。萬全元老曰：禦戎之要，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守而備之，不遠追也；故魯莊公追戎于濟西，僖公齊師至于鄆，聖人之于春秋皆書也，以危之。且虜之奔北，尾擊過淮也，可謂遠矣。諸葛孔明曰：未得戰地，雖見大利，不前趨之；未測彼情，雖遇羸弱，不進攻之；賊無故退軍，勿進攻之。設若我師犯此而前追于淮北，生靈塗炭，人人懷歸，如流離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雲霓也；柰何餽餉千里，士有飢色，若其略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若其飛芻輓粟，則艱漕運之計，本圖卻敵以安羣情，無或動羣情以資敵，未可急追以僥倖一時之功，要當愛惜寸陰，以圖善後之計，事稍前定，舉而措之萬全之地，蓋未晚也。將軍曰：曷爲善後之計，乃前定耶？元老曰：審攻戰之利，得守備之宜，盡措置之方，明撫綏之略，然後可圖也！曷爲撫綏？曰：夫金敵所驅而戰者，兩河之吾民十之七，九州之虜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爾主兵甚少，怨讐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讐而撫之，則爲我利矣！投拜之簽軍，就係之酋長，旣貸之以錫其類，宜優卹以勸其來者，或給佃淮南之田以養無祿之人，或添差闕員以祿有官之士，其有智慮者，與有材勇者，寘諸軍中，各隨其宜，而無失所之嗟怨，庶使兩河九州之衆，聞風懷惠，攜持而來歸，一旦驅而之戰，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關中諸叛如關師古

讎以不快于王似而去之，孔彥舟以讎嫌權邦彥而去之，初非本心，儻能遣使問道以往，諭上德意，而後以恩私之，俾其自効，彼將銜感恩感義，幡然改圖，領所部而獻虜俘于行在矣！李成徐文輩於是乎知僞齊之不可以庇身也！氣喪膽落，朝不謀夕，亦將悔過効順，請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將斬首來而獻矣！所謂明撫綏之術，其槩如此。曷謂措置曰恢復之計，不患逆劉之難除，患金狄之未衰，不患金狄之未衰，患吾措置有緩急；緩其所急，則圖成長久之功，急其所緩，則效見目前之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國者，莫大於形勢，得形勢者制人，失形勢者制於人。昔李希烈欲破壽春，以趨江都，張建封圍霍邱以精兵邀擊，而希烈爲之遁，長江得形勢，卒保江淮，苻堅東略，至泛長江，謝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數十萬之衆，棄甲宵遁，於是徑造渦潁，經略舊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渦口，以克壽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爲界，豈非得形勢耶？今日之計，莫若屯據淮甸，置帥壽春，而真揚廬濠於文武臣中，擇才能守之，以藩籬江表，夫荆南古荊州也，北窺中原，東瞰江表，三國必爭之地，吳不得吳，蜀不得蜀，魏不得魏，爲今日計，當軍其要害，以爲吳越之屏，以爲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國，二蜀轉漕給軍之地，昔秦恃嶓函褒隴之險，以囊括四海，漢高祖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二蜀僅存，而三秦已失，爲今日計，當固蜀，復秦，以爲後來之圖；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嚴警備，常若寇至；飛檄川陝，蓄銳控弦，觀釁而動，以爲犄角之勢；使彼欲南攻，則右有西師之可虞，彼欲西寇，則左有王都之可慮，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緩者。

也。所謂盡措置之方，其槩如此。曷爲守備？兵法曰：有餘則攻，不足則守。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此善守也。楚爲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反，此善備也。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鄆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羅而無次，皆守備之不謹也。爲今之計，無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敵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脩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誠以與，使樂于用命，悅以使人，使久而無倦，招募戰鬪之士，守險淮濟，激厲土豪之雄，益塞泗水，遣間諜以察其情狀，廣耳目以伺其奸詐，經理殲破之邑，勞來歸業之民，恩信號令，以結人之心，信賞必罰，以盡人之力，理財以給犒士，營田以助兵食，補苴罅漏，以爲他圖，所謂守備之宜，其槩如此。曷爲攻戰？曰：兩軍爭雄，伐謀爲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勝，要在揆度人事，料量衆寡，審方圓勝負之勢，識勞佚淺深之謀，見可而進，知難而止，因利乘便，合變應權而爲之，以此攻戰，何往不濟？所謂攻戰之利，其槩如此。雖然，於斯四者，又有先後之序，先明撫綏之略，然後可以語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後可以語守備之宜；得守備之宜，然後可以語攻戰之計；於是乎乘天時，擇地利，因人和，振旅電擊，諸路響應，躡轅淮汴，蹂躪濟鄆，憑軾而復僞齊之城，橫趙魏，歷鴈門大行，而傳檄乎燕雲之外，于以奉迎二聖，定亂中原，於鑠中興，可不務乎？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而又何急焉？將軍曰：蒙所謂悉聞智者，不後時，勇者不常決。又聞戰以氣勝，朝氣銳，書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朝氣，擊其惰歸，此不可失之時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蟄之致螫，願元老圖之！元老曰：不然。鷲

鳥之將擊必匿其形，猛獸之相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驕我，佚以勞我，彼殆將以誘我也！昔楚武王侵隨，行成而歸，鬬伯比請羸師以張之，隨侯將追楚師，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君姑脩政，庶免於難。」於是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今也敵人潛師而北，必盤礴徘徊於宿亳、徐淮之間，必請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聲東擊西，攻吾不備，出吾不意，而出沒於荆襄之間，睥睨楚澤，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爲水攻之謀，益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其後則將柰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奔，不若脩政事以爲善後之計。曰：曷爲脩政事？曰：若所論四者是也。雖然，欲脩此四者，又有本焉。書曰：民爲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當知今日地之蹙狹，而有以擴其不忍之心，察今日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愛戴之心，軍須之費，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於民者，詔令丁寧，當惜民力，使官吏無並緣爲奸，田廬有樂輸不厭之勤，內以遠邇蒸黎，三軍上下，相與一心；外之兩河遺民，九州舊俗，相與並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義，僞齊之去順效逆，虐用其民，棄民久矣！棄民則失助，矧前日之舉，起意於逆劉，金敵爲之助，得利則歸功金人，失利則爲劉賈怨，淮甸之役，計不得逞，所喪又多。自茲僞齊取疑于金敵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因以舉事，則於戰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誠能孳孳於四者，蚤正素定，然後奮威諸路，連衡以進，決有成功者也。徒知目前追擊之利，未知善後之大計。

也。言未卒，將軍愀然改容，愴然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噫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圖今日發醢鷄之覆，廓然識萬全之策也！」將軍既退，元老三復沈思，視條忽而無見，聽悅愴而無聞，若載雲氣，乘虛無，浮游乎寥廓，如見箕子告之，以爲武王陳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子孫其逢吉。」汝之所論，雖得于千慮，而單聞淺智，或昧事機，未可以爲確論，請獻諸天子，參諸羣策，質諸廟謨，而斷自神算，庶幾其可也。元老於是如夢覺醉醒，仰天而歎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僕不得而容其喙矣。」

李參政郟對。伏以逆臣劉豫敢肆姦謀，外引敵師，稱兵犯順，人神共憤，天地不容。陛下我武惟揚，神心獨得，躬率銳旅，前駐大江，股肱協謀，將士賈勇，曾未旬浹，屢奏捷音，虜勢旣窮，潛師宵遁，天聲大振，國勢遂強，中興之功，屬在今日。猶復曲垂清問，俯逮舊臣，蓋將總衆智以爲謀，庶幾無片善之不錄。臣恭惟聖訓，條畫如左：戰陣之利有五，一曰出輕兵，二曰務遠略，三曰儲將帥，四曰責成功，五曰重賞典。何謂出輕兵？關陝爲進取之地，淮南爲保固之地，由關陝可以窺河東，由河東可以窺河朔，河朔平，則京東不取而自歸，故曰關陝爲進取之地，有淮南外可以捍東京，內可以保江浙，故曰淮南爲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方而拒我；淮南雖利於保固，然不用師於關陝，則彼得併兵而南下。二者固相爲表裏者也。前日遣大臣經理關陝，誠是，然未嘗用兵于京東，以分其勢，故彼得盡銳以挫于我；今淮南之兵旣捷矣，而關陝之圖尤不

可緩也。或曰：曷不經由宿泗以取東京耶？曰：由宿泗必用重兵。今大將統重兵者數人，皆我所恃以爲根本，若輕而餌之賊境，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然則遂置而不問耶？曰：非然也！今偏將中如牛皋、王進、楊圭、史康、民，皆習京東風土，熟其人情，知其山川險易，臣謂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由徐淮揚，或出由宿泗，彼土之民，固吾赤子也，懷累聖德澤涵養之仁，厭僞朝殘虐不道之政，必有應者。然後因其豪傑，俾其自守，因利乘便，進取京東可也，勢有未可，退保江進可也，則我輕兵得以擾敵，彼將奔命之不暇而自困矣。是謂我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何憚而不爲乎？何謂務遠略？用兵京東以牽制陝西，用兵陝西以牽制京東，固然矣！陝西失地之後，其何以復之？曰：因其勢而已！光武以二千人敗尋邑，百萬于昆陽，虎豹皆股栗而卻走，勢之來也；茗堅以百萬劔于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至，勢之衰也。前日金賊強盛，天下莫與敵，而我顯然怒彼以與之角，彼不得不盡銳于我，今虜驕甚，憫然有輕敵之心，是我潛形匿勢，示弱用奇之時也。願詔關陝諸將，毋張虛勢，毋競小利，蓄養士氣，乘間阻險，但務其小勝，不必大勝也，則馴小可以致大勝矣！要之，毋顯與之角而已！然則朝廷前日遣大臣如何？曰：固嘗遣之也，選任陟降之權，生殺賞罰之柄，此大臣之職，非將帥所得預，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尙輕，非遣大臣不可。關陝土地沃衍，士馬強壯，形勢則便，號爲金城百二，他日復五路，國家自當循秦漢之舊，建都長安，今日遣大臣，非獨牽制京東，亦所以爲後日經畫也。方今大臣如呂頤浩，氣節高亮，忠勇慨然；李綱，識度宏遠，威名素著，必自簡於清衷，願陛下於二

人者擇其一，起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因臣論兵而及大臣，非所當言。然陛下詔臣以君臣無間，則臣有所懷，其可不盡陳於陛下哉？何謂儲將帥？今日淮南摧鋒陷陣之士，亦前日所用之軍也，何勇怯異耶？蓋由陛下以身率之耳！以此知強弱無定勢，勇怯無常形，惟人所爲而已。今諸大將下，豈無智謀忠勇之士，以馭衆統師者乎？蓋用之未盡其才，故未有以見於世也。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大將。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但多得此數十輩，參錯內外，更出迭入，何患兵勢不強哉？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二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授以廟略，使獨當一隊，毋煩隸于大將，則諸將競奮才智，出成勳名，爲岳飛、吳玠之儔也。何謂責成功？常人之情，莫不欲成功之在我，勢有所壓，則憤然不滿，大將爵位已崇，勳名已著，難相統一，今用兵止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昔晉遣祖逖過江，經略中原，敗石勒於河南，功垂成矣，而晉遣戴若思權據其上流，若思雖有才望，而逖實不厭也，因發憤而死，前功盡棄，臣嘗歎息于此，可爲萬世深戒！何謂重賞典？曰：今郤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臣願因此詔有司，顯定賞格，以頒天下，小小者固不論也。謂如得一邑一城一路，百人長千人長萬人長之類，及近上首領臣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人人知我有是功，有是賞，則勸于用人矣。昔漢高祖滅項籍，最後楊喜等四人，各得籍地以封，夫滅項者良平之謀，布信之力也，豈四人能加哉？適因其敗亡而殺之耳！高祖封之如此其厚，蓋示天下以不私，所以勸後之用命者也。况此出勇力以成名者

耶然則設王爵以待有功者，不亦重乎？曰：果有是功，何謂不可？唐郭汾陽李臨淮是也。粘罕強盛，孰與祿山之亂，二聖播遷，孰與川蜀之狩，駐蹕江左，孰與靈武之立，是今日事勢尤艱於唐也。第未有復中原之功耳！果有之，何愛于王爵哉？守備之宜有五：一曰固根本，二曰習舟師，三曰防他道，四曰講遺策，五曰列屯戍。何謂固根本？建康古之建國，山川盤踞，漕運宜焉，陛下欲圖中原，必駐蹕于建康，此不易之論也。則江浙信爲根本矣！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何也？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興十萬之衆，深入敵境，未能夷一城，蹶一將，而我已騷然坐困矣！民賦固有常，國用固有經，未知國家何以給之，此必窮民之力而後可也。瘡痍之後，果能任此乎？故曰：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者，此也。然則遂不進取乎？曰：臣前所謂遣偏將，更出徐泗以擾之是也。否則，尙有說焉：晉之遣祖逖也，給兵千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屯于淮陰，始鑄兵器，得二千人，而後行，其后旣斬張方，平帝嘉其功，運糧以給，終以道遠不至，是兵器資糧，皆不取於晉也。卒能勝強敵，自河之南，皆爲晉有，乃知古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捨，是則無以爲也，誠有慨然以成功自任如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爲虛內以事外，則夷狄不足勝，中原不足復，苟未有斯人也，則前者輕兵之說爲不可廢，是謂進取保固，兩得而不貽後患者也。何謂習舟師？臣伏見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守臣經畫來上，必如期而辦，今旣長江爲險，則教習舟師，乃今日最急之務。臣聞某州某縣各置水軍五百人，以橫海爲名，而未見其他措置也。漢有伏波

下瀨樓船將軍之號，皆水軍之名也，乞倣古之制，創建此官，以教習水戰，帥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于朝廷；無事則散之沿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昔曹操望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息而去，則舟師之盛，望之足以威敵矣；況其實可用耶？臣又聞之海民：船舶不動數月，則生水蟲，能蠹爛船底，則無事之時，又當爲教閱之法，每若干月日一教，而寓勸懲之法，旣以習戰鬪，亦以利舟船也。何謂防他道？已酉之冬，虜人自金陵渡江，實緣吾本爲避賊之計，上下莫肯固守，彼得以堂堂而來；及其還也，韓世忠以舟師遏于江上，相持累旬，幾獲其酋帥，彼擄掠雖多，亦不得爲無所失也。去冬虜甸旣不得肆，諸將輕兵迭出捷奏，係道情見力屈，潛師而遁，則虜人自用師以來，未有如今日挫衄者。臣度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失，未必不由舊轍，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爲築室返耕之計，以輟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右，以出吾右，爲多方以誤，一處不支，則彼得志矣！淮南之師雖陽爲築室返耕，然沮洳之地，其勢不能久淹，將來固不足慮，而此一途，可爲深虞者。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使不出吾素料，彼雖出奇，吾預圖之，固不能奇矣。何謂講遺策？兵之形無窮，故巧亦無窮，守備之具，竊意有未經講畫者。昔賀若弼之攻陳也，積荻於岸，與舟同色，陳人習見，不以爲疑；其後萃舟以來，而陳人不覺也。此彼攻之詭計，而我不可不知也。魏之伐吳也，吳人以車張席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一夕而就，魏人望之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歛兵而退，此我守之詭計，不可不知也。古法雖不用于今，緣此類推之，必有可預備者。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

誤敵者，皆預爲措置，甯設而不用，事至無備，則無及矣。何謂列屯戍曰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者非一，譬若一身，必有要害之處，咽喉心腹是也。今沿江州郡，孰爲心，孰爲腹，孰爲咽喉，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矣。臣願差次其緊慢，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習熟土風，人情相諳，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如福建本因范汝爲作過屯申世景於福州，今福人安之，惟恐其去。頻年福建盜賊不作，未必不緣世景彈壓之故也。雖沿江與福建事體不同，然人情豈相遠哉？措畫之方有五：一曰親大閱，二曰補禁衛，三曰訂使事，四曰講軍制，五曰降勅榜。何謂親大閱？竊以陛下親總六師，遂卻大敵，此蓋用高祖馬上治之，光武身定大業之說，其效旣如此，自今尤宜練習武事，自古皇帝皆右講武，在禮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在詩則車攻吉日，在春秋則大閱蒐于紅是也。當承平時，且不敢忘武備，今日右武之際，豈曠而不舉乎？臣聞諸將練兵，異於曩時，其挽強蹶張，擊刺之技，習熟旣精，且累經出入，能趨走耐勞苦，陛下誠因秋冬之交，具軍容，闢廣場，會諸將，明三令五申之制，習坐作進退之節，取其才藝絕時者，或賚以金帛，或加以官爵，以激厲之，則將士感悅競勸，其勇氣自倍於平時矣。何謂補禁衛？李德裕有言曰：「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北軍者，今之禁衛是也。內以嚴衛九重，外以鎮服天下，其勢莫重焉。」建炎以來，此輩更番上下，往復千里，頓賠道路，遺棄老弱，小人不知忠義大節，或有愁歎形於言色。明州泛海之後，亦稍喧悖，當時聚其儕類，出於諸州指使，其實踈遠之也。自茲禁衛愈單。

寡，乃藉五年以爲重，臣常寒心。譬如蛟龍不假風雲波濤之勢，而自託于山林，失其所以爲神矣！古者，天子自將兵，韓信謂高祖能將十萬，韓愈曰：北軍十萬虎與貔，天子自將，非他師是也。今陛下自將之兵，幾何人哉？若曰：昔日愷愷不爲用，喧悖不循理，是可廢也。嗚呼！是不幾于因噎而廢食者歟？甚不可也。臣願陛下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爲殿帥，稍補禁衛之缺，增訓練之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天子益尊嚴，國勢益安強，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豈有尾大不掉之患哉？

炎興下帙七十四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何謂講軍制？今天下因循舊弊，可革者衆矣！至其最甚而切于時事者，軍制是也。今諸州係將軍用虎符調發者，樞密院之兵也，不隸于將軍者，州郡之兵也，二者不爲虛設；獨所謂廂軍者，臣不知其所謂也。夫習擊刺，工騎射，履行陣，固兵矣；擎肩輿，供伎巧，服廝役，又兵乎？今自一州守貳，下至宮觀里居之士，皆破兵爲白直、穴占、私役，詭名重疊，其弊百出，皆原于廂軍。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不下數百人，衣糧借請之費，一路一歲，不知幾千萬，齊民之困，國用之乏，此其一也。臣不知廂軍自何時有之？蓋自井田之制壞，至隋而爲府兵，至唐而爲衛兵，至開元而爲彊騎，至五代而爲方鎮之兵也。隋唐軍制至五代而弊極，五代軍制至今而弊極，而廂軍者，又特甚者也。曰：然則固可廢歟？曰：侍衛步軍司所領，固不可廢，惟州郡在所議，仍先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以禁軍給使外，其餘合破廂軍，何以代之？五季之前，不見其明文，豈今日所謂僭從者耶？儻計一廂軍，一歲衣糧所費幾何？以其合破之數，給三分之一以畀之，使自僦人爲散從官之役，凡州郡倉場庫務三司之人屬，悉募人以充，分郡大小，以制其數，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然後以其所殺歲額衣糧之數，盡募禁軍，專習武事，則名實相當，而禁兵愈增，國家不至用民賦以養無用之人矣。曰：然則安得遽廢之乎？曰：取其少壯願充禁軍者改刺，老弱而願爲民者聽從便，其餘姑仍舊，俟之數歲，亦無幾何人矣，第勿招而已。

如此，則人情順適，公私兩濟，庶乎其可行也。何謂訂使事？金賊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爲言，且和且戰，卒用此術，困契丹及中國，其貪憚狡譎，如豺狼然，至于吞噬而後已，此豈可以口舌得其要領也哉？和好決不可恃，徒費我金繒，款我師旅而已。然以二聖在彼，有不可遂已者，以爲禮當然而行之可也，謂其可以和好非也。朝廷姑以餘力行之耳。前日遣執政侍從繼使，未復命而兵涉境矣，此可爲戒。然旣以餘力行之，亦不可無所考據。自靖康來，國書往返多矣，至渡江盡失之。自建炎來，國書或出于執政，或出于翰林學士，其副本皆未嘗付之有司，其詞意之輕重，信幣之多寡，使人之官品，與夫往來之語錄，皆不可考。每欲遣使朝廷，旋爲措置，紛紛旬月，妨費機務，豈所謂以餘力行之者哉？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專掌其事，或止令右司領之，悉哀前後行遣之，見存者稍加類次，使有條章，其有未盡未便，得以參訂，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可也。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何謂降勅牒？古語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劉豫父子僭叛，理必滅亡，然猶外假兵威，倔強歲月。昔漢高祖數項羽十罪，唐高祖亦暴王世充之惡，僞齊固不足比數，然兵家有所謂伐謀伐交者，臣謂宜降勅牒，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使知天地之大，不畜僭逆，與夷狄共事者，必速滅亡；吾民曉然知豫之不知不足恃也，則回心易慮者多矣。或恐勅牒太重，有傷國體，則止命大將爲檄書，朝廷定本頒下而用之，亦何傷哉？綏懷之略有五：一曰通德意，二曰先賑恤，三曰通關津，四曰選才能，五曰務寬貸。何謂通德意？劉豫竭中國之力以奉夷狄，暴政苛斂，斯民怨

恨，痛入骨髓，特逼於金人之勢，強服之耳。登萊沂密間山林深阻，豪右大姓，自金人入寇以來，各聚徒黨，結爲山寨，以自保固。今雖累年，僞齊暴虐如此，勢必有未下者，願招募有膂力熟於山川道路，與其豪右大姓舊曾相識之人，與之符信，密往招誘，諭以德意，倘以一城一邑一寨自歸，率以等第，優加爵秩，其有顯然立功者，不次旌異，待以高爵，使吾民備知今日朝廷招徠之意，未嘗一日而忘山東也。雖未有見效，他日行師入境，響應者衆矣。然應募之人，虛實難辨，今遣數十人，不過捐十數校尉承信之名耳。俟其還報，委有效驗，別與賞典。大抵軍事尙謀，賀若弼平陳七策，當時以爲神奇，自今觀之，僅若兒戲，然卒用此以取陳。今旣與敵人爭勝負，苟有可爲，而無甚費者，皆不可已也。何謂先賑恤？自渡江以來，中原士民流寓者，數年之後，各已有業，不須復爲經理。第今日以後，恐須措置，前降指揮淮南避寇士民，有官者許權攝，無官者給糧，盡一月止，此深得撫循之道，願倣此意，別爲新制，應自江北士民來歸者，有官人保驗，無僞冒，或量給口券，或許以權攝，或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不能自存者，令沿江州郡辟截寺舍官屋，與之居止，亦量給錢米三兩月，俟其能自營爲乃止。昔東晉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兖州，寄居京口，明帝又置濮陽濟陰高平太山等郡，后改爲南兖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今雖不能如古僑置郡邑以處流人，但使沿江州郡安泊賑卹，示朝廷懷撫之意，亦古之遺制也。何謂通關津？中原士民自遠而來，道途險澁，盜賊剽奪，飢寒奔逼，艱苦萬狀，能自適者無幾，理當優卹。願敕淮南州郡，約束沿江地分人，遇有來歸士民，卽時報所屬給

以行由，遇到江口，官司驗行，由先次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不得邀阻；其有因而乞覓錢物，比常法外稍加重斷，官員失覺察，停替，仍于境上出榜，分明曉示，庶使江北士民，易于歸附，無不達之虞。何謂選才能？前後來歸官吏衆矣，朝廷嘉其忠順，或賚金帛，或與差遣，或進官秩，既以示朝廷德意之厚，然未聞有所任使也。古者多用敵國之人以成功，袁紹謀臣許攸來奔，曹操跌而迎之曰：子卿來，吾事濟矣！卒用其策以滅紹。李愬得李祐不殺，卒用其力擒吳元濟。夫敵國之人，尙待以不疑，賴以成功，況吾人耶？臣謂官吏來歸者，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願隨宜任使，勿但糜以爵秩而已。又安知無許攸、李祐之人耶？如此，非獨廣招懷之路，亦收其功用之實矣。何謂務寬貸？陛下每有詔令，必念江北赤子陷於夷狄，不能自拔，哀矜惻怛，若疾苦之在己，此帝王之盛德也。然臣下未必能廣陛下德意而宣布之，疆場之上，不務招徠，專務殺戮，是陛下憂勤於上，而德意未昭於下也。昔晉羊祜與吳對壘，降者不絕，乃增脩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有略吳二兒爲俘者，還送其家，後二兒父率屬來降，吳人皆稱爲羊公而不名也。後卒以滅吳。然則欲取人之國者，必先有以得其民之心，豈專事殺戮哉？敵國且如此，況吾人乎？臣願勅沿淮守臣，令具知此意。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之人，一皆寬貸，俾洒然有更生之望，則來歸者衆矣。臣旣爲陛下條畫戰陣之利，守備之宜，措畫之方，綏懷之略矣，然臣區區復有獻焉。曰：增脩德政而已。孰爲德政？曰：事天、威民、任臣、擇才者是也。蓋德政，則前日之所陳皆可以力致；德政不脩，雖有戰陣之利，守備之宜，

措畫之方，綏懷之略，猶未能有濟也。臣聞上天之於人君，猶慈父之於愛子，子職脩則慈父之心喜，君道得則上天之應順。閨門整肅，上下雍睦，而家道興焉；父子之情得也。兵革衰息，內外康樂，而國祚興焉；天人之氣應也。子職未盡，必嚴顏以勵之，諄誨以諭之，非他也；親愛之而已。君道未盡，必垂象以示之，災祥以警之，非他也；亦親愛之而已。教之不聽，不能無放黜之子，警之不悟，不能無危殆之君；天人之際，甚可畏也！人君苟能修胸中之誠以事天，其應如響。古之所謂反風起禾，彗星退舍者，豈空言以誑世哉？頃年日中有黑子，又白氣貫日，不旋踵而有肘腋竊發之事，其後滕康上疏，謂當時無人爲陛下道此者，大合聖意，謂有諫臣之風，亟擢康爲執政。臣于時政記中具書其事，此非陛下至誠畏天，樂聞盡言，以裨已闕，而能之乎？臣伏見今年前月朔，日有食之，雖非正陽之月，然既月餘，爲變亦大。正月朔，古謂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昔西漢嘗有此異，鮑宣曰：「下民正月朔，尚懼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其後漢以衰亂，此豈可不畏乎？術家謂日食各分野，五行志雖有此說，然孔子書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應多在人君，劉向備論之矣。大抵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天意專以戒人君。今僭竊名位，與夫夷狄犬羊之君，豈足以應天變？天意決以警陛下。臣願陛下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兢兢焉，勉勉焉，發一言，施一事，凜然若上天之照燭其上也。至於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皆前世已行之事，固不可廢，苟無誠意以將之，亦虛文耳。傳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而況於動天乎？人子能改過，慈父必喜，人君能脩德，天意必順，此不易之理，必至之符也。陛下德與天合，則

災變息，福祥臻，百穀豐登，氛祲消滅，何夷狄之不可攘，中興之不可冀乎？臣伏讀親征詔曰：「不敢復蹈前轍，以貽江浙赤子屠戮之禍。」臣惻然歎曰：「此陛下之誠心也。前日避狄，誠不得已，然吳越之民受禍極矣！今陛下神武赫怒，親臨江徼，號令諸將，以卻醜虜，非獨吳越之民得保其室家，安其生聚，雖遐荒僻陋之地，莫不帖然安堵，若無事時，感民之大，孰過於此？願陛下推廣此意，因策勳之際，引前日之咎，告謝天地宗廟，且諭之於民曰：『使吾赤子室慮焚蕩，老弱殲夷，皆朕之過也。他日敵師至，誓當躬率諸將，併力捍禦，期於保國。民知陛下誠意如此，庶忘前日屠戮之禍，而有更生之望矣。』臣又聞人君之待遇臣下，固自有道，非獨用慶賞刑威而已。或者乃以爵祿賞罰爲人主之大柄，臣竊陋之。夫賞罰，所以待中材之人，非所以待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也。蓋希賞而赴功，與畏罪而不爲非者，中材之人耳。若夫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合於義則進，不合於義則退，招之不來，麾之即去，爵祿不可得而榮也，刑罰不可得而威也。人君欲大有爲於世，而不得豪傑之士與有道之君子，亦不能大有功於世也。自古興王之世，必有佐命之臣，心德同而無間，精神會而不疑。若子房之於高祖，鄧禹之於光武，孔明之於先主，房喬之於太宗，豈待爵祿誘其前，刑罰驅其後，然後爲之舉力也哉？亦誠意相與而已。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可與之存，可與之亡，生爲宗臣，沒配清廟。苟無誠意以相與，而徒用區區爵祿刑罰以爲輕重，則子房孔明之徒，尙安得而用之？故臣願陛下待遇大臣，先誠意而后名分，先道德而后爵祿，君臣相與懽然，都兪吁咈，相得於言意之表，功何大而不成事？」

何難而不濟？危疑何自來？讒慝何由作？君臣俱享安榮，則功烈高乎當年，聲名流於無窮矣。臣又聞人才不同，所用亦異。世平則用法理之士，時艱則用超卓之才。伏見比年用人，求之太精，責之太備，纖塵微累，必遭指摘，曩愆宿負，不見洗滌，至有因用而反見斥，被召而不願行者。此何理也？古者斬祛射鈎之人，猶且不廢，況其餘者哉？漢武帝英雄之主也，詔曰：馬能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要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魏武帝建政之君也，令曰：有行之士，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信，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弱齊強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由漢魏二主觀之，則人君欲得超卓之才以濟大功，非闊略細謹不可也。曩在仁祖時，元昊背叛，西鄙用兵，范仲淹在政府，收天下之士，不拘其素，苟可用者，莫不成在，雖狂僂無行之徒，亦自効於下風，而仲淹亦躬爲詭特之操以振起之；今視仁宗時爲如何，而必欲求纖微於人也？傳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士顧其身之不能卹，何暇語功名之會哉？臣曩侍帷幄，屢聞聖訓，丁寧及此，嘗歎聖度寬容，真英偉之主也。而臣下不能將明聖意，迄今猶然，臣願如漢魏下詔以諭羣臣，使羣臣曉然知聖主所以用人之意，不在於求全，而在於赴功也。安知不有奇謀異能之士，自拔於流俗，而出爲世用者哉？天意順於上，民心悅於下，有有道之君子以謀國體，有超卓之奇才以赴事功，則人君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臣前所謂德政脩，則所欲無不得，德政不脩，雖有致治之術，猶未有能濟者，蓋謂此也。臣智識蒙陋，才力綿薄，頃蒙異知，擢在政府，勳績不効，退領祠宮，方陛下焦勞暴露，躬臨

大敵，而臣安處家庭，坐糜廩稍，不能先士卒冒矢石，效一旦之命；臣獨何心，每竊愧歎！今承明詔下逮，敢不竭盡惓惓之忠，惟陛下矜其愚而擇其當焉。臣不勝幸甚！干冒旒宸，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謹具錄奏聞，謹奏。

張參政守對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於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問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病痰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敢支辭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覽，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爲虜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于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利，則不能綏懷。去冬虜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事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之相通，號令之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南而南，可以奠枕而臥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

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或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公私使令，悉由于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旣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萬餘，悉出于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以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諸軍官司，名目占留，私自賣販，州縣製造，尋又奪之，故每以乏船爲患，而漕運不能辦也。宜下諸軍量刷見在之船，悉歸漕司，仍諸路各造一二百船，各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漕司諸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錢糧旣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無擾於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自闢，生齒自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更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筆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狄人之輕中國，尙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旣挫辱，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攻戰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

熟計之，猶爲末也。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脩德而外脩政爾。昔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美宣王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惟脩政可以攘夷狄也。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夷之不服乎？所謂脩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而俾盡效其力，信賞以勸其功，不以所喜而予之，必罰以治有罪，不以所惡而奪之。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夷狄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顏黃門岐對：臣岐二月二日巳時，急遞到福清縣，有正月十五日賜敕一道，臣謹拜跪而受。臣仰荷聖德，不忘下問，臣不勝愧懼之至！臣竊觀聖語，有虜勢旣屈，又爲善後之計，可謂委曲預備矣。如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臣今竭愚條具在前四事者。臣謹按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則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略，則在軍民各安業也。聖問曰：戰攻之利，臣謂在擇賢將者，去年九月，狄之邊來，未知其所來者厚薄，皇帝陛下親總六師，按甲江上，可謂決於聖斷矣。或將或帥，皆奮命前往，旋以捷音每日而至，虜騎遁去，臣望陛下而今而後，益擇

賢將使之分兵而任專，如此則盡善矣。聖問曰：守備之宜，臣謂在明賞罰者。沿邊臣僚見今盜賊既卻，疆界頗靜，我之戰士有才，皆無所施，雖欲遷轉，無自而得。將官帥臣亦安閒自樂。臣謂自今朝綱更宜賞罰，激其忠心，俾肯稱職，則守備諸事皆不足慮也。聖問曰：措置之方，臣謂在號令不安動者，衆口之家，或遠或近，皆欲安逸，若動其軍者，措置不當，則人皆怨咨，嗟其不得所矣。故措置正賴號令分明，可賞可罰，如小隊大旅，昔日所被其禍甚多，臣更願陛下明降指揮，自將帥而下，至隊伍長，皆得措置，則軍衆之心皆欣快矣。聖問曰：綏懷之略，臣謂在軍民各安業者。軍民之情一等，則軍民皆欲安靜也。其間不幸身屬賊者，狄衆奔波，則隨之不及，既來歸我聖朝，雖當時臣僚議論不同，臣願陛下將此曹一例收之，或亦如舊分於各寨，使各安業，如此則綏懷兩便也。陛下自臨安親征，至于平江，又聞聖意欲至鎮江建康，百姓求安營生，相隨不舍，臣願戒約所在州縣而不擾之，使有生理由此，乃臣之所見也。前件四事，臣自謂可行，雖愚甚，止如此。臣冒聞聖覽，有虛已擇善之語，臣亦不揆，輒明無隱，望陛下更矜念之。臣在昔曾觀宋庠所贊尊號，錄其言曰：損之又損，天下歸仁。臣欲因今事爲陛下暫改之，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臣望陛下不以臣愚戇，率爾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則實宗社無疆之慶也。

炎興下帙七十五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其日。

王參政綯對：臣向蒙誤恩，除帥浙東，黽勉在職，已甫周歲，去秋偶以衰疾，瀝懇披誠，乞領外祠，以休疲憊，仰荷聖恩，矜從，免以罪罷。謁來浙右，寄居岷山，席未及煖，虜騎侵犯承楚，戎輅親行，蘇秀稚毫，延頸歡呼，爭覩天日。臣於斯時，屬以衰羸，屏伏異方，不得同郡縣官吏，班迎道左，以望屬車之清塵，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竊伏念：頃以菲材，猥蒙拔擢，叨與政機，日侍帷幄，親承睿訓，眷待優渥，顧非捐糜，不足報稱。今雖閒退，忠不忘君，豈敢自後吠畝之民，故於今日備禦之計，夙夜疚懷，私自籌度，藏于胸臆，念欲獻納而未之敢，方此愧憤，不知所爲。今月十六日戌時，准尚書省有紅字皮筒遞進詔書一道，賜臣，臣已卽時望闕謝恩，祇受訖。伏念臣竊位素餐，已試罔效，分當擯斥，不足收采，執意聖慈，尙賜記錄，曲垂詢問，猶不棄遺，伏讀之際，戰灼隕越，汗浹涕零，不勝感激愧怍之至！伏讀詔書所謂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皆軍國之先務，廟堂之大計，臣雖罄竭，何足以奉承。雖然，豈敢隱默以達明詔，臣謹竭愚妄之說。攻戰之利，臣愚以謂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臣愚以謂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謂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略，臣愚以謂莫若惠吾民。謹按具畫一如后：一臣所謂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戰之頃，氣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是一日之間，氣有銳歸矣。去冬虜騎驟至，侵軼疆場，東陷承楚，西掠濠壽，曲之在彼，

人所公知。如此其甚，所以我軍憤怒，人百其勇，直向無前，至于虜勢既屈，潛師遁逃，如明詔之所謂者。臣聞新春以來，捷音係傳，市井閭里，吠畝藪澤之民，聲氣接和，更相告語，欣若更生，人人始有安堵之意，茲實廟社之靈，國家之福，而生靈之幸也。然臣竊有說焉：士氣憤怒，十旬有餘，非特一戰一日之比，其氣豈能常銳而不衰哉？又况屢勝之後，將佐士卒，志得意滿，氣適其平，而怒斯釋矣！使敵伺隙而乘之，則今日之勝，安知不爲他日之負哉？此最兵家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正謂今日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卻顧，所宜素講者也。臣願明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候，厲兵秣馬，嘗若寇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申嚴約束，更迭救援，無敢蹉跌，以後期會，擊東則西應，擊尾則首應，不約而動，如十指之捍頭目，朝廷且復以時濟師，張大聲勢，使顏行知後必繼至而增勇，後繼知顏行必深入而爭先，如獵豺虎，如救焚溺，以此衆攻，何不克？以此衆戰，何不捷？儻或留兵寡少，敵兵未至，委之而去，則不若不留兵之爲愈。又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人不想戰，忘戒而易擾，弛備而易犯，兵數徒多，雖謂之寡弱可也，何足恃以爲固哉？臣又觀狡獪不情，陰戾狠賊，金虜常態，安知今春之遁，不爲今秋之復來乎？伺探所得，可喜之耗，安知非彼揚其虛聲，疑吾戒心，怠吾士氣，以肆其姦譎之謀乎？臣竊計六師順動，餽軍犒師，賞賚之數，費倍他年。昔伍員欲病楚，其謀以謂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敵，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今我之動，煩費若茲，臣竊謂虜情詭詐，隱伏難測，安知其計不出于此？是東據承楚而不動，西掠濠壽而不居，去則

標掠，驅虜復歸巢穴，我來則去，我去則來，此風漸不可長，所宜深講攻戰之策，預備再至之謀，使異時雖欲爲此而不可得，則攻戰豈可遽已，而士氣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者此也。一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淮者，非謂直以淮爲邊陲，而無意于中原也。國家大計，理有先后，勢有緩急，固當循理而行，觀勢而動，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漢高祖東向以爭天下，則以關中爲根本，滎陽爲險阻，故雖屢戰屢敗，終守死必爭，不肯捨此者，志不在于滎陽，而乃在于天下也。今國家北向而復中原，何以異于是？江浙者，國家之關中，淮者，國家之滎陽，淮雖屢殘破，亦不當置之度外者，志不在于淮，而乃在于中原也。昔苻堅以九十七萬之衆伐晉，既破壽春，而敗于淝水，當是時，壽春、淝水皆晉有也。魏、太武自雲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索百牢，掠廣陵而歸，當是時，廣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見晉、宋五朝皆倚淮，淮以爲屏蔽，蓋保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保淮，然後可以經理中原。決二大策，其要皆在于淮。國家之滎陽，在所必爭，而不可失之地，漢得天下，其業實創于滎陽，則國家之復中原，其址實在淮。安固而富實，然後可以復中原。臣請設爲問難，以畢其說。若謂乘戰勝之勢，大舉深入，克復中原，據上郡以令天下，四方指顧而定，一舉而成，希世之絕績，豈不暫勞而永逸哉？臣竊以爲過矣。何以言之？高祖二年，楚兵方勝而深入，則漢嘗大敗于彭城，後至五年，楚糧既乏而夾攻，則漢方得志于垓下，爰自臨淮以北，陷沒累年，綿地千里，行師十萬，月計糧餉一石數者七萬有奇，以運漕則汴水絕流，以負擔則非調夫十五萬不可繼，以

食則無糧可因矣！又况歸路之邀我，糧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則內重而外輕，外實而內虛；分兵以往，則我分而弱，彼合而強，未衰見弱之形，而遽深入幾何，不類漢入彭城之事乎？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則深入之說，臣不敢以爲然也。若謂敵人糧乏，匆遽而歸，臣又竊以爲過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順，幾十年矣，初未嘗賣糧也。今日僞境濟淮而襲承楚，何遽計日裹糧，頓改常度哉？又况承楚稼事未終，稅賦未入，虜騎忽至，縣官倉廩雖虛，而農家之穀被野，是必驅役吾民，舂穀爲米，負薪供饗，厭餐飽膳，又復漕運餘糧而西去矣！則糧乏之說，臣又不敢以爲然也。若以爲虜寇能襲承楚而不能犯通秦，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竊以爲過矣。何以言之？屢年以來，僞境固已委畫宿州爲界矣，今茲陰導狄人，無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秦？鹽筴歲得八百萬緡之利，彼必以爲使我得承楚而有之，通秦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則力不能犯通秦者，臣又不敢以爲然也。設使通秦鹽筴爲彼所有，彼漕鹽泝長江而上，長江之利日與我爭，雖只保江表，亦將驚擾不得奠居，不惟我失煮海之利，雖天塹之險亦不足恃矣。利害所係至重，然則淮甸豈可以不固守而力爭乎？臣所謂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有二說焉：一則規度駐蹕之地，一則操秉統御之權。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臣竊嘗伏思，汴都宗廟，洛邑陵寢，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猶水木之有本源，網裘之有綱領，誠復中原而都之，則臨蒞四方，舉而措之，無復難者。容意所向，未嘗不在於此，可謂得其要矣。將復中原，蚤定駐蹕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時宜，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何以言

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孫仲謀遂據武昌七八年間山川形勢在江表者覽觀規度至詳熟悉矣未幾遷居建業使曹氏父子睥睨遠巡而不敢進後之五胡濁亂河洛元帝南渡王導相之雖叛臣劇賊陵犯之類終不敢捨此而他涉由是觀之將圖恢復中原駐蹕之地信未有過於建康者豈錢塘蘇臺所可比擬建炎已西行宮告成無何金寇兵火殘毀邇來亦既繕修稍已就緒增葺歲年必復全備雖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勢雖勝營繕兵甲雖多亦未可以遽議駐蹕也故淮甸之說臣已粗陳於前矣今距防秋纔半年爾防秋已前經理淮甸宿兵捍備足爲屏翰使今秋冬金寇不能再肆侵軼則來春鑿輿駐蹕建康方議恢復中原此萬全舉措先後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謂規度駐蹕之地者此也所謂操乘統御之權者自頃虜騎長驅犯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結草爲廬枕戈而寢師旅之衆宜在厭兵而苦戰厭苦之意萌則勇銳之志銷勇銳或消而望其立功難矣邇來士氣奮勵戰輒克捷遂立克敵之功若此之盛臣既是仰觀陛下神武英斷命將出師度越前古遠甚雖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異世同規若合符節豈臣愚陋所能窺測萬一大抵將帥之用士卒招則聚麾則散非命之進不敢進非命之退不敢退去來前卻惟所欲事不如志雖使之蹈白刃赴湯火無甚難之色人主之用將帥將帥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以將帥用士卒者用將帥將帥以士卒聽命將帥者聽人主則天下之大軍旅之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運動圖維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餘地矣左氏曰師能左右曰以詩以于以四方頌武王然則以四方者帝王之師也史載韓信自謂善將兵

高祖善將將，然則善將將者，亦帝王之師也。國家待遇諸帥，爵位極矣，寵錫至矣，眷渥優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以四方善將將者，陛下淵衷操秉，深自得之，幹旋轉運，沛然閒暇，雖天下英雄之難駕御者，亦得收而用之矣。惟陛下于以四方善將將者，當留神而加意焉。則數十萬之衆，趨走奔命之不暇，豈復有慢令難使者哉？夫如是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所謂操秉統御之權者，謂此。臣所謂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者此也。一臣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何以善之？濠泗襄鄧之地，北陷僞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謂載粟帛以遺之，招惰游而養之也。推原厥由，非我棄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廬之累，雖欲不從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蒙祖宗德澤涵養，既久且深，其耆老丁壯，日夜望思，咸懷後後來蘇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糜僞境，威力驅使雜醜，與我交兵，豈其人之本志也哉？臣愚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獲之餘，物色詢訪，覆驗情僞，願從則隨，宜存恤，欲歸則俾以資糧。使人人皆知聖度寬容，海涵天覆，原恕脅從，一視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驅策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遁心，我往伐彼，則前徒倒戈，開門迎降，所至如歸，無與我敵者。孟子曰：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其斯之謂歟？晉羊祜行平吳之策，未嘗殺吳人，吳人視祜同于父母，歲飢，歸者如市。惟其平居無事之日，祜得其民者如此，後杜預王濬得以兵破其國，易于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也。吾民陷溺西北者，惠心旣孚，招徠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東南者，獨何不思加惠哉？累年以來，數十萬兵戍于東南，而民不敢言病者，

正以陛下軫卹黎元，禁戢科斂，詔令丁寧，誠心孚信，實惠及民，非異時拊嫗空言，同日而語。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親征詔下，東南之民，咸知陛下親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憚躬臨，爲生靈計，德至渥也。雖小民無不願効寸力，助國討賊，是以預納苗稅，及和買絹錢之類，皆盡所有，爭先供輸，無復難色。其說以謂向非車駕之來，安知私屋之藏，不爲盜賊所有，此其所以樂輸而不病也。雖家臣竊聞大軍驟移，數萬之衆，廬舍闕乏，無以避風雨，蘇秀等州，各備蓆箔椽柱，一一不免賦之於民，此亦當然，非甚難者。然此諸州，類皆澤國數百里，地勢平坦，水田彌望，葦實生之，不產竹木，織葦爲蓆，尙可力爲徑寸之竹，拱把之木，迺出杭東，極爲難得。軍期急遽，日限逼促，至有撤室取椽，三倍市蓆者，其爲煩費，過於預納錢穀之數。臣願明降詔旨，自今春無屋宇廬舍之備，但如向年臨安人給價直，或隨所產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徑寸丈尺，則民免煩費，且復及期易辦，不致悞事而後時矣。加意吾民至此，則無復可議者，所謂綏懷之略，莫若惠吾民者此也。臣謹條具如前。伏念臣識聞見遲，料事不工，建言無取，非適時用，今也遽承明詔，出於望外，雖務罄竭，何補毫釐，至於智慮淺陋，論議迂闊，冒貢狂瞽之說，仰瀆淵聽，則臣之罪，無所敢逃。謹昧死條具以聞。

韓樞密肖胄對臣伏聞邇者賊豫怙終，金人同惡，舉兵侵犯，深蹂兩淮，警報初傳，羣情大震。陛下容謨自定，神斷必行，親御戎衣，天臨吳會，將相協慮，士卒一心，遂摧賊鋒，所向俘馘，虜氣沮奪，潛師遁逃，信悔禍之自天，知戡難之有日，夷夏竦動，中外囂呼。臣世荷國恩，嘗叨樞近，願當斯際，竊食

祠宮，既不能畫半策以贊帷幄之成謀，又不獲備前驅以展行陣之微效，進退維谷，夙夜靡甯，敢望聖度兼容，溫詔下逮，訪以急務，俾之盡言，拜受兢慚，罔知所措，伏讀再四，喜極而淚。昔者帝堯舍己而稽於衆，大舜與善而取諸人，夏禹之拜昌言，漢祖之屈羣策，惟聖虛己，與古同符。豈伊涓塵，可裨海嶽，仰應詔旨，姑竭愚慮。聖問所及，臣敢不一二條列，試爲陛下言之。聖問首曰：攻戰之利。臣聞乘其時而爲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勞，聖人奉若天道，時苟未至，惟脩德政以待之，時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終日。臣頃在紹興二年，以備從班，獲陪外廷末議，恭被詔問攻守之策，臣時輒不自揆，對言終當用兵，蓋如鼂錯之論七國，以爲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虜猶是也。繼因賜對，再具陳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擇遣兵將，鼓行進討，聲言翠華復幸金陵，督使過江，願賜容斷，濟成大勳。二疏諒存，其言可復。臣之出使軍前，陛辭之日，亦嘗面奏和議，蓋權時之宜，以濟艱危，他日國步安強，軍聲大振，理當別圖。竊惟臣愚前後狂瞽之言，尙蒙俯記清衷，則攻戰之利，臣先固知之矣。况臣親見女真等軍，嘗至川陝者，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有難敵之語；今茲入寇，韓世忠等二大帥，率皆山西將種，所統精銳頗多，西人臨難敢前，屢挫敵衆。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聲大震，虜意必搖，若以斯時數道並進，此有犄角之勢，彼受腹背之敵，不戰自潰，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戰一也。抑臣聞之，在昔漢遼中微，新莽縱暴，民懷高祖文帝之德，謳吟思漢，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興之業。田單以莒卽墨兩邑餘衆，敗燕於百勝之后，蓋以燕用間言，劍所得卽墨士卒，置之前後，且

復發掘壘墓，僂及死者，人懷悲憤，怒自十倍，用以出戰，卒破燕軍。恭惟大宋祖宗之澤，海內涵濡，垂三百年，人心愛戴，豈特漢民之謳吟，虜寇比歲，暴我中原，豈特卽墨之悲憤，此其可以攻戰二也。加以賊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斂煩役，殆不堪命，臣前過僞境，親所見聞，比復簽發，使臨行陣，其怨叛之心，益甚矣。傳曰：天子不受，反受其咎。書曰：俛我后，后來其蘇。儻因上穹助順之心，遠副遺黎雲霓之望，萬全之舉，一怒而安。聖問次曰：守備之宜。臣聞之，勝負何常，賊之情僞難察者，蕃僞入寇，信曰：守備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勢，畏我振厲之威，旋即奔竄。然金虜自恃勝強，反成敗衄，犬羊之性，切於復讎，况又狼子野心，萬一內懷詭譎，有如子胥教吳，分三師以敵楚之計，我出則歸，我歸則出，亟肆以罷之，則此寇甫還，他酋繼至，方喜其去以撤警，又乘吾怠以來寇，脫或少失提備，豈不動致騷擾？故欲議於戰攻，當先飭於守備，遠若川陝，固有吳玠及宣撫司之兵，守備之宜，諒自爲計。惟是荆襄之制上流，吳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綿亘數千里間，尤其出入之要衝，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今若無事而概爲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昔人論長江之守，如七尺之軀，不過數處，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裏險要，必已熟講，至於兩淮之壩，所當守者，固亦有要害。若分擇文武臣僚，諳練古今，察知形勢者，按行計度，預圖其宜，量遠近之中，求險阻之要，某將最才可將，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儉積，某道可以轉餉，以至器械財用，戰船水軍之屬，一皆素具，無或取于臨時，備在敵先，倉卒無患。臣竊以方今當守備之地，臣固不能盡知，知亦未

易盡言，姑舉所聞見，謂當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古南北之所必爭者也。晉敗苻堅百萬之衆，實
在淝水之上，江右置戍，每以壽春盱眙爲重。至若魏人欲制吳，則鄧艾先耕墾于壽春，周世宗謀江
南，亦三至淮上，親破壽州，蓋壽州據豫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邇，此則平窺淮南，如在掌握，而又
北連穎蔡，可以直抵京師，北虜入寇，亦先安重兵於壽春，而濟自淮陰。夫淮南賊豫父子闕覲之地，
不惟利源所在，可以徑趨大江，使江南而無淮南，縱使敵人在吾戶限之外，不復可以爲固，不常以
利遣人，更爲賊有也。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許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
說，我旣難從，以理拒之，疆議未定，何可扼險而固守？兩豫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留司，乃江浙所
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旣已勢孤，難以責其固志，况復力弱，豈能抗于敵鋒？且狃連歲之無虞，
謂可泰然而坐視，守備旣缺，斥堠不脩，遂致蕃僞之兵，如踐無人之境，雖旣往之不咎，豈方來之可
忽？抑聞虜在承楚州，形勢孤絕，旁無障塞，邑人難以堅守，賊兵易於攻取，而終以全免。或疑以通秦
皆係鹽產地分，虜旣窺取淮甸，私指爲外府，陰加保護，以爲後圖；借曰不然，在理所當致慮。比報三
將奏功，而韓世忠劉光世置司鎮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測廟謨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車駕方在浙
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淮，或朝廷未欲示敵以強，尙存脩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
蕃僞亟爭。臣愚以爲張將之兵旣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闕，力已有餘，况三將若在淮南，
善難可謂申固，若謂不若致疑虜寇，彼旣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慝生事，但當嚴加約束，

俾守封疆，無得輕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勅榜，告諭遠近，以示兼愛生靈之德意可矣。聖問又曰：措置之方。臣以謂方今所謂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守備已備，陳其宜，其於攻戰，猶當慎重。臣聞兵家至理，莫善於紀律，軍行急務，無先於糧餉，至於號令，必有總攝權力，必能節制，然後可以一臂指之用，而抑強憤之衆。昔李晟統軍，秋毫不犯，故方克復京師，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蓋非若此，不足以爲弔伐之師。然軍行紀律多鹵獲，今欲削平僭亂，正當取彼凶殘，又若其民實吾赤子，况聞僞境之民，深苦貪暴，日望王師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紀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勅諸將嚴立軍制。昔諸葛出師，雖有木牛流馬之運，而糧食不繼，因無成功，先主出兵荊州，敵國震動，至欲遷都避之，而關羽糧盡，更致喪敗。今若進兵僞境，雖稔聞山東河洛之間，民言王師若來，願資糧餉，然僞境兵火之餘，戶口凋耗，墾田數寡，出穀不多，比更金寇往來，無不蠶食，豈敢保其尙有餘糧？在昔連道，水行則慮河流有斷，洄不通之處，陸運則恐切近無移用，轉餉之人，要須預計有無之事。臣聞春秋傳曰：師能左右。曰：以號令不能使之聽，權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左右之也。唐以九節度之師，環賊而攻之，一旦潰敗，雖以李光弼之威嚴，郭子儀之寬厚，勢不能自制其兵，自立庭戶，一有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其能出私已以徇國家之急，殆未之見。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數萬人，隱然自成一軍，遂遣諸將並進攻討，總統之號令，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縱，疇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非用素所撫循之兵，而僥

倖取勝者，蓋亦異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與有爲，必先有素定之論，然後見之行事，享其成功。韓信之初見漢高，諸葛亮之初見先主，王猛之初見苻堅，凡厥指陳，皆有定論，後所設施，不愆本謀。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與二三大臣，謀議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幾臨時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聖問又曰：綏懷之略，竊以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虜之多暴，苦僞齊之煩苛，臣前已概言之矣。爲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彼念虜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德惠，是猶童蒙脫盜賊之手，虎狼之口，復親依父母之慈愛，豈他適哉？要在擇羊祜陸抗之屬，以爲守帥，擇卓茂魯恭之屬，以爲牧令，俾之悉廣陛下之德，惠輯而附之，以招其餘，逃聽風聲，扶攜而至者，勢必衆矣。比聞諸將倖獲簽軍，恩旨悉貸，其獲自拔而歸者，加以官資，賜以金帛，給以土田，重以宴犒，雖女真渤海，絕域異類，所以優假安全之恩，意亦莫不備至。况今淮南江東西荒閒之田之多，未宜具述。陛下所爲愛養元元之誠心，揭勝境土，或選舊東北人，若初附簽軍之可信使者，使深入僞境，轉相告諭，俟其來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蠲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迹而至，此亦諸葛亮使民雜耕渭濱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與此民同，是天意；天意與民意同，無不成之功。蓋民心悅則天意得，以此德聲益廣，在北舊疆，可傳檄而定，尙奚煩血刃轉戰之勞哉？恭惟陛下天縱之資，日躋之學，萬事統紀，灼見微渺，而衆美不居，隆恩蓋載，如臣固陋，豈足以策大事，殫蠡管之小識，進其誠款，蓋直罄胸臆，與親所見聞，無復文飾，本末具夷僞之情，始終言天人之助，至于高爲迂闊之談，力持難行之說，臣皆不敢

爲也。况蕃僭歷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無，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數推之，行且滅亡。兼昨在軍前，聞金酋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慶裔輩望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攜貳，縱未能亟加天討，亦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也。爾後姑復尙通使經理，必種種亦易商量，權輕重之間，事易以成，臣螻蟻之願者，伏望陛下俯從人欲，無失天時，因得而慮失，得勝而彌懼，思營臈之報，遵馭朽之戒，掃叛逆之餘燼，拯黎庶之橫流，以雪宗社之大憤，以爲天下之大福，此非特恐臣憂世愛君之心，實海宇臣民憂國之義。輕瀆冕旒，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炎興下帙七十六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盡其日。

韓肖胄又奏曰：臣竊謂逆臣劉豫，藉醜虜之兵，驅脅從之衆，自以爲功在漏刻，逆天不祥，叛國不義，雖不煩干戈，鬼神雷霆，猶得誅之。况陛下神武親御戎輅，以作王旅之氣，獻馘受俘，月餘三捷，凶徒敗北，奉頭鼠竄，可謂策貴廟算，功尙帷幄，無復遺慮矣！陛下降詔，遵祖宗故事，以四大議，博訊舊弼之臣。臣竊仰陛下明目達聰，比德虞舜，好謀能聽，同符漢高，臣雖固陋，不足以與大計，然自以荷陛下深恩，雖身在外，日夜惟念國家利害至熟也，其敢斂默以辜明問？臣不識比日寇淮並江之虜，其以合從諸國，如靖康元年再犯東都之師乎？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春再犯維揚之師乎？無乃虜情不及于用兵，徇逆豫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也。其合從諸國，悉起精銳，如建炎三年以前之大舉，則今者盛氣而來，褫魄而去，非其兵力衰惰，則虜中必有大變。豫雖欲恃虜久安，虜且不足恃，方其退遁之時，當遣精兵，分道追躡，俟虜遠去，度其已疲，不能遠救，則急進擒豫，盡俘其雛孽黨類，中原之人，必洒然自歸矣！臣以爲計策，若當出于賊虜退怯，陛下必已斷百行之，豈復俟于數千里之外。若曰虜徇逆豫，僞國之請，姑遣偏師，以僥倖萬一，則近日之事，實未知也。臣嘗策逆豫僞爲國家求成于虜，其謀有三：方國家建議遣大臣，豫欲藉虜制和，以款我師，其謀一也；虜若不與國家接，則急忿幾息矣，而受之安然，非豫之利也哉？故欲使二國通使而和成，則豫偷安其間，和不成，則

豫乃得奮其詐忱，虜用兵名曰合交，實欲激怒之也。虜雖爲豫怒，實非真情，故不汲汲于用兵，而其來者非全兵，然不如所欲而去，則必圖再來，再舉必大發兵，則戰守之計，誠如明詔，不可緩也。臣嘗深思爲今之計，已爛熟不足爲，而甚有新意者屯田是也。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可措爲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其分地軍士，舊嘗爲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爲田者，使各受田，凡爲田者，聚田於所屯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肄其所習之技，歲成則多分以所種之麥，禾，至芻藁薪蒸之用，雞豚狗彘之饗，以家宅荒地給之，如此，則士之不預選爲田者，亦皆望耒耜而興起矣。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皆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少長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士，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于衆屯之中，擇其甚上之勢要害處，又加以重兵爲大寨，一年之後，大寨糧食可稍取于屯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兵，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渡江而攻討，屯田之事，常爲根本，則備禦之計成。昔人有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其言誠有理。然今與古異，虜人用兵，非有古人按節鈴制之理，不擇可否，視利輒進，如問者泛海之師，覆亡相繼，計猶不悔，則不止險要必爭之地爲可守也，凡沿江之地皆當守。今若大江南岸，營屯相望，傳烽散號，千里不絕，則敵人之情畏矣！江北士民，流離失所，江南士民多忘且慕之，若無所容者。今若使得

耕並江之田，是生死而肉骨也。荷戴深恩之人，民力之餘，將出死斷生以備捍禦，則綏懷之略著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澗有可泊舟處，當素備用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也，因無兵耳。使爲之積日有功業，至可戰則戰，戰守之道盡矣。臣謂此策非止爲保固守禦之計，至復中原區宇，撫定四夷，皆由此爲之，是貴謀賤戰，萬舉必全之道也。雖然，有一於此，臣向者叨侍帷幄，日聞天語，退而考諸行事，陛下愛民之意，至優厚也。至誠愨也。聞者兵興有司或不得已爲一切之政，預買借稅之類，期限頗急，事少定矣。當有以休息之，威權悚懼，芻蕘獻言者，于謀國多爲目前之務，而不計利害之實，萬一過聽而盡行之，策不足靖民，力不勝其任者，于陛下平日之聖意，甚至使民未喻而怨咨者，非細事也。逆豫固非陛下敵也，豫專爲虐，陛下專爲德，使安靜之化，形于四海，寬厚之氣，襲于殊俗，則脅從之衆皆喻，慕昔之心愈堅決矣。臣謂攻戰備禦，措置綏懷，惟是爲本，陛下雖聖心得之，幸加察焉！

朱勝非對國家承平日久，兵備既弛，夷虜投隙，流毒天下。伏自陛下臨御，脩講軍政，賞罰必當，紀律既明，號令每下，精彩皆變，今內外勁兵，無慮三十萬衆，兵旣衆矣，患無可作之氣，今則勇氣可作，氣旣作矣，患無可乘之機會，今則機會可乘。不于此時速謀進取，使旣作之氣復墮，當乘之機復失，以數年膏膺之勤，爲一旦噬臍之悔，可勝惜哉！遂列四事以獻：一曰進討僭僞，二曰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虜勢，上皆善之。

呂頤浩十論劄子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任河北塞上守臣歲久，目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戎主天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虜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踰四年矣，歲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雖不會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必傳箭于虜中，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令鄉民備八月點集，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枝梧賦斂，終至財竭力困，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之南必不可保；縱使能保，不過此一隅爾！或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吾急急爲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戎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忿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于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京，勢益猖獗。二十年，主張國事者相粘罕也；爲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董、蕭董、二太師、高慶裔、張愿、恭作。

慕。之徒也；爲之將帥者，幹雖不蟾，目國王金觀，婁宿孛董三太子四太子，撻辣郎君之徒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強矣。然粘罕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豪右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臣于宣和七年

十一月陷于虜賊，次年二月，得歸朝廷，在賊中時，其虜衆每夜嗟嘆，皆云契丹交兵十年不得歸，今又向南去，不知何時可到家鄉。又虜性嗜殺，將帥所向，族其強壯老弱，略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雖不全視蟾目，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驕意滿，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臣

料劉光世、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岳飛、王燮下兵數約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陛下聖性精于器械，制作工巧，數年以來，臯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略備矣。夷狄之兵，自來以金裝衣甲禦敵，中國甲士整，故怯戰。臣嘗觀太宗皇帝於北京武軍梁排，自來止于前後掩心，副腹有皮笠子，而無兜將軍器，并無金裝，今日并不堪用，岐溝之敗，恐由此也。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于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抗虜於鎮江，張俊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韓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於吳玠，累次大捷於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又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宜緩哉？

三論率兵之時。臣在河北，使陝西沿邊備見虜人風俗，每於逐年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澗。乃不耕之地，美水草之處，其地虛曠宜馬。入澗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澗，飼以粟豆，整備戰鬪。又虜人所長者，在於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之書獻言於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爲夏月舉兵，乃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虜賊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也，然則和議豈可信憑，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爲邊患哉？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不可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勅大將，速爲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徠之略，臣一一條陳於後，伏望睿旨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爲甚，京畿次之，惟京東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後望之心，出敵人不意之際，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以收民心，慰衆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卽令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

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其運糧開具在後編。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爲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州至青濰州。密州至濰州陸路一百六十里，到青州一百二十里。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帥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張聲援，此兵不可以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兵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勅大將，所至不得殺人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獨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爲衆推服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三二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之南，必爲我有者，蓋謂是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月一路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于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帶附前去，密州板橋頭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密州界鄉民不會磨，種米糧易得。一項自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臣曾任察院，濠州運糧至濠州城門交卸。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已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兼准備應副爲聲援，軍二萬人，口食。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飭大將，凡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

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虜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毀。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議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毀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事。臣於紹興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威，車駕所至，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行。臣罷左僕射告詞云：下吳門之詔，有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力違於衆議。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軍將，罔敢畏縮，斬獲既衆，虜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攷五代時耶律氏方強，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強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卽位，慨然有攘戎狄之心，親統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幹甯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河間府，益津關乃霸州也。歐陽脩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於決戰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之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勅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神武，精於騎射，何憚而不行哉？

七論經理淮甸事。臣勘契淮、京西路、平原曠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殘破之

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亡，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勅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政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方，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權貨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約一千四五萬貫，浙東西歲入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會，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秦楚州產鹽浩瀚，倍於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酋或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差文官樊序等守承楚泗州，金人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衛堅壁守禦之具，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臣，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略，自近者始，此其要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沿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豈金人真不可敵，亦我之兵不精爾。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脩軍政，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

迎敵，則金人何復能強梁橫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屢捷，虜寇頓兵百萬，月餘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慢如此之甚，今王師已振，虜衆向衰，若不嚴兵攻擊，則終無討伐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不然。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羽以其地析爲三秦，徙高祖于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爲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北可以擒劉麟，平僭僞，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是時臣太府少卿。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閒退以來，竊料戶部經費，必自有增添之數。臣嘗考每月支俸十萬中，八萬，係五軍下費耗。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之民力何可支？吾豈不寒心哉？况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旣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爲陛下喋喋言之。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鼉錯論兵，以爲中國之長技五，夷狄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虜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舟楫者，非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也。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爲上，廣東西船次之，昌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

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力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可舍諸？臣自少壯時，遍涉兩浙、東京、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上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僞齊、京東諸郡。濰密登萊道地分，自來客旅載南貨至密州板橋鎮卸下。河北諸郡，濱滄州及海道地分，自及虜中諸郡，契丹營平地方，唐太宗伐高麗，自營州登船，昨趙良嗣與馬政使女真國蘇州界少陸路。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沿海，於明州岸入，先補船主稍工一官。非承信耶，臣所論，賚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京東海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海岸邊，有居民市，仍差選曾在京東界與金人接戰將兵，授以金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溫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上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爲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州、濰州界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爲官兵，嘗屠戮番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三千人，王進下約有二千人，范溫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軍中，或汰諸軍充廂軍，若盡行剗刷歸范溫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于諸軍補足二萬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僞齊海船可用者，卽用之，其不可用者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此行在我無浩漭之費，在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

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攷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

吳羣臣以爲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故一舉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虜人退兵之際，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臣六人者，或以爲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爲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爲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人之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已然之勢，孰利孰害，緩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久，出人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與朱勝非、孟庚等已決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虜性反覆，金賊尤狡譎，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陛下屈己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爲之備，秋冬間若不舉兵南來，必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暫時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之事。萬一欲舉兵，更乞質諸大臣，參詳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畝，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幸甚！

貼黃：臣契勘自金人跳梁以來，天下之論，或以爲必講和議，或以爲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定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日，前去遣使命，若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倫、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濤、張邵輩，前後所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繪相繼

入國，竊料虜人得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略無顯效，乞斟量和議可成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衰愚之言，或可以備聖明收錄。

炎興下帙七十七

起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
丁丑，盡四月。

詔遣使詣建康府佛寺爲太上皇帝祈福。

劉錡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張浚屢薦錡兼文武兩器，真大將才；至是，行在平江府，會侍衛馬軍司解潛與沿邊制置副使

王彥兩軍喧爭于行宮門前，遂兩罷之，併其兵付錡，仍除錡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二十五日丁亥，何薛奉使金國，回得道君皇帝甯德皇后訃音。

何薛奉使金國，回得訃音，降詔曰：何薛奉使回，得大金國右副元帥書，具報太上皇帝久違和豫，厭世升遐，甯德皇后亦已上仙，禍變非常，五情崩潰，叩地號天，無所追及！凡在臣庶，悉皆哀慕。

張浚行狀曰：公與趙鼎當國時，議徽宗在沙漠，當遣信使通問，遂遣問安使何薛等行；至是年

正月二十五日，薛歸報徽宗與甯德皇后相繼上仙，上慟哭擗踊，哀不自勝！公乃奏天子之孝，與士庶異，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廟，奉社稷者。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至仇深恥，亘古所無，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臣猶以爲晚也！數日後，求奏事，深陳國家禍難，涕泣不能興，因乞降詔諭中外！上命公具草以進，親書付外施行。

二月八日庚子，以太上皇帝訃音，詔諭中外。

朕以不敏不明，託于士民之上，勉非治道，思濟多艱，而上帝降罰，禍延于我有家，天地崩裂，諱聞遠至。嗚呼！朕負終身之戚，懷無窮之恨，凡我臣庶，尚忍聞之乎？今朕所賴以宏濟大業，在兵與民，惟爾小大文武之臣，早夜孜孜，思所以治兵恤民，輔朕不逮。皇天后土，實監臨之，無或自暇，不恤朕憂，故茲詔諭，所宜深悉！

張浚具奏待罪。

陛下時遇艱難，身當險阻，圖維事業，寢食不遑，所以思慕兩宮，憂勞百姓，未嘗一日忘也。臣之至愚，獲遭任用，在諸臣先，每因從容及北狩事，聖情惻怛，淚數不已。臣感慨自期，願殲讐虜，十年之間，親養缺然，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志，拯生民塗炭之難，則臣之事親保家，庶幾得矣。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積罔極之思，哀復何言，罪將誰執？載念昔者陝蜀之行，陛下丁甯告戒，且曰：我有大隙于虜，刷此至恥，惟臣是屬；而臣終墜成功，使賊無憚，况以沙漠之墟，飲食憂慮，兩宮處此，違豫固宜，今日之禍，端自臣致，尚叨近輔，實愧心顏！伏願明賜罷斥，亟正典刑，仰以慰上皇在天之靈，俯以息四海怨怒之氣。上降詔，趣公視事。

賜朱弁本家官田五頃。

先是，建炎元年，王倫奉使金國，軍前脩武郎朱弁爲副；至是，倫劄子云：倫于建炎元年與脩武郎朱弁同被差奉使河東大金軍前通問，弁今在虜，拘縻已十餘年，其妻男流落江左，并無生事累。

重俸薄，委是狼狽，欲望朝廷，特賜矜恤。奉聖旨：令湖州標撥官田五頃，賜朱弁本家。王倫除徽猷閣待制，充奉使金國。迎奉梓宮，使高公繪轉武經大夫遙郡刺史，充副使。

初，建炎四年，王倫以脩職郎上書乞入金國，迎請二聖，乃加朝奉郎，爲大金通問使。金人方入寇，留倫不遣。紹興初，秦檜爲宰相，通書金國求好。二年，金人遣倫回，議和。至是，何蘓還，道君皇帝嘗德皇后訃音至。是時，倫爲左朝奉大夫右文殿脩撰，主管台州崇道觀，乃加徽猷閣待制，爲迎奉梓宮使，以高公繪副之。

王庶方知荆南，聞訃音，深慮金人藉此萌奸，乃爲之議。其略曰：先帝志慕道真，宜用鼎湖故事，奉衣冠弓劍，起靈廟，葬之名山，盡舉送終之典，使海內咸知梓宮還否，舉不足爲國重輕，彼雖欲萌奸，何自而生？然後遣使，倘或請之未獲，則以大兵臨之，問罪致討，不爲無名。因神民痛憤之情，刷宗廟存亡之恥，臣知梓宮可不請而得，爲策之上者。庶欲聞奏，將發得報，知遣使已定，故不獲上。焚真揚太平州鎮江府火。

劉豫發奸細來淮甸及淮泗諸州，放火焚真揚太平州鎮江府皆火，劉光世軍於太平州軍須營藏，一夕而盡。

二十四日丙辰，詔親征。

詔曰：朕以非德，繼承大統，惟靖康之初，變亂既極，兩宮遠狩，廟社無依，以眇然一身，不得已而

任天下之責，苦身忍恥，夙夜慄慄，冀以格皇天之心，迎還鑾輿，克致大養。不圖降割，正月丁亥，太上皇帝甯德皇后諱問奄至，禍變非常，振古無有，號慟殞絕，呼天不聞，詩不云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孝子不獲養其親，人情之至痛也；朕有甚焉，抱恨終身，曷其窮矣！朕君臨天下，不能遠德，致兵興一紀，毒流四方，億萬生靈，委骨草莽者，非其父母，則其妻子兄弟，人之愛其親一也，使至于此，咎由朕躬，思與萬邦，同致此憤。已詔曰：□□□往臨江，訶矧銜鉅痛，何敢康甯？將以良日，遂登戎輅，咨爾中外相臣、將臣、卿士大夫，下及三軍，以至黎庶，共懷忠義，期濟多艱，戮力一心，以承朕意，是日發平江府。

呂頤浩來朝。

先是，以知臨安府呂頤浩時行在平江府，張浚請幸建康，頤浩先赴行在，欲諫止建康之行，浚阻之，不得見。頤浩乃隨上至建康。

岳飛加太尉。

三月，車駕幸建康府。

呂頤浩加少保，爲行營留守。

上幸建康，呂頤浩見上，請退駐臨安府。臣僚言其罪，上皆不從，乃加頤浩少保，爲行營留守，而召孟庾回。

二十一日癸未詔撫恤將士。

詔曰：朕思親萬里，用兵十年，士卒久勞，衣不解甲，邊城晝閉，馬不鞍鞍，冒墮指之祁寒，觸流金之毒暑，遠離親屬，暴露風埃，諒寢食之非宜，嗟室家之靡託，所賴將帥撫恤，憫其勤勞，使之忘生，誓不旋踵，尙慮偏裨之未喻，不能悉體于朕懷，或狃故常，罔知存恤，廬舍風雨之不庇，糗糧藥物之不將，無均食同服之人，廢挾纊投醪之義，朕惟待士卒如子弟，則人將尊我如父兄；待士卒如腹心，則人將捍我如頭目；有施必報，其理甚昭。夫師克在和，恩貴素蓄，將用軍司之命，當明勞苦之情；朕雖宅憂，敢忘爾衆，宜思輯睦，以副朕心。

二十三日乙酉，王彥復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以其兵馬隸馬軍司劉錡。

王彥爲前副軍扈，駐蹕平江也，坐小校與馬軍司偏裨爭喧，降授雄州防禦使。至是，以疾乞終喪制，乃復授洪州觀察使，除知邵州。制有曰：出入累年，聞望愈顯，而再三自言，力求避事，朕嘉其沖尙之志，念其懇款之誠，復廉察之崇資，分符竹之重寄，陛辭日上，撫勞再三，曰：以卿兼能牧民，付之便郡，須疾安卽召。旣行，又遣中使，賜萬釘寶帶，命以所部兵馬隸侍衛馬軍司劉錡。彥聞之喜甚，曰：所付得人矣！

楊沂中回軍行在。

劉光世加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封營國公。

劉光世得風痺病，累上章乞罷，乃召赴行在，所將慰勞而復遣之。既至，則所請彌確，以金穀百萬獻於朝廷，乞以所隸軍馬，宜盡充衛兵，以重王室。上偉其奏而許之。遂特授少師，依前三鎮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進封營國公。

兵部侍郎呂祉，節度行營左護軍王德，爲行營左護軍都統制。

初呂祉知建康府，常有平戎之志，宰相張浚大喜之，召權兵部侍郎，遷給事中，又以刑部侍郎爲都督府參議官，除兵部尙書。浚以劉光世每持不戰而罷其兵，謂祉知兵，命往節制淮西軍馬，以王德爲都統制，祉辟陳充爲參議。

遺史曰：陳充字子高，有詩名，欣然應其辟。葉夢得與充親厚，勸止之，不從。夢得曰：呂安老非馭將之才，子高詩人，善文章，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亦不聽命。夢得贈以詩曰：解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陳充留其家，以單騎從軍。後酈瓊之變，幾于不免。

四月張浚往淮西視師。

先是張浚欲征劉豫，會四大將于龜山，問之曰：欲大舉以取劉豫，克復中原如何？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張俊曰：都督欲戰則戰，欲守則守。惟岳飛獨以爲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爲玩寇，議不協而罷。至是浚往視師，以淮西之軍新易大帥也。

上張相公書闕姓某東吳國人行年三十有二，未嘗輒至貴人之門，取辱關吏，惟閣下自巡按

以來，延見賓客，思有賢者共濟乃事。然而草萊之間，欲見閣下者亦多矣！某學短才陋，識不甚明，閣下膺天子之寄，視四海如指掌，日爲中興之計，亦甚切矣。故不敢釋空文，上干閣下之聽。某嘗與畎畝中人論天下事，無不歎息，在某亦不能盡言于閣下也。某竊觀比者金人入寇，輒屯兩淮，意欲束革渡江，事如前日；豈謂主上親御鞍馬，諸軍共奮，賊不得前，一旦遁去。此皆由祖宗之靈，天下之幸。某嘗論之曰：賊在承楚無糧可因，惟頗賴清河之運，幸舳艫相銜，水寨之人，出沒淮口，賊勢旣不得前，而又不敢遽遁，我當一軍自廬壽，一軍自潞和，一軍自通泰，然後遣海船入淮，以張聲勢，間使游舫劫之，或拆橋，或焚廩，使賊進有天長高郵之敗，而糧不相繼，退有廬壽潞和之疑，而又有長淮半渡之患，問使水寨探其巢穴，賊勢晝夜不得休息，蓋不戰而自屈也。某自顧人微言輕，不得以進其說，今閣下復領都督，巡按於茲，觀閣下之意，非有事於中原者乎？嗚呼！中原之不易取，亦猶大江之不易保也。何以言之？某嘗論自金人入寇，十有餘年，所向無不下者，去歲之來，以其大軍深入，無糧可因，而又漕運不繼，當承楚之險，皆非金人所長，在我雖曰再勝，在彼豈不曰非天時地利，而糧不繼也。孫子曰：再戰在彼勝，久則鈍兵挫銳，以我十年退保之師，雖曰再勝，閣下能保其無長驅乎？某又觀大江之險，自戰國以來，能保者，惟是孫權一人而已。蓋曹公赤壁之敗，實因連舟不解，假以風便，偶成其功也。及在濡須，孫權堅守東關，使曹公不得窺伺大江，而卒亦遁去。南唐棄淮甸而亡，今閣下不營淮南，而大江可以自保乎？某又嘗論自金人用事以來，四海無不塗炭，爲惡甚矣！以中國

之與契丹，帑藏之積，幾數百年，至於子女玉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一旦併兩國所有，盡歸金人，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天下豪傑之士，甯不動心乎？又况金人北有黑水韃靼，契丹西有西夏吐蕃，回鶻，東有高麗國，南有大宋，邊面既廣，怨憤日深，一旦諸國并進，則南北之勢不救，金人無噍類矣。今閣下若欲復興中原，非遣間使，賂西夏，尋好契丹，申諸國之命，內外交攻，使金人首尾不顧，則中原未必易取也。閣下豈不念金人初破契丹，非本朝有燕山之役，何以至此？昔申胥哭秦庭，七日不絕，卒能興楚，閣下倘或留意，某雖愚，不惜爲閣下一行也。閣下若欲且守大江，非一軍淮西，一軍廬壽，一軍蘄黃，一軍安復，一軍荆襄，各爲營田，如犬牙之制，使賊不得窺伺大江，則大江未可保也。昔諸葛亮有渭南之屯，司馬氏不得西向，今閣下若能駐軍淮甸，上連荆襄，且耕且戰，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使某起西北之師，若申胥之在秦也。今日之事，譬如泰山頽而大廈毀，非一土一木之所能也；苟非左右牽制，使閣下攬轡于其間，則某未見其策也。某暗于時事，草萊之間，亦不乏人，閣下若能舉一賢者，寘之幕府，無備員之歎，某不孝，在衰絰中，不敢進見閣下，若以當今利病，事非一端，豈筆舌所能旣也。幸察焉！

炎興下帙七十八

申，起紹興七年四月初五日，十七日，戊申，盡八月初五日，乙未。

十七日戊申。追尊道君皇帝爲聖文仁德顯孝皇帝。惠恭皇后王氏爲顯恭皇后。鄭氏爲顯肅皇后。五月九日庚午。張浚還行在。

行狀曰：公自淮西歸，與趙鼎在相位，以招來賢才爲急務，從列要津，多一時之望。百職事奔走効職，不敢自營，人號爲小元祐。又以人主當務講學，以爲脩身致治之本，薦河南門人尹焞宜在講筵，有旨促召赴闕。會旱災，公力求去，至再四。上曰：秦檜如何？公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公本以檜爭。靖康時，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以共天下之事，而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同朝，始覺其願望包藏。因上問，故及之。

岳飛居江州，乞持餘服。

岳飛與張浚議事不合，既回鎮，卽上言將相議事不協，乞罷兵守餘服，不候報，卽往江州入廬山廬墓。上遣使宣諭之，猶不起。

劉豫陷隨州。

六月呂祉自淮西來。

張宗元爲河北京西路宣撫判官，以監岳飛軍。

呂祉還淮西。

呂祉舉止驕傲，不諳軍旅，統制官有兩使，有正使者，橫槌唱喏，祉領應之。有伺候終日，稱歇息，喫食，調弄聲樂之類，不得相見者，其下多憤怨。

王德來朝。

統制酈瓊、王世忠狀王德之罪于朝，德密知之，遂赴行在。上問之，德具言諸將驕暴，恐別生變，上愕然，遂命德以本軍入衛。

七月，張俊爲淮西宣撫使，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

呂祉無馭將治軍之才，諸將皆恣橫，祉密聞于朝廷，議遣張俊、楊沂中，分其兵，乃以俊爲淮西宣撫使，沂中爲淮西制置使。

八日戊辰，酈瓊、王世忠、靳賽、趙世臣、王師晟、殺喬仲福等，執呂祉等，附于劉豫。

楊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先遣吳錫以兵往淮西，察其兵中動靜，酈瓊、王世忠等覺之，各有異志。

統制康淵曰：「朝廷素輕武臣，多受屈辱，聞齊皇帝折節下士，皆爲之用，衆皆不應，猶相視以目。」先是，王師晟常北戍在壽春府，攜路政弟子文奴以去，訴于呂祉。是時，將士方不安祉之政，師晟還廬州，乃與瓊、世忠及張全等謀爲叛亂。瓊遣人邀截祉，所發遞角，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怒。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戊辰，諸統制晨謁祉，方吃茶，瓊袖中出遞申文字呼統制張瓊曰：「諸兵官有何」

罪張統制乃具許多事申朝廷。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爲瓊所執。有瓊之承局者，以刀欲砍瓊，大呼曰：「怎敢如此！忽見有執鐵骨朵者，瓊取以執擊承局，承局死于塔下。瓊之提轄亦殺張璟于廳事。又殺喬仲福邢支，劉永并執前安撫趙康直，安撫趙不羣及劉光輔，率前軍長驅以行，軍士縱掠城市而後去。途中瓊等好謂社曰：「王德入朝，妄奏瓊等有叛志，瓊等懼朝廷見疑，所以爲此，願尙書及安撫奏知，明瓊等無叛心，則瓊等駐軍淮上，以待朝廷之命。」社然之。奏書已行，瓊等行至霍邱，殺社并殺康直而縱不羣歸，蓋不羣代康直爲淮西安撫，知廬州未旬日，無怨憾于軍中也。上聞之，慟哭，悔恨者不已。劉錡及吳錫至廬州，以兵追之不及，錡還濠州，瓊等遂附於劉豫，諸軍潛遁，不反者加官而復其軍額。初，張浚欲改易淮西兵政，參政張守以爲不可，力勸止之，不從。守曰：「若必欲改易，須得紀律，聞望素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方可。」浚曰：「正爲有其人，故欲易之也。」方是時，社衣服儂侈，語言輕易，嘗自謂若寄總一軍，通明堂大禮，當自拏劉豫父子來，然後盡復舊端。守知浚意必欲用社，而浚往淮西視師，守慮其輕改軍政，乃以書戒浚持重，不當容易。浚答書，言必改易之意甚堅，及用社，果致敗事。

二十三日癸未，詔求直言。

八月，楊沂中軍廬州。

五日乙未，劉豫遣使乞兵於金國。

是時，僞齊國中風傳朝廷將欲北伐者，僞皇子劉麟奏云：近者聞人屢言張浚管領烏合之衆，去逼宿亳，或窺陳蔡，或出襄漢，增脩器甲，趨辦軍糧，此其志不小。先起者制人，後起者常制於人，欲乞從本國選差官，聞於上國，請發突騎諸路，先入伐其奸謀，豫從之，遽命李鄴、姪培、僞迪、功郎監南草場游何，僞宣義郎皇太子總管府准備差委楊致堯，乞兵於金國。致堯以病辭，遂命僞宣教郎韓元英代致堯行。

張俊至廬州。

張俊以淮西宣撫至廬州，欲追酈瓊，聞既渡淮矣，遂復還泗州。

朱勝非知宣州。

朱勝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宣州，有都督府所增耗米，勝非奏罷，而宰相難之。勝非即揭榜，先次放免，以請于上，上大悅，而宰相憾焉。

岳飛復赴行在。

初，岳飛解兵，往江州廬山，持餘服也。累召敦促不肯起，朝廷劄下宣撫使參議官李若虛統制王貴，同去敦請飛，依舊管軍，如違，若虛等并行軍法。若虛等既至廬山東林寺，見飛，道朝廷之意，敦請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是欲反耶？此非美事。若堅執不從，朝廷豈不疑宣撫，且宣撫乃河北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宣撫謂可與朝廷相抗乎？宣撫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

于宣撫宣撫亦豈不愧若虛等受刑而死？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道上所以眷念之意，且責其不候報即棄軍而廬墓。飛辭窮，曰：「卻如何作主？」張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樞密使見飛舉止，已有忿忿之意矣。

金人斬高慶裔于會甯市。

節要曰：高慶裔，粘罕用事者，吳乞買之長子。宋國王宗盤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以高慶裔有賊，下大理寺。粘罕乞免官爲庶人，贖高慶裔之罪，虜主不允。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謂粘罕曰：「我公早聽某言，事豈至于今日？某今死爾，公其善保之！以此知慶裔嘗教粘罕之反也，明矣。」

粘罕以病殂。

節要曰：粘罕以慶裔之故，絕食縱飲，恚悶而死，雖非挺刃所及，近乎非正命也。

粘罕獄中上書：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言是也。自振古論之，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編于詩書，流傳于天下，自古及今，于世無愧焉。尙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過也，况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辨于陛下，念臣老矣，臣于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糧無十日之儲，長驅深入，旌旂指處，莫不請命受降。遼宋二主及血肉，并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宗屬東瀕大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底室韋，罔不臣妾。

然以大金劄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冲，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之勢也。臣之忠勤，過于周公之下有關文，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情。臣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鶻鈍之力，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定，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分，猶可爲戰。柰杜充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生反逆，背負朝廷，知父兄妻子，并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覺，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慢戎，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于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平之禍，願陛下釋臣繯綫之難，願成五湖之游，誓效犬馬之報。

下粘罕詔門下：先王制賞罰，賞所以褒有功，非溢喜也；罰所以誅有罪，非益怒也。朕惟相國粘罕，輔佐先帝，曾立邊功，迨先帝上仙，朕繼承不祚，眷惟元老，俾董征誅，不謂持重兵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匪敢私狗，奏對悖慢，理當棄磔，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用賢，其鑒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松漠記聞曰：粘罕者，吳乞買三從兄弟，名宗幹，小名烏家奴，本曰粘漢，言其貌類漢兒也。其父卽阿廬里移賚粘罕，爲西元帥，後雖貴亦襲父官，稱曰阿廬里移賚，字極烈都元帥。字極烈，彼云大

官人也其庶弟名宗憲字吉甫好讀書甚賢。

張匯金虜節要曰粘罕死後有烏陵思謀者本北遼合蘇款女真居遼地俗呼熟女真陝西熟

戶番之類也女真烏陵之姓者最爲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女真初起時思謀方負柴爲粘罕

所虜粘罕嘉其爲人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乃北虜家奴僕之稱思謀奸狡多慮善於

周身女真中素稱辨慧機術至深可取粘罕用之爲腹心宣和間往來隨奉使作計議使議燕地稅

賦及舉兵南侵等事皆預其謀爲用事之人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閣立名曰思謀字

仲遠粘罕以思謀忠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少尹至是粘罕死思謀赴喪自粘罕

死穹廬內亂太行嘯聚蜂起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歎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

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爲官人思謀粘罕家人也數小子者謂今虜主宣之輩也思謀妻曹氏乃

淋之裔也曹氏常語于臣胡得知之改官職授甯遠大將軍遷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破懷州萬善鎮思

謀率兵民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各撫諭子弟無得扇搖南朝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詐如此

兀朮凡軍國大事皆咨問之。

征蒙記曰粘罕僞諛威烈皇帝。

趙鼎爲禮泉觀使兼侍讀召赴行在。

劉道主管步軍司公事。

楊沂中之請張俊，不得已而從之。

鄭瓊等到僞齊。

先是，順昌府報到京師云：江南劉相公副都統制鄭瓊等，將帶劉相公全軍人馬，共淮西百姓十餘萬歸附，已拘留器甲，訖豫大喜，命重粉飾門牆，一新從衛，增重儀仗，以待其來。僞戶部侍郎馮長甯僞選鋒統制李師雄爲接納使副。是日也，瓊到京師，豫御文德殿引見，僞命瓊靖難軍節度使，知洪州，劉光輔爲北京大名府路副總管，趙買臣或作世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兵馬鈐轄，或遙授准備差使緝捕盜賊，令瓊等具王師，必欲北征，備說江南諸軍虛實，遣長甯再乞兵于金國。

炎興下帙七十九

起紹興七年，九月十三日
壬申，盡十月九日戊戌。

九月十三日壬申。尚書右僕射張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臣僚上言：臣竊謂兵者，國之命也。兵強則國強，兵弱則國弱，兵存則國存，兵亡則國亡，雖行道之人，皆喻此理，非必有高世之見，而後能知也。近者，淮西之叛兵，亡入僞境者數萬人，論其爲害，固有不可勝言者。然自聞變以來，士大夫猶爲自欺之語，謂歸者甚衆，亡者不多，此本皆無用之兵，因得省廩食之費，尙欲掩覆過失，蔽惑聖明，而失謀誤國之罪，卒未有任之者。衆論沸騰，臣安敢塞默？謹按尚書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之有疑貳之心；予而復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無事則張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謀之不善者，力與之共謀，衆所不與者，力使之統衆。率易妄作，動輒乖謬，故酈瓊以下，懷不忠之心，渡淮而去。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若糞土，竭百姓之膏血，而用之于軍中者，曾何補哉？夫陛下所恃以立國者，兵與民也；所倚以治兵恤民者，宰相也。而浚用意狂惑，處事顛錯，至使民怨于內，兵叛于外，則失謀誤國之罪，亦將何所逃哉？故近日以來，人無貴賤，賢不肖，合辭而來言，以謂陛下方修明綱紀以立基本，若不遂浚，則綱紀何由張？陛下方倚任輔相以責事功，若不遂浚，則輔相何所

憚！今敵人有疑我之意，若不逐浚，則誘挾之謀將日至。今將士有不安之心，若不逐浚，則搖蕩之情將日生。號令必出于朝廷，非逐浚，則緩急何以使人？叛背本生于怨憾，非逐浚，則仇人皆爲死敵。百姓怨歎，非逐浚，則無以慰其心。衆情憂懼，非逐浚，則無以安其意。合是數者而論之，則逐之與不逐也，審矣。如謂浚有區區之心，尙欲觀其後效，則臣以謂浚之才術，止于如是而已矣。譬猶疾之用醫，苟知色脈之不辨，砭劑之不良，則必速易之矣；若憚於易醫而甘心危殆，則恐非智者之事也。臣欲陛下俯察羣情，特出睿斷，正浚誤國之罪，以爲後事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臣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睿旨付外施行。近日以來，公論日喧，臣謹撫所聞而爲陛下言之。浚昨以樞臣往撫川陝，假借便宜，擅作威福，違諸將之言而大敗于寇，敵濫趙哲之誅，而盡散其師旅，徒竭四川之財，輕失五路之地。用劉子羽之謀而罷王庶，則興元之士馬金帛，盡爲賊有；信王庶之譖而殺曲端，則關中將士人民，無復歸意。論浚前日之罪，固當永投荒裔。陛下起之謫籍，授以魁柄，待之以至誠，遇之以至禮，任之專，獨過於羣臣；用之久，復幾於三載，而浚不思往愆，一蹈前轍，狂妄狼狽，動無不謬。如兵之有帥，不可一日而闕也，浚於劉光世之軍，不命者幾四月，始則別爲六軍，使專聽節制於呂祉，比至命帥，而將士已懷疑慮，此浚之罪一也。置戍守之城，當度其所宜，宜據要害，而今泗州之城，乃在淮之北，宜小而堅，而今盱眙之城，圍二十有七里，虛費公私之力，無補捍禦之事，此浚之罪二也。今日兵備宜取勇夫重閉之說，爲往來更戍

之計，而浚不知此，悉斥備邊，而使江淮乏表裏之勢，敵人無腹心之虞，此浚之罪三也。諸軍家屬已安於江上，而浚力違衆議，盡遣之戍所，軍士不便於薪水，百姓倍費於輸將，使緩急之際，將士有骨肉之累，而不得專意王事，此浚之罪四也。淮西爲戰地，當使百姓擇險而居，官府量事而置，公私儲積皆不必用，而浚以盡遣大兵之故，復置權貨，務於眞州，給牛種於濠壽，江南之錢貨，盡轉於淮甸，使他日敵人有可因之糧，居民懷誤陷之憂，此浚之罪五也。淮西之兵，當資地利，乃於合肥之北，創築長堤，調夫四千人，役之幾數月，勞民費財，不適其用，此浚之罪六也。創造牙牌，欲賞復地之功，浚之狂妄，人已竊笑，賊去歲猶入寇，而遽以是付之大將，又如奇功給歷，本爲戰勝金人，浚於是時亦出黃榜，許以給出，旣而悔之，人皆怨望。近因調發，復欲與之，使陛下爵祿，不信於衆人，此浚之罪七也。去歲淮西戰捷，得降卒萬人，陛下命給裝齎，遣歸東北，而不審其願，盡刺爲義兵，使人心失望，而陛下德意未能孚於中原，此浚之罪八也。兵以間探爲先，而浚一意僥倖，惟求美報，有言敵勢衰弱，中原跂望，則喜見顏色，賞賜優腆，不然，止令賚狀，給以軍令，故誕慢苟得之人，日獲探事之賞，而忠信敢死之士，無復肯出，敵之情僞，今皆不得而知，此浚之罪九也。功同賞異，爲政之大患，而浚於將士，妄有厚薄，不能精校其勞績，明示以高下，使將士或有怨辭，此浚之罪十也。今之所急者，莫急於恤民，而浚自前歲以來，大爲培克之政，始於給散戶帖，擾及四方，次則出賣官誥，重困江浙，次則歛及僧道，以至科買雜物。其視疲瘵之民，殆如讐仇，剝膚椎髓，略無恤心，此浚之罪十一也。今之所戒

者，莫急于妄用，而浚之掊斂所得，盡入督府，支用之數，皆不關於戶部，遣兵戍多，而津發之費不貲；移屯戍數，而營蓋之用倍費。多築無用之城，濫養俘降之衆，以至犒設酈瓊等軍，下至小校人，賜金一兩，連歲橫斂數千萬緡，幾盡費于妄用，此浚之罪十二也。害民之政，人所共疾，而浚于掊克之人，獨加旌賞，出賣官誥，明知其爲抑配，而以所得之多寡，賞以減半，如無錫縣令劉寬，剝民最甚，遂得除倅永州。爲國斂怨，不恤後患，此浚之罪十三也。理財以義，非士人不能，而浚于財利之事，專任黠僧，如鎮江則有范深，朱熙之徒，如建康則有錢意，王似之流，皆黠僧之桀黠者，浚皆任以回易之事，使挾朝廷之勢，以爭利于市井，傷公害私，虧損國體，此浚之罪十四也。建康兵火之後，全無舍宇，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倉卒責辦，公私倍費，使移徙之家，暴露失所，疾病死亡，人懷嗟怨，此浚之罪十五也。建康營繕之初，宗廟宮室，皆所未備，私起府第，獨盡壯麗，虧奉上之節，無率下之風，此浚之罪十六也。監司郡守，責任至重，而浚以妻父，宇文粹中爲湖州太守，以舅許有功爲成都提刑，又除親兄滉，知鎮江府。任用親戚，無以督責吏治，此浚之罪十七也。四川亡失，文職差除，尤宜盡公，而浚所任用，惟其親故舊，任方滿，新命已下，或至兄弟數人，常占佳缺，而孤寒不爲浚所知者，皆絕望于祿仕，此浚之罪十八也。扶危救亂，當資衆智，而浚爲性忌嫉，果于自用，臣僚有所論列，陛下以爲可行，浚必再三執議，力抗君父之命，凡人之所言，盡不爲是，專權自恣，無所忌憚，此浚之罪十九也。贊佐謀畫，當用忠智之士，而浚以高明自許，非狂而狡，性與己合，愚而佞能，順己意者，一切無所收用，

縱或時召侍從郎官，諏訪利害，而其言可用者，實未嘗行。此濬之罪二十也。凡此二十事，雖未足以盡濬之所爲，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良，不畏公議，其所以至于敗事者，實皆由此。內而民怨，外而兵叛，誤國之罪已彰著，而濬猶強顏廟堂之上，進擬差除，講問術數，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尙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臣欲望聖慈早降處分，將濬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取進止。

又臣僚上言：右僕射張濬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士論洶洶，人心惶懼，臣竊憂之。今諸帥統兵，有數十萬衆，而淮西一軍忽爾叛去，失謀之人，安可不治哉？臣竊惟陛下力圖恢復，凡卿士大夫，有一策之善，未嘗不收拾斟酌而用之，雖芻蕘之賤，未之或棄，今濬之謀邊，惟在自用，罔恤人言，雖聖慮所圖，謀者拂而不然，其強狠自專如此。倘謀之善，或有可恕，矧謀之不臧，各將誰執？往年富平之敗，論者迹其事，謂有不軌跋扈之漸，今者放減錄用，一洗其謗用之幾時，人望其掃除虜僞，期於息馬休兵，復爾寡謀失策，致一軍之背叛。夫爲人臣強懷，雖人主之言，拂而不信，以致叛軍失謀，尙且偃蹇政府，凡數萬之衆，踰淮而北指，縱如此，不其疎哉！計濬前日之功，曾掩過之不足；計濬平時之失，實敗事之居多。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收還政柄，致之閑散，以釋將士之憤，以安華夏之情，伏候勅旨。奉聖旨，張濬罷尙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制曰：春秋之義，莫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以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粵

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服，入勤王室，位冠樞機，出扞邊陲，謀專帷幄，乃疇宿望，俾踐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馭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情，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罪。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平時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私。於戲，桐邑遣兵，鄧禹致威權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挹之深，尙繼前脩，勉圖來效。

又臣僚上言：臣伏見前宰相張浚以寡謀自用，誤國大計，陛下特屈邦憲，授以祠館，爲浚者所宜杜門念咎，深自訟責；而去國數日，乃與賓客置酒高會，從容游觀，殊無恐懼脩省之意。今聞盛兵自衛，往居茗讐間，其意氣之適，蓋與成功請祠而去者莫異。若不加譴罰，則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伏望聖慈將浚更賜貶降，仍以前後臣僚章疏，盡付外施行。取進止。

十五日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宮祠。

又臣僚上言：竊觀十三日麻制，張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大廷敷告，明示黜陟，所以砥礪百工，而爲戒勸。黜幽之典，未厭公論，臣安得無言哉！竊以大臣之罪，莫大乎□□，誤國之誅，豈踰於流竄？今浚擢任累年，選登宰司，再加錄用，委寄非才。富平之師，前殲於覆亡，東南之財，又殫於誅剝，一事無成，四方何賴？怨流黎庶，謗滿搢紳，爲相失職，進退無觀，陛下尙寵以祕殿，逸之宮

祠雖全其禮貌，示以始終，其如天下何？至于失謀敗事，前後臣僚論列，備于章疏，臣不敢陳。臣愚伏望聖慈詳酌，褫其職名，投之遠方，以昭示天下，爲誤國之戒。伏候勅旨。九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可落職，依舊宮祠。右劄付刑部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召王庶赴行在。

召王庶赴行在，出自上意。是時張浚已去，趙鼎未來，庶自荆南赴行在。

楊沂中還行在。

二十一日庚辰，詔大將監司守令恤民訓兵。

詔曰：朕惟立國之務，惟兵與民，宵旰以圖，十年于此，賴帝垂祐，無甚荒歲，得資元元之力，以給諸軍。比年以來，兵籍寢廣，而教士日精矣。庶幾國勢遂振，以候皇天悔禍之期，而朕不敏，不明，誤用柄臣，寄以兵政，乃謀猷乖戾，委付非才，懷疑反側，而莫以告。朕遂使積年忠義之衆，一旦陷于叛亡之罪，凡取于民力以事此軍者，皆委于空虛而無效，此朕所以慨惜叛者而深愧吾民也。中外文武，將何以副朕焦勞願治之意！應監司守令，各務存恤百姓，非供軍費定數之外，毋得妄取于民。將帥之臣，撫綏其衆，毋使失所；訓練整齊，毋使驕惰。毋怠毋忽，助朕遠圖，有違朕言，則有常罰！

詔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

呼延通王勝王權襲金人於淮揚軍敗之。

十月九日戊戌，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

臣僚上言：近者論奏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罪狀顯著，罪不輕矣。伏望聖慈，亟於褫職，然天下聞之，以謂浚之罪惡，上通於天，而罰止於褫職，衆論未愜，臣豈得默默哉！竊以國君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况大臣進退，而議其賞罰，非克當功罪，則天下之人，何以悅而服從乎？今浚竭天下之財粟，東南爲之困乏，覆富平之師，西北爲之擾亂，計爲相之前後，自兩誤國事，東西南北之民，曾不得安枕而居，何以此等罪止於褫職，人心謂何？且陛下宵衣旰食，所望於恢復，倚浚爲多，今一事無成，復有後悔，人心之怨望，不止此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別議其罪，以厭天下之心，以爲誤國之戒。伏候勅旨！

又臣僚上言：伏見前宰相張浚，玩弄柄權，致誤國事，上貽當宁之深憂，陛下曲全禮貌之恩，俾以祠館，謂宜夙夜惴惴，思省厥愆，乃上章乞送使臣及親兵百人外，更乞帶行州軍七十五人，又欲致所居州軍存留觀兵五十人，以備緩急。其言曰：臣出入總兵將共十年，其所施爲不無仇怨。嗟夫！浚自知失士之心如此，何爲久居相位而不解去也？人臣憂國，當如其家，使浚之謀國如其家，豈復輕肆生事？今乃于國不顧其危，于己欲求其安，是何謀國之疏，而謀家之密乎！夫置衛所以寵相，臣也，今浚罪戾放廢之餘，更求衛卒如此之衆，是浚惟知陛下之勢，不惜天下之言也。大凡浚之所爲，率多任數，頃年責居福州，于未行間，亦上章以官田爲請，其意蓋以此卜陛下眷禮之盛衰，且以示

寵于人，以謂上之恩意殊未忘爾！今之所請，大概類此。蓋緣罪大責重，浚未知所懼，伏望聖慈，更賜貶降，使天下明知陛下之好惡，以爲臣子誤國之戒。伏候勅旨！十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張浚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月十日辰時付刑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遺史曰：張浚罷宰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院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義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旣而周秘以浚之責未厭，公論也。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啓上曰：張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用命，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爲監。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于是浚以分司居永州。

炎與帙下八十

起紹興七年十月□□□□
盡十一月十七日乙巳。

上皇帝書。闕姓

臣恭惟陛下，詔許直言極諫，以救闕失。臣竊見近年以來，凡有投進，類皆牽引虛文，無有實效，可以施於今者，間或有之，亦不過州縣常談米鹽細務而已，非所以裨補天聽而聞所未聞也。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願陛下赦臣愚而終其說。臣自靖康中見陛下于濟南，親御鞍馬，慨然有恢復之計。及陛下卽位睢陽，臣又復從陛下巡幸淮甸，是時陛下深處九重，上下稍稍蒙蔽，如國之取舍，民之利害，陛下亦不得聞矣。陛下自睢陽至今日，屢涉於難險，非陛下斷然不疑，大臣何預焉。臣在草莽，亦甚微矣。當國家無事時，方處學校，營甘旨，及國家有事，臣之父母不相保者屢矣。事至于此，臣嘗奈何！臣竊以淮西事論之，去歲劉豫以羅誘三不赦之說，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苟非張浚親至江上，使楊沂中絕賊之後，一舉而大破之，則江南之民，亦危甚矣。如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誅之，尙賴陛下憐其舊臣，不加刑戮，而以善罷。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臣在淮東，聞光世軍馬，盡聽呂祉節制，有識無識，皆稱呂祉必致敗事。臣嘗謂酈瓊等所統軍馬，其來久矣，而光世遇之甚厚，非其他大帥之比。及光世旣罷，當且令諸軍人馬，各自爲一頭項，仍數加存恤，而使之不疑，俟諸軍稍甯，朝廷或別措置，然亦未晚。奈何呂祉天資驕傲，以尙書自居，至於檢舉冒請

之類，欲爲之一新，如瓊等驟見窘逼，日生猜忌，方在疑似之間，朝廷又除張俊爲淮西守宣撫，楊沂中爲制置，以瓊等屬焉。此非瓊等欲叛陛下，豈不見巨師古不聽韓世忠節制而甘伏遠竄，徐文恥在閩、臬之下，卒以叛去。如崔增、王瓊兩軍人，馬自分撥之後，以至軍兵往往大半失所，今朝廷遽欲瓊等撥隸沂中，其叛必矣。如瓊等軍馬，平日驕傲，終不爲用，陛下勿以瓊等上勞聖慮，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聞英雄之主，未嘗不因天下之勢，而遂成天下之業也。自陛下巡幸東南，積有年矣，有面諛陛下者曰：指日還兩宮，指日中興矣。陛下豈不念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如周之中興，則有張仲吉、甫方叔、召虎之徒；漢之中興，則有寇恂、鄧禹、馮異、耿弇之徒；晉之中興，則有王導、謝安之徒；唐之中興，則有李光弼、郭子儀之徒。陛下以謂今日中興之臣，誰可以比王、謝、李、郭者哉？臣觀張浚區區之心，是有是念，至於其他大臣，又孰肯以天下之責自任也？惜乎浚之才力有限，舉非其人，譬如太山頽而大廈毀，又豈一土一木之所能支也！臣嘗論漢光武起民間，驅數千捨耒耜之人，一戰而有天下，今陛下富有東南帶甲之士，不下二十萬，又安可同日而論？臣見陛下去歲親撫六師，雖暫留姑蘇，而聲勢已振，及車駕進發建康，陛下屢降指揮，令州縣不得騷擾。臣觀陛下，非不節儉，夫何草萊雖見，所過州縣，經營頓遞等事，非數萬緡不能辦集，臣恐陛下萬一復來欲東幸臨安，徒自虛費，臣願凡有巡幸去處，不必豫先降詔，亦不須廣脩殿宇及排頓之類，在執事官所須之物，非事涉軍期，亦不須隨從車駕。今陛下駐蹕建康，與淮南止隔一水，初恃光世以爲

藩籬而瓊等既已叛去，陛下豈不自危如沂中一軍，又豈可爲陛下獨當一面也。淮西之叛，所幸敵人在遠，非防秋之時，若使瓊等叛在秋冬之交，陛下可又不從而遷也。陛下又豈不念金陵雖號六朝建國之地，如晉之取吳，隋之取陳，未始不藉上流之勢，故王濬楊素皆能以大舟巨艦蔽江而下也。陛下雖曰一軍淮楚，一軍盱眙，一軍合肥，一軍襄陽漢中，及事有牽制，則旁軍各自保守。如襄陽遠在千里之外，陛下可保其無虞乎？陛下又豈不念襄陽荆南，乃吳蜀必爭之地，在今日尤爲不輕，不知陛下亦嘗慮及此否？陛下自惟憂戚，數下哀痛之詔，俾諸將校上下一心，共恢大業。以臣觀之，淮泗諸軍，上至襄漢，但可謹守邊防，爲浙江藩翰而已。故昔人有論諸葛孔明者曰：棄荊州而克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知劍閣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勢不可爲，僅可自保，猶不足以自治，又何足以制中原哉？又曰：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于天下，然後以收天下之功。今日之事，正猶此也。陛下又豈不念秦漢之都，沃壤千里，洪河太山，直可控扼天下者乎？陛下勿謂向者使張浚措置陝西，止於如是，在今日復將奈何？陛下豈不見漢高帝轉戰敗北，未嘗少忘關中，故高帝以是而有天下。臣自草萊知天下之勢，未嘗不爲陛下深思而遠慮也。如陛下卽位睢陽，自可徑入關中，指麾天下，金人豈以東南爲心也！當時機會既失，在今日又不能救前日之弊，臣實爲陛下惜也。且如淮西一帶，長使劉光世爲帥，則諸軍可以相附，今光世實以罪廢，而陛下優加恩數倍於衆人，而瓊等尙且如此，向使光世遽以疾終，復將以誰制之，則未必不如今日之叛亡也。嗚呼，陛下在九重之中，又

豈知諸將帥臣所統軍馬，會無一言以念及陛下者乎？且如泗州之兵，事無大小，則知有張俊、楚州一軍，則知有韓世忠、襄陽一軍，則知有岳飛、殿前一司，則知有楊沂中，一切緩急之際，人皆各爲其主，誰復知有陛下者乎？故淮西一軍，自光世既去之後，非特臣爲陛下日憂，自江以南，誰不爲陛下憂者也。今日又有怪焉！蓋古之建國，諸侯止以千乘，獨天子以萬乘制之，雖其間有不庭，則又羣起而共滅之。嗚呼！天下之勢，倒持久矣。臣在草萊，尙爲之寒心，陛下何以惕然爲祖宗之計乎？以臣觀諸路帥臣，非不欲盡忠竭節，以報陛下，如世忠自旦至暮，訓習軍馬，未嘗少衰。世忠年已五十，勇力之氣，人皆憚之，諸軍雖有嗟怨之聲，人不敢言之於世忠也。由是觀之，諸路帥臣，使之長安在位，則可，或其間有一不幸，則又何以異于淮西之事乎？又況小人之情，見利則不能不爭，見患則不能不避，其禍易成，陛下可不思患而預防之乎？臣竊惟陛下自卽位以來，所任宰職，至於十八九，當時除命一下，所謂宰執親戚故舊者，不問賢否，類皆鼓篋而進；其罷也，則所謂親戚故舊者，亦皆斂版而退。當時羣進之人，亦不無賢士大夫也。夫何朝廷習以爲常，雖欲留而臺諫亦所不容也。臣見陛下所除宰執，必自兩制；所除兩制，必自郎曹卿監；所除郎曹卿監，必是宰職成就。今天下雖有賢如呂望、謀如子房、智如孔明、才如馬周，或隱於選調，或隱於布衣，苟無親戚故舊見任宰職，則終身淪沒於蓬蒿之中，而與草木俱腐矣。況使陛下所任宰執，稍能霽顏下氣，以接寒士，雖周公吐哺握髮，亦不過如斯而已。其間縱有所舉不當，亦不害爲濟濟多士雲集於朝也。陛下又豈不念凡所除過

宰執，某人能爲陛下舉一才，某人能爲陛下辨天下之形勢，某人能爲陛下立天下之規模，某人能爲陛下破天下之疑，惑某人能爲陛下正天下之紀綱。當陛下無事時，所謂宰執，不過以東南一時甯靜，引中興之說，面諛陛下而已。及恩數旣足，親戚故舊，皆已成就，遂爾力乞宮祠，以便安養。旣退之後，又復薦某人於朝，爲身後之計。陛下用之不疑。所謂被薦人，復歸恩矣，將欲子子孫孫，永以爲固，又誰肯以陛下祖宗境土爲意哉！嗚呼！使上天有靈，此曹震滅久矣。臣閱陛下所除宰執，惟張浚、呂頤浩次之。他如趙鼎，雖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器。至於尙僻學而臨事失措，視頤浩又其次也。惜乎沈世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死爾。浚器識甚遠，所患者才不足也。向使浚才識兼濟，如因曲端，罷劉光世，不致爲人詬罵，而更相短之也。浚之孤立，無一介爲助焉者，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人之所難矣。至於呂祉，淮西之敗，祉誠罪人，然可憐者，有是心而才力不逮爾。陛下何可不念臣學問疏繆而識不甚明，輒欲効區區之誠，仰于天聽，臣之愚也亦甚矣。臣嘗聞昔人有言曰：項籍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惟陛下天錫智勇，雖虜人亦稱英武，又何遽絕關中，而無一言以及之也。今又以淮西之叛人得而易之，陛下可不張其聲勢而預爲之計乎？臣願陛下應諸路軍馬，各置都督一員，使諸路帥臣副之。如淮西一路，願陛下除呂頤浩爲都督，張俊副之，以楊沂中屬焉。詔傳崧卿爲參謀，復以史願爲參議。何以言之？頤浩及俊，所謂股肱，頤浩臨事有所疑，崧卿詳審，而願亦

有謀。如河東一路，願陛下除孟庾爲都督，以韓世忠副之，詔劉甯止爲參謀，復以韓求爲參議。何以言之？庾與世忠，有湖南福建之舊，庾旣委曲通情，而甯止與求，勇於敢爲。如襄陽一路，願陛下除秦檜爲都督，以岳飛副之，詔劉岑爲參謀，復以蔣粲爲參議。何以言之？檜見任樞密，寬而有容，岑與粲才術過人，善于立事，觀其應變，亦善與人同。如趙鼎、劉光世二人，在大臣中位望尤重，願陛下除鼎爲都督，川陝以劉光世副之，詔折彥質爲參謀軍政，以王瓊、馬擴爲參議官，如樊序、孟涓之徒，皆先朝邊人，諳曉陝西利害，鼎可置之幕府，仍以王德爲都督，將帶光世見存軍馬，乘以北風，沂流而上，願陛下假鼎重權，令措置四川財賦，任便駐劄，招集陝右流離之民，鼎與光世，威信素行，自可傳檄五路，間遣吳玠軍馬，出沒僞境，又豈止牽制而已，庶亦措置關中之一端也。昔人有言曰：虎方捕鹿，熊據其穴，而取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也？何以言之？陝右乃天下之根本，四川乃天下之利源，自古興王，未有不由是而得也。陛下苟或聽臣之言，非特荆襄川陝有以爲援，且將鼓率諸路軍馬，徑趨河東，然後淮西諸軍及襄漢等路，約日並進，則蕃僞首尾不救，一戰而天下可復矣。嗚呼！天下大計，陛下自有謀臣如雲，又豈以草萊之言而決之也！臣竊見明堂大禮在卽，陛下當乘此機會，召諸大臣，盡赴行在，願陛下引漢高故事，親爲盟主，殺白馬而誓之。令張浚書名金石，而藏諸宗廟，拜浚爲大都督，以輔陛下。願陛下親御鞍馬，往來問勞，知軍民之疾苦，四方之豐凶，開達聰明，以廣聽納，庶使蕃僞之情，不能探伺陛下之神策也。臣所舉二三大臣，充諸路都督，非特陛下左右前後，得以

鄙之，而臣亦甚鄙之也。嗚呼！天下之勢，既已倒持，非陛下除以前任宰執人情少通者爲之，如其他傲上忽下之徒，實未有能濟者也。臣之區區，非特願陛下置諸都督以張其聲勢，寔欲爲陛下廣其人才，以宣布陛下之威德，又豈特使諸路軍馬，知有陛下，而寔恐諸路帥臣，有一不幸，則所統軍馬，不致臨時倉皇而無以制之也。陛下又豈知某人一軍，某人號曰自在軍也，平居無事，未嘗閱習，甚至於白晝殺人而劫其財。惟某人某人兩軍，韓岳人馬整肅，其失又傷于太嚴，至如近下軍兵，有請一百食錢，二升半米，而贍三四口者，日逐上教，或至晚方罷，及回本營，欲得一盃熱水以沃肺腑，亦不能得，夫何自申牌前後，打滅火燭，不許復爨，其情可知。及其所請食錢，非獨欲贍數口，一月之內，仍欲買皮條，買磁末，買弓弦，至于脩理弓箭，種種費耗，不過此一百食錢而已。自晚上教，其妻刷甲，其子積薪，縱緣陰雨，得少休息，又不免脩葺營寨，此特步人之勞；至於馬軍，又有甚於此者矣。臣願陛下備臣所陳，以詔寬之，應有馬軍兵請受低小之人，仰諸路帥臣，開具姓名，量其高下，特與增給，無使怨嗟之聲，聞於道路。某人一軍，尤无忌避，雖制統將官，親見無禮，惟知隱忍而已。比年以來，諸路軍馬，嘗有全裝數隊，而如僞境者，往往諸軍互相推避，各稱本軍人馬點足，卽無逃亡之人，以是將官得以欺蔽統制，統制得以欺蔽帥臣，帥臣得以欺蔽宰執，宰執得以據所申請而欺蔽陛下也。至如諸軍出人，有攻城破敵之說，大率如此，上下欺蔽，陛下亦無如之何。臣願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路復有淮西之禍也。今年淮西，亦宜預爲之備，如張俊一軍，亦不可數數勞

動，願陛下令俊差撥與兩軍人馬，於濠廬之間駐劄，以備緩急，仍願陛下速遣鼎與光世爲川陝之行，以張其勢。今陛下若以陝右爲不可措畫，且令淮上諸軍爲山東之謀，此非臣所敢言於陛下也。以臣觀之，假令劉豫此行，盡如所料，不知諸軍人馬沿大河一帶，復作如何屯駐？又況南北皆平衍之地，日盡千里，非中國步人所長；若使金人安處河北，以我爲客，利戰則戰，不利則據河爲守，間遣游騎以勞吾師，其間暴露之人，不無怨憤，當臨敵之際，百戰百勝則可，萬一少有不利，則諸軍散漫而無復南渡矣。又況河南乃國家之根本，雖曰殘破，尙茲富饒，陛下復以何人爲留守，爲濟師餽餉之道，又不知能保川陝荆襄而無復受敵之患乎？臣敢冒萬死以聞陛下，臣實恐諸軍馬有不測之禍，而陝右之民荏苒汚俗，不得爲陛下有矣。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陛下又豈不念六朝之弊，區區于江左右者哉？臣願陛下體淮西一事，深思而詳覽焉！臣無任冒犯。

又臣僚上言：臣竊聞臣僚上章論列尙書右僕射張浚不可任宰揆，未蒙罷出，公論沸騰，不可復已。張浚狼復自用，輕脫寡謀，事不師於古義，言惟悅于己從，自持中外之柄，多失將士之心，頃以樞臣宣撫川陝，事機之重，古今所無。浚不思謹慎，妄作威福，凡事宿將謀策，摺棄不用，專聽狂妄趨合之言，是致百萬之師，委於鋒鏑之下，全陝傾覆，健將奔走，聖恩寬大，曲示容貸，逮至言章既上，姑從薄貶，未幾召還，授以相印，所宜悔前罪以圖後效，而浚尙循故轍，輕肆自若，撫馭無術，措置乖方，

是以近者復致鄴瓊等之叛，自非人主馭罪之柄，公論謂何？陛下雖隱忍含容，全其禮貌，豈有大臣失謀至此，公論爲非，搢紳竊而笑之，尙在宰司，將何面目以表帥百僚乎？浚天性之強，屢劉不改，後來復用，理宜刷恥以報知遇，今乃敗事失機，其于前特所失一城，而萬有餘喪也。望其再立事功，不亦難乎？且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若再戰負，猶有可言，豈有數萬之師，失於謀慮，一旦叛之，舍而不戮，何以示威而勸來者？臣愚伏乞聖慈速賜施行，伏候勅旨。

十一月劉錡來朝。

劉錡方知廬州，來朝行在也。

詔復辛臨安府。

初降詔幸建康也，有以觀天意之文人，皆喜上之英斷，有恢復中原之志。上自建康駐蹕未久，會有淮西鄴瓊之變，又張俊自盱眙退軍建康，江上事紛紛，是時王仲薏有復官之命，王喚與郡左正言辛次膺彈樞密使秦檜妻黨王仲薏。王喚父仲山，嘗投拜虜人，仲薏不當復官，喚不當作郡，檜力營救，次膺乃並劾之曰：是將有蔽主之漸。時檜議使金國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講和，面陳及上疏者六七，會親疾，丐侍養，乃以直祕閣荆湖南路提刑。于是主和與主戰之說不能定，人心回惶，議者以復幸臨安爲是，遂降詔，候來春復幸浙西。

岳飛退軍江州。

十七日乙巳。兀朮執劉麟于武城。

先是劉豫聞朝廷舉師北征，遣馮長甯乞兵于金國，金以酈瓊率全軍降豫，勢甚盛，恐久難制，欲因出兵而廢豫，佯以兵不可出爲辭。豫請之愈堅，撻懶乃謂長甯曰：非不欲出兵，實以本國用兵以來，無往弗捷，自有齊國之後，動輒不利，恐蹈覆車，挫吾威武，必欲出兵，須齊國人馬亦聽本國節制，所貴號令一而權不分，天下可以指麾而定。豫與麟父子罔測其謀，欣然從命。金人遂令具兵甲器械錢糧總數，並令調發輦運。陳蔡順昌宿亳之間，計程知東京無兵，乃邀麟單騎與元帥會於滑州，麟從二百騎，以是日至武城，胡騎張翼圍之數重，悉擒而囚之。

炎興下，帙八十一

起紹興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十八日丙午。金人廢劉豫。

金人既執劉麟，乃馳赴京城下，由梁門登城，以百騎守宣德門東華左右掖門，副元帥兀朮並三路都統阿魯波偕五郎君三騎直突入東華門，問劉齊王何在？偽皇城使等錯愕失對，兀朮以鞭擊之，徑趨垂拱殿，入後宮門，問劉齊王何在？偽宮人揭簾應云：在講武殿閱射。講武殿者，劉豫毀明堂，以明堂建殿也。三酋馳往，直陞殿，豫遽欲退更衣，兀朮下馬執其手曰：不須，近有急公事，同登門議。于是同行至宣德門旁，遽命僞侍從監門就東闕亭少立，兀朮乃麾小番以小黃馬強豫乘之，且曰：元帥請到寨中議事。豫始覺其謀，撫掌大笑，上馬，衛從猶數十人，三酋露刃夾之而行，過豫僞御馬院，命換馬出梁門，囚於金明池，廢爲蜀王，年六十五。豫初僭立，以闕錢流傳，及置交子，立法七年，換至是，豫立七年，廢。丁未，金人率僞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等拜詔於宣德門下，詔曰：勅行臺尙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太平，願自濁河之南，以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遄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尙勤吾戍，安用國爲！甯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庶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踐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河！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既委所司，遂

一下元帥府去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宣詔畢，三曾從素隊數十人，頂數丈長柄，上紫傘，立於西朶樓，相對西街，僞丞相張昂、李鄴、范恭等，立東朶樓相對，趨前欲拜，其三曾懶斂身，令通事傳言，慰勞不須勞來者三。然後昂等次第進揖遜謝訖，次又依前見兀朮。兀朮直立，或擱耳，或擱面，旁若無人，不爲禮。禮畢，三曾歸東府，以數千騎往來繞大內御街循環不絕，仍使小番分行街巷，揚言曰：不用爾簽軍，不要爾免行錢，不要爾五厘錢，爲爾敵殺貌事人，請爾舊主人來此，坐教爾懣快活。簽軍錢卽日皆散，已起者，人馬器甲，徑歸東京。元來營分，願歸農者，納馬逐便。金人得豫馬四萬餘匹，在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有緡，有絹二百七十萬疋，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十餘萬斛，方州總數又倍之。豫內廷嬪御一百七十人，妊娠者九人；麟婢妾一百二十人，父子雖外示儉樸，而內爲淫佚，以獻女獻妻進姊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者，紛紛皆是。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媳婦伴送，麟以二人進豫，遂以公謹爲僞皇太子府准備差委監禮科庫。有長葛令侯湜者，人告其入已賊近萬緡，湜計窮，遂飾姪女進豫，冀其幸免，勘官馬楫觀望從輕擬斷，合除名勒停。豫曰：使功不如使過。卽命湜爲帶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回授臨汝倅，其用人如此。在僞位八年，四民凡含齒戴髮，上自耆老，下至齠齔，微至倡優，無不日納官錢，以內庭種菜，出賣京師池塘，計荷葉數目，猥屑不可盡言。士民凡出語言稍涉時忌者，並許人告訐，人得其情告者，受賞，或遭誣執告者，免罪。由是小人得志，父子不敢隱語，如負擔相遇，

或相問曰：那里去？若應云：南頭去。便以亂道言語，斬之。衣著稍或鮮麗，又以宋頑民尙仍舊態，亦斬之。專務以猛濟寬，不覺失於太酷。劉觀、劉復、劉益皆豫之弟，猗乃觀之子，悉務聚斂，皆乏遠圖，惟益屈已待士，疏財重義，頗得士卒懽心，講武之暇，涉獵書史，以儒術緣飾吏事，虜人亦忌之。廢豫日先爲所執。先是，邢希載、毛澄之徒，皆以忠言告豫，令密通朝廷。豫殺之。既廢，遷相州，留錢五十萬，命道士脩醮，謝諸直言者。豫初僭立，奔附者衆，識者譏之云：濃磨一鋌，兩鋌墨，畫出千年萬年樹，悞得百鳥盡飛來，踏枝不著空歸去。輕薄子撰造詩曲，指爲笑端，不可勝記。豫拘於瓊林苑，常感額告撻懶云：父子盡心竭力，無負上國，惟元帥哀憐之。撻懶曰：劉蜀王，劉蜀王，爾猶自不知罪過，獨不觀趙氏少主出京日，萬姓燃頂煉臂，香煙如雲霧，號泣之聲聞十餘里。今廢了爾后，京城內無一人爲爾煩惱，爾悞做人，猶自不知罪過，朝廷還爾奴婢骨肉，各與父子錢物一庫，煞好。豫遂默然語塞。豫之族人劉珣者，金搶班班直人也，豫令知長安，到長安日，蓬蒿中得二三人，珣措置，招人措置屯田之類，曲盡其法，甚得軍民之情。豫廢後，金人復以珣爲轉運使，來長安諸處，人歸之。金人懼焉。遂以金國詔命，召珣到鄭州藥殺之。

右從政郎楊堯弼作僞豫傳曰：謹按春秋大法，聖人書於經，褒貶善惡彰著，以昭示後世。臣子之戒，若諸侯之善，如美齊桓、懿晉文、有翊周室之力，攘夷狄之功，則書盟以尊之，卿大夫之忠賢，如魯季子來歸，有歸國家之忠，齊高子來盟，仲孫省難存卹鄰國，書字而賢之。宋孔父正色於朝，司城

司馬，死節之義，書官以貴之。襲而美之，以代其賞，樂道人之善也。楚子爵隱公之世，熊達已僭稱武王，其後縣大夫皆僭稱公，聖人書經，善則書子，惡則稱人，而正陵僭也。如楚人圍宋，楚人滅庸，貶而罪之，以代其罰。衛州吁，齊無知弑君，自立，翬弑隱公，宋萬弑君，捷書名以賤之，削去官秩，除去族氏，以示誅絕，而彰暴罪，惡於萬世。今豫雖賢，得免萬死爲幸，然尙稱爲僞齊，若不誅絕，何以昭示懲戒！當削其僭號，貶其官，除其姓氏，作僞豫傳，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云。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縣人也。家世爲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歷縣佐，郡屬政和二年，遷殿中侍御史。少時嘗盜同舍白金孟子，紫紗衣，至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皇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遂黜爲兩浙察訪。其謝表云：孰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問之事。議者謂豫怨望之迹，已見於此時。抵儀真，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戊申，今上幸維揚，樞密院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於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使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豫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頻數，不許謁見，乃懷憾而去。至部，惟務酷刑，以報私讎，凡父子容隱條犯者，皆坐罪。建炎三年己酉，金虜寇山東，州郡吏多戰守，豫遣子刑曹掾承務郎麟部兵出戰，乃爲金虜所圍，又令郡倅張柬援之，金虜解去，遣人啗以利，俾令投拜。豫與柬議，欲出城見虜酋，百姓遮道，願死守不降。豫因絕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金虜命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汴京留守上官悟叛，悟焚書斬之。豫又賂悟左右二人，喬思恭，宋愿說，悟亦

斬之。

時金歲天會七年

建炎四年庚戌，濟南有漁人得鱮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奸人言

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爲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會推戴，豫亦遣子麟以重寶賂虜酋闞辣左右，求僭立，而闞辣遂注意立豫。豫僞辭，乞立張孝純，虜主遂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士大夫所欲立者，時獨豫鄉人張浹應之曰：願立豫。是月戊甲，金虜遣西京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脩子禮，永貢虔誠，付爾疆封，並同楚舊。豫遂僭立於北京，而其赦文有曰：雖無虞舜之明揚，幸免成湯之慙德。其悖逆如此！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南通判張柬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太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尙書右丞相，弟益爲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爲東京，以汴京爲西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立，大名起四部強壯，爲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爲三衛官目，曰翊衛、勳衛、親衛，分三等，二年升一等，六年卽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年建炎四年金虜四太子南寇回，俾李鄴、李侁、李儔、鄭億年臣於豫，豫以儔爲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子，遣孝純等奉寶冊，冊前妻翟氏爲皇太后，妾錢氏爲皇后，民間房縉，以五釐納官。十一月，改阜昌元年。李鄴留守東平，鄭億年吏部侍郎，馮長甯自陳州歸附，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鄆州，李侁陽穀縣令。是年，依倣金虜法，鄉各爲寨，推土豪爲寨長，五家爲保，雙丁籍一

爲軍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爲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撥一人，卽同保四家，備衣糧器甲等費，就本寨送納，交於駐劄處，充支錢，官無一毫之費。惟正軍使臣效用官破請給各有差，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陰通朝廷，結好夏國，密圖金虜。榜於市云：大國聞之，與生靈爲害不細，斬之。又有百姓失其姓名，酒醉叩門，嫚罵云：劉豫，你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又斬之。阜昌二年，封子麟爲梁國公，除尙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冬十月，以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襄慶府。十二月，東官京屬並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崇簡等，捧表請遷都於汴京，僧道賜齋，史平補上州文學，張柬罷右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振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京，杖罪以下放免，曉示民間，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尼道士，奉祖考於舊太廟，尊其祖爲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徙弟益京兆留守，麟以境內簽軍爲十三軍在府，以參謀機宜幹當統領議事，差委順習差使指旨，使上中下三等守闕，上中下三等效用，校士網羅人才，置諸左右，文武並雜用，不限資格。僞宣教郎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豫批云：文賦並非治天下所宜尙，然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怠意監牧，國家創業，力爲生靈除禍亂，致康泰，以養馬爲急務，猶恐官吏軍民多狃於舊俗，未知盡心於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陳厩之爲用，使讀之者知此爲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於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以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指揮兵士李英，賣玉注碗，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

知得之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爲河南淘沙官，發掘古今山陵民庶墳墓，求金虜賊寇發棺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爲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窆，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遣子麟代謝相國寺中太一宮，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開封尹，成忠郎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秋九月，長星見，僞太后死，諡曰慈獻。宋愿上書言利害，豫以說上官悟之故，特錄用之，授大總管府差委。冬十月，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改忠翊郎爲昭果郎，忠訓郎爲昭毅郎，李休言什一稅法利害，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僞太后於東平，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甯，監察御史許伯通，刪脩什一稅法條式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法格式與什一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秋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略有曰：京師再駕，攻圍汴都，康王以帝弟之親，總元帥之任，握天下總兵，號稱勤王。自冬徂夏，遷延六月，移屯濟州，坐視京師之危，略無進師之意；及夫汴京失守，二帝北遷，康王謂天下之在已，乃逡巡卽皇帝位於睢陽。自余觀之，是耶？定國應之曰：非也！文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蜀，敗於王師。五年夏，成忠郎許清臣除殿前太尉，拆毀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爲二十八段。豫問可作材料否？清臣答云：已斷首矣。麟於是取一段示右丞相張昂云：此真宗皇帝也。旣而擲之。五月，開聖尼院佛像，鼻衕三日，百姓聳觀。九月，豫下詔南侵，至淮泗，遇韓世忠游兵不得前。繼聞皇帝親征，四太子宵遁，調發盡淨，始遣人語之。麟晝夜兼行二百四十里，抵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麟率

僞臣僚上言，嘗謂中原制江表，其爲形勢與強弱順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古王者興起，必以河朔山東之地，然後始爲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舍，計其強者，能自保一隅；偶有不振，則中原之兵旣進而墟其國者，一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爲晉所滅，陳爲隋所滅，蕭銑爲唐所滅，周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處曉示，奉豫旨，依六年改什一法，行五等稅法。夏六月，汴京地震。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數百人，欲劫之南奔，皆法外處死於汴京，以弟復知濟南，劉觀知淮陽軍。冬十月，下令民鬻子，依商稅法計貫陌收稅。知襲慶府李儔，罵丞相張昂，豫批云：理合誅戮，尙念儔係昨江南守臣，隨軍歸附，特以寬貸！追五官與虢州蘆市酒監。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一云邵光規

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爲講武殿，上安門爲衆安門，朱雀門爲明昌門，景龍門爲照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太尉許清臣爲權大總管府，以子麟領行臺尙書令，馮長甯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參謀，李鄴行臺右相，講議軍武事，發鄉軍三十萬，號七十四萬，分三路南寇，中路由壽春趨合肥，以子麟統之；李成關師古輩皆在麾下。東路由紫荊山出猓口，犯定遠趨宣徽，以姪劉猓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孔彥舟統之，僞詔榜示，指斥鑾輿尤甚。於五年淮西之役，軍之始行也，知臨汝軍宋著部夫到京，子麟以後期斬之，納其女於豫。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進於濠壽之間。東路猓所統，遇楊沂中，擒戮悉盡。中路麟所統，聞猓敗，望風北遁。失運車七千輛，船七百隻，迨歸，亡沒散走。

者大半，器甲、文鈔、軍須、犒設等物，不可勝計。建炎以來，王師獲捷，未有如是之盛也。於是廢院爲庶人，免復官，徙觀爲南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爲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寶康門爲清遠門。是月，梟鳴於苑，又有梟數千鳴於南庭，皆作休咻之聲。豫惡之，命能捕獲一梟者，賞千錢。五月，無雲而雷，忽起龍於宣德門，捫滅宣德二字，豫遽令脩之。秋七月間，人南回探報，王師欲北伐，遣宣義郎楊堯弼乞師於大金。堯弼他辭，改差戶部員外韓元英迪功郎游何，金虜不許。八月望，順昌府馳報，喜旌至京，云江南劉相公，下全軍人馬，并淮西兵十餘萬歸附，已文收器甲，接納了當。九月十三日到京，以歸首鄺瓊爲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劉光時爲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買臣南京副總管；王世忠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賚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副鈐轄。其次，皆遙授諸州準備使，喚緝捕盜賊。劉麟府効用使臣正軍請受恣縱者，皆不及朝廷則例，皆侮，獨鄺瓊以爲得策。鄺瓊見王師必欲北征，遣參議馮長甯使大金，乞併力南寇。冬十月壬寅，平原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隕，不覺失聲驚曰：齊帝星墜，禍在百日之內。同坐執之赴麟，麟問可禳乎？百祥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惟在脩德。麟聞之，豫以爲狂士，斬之。汴京閣門奏僧道見謝辭令拜，豫批依。十一月庚子，以私憾，棒殺汴京富民孟思齊於東門，籍其家資。豫遣人乞兵大金，大金先示難色。豫乞愈堅，不得已許之，俾令先調發齊兵，會於淮上，約麟單騎議事，濬滑之間，麟以三百騎從。是月丁未，至河上，悉爲虜擒之。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以數騎馳赴梁門，登城以守。丙午，四太子與三路都統以數騎守宣德門，東華門，三酋從東華

門入，逼豫出見。撻懶以鞭麾騎，逼豫於闕亭，以羸馬馳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廢爲蜀王。命百官有司，仍舊以僞齊尙書省爲金虜行臺，尙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門，仍以小番揚言：「因民所欲，皇惑衆聽，稱齊王虐民，故廢之。放五釐，免行錢，散鄉軍，爲汝敲殺貌事人，叫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豫之廢也，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二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餘萬石，馬四萬二千匹，而方州在外，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姪身死者九人。其子麟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之狀，而內存淫佚。獻妻得官，進姊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緝，紛紛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子妻伴之，麟併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謹監禮部庫。僞皇子府差使慎武郎候湜，出爲長葛令，有人已贓萬餘緡，事發，恐不免，以姪女進豫，豫以爲使功不如使過，升湜爲金牌天使，陝西五路傳宣撫問，其淫汙有至於此。在僞位八年，凡含齒戴髮，上自耆老，下至齠齡，微不至細，民倡優，無不日納官錢。行偶語之禁，喜培尅之政，酷虐鄙狠，不可以一二記。劉觀、劉益、劉復皆豫之堂弟，猊爲觀之子，皆事斂培，無他才能，獨益輕財好施，禮賢下士，與士卒同甘苦，頗有遠略。放廢日，虜人亦忌之，俾經略郎君以計掩捕，其餘視之若無，故觀至今恣其任便居住。僞后錢氏宣和間爲御侍，淵聖時出宮，聘使臣張保義，張爲賊虜，錢從賊，幾爲賊人所殺，賣身與豫爲針線婢，故舊在宮廷中，豫皆取法于錢。先是，邢希載、毛澄以忠言諫豫，密通朝廷，不納而害之。至廢，遷相州，豫悔，留錢五十萬，醮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在僞位八年，年六十五。

炎興下帙八十一

一起紹興七年九月十八日丙午，盡其日。

豫在僞位求言榜曰：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輳集稱臣，願以無能，副衆勤誠，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言無隱，庶補昧惰，共圖永濟。

建元阜昌榜曰：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卽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逼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運，新吾齊民之耳目，嘉興諸夏，共承天休。其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建元爲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知聞！

遷都汴京榜曰：十二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實四方之上游，名區奧壤，爲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今以遷都故事，未嘗輕議，旣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甯謐，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旣定，朝議僉協，將戒嚴而慎動，宜先事以示期，宣布詔音，實孚羣聽。旣定期明年春末遷都於汴，凡爾遐邇，咸知朕意！

立錢氏文曰：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崇正化之基，正立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昭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誕揚顯冊。咨爾錢氏，性鍾婉靜，德茂肅恭，孀于節制之初，嘉爾宜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

於民。啓吳越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迨茲創業，繫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化；敬脩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揄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室蘭閨，靡效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恭儉可以御純樸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厲精之意。書稱媯汭，匪虞舜以應圖；詩咏洽陽，配周王而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戒守令勸農榜。勅曰：朕撫有四海，五年於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屋歸厚。于今田疇未加闢，閭閻之間，儲蓄尙寡，抑亦長民之吏，勸督之未至。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能及茲！春首播種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勞，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幸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惰游，竭力畎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聞知！稱本於朕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茲昭示，想宜知悉！

刪脩什一稅法。尙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講權給事中臣馮長甯等奏：臣等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刪脩什一稅法，今據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共三十一件，并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竊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

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見三代所以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爲善。周之衰亂不能守法，秦漢而降，隨時更變，其間或輕於什一，而取稅更賦之類，其目亦繁盛，其弊亦隨生，所以張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米爲甚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循大法，視爲甚多；改版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彌望餓卒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兩稅法。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斯民，惟日滋甚！是時行之未久，而其弊亦既如此，迨五代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要豪勢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前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舊業既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甚至賣妻鬻子，死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真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高下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一例。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虛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大之詔，夕下削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賊，滅亡之由，可爲龜鑑者。魯哀公以年饑二猶不足，問於孔子之徒有若，有若對曰：盍徹乎？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則後什一乃堯舜之道，亦不可以加輕也。自古上能行治民之道者，莫若堯

舜、夏、商、周以下，能知治民之道者，莫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世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則頌聲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有雍熙之美，在下無大東之憂，豈傷其時久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歟？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勤勞，務革貪饕爲循良，化呻吟成謳謠，爰自節制諸路，深監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聖賢所行所言，爲什一之法，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定其出入，無地不受，無田不井，與助法同，則賢於夏后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豪強權要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或滅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乘之肆爲浮言，方圖沮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與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錢料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爲太刻，按律應輸課稅，以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闕准監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己物，豈可謂盜！誹議典籍，類此者正多，煽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斛，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旣無池臺苑囿游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院之修崇，內無嬖人倖臣之賜予，維是祿官吏者，所以爲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器甲者，所以爲民平禍亂；修城池樓櫓者，惟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者，惟恐倉卒害民。凡民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

能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鑠板行下杜絕浮言戒勅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聖旨依。

金人廢劉豫。

指揮尙書省帥府冊議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爲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年載念上國大事大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至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兵力不濟爲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悞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寔不能康濟生靈免其荼毒天下無昇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號令相度從初口實爲過舉既知其非豈不可以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欲一民心變廢齊國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臨家室不保有失從初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之被困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致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宜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至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一廢齊國尙書省設置行臺尙書省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并令依律施行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令悉從宜酌量減免一應據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并從自便只據存留人數各俵散隨州軍士

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置窠坐，一切仍舊。其老年殘廢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并仰付舊來養老處所酌量賑濟，勿令別致凍餓；一應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并與親戚團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兒女，即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女，不在此限；一齊國後宮人，除劉豫貼身存留外，其餘并聽自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一內使人除摘留合用留守宮禁，餘外并聽自願隨處住坐；一見任大小職官，并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利；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罪大小職官，并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聘召，量才任用；更或申聞，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總，以憑不次陞擢；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并不得有致損壞；一日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卻來歸投，并免本罪，優加存恤。右下向營省可照驗，即同尙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尙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詔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置齊國，本圖靖難，柰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至有今來變廢指揮。到日即速遍牌曉諭隨處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知體悉聖恩普救之意，及思多歲不獲甯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悞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後更切用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當遵守宣旨，厚加

撫恤若是執迷不順，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爲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并勒依舊勾當，所令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移並依前來本例，如法理納收停，不得致錯或住滯隱瞞，別致違礙錯失，悉仰准此。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金廢廢齊後，差除一張孝純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臺尙書左丞相；一契丹蕭保壽兼行臺右丞相；一女真溫師中行臺左丞相；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一契丹蕭陳奇太師戶部侍郎；一燕人張鈞禮部侍郎；一燕人王暈左司郎中；一燕人左瀛禮部侍郎；一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一契丹蕭融刑部侍郎；一杜充男杜崇兵部左司郎中；一被廢宗室趙子滌，汴京總判；一張叔夜男張仲熊光祿寺丞；一僞齊左丞相張昂知孟州；一僞齊右丞相范恭知淄州；一僞齊李鄴知代州；一僞齊戶部侍郎馮長甯戶部尙書；一僞齊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尙書；一僞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州節度副使；一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一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一契丹韓睿爲都城警巡使；一僞齊河南監酒使李儔汴京同知副節守；一僞齊司農寺丞周震權同知副留守；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一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知東平府；一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令依舊涇源安撫使；一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一趙彬依舊懷慶路安撫使；一幕容洧依舊熙河路安撫使；一關師古召到

京依舊知宿州；一王彥先知濠州；一李世輔蔡州同知；一趙榮依舊知宿州；一李師雄馬軍都虞侯；一王世忠步軍都虞侯；一靳賽相州同知；一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總管；一鄺瓊依舊知拱州；一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副總管；一僞齊殿前太尉許清臣權懷州同知；一僞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使。

進封曹王册門下。嚴寶册以薦鴻名，既俯從於衆欲，布恩綸以敷霈澤，宜大渙於羣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聿斑明命，孚告於朝，蜀王劉豫，悖大而直文，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時，頃在東州，以智略萬資長於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慮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昨以陶丘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烈士以建侯邦，誓已堅於帶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令有司擇日，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謝封曹王表：禮成大册，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拜命，闔門知恩，伏念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柄圓鑿之理，竭徙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以致箕子之來歸，誠有微能，爰許大位，辭不獲已，後將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闕寇賊以置朝市，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鋒，損已使人，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

倍擴業之惟勤，庶大恩之不玷。俄加廢罷之議，愈堅措置之心。要先時成務於斯邦，說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卽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疑！八年辛苦之經營，兩手懽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地僻，忽被改封；泊捧讀於訓詞，若躬德於御語，溫其如玉，煖然似春；星斗輝輝，麗煥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鑿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識百辟之享，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救，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不敢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之報，惟不爲名器之羞，臣無任。

狀元羅誘南征議：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乘時撥亂，以新海宇，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之人，以備庶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殊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業，臣猶爲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旁求草澤，詢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爲陛下言之：臣嘗觀漢高祖起於匹夫，劍斷白蛇，而旂標赤幟；販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四向武關，繫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旣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巨細百戰，能使籍馬不停，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於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且將爲敗虜矣，尙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援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

季君臣相去萬萬。而趙宋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於陛下，若不因幾而取之，是乃養虎遺害，將使復殖矣！今陛下特隱忍而不發者，無乃惑於四議乎？臣願爲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逼以不得已之意，陰結勇猛，速故剪伐，成卽爲故君，敗不失爲忠臣，觀其^勢強弱，坐而獲福，此三王之舉也。臣竊言之，此雖三尺之童，猶不可欺，況彼爲人主哉！陛下獨不畏張邦昌之禍乎？似此而奉符爾，退而復辟，猶且爲蠶粉，況又甚焉者哉！今天下猶有爲邦昌惜者，獨臣謂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而悞事，不若進而果敢，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邦昌之禍及矣！南征，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斷耳！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則曰：彼有強敵難塞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賈，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天與越以蠻夷之資，困於會稽，及行成於吳，子女金玉，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算，依煮海之利，其所能賂大國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款，若不乘敵而擊，待其羽翼之成，提兵北向，則我齊一敗塗地，固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不緩於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以及生靈之德至渥也，一旦猶且忘之，況吾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因無異心，臣微和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

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師，既無物以備勞，其來而又不爲之佐，則誰肯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爲計？當因金國之師，簽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遲之心甚堅，大齊不敢妄發，又使趙氏不能□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得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輔創大業，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其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后，尊陛下爲齊高祖，而元子爲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使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我齊得以永祚，傳於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兩淮之廣，膏腴千里，是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又金陵者，乃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大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徒退保吳越，略無意於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則吳浙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吳越無能爲也，若遣兵先據兩淮，振威滌泗，搖蕩江浙，乘隙拔金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爲內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而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資賢相以輔之，庶幾可救隕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已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議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癖，雖有政事，皆爲利所奪；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於圖大事；秦檜量小而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爲大器，然孤身在外，進不容於朝；至於范宗尹，

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鬪茸之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爲朋黨，比相譏詆，此去而彼入，席不暇暖，視政府如傳舍，且有倉卒之變，其君惴惴於上，互官泛泛於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玘上之役，不可言勇；至于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耗費太倉粟，是三子者，曾無毫髮之功，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小和，欲其師克，不其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戎兵者，國之瓜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招饑悴之兵，患生於驕，縱因於逸，不能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苟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爲念，徬徨自傷，覬覦而後行，逡巡而畏縮，麾之不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亦天下之大本也。彼孤而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無儲位嗣續之託，閣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用兵之道，財用爲先，彼自拏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間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歛橫出，官吏生奸，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不測，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我無四惑之議，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也。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必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詔曰：勅奉議郎羅誘，朕乘時創業，寔賴英議，當廣求賢，孰爲賢者，皇天

順助錫我忠良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策碩謀遠略灼見敵情凡我師徒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候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美哉秋涼卿比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金虜節要曰撻懶自宿遷北歸路由東北劉豫不知出迎更遣人議于撻懶曰豫今爲帝矣若相見無拜禮豫嘗拜撻懶撻懶怒責之盡卻豫贖獻之物不與之見大憾而去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揚知軍張渙李純之姪話及劉豫撻不也撫掌歎曰某渤海之大始姓氏也金人初招許某開國遼東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之安閑不可得也豫山東守郡爾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以是較之豈不負某耶

金虜節要曰劉豫僞皇子府參議馮長甯乞于虜主完顏賈具言酈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日到東京且陳過江自効之理乞以瓊爲鄉導乘勢併力乞兵南寇賈以廢豫之議既定慮豫有衆之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之東京以防瓊詐降爲君立散其衆除女真萬戶拔東爲元帥府左都監龍虎衛大將軍河北東路兵馬都督總管河間府尹渤海萬戶大撻不也爲元帥府右都監大乃渤海之姓撻不也小名也左都監拔東居太原府陳村新城右都監撻不也居河間府新城起諸蕃漢軍南寇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於是下詔撻懶兀朮撻不也提兵以寇江南爲名之東京廢豫爲蜀王又遣撒離喝拔東提兵以寇川爲名之長安擒豫弟益豫之立也高慶裔推之粘罕主之虜主吳乞買

從之。豫知恩出三人，又三人虜之最用事者，豫每歲厚有饋獻，蔑視其他酋長，故餘者无不憾之，以謂吾等衝冒矢石，拓闢土地，皆爲慶裔輩所賣矣。豫雖有此怨謗，而未至遂廢者，以吳乞買在位，粘罕當權，慶裔用事耳。至是，吳乞買既死，慶裔伏誅，粘罕繼亡，則豫之廢也必矣。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阿魯保乃女貞三路都統，豫廢日，金人留之監豫，故屯于瓊林苑。撻懶逼其北行，且問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

韓魏王宅。撻懶逼之行，既近，相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太子廟以居之。昔金人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罪者徙其中，彼人視之，以爲罪地，如中國瓊崖之類，地居燕山東北一千七百里，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之西樓者是也。

劉·豫·知·臨·汝·軍·崔·虎·來·降·
王·倫·高·公·繪·使·於·金·國·回·

王倫自金國回報議和之約，且曰：金許還梓宮及章太后，又許還河南州軍。

炎興下，帙八十二起紹興八年正月，盡六月。

八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八日乙未，知臨安府呂頤浩召赴行在。

十四日辛丑，僞知蔡州劉永壽殺兀魯孛堇，率城中老小來降。

劉永壽僞知蔡州，爲淮州安撫使，兀魯孛堇爲副，永壽以小隙劾兀魯之罪，金人移兀魯爲德州同知，未幾，忽報兀魯孛堇以女眞兵三千走馬來蔡州，提轄白安時請備，永壽不從，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死之。」安時恐其謀泄，卽拘永壽，勒蔡州兵以待之。兀魯孛堇以其衆入城，不爲備，安時乘勢盡殺之，逐驅城中老小來歸朝廷。岳飛遣張憲等往接納之，老小多有復回不來者。授安時武功大夫高州刺史。是時，僞知亳州宋超亦來降，又中原士庶以金人廢齊之後，多有挈老小來江南，兼鄴瓊叛兵，復有回歸，沿淮諸州皆招納，接應之不暇矣。

二月七日癸亥，車駕發建康。

車駕在建康府，參知政事張守常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正宜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爲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上言之，宰相趙鼎欲還臨安，守與鼎議都省不合，又詣朝，上顧守曰：「何如？」守曰：「臣昨日都省旣與趙鼎言之矣，陛下至建康，席未暇暖，

今又巡幸有司，六軍有勤勞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上曰：卿之言是。鼎獨毅然不能奪。守既而罷去，車駕遂還臨安。

韓世忠岳飛來朝。

王庶爲兵部尙書。

王庶爲兵部侍郎，對便殿，口陳手畫，秦蜀形勝利害，奏上大喜之，卽日遷本部尙書。

三月二日丁亥，詔諭各路宣撫制置使厲士卒，帥守及監司共濟軍旅。

詔曰：昔在光武之興，雖定都於洛，而車駕往反，見於前史者非一，用能奮揚英武，遞行天討，上繼漢室，朕甚慕之。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庶，撫綏淮甸，旣已申固邊禦，將率六軍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自今而後，應諸路宣撫制置使等，其深戒不虞，益厲士卒，常若敵至，以聽號令。帥守監司，其協力同心，共濟軍務，罔或不勤，以副朕經營之念。

七日壬辰，秦檜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忠爲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辟爲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右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古今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秦檜，秉德寬裕，涉道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逮茲圖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

二。獻可替否，守節不阿，蘊龜著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時，有若宋璟、姚崇；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升右弼，進處文昌，躡三等之宗階，衍多田之腴賦，期盡協恭之美，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啓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善，爾無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

王庶樞密副使。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鄭瓊背叛，張俊擅棄盱眙，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皆不欲有所興革，以

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爲樞密副使之職。
四月十四日，已已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

上委王庶視師江淮，調諸路兵預爲防秋之計，庶臨發行，朝請犒軍於殿司都教場，從之，於是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皆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翌日，遂行，駐節淮上，乃移張俊前部張宗顏將七千人，軍淮西，復請于朝，授以節鉞，除爲淮西安撫使，知廬州。命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分淮東軍一軍屯天長，一軍屯泗上，緩急互相聲援。劉錡軍還，駐鎮江縣，隸樞密院，以壯根本。岳飛聞庶視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張燾兵部侍郎。

張燾召赴行在，有旨令閣門不隔班，先次引見。上慰勞久之，曰：卿去止緣張浚。燾曰：臣頃者備員後省，苟有所見，事無大小，不敢不盡愚衷。如內侍王鑑，乃陛下親近委信之人，其擅置御莊事，臣尙論列，不敢有隱，豈有宰相親兄自賜出身者，公論不與之。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亦負張浚。上曰：卿于交遊且盡忠，若此事主可知。因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先定其規模，而能致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于今七年，所爲規模者，臣未見其有一定之說。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而夕改者有矣，夕行而朝轍者有矣，今日以爲是，明日以爲非者有矣，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蜚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矣；曾未期年而或進或退，豈不爲黜虜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定故也。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而大計不容復誤，願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務。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者。上歎息，謂此誠方今之急務，朕非不欲先定規模也，緣宰相數易，未有定論耳。遂擢燾爲兵部侍郎。

金人殺知同州李世輔諸屬。

分

李世輔知同州，與知華州王世忠謀來歸朝，爲其下告變於折合孛堇。世忠被殺，金人西路元帥撒離喝來同州，欲謀殺世輔，而世輔伏兵州廡，執撒離喝，率兵走半途，撒離喝說世輔曰：汝欲執

我何往耶？世輔曰：往江南，歸大宋，撒離喝曰：若往江南，南方與大金議和，大金以河南之地許還江南，江南喜於得地講和，必送我歸本國，汝則被害矣。世輔曰：何以爲信？撒離喝乃解其衣，於近體衣中取出一文字，卽金國主密發來退地之文。世輔信之，遂釋放撒離喝令去。世輔出奔，爲金人所追，且行且戰而不敵，世輔乃奔於夏國，金人遂殺世輔一家親屬。

五月，劉子羽漳州安置。

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陝西敗事之罪而責之。

四日，戊子，監察御史張戒論和議難成。

是時，有報金人遣使來議和。戊子，監察御史張戒上殿，進呈第二劄子，大略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音旨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言和，主和則諱言戰，至於守備之道，亦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夫有國家者，守備不可一日弛也，且使和議成，猶不可，况未能成乎？上曰：不如是，國家焉得靖康之禍？戒字定復，解州人。

六月，壬庶還朝。

有報金人遣烏陵思謀來，時樞密副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庶還朝。庶以爲和議非策，乃上章言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所共憤怒，陛下與賊有不共戴天之仇，豈忍復見其使，其將何以爲心？其將何以爲容？其將何以爲說？且彼之議和割地，不過畫河畫淮二者而已，畫淮爲界，則我

之故有，安用畫爲！若曰畫河，則東西數千里，荆榛無人之地，我儻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也，不若拘其使而絕之。章凡五上，皆極論其未便，不省。至是還朝。

金人遣烏陵思謀、右少卿來聘。

烏陵思謀來聘議和也，烏陵思謀，卽撒廬母也，宣和中到京師者是也。王庶方自淮上還朝，思謀到館，庶

再上章，力執前議，有曰：陛下當兩宮北狩之后，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厚矣！至今雖未能尅復舊疆，變輿順動，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脩舉，較之前日，可謂小康，何可不念父母之仇，不思朝廷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事夷狄乎？而思謀不出國書，不赴都堂，欲宰相就館議事，宰相趙鼎不欲思謀迫於歸期，乃赴都堂，鼎步驟進趨，雍容中禮，思謀一見，服其有宰相體。鼎問所議者何事，思謀曰：有好公事商議。鼎曰：道君皇帝諱日，尙不得，更有甚好公事？鼎問其所從來，思謀曰：王倫懇之，故來問割地。思謀曰：地不可求而得，聽大金還與汝，鼎以爲非好語。是日，宰執同見思謀，而樞密副使王庶不以目視之，問思謀之語，有憤懣不平之氣。鼎與思謀議定，出國書引見之儀，思謀氣稍奪。及引見，禮甚倨。上問朝廷數遣使議和不從，今忽來和，何也？思謀曰：大金皇帝仁慈，不欲用兵，恐生靈塗炭。上曰：俟朝廷議之。而思謀請上自決之。上令思謀退館以俟，乃召宰相問之。鼎堅執不可，秦檜順上旨，謂和爲便。鼎以二相議不同，乞罷相，不許。思謀初入境，卽問馬擴所在，時馬知鼎州，上令急召之，至行在，俾馬入

館見思謀，因敘海上相見之好，且屈指舉諸虜酋小字，詢其安否。思謀皆舉其封諡之號以答之。因踞踏不安，時復欲以馬奉使。思謀懼其小已也，乃謬爲言曰：「馬某舊往來奉使，國中甚敬之，今若再遣，恐必見留，遂信不遣。」

王庶論不可講和。

王庶在都堂與宰相同見虜使烏陵思謀等，謂思謀言不遜順，必有詭計，不可信。且朝廷待之過厚矣。乃具劄子奏云：「臣前日在都堂與趙鼎等同見虜使烏陵思謀石少卿，除臣已有疏章論列虜不可與和，及再詢訪得烏陵思謀在宣政間嘗來東京，虜人任以腹心，而二聖北狩，盡出此賊。今日或者遣使送死，雖齏醢不足以快，陛下反加禮意，溫言承順，臣於是日心酸氣噎，如醉如癡，臣未嘗交一談，臣未嘗少視其面。君辱臣死，而臣之不死，豈有所愛惜故耶？臣又竊聽其語，詭祕譎詐，無一可信，問其來，則曰：『王倫懇之問其事，則曰：地不可求。』且虜人不遣使已數年矣，王倫何爲能邀其來乎？地不可求，聽我與汝，若無虜主之意，思謀敢擅作此語乎？臣曉夜尋繹此語，彼必以用兵之久，人馬消耗，又老師宿將，死亡略盡，且虜性豺狼，互有觀望，故設此策以休我兵，俟稍平定，必尋干戈。今若徇目前以從其請，後來禍患，有不可勝言者！設如虜人未有動作，損陛下威武，離天下人心，蠹耗財賦，怠惰兵將，况歲月易失，凶豐不常，所壞者國家之事體，所憂者陛下之宗社，臣下無所不可，今走道途號奉使者，朝在塗泥，暮升侍從，居廟堂而作經綸，竊弄威柄，專任私昵，豈止可爲流涕慟哭而已哉！臣以忠憤所激，肆口所言，冒瀆天威，乞賜誅責，不勝願幸！不省。」

炎興下帙八十四

起紹興八年六月十七日辛未，盡十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論和議不可成。

金國遣烏陵思謀石少卿來議和，且有還中原故地，還梓宮及歸淵聖之說。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故地梓宮及淵聖必無可歸之理，或恐太后可以還歸耳。乃具奏曰：臣昨五月四日蒙賜對，嘗力陳和議恐難成之狀，似蒙聖恩慨然開納，且曰：卿言善，和議成否，當置而勿論。但嚴設備具。今王倫既回，虜使隨至，兩國之交，謀議曲折，小臣不敢與，然其大略可耳。剽而聞，臆度而知也。臣備員御史，國有大利害，義當盡言，況已蒙開納，敢不畢其說？臣竊謂今日之議和，有可得者，有不可得者。畫大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歸我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媾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決不能諧婚媾之好；國勢不敵，雖有虜使，決不能解侵伐之難。虜強我弱，國勢殊絕，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其或及是，狂且癡矣！敵國以我爲狂且癡，則焉得不招寇乎！臣恐其以此卜我也。我若懼以增德，則彼必以爲智而不敢伐；我若喜而自寬，則彼必以爲愚而無所憚。昔者智伯欲襲衛，遣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悅，諸大夫皆喜，而南文子獨有憂色。衛君問，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而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脩邊城，智伯不敢伐。我今未有以勝虜，

而虜初非憚我虜一執劉豫而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之議，此正所謂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南文子所憂而以爲喜，可謂智乎？石勒欲擒王浚而奉牋劉琨，郭威欲篡漢室而迎主湘陰，恐敵或乘之也。臣揣虜情，若非襲我，則必恐我，或乘其未定耳。曷皆款我之意，而柰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宮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遷延往返，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之延慢於我，臣恐不足以講和，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卽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虜人曾去復來，則財與地卒兩失之耳。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卻敵國者，或兵強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厥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游說，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者，竊以爲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旣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爲陛下謀之，輒繫愚直具畫如後，乃畫十二條盡切事機。貼黃云：臣謂淵聖固不可歸，而太后或可歸，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於勝負，而家則無與於事理勢固然。虜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有可歸之理。昔太祖常痛恨開運猾夏之禍，自登極，專務節儉，乘輿服用，一切簡素，別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俟及三百萬緡，當移書北虜，贖晉朝陷蕃百姓，況陛下爲太后，雖縮衣節食可也，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強，乃可望耳。齊弱周強，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尙有大半天下，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罷御史中丞常同戶部侍郎向子諲中書舍人潘良貴。

遺史曰：先是秦檜向子堙范同請與金人講和，魏矼常同慮其詐和，請善備之。潘良貴主戰，上命侍從官共議。向子堙執講和之說，良貴大叱之，及同奏事，子堙與良貴交爭於殿上，而極言之。上知同爲子堙嬖客，必附子堙也，因故問同，乃以講和爲非，而以良貴爲是，大忤上旨。由是，同及子諲良貴皆罷，以同知湖州。同字子正，陳州人，父安民，爲侍御史事哲宗朝，嘗言蔡京之罪，被貶，書名元祐姦黨，世多其忠。同以致和八年登進士第，累官知柳州。紹興三年，宰相呂頤浩薦其正直，擢侍御史，爲御史中丞。

劉錡移軍鎮江府。

三十日甲申，張戒奏議和務先戰守。劉錡自廬州召還，以亦管馬軍司公事，移軍屯守鎮江府，王庶請之也。

朝廷議遣王倫奉使迎請梓宮，殿中侍御史張戒，以爲議和務先戰守，乃奏論和狀。其略云：臣爲朝廷計，外則姑示講和之名，內則不忘戰決之志，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此昔人之論，而臣之所以前后進言于陛下者也。自古能戰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又曰：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又不能守，區區

信誓，豈足恃耶！上甚善之。

七月，王倫加端明殿學士，使于金國，以奉迎梓宮。

金國使烏陵思謀來，故復遣王倫也。

八月辛酉，詔申飭邊備。

詔曰：日者，復遣使人報聘上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尙慮疆場之臣，未喻朝廷之意，遂弛邊備，以疑衆心，忽于圖遠，安於無事，所以遏奔衝爲守備者，或至闕略，練甲兵，訓士卒者，因廢講求，保禦乏善，後之謀，臨敵無決勝之策，防秋多警，實軫予衷，汝其嚴飭屬城，明告部曲，必謹必戒，無忘捍禦之方，愈遠愈堅，更念長久之計，以求無窮之固，以成不拔之基，凡爾有官，咸體朕志！

巨師古軍和州。

馬擴爲沿海制置副使，軍於鎮江府。

九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參知政事劉大中罷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府。

先是，金人遣使來講和好，劉大中附會趙鼎之議，以爲不可，秦檜怒，令蕭振言其罪，罷參知政

事，以資政知處州。

十月，劉錡來朝。

趙鼎罷爲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鼎獨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講和之議，臣僚之說皆不同，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則其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與卿議。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濟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有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羣臣干與。上欣納之。鼎議不協，遂罷宰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乞奏備禮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于津亭，鼎相揖罷。卽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論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既開矣。自是檜有憾鼎之意。

炎興下帙八十五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日
甲申，盡二十日壬寅。

十一月二日甲申張戒奏論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

金人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蕭哲爲明威將軍以副之。朝廷以起居舍人范同爲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臺官本職，上殿因進劄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是嘉納，朝廷未嘗施行，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邀虜使來，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一則明威，一則詔諭，此二者何意？虜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虜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虜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爲朝廷計上策，莫如峻辭拒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日議定，得其寔而後進退之，尙可少緩。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至今，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謂和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計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月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廷措置，太后雖有可歸之機，未必有得歸之理。蒙聖問何故？臣奏乞俟王倫回日，爲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藥貴對病。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三日乙酉張戒奏和議利害。

乙酉，張戒再奏云：臣謂爲國只當自勉，而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矣。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所以招寇也。

禮部侍郎曾開奏論不當講和。

有報金人遣張通古持詔而來，禮部侍郎曾開以爲不當忘仇讐而講和好，亦具劄奏曰：臣聞越王勾踐，因夫椒之敗，而棲于會稽。切齒忿惋，不忘報復，雖卑辭厚禮，臣妾于吳，奉幣貸粟，外示衰弱，然勞心焦思，坐臥嘗膽，折節下士，陰爲兵備者二十有二年。乘吳之隙，一舉而滅之。會諸侯而致貢于周，橫行江淮，號稱霸主。此無他，堅大志而謀先定故也。楚地方千里，帶甲百萬，戰勝攻取，嘗雄于諸侯。而惑于張儀之言，貪歸商於之地，東絕強齊之好，西受暴秦之欺，懷王入關而不歸，頃王逃歸而不恥，甘心侵侮，日益顛錯，土地削蹙，國祚衰微，終至併吞，取笑后世。此無他，貪近利而忘遠圖故也。今女真之于國，有秦人欺楚之勢，而吾之待彼也，無越人報吳之志。信其詭謀，僥倖講和，稽之前古，爲可憂，質之今事，爲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大辱，甘臣妾，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爲無益之事，可不爲痛哭流涕哉。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又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今欲鞏固宗社，保守疆圉，安輯黎元，經畫國事，陛下若不先定志，不去無益，何以成功乎？夫夷狄豺狼，不可保也，自用兵以來，信使方至，兵輒隨之，皆已然甚明之驗，不待考諸古而可知。况今虜酋之在京師者，方建鎮南之號，增屯戍之守，閱戰艦，備糗糧，簡雙丁，无非爲人寇之

計而我乃日夕冀望和議之成，豈不惑哉！恭惟陛下仁孝誠至，哀慕深切，則迎奉梓宮之使，不得不遣，今既再往矣，梓宮之來，杳然無期，而託以議和，虛費時月，使彼可決，何必紛紛爲他說乎！竊聞虜使方責我以招降之事，是求罅隙，豈非自取哉？伏望陛下以越爲心，以楚爲戒，無忘大恥，無惑和議，堅心定志，一于致治，使政事脩于內，而兵將強於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貼黃云：臣竊見虜使之來，所繫者甚大，內外臣僚，章疏劄子，論及此事者，願陛下悉以降付三省樞密院，使輔弼大臣集侍從官，預加熟議，使應酬之間，不致失誤，庶無後悔。

十九日辛丑。令侍從臺諫詳思講和利害條奏。

金國使張通古蕭哲入境，上欲屈已就和，既與秦檜議定，更令侍從臺諫詳思條奏，乃降旨曰：有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遠在陵寢，宮闕久稽洒掃，兄弟宗族，未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

禮部侍郎曾開議不當講和。

右臣伏奉本月二十日詔旨云云，臣蒙器使，叨冒侍從，待罪禮司，欲進一言，特建一論，則臣有僭越之罪。今臣等幸蒙詔諭，條具利便以聞，臣不敢避斧鉞之誅，醢俎之罪，極言切論之。且虜人之建議，必不出此策，欲窮我國，欲慢我勢，欲弱我兵，講和而用事，釋怨以興師，臣恐此羈縻之道，當思雪憤之恥。臣伏見陛下三遣王倫迎奉梓宮，費耗巨億，終無梓宮之還。臣子莫不聽信僂虜，豈有講

和之意。是歲中兩遣使者來臨，欲議割地之禮。今朝廷信此言論，故傾心待之。今陛下降睿旨，條具來上云：欲使陛下委質於他人。昔魏祖欲并江南，吳諸將欲迎之，魯肅建策於孫權曰：肅可迎操，將軍未可；且肅迎之，操當以肅還鄉黨，品其名位，不失作下曹從事。將軍迎操，安所歸乎？且一孫權，尚思一恥，終恃吳國。況陛下承藝祖撥亂戡定之區，列聖垂成守文之業，而不揆此恥也。今賊建議增歲幣之語，又是奸詐也。故是歲中，賊多來此，觀我釁而操我策，豈不竭我力而慢我兵哉？臣未喻其言也。且歲幣乃邦賦之餘，則可以供之。且章聖不欲竭我力而富虜也，富弼乃議榷場之貨，百有五萬所收，乃其地所入，章聖故出聖斷，令遠得之故疆，費用幾何？陛下竭民之膏血而緝理之，京師乃諸夏之本也，陛下豈不欲都？豈不欲正人君之號，立宗社而清宮室，脩園寢而迎淵聖？蕭條之餘，供此不貲之費，幾年而得安？何年而臻定？國用稍有不前，則劉豫乃其規模也。臣願陛下睿斷，挫其來使，豈不幸哉！臣爲陛下策之，今我兵革利堅，而有憤威之勇，効死之力，嘗膽思奮，故賊有講和之議。願陛下戒諭諸軍將，增脩武備，牢固邊陲，發揚征討之令，豈不人人願死於敵場。我旣增脩武事，以觀其釁，乘機進兵，都邑非賊所有也。有闕文何則？陛下雖不可遽絕其使，但據古禮以待之，則亦不可以廢兵，而專候于他也。皇天照臨此心，事無不濟矣。若屈志于賊，臣願先刎頸以謝衆議，願陛下察之！臣具此數言，未盡愚心，當面對進呈以聞，謹奏。

禮部侍郎曾開罷爲寶文閣待制宮祠。

會開奏論不當講和，與夷狄共事，不報。開見秦檜，具言不可通和之狀。檜不聽，開引石晉奉契丹之禍以證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以言不從，即乞罷去，遂除寶文閣待制宮祠。尹焞除禮部侍郎兼侍講。

制曰：得道聖而萬邦甯，舉逸民而天下服。自季次原憲與游俠以爭先，而蔣詡薛方亦稱述之未廣，流風既遠，此道寢衰，我得其人，躋諸近列。具官尹焞，口泉百氏，腹笥九經。先王遺言，聞諸師訓，君子所養，得自躬行。□□□□蓋動靜之有度，申公既老，屢辭加璧之招，裴秀居中，時赴追鋒之召。奏篇迭上，聖道益明，願茲荷囊之中，謀我進賢之地，擢居宗伯，仍侍金華，往其欽哉！慎我休命。尹焞以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焞方以在疾告中，禮部侍郎會開以待制宮祠罷去，遂除焞爲禮部侍郎，除張絢爲太常少卿，焞即以太常少卿職出交代，與絢力辭免，乃以待制提舉萬壽觀。二十日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條奏屈已就和利害。

兵部侍郎張燾奏准都省送到劄子一道云：臣竊惟虜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歸我母后，歸我宗族，歸我土地人民，其意甚善甚甘，以爲信然。竊考其說，蓋以爲彼非畏我甲兵之盛也，非憚我土地形勢之強也，而遽有此議，其狼子野心未易測也。論者謂中原之地，彼自知決不能有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因廢劉豫，人心遂疑，懼我乘間恢復土地，故有此議。又謂契丹林牙漸有興復之勢，彼既與我爲深仇，非施大恩於我，無以結無窮之援也，故有此議。又謂彼國主厭兵，

爲日久矣，姑務休息，故有此議。又謂虜酋旣死，新酋之立，懼不敢當，推避再四，與國人約，必盡歸我父母宗族，國人許之，然後敢立，故有此議。凡是數者，言皆有理，使虜果出於此，可謂善自爲謀矣。此陛下所以必信無疑，欲屈己而聽之也。然茲事體極大，振古所無，豈虜能爲，實關天意，臣請一爲陛下推原之。傳曰：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又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則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其治亂興廢，曷嘗不本於天。我祖宗受命于天，光有天下，奕世載德，百數十年，不幸至宣和間，天下之亂極矣，天用降禍於我國家，以致靖康之變，二帝播遷，九族轉徙，宗廟墮廢，陵寢邱墟，土地陷沒，中原板蕩，是果人力之所能爲哉，上天假手於虜而已矣。今虜一旦欲以歸於我，亦豈人力之所能爲哉；高高在上，必有盥此者矣。由是言之，今日之議，使天未悔禍，則未見其可。使天旣悔禍，則無所不可，豈狂虜所能輕重哉。臣請考人事以驗天意，陛下龍飛濟州，天所命也；虜騎屢犯，行闕卒以无虞，天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敗虜師，天所贊也；歲在丙辰，再戰而卻劉豫，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遠矣。伏願陛下姑少忍之，益務自脩，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旣至，吉無不利，則何戰不勝，何城不克，何爲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脩，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宣議，姑惟聽之，而無必信可也。彼使旣已及境，勢固難拒，使其果有願和之意，如前所陳，如我所欲，是必天誘

其衷使之悔罪，必不復強我以難行之禮，而在我者，將以既行之禮待之，則事亦何患乎不成。若其初無此心，二三之說，責我必不可行之禮，而要我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安知非上天堅我復仇之志，便當命將起而應之，此臣區區之愚見也。其他利害，羣臣數能言之，臣不復陳，伏願陛下斷自淵衷，毋取必于虜，而取必于天。若乃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仇，躬率臣民，屈膝夷虜，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覽奏曰：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寔所不忍，故不憚屈身以成和，卿第思之！癘退，遂有再上章之意。

吏部侍郎魏矰條奏屈已就和利害。

吏部侍郎魏矰奏：臣准樞密院劄子，聖旨以大金遣使至境，意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捧讀再四，不覺涕泣之橫臆也。陛下悼梓宮之未還，念母后之在遠，傷陵寢宮闕之久稽洒掃，思兄弟宗族之未得會聚，痛南北兵民之未得休息，意欲屈已就和，誠有不得已者。然臣聞天下大戒二，事親惟孝，事君惟忠，所宜奉以周旋，不可失墜者也。陛下爲親而屈，孝誠至矣，臣事陛下，其得不盡忠乎？臣素不熟虜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謂屈已者何事？聞諸道路之言，謂金人頃立僞齊，使之屈膝，令受北面之禮，靡所不至。歲時之貢，靡所不取。金之于我，未必盡然，以事料之，其間必有不可從者，如屈膝受命，則大不可從者也。賊豫本匹夫爾，旣爲金人所立，恩莫大焉，北面拜舞，禮亦宜之。陛下承一祖七宗基業，海內愛戴，一紀于茲，天命有歸，何藉于金國乎？傳

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吾所欲，不復有所需，其誠然也耶？必無難行之理，以重困我陛下，何用過爲卑辱，以取輕侮乎？如或故爲不可從之事，先有所要，則其詭詐之情，固可見矣。倘或輕易從之，屈膝受命，他時反爲所制，衆令廢置，將出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楚人衷甲，吐蕃割盟，前史載之詳矣，庸得不慮乎？且禮經復仇之義，臣未暇論也。姑以人主之孝論之，孔子稱明王之孝治天下，則曰：天下和平，則害不生，禍亂不作。故以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天子之孝。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欲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繫，考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情文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憤憤，且無噬臍之悔也。宗社安而國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紹興三年，虜使遽至，朝廷數遣官報聘，明年使人方且交馳，而胡虜侵淮甸矣。天啓陛下之心，六師鱗次江上，力爲戰守之具。其冬，魏良臣等以使事回，虜人約再遣使，大爲誹謗之語，陛下悟其奸詐，使不復遣，虜遂引去。臣是時以居言路，屢陳自治之策，前後數千言，不迨內脩政事，外攘夷狄，章疏具在，可考而知。今陛下因虜使之來，博詢在廷，愚初不知和議曲折，願將何辭以對？仰聞孟子有云：左右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與三軍耳。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於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惟三軍之心，未知所向，和戎國之大

事，豈可不訪之兵將乎？欲望聖慈，速召大將，各帶所部，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以屈已事目廣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彼或以爲不可，亦能鼓作其氣，益堅守禦之備也。帝堯稽於衆，舍已從人，以成帝業。苻堅不從舉國之言，終致淝水之敗。利害較然甚明，臣固知陛下孝思之切，力能就和。而臣所言如此，誠以陛下之深知，不敢有隱以爲已私也。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炎興上帙八十六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癸卯，盡二十五日丁未。

二十一日癸卯。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上疏。

是時侍從臺諫各以己見應詔旨奏聞，于是吏部尚書張燾率侍從官同進劄子曰：臣等聞之傳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故自古人君設施措置，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屈己之事，陛下以爲可，士大夫不以爲可，民庶不以爲可，軍士不以爲可，如是而求成，臣等竊惑之。仰惟陛下，獨以爲可者，謂梓宮可歸也，淵聖可還也，母后可復也，宗族地土可得也，故不憚一屈以建非常之功，此陛下之聖孝也。國人不以爲可者，謂虜人素多變詐，今特虛文以來，而梓宮未歸，淵聖未還，母后未復，宗族土地未得，何以遽爲卑辱之事，以拂公論也。以陛下聖孝，固無所不盡然，天下之公論，又不可不從，使天誘其衷，虜果悔禍，惟我之從，梓宮已歸，淵聖已還，母后已復，宗族土地皆已得之，則兩國通好經久之禮，尙有可議，豈有但信其虛辭，一未有所得，而遂欲屈己以從之乎？一屈之後，將舉國以聽之。臣等恐彼之所許，未必可得，而吾之爲國，日朘月削，遂至不可復支矣。臣等竊聞虜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虜起居，此故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宋如此，雖使者一屈，猶爲之不平，況肯使陛下不顧羣議，斷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怨忿，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立國，亂危之道也。

臣等職在論思，竊類輿論，不敢緘默，伏望陛下俯徇輿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納忠，朕甚喜。士大夫盡忠如此，然朕必不致爲虜所給，方且熟議，若實非詐僞，然後可從。如不然，當拘留其人，再遣使審問虛實。燾等謝。

館職官上疏論和議未便。

左奉議郎祕書省著作郎臣胡璉，左奉議郎守尙書省司勳員外郎兼史館校勘臣朱松，左朝散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臣張愼，左宣教郎祕書省著作佐郎臣凌景夏，左奉議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常同，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臣范如圭，謹齋戒沐浴裁書，昧死百拜獻於皇帝陛下。臣聞聽魯仲連而罷新垣衍，帝秦之議者，魏安僖王是也。甘商於之詐，而受張儀割地之欺者，楚懷王是也。恭惟陛下聖明天縱，博貫古今，是周宣光武中興之主也，豈有不及魏安僖王而下同楚懷王者哉？臣之所弗信也。傳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上皇訃聞，陛下方宅大變，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藉藉，審如是，特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爲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爲君父死之，爲有宋社稷死之，爲古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爲無名乎？或難臣曰：子之言新垣衍張儀之說是也；然今日之事，且不與楚魏同，何也？王倫之言，彼將歸我梓宮，歸我淵聖皇帝，歸我天枝之族屬，歸我中原之土地，重質以要我，大義以動我，是國人顛顛望之十年，而未能致者。曾無亡矢遺鏃之費，一朝而獲之，雖使主上爲是一稽顙屈膝焉，宜無所愛也。豈與夫帝秦倉卒之謀，張儀

俾闔之論同日道哉？臣曰：固也。昔者劉項相持滎陽成皋之間，嘗置太公俎上，約高祖降矣，爲高祖者，信其詐謀而邊屈，則分羹之語不敢出諸口，而天下亦非劉氏有矣！惟高祖不信不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而天下戮力焉。故至于漢有天下，一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而割鴻溝東西之約自至。太公呂后自歸，故敵不至於窮蹙敗亡之迫，而與連和者，古無有也。臣聞四太子者，方據汴都，晏然撫有中原之民，關輔淮楚之備，未始一日撤，而戍卒各不下數萬，屹然不移，彼方厚毒而稔惡，未有可圖之釁，彼亦何憂何恐，而一旦無故與我連和，幡然若是，何爲也哉！顧易曉爾，彼狙夫荐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喜，故爲和之說以侮我，訓兵積甲，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中國民力日就困竭，而虜使之臣無已時，蓋坐敵敵國，疲于奔命，無出此計者。不憚一費而獲永甯，猶之可也。今年秋如是矣，冬又如是矣，明年又如是矣，子產之言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幾千人而國不亡，臣所不忍聞也。殫竭膏血以養驕惰之兵，屯戍不用，鬱其憤懣，緩急曰講和，使此輩一旦藉口而召亂，將何以弭其變哉？故臣嘗謂秦之行成，虜之和使，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行成割地之无厭，故至於社稷不血食。國家不悟虜使講和之得策，其禍豈可勝道哉！而況夷狄無義，所從來久，狼子野心，鳴鏑于父子之親，而嗜其甘言，信之不惑，其料事亦疏矣。彼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正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柰何至今而猶未悟也？陛下躬曾閱之行，受夷狄

之悔，不過曰使我獲伸東朝一日之養於天下，是亦足矣，遑恤其他。臣恐聖慮未必得所求，而禍生於意外之所，未嘗防也，豈可不爲寒心哉！信如道路之言，則虜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我一事耳，今不慮而從之，且梓宮何在？在境已乎？母后何在？淵聖皇帝何在？在行已乎？中原故地，版圖何在？在使者所已乎？陛下柰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輕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徼倖，彼犬羊苟獲濟，其不遜尤稽之謀面，蹂躪以逞，將焉避之哉？劉豫之鑒，甚未遠也，當時累百王倫，何袖救敗之計而倫之在虜爲功臣矣，可得而追戮哉？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是以臧之猶卽衆謀，況未必臧乎？故曰：聖人甚惡无故之利，不可不察也。臣等疏遠小臣，然於行在與備一官司之列，坐糜廩祿，无以報大賜，情迫理極，義不愛身，冒干雷霆，甘俟斧鉞，臣等无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宰相秦檜方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以爲此事當由聖斷，不必謀之在廷。上從其言，其議已定，而外論紛紛，羣起以攻之。檜大懼，起居舍人勾龍如淵獻計於檜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羣說橫起，何不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檜大悟，遂擢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人皆駭愕。

二十四日丁未，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

書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无識，遂舉以使虜，專用詐誑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日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牢不可拔，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監不遠，而倫乃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下一屈膝虜人，則祖宗社稷之靈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之宰輔，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拂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凌夷，不可復振，可爲慟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勢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用兵，則我豈遽出敵手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

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然，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于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頃者禮部侍郎曾開等以古議折檜，檜乃厲聲責之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知。而乃議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有識者皆以謂朝廷無人，吁！可惜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軀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也。孫近附檜，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知可否。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三不答。但曰：旣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身爲執政，不能參贊大政，徒取容充位。如此若虜騎長驅，近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皆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日。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甯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奏，市井間喧騰，數日不定。秦檜上表待罪，有詔檜無罪可待，乃復治事。銓遂罷。

王庶論和議劄子。

第一劄子曰：臣竊聞王倫自金國奉使回，及金國遣使前來，將到行在，臣先奉聖諭，前來江淮

措置邊防，莫獲親詣黼座，與聞國論。臣承乏樞庭，不得默默自己，輒貢愚忠，冒瀆天聽。臣聞无故講和者，謀也。究觀金虜侵軼，歲逾一紀，前來乘勝之勢，直擣江淮。我國之師，未嘗不退縮以避其鋒。逮至紹興甲寅冬，蕃僞深入，駐兵淮南。陛下親征，致彼奔潰而去。又丙辰冬，逆難傾國南向，陛下再統六師，壓江淮表裏之衝，皇威大震，蕃僞始知所畏。於是遣使告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音，彼若果篤鄰好，所報訃音，不應在累年之後。彼其技窮跡露，畏我國家乘間長驅，故設此謀，阻我師銳氣。陛下天資聖孝，哀毀之中，卽遣使求梓宮，往返之間，一年有半，尙未與決，固已墮其計中。又聞去年金人以欺詐廢僞廷，用事之人，奔走四出，百姓日陷左衽，淫昏之俗，衆情反側，虜酋數輩，在關中者，若據爐炭，危疑迫急，莫甚於斯時。若國家乘機一磨，則中原雲合響應。其深謀卻顧，不得不再遣使，從違之間，可不深思而熟計之。臣中夜以思，虜使之來，甘言厚貌，不出二策：一則以淮爲界，一則以河爲界。若以淮爲界，則我今日所有之地，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漣水軍是也。旣爲我有，安俟以和爲請。若以河爲界，則東西四望，兵火之餘，白骨未殮，幾无人跡。彼若誠實與我，乃故疆遺民，豈可同僞豫之不恤，尙當十年無征役以蘇息之，財賦何自而出？彼所責歲賂，无慮數百萬，又豈可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士，必以三十萬兵，宿於遠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待不自困敵？彼之爲計，可謂盡善也。臣願陛下先與在廷之臣，立爲一定之議。若以淮爲界，則吾賂之何益。若以河爲界，則瘡痍殘民，撫字不暇，還定安集，非俟經五稔，方可賦調。所議歲賂，五年之後，方可津遣，先虜

而議猶恐未至。如或不然，則彼以計困我，以戰則不可，以賂則不給，皆墮其術中。是宜陛下宵旰深思，洞察以爲經久之圖。狂瞽之說，仰瀆淵聽，臣无任隕越，不勝待罪之至。

第二劄子：臣近緣措置邊防，徧到沿邊州郡，及與守臣次第會議，聞虜中自廢豫之後，遼人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前此歸正者甚衆，其意可見，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簽軍以實疆場，今之簽軍，又非昔比，老弱盡行，人心乖離，抑又甚焉。岳飛近日與臣咨目，稱今歲若不乘機會舉兵，要納節乞閑。韓世忠亦以爲然。臣方欲到榻前縷細開陳，今聞使人入境，必有大需索，若以梓宮爲說，如言得歸，事在來年，又詐僞未易可保，今陵寢陷沒，豈特徽宗顯肅兩梓宮而已。若割淮畫河議和，兩淮我今有之，夫河南則千里邱墟，勢須屯兵持守，揆諸事力，支持不易，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彼必以此三說疑我，正當爲剖析曲直利害，逆折其詐，彼利于和，必委曲不得已而從我。切望斷自宸衷，出臣此章與大臣熟議之，無落奸謀之便，天下幸甚。

第三劄子：臣聞季孫行父之爲臣，見有禮於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才，竊有志焉。臣近聞前此虜使傲慢無禮，多邀金幣，方稍恭順，如此番使人來，不可復循前轍。欲望陛下先遣諭旨，以方在諒陰，聞使人至，摧慟不堪爲言，不須遽令朝見，恐有商量事，且令與大臣趙鼎商議，如此少破其奸計，又得徐觀趨向，在朝廷爲得禮，抑少挫其銳。此事與大臣議之，必无不可者。惟是王倫決以爲不然，彼方要朝廷曲從虜意，以成一己之私，此人不達大

體，前日自陳有廢豫之功。如此大事，人皆知之，尙敢妄誕，其餘何所不至？萬望聖察！臣無任。

第四劄子：臣自聞虜使之來，蚤夜往來於胸中，仰恃陛下兼聽之明，臣敢進千慮之得，常談末論，猥瀆公車，竊度陛下不以爲然，抑將信而行之，是以愚臣感深激發，益竭其心，苟有所知，不敢不盡，願得畢其說。夫戎狄豺狼，晏安酖毒，古人戒之。國家不靖，疆場患生，人面獸心之類，變詐百出，自滄海上之盟，至今日，其欺我者何所不至，陛下所自知也，豈待臣言！今乃不慮晏安酖毒之戒，尙將信其愚弄，臣不知其可也。今其誠僞，以陛下之聖，固難逃於照臨，然而俱不可輕信其說，又不可遽見其使，夫商之高宗三年，不言其在諛陰，言猶不出其可以見外夷之使乎？先帝北征而不復，天地鬼神爲之憤怒，能言之類，孰不痛心乎哉？陛下抱負永訣之痛，將見不共戴天之仇，其將何以爲心？又將何以爲容？亦將何以爲說？臣愚伏願陛下以宗社之重，深思商宗不言之意，無見異域之使人，只令趙鼎而下，熟與商議，足以彰陛下孝思之誠，而於國體爲宜。臣恭依詔旨，見令兼程前去奏事，誠恐臣萬一未到闕下之日，虜使先已授館，陛下不疑而易見之，敢布腹心，伏惟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第五劄子：臣准省劄子，令疾速依累降聖旨，赴行在奏事。臣緣在廬州，伏暑加之，因患臟腑，乘騎未得，見沿流兼程前詣。臣昨以虜使入境，屢貢狂瞽，上瀆聖聽，特蒙寬宥，未賜誅斥。比聞使人經過州郡，傲慢自尊，略尤平日禮節，接伴使欲一見而不可得，官司供帳，至有打造金錢，百端須索，肆

言駭聽。臣昨所上封事，初言陛下在諒陰，不當遽見使人，且以挫其風稜，兼于國體爲得。次言虜人講和，非其本心，奸謀詭計，用之有素。次言地界歲幣，事關宗社，未易輕議。仰惟聖明，必深察其當否。區區妄庸，何所逃罪，然臣稟資愚直，心懷憤懣，不能自己，輒復有論列，幸陛下恕其再三之瀆。臣聞自古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論。越之沼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其間或出或入，而一定之論，未嘗易也。黠虜逆天犯順，所以謀人之國者而已。觀其既以是謀契丹，又以是謀中國，方突騎陵京闕，初以和議爲辭，暨大兵圍城，仍以和議爲辭。二聖遠播，中原板蕩，十餘年間，衣冠之俗，蹂踐幾徧，血入犬牙，吞噬靡厭，而和議未之或廢也。今王倫迎奉梓宮爾，而受虜人和議以歸，且與其使俱來，此爲可信乎？劉豫之廢，虜人慮中原百姓，或有反側，陝西降將，或生顧望，國家一旦出師，必有內應者，此設爲講和之說，遣使疑我，昭然無疑。臣蒙陛下親擢備位，本兵國之大事，不敢隱默，故重爲陛下陳其三策。上策莫若拘其使而怒之，彼必加兵，我則應之，所謂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也。虜人強大自居，一旦或拘其使，出于意表，銳氣驟奪，其敗可立而待。次願陛下念不共戴天之讐，堅謝使人，勿與相見，一切令與大臣商議，然後徐觀所向，隨事酬應之。最其下者，姑示怯弱，待以厚禮，俟其出界，精兵躡之，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儻陛下採其愚忠，用濟機會，臣敢不罄竭陪在廷之末議。或以臣爲妄誕，不切于事，則臣之智慮窮于是矣，不敢復有論說也。臣頃與邊帥及諸大將議論，皆云若失今日機會，他日勞師費財，決無補于事功。至于抵掌擊節，皆云今年不用兵，乞納節

致仕觀此則人情思奮，皆願爲陛下一戰。望陛下英斷而力行之，臣不敢愛死以報萬一千冒天威，戰灼無地。

第六劄子：臣奮身寒素，無能報稱，特荷眷知，擢任廟堂，臣之遭遇，世無以過，朝夕以思，欲効涓埃，願助海岳，去安卽危，惡生就死，豈人情哉？伏望聖慈，擴日月之明，息雷霆之怒，或十有一從，爲幸非細。近者虜人議和，非本至誠，寔有包藏。臣數有章疏，未蒙俞允，臣不免再具危懇，上瀆天聽，伏望居高聽卑，旁燭無私，少爲鑒察。虜人之謀不過有二：一則爲己，一則爲我，舍此非狂則愚也。所謂爲己者，不過彼外訐而內叛，互相猜忌，擁兵角立，莫敢先動，故設此謀以待平定，徐爲後圖，此爲己之計也。所謂爲我者，必以爲金幣已足，不須多積，土地已廣，不須多占；又陛下事之至謹，心懷仁恕，懇之至切，哀憫悔禍，欲主盟好，永爲鄰壤，此爲我之謀也。陛下試深思之，若虜爲己謀，臣固慮之熟矣。若爲我謀，臣死不敢信，惟陛下留意無忽！

炎興下帙八十七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戊申，盡二十九日辛亥。

二十六日戊申。樞密副使王庶奏乞免簽書和議文字。

王庶與講和異議，虜使張通古等將到國門，庶乃奏劄乞免簽書和議文字曰：臣賦性蒙昏，計慮闕疏，待罪樞庭，略無稱効，聞者虜使之來，大臣僉議，或和或戰，所主不同。臣忠憤所激，輒爾妄發，不量彼己之勢，不察時事之宜，屢奏封事，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謂虜情叵測，不可以仁恩馴服，王倫之往，必致稽滯。今聞奏報已還近境，和議可決，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使之具位効官，猶恐瘵曠，况當本兵之重，曷以稱任？臣之失職，罪不容誅。伏望睿慈，速賜降黜，以正無知誤國之罰。倘陛下未欲遽置閑散，止宜處之外服，以備緩急；或以適此執政缺員，未便斥出，即乞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滯固不移，相安顯愚之性，臣區區悃悃，非敢飾詞，深慮緘默，有傷國體。是日，親降御筆，不許辭免簽書議行遣事。庶再具奏曰：臣昔聞楚有吳人之難，使由干城糜復命，而不知高厚大小。子西怒曰：不能則辭。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以背受戈，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所不能也。臣然後知古人以忠事君者，其才之能與不能，未嘗敢以一毫欺人，故能於艱難禍亂之際，各以其能自効，而國家可安也。臣生於陝西，其風氣漸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嘗欲以氣吞強虜，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非其所

能而強使之，則恐誤國家之大計，故臣願陛下惟責臣以修戎兵，不以講和之事命臣，則緩急之際，可以支吾。縱使金人知陛下命臣以此，則姦謀不得肆，而和好易成，雖曰治戎兵，其寔促使和也。又况臣賦性愚魯，嘗云：金人不可和。今若預此，是臣身爲大臣，自爲二三，何取也！唐渾瑊、馬燧、李晟將之忠賢，古所未有，德宗能用人，吐蕃君臣大懼，尙結贊謀曰：唐之名將，恃此三人，不去之，必爲吾患。於是甘辭厚幣，以申勸懇。朝廷然之，會盟于平涼。李晟以爲言不可信，罷渾瑊，以被刦罷，馬燧以爲所賣罷，果如其計，而無一人留者。願陛下察臣孤忠，特留聖念，天下幸甚。貼黃：契勘臣前次所上章疏及與王倫議論，寔有妨嫌，陛下亦嘗洞照底裏，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于陛下國家何益。兼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伏乞睿慈，除臣一近邊州郡，願効尺寸，以盡臣節。

施·庭·臣·爲·殿·中·侍·御·史。

勾龍如淵除御史中丞，不數日，監察御史施庭臣抗章力贊和議。秦檜念如淵之言，當擇人爲臺官，使盡擊去不附和議者，故如淵除中丞，又除庭臣侍御史。除目旣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異詞。又有寺丞莫將上疏附會和議，驟除起居舍人。沈該亦因附會，由冗散而召對，中外沸騰。兵部侍郎張燾曰：吾世受國恩，身忝法從，不可自同于衆，當以死爭之。乃上疏極論其非，曰：臣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之未復，不憚于屈已，與虜人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皇皇汲汲，

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欲輕屈耳。幸而日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爲同，卒不至屈。此宗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復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姑爲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覈寔定罪，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柱史。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而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議固已嗤鄙之矣。今臣又以此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武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附會，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沈該者，又以此議，由宥散而召對，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觀望，而將則奸人，該則賊吏也。考其平日，奚所不爲，陛下奈何遽以此曹斷國論乎？今旣拂衆情，敢犯公議，熒惑聖聽，感移聖心，力圖顯官，如取如攜，臣恐徼倖之徒，皆有覬覦之心，乘時射利，布列要途，倡和邪謀，終危社稷，此臣所以痛憤不能自己也。夫自六察而陟台端，超躡甚矣，至於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所未有也。除目旣頒，搢紳駭愕，道路以目，莫敢一言，是此等輩氣焰皆已能箝人之口矣。一時小人緣類偕來，羽翼旣成，何所不至？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該將輩，漸已成羣，豈國之福哉？伏望容斷，翻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稍杜羣枉之門，天下幸甚。至于議和，則王倫寔爲謀主，彼往來虜中至再四矣。陛下所倚爲腹心而信之如著龜者也，今其爲言，自以二三事之端倪，蓋亦可見，更望陛下仰念祖宗付托之重，俯念億兆愛戴之誠，貴愛此身，毋輕自屈，但務雪恥，但思復仇，

加禮其使，厚資遣發，諭以必得事實之意，告以國人皆曰不可之狀，使彼悔禍，果出誠心，惟我所欲，盡歸于我，然後徐議，所以報之之禮，似未晚也。如其變詐，將誘我以虛辭，則是包藏，終不可測，便當厲將士，保疆場，自治自強，以聽天命，以俟天時；天時既至，何爲不成，何求不得。伏願陛下少思而已。所謂自強之策，豈有甚高難行之論，特患陛下不爲而已。君臣上下，協力一心，定爲規模，一新庶政，安往而不得志哉？矧我將士，浸皆可用，比之往年，氣已數倍，萬一未能進取，以之自守，蓋有餘矣；釋此不爲，而甘心卑辱之事，臣竊惑之。仰惟陛下脫艱難危苦之中，保有國祚一紀于茲矣，其所恃者不在人心乎？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倘遂成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願陛下戒之重之！臣世受國恩，身參法從，不敢自同衆人，是用輒敢進言，夫言而犯雷霆之怒，罪固當死，不能救正而使陛下受屈辱之恥，罪亦當死，干冒天威，俛伏俟命。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取自聖旨指揮。

二十九日辛亥，史館校勘范如圭、賚、秦、檜書，責其和議。

書曰：史館校勘范如圭，日者獲以職事，侍鈞座于史院，幸聞緒餘之論，謂先儒訓釋春秋，不務空言，皆可見諸行事，如圭竊以爲先儒者，有可行之學，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學，又得其位矣，而施設措注，乃若與經旨相反者，心寔疑之，不敢默默。禮經有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土，誓死以報。魯莊公父弑于齊，反爲齊主婚，同狩於禚，連兵合黨，代衛圍郟，及盟于既，納公子糾，其忘

君背父，滅絕人之大倫如此。魯國臣子則而象之，于是公子牙之弑成于前，慶父無君之心動於後，圍人犂卜齧之刃，交侵于黨氏武闈之間，而子班閔公皆不得其死。仲尼爲此懼，故大書特書以著其罪惡，爲萬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崩于沙漠，去春凶問既至，主上攀號擗踊，哀動天地，四海之內，若喪考妣，相公身拜元樞，不於此時建白大義，乘六軍痛憤，與之縞素，揮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道常之罪，願遣一王倫者，卑辭厚幣，以請梓宮，甚矣謀之顛錯也！春秋之法，讎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討賊，使神靈含冤抱恨于地下而不伸，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帑遣使，祈哀請命，以求梓宮於寇讎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爲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於再，至於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爲朝廷危之。倫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宮母后，淵聖皇帝，中原境土，悉歸於我。審如是，豈惟足以解吾君終身之憂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願也。然自王者迹熄，五伯而下，鮮不以詐力相傾，今乃欲以誠信之道，望於豺狼，甯有此理！且諱日之報與不報，在彼无毫釐利害，至不難從之事也，我之懇情屢矣，而寂無聞焉，於其至易者，尙不我從，則其他可知矣。春秋之於中國書名爵，夷狄則以號外而賤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外而賤之，以

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得不峻外內之限，別貴賤之分，以防不測之患於未然也。凡中國諸侯與夷狄盟會者，春秋必謹志之而深譏之，其法嚴矣。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旣爲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和使項背相望，而侵犯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旣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取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詭，不可測度如此，何爲一旦與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謂虜酋初立，精罕已死，親戚離畔，契丹復振，方務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釋憾解仇，以免南顧之慮，豈其然乎？自劉豫旣廢之後，我益畏縮遠屏，未嘗敢向北方發一矢，彼何憚于我哉？是其深謀長計，欲不費一鏃而坐收混一之功耳。聞其使稱詔諭挾冊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爲，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我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爲梓宮屈，爲皇太后屈，爲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于一日，志願足矣，遑忖其他。相公何不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頒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士；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顯肅之梓宮，遂無地可葬，母后淵聖之輦轎，遂无家可歸矣，母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懈，卒能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征繕以輔晉子，使惡

我者懼，卒能歸惠公於強秦，此古人已試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今所以委曲順從虜意，不敢少有違忤者，惟恐其不歸梓宮，母后淵聖，而加兵於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則號令生殺，皆出於其手。設若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吾君相以下來迎於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於國，而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聲罪來寇，將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則前日所以順從其意者，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適足以致莫大之禍。和好旣敗，雖不用兵，其可得乎？爲和之說者必曰：今雖講和，而邊備寔未嘗弛，必无意外之患。如圭觀之朝廷，以議和故，謂謀臣猛將，可以折衝禦侮者，皆無所用，或斥逐而遠之，或迸之於交廣之外，又將包羞忍辱，甘心屈辱，以沮喪士氣，而離其心，殆若歸馬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者，而謂之不弛邊備，是內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億兆之衆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卽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爲讎賊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于屈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虜，不爲無辭，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衆庶。我以大義明詔天下，率厲瘡痍之餘，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機會也。忠義之動，孰不奮發，中外貔貅之士數十萬，衆懷憤怒不平之氣，思一吐之，積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雖三戶，足以亡秦，遂氏四家，盡殲齊戍，田單孤壘，

一戰而復濟上七十餘城。惟其誠心懇切，以氣直決勝負耳！况女真無道已甚，中國雖敗亡之餘，亦未至如卽墨遂人之弱，詎可甘心降虜，而無自強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姦雄，因衆心之憤，擁數十萬衆，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宣和靖康以來，爲女真之所屠戮者，非將士之父兄，則其子弟，幸得脫身於鋒鏑，恨不得女真之肉燴而食之，今相公反愛信之，如天屬之戚，萬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歸罪於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嘗自謂：我欲濟國事，死且不避，甯避怨謗。相公之心則忠矣，使殺身而忠於君，固志士仁人之所願爲也。若犯衆怒，陷吾君於不義，誠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爲此？靖康時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異術，能遁形，用兵使敵人莫覺，宰相何稟，信以爲然，使之爲大將，募京城市井浮猾之徒，分部教習，謂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淵聖與稟傾心委任，不以爲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猶延頸以望成功，及旣敗而走，然後悔之已無及矣。今倫之妄，何以異京，願相公鑒覆車之轍，早悟而改圖之，無致事敗頓足，拊髀悔于不可奈何之時也。如圭聞虜使爲接伴官，范同所難，頗已恭順，不敢過索禮數，人皆以爲喜。如圭私憂過計，竊謂其旣以詔諭爲名，豈肯但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懼危懼之際，張皇事勢，以恐喝朝廷，我或倉惶錯愕，不暇顧慮，遂爲之屈，則大事去矣，不可不早定計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前日詔侍從臺諫之臣，所議旣上，不知以爲可者有幾？以爲不可者有幾？相公何不啓主上，遍

觀而熟計之。人心惟虛一而靜如止水與鑑，乃能明燭物理，毫髮無遺，則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苟有所偏主，則雖泰山在前而且不見。相公豈可執一己之私意，而忽不深思焉。若曰：主上聖意堅確，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書爵，而宰喧渠伯糾皆書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貽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貶之也。當不義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聽而其去阿諛患失，惟命是從，以誤君父，則將焉用彼相矣。此張華所以見責於張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謀人之邦國，而欲使萬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讎，較諸頃糾，罪孰重輕？聖人復起，難乎免于誅絕矣。昔堯舜與羣臣謀謨廟堂之上，曰都，曰兪，曰吁，曰咈，可否相齊，不專尙同，故能相與致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於一言而喪邦乎！比來議論鯁直，不肯詭隨者，往往聽其去，而柔媚諂諛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號召，豈相公厭惡正直，覺今是而昨非乎！將使吾君惟以莫違予言爲樂，雖知其足以喪邦，亦莫之惜也，可不爲痛心哉！傳曰：釐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懼將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禍福，上下所同，誰不可言者，而當路巨公，乃或謂士大夫各有司存，不當越職論朝廷事，是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自塗其耳目也。摘璜冥行，將入於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靖康之間，相公不畏其死，發一忠言，高名大節，輝映千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若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訓子弟，舉相公爲標準。相公亦以道義相知，生則拔之於朝，與謀國政，歿

則發揚幽光，被哀榮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錄，且辱與進款賜教，戴恩眷厚矣。今茲濫從諸儒，備僚屬之末，誠不忍相公壞前日之名節，受天下之怨怒，禍集厥躬，而併及於國家也。與其雷同衆人，竊議於後，孰若獻區區之忠于執事者，庶幾悟聰聽于萬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勝惶恐之至。

炎興下帙八十八

起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辛亥，盡十二月一日癸丑。

王庶再上乞罷會議劄子。

李光參知政事。

張守知洪州兼江西安撫使制置大使。

劉一止起居郎。

劉一止紹興二年爲起居郎，以宮祠去，後除祠部員外郎，賜奉祠，俄除浙東提刑。一止立朝，議論剴切，士論歸之，時上眷不衰。八年九月，召赴行在，奏對稱旨，上喜，除祕書少監，未幾復爲起居郎。制曰：自起居注行，而著作之官遂分，自時政記作，而二史之職幾廢。允惟賢哲，昭示典型，褚遂良知人臣之當守官，規模遠矣，魏謩不敢陷人主于非法，論諫兼之。我得其人，可追二子。勾龍如淵詞也。王庶屢上劄子，乞免簽書和議文字，上不許。遂乞解樞密職事。

王庶不允辭免簽書和議，乞解機政第一劄子：臣聞晉武帝之伐吳也，大臣張華等皆以爲可，賈充獨以爲不利，吳平，武帝賞華等，并加充邑戶八千。唐憲宗之討蔡也，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以爲可伐，及得蔡，憲宗命度爲相，罷逢吉不用。蓋謀慮不審，輒沮大計，至其成功，是可責也，乃并賞之，此晉武帝之所以敗事，憲宗毅然能中興也。臣不才，偶承人乏，備位樞機之地，日者王倫

再以議和出使，臣嘗妄以爲倫必不返，議決不成，今倫既歸報，是臣愚暗不達事理，幾敗陛下事。陛下雖以臣可赦，臣亦何顏以見陛下，見同列國人乎？伏望聖慈以晉武帝唐憲宗之得失爲鑒，許臣自免，退伏田畝，以爲百執事之戒。臣無任祈天請命俯伏待罪之至。貼黃：兼臣齒髮衰邁，舊有負薪之疾，近常發動，步履艱難，侍立殿陛，恐或顛墮，不恭爲甚，乞解機政，以便醫藥，曷勝惶恐之至。

第二劄子：臣比以議論迂疏，違忤聖德，加以衰邁多病，尸素無補，乞罷樞密府職事，未蒙俞允，

尙有區區血誠，不敢緘默坐視，輒復傾倒，庶幾少盡平日憂國愛君之意。臣聞自昔禦戎，雖時有不同，大略惟和與戰一言而已。方其猖獗也，不過乘吾釁隙，包藏禍心，以徼倖無厭。方其柔服也，又不過畏吾盛強，搖尾稽顙，偷安朝夕。是則戰之與和，非彼能之，皆係吾中國之重輕爾。故漢唐之君，深明此理，與之和必嚴其兵備，與之戰未嘗絕其和意，所謂柔遠能邇者，盡于是矣。今天下遭逆虜荼毒，虔劉者十過七八，天子駐驛海隅，南北屯兵，險阻自固，不敢渡淮窺長安，其衰弱可謂極矣。陛下過自貶損，屈辱稱臣，遣使進幣，項背相望，或拘或囚，媢書惡聲，無所不至，其困辱可謂至矣。兵家至論不過曰：知彼知己。今彼如是之強，我如是之弱，雖三尺之童，皆知之矣。而王倫之來，反謂和好已成，盡還侵地，驗于古則不合，審于今則無謂。察其情則包藏不細，觀其勢則踪跡可見，獨陛下斷以不疑而行之，此殆天意未欲悔禍，致使陛下篤爲孝思，弗虞此奸謀也。臣試更爲陛下陳之。議和之說，正緣此輩外訐內叛，上下攜貳，假我使命，以安反側，幸少甯息，遠則不出一二載，近或期月，必至

生事。此姑不論，且以目前所損言之，使人疲于奔命，財賦竭于齎送，將士挫其勇銳，民庶困於將迎，歲月費於無益，事勢至此，非特虜人一旦敗盟無以支持，又恐諸將師老財匱，有弗戢之災，禍可既乎。此臣所以朝夕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臣前所謂朝廷自作不靖者，正謂此爾。且虜人雖愚，豈不知吳越之事乎？甯肯付我土地，與我兵馬，使復不共戴天之讎也。臣不飾非以質前說，若復關陝，則臣歸骨有地，宗族有相見之期，松楸有展眉之日，豈臣所不欲哉？第萬萬無此，上誤聖明，下誤生靈，晏安酖毒，必至於噬臍矣！昔楚懷王惑于張儀之口，卒爲秦所拘，使子孫流涕，忍恥以事仇讎之國，終至覆亡。今王倫語言反覆，踪跡詭祕，終恐養成厲階，滋蔓難圖，悔之何及？願陛下深念前事，勉思令圖，不遠而復，尙可救藥；苟或不然，其患豈勝言哉？乞留聖念，宗社幸甚！貼黃：臣性資滯固，所見止於如是，不可鑄鑿，苟留無益，恐誤國事，乞早賜斥逐，以爲異議之戒。臣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第三劄子：臣竊詳王倫之歸，以爲和好可成，故土可復，皇族可歸，上自一人，下逮百執事，皆有喜色；獨臣愚闇，不達事機，蚤夜以思，揣本齊末，未見其可。臣復有強聒之請，別無他說，止知愛君和之與否，臣不復論。且以今虜人利害言之：講和爲上，遣使次之，用兵爲下。何以言之？虜人自破大遼及長驅中原，幾三十年矣，所得土地，數倍漢唐，所得珠玉子女，莫知紀極，地廣而無法以經理，財豐而恃勢以相圖，又老師宿將，死亡殆盡，幼主權分，有患失之慮，此所以講和爲上也。虜人滅大遼蕩中原，使信往來，曾无虛日，得志兩國，專用此道。矧自廢豫之後，醜跡敗露，机隄不安，故重報使人以

安反側，兼可以察我之虛實，耗我之資糧，離我之心腹，息我之兵勢，彼何憚而不爲此，所以遣使爲次也。虜人之兵，內有牽制，外多疑忌，所用之人，非若昔日之勇銳，所簽之軍，非若昔日之強悍，前出後空，嘗有覆巢之虞，牽眾深入，不無倒戈之患。又淮上荒墟，地無所掠，大江浩渺，未易可渡，諸將兵勢，不同曩時，所以用兵爲下也。今彼所行皆上策，至爲得計，吾方信之不疑，墮其計中，恐不如所欲。臣不敢效子胥出不祥之言，殺身以立後世之名，於國何裨，惟陛下深思之速斷之，無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天下幸甚。

第四劄子：臣比以菲才叨重任，屢陳危懇，仰瀆聖聽，過荷睿慈，俯從所欲，然至今未蒙處分。臣之肝膽，傾瀝殆盡，臣之蹤跡，已見狼狽。伏望聖慈，矜憐衰憊，使遂退休，臣不勝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貼黃：伏念臣四海一身，萬里無家，若非天地兼容，父母垂念，誰肯爲臣憐者，臣不勝皇恐隕越之至。

第五劄子：臣比緣衰病，力乞退休，使旨屢臨，備宣德意，詔辭繼下，益佩恩私。再冒嚴誅，仰干洪造，伏念臣孤單寡與，約結無奇，濫處周行，反叨連帥，荷收還于遠服，早待罪於樞庭，坐籌決勝之罔功，解難排紛而無策。未委司敗，獨賴聖知，擢髮數愆，空驚白首，撫膺增愧，惟歎赤心。顧茲福過以災生，寔因力小而任重，伏望皇帝陛下，特垂淵聽，俯亮微誠，逸以真祠，置之散地，俾愚忠之少媿，庶衰疾之有瘳，來日尙多，敢憚捐軀之義，餘生或泯，猶思結草之忠。臣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第六劄子：臣伏思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矣，祖宗功德重熙累洽，雖漢唐未易可擬。偶以崇觀

之後，太平日久，上倦萬幾，委政宰輔，姦人弄權，橫生邊事，夷狄因之，不守巢穴，虔劉兩河，板蕩京闕，凶焰酷烈，痛不忍聞，宗社幾致中絕；賴天道好還，人思戴漢，戎馬之間，陛下出繼大統，翻然改圖，以爲喪君有君，特此不恐，殆天意爾。爾後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艱難萬端，終無所傷，天之相陛下，可謂厚矣。今雖未能復兩河，取鞏洛，定山東，舉闕右，而大將星列，官軍雲屯，比之前日，可謂小康矣。又據長江以自衛，萬全計也。若不念父母之仇，不思宗廟之恥，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含糊容忍，姑從謬悠，不能終始，以墜大業，非特逆亂難以一二數也。伏望陛下反覆前後，鑒觀天下之勢，勉思良圖，以冀善後，非天下之福，社稷之福也；非社稷之福，陛下之福也。取進止。

再上劄子：臣待罪闕廷，一歲之久，未嘗敢有干預朝政，偶有短見，義合上陳。近因虜使請和，以喧輿論，自非睿謨先定，廟算僉諧，則內患外憂，未易應料。欽惟威懷有道，輔贊得人，故足以銷姦謀於未萌，屈人兵於不戰。臣素昧世務，豈復知兵和之與否，非所敢與獨聞，逆虜詭詐，動輒請和，口血未乾，隨即背叛，要我以難從之請，加我以違約之辭，兵興而每墮其計；是故羣議洶洶，民心少搖。機事之微，存亡所繫，惟覲陛下深戒前轍，博采眾情，與中外知兵大臣，謀長久保邦至計，無專事於聘問，而易逐夫忠良，廣加詢謀，期以善後，無以厚幣甘言而忽于忠直，無以成算已定而重于改圖，使漆室之女，無傷葵之憂，則社稷生靈，蒙安泰之福。臣以感寒暴下，伏枕逾旬，不能躬對天問，以盡忠悃，狂瞽僭率，干冒宸嚴，無任皇懼，以俟斧鑕。

十二月一日癸丑朔。戒諭和議詔。

朕以眇躬，撫茲艱運，越自初載，痛二帝之蒙塵，故于累年，每卑辭而遣使，不難屈己，徒以爲親，雖悉意以經營，終未得其要領，昨者驚傳諱問，恭請梓宮，彼方以講和而來，此固當度宜而應。朕念陵寢在遠，母兄未還，傷宗族之流離，哀民人之重困，深惟所處，務得厥中，既朝慮而夕思，又廣詢而博訪，言无同異，正在兼收，事有從來，固非創議。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職在樞機之屬，分乖廉陛之儀，遽上封章，肆爲凶悖，初投匭而未出，已膽蕩而四傳，首倡陵犯之風，陰懷劫持之計，倘誠心于爲國，但合輸忠，惟專意于取名，故茲眩衆，憫其淺慮，告爾多方，勿惑胥動之浮言，庶圖長久之大計。

召韓肖胄、劉岑赴行在。

孟庾知嚴州。

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許還河以南故地。

金人以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以蕭哲爲明威將軍副之，令與王倫偕來，朝廷遣范同至境上接伴，至是到館。通古以持金國詔而來，許割三京河南地，還梓宮及太后事。是時，上與宰相秦檜既定議，而朝臣猶未僉諧，道路之言，皆不以爲是。通古要與人主抗禮，又欲上面拜金國之詔，議未定，故通古在館多日，未得引見。

會開奏論張通古等。

奏劄曰：臣訪聞虜使在路，語接伴范同云：本國主相及軍前，并无遣使之意。江南令王倫來喚我，倫百拜懇告，不得已而來，不知有何事商量？又以排辦頓次，行百里，數怒濡滯，出語不遜。范同嘗具因依申朝廷，不知既聞此語，嘗有以答之乎？又聞隨行三節人從，在路恣其出入，並無檢察，有下節女真，常先半程，肆意而行，將至之日，夜半押馬過臨平，逮曉已至江漲，下節下名乃酈瓊將官，旁觀者多識之，此皆朝廷所當譏察，不可忽者也。陛下初遣使，本爲迎奉梓宮，王倫之還，創生和議，疑其不可信，故諭倫云：若金國果有欲和之意，當自遣使來相議。倫執陛下聖意，遂至哀告求請，虜使得以藉口，謂本无來意，因倫拜告而來，陛下觀此意，豈非盛氣而凌我乎？臣竊聞王倫前此回日，所得虜書，已有早遣使人以圖休息之辭；則今日虜使，豈可謂我呼之而來？當諭館伴官以此語折之也。虜帥拒我禮物而不受，書意責我以招降，而使者自入境內，已有傲慢侵陵之語，就館後，言語必无遜順，陛下堅前日之說，察其情僞，勿輕許之。或止令執政與之商議，最爲得體，仍乞宣諭執政，同心協意，深思審處，預設應答之辭，常使在我理直，勿令有一言之失，使得起釁。萬一事有可議，其于許與之際，亦不當輕發，善遣而徐議之可也。所有虜使隨行三節人從，乞嚴行約束，勿放出館。臣又聞今日宰相執政各班留身奏事者三人，豈非所見不同，難以共議乎？夫人臣當一體于國，小事尙不當有異，况此大事乎？今乃人懷異志，各立偏說，既不於都堂會議，擇其可者行之，又不于榻前，各以所見，面折廷爭，取決而行，陛下又不以輔臣留身之言，宣諭于衆，上下蒙蔽，惟恐人知，豈不誤大

事耶！夫朝廷之事，固有當密者，如行軍用間，已成之謀，一或泄漏，爲害非細，今日之事，特未定也，正當大詢於國，兼衆智而用之，豈可但憑一市井駟僮之說，而大臣不肯身任，侍從不容與聞者乎？臣願陛下以輔臣留身所論使事，明賜宣諭，以臣寮所論使事，悉賜降出，使大臣集侍從兩省官共熟議，取其是者斷而行之，無爲含糊囁嚅之論，以招後悔。先是，曾開奏論和議利害，不省。開與秦檜論和議事不合，開乞罷禮部侍郎。遂以寶文閣待制宮觀，會張通古等到館，聞其在途中，語言不遜，且三節人皆橫，無以制之，故有是奏。

炎興下帙八十九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吏部員外郎許忻奏論和議不便。

有旨引見吏部員外郎許忻，是時金國使人張通古在館，忻具劄子，極論和議不便。曰：臣愚不肖，向者兩蒙召見，擢置文館，未知稱塞，日深震懼，今茲復降睿旨，特令引對，仰見陛下于視政之時，欲採千慮一得之說，以廣聰明，是臣圖報萬一之秋也。苟有見聞，儻或緘默，非特小臣有愧于心，亦非陛下召見臣之意，故敢竭愚而効忠，惟陛下幸察！臣竊聞虜使之來，陛下以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春秋已高，久闕晨昏之奉，淵聖皇帝及宗族還歸无期，欲屈己以就和，遣使報聘，茲事體重大，固已詔侍從臺諫，各具以聞矣。不知侍從臺諫皆以爲可乎？爲不可乎？抑亦可否？雜進而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虜已恭順不復邀我以難行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爲陛下詳陳之。夫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无音耗，河朔千里，焚掠无遺，老稚係累而死者億萬計，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虜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請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无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

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誘致虜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彼旣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其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无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命，其何以自處乎？况犬羊之羣，旣已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遷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變輿不返，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讎。彼意我之必復此讎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所能平哉？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于夷狄，爲國生事。今無故誑誘胡虜，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寤，誠可慟哭。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无人乎哉？古之夷狄，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夷狄之欲是從，如今日之事哉？脫或包羞忍辱，受其詔諭，而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讎；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祖宗在天之靈，以爲如何？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不共戴天之讎，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其深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自虜使及境以來，內外惶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倘或陛下終以王倫之說爲不妄，虜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于夷狄之奸計，而意外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于此乎？國家自甲寅丙辰之歲，兩嘗敗狄于淮甸，雖未能克復

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振，國勢粗定，故虜人因王倫之往復，使來嘗試朝廷，我若從其所欲，正墮狂虜計中，不從其欲，且厚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日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族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虜使之來，邀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實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无墮狂虜計中，進用忠臣，黜遠奸邪，以振綱紀，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幾乎可矣。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虜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若夫謂粘罕之已死，夷狄內亂，契丹林牙復立，故今虜主復與我平，此等語是皆行誑欺我師之計，非臣所敢知也。或者又謂虜使在館，今稍恭順，如臣之所聞，又何其悖慢于前而遽復恭順于後？虜人變詐百出，豈宜惟聽其甘言，遂忘豫備之深計，待其禍亂之已至，又无所及，此誠切于事情，今日之舉，存亡所係，愚衷感發，不能自己，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伏望聖慈鑒其惓惓之忠，特垂採納，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貽異時之悔，寔社稷天下幸甚。後忻托私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

是時，又有三省檢正諸房文字林季仲奏劄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燕搏虎，伏鷄搏狸。夫燕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比，其能搏之者，發于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爲暴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之，誠強矣；然

中原之地，尙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子女，燔而廬舍，劫而財寶，是爲不共戴天之讎也，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搢紳士大夫，率以爲然，往往束手受囚，延頸待刃，爲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由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攘夷狄，必由政事之脩，政事之脩，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材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軍馬器械不必脩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矣！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吳王闔閭之敗也，謂其子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卒然破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之敗也，喟然歎曰：吾終此乎？卒能滅吳于姑蘇。區區吳越，發於感情，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况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建炎二年冬，臣蒙恩召赴揚州，聞之道路，未知信否？且云陛下中秋對月，酒初行，愴然泣下，乃命撤酒。臣于是知陛下之心，無一日不在此也。舉斯心以感人之心，赫斯怒以激衆之怒，養以沉潛，待時而動，則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臣未填溝壑，庶幾或見之。

尹焞上疏論不當講和。

尹焞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八上章辭免，未就職。時金人張通古在館，已浹旬，朝廷之議猶未

定。焯以起自草茅，一歲四遷，遠有侍從之命，方國家大計未決，朝禁皆皇皇，在廷羣臣，往往皆有章疏，乃上疏曰：臣輒罄愚衷，上干聖聽，退循僭易，甘俟誅戮。伏念臣本山林陋儒，絕意仕宦，靖康之難，幸脫危辱，遭遇陛下，遠加聘召，不容固辭，力疾造朝，一歲四遷，乞身未從，便塵禁從，封章八上，天聽莫回。臣疏愚衰病，決難冒處，况今虜使在庭，國家多事，臣初竊意容謀已定，足以懾敵，今者浹旬，未覩長策，中外憂憤，人心靡甯。臣屢欲親叩冕旒，少布愚見，而臣自十一月十六日冒寒暴下，謁告臥家，雖加藥石，至今未愈，由是不能勉強祇命，覬望清光。又慮一旦溘先朝露，輿恨九泉，辜負陛下眷遇之意，臣之區區，不敢嘿已。竊惟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異，遠近愛戴，國勢可保。設若人心輕搖，豈至今日！前日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凶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亦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爲事，遂使虜意益驕，謂我無人，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潛圖混一，臣妾吾國。陛下必爲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徐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臣觀陛下所以不顧衆說，力求和好者，不過謂梓宮未還，母兄宗族在人掌握，不知虜人之情，專尙奸詐，虜人之求，無有紀極，坐謁帑藏，斂及百姓，感慟人心，沮喪士氣。異時悔之，固無及已。禮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方

將信讎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之義乎？又况使人之來，以詔諭爲名，以割地爲要，欲與陛下抗禮於廷，復使陛下北面其君，則是降也，非和也。今以不共戴天之仇與之和，猶且不可，况實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訓飭號令，申嚴賞罰，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尙何和之爲務。臣願陛下深思熟慮，廣採衆論，以全大計，勿以成算重於改易，則天下幸甚。仰惟聖謨默運，必使萬全，固非臣愚所能窺測，而中外之議，跼蹐靡安，機事之微，生靈所係。伏望陛下萬幾之暇，曲賜睿覽，干冒天威，罪當萬死。尹焞貽書秦檜論不當講和。

尹焞先上疏論和議不報。金國使人在館多日，議論未決，乃上宰相秦檜書曰：焞比叨除目，卽已病纏，念惟踈愚，謬與獻納，辭避之請，屢上不從。方今虜使在廷，天下憂憤，切欲勉強拜命，爾來疾病日加，兩足寒痺，不能自厲以趨，故前者輒陳中外之議。今者浹旬，未見朝廷有以待虜人之計，機會之微，間不容髮，焞雖昏憤之餘，不忍嘿已。相公亦知今日天下之心將失，軍旅之心將搖，士大夫之氣爲喪，宗社之計，岌而危乎？主上輒駕南轅十二年，江淮之間，久無竊發，豐歉相繼，不至流亡，更加經理，足以自支，邊境之防，雖未盡善，歲竭帑藏，使之足食，不愛重祿，以爲信賞，將士之心，猶知逗遛無功之相恥，決戰敢前之相尙，朝廷每有激厲勸懲之舉，可以收萬全之效，是豈非得人心而然乎？今若和于虜人，彼日益強，我日益削，中國號令，皆從虜出，國事廢置，皆從虜命，浸尋肢削，天下有

被髮左衽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柰何？將見異時虜人坐收成功，相公被天下之責，無所歸咎。願相公楊前，力陳大計，以謂虜人有不共戴天之仇，靖康以來，屢墮其術，今若一屈使爲口實，賈怨飭兵，自困自斃，豈猶忍爲此議？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含噬之性，昭然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爲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焯病軀衰羸，日甚一日，歸田之請，前後八上，投老山間，側聞作新之政，此相公之賜也，况天下乎？檜讀之已，不喜，至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乃深切齒。

金人許退還河內地。

金人遣張通古爲詔諭江南使，持詔而來，通古到館旬餘，要與人主抗禮，又要上北面而拜其詔，朝廷議未定，或請列祖宗御容，而置金人詔於其中拜之，至於紛紛不定者累日。通古索備玉輅，迎詔書，百官導從，至是猶未決，秦檜獨主其事，坐於待漏院中，置輅于殿門之外，命三省吏服銀緋錄衣，樞密院吏服紫腰金，盡赴館，候使人出則或導從使人，以爲百官也。白焉。通古等始出館，馳馬入門，有親事官一人，手拽馬羈，虜使以藤技擊其手傷，竟不肯放。通古持詔，其詞不遜，上皆容忍，

賜寶通古等極厚。先是上幸海道，得開圖書匠舒通，能刻金銀銅鐵圖書，取鏤塵白字，上喜之，鑄金爲印，令刻白字爲璽，由是士大夫皆用白字圖書。至是金人遣使來，有鑄成寶文曰：御前之寶，乃白字也，舒通之刻，豈偶然哉。

炎興下帙九十

起紹興八年十二月一日癸丑，盡其日。

太府寺丞某人上書。

書曰：臣去年十月嘗上書陳狂瞽之說，冒干聖聽，繼蒙睿思，召臣賜對，擢臣太府，今已一年。臣之說曰：臣聞天下事，成敗得失，在理不在形，形者衆人共爭之地；理者衆所不見之處；共爭之地，舉世皆足以知之；不見之處，非高智遠識者不能得辨。陛下游心于不爭之地，以求治安之理，勿貪功於須臾，勿喪志於多屈；陛下得治安之理而行之，則足以知彼敗亡之理矣！夫椒之會，越人行成於吳，吳王從之，吳有亡之理也；當時惟伍子胥范蠡識之。鴻門之會，項羽縱沛公使去，楚有亡之理也；當時惟范增張良識之。夫椒鴻門之舉，乃夫差項羽盛時，如四子言，其亡形於數年之前者，以理知之也。何則？以兵雄天下，雖盛世尤當懼禍，而敢以厭亂繼之乎！楚靈王克陳，民從亂如歸，智伯好勝不已，忽斃於肘腋之變。虜亂中國，且一紀矣，天之假佑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虜獨不悟耳！晉高祖欺天叛主，倚虜爲重，不能存世，叛亡無餘。趙德鈞爲耶律德光謀，德光乃以其子延壽爲罪首，其後喪滅無類。彼劉豫者，助虜爲虐，敬塘德鈞之禍，豫必不免。陛下姑俟之，臣之爲是說者，蓋亦揆於理而知其有然者也。是時朝廷先遣王倫奉使虜廷，旣復命，而劉豫已爲虜所逐，臣之說是一驗矣。未幾王倫再使，舉國紛紛，各出異論，陛下慨然力主和議，非陛下游心於人所不爭之地，

以求治安之理，而能獨見昭明如此耶！既得治安之理，則知彼敗亡之理，安知臣之說不終驗乎。今年虜使烏陵，思謀來事，已遂議。今又遣張通、古蕭哲來聘，且許交割河南地界，還梓宮歸東，朝淵聖皇族，議者雜然，盡以爲詐。已而見行人過索，禮儀又肆，臆度之說，何衆人之難曉一至此乎。臣夙夜以思，陛下之所以奉天，天之所以仁佑陛下，無過此舉，深慮或者臆度之說，少眩聖慈，陛下惜一日之屈，而墮其初心，薄物細故，有調字。廣前說以固聖意之所得。臣聞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故三略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藏之胸臆，而敵國服。又曰：敵強下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以俟須臾，使氣疲於人，一戰爲勇。陛下推德用柔，守微觀變，以應今日之事機，用是說矣。太公告文王曰：全勝不鬪，大兵不創。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尉繚子曰：機在于應事，勝在于意表，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陛下從虜人之和，遂忘父兄之深讐，宗社之大恥乎。蓋將以有爲也，如是則乘機制勝，畏小治大，應是說矣。孫武曰：利而誘之，卑而驕之。吳起曰：兵有五曰義，曰強，曰剛，曰暴，曰逆。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諫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今與之利，乃所以誘之也，自卑乃所以驕之也，彼以強我以謙，彼以逆我以權。合孫吳制敵之道，灼然無可疑者。又十二伐亦曰：因其所喜，彼將生驕，苟能因之，必能去之。又曰：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不爭，奸節乃定。又曰：厚賄以錮其心，致其大尊，先爲之榮，下之必信，以得其情，足其富貴，以塞其國。又曰：養其亂，進其惑，誘之以大勢，上察

而與天下圖之。凡古人所以自屈而就事者，于十二伐而有七說。陛下今日之所爲，使古人皆不足信，則已使一可信焉。陛下豈不遂得志也哉！昔之論兵法之要者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二智爲間者，必成大功。凡用兵之道，莫過二者。又黃帝之書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臣固知紛紛者不解此也，然此皆陛下求治之理，游心於衆所不爭之地而得之者，固紛紛之所不解。至於今日之事，殆有顯焉，不可不議和者，臣不得不縷陳之。陛下已得其渺而微者矣，是豈不經聖慮而屢陳之者，庶幾警曉紛紛之人，而實說也。魏武侯與吳起論六國之俗，至於燕則曰：燕陳守而不走擊，此之道當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謹我車騎，必避之路。至於三晉者，中國也，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燕近於夷，自古中國之於夷，狄無能盡滅亡，蓋以其兵爲生也。夷狄亂華，尤盛於晉，方十六國之雄長於中原，其相吞滅者，皆夷狄耳。劉淵則石勒滅之；石勒則冉閔滅之；冉閔則慕容垂滅之；西秦則赫連定滅之；西梁則沮渠蒙遜滅之；南涼則乞伏熾磐滅之；後燕則高雲滅之；元魏所滅者三，劉裕所滅者二，晉桓溫所滅者蜀李勢而已。苻堅一舉而敗於合肥，李靖謂非謝元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蓋爲慕容垂所陷也。由是言之，紛紛者之論，以謂養我兵一舉而足以滅虜者，亦不通乎古今之說也。兵法曰：害天下者，天下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窮天下者，天下讐之；危天下者，天下災之。虜人行殺害厄窮於天下久矣，天下懷閉賊仇災之心，淪於腥羶，辱於剝削，其怨薰天也。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皆

盜也，天下大盜，終佑之乎。是二者，天必有以處之，又況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敵，三勝者伯，二勝者王，一勝者帝，虜之勝豈止五哉！其禍可立待也。以此知陛下行我治安之理，以待虜之敗亡，真通乎古今之說，畏天命而奉天道也。孟子曰：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畏天者也。太王避地，天相其心，勾踐事吳，天相其策，相其心，故肇基王迹而周之，卜世至于三十，卜年至於八百，相其策亦足以雪恥而霸，今陛下以太王之心，行勾踐之策，顧不可乎？陛下孝達於父母，至恭于兄弟，惇睦于九族，一舉而悉如吾志，此又天相陛下之明驗也。天相陛下，則相天下之人可知也，相天下之人，則所以處夷虜者又可知也。臣聞興師十萬，則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人以用兵喻囚人情，曰：小國不下十數人，中國不下百數人，大國不下千數人；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使良民十萬，而聯于囹圄，上不能省，此危道也。今日之議成，雖未可以去兵，而亦可以休兵矣，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與聯於囹圄者千萬人，獲息肩之樂，顧不可乎？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國之貧於師者，遠輸，故運糧百里，無一年之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三百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卽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爲必潰，此今日四川之事，大可慮也。民流者，親之地不耕者，任之，主勝之道。故兵法以城稱地，以地稱人，以人稱粟，可以固守，可以戰勝。今四方之民，流者不得親，四方之田，荒者不得耕。今日之議成，則兵之戍于外者，可以移于近，兵之冗于食者，可以汰而減，興農桑而省餉，連俾四方萬里，舉無科抑忱惕之勞，天下雖未能去兵，而行稱之說已行。

矣。顧不可乎？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古人治之以市，市者百貨之官，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故曰：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守也。今關市重斂，賈商不通，財貨彫虛，錢寶空乏，公私掃地，亦立匱乏之際也。今日之議成，費可漸積，商可漸通，錢可漸增，變警擾之習爲阜民，歸遷徙之勞爲永業，俾城郭郊野，舉有還定之安，出足以戰，入足以守，顧不可乎？是四事者，至易曉也，而紛紛之說，猶不解也，蓋亦未之思耳。或者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臣應之曰：陛下遣使以和，請虜以和，應非無約而請也。使人之來，徜徉境上，舉止甚高，言辭頗倨，非辭卑也。虜以和應出於實，然曰：無約則不可，曰：益備而進亦不可，在我所以自治而待之者何如也。夫聖人御世，觀盛衰得失而爲之制，非計策無以決疑，非譎奇無以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此陛下大有爲之日也。臣於此尤有說焉。儻得丹墀咫尺之地，使臣獲奉清閒之燕，以畢其說，非特臣之幸，實天下之幸。此書傳來元本多訛存之疑以傳疑

胡銓簽書武威軍節度判官聽公事

胡銓以上書乞斬秦檜孫近王倫，遂罷樞密院編修官，歸鄉里，舟行至池州貴池口岸下，以書報提舉常平方滋。滋嘗爲樞密院計議官，與銓同舍，乃出城至貴池口，見銓於稅亭中。銓曰：曾有近報否？又問曰：銓負罪之日，別有指揮否？滋曰：近報令與舍人差遣。銓曰：上書君父，欲何差遣？滋曰：樞密院屬官陞擢則無不可者，若合差遣，不在諸州簽判之下。銓默然。

樞密副使王庶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漳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王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及陞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不允復溫言諭遣之。

王庶辭潭州。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尙書省劄子蒙恩除臣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者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材術疏陋疾病侵陵屢控惻誠乞避樞極覬逃曠弛免負使令敢謂德意優隆徽數腆綬俾之通班機殿假守大藩臣雖至愚曷可妄受是宜設長沙之巨鎮爲江表之上流慎擇老成用寬優渥臣本以識昧置之閑散獲稍遂于夙心而乃冒寵叨榮必有清於乖議矧以無能薄植懇辭宥密之司豈可更加重資濫膺藩宣之寄決致敗事仰誤聖知伏望大慈特垂矜察收回渙號允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臣不敢祇受臣欲乞一在外宮觀差遣粗安微分以養衰殘異時溝壑未填筋力稍贍再殫犬馬之勞仰答乾坤之施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

劉錡回軍行在。

劉錡自鎮江府撤戍回歸行在所也。

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

初張通古持金人詔來經過平江府向子諲不拜而請致仕許之。

劉大中王庶並落職

遺史曰：劉大中已得宮祠，王庶除知潭州，蕭振言大中不孝，庶沮撓講和事，大中落職依舊宮祠。劉一止行詞大中詞曰：含齒之類，共知篤於愛親，垂髻之童，亦羞稱於不孝。豈有居儀刑之重任，爲名教之罪人？又曰：亡所生之天屬，視厥父如路人。爨煙不同，寢疾弗問，事皆有狀，聞者寒心。庶詞曰：大言惑衆，小智飾奸，旣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乃因知己之莫留，姑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不知有君。

是月金人改天眷元年。

詔威武軍遣王忠民至行在。

王忠民字子道，河南潁陽人也。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於刑名，杜門卻掃，人罕見其面。宣和六年，童貫爲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遼人有唇齒之好，今信奸臣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旣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方悔悟，亟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殉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曰：其果然矣。淵聖傳位金人，爲城下之盟而還。淵聖詔曰：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遠，保邦御俗之方，安邊禦戎之策，自今中外臣僚民庶，皆許直言，實封以聞，雖有過差，弗加譴責。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北軍遠送金人二帥及執政大臣，又著保圖長慶書十一策，經民守業書四策，通利養民書三策，去行裁俗書十一策，經河南府投進。靖康元年冬，詔忠民赴闕，辭

以病。十二月金人犯洛陽，留守王襄南竄，忠民募得張義齋書，開諭二元帥，又以策于永興帥范致虛，范喜之而不能致也。建炎元年，金人板榜，有弔民伐罪之語，忠民著六論以辨，密遣諜者散於敵境，且以副本獻於朝。二年，有詔京西制置使翟興敦遣，而道阻不通，三年同解制置使李彥仙欲致，忠民亦辭以疾。翟興徒治藥川，忠民避地南下，遇商號鎮撫使董先於內鄉，因留之軍中，事以師禮。紹興元年，虜立劉豫爲帝，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酋。又鏤板印圖，散於遼境及僞齊，以斷天下之疑。宣撫張浚，制置王庶，皆欲補以官，不受，遂薦之朝。三年至行在，見宰相呂頤浩，樞密徐俯皆拜舍於政府，翌日補宣仕郎，忠民乃以告納木匣中，題其上云：本心報國，非求名祿。藏匣于七寶山下，既見所奏留中，力懇去，是時董先軍豫章，往依焉。次年撰三國和議狀，鏤板廣傳。及遣使臣岳知常散之敵境，俄而知常爲候人所執，以擯越外界，編置忠民於福建，未幾得釋。八年三月，詔威武軍津遣，忠民造朝力辭，恩命罷歸十年。挈家過臨安卒。時年七十五，子正卿，即二十六年葬於鄂武昌縣云。

炎興下，帙九十一

起紹興九年正月五日丙戌，盡十四日乙未。

九年正月壬午朔五日丙戌，賜新復河南州軍赦。

門下。朕以眇躬，嗣服不緒。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爲人子孫，不能保其所付；爲人父母，不能全其所安。雖窮宵旰之勤，未息邊隅之警。當國難軍興之既久，而師老財匱之是憂。被甲荷戈者，苦暴露之勞；行齋居送者，困征誅之擾。衣冠流離而失所，黎元憔悴而靡堪。由朕一人，禍貽爾衆，罪在朕躬，胡顏以甯側身思咎。至於宗祧緬隔，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於陰山，天屬向留於遠域。荼苦斯極，振古未聞。賴將相之元臣，惟忠協德；資爪牙之衆士，戮力同心。繕甲治兵，內以訓練於行伍，固軍峻壘，外以保守於封陲。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自茲愛養士卒，免罹轉戰之傷，蠲減賦征，漸息編氓之力。俾南北悉臻於綏靖，而國家遂致於攸甯。嘉與羣生，格於康乂，肆頒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俗。於戲！睦鄰修好，旣通兩國之歡；和衆安民，以圖萬世之利。尙賴文武之士，同寅協恭，疆場之臣，慎終如始，共扶興運，永底丕平。咨爾多方，體予至意。金國許退還河南地講和，故有此赦。

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爲大金國信報謝使。錢愐副之。

金國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許還三京地。故遣韓肖胄錢愐爲報謝使副，與之偕行。韓世忠聞

和議已成，不喜，揚兵洪澤，詐令爲紅巾，欲候通古等回。至楚州，使劫而殺之，壞其和議。南北使已行，過揚州。世忠軍有將官郝卞者，詣轉運副使胡昉，密告其事。昉大驚，白於肖胄，肖胄遂具奏，乞改途，自真和廬州取道淮西而去。昉字元顯，建炎三年知淮陰軍。世忠駐軍江淮，昉厚奉之，後辟昉淮東，宣撫處置使司參議，紹興五年除知楚州兼管沿淮安撫司公事。八年除直祕閣，淮東轉運副使，皆世忠成就之力。使人改途事，世忠深怒，昉背已，知郝卞漏其謀，追卞欲殺之，卞棄家奔鄂州，投故人李啓，啓納而藏之。啓者，岳飛軍中回易官，有心計，能斡旋財賦，惟著布衣草鞋，雨中自執蓋步砌，佐飛軍用甚多。有歸正人周金者，與通古舊，知奉取旨，乞送通古至對境，通古至安豐軍，金贈詩爲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幾經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柰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銓上書示之，通古一覽能記誦。初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力詆拜詔之議，秦檜忌之，燾亦自知言切，恐且得罪，遂託疾在告。檜使諭之曰：北扉闕人，上欲以公爲直院，然亦假塗爾，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萬一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一受遷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坐此不遷，遂不預國書事。

王倫爲同簽書樞密院事，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副之。

王倫自龍圖閣學士除同簽書樞密院副使，金國制曰：朕總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

樞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凝丞之次，竄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王倫，字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辨，毅然叱馭之忠，躑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效，有溢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還轅，就承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旣厥心，勿乏吾事。噫！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

十日辛卯。尹焯除徽猷閣待制，舉萬壽觀兼侍講。

尹焯先除禮部侍郎，十具辭免不受。至是除徽猷閣待制，舉萬壽觀兼侍讀。蘇符行詞有曰：庶幾朕得優禮之宜，而卿遂委蛇之適。焯五具辭免，遂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任便居住。初焯辭免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守分，輒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於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秦檜見豈堪時用四字，深銜之。乃見上，具言尹焯劄子有云：比嘗不量守分，輒及國事。尹焯有所議論，不可不爲施行，欲乞將尹焯所上數事，盡付中書，當爲詳酌行之。上遂以焯奏疏盡付朝廷，而檜切齒矣。

十二日甲午。金人知宿州趙榮來歸。

十四日乙未。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楊煒上李光書。

紹興九年正月十四日，具位謹再拜獻書參政丈閣下，自束髮成人，接上大夫知己，能稱閣下

爲令於平江，能抗朱勔而失官。繼登御史，則又觸權臣而得罪。某雖碌碌庸衆，浮沉里巷，然而亦欽慕閣下，信剛決君子人也。晚得與諸郎遊卒，又登門獲侍巾履，誤辱存囑甚厚，退雖感謝，及進觀閣下之所履，不無稍異於昔時。某前日欽慕之誠，亦稍解體，而不能無疑也。非誣閣下也，蓋閣下自起廢，進用再登八座，七爲郡守，仕宦至此，亦非不可有爲之地，及按其實跡，以較閣下之晚節，似覺從前挺特不羣之風少衰，徒有傲岸虛憍之氣，雄壓輿俗，而已非獨某不能不疑，舉天下有識者，莫不皆疑之，然尙以閣下爲侍從，不得專造。居朝廷不甚久，上下方安於積薪未燃，雖閣下獨欲有所建明，世必以爲不祥，人亦未必見信，當且泯默尸位，必將有待而發爾屬者。點虜遠求講和，遣詔諭使，至以甘言誘我，以無禮臣我，以盟誓制我，以重幣窮我，舉國喧譁，議論不一。上貽當宁之憂，下疑四海之聽，人情洶洶，彌時不定；遽聞閣下召來造朝，天下之人與夫賢士大夫，欣欣然皆頌閣下曰：「泰發至，則事當有所折衷矣。」尙妄意閣下靖康之朝，挺挺之節，固在履此危機，正昔所謂有待而發者，庶幾能爲聖主開陳存亡利害之勢，維持善後之策，盡識虜詐，洞悟天聽，斷此國論。不數日，閣下既至，遽復合爲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諂取執政爾！已而果然。嗚呼！利祿之移人，一至是邪！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蓋禮義立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匹夫若是，猶不足以成人，爲國家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朝廷安危之計，從可知矣。閣下平昔自謂高明卓立，尙爲至此，遂不知人間有廉恥事乎？某竊意

閣下殆將文其過曰：奈何聖主重以懷念母兄之切至，亟於梓宮之速還，帝意堅決，不容悟移；以此欺天下爾，斯民未可欺也。今朝廷豈少閣下哉？閣下若以死爭之，不得其職而去，是亦以道事君之一效也。某聞忠孝從義而不從文，閣下豈不知帝王之孝，與臣民不同。匹夫立於鄉黨，士大夫立於朝紳，則固當謹信行，修末節，飾禮文，以求區區之譽，爲揚名立身之基。帝王之孝，惟安宗廟，固社稷，使祖宗之業，萬世不墜，其爲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於匹夫，拘拘於禮之末節，事幾一去，九廟四海，且不可保，况其他乎？不爾漢高祖終不屈楚，忍發分羹之語，乃遂當爲萬世大不孝之罪人；又况黠虜之詐，屢講無驗之和，信效明著，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可掩也。覆車不遠，參政文豈不洞知之。且自宣和以來，先帝始與此虜爲海上之盟，彼固首倡夾攻之約，遼虜旣滅，固嘗割燕薊九州以啗我矣。沙寒萬里，空空數十城，曾不得一縷之賦，卒竭中原膏血以安之。曾未三載，中國之腴，盡在九州，黠虜知我之弊，而燕薊有積聚矣，卒假虎翼一奮，并京國而取之。閣下豈不見前日之割我燕薊，初不得□□而托跡也。今夫釣者必以餌，釣不以餌，不得魚也。始虜欲釣中原，則以燕薊爲大餌，我旣不悟其機而貪其餌，旣一釣而舉之矣。自靖康國破，主上南狩，無厭之虜，旣襲廣陵，又侵吳中，其意固宜重有所在也。雖蹂踐殘戮，流血川野，酷莫此甚，所幸神靈庇護，社稷有主，其利害固萬萬於靖康之後。不然，虜之欲和也，已講於前日，我必推誠待之，不復迴避，尙何約至今日哉？自是雖歲歲連兵淮甸，而天其或者將俾我以中興諸將，激揚無曩日奔潰之風，而胡馬屢北，

國勢似亦稍張。自此固當嘗膽思恥，且示以漢大帛之冠，何事不可爲哉？比年以來，黠虜知我不可
以兵取也，又恐我國勢或至於遂強也，及發於數歲□□□□汲汲然遣使見招於太上之喪，以
探朝廷意，謂我若遣使而有請，則倡爲之和，空我之國，困我之師，欲異日一舉以見爾。今來果入其
計，安得此虜不欣欣然！一歲再使，許還地而來和也，閣下豈不悟此賊計耶？今將舉前策，復割中原
爲一大餌以釣江南，且向謁中原，舉天下，實一燕薊，猶不三年而遂敵，况今欲謁江南偏僻一方，求
實中原，某習見不數月，彼遂安坐受我燼矣。閣下抑又不悟此賊自長驅中國，所過誅掠劫虜，無不
空空郡邑也。况今以久陷中原，一旦棄之而去，固當掃地盡矣，不過留數空城老弱病疾溝壑之餘，
貽我以大累，想見繫虜之後，父哭其子，妻哭其夫，哀號之聲，痛徹天地，豈易舉目屬耳也哉！今諸公
乃謂不求而自得，欲欺主上以太平者，盡謂天下無人乎？惟其不求而自得，此所以爲虜之計也。伏
讀赦文所復州縣，減免三年蠲放，差放差徭五年，兵官各令按月支給衣糧，請給或加犒設，或令存
恤，不知空空之地，孱老孤寡，旣不可賦，按月所支，一切調度，何從出乎？諸公殆將舉所謂夔州免夫
錢，復得之乎？不特此爾，將見數月之後，衆使還來，紛紛歸報，且曰：虜使當供陵寢，當修宗廟，當葺官
府，當治城郭，當築庫藏，當實老幼，當賑百役，紛然將蝟毛而起，不知東南數十州，所有幾何？頻年以
來，換度牒，鬻官爵，出賣戶帖，預借和買頭會，箕斂衰世培尅之法，略以盡行；剝膚摧體，無所不至，膏
血無餘，不知何從出乎？加之虜使自此勢須結轍而來，數以重幣困我，供奉禮物，動計百萬，再三往

復，傾困竭囊，不能支矣。閣下曷不令版曹，詢藏之有無，可指掌見矣！今日已有三空之說矣；異時以有限之財，充無厭之虜，是以江海實漏卮爾！日者乃始揭榜都城，有曰：虜人並無需求。某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聽，是何異掩耳偷鐘也哉！倘或梓宮可還，眞僞未辨，如爲所欺，彼且恃爲大恩，百索累至，決不可繼，又且數至，四方之費，恐未能給。閣下若不早悟，斷以獨見，開悟聖聽，句歲之間，拱手無策行，見江南無甯宇矣！尙何有於中原哉？參政文豈不知，中原乃我之版土，我之國威稍振，自可一舉而復，又何不少有忍於須臾，徒託重幣急求市之，以取後禍，彼或稍有拂意，轉足而復至，則其失猶前日也。國力屈矣，閣下不可以不早慮之也。不然，即使淵聖鑾輅未還，而果遂南歸，由辱留之久，險阻備嘗，盡識虜詐，力發奸謀，洞然曉示主上，則閣下諸公誤國之罪，將無所逃。一旦敗露，頭顱墜地，願爲豚豕，豈可得矣！爲閣下計，宜略明此，翻然改悟，早建善後之策，歷告吾君，尙可及也。又况自古連和結好，講隣國之歡，以求偃兵息民者，固多有之，如觀火焉。試數其一二論敵國之勢，惟我大而彼小，則可和我，我強而彼弱，則可和我，我盛而彼衰，則可和我。不然，我大而彼亦大，我強而彼亦強，我盛而彼亦盛，皆可和也。何則？蓋我大我強我盛，而彼以小以衰以弱，求和於我，則權在我，我安得而不受，旣受之矣，彼或敗盟，或有可取之形，或有可乘之機，願不妨我徐舉而覆滅之。蓋我全制其命，擒縱在我也，如此豈不悅其和哉。設或不請和於我，我尙當求之，何敢拒也。至于大小強弱，皆如是，而和則其勢各不相吞噬也。故一講和則可以彼此皆奠枕而長存，如不得已，交隙而用兵，又勝負未

可知也。如此而和則和在彼，此皆可和之勢也。若乃我小而彼大，我弱而彼強，我衰而彼盛，乃欲請和以幸，且暮之存，彼固不可知也。蓋和全在彼，擒縱在彼，彼何憚而拒我哉？如是利害曉然，尙或請和於彼，則是速滅而已矣。西漢之與匈奴，本朝之與遼虜和也，皆以安強盛大適相若也。相與之和，蓋和在彼此，然匈奴猶爲漢患，遼虜數驚邊鄙，正猶禽獸豺狼，不可以信義結也。雖然，曾不致以爲大患者，以其皆可以相制服也。及觀六國之與秦和也，秦未嘗不欲和也，秦欲用兵自若也，卒之一朝乘機，遂一舉而滅六國，此以小和天之明驗也。石晉之與契丹和也，契丹未嘗不與之和，既和矣，契丹倨慢自若也，終之一旦豺狼易心，耶律德光亦一舉而滅晉，此亦弱和強之明驗也。不必更帝遠證，我太祖太宗之肇造也，其割據諸國，亦嘗告和於本朝矣，未嘗不納之和也。及其機可乘，則命將出師，破而滅之，如取諸寄耳，曾何害於和哉！此亦衰世之明驗也，可不鑑哉！可不戒哉！則今日之和，諸公不過謂梓宮可還，中原可復，不暇他慮耳，曾不思不測之虜，今甚大矣，甚強矣，甚盛矣，積歲累時，方有心於此。□我鄙我圖，必萬計以規萬全，一旦當連兵未解，忽若風雨退散，鬼神潛藏，欲還地而修和於我，我固當思曰：彼何爲而畏我憐我愛我，而遽和我哉？顧此賊計之見啗，亦曉然矣。不知閣下明智，獨步當世，何爲獨不悟此，奈何今之市井愚夫愚婦，皆能知此虜之詐。若閣下果獨不知之，是不智也。倘閣下知其不可，徒媚宰相，取尊官，遂噤默而不以告吾君，是不忠也。爲大臣而不智不忠，果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況今聖主，以孤子之一身，獨立於上，基本單寡，隕廢而易拔，其危

又萬萬於靖康，又豈堪復當此不測之虜乎！何閣下爲御史，則能言入之是非，爲執政遂不知其非耶？安有身爲大臣，坐視君上貶屈尊稱，臣於醜虜，恬不爲恤。諸公世自儒業，號爲知書，此豈平昔所學於聖賢致君之事業哉？今天子以祖宗之天下，承祖宗之大統，因臣民之愛戴，建大統，卽寶位，於今十有三年矣！天地社稷宗廟神靈，實式臨之。今無故遽爲番犬侮弄，而一旦貶屈如是耶！閣下勿謂滅裂支吾，可以欺天下，數月虜使復至，前事固在，今不改爲，自茲朝廷將見戒詰不暇矣。此事於古無有，惟唐高祖之初，未得天下，始嘗臣事醜虜，以大事小。及石晉假契丹以建國，遂有此厚禮，然其終亦卒爲所滅。其後則國家肇造之初，南唐李煜嘗觀規模，自貶尊稱，降損省府，取媚本朝，以乞須臾之命，然卒亦無效，此蓋強弱盛衰之理使然，固不可以取媚存也。今國家兵籍，非不甚衆，諸將非不有人，但當謹謀謨於帷幄，收虜幣以賞戰士，期之歲月，何患中原之不復，梓宮之不還，太后淵聖之不歸，諸公能早暮以思致君以堯舜，乃不念之日求臣事於醜虜，欲誅民之膏血，以充虜幣而不知愧，豈不哀哉！若此數事，以平日觀之，宜非閣下所肯爲也。設若主上睿謀獨斷，未悟虜機，閣下宜思天下所以責望於已，固當身先百辟，抗議廷諍，雖鼎鑊在前，當無顧避，此誠越國之男子也。揚名夷狄，功顯聖朝，非閣下而誰？況天子仁聖，容受直諫，禮貌大臣，閣下雖犯顏撻鱗，甚不過奪職宮祠而已。此而不爲，是閣下惜濡足之故，而不拯天下之溺，不止姑謾一言而已，又揚譽欺天下曰：前日非我力爭，安得殺禮遽至。於是某雖至愚，猶不之信，況有識之士哉？若褚遂良諫高宗立武昭儀，

卒至還笏殿陛，乞骸骨歸田里。將甘心貶死，若此斯可謂大臣矣。又趙中令相太祖皇帝，嘗爲一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進而不用。如是三復問，而中令卒不易前人。太祖甚怒，裂其奏擲置殿陛下，中令不動。搢笏帶間，徐拾碎紙歸中書。他日又問，復以碎紙補綴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某竊謂官二臣，此朝廷至細事也，而趙中令猶確然終不奪於太祖之盛怒，而卒用之。大臣事君，不當如是耶？況今是事實係宗社存亡，閣下忍輕於詭隨乎事已亟矣！今諸公偃蹇，自謂得計，昂然百寮之表，施面目於通衢，出入稱參政，以耀聳愚俗，此何耶？向使他人居閣下之位，爲閣下之爲，閣下適在遠外，五松閑澹而視之，豈不笑絕冠纓也哉！閣下平日之志，自許如何？今一旦昏於利祿，門生故吏，往往又從而諂諛，閣下爲伊尹周公之才，某竊恐閣下必不自知其非，猶謂目前之虛譽，可以襲而取也。不知天下之人，已極口訕笑，閣下平生之僞矣。某獨不忍退而非，祇閣下，輒以所聞告之左右，倘閣下不此之恤，將使後世書之史冊曰：此賣諂宰相取執政者。閣下能之乎？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閣下自爲謀可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某區區之心，猶覬閣下尙能改悟，力解宗社之禍，挈而置之安存。不然，不得其職，自可引領而去矣。豈可與賣國之奸諛，甘心低頭，共槽櫪而食耶？以閣下曩時挺挺之節，必非護前而不悟者，某所以未敢遽絕閣下，以賢者之責也。丞相秦公，方自含垢忍恥，不避天下之譏罵，力專悞國之謀，傾心點虜，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非某疏遜之言能入也。參政孫公，某之舅子，年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

責之今日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今公論藉藉，又謂閣下乃丞相之門生，顧以私恩不敢違，其果然乎！某聞大臣事君，當知有宗社而不知有其身，知有君上而不知有恩門可也。參政丈如謂私恩，請亟破悞國之謀，盡發黠虜之詐，歷告吾君，罷絕使命，收還金幣，正天子之尊號，薄黠虜之聘禮，飭諸將之兵備，揚問罪之先聲，傳檄中原，各保境土，人自爲戰，以待王師，一切改轍而圖之。然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爲虜必可信，和必可講，禮幣可供，百索可從，自今以往，不加賦而用度自足，皆有以爲善後之計，而某乃州縣細吏，敢將狂瞽之說，熒悞視聽，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寘以典憲，某所不辭憤激之次。方寸亂矣，引算行墨，不覺言多，惟閣下察之。

上海圖書館

吳 江 柳 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3139B

